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四冊目錄

史地類



五代載記

江南野史十卷附錄一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 龍 衮撰

胡氏豫章

一

吳越備史雜考一卷

清 錢受徵撰

武林掌故

五三

五代史補

五代史補五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 陶 岳撰

胡氏豫章

六一

五代史闕文一卷

民 胡思敬撰

懋花庵

一〇三

補五代史考二十四卷

清 徐 炯撰

適 園

一一三

五代史評

黜朱梁紀年論一卷

清 宋實穎撰

檀 几

三八一

前後蜀雜事詩二卷

清 張祥齡撰

璧 經堂

三八七

十國詞箋略一卷

清 錢 載著

昭 代

四〇九

十國宮詞一卷

清 秦 雲撰

香 豔

四三九

十國宮詞一卷

清 孟 彬撰

香 豔

四四三

宋編年

建炎進退志四卷·····	宋 李綱撰	邵武徐氏	四五三
建炎時政記三卷·····	宋 李綱撰	邵武徐氏	四八五
玉牒初草二卷·····	宋 劉克莊撰	藕香	五一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一）（卷一至卷十二）·····	宋 徐自明撰	敬鄉樓	五二五

11/11/11

江
南
野
史

巳卯冬月
壬子歲臘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六 史部

載記類

江南野史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龍衮撰衮爵里未詳其書皆記南唐事用紀傳之體而不立紀傳之名如陳壽之志吳蜀第一卷爲先主昇第二卷爲嗣主璟第三卷爲後主煜而附以宜春王從謙及小周后第四卷以下載宋齊邱以下僅三十人陳陶孟賓于諸人有傳而查文徽韓熙載諸人乃悉不載考鄭樵通志略載此書原二十卷此本闕十卷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凡八十四傳而此本闕五十傳

江南野史總目

一 陳龍衮書

殆輾轉傳寫佚脫其半錢曾讀書敏求記亦作十卷則明以來已無完本不自今始也曾稱其行文贍雅今觀諸傳皆敘次冗雜頗乖史體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無名氏江南餘載序排詆此書頗甚是當時已譏其疎黃朝英靖康細素雜記摘其敘江爲世系與史不符又摘其記伶人李家明苑中詠牛及皖公山兩詩與楊億談苑所記王感化對嗣主李璟事姓名時代互異又摘其記家明對嗣主兩懼抽稅事與南唐近事以爲申漸高事者亦復牴牾王林野客叢書摘

其記陳陶仙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詩是傳聞異詞亦所不免然其中如孫晟林文舉諸傳與五代史頗有異同可資考證馬陸二書亦多採之流傳既久固亦未可廢焉

江南野史總目

二

江南野史目錄

卷一

先主

卷二

嗣主

卷三

後主

宜春王

卷四

宋齊邱

卷五

江南野史目錄

孫忌

劉仁瞻

陳壽

鍾謨

朱元

卷六

彭昌

尹琳

彭圻

陳貺

沈彬

卷七

陳省躬

周彬

孫鮑

鄧洵美

李家明

卷八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爲

卷九

汪台符

張翊

胡元龜

林仁肇

劉洞

卷十

江南野史目錄

盧絳

朱令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江南野史附錄

宋史藝文志龍衮江南野史二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江南野史二十卷右皇朝龍衮撰凡八十四傳

鄭樵通志龍衮江南野史二十卷

焦竑經籍志宋龍衮江南野史十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龍衮江南野史十卷記南唐君臣事蹟頗詳其行文亦瞻雅有致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南野史十卷右宋螺川龍衮撰亦載南唐三主及三十一臣之事仿紀傳體

江南野史附錄

爲之

朱彛尊跋曰江南野史鄭樵通志載有二十卷此本止錄十卷當再於別志察之今按宋史及晁志俱作二十卷共八十四傳則所傳似非足本也

江南野史附錄

江南野史卷一

先主

宋 螺川龍 衮 撰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爲事屬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踞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夏詔舉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旣往而說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

江南野史一

豫章叢書

蕩然橫流爲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爲喻詔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爲所敗行密聞之因帥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孺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以爲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穎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爲己子先主雖少而天性穎悟

風敦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顏侍膳迥若成人及遇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之亦頗鍾愛撫養無異速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給正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牲脯饌饌肴蒸賓客從吏之費概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嬖姪寒燠衣御執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騁田獵先主惟習書計暇則肄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

江南野史一

二

名知誥旣長溫爲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卧疾惟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糞溺皆親執器動至連月踰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間警欬乃率婦同往者數四溫於幃間聞人至則問曰汝爲誰耶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溫見其篤於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吁汝雖異族然吾無親疎先主聞之侍衛愈謹未幾溫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爲之感歎久之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汝可婦之奉汝箕箒遂

生嗣主及諸王後溫凡出征討而疑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射起家爲偏將會宣州叛亂時溫已秉軍政遂命大將柴再用討之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率部下先擊之賊平先主功居最遷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爲務而先主專尚文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邱一見與語終日館於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邱遂說宣頒布六條以率羣吏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非禮在位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律禮修舉庶位公廉城郭濬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

江南野史一

三

爲用義父溫聞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自領之遂移先主刺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爲大將朱瑾所殺初知訓秉政朝廷譽之爲昌華相公因是輕肆驕傲辟命卿相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頗銜之瑾爲人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朱梁篡逆瑾爲郡守拒命不從梁師屢征不克會其兄瑛以別郡先降梁祖親討瑾乃遣瑛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僞開壁請與兄面語遂飛刃刺殺瑛梁祖惋歎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爲朱慈哥瑾既殺知訓乃持其首詣吳主主曰他有父在非孤

敢聞卿善自爲謀瑾乃大呼於市朝因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自到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參政握兵權軍國之事莫不已出越人寇毗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於無錫越人奔潰鄰境之內惟錢氏爲仇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夙將元寮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桴鼓不聞朝廷類綱以禮振舉上下既久遠邇樂推呼之爲政事僕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

江南野史一

四

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邱爲記以待多士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居休沐之暇親與之宴飲諮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夙德皆亡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資之既至糜以爵祿故北土士人嚮風而至者殆數十人羽翼大成裨佐彌衆或人讒先主於義父溫曰軍國大政請以嫡嗣持之不宜假手於他人先主聞之乃表乞罷政而宋齊邱諫之請緩其事迨數日會溫發疾卒遂止其議時義弟知詢代嗣父溫鎮金陵遙總朝綱每與先主爭衡因使說之入朝遂以吳主之

命留而不遣罷其政權由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守太尉都督諸軍事遂襲溫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瑒參政進封先主爲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爲讓皇徙居丹陽宮改吳年號爲昇元元年尊義父溫爲武皇帝義弟知證等請歸姓先主猶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堅請於是復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尊四世祖恪爲孝靜王奉考榮爲義祖封徐氏二子復爲王諸孫男女俱爲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郊祀園邱

江南野史一

五

禮畢羣臣皆賀復上尊號過而不行郡邑報符瑞者數十亦止而不書以丞相宋齊邱爲洪州節度使將行請使通好契丹遂以宮女縉絲珠璣遺之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於是交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盈積而梁宋屢亂羣臣咸言土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請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兵甲殆盡羣議請乘其敝諸將奮勇者頗廣先主不納遣使唁之厚饋幣粟以賜其之殆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幾會先主疾篤使召宋齊邱受顧命託以後事長子吳王瑒嗣位卽日殂於正寢時昇元七

年年五十六歲諡曰孝高廟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音厚重望之攝人與語可愛少遭逆難長罹兵革民間疾苦無細不知初建康有處士汪台符上書陳九患利害之說皆親閱覽窮究臧否不恥下問稟而行之自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絕怨咨輸賦不稽然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園邱之祭司天奏月延三刻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沒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攜其孫失手墜地其子怒拔刃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於地先主遂

江南野史一

六

命作潤刃鏃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上神崗禱廟求旱爲暴震所殺迨末年慈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恩澤渙汗及被我民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爲之將終乃謂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縉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和好隣境以安宗社不可襲楊皇之跡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爲孝子百姓謂汝爲賢君矣殂落之日四方黔首歎息涕泣而輟其食初有禪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遽旦召問將斬

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
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
而釋之又天祐中諸郡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
海徐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冥符有如此者

宋 螺川龍 亥 撰

嗣主

嗣主名琬字伯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爲郎遷諸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部尙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王尋嗣位乃改元爲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以太保宋齊邱爲相封三弟景達爲王未幾告將禪位於宋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儼

江南野史二

十 張章叢書

極諫不聽封長子冀爲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冀取南康康至十餘萬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奄至突山去城十餘里爲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眾遇賢懼棄眾而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盡委齊王景達參決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餘非召對不見宰相宋齊邱上疏極諫不聽其畧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論議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卽位而不與羣臣相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

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遠處而欲聞民間疾瘼艱苦是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於是黜齊邱爲潤州節度使既行朝廷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自此始矣齊邱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爲九華先生議征建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更相爲亂嗣主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

江南野史二

二

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鎬與文徽帥師討之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隔水而陣因以建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其城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後遣使納款降嗣主使以義爲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漳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爲劍州以劍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邱與之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詔建州防戍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圖福

州義初求援於越越以舟師浮海而至焉延魯縱之登岸而不能禦敵越人乃出李義家族將棄其城會王建封先揚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而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鎖至建康遂流於舒州是時虜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於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社郡爲從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爲父子事之爲君臣晉主旣因虜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虜主守職爲郎焉嗣主曰契丹爲治何如對曰蕃不治

江南野史二

三

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曰蕃家旣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五穀故無徵賦然臣事單于迫方數歲亦未嘗觀虜廷之事或傳徵兵適以箭爲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雙曰何以限多少曰以皮爲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一皮籍之兵騎過而踐焉以糜糲爲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爲准曰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爲對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旣遣入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爲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

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聞之遂行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歎曰孤不能因其危運命將興師抗行中國恢復高太之土宇而乃勞師於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能自弭時泰州刺史皇甫暉王建及沿淮羣盜皆來降至明年命兵部尙書賈淡入契丹報聘以太傅齊邱爲洪州節度使漢河中節度使守司徒李守貞爲漢師所圍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虜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率衆御之至中渡橋爲虜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旣入梁國明年

江南野史二

四

歸蕃漢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城降至隱帝卽位恐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黨疑不自安遂據城不順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且急守貞懼乃竊遣元等至其表畧曰臣之先世乃唐之遠裔祖侯福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勳著於簡策昔者巢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板蕩爲人所有臣雖生於梁末効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迫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戰功爲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泊少主厄運遂致戎虜晉鼎覆傾天下橫流疆宇無主臣不勝憤

婉痛心疾首欲効愚忠誅鉏蛇豕恢復先業庶安宇
內功未及立兒黨俄臨眾寡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
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殄犬羊殞首不顧臣
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
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
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況臣忝宗盟敢
罄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枝救患恤鄰過強
拊順爰遣邊將出爲東援則君有五霸之功不讓於
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遂遣
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並

江南野史二

五

進至淮甸聞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讌
於樓上使樓下舉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
誅節度王建封初招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
兵攻守其東城門垂陷因嗣主失機先詔崇文爲福
州節度使建封聞之心不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
而遁國家以前功隱忍未卽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
封不識大體求結中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
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無恙爾自是人號之爲王惹
鬧日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不遜嗣主怒發前後罪
犯殺之鼎州節度使馬希萼奉使來乞師希萼乃楚

武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傳國兄希範違命越次立
同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節度使自鎮來奔喪未
至希廣懼將害已使以舟師自上流迎衛送至鼎州
旣而構隙欲誅希萼故來乞師爲援其表畧曰昔先
王早以勲業基有楚國不幸卽世顧命之夕顯令兄
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
永命奄棄社稷計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願
塵卽時奔走哀庭冀處苦出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
未彌禍孽豎構隙間離我戚屬汨亂我先序潛阻兵
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

江南野史二

六

殫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賴大國之威武許出
兵援以拊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
將何洙應之會希廣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
溪蠻攻殺希廣遂遣右僕射孫思持節立希萼爲楚
王旣立荒淫驕恣不恤國政其將徐威等作亂乃囚
希萼立其弟希崇嗣主聞之遣邊鎬討之希崇出降
遂入長沙迎希萼希崇歸以爲王初南漢王劉氏之
子嗣立聞馬氏兄弟敗亂徙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
侵至桂陽監嗣主遣大將張巒至柳連問復歸裨將
楊勝侯忠帥袁吉二郡鄉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

臨賀與廣人戰於城下廣人敗績城守使壘上流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遇決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眾宵遁繼未至桂聞忠等敗於是亦班師秋分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右僕射孫忌爲相鼎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爲人柔懦酷信釋氏凡出征伐無威武嚴號令苟幸克捷多以坐濟爲利初平劍州時人呼爲邊羅漢至是政出羣小弱而無斷惟事桑門廣設雜施楚人罹苦謂之邊和尚乃無守禦脫身夜遁遂流之於饒州是歲周太祖登

江南野史二

七

極明年建康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境內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飢疫死大半下令郡縣煮粥賑之飢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屍臭不堪行是歲充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師求援彥超乃漢高祖同母異父弟性驕狠而無謀漢祖既登極遂授以充迨周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帥部下輔隱帝拒戰尋敗因收集餘騎歸充據城不順周太祖將親征之懼而求援嗣主遣兵數千至淮大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遂誅彥超彥超常以金帛募海上客得五百餘輩皆魁岸膂力勇敢及周師

圍城客說彥超曰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爲公以熱血相潑一場決勝敗安能於危窘之地坐守誅戮彥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城陷命開圍東角繯之客結圓陣而出周祖使戒之曰朕旣赦汝所過城邑莫害民人對曰臣昔海曲之民少資節義偶爲彥超所誤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旣釋臣等願歸於農以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亡殛言訖皆山呼而去太祖旣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校而論之曰卿歸語汝主朕征有罪乃爲君之道何煩遠援以附不庭朕方和結鄰好休邊境是所願也卿可言之嗣主聞

江南野史二

八

而悔恨忘食先是漢末遣使往湘潭市茶會邊鎬平馬氏例俘於江南嗣主因而引對劉勞遂以上茗萬斤備人船遣之自夏口轉令入江陵而還是歲周世宗嗣位明年夏授天威將軍都虞侯劉仁贍爲壽州節度使冬周師入淮旬命神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春以禦之遣江州節度使皇甫暉將兵爲援時師棄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議追之仁贍以爲師之姦謀恐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貪婪聚斂爲務莫知兵法不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知我至則

先遁走不追何待裨將滅師等恃勇寡謀貪功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爲周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僅以七萬時江淮甯久民不知兵大軍既敗莫不惶怖諸郡無備皆棄城而北於是遣宰臣孫忌及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請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議畫割淮南之地爲好德明既還盛稱世宗英德德明固請割地爲便陳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且言德明背國圖利然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不信德明知說不見用乃大呼於衆曰周師渡江國必亡矣嗣主

江南野史二

九

怒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向壽春爲援先是讓皇一族徙居秦州至是命園苑使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歟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諸郡與屯田執事者虐用民力人多怨之及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如草芥民乃不愜相與起義治農器爲兵編紙爲甲冑處處保聚謂之曰白甲子周師討之每爲所禦劉仁贍厲志監守遂襲

城南大寨俘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饒皆決以死誓時諸路進攻朱元復舒州李平克蘄州唐進克泰州周師在諸郡者皆退舍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屯濠州聚兵五萬無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全約與周饒不和仁贍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贍亦發疾時朱元陳覺有隙將戰遂與部下叛裨將時廷厚止之元殺之而行於是諸軍大潰邊鎬等爲之擒景達陳覺奔還劉仁贍疾篤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惟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死困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陷彥卿風將之後

江南野史二

上

善撫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與軍十萬戰而沒無一生降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劉承遇諭之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馮延巳陳覺奉表至周獻舒盧滁和蘄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朔從顯德以營屯應援使林仁肇爲潤州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贈孫忌太傅追封魯國公贈張彥卿侍中放太傅宋齊邱於池州九華舊隱初朱元之叛舉國震懼時陳覺李徽古每白嗣主言國昨將亡宋公本造國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授之國事委行之後以聞陛下深居後苑與覺時從容奉談釋老而已嗣

主乃命中書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喬極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使回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爲可殺以謝過鍾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使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爲天下之主肯殺忠臣乎謨既反命嗣主乃下命盡發其前後罪惡遣使監守宋齊邱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徽古皆殺之初既使陳孫思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及命議割淮南以和不聽德明見殺復使景達出世宗聞之怒江南背約遂問思

江南野史二

一一

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尙三十餘萬未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欺忌曰精甲利兵雖卽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端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邱智謀宏遠機變如神指授師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聞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贍降忌乃反其辭會左右譖忌於世宗云者說朱守殷以汴州叛尋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邱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邱之死亦由是焉時慧宇

頗見斗牛之分乃議遷都以避之且建康與敵隔境江又在下流敵寇若至則嬰城自固苟令外郡守節雖救甚難乃爲剗譚陳霸先耳今我移都豫章據其上流而制其根本此上策也羣議未決惟樞密唐鑑贊成其議乃使修葺洪州爲定都之計封次子從嘉爲吳王居東宮貶禮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威軍都虞候張巒於宣州殺之與鍾謨謀逆故也改豫章郡爲南都是歲太祖登極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監國所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次於廬山與從臣遊於山中寺觀徧覽勝

江南野史二

十二

境賦詩談讌旬日而行三月至南都洪州乃藩鎮之地及爲王都則湫隘尤劇宮府營署十不容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皂隸皆旦夕思歸嗣主恐生愛憂憤煩悖因此怒唐鑑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縊死嗣主方議東遷未幾而疾作六月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建康嗣主音容閒雅眉目若畫趣尙清潔好學而能詩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自嗣立以來常欲脫去機務游泳淡寂以保社稷不獲其意而聰悟迷惑潤於聽斷故多爲左右所阻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宰戮發逞志於怒故致號令無法長惡稔愆喪師虛國自

已而作及周師俄至頽然無備神情委懣若無所措
先主顧命之詞徒虛語耳孝子賢君不亦遽乎於是
躬於割地媿作藩臣情慮荒悖不能自懋遂議遷都
遁強趨弱亦叔世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自
安將宴百僚於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邱自陞而趨
進遂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於
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
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指齊王景達曰此雖
不及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出嗣主相者曰只
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常欲禪位景
達與宋齊邱既不獲後果喪淮甸而國幾亡矣後景
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江南野史二

十三

江南野史卷三

宋 螺川龍 袁 撰

後主

後主名昱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子太子冀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遷神武軍都虞候沿江巡撫田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帥眾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眾獵焉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爲後以吳王參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爲太子監國嗣主殂遂卽僞位尊母鍾氏爲太后立妃

江南野史三

一 錄 庫 藏 書

周氏爲皇后封諸弟爲王百官皆加職罷都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俱征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爲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無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之一初嗣主卽位征伐頻起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幾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之民復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難以

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又先主世不樂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爲定制以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守南昌冬建州節度使陳晦卒時後主罔恤政務曉於禁中卧聽內道場行童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爲僧而童子姦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焉是歲十月二十日後主納國開寶三年冬後主因校獵於青龍山還大理寺親錄囚繫多獲原有給事蕭儼中書侍郎

江南野史三

二

爲司憲府翰林爲宏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諸王爲郡公初臺閣殷各有鳴吻自乾德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林仁肇卒遇鵠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申令堅爲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鄧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回諭後主入朝六年冬王師濟江克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率師禦之敗績於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募民獻納縑粟以裨國用而署之以爵秩時獻者頗多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

江南野史三

三

八年春有彗星孛於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掃星迨曉至亭午短如帚焉城將陷沒越人攻丹徒命同德軍都虞候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閩民爲師徒初先主之世旣爲量民田以奠科賦自二緡而上家出一卒號爲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之將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許諸郡民刻競渡船每至端午官給綵俾兩兩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碗謂之打標皆籍其名至是

盡蒐爲卒謂之渡波軍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皆自備緇帛車服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竊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凡十三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把守建康城陷方罷歸農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誅神衛統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自潯陽湖口帥水陸諸軍將校援建康進次虎筠州與王師合戰衆皆潰令贇死之初後主以大兵圍近歷年百姓疫死士卒乏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子出降使人行

江南野史三

四

與約詰旦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旣入後主出拜於宮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惟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右奉璽綬上彬彬復命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順惟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先鋒曹翰率衆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陷遂屠其城王師旣入建康惟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數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爲瓦棺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於上殆千餘人爲越人所焚一旦而燬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關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溢於

水陸既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命筆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尙如此耶登之拳拳而禮歎念久之散施衣物絹帛至京師乃面縛銜璧羣臣與觀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師然念稱藩入貢已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與臣寮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汝爲江南國主

江南野史三

五

已乎昱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慄久之不能對尋命赦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上宣翰林醫視藥中使慰諭者數四翼日而卒在偽位十五年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舍秘彌厚中使護喪事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此孫皓叔寶不爲降虜矣至是果

然後主自少俊邁喜肄儒學工詩能屬文曉悟者律姿儀風雅舉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不悟常於禁中署僧尼寺宇中常所聚徒迫數百人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轉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頓顙至爲瘡贅親爲桑門創作圓簡子試之願頗有少滋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鈔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迫至萬餘親給廩米帑藏絹帛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爲僧者與之二金往往貪苟而爲者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不聽乃曰僧人姦淫本圖還俗今若從之

江南野史三

六

是縱其欲勅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號爲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廣施剎梵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讓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乎知佛富貴自是襍懷激悅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施因廩漸虛財用益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僅千間聚徒千衆旦暮設茶食無非異方珍饈一日食之不盡明日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爲翌日議及大兵至獲爲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卓庵自云

少而草衣木食後主使齋貢獻佯爲不受乃陰鑿穴及壘石爲塔濶數圍高迫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剋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乃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遙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念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驗乃鳩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表乞被堅執銳出城鬪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法宰相湯悅吏部尙書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

江南野史三

二

尸祿希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伺敗亡隨作係虜韓熙載諛佞苟容常上疏云諸佛慈悲尙容悔過言多此類任成禍胎見危是幸迨盧絳出水戰生獲裨將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魁岸容貌甚武將見後主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爲詞說必免其禍校乃抗聲彼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啗而不拜後主喜而且懼因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對曰國主若悟誠宜趣降爲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爲魚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之令出爲閭人所刺乃大呼曰吾恨死不得其地矣

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藥餌治之迨損引見各給曰官家如佛慈悲然好生惡殺臣者無以爲報答願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旦皆割賊而至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主不知賊剽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皆被測之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詳覆無疑乃於佛前炷香煮燈以達旦爲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富商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內人竊竊之而獲宥者多矣其爲人茫昧如此不亡何埃初北朝兵將興吉州子城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

江南野史三

八

有珠光燦如月其軍民皆看數日而沒今俗呼爲天王樓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船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旦吼如人間於十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又見鳬雁自北而飛迨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糞於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城中士庶衣碧服染時須經宿露則愈鮮時呼之爲天水碧廬陵曾氏將娶婦忽化爲女後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鱗形如大堤長數十丈至於潯陽值冬水涸不能旋每每噉嚼水自腦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迨死人食其肉多者至卒以腦骨爲樞脊骨爲臼齧者鯉之類也既死則

國亡其怪識多若是昱之君臣皆顓蒙不悟其妖

宜春王

宜春王從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幼而聰悟好學有文詞年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與宰臣相奔而從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其詩從謙乃命筆立賦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情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苦算機鋒處滄溟想未深嗣主覽之驚歎令頒示百僚以爲規誡士流爭寫紙價湧於建康及後主嗣立封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昱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既至數

江南野史三

乙

奏無失禮節太祖優恩封之爲充王賜第宅錫賚頗厚恩極滿賦未幾侍上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毫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朝實千載一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縉帛而罷及從謙爲書使至建康後主入朝太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勞師後主乃僞對以不聞其命太祖怒遂降從謙於南班既以國家喪亡爵秩貶損妃御不存默默不自

安遂臥疾數日而卒初從謙奉使宮口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爲對每聞其至必避之已而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後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來宮中後主見其美姿容乃納之前后疾亟忽見后入乃問姊妹幾時至宮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卽以實對曰旣數日矣后怒遂面壁而卧至死不顧后旣殂常入禁中至納爲后乃成禮已而將納采後主令校鵝被以綵絲使啣書極於侈靡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於屋有墜瓦而死其夕譙羣臣韓熙載而降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

江南野史三

十一

之譴自是士庶婚姻寢成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四

宋 螺川龍 衮 撰

宋齊邱

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塗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於草野唐主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爲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爲副使卒於任所齊邱因是以爲故里焉齊邱少孤好學爲文其體頗質樸而無師授活業貧窶遂遊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於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時先主刺昇州其

江南野史四

一 豫章叢書

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齊邱因刺謁之與語終日延於門下旦夕爲之醺因訪時務未幾洞天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遺書薦之於先主既至棲遲逆旅裏調罄乏因吁歎數四其鄰倡優女魏氏聞之乃竊賂遺數錢由是獲備管幅遂克投簪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大獲賂遺尋娶魏氏館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奸不進用公廉修舉廢墜制御姦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隍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而往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爲朱瑾所殺齊邱乃

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冀衛社稷潛立大勳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禦羣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葺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存將校優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上下咸乂皆齊邱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讓國家或至夜艾池亭今猶在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爲溫所忌遂署爲府中

江南野史四

二

從事溫後因擢拜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義士大夫孫思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爲之用齊邱自揆以草野之人遭會英傑言聽計從身居顯位儒素之榮於斯爲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旣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數表堅讓略曰昔高宗之夢傳說西伯之獲飛熊況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爲大將軍先主使賁吳主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

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
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爲禪
代乃請先主移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緩悅守宰
廣覃恩施撫綏遠邇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時情
於是從之然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怠而宮禁之內
嬪御貴戚讒毀之微齊邱莫不知之以陰聞建
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
曰孤克己雖勤爲下所奉然爲徐氏制馭名存實喪
今欲求爲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數行齊邱
聞之乃還建康議遷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

江南野史四

三

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使諷吳立禪位先主既膺禪
位齊邱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德威四方遂遷左丞
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安因表罷相庶崇止足以
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乃召故老親屬與叙
情舊飲宴彌厚溥霑饋遺乃改其故里爲愛親里坊
爲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利莫不榮之
迨先主篤疾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傅
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幾玩狎恭已無法大
失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邱每犯顏諫正陳
以昧且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於

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狂諫不從未
幾以爲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
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
不爲少主所用嗣主顧盼頗見慢色齊邱知之求罷
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勲舊不能折節
降身隨時容衆爲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順
旨尤生謗譴乃歎曰烏盡鬼死則弓藏犬烹矣因表
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爲詐徵要君上乃
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
主命齊王景達執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

江南野史四

四

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
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入淮甸詔還謀難始齊邱賜
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爲戲屢征閩建復討
湘沅外乏師旅內竭帑藏國用軍器皆然虛置淮甸
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以爲迂典諮詢謀猷而
不行周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
彥貞爲都統出援壽春齊邱聞之曰斯乃蹴鞠射帖
之徒焉能總衆以禦勁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至
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狼狽而行未幾果沒復以
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閩師稱藩割地皆一匪專

謀復告老謝疾乞骸歸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
情躁撓荒悖不安嘗曰孤欲展脫國務放心雲鶴每
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覺李徽古等常見親密因順
旨而言齊邱先朝夙老謀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
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萬幾高宴深宮候睿德隆
甯歸政何晚又會鍾謨北使返諭稱世宗曰朕與江
南分義既定然宋齊邱不死殆難保其久永台朝順
非遂成釁隙因是貶殺覺等時齊邱不知其旨乃見
艦艦舟詔入遣歸九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邱
昔常著政云至於千愁萬端只爲飢寒兩字人見其

江南野史四

三

死謂之自識齊邱所薦進者惟能先萌未兆智策宏
遠才堪致化理能易俗與已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
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戕賊
經史殘剝古人之詞爲文士者哉故齊邱之學天才
縱逸穎出羣衆混然而得飛翬竄前脩而爲之辭至
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
書五十餘篇頗幾於道家凡建碑碣皆齊邱之文命
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質其鼻或問之故答
曰其辭穢而且臭時見謗誹多此之類齊邱常與先
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北通契丹欲

圖復中原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淮
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沿海賁琛以爲報聘虜主不知
謂北朝殺已之使因漸構隙前後如是者數四于是
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卿晉少主與之抗禮遂入梁
園遣使召江南與之會醢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
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我爲仇勾誘契
丹至今未已皆齊邱之始謀也或云虜母青媛乃江
南之嬪且當嗣主懦躁輕肆失言陳覺之徒諂諛率
爾譏對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
誠協謀復會鍾謨遽條謾隱交亂庸君九華之墳未

江南野史四

六

草謨亦繼誅蕭儼以蒙瞽無文憲而復訐江文蔚辭
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韓簿之內孫難不修韓
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幾立功定業
當齊邱秉政莅任皆斥腐儒餒生身誇行穢故不大
用位已崇峻由是哆於頰頰背憎面譖羣誣黨議干
舌百辟加之齊邱性度不能洪綽襟器斗筲苟不附
已莫之容忍汪台符譏其名字潛沈深淵初鎮南昌
日有故識慢言致之大辟乃勝其尸曰毀辱先皇謗
訕今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
器小哉初囚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爲主者所

匿今傳於人口將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於泰州
一無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而
卒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邱而亡

江南野史卷五

宋 螺川龍 亥 撰

孫忌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宋梁時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方召募河南仕人忌因亡之署爲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洛下迨明宗嗣位以莊宗舊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忌爲判官遷員外郎守殷猜之性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爲桑門將亡淮南時圖像素之頗急至正陽未

江南野史五

孫章叢書

濟追騎適至疑之忌乃佯爲捫蝨喘蟻追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喏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與徐玠同禪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辭豐順優婉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爲宋齊邱所忌憚迨嗣主卽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重熙富庶燮育疲民時已

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其民何罪使之困瘁欲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自安輯冀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蕃在我穀中爾延巳狠愎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錦棄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內狗穢鷄樹鳳池棲集梟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甸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與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爲界朝議不從殺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

江南野史五

二

壽春與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遁惟仁贍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引忌責之及話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尙強宋齊邱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仁贍趣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辭大呼曰劉仁贍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卽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効死立忠無爲降虜使我羞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殺之將卽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爲明宗所誅過淮娶廢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無子有隨婦子李紹慶嗣主優

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劉仁贍

劉仁贍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將性澹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剗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仁信詔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長沙之役師舟剗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贍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暴至

江南野史五

三

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不知所指仁贍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視如閑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贍固止之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取恥也不追則貽患於是舊行果爲所敗自是羣下服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之命周世宗帥衆四面攻擊仁贍支梧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懼又表邊鎬代已守城自帥兵決戰冀定得表嗣主畏懦惟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憤恚而疾其

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構哭而救之亦令併誅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于城下大呼仁贍曰汝可固守城隍効死立忠無爲降虜使我羞於地下于是士卒聞之心堅鐵石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臨城下坐幄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城上射之矢去御坐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射殺一天子天下甯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床坐于墜箭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捐弓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我不能中之我世受國恩兄弟門列榮戟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

江南野史五

四

敵甯靜邊境貽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于旗鼓之下乃我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贍疾彌加不能視事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贍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陰暄天雨黃沙士卒聞之莫不人人銜泣而哭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爲自到者數十人初仁贍歷歲久不克世宗城淮北爲壽州迫仁贍死乃以故城爲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而不懼予

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躬總元戎而叢爾彥貞可禦諸乎仁贍出未逾月而淮上兵起其得士卒之心樂爲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之

陳誨

陳誨者建陽人生而期月足勁能履父母異之小字阿鑑爲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俠仕至郡裨將軍中壯之呼爲陳鑑諸軍圍建州誨每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爲敵及城陷爲王建封之衆所獲將釋縛斬之自踴出於羣衆執者不能制迫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中文徽素已知其驍壯遂以爲小將俾領其舊部招

江南野史五

五

集亡叛復與潘承佑薦于嗣主以爲劍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誨爲前鋒大破其將馬先進之衆遂遷建州節度使委鎮邊境有吏幹兼治農戰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甸誨遣長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于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徒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賞其軍旌之爲百勝授以和州刺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後累刺池虔爲郡有政績故誨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鎮十數年多薦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因疾求罷後主召至建康疾篤親臨其第視問慰勞卽日而卒其諸

第一皆官至顯位焉

鍾謨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善爲文章嗣主愛之遷自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謨爲人諂諛佞媚反覆難信復多妬忌及奉使爲周世宗所善使歸論旨乃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籙條爲陳覺所排少與李德明親友頗怒覺等樹黨攻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嚴績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覺等覺等累加元老自謨之始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還禮

江南野史五

六

部侍郎知當事主者之在多換其說權勢危峻克剝侵官百司之務多出于已李德明之死唐鎬預其謀至是鎬懼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巒入衛謨素與善每詣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鎬知其因構之及太子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當立謨與第七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有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偉真人神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于饒州尋殺之謨始殺陳覺迫唐鎬除謨罪亦見誅不亦可乎

朱元

朱元蒲津人仕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周太祖
輔少主將禪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
洎李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
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岑等將兵救
之聞其城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署元以文資
與平累遷至尙書郎及周師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
時元帥萬餘衆克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
陳覺有隙疑其將叛遂密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元
聞命恐爲覺所害將叛其裨將時廷厚不從元殺之
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于世宗於是諸軍大潰
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妻乃查文徽
之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款懇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斬
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辭世宗以所叛之衆
別作一營以元爲蔡州刺史

江南野史卷六

彭昌

宋 螺川龍 衮 撰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也世習儒學爲鄉里所推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惟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廬陵禾川焉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古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於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

江南野史六

一 豫章叢書

大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吏部韓退之與皇甫湜大爲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門以譽之凡自遺補而下迨百人皆刺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相輔時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俱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尙存其墓所左右前後峰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逶迤而去頗爲人所欽慕而昌之子孫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尹琳

尹琳者其先擢爲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都陽侯擢死葬于廬陵永新縣積慶鄉今墳猶存而諸尹僅數百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女姿容頗麗性謙敏慧不因保姆而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文峰而同輩命之歌乃顰眉緩頰怡然一曲聲逗數十里故俗耆舊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時刺史因行部至邑間而問之左右或對以尹氏之女乃使召之見其容質娉婷年方及笄因表進入宮封爲唱歌供奉日受恩寵喉音妙絕爲天下第一于時海內

江南野史六

二

樂人及至王公貴戚共以邑名呼爲尹永新僉曰自秦娥之後一人而已後元會大燕含光殿盡放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觀大內時燕方酣百戲繁劇而羣音囂喧無由過禦聖情煩撓左右計無所出高力士因推永新出纔歌一聲羣噪皆默于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後人號爲玉女峰焉立廟祠四時祭祀或天色愆亢禱之能雨及唐宋有任翰林大學士者改其鄉爲才德里爲大學琳之子孫乃其後焉

彭玗

彭玕者籍爲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羣胥有大志常快快不樂于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僭屬燕飲而玕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會久之李不具饌玕知其忌已遂去僞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啗玕乃含笑取帽而去數日大丈夫當取富貴食列鼎俎何至狎此鼠輩而聚飲暖乎其婦聞之曰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有玕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醉謂眾客曰玕不慧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于農

江南野史六

三

矣旣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鐵爲兵宰牛練楮爲甲冑與兄弟唱召義師以自衛鄉黨爲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玕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于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入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玕併力攻之斬其賊帥眾盜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爲撫州刺史玕爲吉州刺史玕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禁人賭博時有數卒爲竊玕乃斬之于市以令眾庶玕欲報李使人誘之博于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

十口其偏裨將校袁大蟲等十數輩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皆賴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玕竊聞之因雪寒伏甲于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酒醉因盡殺之及楊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玕強項不從虛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馬爲援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覽子等數州聚兵不攻方進取江州行密日遣大將周本征之玕等逆戰于象牙潭爲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于新淦二十里風崗拒之時寨中得玉筍山道士劉守貞能驅鬼神每吳兵掠寨劉則噴水調角風雨

江南野史六

四

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攻迫數年一夕劉死遂戰不利棄寨而歸玕風將旣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退保禾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十餘家入郴衡馬氏以玕爲郴州刺史兄弟皆泣縣邑迫十年而玕死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爲旗夜呼內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追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光乃帥丁壯執大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崗寨地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餘民皆至惟玕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玕旣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上墳陵惟見大蛇長二丈

許目未開遂殺之可亦死一本好或作好

陳貺

處士陳貺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出遊廬山刻苦修進詩書至數千卷有詩名聞于四方備于取仕隱于山麓歲時伏臘慶弔人事都未暫往時輩多師事之有季父爲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骨務強梗出于常態頗有閩仙之致贈于人口其中有景陽臺懷古云景陽太廟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樓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興亡事正當家國肥嗣主聞之以幣帛徵之乃嘆巾條帶布裘鹿轉

江南野史六

五

引見宴語因授以官貺不受苦辭嗣主見其言語朴野翔集疏逸不却其志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十餘年卒時及七十貺五十方要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貺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更哈及就徵或問處士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爲德不一何以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貺曰鑰匙亦付之矣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居多著詠焉

沈彬

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好學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

末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輩虛中齊己以詩名互相吹噓爲流輩所慕尋歸鄉里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梁開阜二山入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

江南野史六

六

難隱逸名儒宿老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于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鳴昔師授令免拜跪頓或榮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妻謂臣曰汝主人耶君今爲天子何不往拜冀免寒飢以畢殘齡臣不覺懽懽忘老耳嗣主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常指之謂家人曰我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爾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有漆一盂墳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熱留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子廷瑞亦

爲道士惟嗜酒酷于風雅常遊守宰之門皆貴之呼
爲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署而坐者數
數矣會宰治訟繁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
道者何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
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
識
其體雖至窮冬凝沍風雪凜冽不加續帛而姿顏若
故或人憐遺之衣服亦多轉施貧寒或佯遺忘而已
後卒于玉笥山死之日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觀
其墳陷裂尺餘矣

江南野史六

七

江南野史卷七

陳省躬

宋 螺川龍 袁 撰

穎川陳省躬者南昌人

昌或作安

少負辭學與徐鉉兄弟

友善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丞新令在任

明察體理吏不敢欺敏於判部部民交訟不下吏議

面訊其由窮省情素立分當否不勞按驗兩造甘愜

其訟自弭復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時郴衡之盜

入境暴掠民有防戍健卒禦并多爲所殺省躬遂給

府緡市棺殯葬郡下符讓其專輒俾認愆疑省躬怒

江南野史七

一 陳章叢書

遂判府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軍何過之

有於是賊而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郡有教人者引

及知見郡吏贊符命之其人竄逐遂恐迫其婦婦懼

乃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于上曰一夫抱恨六

月降霜一婦聲冤三年大旱本爲教人却致殺人請

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設陷刑者理或可憫嘗哀

而出之其佐乃有蕭某者執法不回捐牘不署蹈禮

不迫而與令爭令欲毆之大罵曰臭下輩蕭對曰啞

父手者既是下輩行拳却是上輩令慚謝時太守武

士也聞之怒其佻慢乃使召之既至下吏按驗省躬

乃寫籍文答之吏稱不辨省躬叱曰何不使倅拭階

讓之吏示倅亦不辨於是遣還省躬謂人曰今朝廷

識字惟僕與徐家兄弟耳餘奚足算哉初南越王劉

隱之子跨據交廣絕朝貢之禮李太保使謁後主俾

以書檄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辨遂任爲价既逾

嶺至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幕幕之

舟中之人畧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履

步纔十許里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

累日忽且昇饋膳之物并報函復圍而遣至水濱登

前所羅舟日夕惟聞牽駕之聲然不知其沿汭七八

江南野史七

二

日復至韶而還死於舟中者數人省躬在治產一子

逾月將名之間屢吏蕭德之曰汝有幾子對曰有男

五人省躬小名之曰蕭六省躬爲人雖醜疾邪惡然

利于貨賂邑豪龍氏誘殺郴衡歸順人戶迫百口取

其貨并婦女事露後主遣尙書郎張必就按之私使

詢于省躬驗其謬實龍竊知之饋白金追千省躬受

而僞諾之乃報必曰彼殺之矣故時不多其爲人入

中朝位不顯達者良此之由也故參政彭年乃其子

蕭六焉彭年大中祥符初與內翰晁公令相王君四

人同知貢舉省勝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壅衢而

觀其出省諸公皆慘願其容獨彭年揚鞭肆目有驕
矜賈術之色勝出其甥不在選中遂怒入其第會彭
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云彭年頭腦太冬
烘眼似朱砂髮似蓬紕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預四
人中放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
齊洒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見怒不獲已遂抱勅
入奏真宗見而不悅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寵常與
丁相樹黨不顧已因人釋褐復更科場體式妄立法
制考覈程試結怨士人後雖數月而卒時人謂之
手而非鼎鼐之器也

江南野史七

周彬

周彬世爲廬陵禾川人自少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
苦修進俾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
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盈汝之不
調而無思悔畢向如何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
亦力穡營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
藝文而往未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
將有事于國邱募四方英秀各爲祝史之文彬之所
著特加選用遂署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
交辟置之門下錫賚頗厚得遷省拜以所賜稍帛金

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日一成
矣此諸伯叔何箇爲勝耶尙能讓于吾乎妻答曰斯
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之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
色彬數數曰昔魯人偃孔子謂之東家某者果然入
金陵待選授大理司考滿以母憂歸葬謁本部令直
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之禮
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及復建
康數月如前官歸率本邑令慚謝而去鄉里相慶榮
其畫錦然爲政廉平恩仇不錄將解邑中耆艾縉黃
輩數百人詣郡上疏舉留遂連任七考有相訟者以

江南野史七

四

理和解之而無適莫既復選嗣主錫以銀章茜綬以
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遷尙書
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孫飭

孫飭世南昌人家貧好學長會唐末喪亂都官郎鄭
谷亦避亂歸宜春飭往師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名
嘗與沈彬及桑門齊已虛中之徒爲倡和僞侶屬吳
王行密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 郡從事與沈彬嘗
遇于李建勳爲詩社彬爲人口辯能評較人詩句時
飭有夜坐句美于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勳齋中候

彬至乃問魴之爲詩何如彬答曰人言魴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魴聞之怒突然而出乃讓彬曰公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言無乃太過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數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聞座大笑善彬能近取譬也及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槽坊僧夢驚清漢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有集僅百篇皆此類先主受禪果遷正郎而卒

鄧洵美

江南野史七

王

鄧洵美世爲湖郴郡人少有敏才工詩長于賦頌天祐中與連人孟賓于並爲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與故李司助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還鄉里爲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常快怏不愜心僅十年間訪奉使湖南求訪洵美既見懽情好洽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滯于侯國訪既行因請齎政京師馬氏餞之爲鵠而卒洵美晚娶無子有三女貧瘁流落風塵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憐而購之歸以其女妻于儒家先是太常丞陳度有薛孤延闕雷賦頗爲時彥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

作復語句皆同而首末小異未知誰氏之述也

李家明

李家明世爲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爲樂部頭有學解滑稽諧諷諫爲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日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推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日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會遇雷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罪

江南野史七

六

宋齊邱只產一子輒死齊邱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寮勉之不止家明謂主曰已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賜王許諾家明遂作大紙寫上書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設計謨一箇孩兒拼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乘風放之度至齊邱第遂絕其纒令墜齊邱見之慚感而止家明遂大獲縉帛後嗣主于苑中命元寮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其鱗惟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芻蕘曰玉螯金釣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嗣主因大喜燕極懽而罷及嗣主加王弟景達

等官而恩澤未及臣下因賜享醺家明乃入未作二
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皆輒拜獻
而禮頗繁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家官自家何
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爲一方之主而恩不覃于
外孤之過矣家明之過亦宜乎因厚賜之而加百官
焉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
嗣主遣將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遂命
王公宰寮之屬燕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齋
于賄賂家明怒其寡而譏之曰賤工無伎大王優賜
不敢奉命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唯

江南野史七

一

汝之命家明日大王平天冠今且無用家明敢請之
延政默然慚恨而罷自是怏怏發疾而卒時家明母
死欲歸葬會嗣主聽政之暇坐于便殿秉筆于琬琰
上問書草字家明因詐曰臣每竊學人署字與之不
疑嗣主曰卿能學孤爲乎家明日臣雖愚鹵願効神
蹤嗣主乃於麻紙上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得之輒
於草字上書云宣州於上供庫錢支二百千付家明
安厝母親嗣主見之大笑因而賜焉從嗣主幸南都
時旣劃江舟楫多從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
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嶂數峰不知何名耶家明應

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
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慚俛首而過及
後主嗣位家明老而無寵焉

江南野史七

八

江南野史卷八

江夢孫

宋 螺川龍 衮 撰

江夢孫字聿修九江浚城人祖彌不仕以儒道自高夢孫少傳先業頗蘊藝學旁貫諸經籍茂聲譽遠近崇仰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至者百人春誦夏弦以時講聞鼓篋函丈庠序常盈先主輔政欲廣賢良之術聞其德業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既至爲雲閣郎甚被親禮委之薦進時謂得人迫數年忽自陳曰僕少長白屋頗知民間利病邑宰之政可以

江南野史八

一 陳傳

存革深弊願效一縣庶竭愚鄙先主不許曰令長之職徒勞之任與臺閣之資清要不同夢孫曰苟獲所請無憚勤匱先主見其懇迫求且不已遂授近畿天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大廳妖怪所憑前令居之不久而死請止便室以避其凶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我自當之既夜半果有鬼魅呼嘯而至掀投牀几復扣門戶召云令出夢孫卧聞答之以喏乃整朝衣秉燭出戶熱爐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令吾爲民長必有正廳以衙郡吏汝或爲神必當受民祭祀合聰明正直與百姓爲福何乃非理與王者之宰爭

居其地驚撓正人况吾以忠事主以信示人所爲不
二甯畏于汝汝若不悛其過乃更爲厲則日月星辰
昭晰于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汝後悔不亦晚乎
由是聞然至今乃絕于是召鄉里高年存問疾苦獨
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害于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
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窮按道理各有所
據前政未能區別遂繫于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
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忱之馬知其故第命逐
二馬至于郊外放而視之任其所如其馬久廢棧阜
偶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先

江南野史八

二

主聞之彌加敦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果賤
宰字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有老幼遮道泣留迨
十數里至都一恩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
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旦則冠帶入
門溫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耨暮而歸易
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如故
時有生徒請之曰吾聞詩者經聖人所刪致遠而泥
然其間何謂兄弟闕于牆如是則聖人使人闕于內
而後禦止于外耶夢孫徐而答曰大哉子之問乎此
疑爲闕字似非爲闕當時竹簡訛缺傳之者誤亦猶

春秋書閏月之義者也又拱而立曰夢孫昧學不敢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其為人敦讓謙下有如是者時號爲指紳先生一門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經孝禮兼持江左稱之爲最卒時八十有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經徒跣者百許嗣主聞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人弟子仕顯達者大半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貴鑑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使烹犬來爲設飲食于盆盎中疑懼其燭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及啗數饌然後與之食畢遂罄室所有寒襖衣襦褌袍器皿之類盡置之既行見一鼎蓋尙在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爲不具之器遂遺與之羣盜皆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漬君子是夜還置其所剽之物于門外而去夢孫啟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陳陶

陳陶者世爲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天文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爲干託既至南昌謀往建康聞宋齊邱秉政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達自計與齊邱鑒柄終不克納必爲所屈乃醜然築室居西山以吟咏自資會齊邱出鎮南昌因有浦安

江南野史八

三

之號乃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曹任曉相善又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嗣主知而未及辟之會彗孛且見陶乃歎曰國家其幾亡乎遂失淮甸嗣主南幸以冀苟逸迨至落星諸將欲往問然陶所居不與俗接惟嗜鮓一啗或至于嚮遂使衣商賈之服資鮓往既至陶卽時出乃問官家龍舟將抵何處對曰已達落星矣因問陶曰星可避耶答曰落星不還何俟嗣主躁撓不俟返命已至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獐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遂往詢

江南野史八

四

之陶曰昨暮乃狼星所直故爾嗣主歎曰真鴻儒矣將石見會嗣主歿後主卽位知其運祚衰替遂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燒煉還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碯溪老叟無人用閑列查黎教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貲則市鮓就爐二人對飲且啗旁若無人既醉且舞而歌曰盤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姿貌非常每飲酒食鮓疑

爲陶之夫婦焉竟不知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交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偕詣建康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廢翰使女奴素諷弄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未暫滯取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邱之志乃伯術以虛白爲迂略機務乃引見先主說之曰

江南野史八

五

今君據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衰衣博帶縱轍南遊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翫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卽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渴于階側嗣主曰眞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消復使召至問

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爲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士第

孟賓于

孟賓于湖湘連州人少修儒學早失其父事母以孝聞長好篇詠有能詩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於湘沅賓于有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鰲集獻之大爲稱譽因採擇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于書使賓于馳詣洛陽獻諸朝廷皆爲數之其譽謠然至明

江南野史八

六

年春與故李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尋屬喪亂遂歸甯親數歲天策府馬氏辟爲零陵從事及江南攻下湖湘賓于隨馬氏歸朝嗣主授以豐城簿尋遷淦陽令因贖貨以贖罪當死會昉遷翰林學士聞其縲紲以詩寄賓于云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長爲邑吏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慙後主見詩貨之復其官未幾求致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峰與道家流遊處迨期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陷賓于遂歸老連上時吉守秘閣

郎馬致黎送以詩其斷章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
初上渡頭船既而未幾卒八十餘矣賓于嗜賂出宰
縣邑未嘗一處無贓汙徒有詩名人不多之初賓于
入江南生子名曰歸唐少亦能詩就廬山國學遂得
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儒生亦得
此聯遂交誦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以全篇
意勢定之而歸唐勝大爲時賢所仰遂蔭秘書省正
字吉州民據歸大化遷大理丞因失降袁州司馬遂
致仕

孟貫

江南野史入

孟貫世居嶺表爲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洎
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爲者
顯德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
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棲隱洞譚先生詩
句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
罪伐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
則可如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
終焉

江爲

江爲者宋世掩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世習儒

素少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句二十
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
場屋懸進士科以羅英造爲遂入求應然獨能篇什
辭賦策論一辭不措屢爲有司黜爲因怏怏不能自
已乃還鄉里與同黨數十家連結欲叛入錢塘會其
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吟
詩以貽行刃者初嗣主南幸落星渚遂遊白鹿國庠
見壁上題一聯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
筵乃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于是爲時輩
慕重因茲傲縱謂可俯拾青紫矣

江南野史入

八

江南野史卷八

江南野史卷九

宋 螺川龍 葵 撰

汪台符

汪台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爲文章不逐浮末有王佐權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于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于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利害之說有九患書上爲宋齊邱所沮每論議私詆訾台符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許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稽字齊邱慚而改爲子嵩後

江南野史九

使人誘與飲酒夜縛其口沉石城下先主聞而吁歎久之頗憾焉洎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物產高下各爲三等私額民獲均輸令爲定制及使民糴請鹽罷其科征別借薄征商旅貨鬻則收不則聽往舟無力勝郡縣奚肯降而有限致民數十年小康者皆出自台符之言焉

胡元龜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候本邑宰見其風貌瑯傑而禮趨生獷欲窮其藝學因新畫屏爲戲珠龍乃曰請子詠之元龜執簡造次而成因諷

宰受貽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爲設飲饌盡懽而罷後有人爲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害之元龜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以賓館之未幾郎爲于娶親迎之夕畢命僚族設戲管徐有同舍郎在坐問曰今夕詩相爲誰答曰有螺江胡造士焉郎大哈以題試之元龜援毫裂牋不刻而成郎覽之領而已元龜以迴文詩嘲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議切皆以迴文體郎一辭不措僞醉而去由是衆慕之徐薦于宋齊邱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追數年歸甯省天威都虞侯張巒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故訪其第

江南野史九

二

親拜其母留數日宴飲而去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而元龜期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凌辱王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元龜目之乃曲道兩離之自娶而與去訟主詣金陵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敘理不報遂著叛呈怨詞三十首皆傳俗口國家聞而燬之死年迫強仕矣

張翊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綿官緒唐末授任番禺屬劉隱將據交廣棄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澤挈家

亡入江南至廬陵禾川見廬陵沃壤乃負囊琛以易產畝而居焉及甥兄弟長力先業能屬文入廣陵先主輔政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江見知宋齊邱署府中從事嗣主代立例受慶恩求以甯親授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里人榮之在任著政績然性褊躁恃才靡寬恕好狎侮同寮凌暴左右被鳩而卒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廟邑中紫陽觀新興佛閣碑誌皆甥所撰其文婉麗今猶存焉弟惟柳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迫成人授廬州黃梅尉周世宗下淮南起爲武昌崇陽簿復入選授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而卒

江南野史九

三

劉洞

劉洞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師事陳旼學詩精究其術旼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五言詩後主立以詩百餘篇因左右獻之後主數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篇乃石城懷古詩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拚卷爲之改容遂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同門夏竦相善爲倡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語新而理粹常自謂得浪仙之遺能但恨不與同時

言詩也或曰先生道旣如是何爲善于竦松乎答曰吾爲泥泥揚波而已爲虔州節度使陳德誠知重及金陵將危洞乃爲七言詩大榜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卿章奏內陰陰日暮好沾巾蓋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也開寶中卒于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林仁肇

林仁肇世爲建陽人仕郡爲裨將兄仁翰爲福州王延義內兒謂之南廊承旨先福州連重遇殺延義立朱文進爲王以拒建州王延政時仁翰殺重遇文進

江南野史九

四

以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絕人與陳鐵齊名身長六尺餘姿貌壯偉在建州立戰功陷歸金陵嗣主見而奇之署爲將周師攻淮甸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贍相應攻城南大寨斬俘甚眾及復濠州水柵累有戰功授淮南營屯應援使周師于正陽具浮橋而渡仁肇帥勇敢之士載芻蕘乘風潛至將燒絕橋道爲返風所拒火不及發合戰退惟仁肇乘車騎而殿周駙馬都尉張永德微臂善射發無不斃人皆神之白岸見而射之其所親乃喝曰這漢中口矣仁肇格去永德曰不知何良將也未易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

州頗有功能善撫養士卒復鎮武昌迨周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太祖征平之旣而淮南無屯戍諸郡所守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師必罷敝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取復淮甸勢如轉丸縱彼求救亦不及矣臣當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苟事成功濟國家受利不利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不二後主懼其無功徒勞社稷乃不從開寶中以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畧私於仁肇左右竊取其傳神俟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如對曰此似臣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又使微指其空館曰斯仁肇之第也後主聞之不知其權遽使鳩殺之不二年王師渡江仁肇少有風疾其息氣頗穢時謂之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疑其不穢尋病而卒

江南野史卷十

盧絳

宋 螺川龍 衮 撰

盧絳字晉卿世爲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傳署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也少好學無不研精頗通大義不能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遊初西京作坊副使尹承諤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運廵務以資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爲本務吏數年暇則從屠弈角抵輩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棄市承諤且發絳懼易儒服逃於塗陽土豪陳

江南野史

一 豫章叢書

氏家尋會赦獲免旦夕與陳氏諸子學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狀貌非儒家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略今國家方急賢豪非子窮委之時也願厚賞賚而遣之絳不獲已而行至豐城爲曩昔交游無賴輩相率飲博數日之間囊橐皆罄遂無聊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喧譟不齒錄遂慙入廬山白鹿洞國學與諸葛濤劉鼂等善不聽讀唯以屠販爲事諸生中有篋笥稍豐而吝者則強取之弱者侮之及山下尋有畜於賓道者乃陰持禁物誣之俾出緡帛洞中流輩號爲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疏理其罪絳

遂入金陵既至塊然旅邸素無知舊裂裳既匱遂薄遊京口往來壁澗寒雪薪炭若桂少有膂力乃踰折簷桷而燒時有守國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遭歲飢吏無以給因俾絳夜躍園簷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十往一夕入見長人先立國中絳於是奮搏而束之乃爲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疴疾逾月既乏資給疲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頗有姿色謂之曰子之疾當食蔗卽愈既詰朝見鬻者絳揣囊乏一錙唯有唐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輩乃不識字將此安用哀君欲之志切遂貽數挺絳喜

江南野史

二

而食之至旦疾捐資用箸頭常默默不自持迨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謂絳曰妾乃王舅也太尉富貴時至可詣都城妾有一詩一緡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陂上必當奉見歌其詞曰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尙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因思其語呼子爲太尉乃惘然又不測孟家陂之說展轉卧傍果獲其緡由是自負襟懷豁然入金陵畫策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壁澗數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廣設備禦利害數十事絳素有口辨敏捷數日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

語數日遂大奇之因表署爲本院承旨使督百卒任所陳利便經營制置頗見幹績尋就轉沿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使率少年便於舟楫習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等數十人立爲偏裨校倅督卒伍號令日習水戰節以金鼓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麾行列部分次序進退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稽遂斬其長復試之可使之蹈巨浪果於海門遮獲越人船舫百餘艘鹽數萬石獻之後主賞其功遂封爵柱國及王師渡江克池州急召還授淩波軍都虞候城外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率舟師援之前後

江南野史一

三

與戰都統軍皇甫繼勳與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上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大部舟百艘爲八字列陣而行曹彬等識絳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舍舟登岸與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遂解乃以爲潤州節度使守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後主數詔遣還爲左右所阻未幾宣州叛乃授絳節度使討之遂平其城金陵陷諸城皆下惟絳等不順謀割據嶺表使建州刺史陳德誠等往諭之過歙州龔慎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殺既而絳弟奔

太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將校議之王川軍之徒皆厲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弟乃私謂之日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絳乃與會令先鋒曹翰使賁鐵券至絳乃與馬雄張三十四等數人脫身夜亡餘衆亦潰曹翰使衛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廷勞朕詔命對曰臣受李煜厚祿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上曰李煜已臣妾於朕卿於艸野何俟日臣聞李煜歸命未受王爵故臣未歸上聞其言頗忠赤宥之授冀州團練使既數日入授命曹翰亦入馬雄方俟恩於外

江南野史十

四

時龔慎儀猶子頴見絳雄等以手版擊之遂闖入殿門頴因稱臣叔爲絳及馬雄冤殺上怒方詰絳等曹翰先鋒破宣歙二郡絳未有金帛以賂之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爲幸矣况冀州乃邊境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之絳呼曰陛下以鐵券招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見殺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無信上曰朕爲龔慎儀殺賊而已何負於卿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事將至梁門絳遂顧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因嗟曰玉真夫何至於此乎贊問其故絳乃白其夢將斬之絳曰萬乘

帝王斬一僞署節度使可無壇褥乎贊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陂持刃者曰斯場是矣因數指迫令十年歎曰昔日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玉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場斬焉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贊

朱令贊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少隨業征討初署爲小校拳捷善射河目軍中號爲朱深眼後以軍功累爲神衛軍都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南昌數年卒遂以令贊領其郡王師征金陵令贊於

江南野史十

五

潯陽湖口縛大筏萬里載糧軍器凡數十萬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梁以援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時便風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贊不從至冬遂帥水陸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贊不曉兵機將戰獨乘大航高數十重危簷與親信千人上建大將旗幟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攻之令贊勢蹙遂使火油機以禦之屬北風勢緊迴焰迸星倏忽自焚燎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贊力窮投火而死旬日煙焰不絕獨其子脫身奔南昌爲節度使柴再用所自是建康失

援而陷矣初軍至石牌營子所爲晝霧昏濛又不見掌外人望其氣如虹上亘於天眾皆驚爲不祥之兆也因殺十人不數日遂敗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州郡繫械入京師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今見不死則爲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師郎等掠淮北眾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戰殺傷頗眾羣賊勇之後帥師郎出援壽春與林仁

江南野史十

六

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奮擊前無勁敵因是錄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立益見親任常居侍從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糾理軍事完治城池鎮遏邊鄙頗有節制及建康陷後主委諭至命以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反殺監軍侍其稟割據不降未幾而卒令堅未死二年間夜不安寢目或瞑夢與人鬪戰往往踊而叫呼所畜歌妓十數人常分爲二至昏而代自夕迨旦令聲樂歌舞宴飲以獲假寐而已及死之夕若中風狂於室內如與人搏擊踰時而絕

劉茂忠

劉茂忠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居廬陵

族實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後法令彌弛預

境兩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小

略通不事產業以豪縱自居亦逐其酋帥日

息夕恣驚剽鄉里利其資貨頗爲人害爲郡邑所捕

屢抵大罪會赦貸死與其徒黨各被繫械於金陵籍

爲官卒時上江郡盜趙晟蕭榮彭先等數部聚其徒

至數百深潛巖穴出恣暴惡郡邑患之官健不習險

阻收捕累年不獲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贖因許

江西南野史十

七

之歸遂入晨爲先唱掠分財帛多推與之及得術士

孤虛王遜星禽古候風角之書遂伏而試之皆驗衆

愈信之因熟往還其間約束爲內應一旦掩擊殆盡

榮等屢戰平之時廬陵鷓鴣洞盜有吳光者乃故縣

胥獨奸猾凡計誘皆莫之信捕之不獲茂忠遂鞭所

親信二人詐得罪奔先示以創先果信而勿疑未逾

月斬先首其徒遂潰州里慶之呼劉小僕射郡錄功

復入金陵後主署吉州在城兵馬都押衙錫資優厚

復遣還與郡守同修營服榮等迨萬數皆悅從之役

未期而就復召入授袁州萍鄉制置使委以捍湘潭

之境既至撫緝士庶明法令騎步精練苦指諸掌王

師初圍金陵茂忠抽巡界上因與兵縱獵無何逐獸

出界而潭人知茂忠怒乘勢掠至澧陵而還時潭衡

巡檢使祖洎其副梁謀欲謀執仇議取冬至日茂忠

必醺會乃帥步騎及率白面潭民追數千而至緣邊

營柵皆遁望樓烽煙驟起報騎亦至茂忠乃會羣吏

議衆恟恟不能謀惟茂忠顏色自若因命酒既數行

報騎又至衆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將肝如出師

則主將不利遂使問道往設伏兵焚絕橋渡然後躬

擐甲肯帶雙伏鑑亭午而行十許里與潭師遇遂合

江西南野史十

八

戰迫哺勝負之勢未決茂忠乃舍騎自步奔緇親入

少却因乘勝急擊衆大奔潰退遇伏兵橋道既絕赴

水溺者幾盡茂忠先購軍中獲酋長者生致之時祖

獲逸有持梁而至者茂忠令釋縛以軍禮相見然後

館之如賓及生得潭人乃指梁曰此國家小嘍羅也

迨旬餘使轉資於金陵至南昌爲郡節所害後主嘉

茂忠功績遷袁州刺史其餘軍佐僚屬進職有差尋

以建康不守後主爲虜時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結之

以抗不順屬令堅死而事寢因釋甲將去袁入朝應

郡府公籍二除賦外其餘科率軍旅販贖並命焚之

冀期更甚袁人賴焉行舟次淮汴修謁稱袁州刺史
諸主口岸者朱供奉見乃擲錢刺於地大罵曰亡國
之俘仍刺史爲令具勝帖乃將陞其廳署
復叱之曰令闕衣執杖庭參既至京師太祖曰朕平
江南何掠朕邊邑而殘賊士卒茂忠對曰臣事李煜
唯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殞身不顧上嘉其
誠懇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幾會前
主岸供奉抵罪貶爲郡將公見其來亦不之憾令就
職日兩衙俾立墀下供奉逾月慚死在郡廉幹頗有
政理迨太宗嗣位在賭博有露左遷分司西京未幾

江南野史十

九

會赦復資任闕者昔茂忠微時常所持劍將有闕戰
必宿而鳴卽至殺戮乃與潭師戰親操奮擊前無堅
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脇迨百餘輩因敗其膊時遇陰
霾卽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舉病數日卒追贈某官
茂忠本名徹後主以犯漢武諱爲改焉在江南日雖
軍務繁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不但儒術皆掛讓
周賄詢訪時務無不盡禮門館常盈或時飲譙武僚
相侔刺袁日郡君生一女處金陵城陷爲兵人所掠
在師茂忠使女僕入諸營部託鬻衣而竊求之遂表
聞取還既至皆喜因暑夕與庭下月坐茂忠方據案

忽見一人自外躍劍刺之茂忠以案自捍連舉數四
而案迫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之送軍巡司按訊斬
之乃昔掠女兵也初潭師與其間有貪倭好勇者皆
先投祖梁署以萍鄉令簿之秩及敗溺不還至今孤
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江南野史十

一

江南野史校勘記

卷三

二頁五行率字疑衍十三行以視二字疑有誤

十頁一行宮口二字疑有誤

卷四

首頁八行活字疑誤 四頁一行狂字疑誤末行一

匪有誤 五頁十五行混然而得句有誤

卷五

首頁六行亡之下疑脫唐字 三頁七行師舟刺疑

帥舟師之謠

江南野史校勘記

十

卷六

四頁七行不字日字均疑有誤

卷七

六頁十二行主上當脫嗣字十三行王當作嗣主

七頁十六行大下疑脫書字

卷八

二頁十三行一恩誤 六頁十行皆爲數之有誤十

三行朝原作明 七頁十五行句原誤作書

卷九

首頁十五行勝字降字均疑有誤 四頁二行混泥

原作汨汨

卷十

首頁四行南昌人陸游南唐書十國春秋均作宜春
人八行運過務十國春秋作回運務十六行山字下
原空五格據十國春秋補白鹿洞三字十七行販下
原空一格事下原空二格十九行尋下原空一格
二頁九行襄下原空四格十行乃下原空三格 三
頁三行檢下原空四格率誤作卒四行軍下原空四
格六行進下原空四格退誤作運十一行與下脫戰
字 四頁十行援下原空四格十一行頴下原空三

江南野史校勘記

二

格十二行絳下原空四格十三行有下原空三格十
四行幸下原空四格十五行之下原空一格十六行
以下脫不字 五頁八行河目南唐書作鷹目十九
行日下原空十格末行用下原空二格 六頁首行
所下原空四格二行天下原空四格七行見字疑若
字之謫十九行以下原空十二格 七頁十三行其
下原空一格十四行之下原空五格十五行獨下原
空五格 八頁十行鑑誤鑑 九頁五行燈下原空
一格六行上誤作十下原空三格十行枉賭博有露
句疑誤十一行闕者二字疑衍 十國春秋朱令贇

軍至石牌昏霧盡集如幕覆營不復見掌六頁首行據此補

江南野史校勘記

三

右龍衮野史十卷各家書目均不詳其爵里唯絳雲樓目注云衮字君章江西人其屬江西何郡縣不能明也今據陳仲魚精鈔本付刊陳本卷首題螺川龍衮誤能改齋漫錄謂螺川卽吉州吉安府志載衮爲永新人當得其實朱竹垞疑此本非完書蓋自明焦竑作經籍志時卽缺其半其後續百川學海易名爲江南野錄說郭仍之益刪節簡陋不足觀余嘗取此本與振綺堂明鈔本互校無甚異同其脫誤處據南唐書十國春秋畧加補正視舊本差完書目答問著有函海本者誤也丙辰九月重陽前二日新昌胡思敬跋

江南野史跋

一 錄章叢書

吳越備史雜考

五/十 冊 804頁 1911.12.12. 26

吳越備史雜考

吳中二十四世孫受徵輯

吳越宗派考

備史五卷成子范林二掌記而補遺一卷則越中
比部德洪所纂也承前啟後修焉備矣第世系圖
中前乎武肅邇自旌德令而止後乎武肅迄于奉
議郎而止得母挂一而漏萬耶淵源遼遠支裔蔓
延不有信譜何以收族作宗派考

按我錢氏之先出子少典八世而至陸終終第三子
曰篋篋者堯封之于彭城是爲商伯世本云彭祖也

吳越備史雜考

一

鍾第二十八子曰孚爲周錢府上士因去竹而稱錢
實受姓之始自孚而後凡二十四世曰林者自下邳
渡江爲烏程令因家吳之長興六世而至富春侯讓
乃江東第一代祖也又二十三世而至武肅王鏐乾
寧間誅宏并昌盡有吳越之地三世五王享國百有
八年與五代相終始後忠懿王俶以地歸宋賜第于
汴總麻以上親凡二千餘人詔俱授官而佩印綬者
過半自是子孫八十餘年不得展省子吳越而墳廟
荒蕪父老流涕殿中侍御趙抃是以有表忠觀之請
七世榮國公忱熙寧間始以使相來浙訪葺諸墳廟

後奉其母賢穆大長公主扈宋而南又賜第于台之
臨海縣榮國三千長秘書郎端仁其五世孫千一公
元孫分子蘇之常熟次少府端義其三世孫亞八公
璋分子姚之龍泉最少龍圖閣學端禮其五世孫朝
請公應孫分子越之會稽他若山陰之西中派則邇
王子易之所分也淳安清溪派則文穆三世孫隱之
所分也桐鄉派則弼文所分也長樂派則介所分也
金華派則通所分也孟岸派則滋所分也長洲派則
元璋所分也松江派則良臣所分也常州派則卽之
所分也鎮江派則武肅五世孫伯一所分也洛陽派

吳越備史雜考

二

則蒙先所分也吉安派則侃所分也新喻新昌派則
冀國公孫忭所分也惟魏國公象祖爲閣學之孫其
子孫至今奕葉于台第如累朝誥敕金書鐵券種種
具存而吾常熟一支自于一而後又四世而爲元都
官昌宗其長子通九公鏐則分子鹿園仲于通十公
珍則分子奚浦自通十而迄于先太學公甸凡六世
至子兒達道孫生韓曾孫建元輩又凡十世去武肅
則二十有七世矣兩塘之間族指以億萬計冠蓋相
望譽髦如林庶幾視錢塘臨海而輝映焉猗與盛矣
原原本本夫孰非神明之胄耶爲作支派考附子備

史之後庶幾備其所未備成一家書云耳若夫諸子姓爵秩名字則是有大宗譜慶系譜流光譜及各支續譜在茲不復記

吳越國治考

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

吳越備史雜考

三

關門在雷峰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攜僧祖肩密來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也其營屯凡六曰白璧營在城南上隅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白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曰大路營在褚家塘初王祖以強弩射潮築堤捍國而以鐵幢識其射處以今驗之去鳳凰山僅二百步許此足爲證

吳越舊宮考

宋行宮卽錢王舊宮也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瑞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乘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長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

吳越備史雜考

四

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以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密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善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筆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己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于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

雕闌花贅萬卉中出鞦韆對陽春亭清齋亭前芙蓉
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己堂過錦膳廊百八十
楹直通御前廊外卽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岡亭曰冰
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
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
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橋
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
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園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雘
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
爲上焚香祝天之所理宗時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

吳越備史雜考

五

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風帆沙鳥
咸出履鳥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澗怪
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輦
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
欽先孝思復古崇宸等殿木圍卽福寧殿射殿曰選
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螳聚焉東
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爲東
華門見西湖遊覽志蓋高宗南渡卽其地爲行宮是
以後人但知有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

鐵券考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方廣約一尺五寸許蓋銘鐵而
成又鑲金其上者也唐昭宗乾寧四年八月遣使焦
楚鎰賁券以賜彭城郡王鐸券文凡三百三十二字
鼎光閃爍天語溫純橫而藏之家廟久矣宋太宗淳
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諸
百餘函進呈詔賜還忠懿王嗣子惟濬收貯比仁宗
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燕閒談及鐵券進呈錄本及
先朝御書元豐四年特令朝奉大夫權知開封府事
藻進呈鐵券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宋末元兵破台
城沈之渭水中者五十六年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

吳越備史雜考

六

之宗子世珪家國朝洪武二年太祖大封功臣下禮
官議鐵券制學士危素奏唐和陵時賜武肅鐵券見
在上遣使卽家訪焉世珪子尙德捧詔券及五王遺
像以進上御外朝與宣國公李善長等觀之賜宴中
書省命鑲木爲式給還券像二十一年孫克邦以大
臣薦赴闕吏部引見因以錢氏納土至今子孫尙存
論北方歸降者已見東宮殿下亦問到今幾代除授
江西建昌府知府二十三年卒于官都察院查勘任
內稅糧抄劄到京子汝賢供係吳越王嫡派有鐵券
爲照本院官引見蒙聖旨著孩子輩前來遂于奉天

殷丹陛前欽奉玉音云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使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道宋太祖是箇真主便將土地歸附券與你保守田產家財都給還一時縉紳士夫爭爲詩文贈送歸台州卽今藏于宗子鳳舉家雖券字稍有剝落而千年故物世守勿墜云

鐵箭考

始祖武肅王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晝夜衝激版築不就表告于天云願退一兩月之怒濤以建數百年之厚業禱胥山祠云願息忠憤之

吳越備史雜考

七

氣暫收洶湧之潮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採山陽之竹令矢人造爲箭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爲簇既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管用東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五十丈中央黃二十丈鹿脯煎餅時果清酒棗脯茅香淨水各六分香燈布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千萬人鑿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渴海枯淵干精百鬼勿使妄干惟願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訖明日募強弩五

百人以射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止五矢潮乃退錢塘東趨西陵餘箭埋于候潮通江門浦濱鎮以鐵幢誓云鐵壞此箭出又以大竹破之爲籠長數十丈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植之橫爲塘依匠人爲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際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旣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漸積塘岸益固

鐵幢考

按舊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王用强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于孫言築時高下置鐵

吳越備史雜考

八

幢三以爲水則今在利津橋北者其一也幢制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幾許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盪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絙貫幢榦且引絙維于塘上下之石鍵然後實土築塘故首出上云此說是也宋淳祐間趙安撫買民地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地而鐵幢之首嶄然出池中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民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名尙鐵箭一在舊薦橋門外皆堙塞子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爲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亦堙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

箭者遂指此幢爲箭認幢首爲鏃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潮去矣惡能久存且王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于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可笑又謂其首出土面面可撼面不可拔以爲神異此不察其下有關鍵故也至惑于夷堅志之說謂此矢拔則龜目紅其言尤謬作是考以辨之

吳越備史叢考

九

文獻通考吳越備史九卷陳氏曰吳越掌書記范堦巡官林禹撰案中興書目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年後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書止石晉開運比初又闕三卷只九卷

又吳越備史遺事五卷陳氏曰全州觀察使錢儼撰儼之弟也其序云備史亦其所作託名林范面遺名隆迹殊聞異見闕漏未盡者復爲是編時皇宋平南海之二年吳興西齋序蓋開寶五年也儼以三年刺湖州

宋史傳儼字誠允儼之弟儼襲封命爲鎮東軍安撫

吳越備史跋

一

副使周顯德四年奏署衢州刺史太祖開寶三年知湖州充宣德軍安撫使太平興國二年授新緡儒等州觀察使仍知湖州入朝命爲隨州觀察使尋換金州未幾出判和州咸平六年卒所著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忠懿勳業志三卷貴溪叟自敘一卷

案此編正卷四補遺一爲卷凡五卷帙似與通考後一條合而實非也今以前一條所記之年考之此編第三卷已盡石晉開運四年依陳氏當止此今第四卷盡開寶元年陳氏所云闕者已全豈散佚後復得

耶抑後人增補耶陳氏云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補遺一卷終俟之世考宋史俟卒於真宗端拱元年卽雍熙四年之明年陳氏志其闕今并仍其舊矣今觀補遺卷首原稱後人增補因前補者既闕而後人重補之第采本傳與家傳以足成此書耳至第四卷末有錢中孚錄寫題名錢渙又署跋尾洵爲僞所撰原本古今卷帙或有歸併第十二卷不應簡略如是當求儼原序考訂也康熙乙未夏五月雨窗乘暇考訂因記繡谷亭主

吳越備史跋

二

訛字都爲改正第刊本中小傳頗多刪節缺略其後序題萬厯庚子此本前有馬蓋臣論亦屬明嘉靖間定本至萬厯時不知何以又有刪削此抄本爲當時林范原撰本亦尙未可定也據受徵刊本武肅王二卷文穆王忠獻王吳越國王各一卷凡五卷吳越補遺一卷云是越中比部德洪所纂則前有錢中孚跋尾者原是五卷此抄本標題誤也卷帙雖合稽之陳氏之論究難定此本爲林范原本乙未六月十有九日繡谷亭主再記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明嘉靖間武肅十九世孫德洪舊刊卷首有輿地圖世系圖十三州考馬蓋臣爲記四卷之末有宋嘉祐元年四代孫錢中孚紹興二年七代孫錢渙二跋補遺前有小序謂舊本止於戊辰此卷不知作自何人蓋參本傳及家王故事爲之卷末有二十六世孫肅潤二十九世孫道生二序是此書係德洪所刊而肅潤道生復重訂者也

四庫所收之本提要云圖表俱佚今卷首輿地圖卽十三州圖世系圖卽諸王子弟官爵封諡表惟建醮迎釋迦事未載似又一本矣中興書目有前十二卷

吳越備史跋

三

後增三卷書錄解題謂開運前缺三卷自宋季以來書已闕佚而卷目撰人名氏亦多異同今考核無從就是本脫訛處據通鑑備要十國春秋重加訂正而刻之十國春秋言錢儼著吳越備史遺事忠懿勳業志錢氏戊申英政錄若干卷則謂是書錢儼著而託名林范者亦非無據也嘉慶甲子嘉平既望虞山張海鵬識

五
補

代

史

丁卯冬月
辛巳日
廬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五代史補五卷宋陶岳撰岳字介立尋陽人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尙多闕略因取諸國編纂朝野業事蹟編次成書以補所未及自序云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蓋眞宗之祥符五年也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五代補錄然考岳自序實稱五代史補則公武所記爲誤公武又云共一百七事今是書所載梁二十一事後唐二十事晉二十事漢二十事周二十三事共一百四事較公武所記

五代史補提要

豫章叢書

少三事考王明清揮塵錄載母邱儉貧賤時借文選於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鐫之遺學者後仕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初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云云今本無此條殆傳寫有遺漏矣此書雖頗近小說然叙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故歐陽修新五代史司馬光通鑑多采用之其間如莊宗獵中牟爲縣令所諫一條云忘其姓名據通鑑則縣令乃何澤又楊行密詐盲一條云首尾僅三年考行密詐盲至殺朱三郎實不及三年之久又王氏

據福建一條云王審知卒弟延鈞嗣據薛史通鑑延鈞乃審知之子又梁震碑贊一條云莊宗令高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遂棄輜車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通鑑考異辨莊宗當時並無詔命遣急遞之事岳所據乃傳聞之誤凡此之類雖亦不免疏失然當薛史既出之後能網羅散失裨益闕遺於史學要不爲無助也

五代史補提要

二

昔人論史自遷固以降以歐陽公五代史爲最善蓋義例謹嚴文章高簡非晉唐他史所可及第遺闕瑣事間有不如薛史之明備者吳縝纂誤一書論之甚詳當是時陶氏介立曾撰五代史補五卷取諸國竊據累朝創業事蹟編次而成以補薛史所未及其敘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廬陵涑水多采用之又王氏元之五代史關文命意與陶氏同而辨賢奸心跡尤爲不刊之論此外如尹氏師魯之五代春秋仿編年體斷制有法且於十國興廢大事必大書特書深得春秋之義雖篇幅較簡然少少許勝多多許洵足與

五代史補序

陶王媿美矣余先後於坊間得此三種喜其足與歐書參考也爰併付手民以廣其傳世之讀五代史者得此審辨之印證之庶於史學不無小補乎光緒壬午壯月山陰宋澤元識

五代史補序

潯陽陶岳介立

五代之相承也其關土則不廣享祚則非永千戈尙被於原野聲教未浹於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八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朔業其間事蹟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爲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序

卷第一

梁 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文健兒面

敬翔裨贊

王彥章入軍

楊凝式佯狂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詐盲

朱瑾得戰馬

錢鏐弭謗

王建犯徒

五代史補序

豫章叢書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鍾傳重士

羅隱東歸 鄭準作歸姓表

曹唐死 杜光庭入道

爾朱先生上昇 上藍遺鍾傳偈

僧貫休入蜀 貫休與光庭嘲戲

陳黯善對

卷第二

後唐 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淮南寫太祖真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爲縣令所諫

五代史補目錄

明宗入倉草場 秦王授禍

高季興據荊州 王氏據福建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般家

孟知祥平董璋 錢鏐患目

房知溫從事入冥 宋齊王投姚洞天

黃損不調 何仲舉及第

徐寅擯棄 黃滔命徐寅代筆

敬新磨狎侮 僧昭說踏錢

卷第三

晉 二十條

高祖先兆 少主不召桑維翰

桑維翰責張彥澤 李濤納命

馬希範奢侈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

義兵 馬希範殺高郁

李昇得江南 李瀚作錢鏐碑

馮道修夫子廟 歐陽彬入蜀

戴偃擯棄 安重榮叛

楊光遠叛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羅鄴王戲判 石文德獻挽歌

趙在禮拔釘錢 僧洪道

五代史補目錄

僧齊己

卷第四

漢 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讖 蘇逢吉際會

樞密使檀替留守 武行德察冤獄

馬希範見高郁爲祟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萼囚於衡陽 高從誨母夢

慕容彥超擒盜 安審琦惡釋氏

梁震裨贊 趙惟則廉介

廖氏世胄 李皋草謝馬表

沈彬石榴

李中令好戲

李知損輕薄

王仁裕賊頭

馮玉爲馬承翰所議

裴長官捕蝗對

卷第五

周二十三條

高祖徵異

高祖征李守貞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

王

慕容彥超鐵胎銀

世宗問卜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詔陳搏

五代史補目錄

四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上病龍臺

符皇后志操

郭忠恕責馮道

舉子與馮道同名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江爲臨刑賦詩

張昭遠疑太玄經

馮吉好琵琶

韓熙載帷箔不修

何承裕談諧

僧賦牡丹詩

契盈屬對

五代史補第一

宋潯陽陶岳撰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讖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面不返者其餘皆斬之謂之拔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敬翔神贊

敬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陳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爲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說道

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爲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爲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腳入棘鍼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旣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佯狂

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乃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搢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卽日遂佯狂

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頴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璩修好於行密元璩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頴罷兵初頴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頴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爲其菜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舞零下加皿

五代史補第一

三

爲盤孟左加玉爲玕玉右加邑爲邗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草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邗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慚而去未幾頴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爲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璩通昏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爲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

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痛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牆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爲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爲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爲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行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呼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卽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爲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五代史補第一

四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爲禮待加於諸將
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爲報但恨無入陣馬
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常
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寤報適遇槽馬生一駒
見臥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
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
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
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張鎰爭權襲殺
鎰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溫旣而溫復爲自安之計

五代史補第一

五

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
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
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性
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爲計亦自殺中
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尸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
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尸處
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錢鏐弭謗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
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

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
土書數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
以爲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王建犯徒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
據蜀得馬涓爲從事涓好詆訐一作評建恐爲所譏因
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
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
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數曰
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

然

五代史補第一

六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
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
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
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
者多之

鍾傳重士

鍾傳雖起於商賈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
者多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

學嘗爲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於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歎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勵如此

羅隱東歸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於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

五代史補第一

七

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憮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鄰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媼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罷上中書之日貧窘因抵魏謁

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敘其家世鄴王爲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爲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卽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鏐謂叔父鏐首用之

鄭準作歸姓表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爲文長於賤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讐殺人懼爲吏所捕改姓郭氏

五代史補第一

八

及爲荆南節度使命準爲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略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霸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素出境遂稱於張祿又云成爲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爲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爲貺得非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

不納準自歎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
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納怒其去潛使人於途
中殺之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爲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
府玄珠一卷皆敘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
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
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
茫皆爲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於開元寺三學院
一旦臥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

五代史補第一

九

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
茫言訖直入唐之臥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闕
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
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
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爲障耳
子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
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
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
豈偶然哉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
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
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
駕回詔潘尊師使於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
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俊卽有之至於掌教之
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
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
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
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卽日馳
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光庭嘗
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
義八十卷它術稱是識者多之

五代史補第一

十

爾朱先生上昇

爾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
先生欲服異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見浮石而後服
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
欲其浮如是者殆一紀人皆以爲狂或聚而笑之而
先生之心愈堅居無何因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艤舟
相待先生異之且問曰如何姓氏對曰石氏此地何
所答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斯其應

于遂服其藥卽輕舉矣

上藍遺鍾傳偈

上藍和尚失其名居於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爲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於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鐘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爲楊氏有打鐘之偈人始悟焉

僧貫休入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於歌詩嘗遊荆南時

五代史補第一

十一

成汭爲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吏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爲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遽加禮待泊僭大號以國師賜號曰禪月

貫休與光庭嘲戲

貫休有機辨臨事制變衆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舞鸞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

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大慙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吳融爲之序號西岳集行於世

陳黯善對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斑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瑋瑋寧堪比班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與裝花

五代史補第一

三

五代史補第一終

五代史補第二

宋潯陽陶岳撰

後唐 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於雕窠中首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譌以諸爲朱以爺爲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爲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五代史補第二

豫章叢書

淮南寫太祖眞

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爲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亟使寫之觀其所爲如何及至武皇按鄴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眞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卽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臂

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於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以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爲所滅良有以也初莊宗爲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關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爲縣令所諫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驚然動溝壑之慮爲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爲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伴爲訴責曰汝爲

五代史補第二

二

縣可以指麾百姓爲兒既天子好獵卽令多留閒地安得縱百姓耕耨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
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汝當死舉諸伶亦皆嘻笑繼
和於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恕縣令罪

明宗入倉州場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舉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
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輕量如此其
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
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
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蝕謂之鼠雀耗
倉糧起自此也

秦王掇禍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爲
推官輦尤能爲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
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
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親從榮所爲
皆不悅於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
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
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託疾此輩須來問候請大

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
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
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
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於民家且落髮爲僧既
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真僞
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
觀者壯之

高季興據荊州

高季興本陝州硤石人爲太祖神將出爲郢州防禦
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爲荆

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
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
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
發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
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
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
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
王

王氏據福建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瑋范暉自稱留

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弟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鈞嗣無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爲子景嚴景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過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卽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愛二阜莢樹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爲讖藏之於地唐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於壇東北隅取土獲其

五代史補第二

五

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嚴達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爲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嚴達二乍間謂陳巖達王潮永幾而亡土地爲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己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蓋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

王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蓋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於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常爲上蓋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蓋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爲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

五代史補第二

六

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洎抵成都值晚且憩於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見問曰汝車所勝幾袋荅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

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爲賂重誨喜而爲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祗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孟知祥平董璋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爲送死詣將兩端季鎬爲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閒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於馬前知祥不喻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

五代史補第二

七

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錢鏐患目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鍼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旣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

房知溫從事入冥

房知溫爲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慾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未卽殮經宿而活自云爲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旣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鹽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羣鬼皆怪狀攜以鼎鑊刀机一作鋸之具至擒澤投於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鼈之狀旣熟諸鬼分噉凡出自鼎鑊至於支解又至於分啖其於慘毒苦痛之狀皆名

五代史補第二

八

狀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於是遣去將行府君又於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爲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寘於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於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卽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爲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豪釐知溫顫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尙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

自是知溫稍稍近理

宋齊王投姚洞天

宋齊王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王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王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問齊王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王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王用市紙筆爲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踴躍身事蹉跎曾中之萬仞

五代史補第二

九

青山歷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陵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卽接見齊王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其爲誠懇萬端只爲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王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爲妻以報宿惠許之

黃損不調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上書三

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爲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湖南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由是衆疾之然以其掇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於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王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峯路遇磐石因憩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亦憩於側損等皆不悅旣而叟指桑維翰宋齊王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

五代史補第二

十

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異之將再問其事此叟不顧而去其後皆然

何仲舉及第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皋爲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檻楚焉或有言於皋曰此子雖少能爲詩往往開立成希明府一察之皋問遠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爲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

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卻一枝花舉大驚自爲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爲河南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舉爲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舉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舉未嘗暫懈舉感悅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爲

五代史補第二

十一

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尙顏齊已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爲輕淺惟李舉獨推許之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扣地歎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舉之見知卒能自奮至於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舉有知人之鑒

徐寅擯棄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爲警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

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決閹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

黃滔命徐寅代筆

五代史補第二

十二

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爲代謝殷寅援筆而成其略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瑯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敬新磨狎侮

敬新磨河東人爲伶官大爲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爲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衆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於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

也衆皆切齒相與訴於莊宗其閒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爲我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卽正色對曰陛下妄矣此輩淚便用枯棒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大畜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宗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爲紀年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敬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謔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五代史補第二

三

僧昭說踏錢

僧昭者通於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於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卽可鏐喜以爲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爲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五代史補第二終

五代史補第三

晉二十條

宋潯陽陶岳撰

高祖先兆

高祖尙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於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羣走往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過諸途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蓋射亦石也

少主不召桑維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

五代史補第三

豫章叢書

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於中流渡橋既而契丹之眾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爲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歎曰國家阽危如此草澤逋客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於契丹少主遂北遷

桑維翰責張彥澤

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

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眾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大馬之力以爲報効一旦背叛助我狄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觀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

五代史補第三

二

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李濤納命

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爲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於是白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

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
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覓公門狀
見納命二字使人怨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
其必免又戲爲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歷驚
縗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馬希範奢侈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
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
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
坦都統掌書記李皋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

五代史補第三

三

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
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
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
衛曜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
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
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其餘列
校自袁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
以建興府庭其最爲壯麗者卽有九龍金華等殿迨
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條吏
謁見將升殿恒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

此類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憂
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如丘陵於是收
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爲希範非常人遽使冊
爲尙父希範得冊以爲戎虜推奉欣然當之矣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丁思僅素有才略爲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
深恥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
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
然後凱旋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
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略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

五代史補第三

四

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
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於天下
反顧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怏怏

馬希範殺高郁

高郁爲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
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
少易激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
家社稷必爲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
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爲然及歸告武
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

柳資吾霸業故欲聞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精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煤藥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爲患爾

李昇得江南

李昇本爲徐溫所養溫殺張鎰權出於已自稱大丞

五代史補第三

五

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爲丞相昇爲潤州節度昇始爲宣州忽得潤州甚快快將白溫辭之宋齊王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爲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爲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溫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於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卽日用昇爲左僕射知政

事以代知訓昇善於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爲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卽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爲君爾初昇旣畜異志且欲調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王徐融在座昇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王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王而已

李瀚作錢鏐碑

五代史補第三

六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於是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瞻凝式歎伏久之少主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瀚時爲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義

馮道修夫子廟

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

判後云荆棘森遠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
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
重勅之

歐陽彬入蜀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
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
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
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
一物爲貶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
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

五代史補第三

七

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
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
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
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
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
武穆旣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斯徒負養
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
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
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
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不於此時圖之

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
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
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
願分爲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
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旣至蜀遂獻獨鯉朝
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尙書左丞相出
爲夔州節度使旣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
立因致書於希範敘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
爲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
訪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參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

五代史補第三

八

也彬雅有風儀其爲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
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戴偃擯棄

戴偃金陵人能爲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
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
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夜不絕
偃非之自稱元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
故其句有纔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
若須拋卻便拋卻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
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爲文昭

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爲流輩所推許方今在
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
日前獻吾詩想其爲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娛爾宜賜
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卽日便遷居湖
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
以爲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
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
可免不然旦夕死矣於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
得兒彩少得女旣擲偃彩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
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五代史補第三

九

安重榮叛

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廢
中產朱鬚白馬庭鴉生五色雛以爲鳳乃欣然謂天
命在已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
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
而穩何不取路只州若由宗嶺是安及於鬚得無危
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楊光遠叛

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
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旣而自負強盛舉兵

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
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
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
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於衆曰楊光遠欲謀大
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
頭天子跛脚皇后耶於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
香時僧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
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

五代史補第三

十

日好沒興被箇老禿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大凡婦
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
機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其理
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恥不能對乃曰如此
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於是慚報數日

羅鄴王戲判

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
中鞠驢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
毆駕車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
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頭驢驢漢子科決待

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石文德獻挽歌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魁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嘗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未

五代史補第三

十二

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趙在禮拔釘錢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爲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親

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僧洪道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高大爲時人所重天福中居於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於府使於報慈寺住持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七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雖舊居抵於山岩下則衆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衆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

五代史補第三

十三

彼耶試尋果得之於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遺衆生願今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林於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尚忍不爲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爲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銜二子趨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

僧齊己

僧齊己長沙人長沙有大溈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僅千餘家齊己則佃戶胡氏之子也七歲與諸童子爲寺司牧牛然天性穎悟於風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畫牛背爲篇什眾僧奇之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谷在袁州齊己因攜所爲詩往謁焉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笑謂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則佳齊己矍然不覺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爲齊己一字之師其後居於長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有如徐東野廖凝劉昭禹之徒莫不聲名藉甚而徐東野尤好輕

五代史補第三

十三

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眾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爲知言東野亦常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愛見夢中逢武丁變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悶見唐風雅容缺敲破冰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卻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黃散作純風如磨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眞宰衣來調暖律聲

聲吹出嫩青春詞何雅澗底孤松秋雨灑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潑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日方出一鞭風雨萬山飛己公己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簞松風冷如水長伴巢山伸脚睡其爲名士推重如此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慕其名遮留之命爲管内僧正齊己不獲已而受自是常怏怏故其友虛中示之詩云老負蛾眉月閒看雲水心蓋傷其不得志也竟卒於江陵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號曰白蓮集行於世

五代史補第三

十四

五代史補第三終

五代史補第四

宋潯陽陶岳撰

漢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識

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因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識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識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蘇逢吉際會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王延敏爲

五代史補第四

豫章叢書

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爲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延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延敏遂慚悚而退

樞密使擅替留守

周高祖爲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洛陽時王守恩爲留守以使相白專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於

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託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爲留守汝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卽時禮上頃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爲留守訖守恩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於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爲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爲理

武行德察冤獄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

五代史補第四

二

以上者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陽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旣而門司搜閱於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香襲人驚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襤褸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好人爲之爾因問之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啟倖以來求賞也遽問其狀命信捕之乃卽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邑肅

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高祖在河東見之驚異因召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馬希範見高郁爲崇

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吾於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耳吾師以爲如何報慈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爲享壽無窮及薨也止於四十九先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爲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五代史補第四

三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範卒判官李舉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爲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爲必不爲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爲亂幸爲思之李舉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爲都尉俱爲嫡嗣不立之卻用

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泉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所奈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繼希廣於郊外而支解李舉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遂擊之可瓊觀希萼衆盛恐懼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

五代史補第四

四

緇衣引羣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頃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顛如此少敵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尙種槐其柳卽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草鞋似槌芒之聲聞於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盡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槌芒織草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於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爲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

竄之義也

馬希萼囚于衡陽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爲樂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範素寵嬖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於是衆怒往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燕會唯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衆怒咄咄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於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爲邊

五代史補第四

五

鎬所滅初鎬嘗爲僧以覘湖南尤能弄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遇城往往擲起鉞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高從誨母夢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爲性寬厚雖士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攜之而竄遇夜誤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妊行遲季興恐爲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而壓殺之然後馳去旣而岸欲崩

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慕容彥超擒盜

慕容彥超素有鉤距兗州有盜者詐爲大官從人跨驢於衢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上白於主以請直物主許之旣而聲迹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爲汝擒此賊乃

五代史補第四

六

留物主府中復戒廢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於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於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安審琦惡釋氏

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踵內室

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在臥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稍信重

梁震碑贊

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爲判官震恥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日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於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

五代史補第四

七

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爲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爲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繫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

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斷關而去旣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爲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爲之旣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

五代史補第四

八

兵雖少而勢甚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爲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於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致書於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効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於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於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闕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

陳琳筆硯甘前席用里煙霞憶共眠蓋以寫其高尚之趣也

趙惟則廉介

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賃一故宅居歲餘有叟叩門見之自言嘗爲此宅閹吏契丹犯關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銀幾食兵火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識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愕然欲詬責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擇一吉日召汝取之可也叟以爲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以貨財自汙今日一旦爲是褻瀆辱莫甚焉此宅不可復居翌日遂遷去

廖氏世胄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踴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爲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爲虔州刺史深嫉之於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爲但欲滅吾族耳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鬼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

五代史補第四

九

五代史補第四

十

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爲永州刺史圖爲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於衡山自稱逸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鬪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爲鄰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爲流矢所傷死於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爲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況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爲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興其可得乎於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爲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爲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爲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爲人不羈好談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大笑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乃

以一大桶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裨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李皋草謝馬表

李皋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皋爲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澀時節在側皋顧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爲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皋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爲親切

五代史補第四

二

沈彬石槨

沈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錫之伐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爲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旣致仕營別

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一旦爲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爲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李中令好戲

李贇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情性好戲爲鳳翔節度因生辰鄰道持賀禮使

五代史補第四

三

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姓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贇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爲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大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知損輕薄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於親友閒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爲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爲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

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卻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朱彥筠爲節度使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爲號彥筠曰不然蓋謂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朱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王仁裕賊頭

王尙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毛羽輕擲金換卻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爲尙書素好談諧見詩佯聲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馮玉爲馬承翰所議

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爲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裴長官捕蝗對

乾祐中有裴長官爲新鄭縣令時蝗蟲爲災新鄭尤

甚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何蝗蟲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長官素滑稽其對狀曰伏以前件蝗蟲背上有翅肚底無糧來時而不自招呼去日而固難留止聞者皆笑

五代史補第五

周二十二條

宋潯陽陶岳撰

高祖徵異

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爲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二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

五代史補第五

豫章叢書

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

高祖征李守貞

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羣鴉噪於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巖烈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羣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鬪志矣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分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觀其紛擾竊憤

之乃大呼於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於門下用爲報答已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於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閒譏云趙氏合當爲天子觀此人

五代史補第五

二

哉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高祖登極改乾祐爲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見其聖像一

如夢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爲酒埽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

慕容彥超鐵胎銀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爲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

五代史補第五

三

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開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嘗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於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劄庫牘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撤其餘以爲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剽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於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

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世宗問卜

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顏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與顏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於逆旅中夜置酒與顏跌氏半

五代史補第五

四

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爲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顏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爲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祚顏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劄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

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閒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
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於城下凱旋駐蹕潞州
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却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
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
然退却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耳不
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
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躬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
刑壯士擒出皆斬之於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
伍拔於軍廂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
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

五代史補第五

五

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軍攻戰自當
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
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
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
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泊世宗之陣也
三軍皆賈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
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
誅之未有其賢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
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
孰能如此哉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旣下江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僞主主皇恐命
鍾謨李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
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
戟爲門頃道以湊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
曰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
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
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
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羣癡漢何不知人之甚也
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

五代史補第五

六

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
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卽日告歸
及見僞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僞
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
廟修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
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賁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
以世宗加兵於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
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世宗詔陳搏

陳搏陝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

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略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賢栖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居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弘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關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

五代史補第五

七

尙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卽陶穀之詞也初搏之被召嘗爲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十年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爲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爲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潛世宗常薄潛之爲人間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潛本非重厚朕以爲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曾不聞才略如何耳且潛事晉高祖曾

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宜卑圖之不然則爲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潛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爲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於中書安置居無何潛亦卒潛爲人不拘禮法與弟潛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潛娶禮部尙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潛輒望塵下拜潛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潛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潛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潛又叉手當曾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嵒嵒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潛於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爲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爲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

五代史補第五

八

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數蓋朴婉而言之

世宗上病龍臺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爲大勳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

五代史補第五

九

戈未到關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已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遣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者爲燕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卽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士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

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爲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文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於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卽位納爲皇后旣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通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爲念愈賢之所以爲天下母也

五代史補第五

十

郭忠恕責馮道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於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爲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於北崗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爲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於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

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舉子與馮道同名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導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導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李相穀嘗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破屋

五代史補第五

十一

數間中有一像巍然而已穀歎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號云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族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以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江爲臨刑賦詩

江爲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爲經數日爲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爲與奔者俱械而送爲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

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爲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張昭遠疑太玄經

張昭遠特好學積書數萬卷以樓載之時謂之書樓張公家嘗謂所親太玄經見黃鍾不在戊己之位使律本從何而生子楊子雲本通歷象嘗著是書嚴君平爲之下星緯行度凡二十八宿於參莨牛頗差其次未知君平之學止於是耶後人傳之誤也未可知已其探討如此

五代史補第五

十二

馮吉好琵琶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也道以其情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庭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爲戒最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嘆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於此

韓熙載帷箔不修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

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爲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僞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何承裕諛諧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澤嘗爲嶺南劉隱從事承裕有逸才爲小詞尤工娼樓酒肆往往流布與翰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河東也書詔填委陶獨當之時

五代史補第五

三

何以通籍亦預扈從之數世宗欲擢用問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裕好俳發揮潤色恐非所長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尙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啼猿旅思悽之句遂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爲務也如此

僧賦牡丹詩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於諸肉中尤嗜鶩鼈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鶩生四隻鼈鼈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爲所諷詩云擁衲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契盈屬對

五代史補第五

十

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五代史補第五終

右五代史補五卷潯陽陶岳撰每代爲一卷凡一百四條岳雍熙二年進士也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久不傳於世六一居士病其繁猥汰卷秩之半潯陽陶介立復病其闕略爲之補先輩稱爲嘉史第墮小說家習恐難免六籍奴婢之謂馬氏云吳縝撰纂誤五卷雜錄一卷指摘六一居士舛僞二百餘事當覓佳本並傳虞山毛晉識

五代史補校勘記

卷一

二頁十七行何下其字疑涉上文而衍 八頁四行夫疑當作人七行謂當作稱 末行宜下疑脫報字或係復字

卷二

二頁十七行赤子下疑脫禾稼二字 三頁七行其且二字衍 八頁六行簿下疑脫者字十二行苦元誤若十五行行知字十六行脫知字 九頁二行姚洞天江南野史作饒洞天末行書字涉下文而衍

五代史補校勘記

十頁三行切字疑衍 十一頁十六行奴岳句疑誤 十二頁十九行硬弓上疑脫能字

卷三

二頁十二行流字衍 四頁五行謂當作說 五頁八行後竟爲愚爾有誤 末行耶字衍 七頁十行豈下疑脫有字 九頁八行予字衍 十一頁七行文學倒十九行歲下脫輸錢二字 十二頁五行於當作至洪下脫道字六行縣下當重二字 十三頁二行千當作十 十四頁四行由誤山

卷四

二頁六行其字衍 三頁末行爲都尉當作與都尉 四頁四行所當作可 六頁五行鉤距下疑脫之衍二字 七頁十二行本下疑脫事字十六行而字衍末行便誤使 九頁十八行部下疑脫東字 十一頁十九行伐一本作下是 十三頁五行人下脫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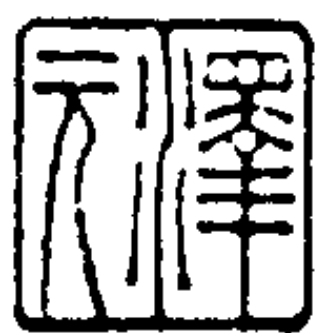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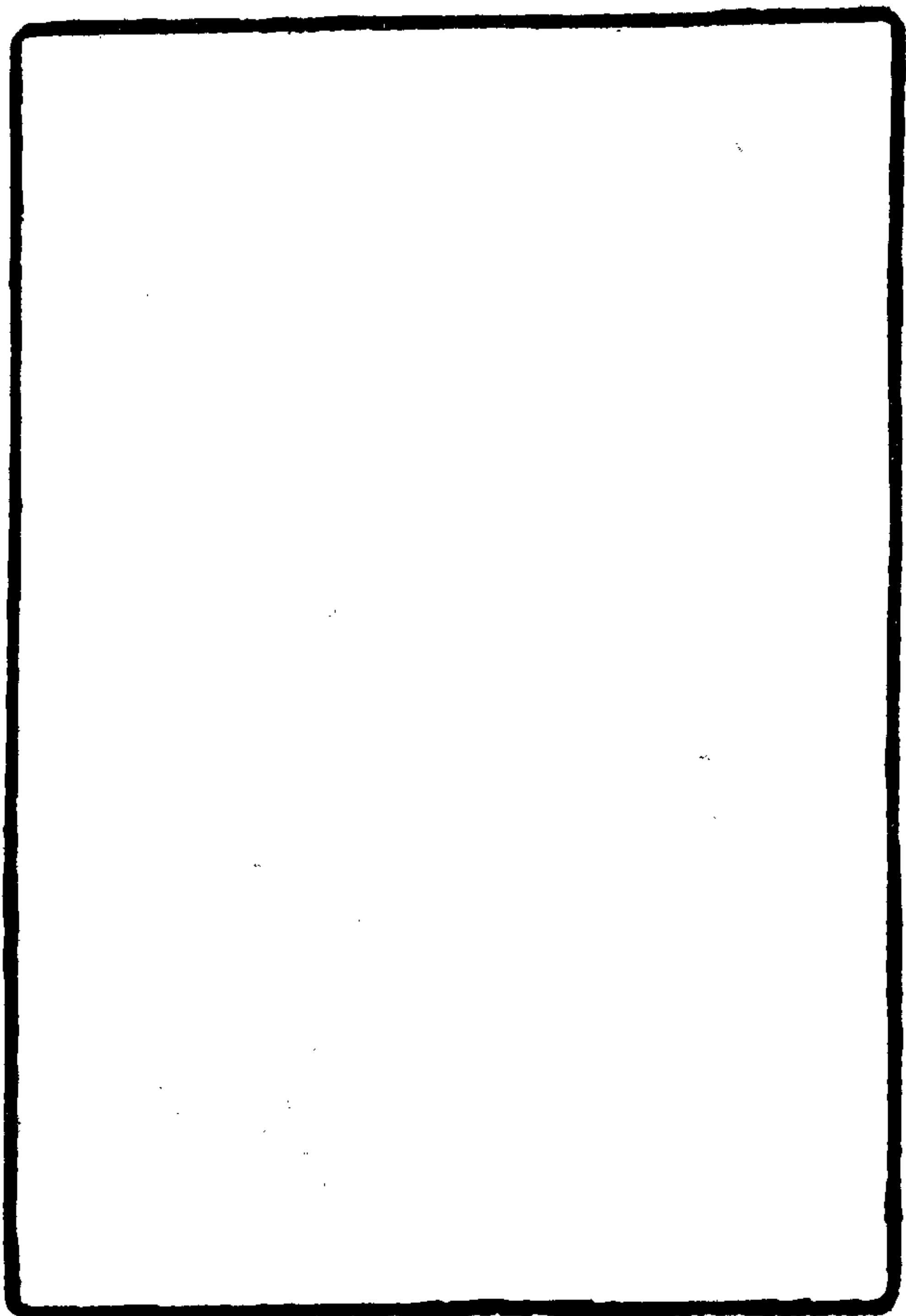
一頁末行使當作司 十頁十九行言下脫以字 十一頁末行送上而字疑衍下脫福州二字

丙辰八月胡思敬覆校

五代史補校勘記

五代史闕文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五代史闕文一卷宋王禹偁撰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至知黃州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不著年月考書中周世宗遣使諭王峻一條自注云使卽故商州團練使羅守素也嘗與臣言以下事蹟是在由左司諫謫商州團練副使以後其結銜稱翰林學士則作於眞宗之初是時薛居正等五代史已成疑作此以補其闕然居正等書凡一百五十卷而序稱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則似非指居正等所修也晁公武讀書志曰凡十七事此本梁史三事後唐史七事晉史一事漢史二事周史四事與晁氏所記合蓋猶舊本王士禎香祖筆記曰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正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真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繫非眇小也如敘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爲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爲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於全義傳畧無貶辭蓋卽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爲定論也云云其推挹頗深

五代史闕文

提要

一 懋花齋

今考五代史於朱全昱張承業王淑如許王從益周世宗符皇后諸條亦多采此書而新唐書司空圖傳卽全據禹偁之說則雖篇帙寥寥當時固以信史視之矣

五代史闕文

提要

二

懋花齋

晁氏稱范質撰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凡乾化壬申以後五十三年碑碣遺文摭拾畧備恨未得見鉅野王元之採諸實錄三百六十卷中撰進一十七篇所謂少少許勝人多多許迺未得睿思殿寶章以尊寵其書惜哉元之自選生平著述三十卷撰著得乾之小畜遂以名集其曾孫汾哀錄遺文凡太宗實錄奏議暨是書傳不載虞山毛晉識

五代史闕文

宋王禹偁撰進

山陰宋澤元瀛士校刊

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畧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戒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爲一卷皆聞於耆舊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梁史 三篇

五代史闕文

梁太祖

世傳梁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臯昭宗佯爲鞵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爲吾繫鞵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尙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臣謹按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於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纔五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觀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於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帝朝詔史

臣修梁祖實錄岐下繫轅之事恥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卽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誡不可不書

廣王全昱

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開宴惟親王得與因爲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碭山一民因天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五代史闕文

二 惜花會

王稱朕吾不忍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爲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史廣王全昱傳曰昱樸野常呼帝爲三宮中博戲之事諱之夫梁祖弑二君昭宗 肅宗弑一皇后何皇后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卽位盡誅朱氏惟全昱先令終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與尼訟田者豈以一言之善獨存其嗣耶

司空圖

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最登朝驟應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

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爲記云已上梁史舊文臣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通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鄉

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
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
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尙書
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敬翔
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
將三十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惟圖以
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泯大節
者良有以也

後唐史 七篇

武皇

五代史闕文

四 懣花金

世傳武皇臨薨終於晉王不登尊位故不言崩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
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
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爲兄弟誓復唐家社稷
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
憾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
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
旋之日隨俘馘納矢於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又
武皇眇一目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小有過失必置
於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嘗令寫真畫工卽爲撫箭之
狀微瞑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賜予甚厚

莊宗

莊宗嘗因博戲觀骰子采有暗相輪者心悅之乃自置
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
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爲
暗箭之應

張承業

莊宗將卽位於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世
奉唐家最爲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
以老奴三十餘年爲吾王捋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
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何朔甫定朱氏尙存吾王

五代史闕文

五 懣花金

遽卽大位可乎云云其下事具莊宗實錄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
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爲李家今吾
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既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按莊宗
實錄敘承業諫卽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
官諱之也

張全義

唐昭宗賜梁祖名全忠賜張言名全義入梁改名宗爽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
梁史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爽私第數日宰臣視事於
仁政亭崇政梁改樞密爲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府廨署世傳
梁祖亂全義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恥欲

剗刃於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他謂梁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乃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也臣謹按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辜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亂萌矣況全義本出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爲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爽子仲方卽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

五代史關文

六

懋花食

河陽全義爲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記述朱梁斷唐室雖勤勸課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鐵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爲友珪所弑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路於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剗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爲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懣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畧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鳥獸之行畜梟獍之

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於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原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之賊臣耳得保首領爲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敘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尙以全義爲名臣故因補關文粗論事迹云

明宗

明宗出自戎虜老於戰陳卽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

五代史關文

七

懋花食

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爲眾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祖爲小康

安重誨

明宗命翟光鄰李從璋誅重誨於河中私第從璋奮搢擊重誨於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得與官家誅得路王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卽清泰帝也史臣諱避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清泰帝

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覃懷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入內舉族自焚

晉史一篇

晉高祖

不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函關縣穰鄉民伐樹

一代史關文

八 備花食

樹仆自分爲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帝藏於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卽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於傍卽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卽申字也帝卽位之年遇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已上晉史舊云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卽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識書云天十四載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於晉也豈不明乎而拆字解識以就丙申非也

漢史二篇

王淑妃許王從益

王淑妃明宗妃也從益明宗幼子也而見於漢史者所殺故也

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母子何辜吾既爲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纔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臣謹按隱帝朝詔史臣修漢祖實錄敘淑妃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蓋諱之耳

劉洙

洙今有子季和權進士第

漢隱帝朝洙爲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洙盡誅周祖之家今皇建院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

五代史關文

九 備花食

周祖以漢太后令收洙下獄使人責之

洙對曰某漢史

爲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臣謹按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洙之忠言諱而不載

周史四篇

周祖馮道

事述相因故君臣同敘

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爲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請告周祖謁道於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位不敢議國事周祖固問之道不得已謂周祖曰相公頗知博乎時周祖始兼平章事周祖微時好博屢以此抵皇疑道譏已勃然變色道曰是行亦猶

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守貞在
晉累典禁兵自謂軍情附已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
惜官錢廣施惠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
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
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又周祖自鄴起兵
赴關漢隱帝遇害於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之周
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
中此行不易時周祖兼侍中周祖氣阻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
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
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令爲謬語人臣謹按周世宗

五代史闕文

十 懣花盒

朝詔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迹所宜諱矣

王峻

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率師赴援峻頓
兵於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使即故商州團練使翟守素也嘗與臣言已下事迹峻見使受宣訖時惟傳諭日宣無詔書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
下謂周祖也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
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
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
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時彥超據宛州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世宗符皇后

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
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
大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尙爲皇后吾可
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爲世宗娶之顯德中
冊爲后臣以謂術士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
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王朴

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
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
訴其無禮仁浦令微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尉檢校太尉
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
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按朴之行
事傳於人口者甚眾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
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
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五代史闕文

十一 懣花盒

五代史闕文畢

舖

史

十

五

券

卯

伏

二

夔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一

五行考第四

水不潤下

梁開平四年青宋冀亳水詔令本州以省倉粟麥等振貸五代會要

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例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同上

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爲渡覆沒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于石灰窑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決冲注救倉八月敕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路

泥塗自今文武百官可三日一趨朝宰臣卽每日中書視事同上

長興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毫穎尤甚宰臣奏曰今秋萊州管界水災最甚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于本州出斛斗依時估出糶以救貧民兼大水之後頗無宿麥窮民不辦種子亦望本州據人戶等第支借麥種自十石至三石候來年收麥據原數卻令送納從之同上

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日久雨不止禮有祈禱禁都城門三日不止仍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祭之同上

晉天福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澶淵皆溢壞天津橋八月

河決博平甘陵大水同上

六年九月河決于滑邢一概東流居民登工冢爲水所隔詔所在發舟船以救之襄州濮州界皆爲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玘將作少監霍廷讓右領衛將軍安瓚右統衛將軍田峻于滑澶瀘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并撫問遭水百姓襄州又奏河水東流闊七十里水勢南流入沓河及揚劉河至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彥威率丁夫塞之河平建碑立廟于河決之所七年四月詔曰近年已來大河頻決漂蕩口口妨廢農桑言念蒸民用茲凋敝凡居牧守皆委山河旣在封圻所宜專切今後宜令沿河廣晉府開封府尹逐處觀察防禦使刺史等並兼河隄使名額任便差遣職員分隸河當有

隄堰怯薄水勢冲注處預先計整治不得臨時失于防護同上開運元年六月黃河洛河泛溢壞隄堰鄭州原武滎澤縣界

河決同上

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不可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害稼同上

三年六月諸州大水襄州漢江泛溢壞羊馬城大城內水深一丈五尺倉庫漂盡居人溺者甚眾同上

後唐同光四年大水蘇州尤甚水中生米大如荳民取食之吳越備史

天成四年秋七月台州大水同上

晉天福五年姑蘇吳興嘉禾三郡大水同上

周廣順三年六月丁酉蜀大水入成都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十餘人壞太廟四室戊戌蜀大救振水災之家 通鑑

火不炎上

後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燒羽林軍營五百餘間 先是奏焚或入羽林請會要
京師爲火備至是應之

長興二年四月汴州封禪寺門下忽有火起沿燒近寺廬舍相州黎陽縣亦火

三年十二月懷州軍營內三處火光自起人至卽滅不焚廬舍 同上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襄州奏火焚居民千餘家 同上

周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府署

殆盡上命中使齎詔恤問 同上

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延於內城王出居都城驛詰

旦煙燄未息將焚鎮國倉王命從官伐林木以絕其勢火遂滅 吳越備史

梁乾化三年十一月己未夜蜀宮火庚申旦火猶未熄 通鑑

宣州節度田頌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五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

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頌資以起事 稽神錄

廣政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 蜀機

漢州什邡縣古井中夜有十尺火龍騰躍而出浩浩升天而

去乃至麟甲首足明耀赫變大風吼樹木皆拔餘燼墜地延燒數百家 野人閑話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嚴峻學校之盛甲于藩府庭中有阜英樹每州人將登第卽生一莢以爲常梁貞明中忽生二莢有半莫論其意乃其年州人陳慆進士及第黃仁隸學究及第仁隸恥之復應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後復生全莢其年仁隸及第後數年廟爲火災其年自稱尊號不復生莢遂至今矣 稽神錄

木不曲直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隸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

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入貢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

四

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關數乎吾以爲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書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稽神錄

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穰鄉民伐樹樹仆自分爲二中有六字云天十四載石進梁帝藏於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卽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于旁卽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卽申字也帝卽位之年乃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 已上晉史舊云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在丙申其年

晉祖即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識書云
天十四載石進者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於晉也豈不
明乎而拆字解識以就丙申非也 五代史闕文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
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一有識者解云不應
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頻曠蕩
之恩寬其傷殘之俗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卽知識者之言諒
有證矣 茅亭客話

金不從革

劉襲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
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

王仲子書卷一

五

通鑑纂要

山山出也值牛者襲建漢國歲在丑也兔絲者屍襲位歲在
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皇朝國
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又乾和中童謠曰羊頭二四日
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
猶天水斥國姓又大寶末有稻田自海中浮來上魚藻門外
民聚觀之布衣林楚材見而歎曰水魚湫湫兮當時好事或
有記其語洎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也 青箱雜記

後唐天成中僞漢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有篆文曰已與
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以獻僞主劉
涉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太宗以己亥年
降誕是已水同宮也於文口耳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

蓋己亥年聖君出也 文獻通考

晉開運二年六月登州文登縣地內湧出金銅佛像四 同上

漢乾祐元年三月中書廚釜鳴者七 是日宰相李溥罷免勒歸私第 同上

南漢劉鋹時宮中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 同上

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夜大雷雨明德門內井亭有石槽槽
有龍首其夕漂行數步而龍首斷焉識者曰石國姓也而龍
首既斷大不吉之象晉祚果終於開運 同上

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鑄甚固從誨
神之屏左右焚香啟匣中有石文曰此去遇龍卽歇及建隆
中其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同上

唐末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眾濬城壕得石碣有古篆十

五代史補卷一

木

通鑑纂要

八其文曰龍舉頭猱掉尾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穴解
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國
亡乃猱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
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爲江南所俘乃猴離穴
也 青箱雜記

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
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雖
於周廣順辛亥歲遷于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
同上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
年秋八月葬寶公子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

登寶位跨大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鏡東鄰家道闕
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韓熙載皆不
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丁酉年襲位即乘雞也開寶八
年甲戌江南國滅是勝犬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
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是安仁秉夜鏡也其後太平興
國三年淮海王錢俶舉國入覲即東鄰也家道闕意無錢也
隨虎遇戊寅年也 江淮異人錄

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
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
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及
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宋史

卷一百一

七

通鑑纂要

保大中沒秦准得石志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
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
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 景定建康志

建在位有漢州人郭迴耕得古銅版以獻有王建王元膺已
下六十餘字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以應其事識者曰膺者
胸也胸者凶也皆非吉兆俄而元膺伏誅 五國故事

高氏專江陵自乾祐中於山庭後鑿一大池為遊嬉之所掘
地丈餘得一大石匣長丈餘闊數寸扁鑄甚固主者不敢啟
之以獻高氏大神之乃屏去左右惟與親寮屬三五人焚香
而啟之匣中惟合篆銘一首云此去遇龍即歇子是秘之至太
祖龍飛改號建隆高氏亡國 宋史宋異錄

稼穡不成

烟按漢志云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
為稼穡不成穀不熟曰饑故諸史皆以歲饑當之而五代
史每遇凶荒皆繫之水旱蝗蝻蓋以外物傷稼非土自失
其性也間有不被是災者則其年穀輒成熟故此條闕焉

恆雨

梁開平三年六月己亥以久雨命官祈禱於神祠靈迹 州府
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已下禱於社稷諸
祠同上

四年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
拜祠廟 同上

卷一百一

八

通鑑纂要

九月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辭貽矩矩祀鼎門趙光逢祀嵩岳 同上
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不可勝計
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 同上

晉天福二年二月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連日至于壬子 吳越
備史

周師攻壽春自正月至於四月霖雨彌旬營寨水深數尺 通鑑

恆陽

梁開平四年八月車駕西征己巳次陝府是時閉雨且命宰
臣從官分禱靈迹既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悅 同上

乾化元年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翌日大澍雨
丙子復閱雨命宰臣分往嵩華祈禱 冊府元龜

十一月宣郡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官爲之帝憂民重農尤以足食足兵爲念爰自御極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同上

周廣順三年吳越境內大旱邊民有鬻男女者命出粟帛贖之歸其父母仍命所在開倉振卹吳越備史

清泰元年七月己亥分命宰臣百僚諸祠廟祈雨甲辰幸龍門佛寺禱雨至晚還宮又詔以京畿旱遣供奉官賀守圖湯王廟取聖水澤州西界有析城山山巔有池水側有湯廟土人遇旱取水禱雨多驗先是帝憂旱甚房曷言聖水可以致雨故也冊府元龜

五代史補卷二

九

通鑑纂要

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後蜀幸資遜修王氏開國紀以肥遺爲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蜀檮杌

炯按紅樓蜀端門樓也

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北夢瑣言

恆燠

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庚寅自冬無雪差官分道祭於百神冊府元龜

天成四年十二月丙午中書舍人程遜奏三冬未降時雪請

命臣僚虔申祈禱從之同上

清泰元年六月丙子諸內外差官祈雨自去年秋不雨冬無雪至是旱京師渴死十數人丁酉京師酷熱自七日至十三日渴死者數百道路死者相望同上

天福元年十二月辛卯以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命羣官散禱山川同上

二年十二月甲辰宰相國寺祈雪同上

恆寒

二年二月癸丑敕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百姓備淫雨之患冊府元龜漢天福十二年十一月二日旦天大昏霧木有冰至十一日

五代史補卷二

十

通鑑纂要

霜露著草皆爲冰時魏府杜重威叛命車駕親征駐蹕城下其月二十七日杜重威乞降至來年正月

二十七日會要

高祖崩

周廣順三年十一月雨木冰冊府元龜

後唐長興口年三月乙酉夜大雪武肅王薨吳越備史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蜀檮杌

恆風

梁開平四年十一月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冊府元龜

漢乾祐三年閏五月癸巳京師西北風暴雨至戴裏門外廩

營舍瓦木吹鄭門鄭門屏起十餘步落拔大樹數十震死者
六七十人平地水深尺餘其年十一月帝與左右郭永明等同謀大臣楊邠王章史弘肇等至其月
二十一日 會要
隱帝遇害

天漢元年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祀圓丘大風拔木幕幄皆
裂蜀檮杌

咸康元年七月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
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同上

衍引兵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
敗軍殺將者前蜀世家

明德二年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暴風飄船上
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會要

五代史記補考卷一

上

通鑑纂要

湖南武穆王巡邊迴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
山乃見波中恢詭諸怪蛟螭出沒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
戟者有如文史具襴簡者有如捧盤孟者或排或綠倏忽睨盱
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為請
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于位太平廣記載北
夢瑣言

徐知諤嘗遊蒜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寮屬會于
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
日病卒馬令南唐書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一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

五行考第五

服妖

莊宗滅梁平蜀志願自逸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清異錄

蜀主衍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俯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髻然更施朱粉號醉妝每微服出游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國人皆效之文獻通考

三月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倡家飲於酒

宋史補考卷二

一

蜀國雜記

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蜀機

梁貞明六年八月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通鑑

衍北巡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

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

宮省者競執駱駝杖以為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

屈一頭傳以樺皮識者以為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劍棧

而來般輦珍寶填滿城邑至是方驗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集

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

之朝天又製新曲命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于己及

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于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五國故事

楚王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模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通鑑

閬王延義遇弒之日將與其偽妃上官氏出幸上官之私第首蔘數花自九龍殿褰簾而出三為簾風所拂花墜于地延義復整花上馬馬驚躍不能上者數四既而不踰數步為衛士以金鎗于馬上害之五國故事

詩妖 訛言附

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澤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五代史補

竹繒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谿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

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

梁睡毗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

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闕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

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貓貓引黑牛天差

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識之庚午歲大

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

居數年聞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繫絆樓繩一時斷偽蜀先主

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樓繩者吾不殺之名也蓋前輩

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為名樓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為

子孫之患乎于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

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蜀江先主尋

崩議者方知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 王氏見聞錄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以數計其尤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還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 冊府元龜

周師未南征時淮南市井小兒皆唱曰檀來也人頗怪之及揚州建春門有鼃 鼃本音陀而俗謂之檀 出於水次眾以爲應矣未幾周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 五國故事

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青箱雜記

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制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解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官妓多淪落人閒始驗其語 五國故事

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及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崇見鎬且請于吳於是鎬以禮遣希崇及希崇舉族而行 三楚新錄

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卽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愛二阜莢樹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其後丹成沖虛而去霸嘗曰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爲識藏之於地唐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於此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嚴逢二乍閒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爲潮水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嚴逢二乍閒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 五代史補

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爲容州刺史惡劉隱殘虐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已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 青箱雜記

先是城中街道尙種槐其柳卽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閒好織草鞋似槌芒之聲聞於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祇是槌芒織草鞋人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於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之爲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五代史補

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
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
月晉祖句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
送晉祖入洛陽即胡虜亂中原之應也 洛中紀異錄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了髻小兒由是
無問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剃元首
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即替元首也 同上

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夜春後大
宋受命 清異錄

顯德六年二月癸巳有一人衣麤布衣裹青巾草履闌入中
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羣吏叱之曰爾何人也答云官家

宋史紀事本末

五

通鑑紀事本末

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答曰在宋州尋白子諸相諸相
咸曰此狂人爾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衛者事非細爾乃寢因
令逐之出外尋不知所適其年六月十九日世宗崩明年正
月四日大宋受命 會要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道人
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
也行謁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
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
如紫磨眞爲甚竿頭挑著定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如此意
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
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

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鈞磯立談

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朵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
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十三
年六月知訓爲朱瑾所殺焉則朱蒜不及秋之應也 青箱雜記

李景時中朝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
復常珍謂之半堂食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揚楚泰五州
而景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
堂食之應也 同上

翌日有人被髮衣青布袴奔走於街巷中高聲唱言有一神
人使作無爺父母救你汗流滿面困乏喘氣而口不甞停兩
日亦不知所在 野人閑話

宋史紀事本末

六

通鑑紀事本末

咸康元年夏六月續添閏十二月歷日一紙印造施行春初
頒歷祇以十二月暨夏方知唐朝歷日有閏添之也 錦里耆舊傳
初有句者自號醋頭手攜一鐵槩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鐵
鎧便倒至是以爲應 北夢異言

先是蜀人打球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語譌爲孟入得蔭
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者一子飛也 紀異錄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
除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
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
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
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

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興替固前定矣

劉言世爲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敵牙及馬氏將亂民間謠曰馬去也不用鞭敵牙過今年其後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於金陵而鎬亦爲王逵所逐言是歲亦爲潘叔嗣所殺皆其應也

青箱雜記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谿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爲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所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旗幡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閔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卽安矣及旣死聞嶺克平皆如其言

太平廣記

壬子癸丑間有狂人徧罵市人曰待顯德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文殺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卽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王師旣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戰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眾悉如狂者所言

五國故事

晉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字爲語助如言得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趙字兼之者及晉末

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爲北虜所繫而謠言益盛洎趙太祖受禪始悟焉又宣州太平縣掘地得石記云天子冀州人時李景據江表名其子曰冀欲以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開運末宋州宋地縣有異僧常挾彈持銅丸走榛莽中如飛指其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

文獻通考

草妖

後唐同光二年九月萊州奏卽墨縣人李夢徵室內柱上生芝草兩本畫圖以進

文獻通考

閩王鏐將死芝生殿門俄而遇弒

五國故事

南漢劉鋹時芝菌生宮中

文獻通考

鼓妖

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船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旦吼如人聞於十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

野史

夜妖

顯德四年三月壬寅劉仁贍卒是日晝晦雨黃沙如霧顯德六年六月辛卯辰巳開京師天地晦冥樹雨驟降雨中有腥氣其日世宗崩

文獻通考

王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於旗竿上其鳴甚哀

蜀檮杌

後唐清泰元年閏正月孟知祥卽皇帝位是日大風晝晦漢乾祐元年春正月王卽位自前年季冬決於正旦陰晦

月是日雲開澄霽人情胥悅

吳越備史

江南之將亡也朱令贛行至石牌營于新開河口是日苦霧
晝集如布幕籠罩營上雖對面人顧不見其掌

鈔機立談

龜孽

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
毛石函而進之後主敕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構屋宏敞號金
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大唐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
堂者是歸我也

洛中紀略錄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
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聞

錄異記

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聖節朔口

五代史補卷三

九

鎮將王彥徽於羅真入宮內得白龜以進

同上

蟊蟲之孽

開平二年五月己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蟲下子處蓋前冬
無雪今春亢陽致為災沴實傷隴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
知多在荒陂榛蕪之內所在長吏各項分配地界精加剪撲
以絕根本

會要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穎五州蟻生有野禽羣飛蔽空
食之皆盡

同上

後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奏飛蝗害稼

同上

晉天福七年四月山東河南開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
月天下諸道州飛蝗害稼食艸木葉皆盡詔州縣長吏捕蝗

華州節度使楊彥珣雍州節度使趙榮命百姓捕蝗一斗以
粟粟二斗賞之

時蝗旱相繼人民流遷飢者盈路關西饑李
尤甚死者十有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
使臣諸道括借粟
同上

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襄齊濮沂密邢曹皆言蟻生開封府

奏陽武雍丘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餽致祭尋
為鵲鴿食之皆盡

敕禁羅弋鵲鴿以
其有吞蝗之異也
同上

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蟻生死為蟻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
而死差官祭之復命尚書吏部侍郎段希堯祭東岳太府卿

劉暉祭中岳皆應蟲螟故也

同上

乾祐中有裴長官為新鄭縣令時蝗蟲為災新鄭尤甚本州
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何蝗蟲飛

五代史補卷三

十

通鑑紀事本末

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長官素滑稽其對狀曰伏以
前件蝗蟲背上有翅肚底無糧來時而不自招呼去日而固
難留止聞者皆笑

五代史補

天成三年夏六月以來大旱有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戶
衣帳悉充塞之王親祀于都會堂是夕大風蝗墮浙江而死
都會堂即白太傅居易之盧白堂基也王重建之號入會亭
江東羅隱為之記以王平吳定越講武計議凡入會於此故
名之後更名
備史

都倉堂也

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
李道安上災異疏曰倉廩者國之本糧食者人之命固其本
則邦寧重其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蜂蠆竊疑在位貪鄙
奪民農時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為警告又蟲皆曳米而

行恐邊鄙不寧干戈忽起饋挽相繼人不堪命伏願少精聖慮與大臣恐懼修省以消災異

蜀藝文志

開運元年九月朔南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守宮尾長七尺許

蠶且角獲之置於安谿潭

吳越備史

清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

事堂屋脊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北飛於民家得之

其月僕射平章事李

恩罷相守本官吏部尚書劉侗罷相守右僕射

會要

羽蟲之孽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南河北諸州旬日無鳥既而聚澤潞之

開山谷中集於林木壓樹枝折

是年人疾疫者甚眾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為周師所敗

伏屍血流故會要

先萌其兆

七

通鑑纂要

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有鵲巢於縣郭之南平地巢中七

八雛

同上

光天元年四月有狐噪於寢室鵲鳴於帳中鵲鵲集於摩

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復有鵲鵲鳴於樹林之中俗呼為禿秋

鳥故老見之曰此鳥自少主歸命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

更替乎皆祕而不奏其年終大軍入界

蜀檮杌

後主時建康城外見鳬雁自北而飛追千羣至城側叫嘯悲

鳴遺糞於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

江南野史

毛蟲之孽

高祖尚明宗文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於太原京師夜閒

狼皆羣走往往入宮中

當作

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頭

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途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狼未

幾高祖至蓋射亦石也

晉史高祖即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鄴西李固橋下鼠與蛇

鬪關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志之後唐果滅於申

太平御覽

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門樓獲之比常狐毛長腹臍二尺

文獻通考

肅州王氏有國閩土人語音詭異呼兩浙為東鹿亦不詳其

字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門奔入報延鈞延鈞曰寡

人土疆不可屬東鹿及延鈞遇害子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

至李達乞內附果符歸我

始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自己之已至鹿獸入字方定

五代史補

三

通鑑纂要

周廣順三年東陽有大象自南方來陷陂湖而獲之

吳越備史

宋乾德三年秋七月有虎出於龍山凡傷數十人捕之逾旬

而獲

同上

李遇為宣州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其家廐中畜猴困

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

猴見人乃棄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

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頔將敗出

於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

稽神錄

開寶七年南唐後主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

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為鬼物苑囿荒涼焉能拘

我明年王師渡江牧者俱死國敵範圍亦廢矣景定建康志

聖朝未克蜀之前劍利之閒虎暴尤甚白衛嶺石簡谿虎名披鬚子地號稅人場縣漢聞白楊林虎名裂驪子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嘉州牛頭山有子母虎陵州鐵鑪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鎮縣暴獸成羣農家不敢放牧及出門采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羣盜諸州縣結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軍掩捕則與格鬪勝則禦敵官軍敗則奔入林藪雖有捕盜之吏莫能禽獲僅四十餘年民無安業聖朝克復後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廬舍駢接犬豕縱橫虎豹羣盜悉皆屏跡得非繫國朝之盛衰時政之能否乎茅亭客話

南漢劉鋹時有野獸觸宮中寢門文獻通考

魚孽

五代史補卷二

三

通鑑叢書

晉天福二年二月壬子有海魚二各長五十餘尺一死於桐廬一死於姚江三月靜海軍節度使王弟元球順化軍節度使王弟元珣並有罪命死備史

五年四月遊浣花谿龍舟綵舫十里縣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時還宮檣机

有海鱗形如大隄長數十丈至於潯陽值冬水涸不能旋每每險鳴水自腦而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迫死人食其肉多者至卒以脅骨為橋脊骨為日鱗者鯉之類也既死則國亡

同上

龍蛇之孽

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惴惴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攻討數日不破而返玉堂閒話初有黃蛇見於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王處直傳

五代史補卷二

四

通鑑叢書

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於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劇賊羅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音忽一日官寮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為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於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於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於穴隙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為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帥叛歸路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思同單馬而遁竟歿於王事焉蛇亡之兆乃驗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

石晉時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干紀其管界與邢臺連接關殺一龍鄉豪有曹寬者見之取其雙角前有一物如簾文如亂錦人莫知之曹寬經年爲寇所殺壬寅年討鎮州誅安重榮也葆光子讀北史見陸法和在梁時將兵拒侯景將任約於江上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是踴躍遂擊之大敗而禽任約是則軍陣之上龍必先關常山龍死得非王師大捷重榮授首乎黃巢敗於陳州李克用脫梁王之難皆大雨震雷之助

太平廣記引北夢瑣言

蜀王建元年黃龍見萬歲縣

文獻通考

武定三年八月有龍三十見洵陽水中

同上

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

卷之二十一

五

通鑑纂要

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羣相次行入漢江卻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錄異記

周史徐州豐縣民單興井中龍出民有子母三人同觀卽時皆卒龍既出澍雨漂沫城內居民濟之以筏登城以避水覽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迹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遂亡

稽神錄

廣政二十五年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

蜀構杌

華壁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百合圖至今尙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老學菴筆記

蜀主昇平管理園苑異花芳草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申天師入內進花兩粒曰紅梔子種賤臣知聖上理苑園輒取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與束帛皆至朝市散於貧人遂不知去處宣令內園子種之不覺成樹兩載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矣其花斑紅六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圖寫於團扇或繡入於衣服或以絹素鵝毛倣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及結實成梔子則異於常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

卷之二十一

六

通鑑纂要

時大爲貴重

野人閒話

開運二年正月東京封正門外石壕內冰有文若大樹花葉芬敷之狀相連數十株宛若圖畫

會要

羊禍

漢劉鋹時苑中羊吐珠

文獻通考

犬禍

成汭爲荆南節度使城中犬皆夜吠日者向隱以爲城郭將

同上

黑眚黑祥

天成二年二月乙酉日中有黑氣狀如雞卵

會要

赤眚赤祥

其年十二月壬辰酉時西南方有赤氣如火城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會要

晉天福二年正月二日夜初北方有赤氣西戌亥地東北至

丑地南北闊三丈狀如火光赤氣內見紫微宮及北斗諸星

至三點後內有白氣數條次行至西夜半子時方散同上

開運元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紅白相偶占者云海濱所興其將有戰時車駕

在瀘州與同上

白晝白祥

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日皇帝遇殺於衛州同上

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中頗懷憂畏會有詞臣王宏

欲悅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

龍今從通鑑爲十二月五國故事

馬裔孫未疾前白虺緣於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之

文作槐蟲賦以見志未幾暴卒冊府元龜

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爲白沙後堯得地於白沙里時號白

沙相公紀異錄

火沴水

吳天祐十二年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吳世家

木沴金

初建立衍爲嗣鑄銅鐘於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

立此鐘爲立太子故也今其聲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慶才

及八日其鐘墮地龍首摧落建大不懌衍果八年而亡五國故事

王殷爲天雄軍節度使廣順三年鄴城寺鐘懸絕而落又火

出幡竿之上是歲殷被誅家屬遷青州冊府元龜

金沴木

後唐主從珂爲北京留守長興四年五月府解諸門無故自

動冊府元龜

木水火沴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魏府徐泗地大震會要

明宗天成二年七月鄭州地大震殺二人長興二年六月太

原地震自二十五日未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

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

福爲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必驚罔不寅畏上玄

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

時晉州地震時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

臣象君宜轉運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

用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爲尤彰其應伏

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

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制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

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思於天誠況聖明御宇

於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陛下忘勅業艱難

之時有成功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

安慰密令巡察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鑑前朝

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上深

嘉之賜以四品之章服

同上

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洺地震累十日餘度鄴都宮署內尤甚
屋瓦皆墮

同上

後唐長興三年七月夔州奏赤甲山崩

文獻通考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大峰鑿三字曰群老峰癸卯歲一
夕間大風雨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群老峰倒立
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閏亡

稽神錄

炯按劉向五行傳以妖孽禍疴眚祥沴分繫五咎徵之下
史家皆因之而求其所以然終未見有不可易之理是亦
不必相沿矣今但以妖孽等名爲類而實之以事無者則

闕

五代史記補考卷二

十九

通鑑綱目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三

百官考第六

中書門下

梁開平五年二月敕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況丞相尊位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媿之宜令日食萬錢之半會要

乾化二年十月加宰相俸至二百千命豐德庫逐月以見錢給同上

後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書奏伏準故事應諸道節度使凡帶平章事宜於中書都堂上事禮絕百寮等威無異刊石紀壁以列姓名事係殊恩慶垂後裔舊例赴鎮後合

表表表表

一

通鑑纂要

納禮錢一千貫充中書及兩省公使伏自近年全隳往例今皇綱再整墜典咸修合舉成規冀將集事臣等商量今請諸道藩鎮帶平章事處各納禮錢五百千中書建立石亭子一所鐫紀宰臣使相爵位姓名授上年月其所納錢請充中書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內鋪陳什物敕從之同上

四年八月敕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於敕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敕尾今後每署將相敕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乃永為常式同上

長興四年九月敕馮質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於公台但緣平章字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為同中書門下二品同上

清泰元年五月宰臣劉昫奏中書以近敕祠祭行事官致齋內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又宰臣行事致齋內不押班不赴內殿起居不知印臣緣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國忌行香伏乞特免從之同上

二年三月宰臣張延朗奏臣判三司事每日內殿祇候其合綴前班押班伏乞特免從之同上

晉天福四年八月敕皇圖革故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其其中書知印祇委上位宰臣一員同上

表表表表

二

通鑑纂要

五年二月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二品同上其年三月初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宜廢之同上

梁太祖宰相八人韓建 張文蔚 楊涉 于兢 使相二十

七人錢鏐 劉隱 馬殷 趙光逢 杜曉 葉廣略 龐

高萬興 張全義 李璣 王存 成納 張歸霸 楊師厚

行讓 張佖 王檀 劉知俊 李思諫 劉守光 劉守

文 李仁福 同上 高季昌 同上 末帝宰相八人姚洎 于兢 楊涉 趙光逢 使相三十二

人錢鏐 馬殷 鄭珪 蕭瑒 敬翔 李琪 龐巨昭 楊

友謙 劉鄩 高季興 王檀 劉巖 張歸霸 高萬興 朱

綽 傅瑬 賀瓌 孔勣 王審知 溫韜 葛從周 賀德

福 杜建徽 袁象元 李仁 同上 康懷英 韓洙 曲美

後唐莊宗宰相五人

李茂正 錢鏐 馬殷 張全義 趙光胤 盧程 使相三十二人

明宗宰相十人

元行欽 夏魯奇 錢元璣 鄭珏 任圜 崔協 使相

三十八人

奇 錢元璣 安重誨 孔 趙德鈞 符習 馬資 霍彥威 安金 朱

閔帝宰相三人

范延光 李從諫 趙德鈞 房知溫 安彥威 盧文進 馬希範

末帝宰相六人

信 趙存禮 馬希範 李從諫 趙德鈞 房知溫 王建立 元

晉高祖宰相五人

王建立 范延光 李周 李從諫 高行周 李從溫 使相二十二二人

少帝宰相六人

馬希範 錢弘佐 王 李 趙 李 安 符 馬 皇 張 楊

漢高祖宰相四人

錢弘俶 杜重威 劉崇 高行周 劉信 李守正 符彥卿 白文珂

隱帝宰相五人

符彥卿 錢弘俶 安審琦 侯益 高保融 李從誨 劉崇 劉錫

周太祖宰相七人

史 高保融 錢弘俶 侯益 高保融 李從誨 劉崇 劉錫

世宗宰相五人

王彥超 鄭仁誨 曹英 同上 使相三十五人

恭帝宰相三人

王 王景 郭從義 向拱 李弘信 郭崇 王彥超 張永

三公三師

五代時多以昇藩鎮及贈官 羅紹威 太師 韓建 司徒

馬希範 張全義 安元信 並太師 馮行襲 太傅 文獻

明宗天成四年八月以二王後前河清縣令襲封鄴國公食

邑三千戶楊仁規爲祕書丞

冊府元龜

長興三年五月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楊延紹爲贊善大

夫仍襲封鄴國公食邑三千

同上

末帝清泰三年將作監丞襲封介國公宇文頡奏蒙恩襲封

除官無襲爵俸給詔特給本官俸

同上

恭帝以顯德六年卽位加高麗國王王昭簡較太師食

同上

門下侍郎

晉天福五年二月敕以門下侍郎爲清望正三品

會要

七年二月敕門下侍郎班位宜在左右散騎常侍之下其俸

給考限依左右散騎常侍例

同上

五代史補卷三

五

中書侍郎

晉天福五年二月敕以中書侍郎爲清望正三品

同上

中書舍人

後唐清泰二年十一月敕中書舍人所撰詔詞當以其人揚

歷功效分明訓獎以代王言

同上

晉天福五年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

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

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

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寶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

遷屬興王事宜師古俾仍舊貫以耀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

事宜并歸中書舍人

同上

開運元年六月詔依舊置翰林學士院其中書舍人公事準
舊日施行

同上

諫議大夫

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左右諫議大夫爲清望正四品

周顯德五年六月敕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
給事中之下

按唐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除門下省
下奏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
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
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
其遷次不倫故改正之

同上

起居郎起居舍人

後唐天成二年八月起居郎趙熙奏今後凡公事及詔書奏
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鈔錄月終關送史

館敕宜令樞密院學士月終錄送

同上

四年十二月尙書比部員外郎崔悅奏請自今後每遇起居

令左右史隨宰臣上殿各齎紙筆分侍冕旒或陛下發一德

音宰臣陳一時政事無大小皆令編錄季終卽送史館

左右

官也唐朝改爲起居舊制每視朝卽左右史兩員以短卷箋
紙執筆趨立于聽政殿之側首下或聞君之言動美惡必書
之洎莊宗中興月朔入閣左右史夾香案對

同上

立但不持紙筆自從離命其官故事皆廢

長興二年八月敕準故事應朝廷凡行制敕並宜令起居院

鈔錄關送史館

同上

周廣順二年十一月詔逐月給紙五百幅付起居院

同上

待制官

後唐天成元年七月御史臺奏伏準故事每月百官入閣百

司排儀仗金吾勘契入後百官待制次對入閣奏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言動以付史館編錄此大朝經久之道也近奉敕旨百官除常朝外依宰臣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拜訖便退總有公事亦宜倦行因此廢待制次對之官今後伏乞每月朔望兩度出後文明殿排入閣之儀諸司依前轉對奏論本司公事兼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百官要奏事者臨門狀到便許引入如式以山陵日近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候過山陵卻復前制敕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要奏事者便出班奏對自後又奏諸五日入內起居之際令百官次第轉對從之同上

三年十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熙奏百官待制每讀奏于殿

廷慮洩機事請許封章止聞從之同上

某年十二月十日中書門下奏朝官每遇待制不計度數具

三代名諱奏聞伏以臣子之道責忠孝以爲先祖考之名形翰墨而非異初升朝者不可有缺久在班者何必更然日日赴朝不處疏遠之地時時待制忍繁囂感而書況屢演於天聽且無益於時政宜更往例別示明規今後自外任除授朝官者仰具三代名諱一度聞奏仍付所司其久在班者每遇待制不令更通三代名諱從之同上

長興二年八月敕今後宰臣文武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仍舊其輪次轉對宜停若有所見許非時上表其朔望入閣待制候對一依舊規同上

差兩員官具所見實封以聞同上

漢乾祐三年八月給事中陶穀奏乞停內殿五日轉對朝臣中或有所見許非時詣闕門拜章論奏從之

周顯德四年五月詔今後每遇入閣其待制官候對官及文武臣寮非時所上章疏並須直書其事不得隱情但云某人有利子國而未舉某事害於民而未除經營四方者術策何施言之既自詳覽其待制候對官今後于文班內輪次充不在

金鑾殿學士

梁開平三年正月改恩政殿爲金鑾殿至乾化元年五月置大學士一員始命崇政院使敬翔爲之前朝因金鑾殿以爲故爲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以金鑾爲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端明殿學士

後唐天成元年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制也上初登位每以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於端明殿馮道等爲之

二年正月敕端明殿學士宜令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祇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及趙鳳轉侍郎

進人諫任圖移職 同上
在官上至今爲例

翰林院

梁開平三年十二月以前進士鄭致雍爲翰林學士非常例也 同上

後唐同光元年四月置護書制學士以尙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之 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 同上

二年七月以侍省內給事楊彥珩充學士院使其年七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尙書盧質論思佐命功臣非常例也 同上

天成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敕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任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制議官位則上下不常論職次則

五代史補卷三

九

通鑑綱目

後先爲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爲定準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 同上

長興元年二月翰林學士劉昫奏臣伏見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卽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答蕃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所試並於當日內了便具呈納從前雖有召試之名而無考校之實每遇召試新學士日或有援者皆預出五題潛令宿構無援者旋今起艸罕能成功去留皆係於梯媒得失盡歸於偏黨今後凡本院召試新學士欲請權停試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仍請內賜題目兼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 同上

晉天福二年四月中書奏準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

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使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艸候開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百寮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卽便付通事舍人

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使雙日甚速者雖休假亦追班宣示敕據翰林志言立后不言立妃言

儲君不言親王公主兼三師位在三公之上文並不載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師三公宰相命將封親王公主並降制命餘從今式 同上

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涉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

五代史補卷三

通鑑綱目

宜次崔悅 同上
五年九月敕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六月敕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偶

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卻仍舊貫宜復置翰林學士院至二年正月賜翰林學士院詔書金印

一面 同上

天福五年翰林學士李濟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澣濤之弟也 續翰林志

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五員 同上

復置翰林學士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兵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

周顯德三年八月宣翰林學士院今後凡與諸侯王詔書除
本名外其文詞內有與其名同者宜改避之

五年十一月詔曰翰林學士職係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而

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

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例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
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賜見訪以時

是事故有

同上

凡僦直之數上自諸行尙書三十五直下至白身一百四

十直必須圓融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又

次二直一點此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勻承爲定式晉開
運中

楊昭儉直綸閣酌其從來僦直之數等第除減條爲定式

由中書門下仍列石在壁員外郎入舊八十直改爲五十

直郎中入舊六十直今改爲四十直他官入舊一百直改

爲八十直自員外郎知制誥轉正郎仍舊六十直改爲三

十直正拜舍人舊四十直改爲二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在減半

拜舍人舊四十直改爲二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在減半

今附于此其內制僦直凡吉凶疾病諸假則例自具翰林

貴仍舊章其內制僦直凡吉凶疾病諸假則例自具翰林

舊規翰林學士起復之制周朝已前未聞其例周世宗時改內

起復隨駕書詔繫委之際即不呈敘合僦直與不僦直並

長以下商議依鳳閣壁記體例同舊官再入至皇朝今揆

約計前直減半是時復僦直二十五直矣

相李公獨直禁林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

爲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洩爲最故草制之夕遲明必闔院

尙書省

乾祐二年尙書左丞王易上言尙書省名曰中臺素稱會府

列曹令式廢墜多年兩轄紀綱縹素積歲或因貢一時之淺

見破千載之通規遂傳麻宇類乎衙門官位等乎虛器若以

從權改易應變弛張又未見國富時康家給民足禮記日以

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

之者必有亂患伏惟陛下守文繼統率輔戮力致君立太平

之基勦無窮之業其尙書省二十四司公事望準令式積漸

施行所有唐末艱難已來權立名目請皆停罷即守官有視

事之方爲吏無虛名之役冊府元龜

尙書令

梁開平三年三月升爲正一品會要

左右僕射

後唐天成二年八月申書門下奏據新授尙書右僕射李琪

狀準舊例上事日合有恩賜百官酒食具載開元禮文者尋

下太常禮院檢開元禮祇有從太師已下至六行尙書太常

卿太子詹事諸衛大將軍京兆河南牧上州刺史受冊拜廟

各就本司禮上無中書門下送上之文亦無恩賜酒食之事

又檢禮闈新儀並不載諸品大臣上事禮例惟僕射初上見

羣寮輕重之禮惟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七年尙書

左丞段平仲奏太和四年中書奏覆下太常禮院并尙書省

詳議終未能定大凡禮上爲領本司公事及與官寮相會并

詳議終未能定大凡禮上爲領本司公事及與官寮相會并

受人吏參賀內外無異前後皆同李琪尋會郡寮不稱新授已領公事已請料錢更引上儀即非通制今請李琪任便赴省發遣公事今後文武兩班受恩命者不計高卑未領事不得擅落新授字及便請料錢內庭學士中書舍人不次在限從之同上

長興四年十一月新授尚書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若準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祇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察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廢官中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廢廢舊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同上

左右丞

梁開平二年四月改為左右司侍郎遷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復舊為左右丞
同上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尚書左丞並為正四品同上

尚書省檢校官

後唐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尚書省準堂帖應內外帶職除官自三公至郎官合納禮錢送尚書省都司具舊如左檢校太師太尉舊例各合納錢四十千準蠲減外今各合納錢二十千檢校太傅太保舊例各納三十千減外今各納十五千檢校司徒司空舊例各納二十千減外合納錢一十千檢校僕射尚書舊例各納一十五千減外合納七千檢校郎中員

外郎舊例各納錢一十千減外今納三千四百敕會府華資皇朝寵秩凡遷新命合納禮錢爰自近年全隳舊例方當提舉宜振規繩其開除翊衛勛庸藩垣將佐自軍功遷陟外其餘自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判官已下三司職掌監院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官等凡關此例並可徵納其檢校官自員外郎至左僕射祇取初轉一任納錢若未改呼不更徵納仍委尚書省都司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同上

後唐天成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門下中書兩省狀準舊例檢校官合納光省禮錢伏見尚書省檢校官禮錢近降敕命除翊衛勛庸藩垣將佐外其餘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郎中已下并三司職掌監院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官等凡關此例並可徵收者伏緣省司舊例別無錢物祇徵禮錢以充公廩破使蓋值離亂致失規繩即日縱有檢校官未奉敕命許令依舊徵理其檢校左右散騎常侍乞依尚書省除翊衛勛庸藩垣將佐外並許徵收所冀朝廷故事免失於根源省閣舊儀長存於規制謹具本朝元徵舊例錢數乞奏聞者中書約本省舊徵禮錢及蠲減錢數如左防禦團練刺史諸道郎官三司職掌檢校左右散騎常侍舊例各納錢一十五千今減外各納錢五千兩府及次府少尹左右司馬別駕長史舊例各納錢十千減外各納錢四千諸道將校舊例納錢五千減外各納錢三千都押衙至大將各納

錢五千減外各納錢二千五百進奏官各納錢二千其餘都頭指揮使已下並與免放右奉敕宜令門下中書兩省準此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三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三

五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三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四

百官考第七

御史臺

後唐天成中御史臺奏每遇入閣舊例祇一員侍御史在龍
墀邊祇候彈奏公事或南班失儀點校不及今欲依常例差
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位乃各撥供奉班出入職官分統
天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御史臺奏本朝舊例合行公事如
後會要

應諸道進奏院準本朝例各合置臺巡驅使官一員凡有公
事並合申臺巡逐日在臺應奏公事同上

應諸道進奏官每四季月初及五月一日冬至并新除大夫

中丞並合臺參仗自僞朝以來全隳舊制今準敕命條流請
準舊例施行同上

應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團練使及諸州刺史新除赴任
及郎幘上佐官等得替及準其進奉到闕及歸本道並合廊
參正衙謝見辭如遇大夫中丞入臺並合臺參凡有公事及
到發日並合申報如違追勘進奏官典右僞朝以來全隳往
制罕成倫理頗失規繩伏乞特降明敕指揮免令隳素從之
同上

長興三年三月敕近月累據御史臺奏陳狀訴屈人據狀內
皆是訊鞫多時卻曉示陳狀人送道依次第論對及州府追
到本支證本人又不到彼處恐素規繩須行條理宜令御史

臺今後諸色人論訟稱已經州府斷遣後抑屈更不在牒本
道勘逐便可據狀施行若未經州府論訴聽越陳狀可具事
由勒本道進奏官差人齎牒監送本處就關連人勘斷訖奏
同上

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龍敏等奏陳事如後

一臺司除御史中丞隨行印及左右巡使監察使並出使印
等外其御史臺印一面先準令式卽是主簿監臨近年以來
緣無主簿遂至內彈御史權時主持又常隨本官出入不定
伏緣臺中公事不同諸司動繁重難常虞留滯當申奏申堂
之際及牒州府之時事無輕重並使此印今準令式逐日有
御史一員臺直承受制敕公文其御史臺印今後欲勒留臺
中不令在外選差令史一人帖司一人同知此印凡有諸色
大案印發之時準指揮諸司各置印歷一道具其事節件數
書在歷中卽於直官面前點檢印發其印至夜封閉俟交直
轉付下次直官共議執行同上

一御史臺前總朝綱職司天憲所管人吏色役最多上至朝
堂次及班列或在京句檢公事或外地推勘稽遲監守狴牢
行遣按牘或隨從出使或祠祭監臨凡有係於臺司皆須藉
其人吏俾無闕事以贊國容近年以來人數極少及月限者
授官出外爲官滿者追召未來人力不充公事停滯今欲於諸
州使院內量事差取十人據臺中諸司關人臨時量材填補者
一其臺中令史今欲條流凡出官考滿卻來歸司者俱具到

日申所司繫其選限如有經年不到追召不來卽具申堂便乞除落名姓奉敕宜依凡京百司人吏考滿歸司繫其選限亦宜令準此同上

周廣順二年十月敕今後凡有百姓訴論及言災沴先訴於縣縣如不治卽訴於州州治不平訴於觀察使觀察使斷遣不當卽可詣臺省申訴如或越次訴論所司不得承接如有抵犯準律科懲同上

御史大夫

後唐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爲特進行御史大夫自後不除同上

御史中丞

五代史補卷四

三

通鑑纂要

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諸道進奏官等狀臣等今月四日中丞上事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云大夫曾爲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閑實爲舊例若以別官除受合云傳語又兼傳指揮便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罕習鞠儀拒命卽恐有奏陳違稟則全墮儀矩伏恐此後到臺參賀規則不定者敕御史臺是中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藩侯尙展於公參邸吏豈宜於抗禮據觀論列可驗輕誣但以喪亂弘多紀綱廢紊霜威埽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維新皇圖重正宜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稍不稟承當行朝典

時文紀初授中丞領事于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史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背吏見長官之禮及僞梁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盛人主大臣皆見且姑息卑卑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於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輒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門門求見騰口喧訴上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屬對曰府縣發遞知役之流上曰乃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敕此

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同上

侍御史

晉天福四年三月御史臺接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鞠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事次知西推贖贖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伏乞今後準故事施行敕宜依舊制尋以尙書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暉爲河南少尹是無尙書郎知雜事者同上

五代史補卷四

四

通鑑纂要

其年五月御史臺奏尙書郎知雜事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成集公參府司兩縣皆呈印杖今御史判雜上事欲準前例從之同上

開運二年八月敕御史臺準前朝故事以郎中員外一員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罷獨委年深御史知雜振舉之司紀綱未峻宜遵故事庶協通規宜於郎署中選清慎強幹者兼侍御史知雜事同上

殿中侍御史

後唐天成二年九月二日御史臺奏每遇入閣日祇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祇候彈奏公事或有南班參雜失儀點檢不

及難於舉奏者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各級供奉官班出入口輩共爲糾察從之同上

監察御史

後唐同光二年五月御史臺準本朝故事六察合行職事如後同上

吏察應吏部南北兩曹磨勘選人各具駁放判成人各御牒報分察使及三銓應鑲銓注官后具前銜后擬報分察使點檢若有踰盜卽察使舉本進行人推鞠同上

戶察應戶部司諸州戶帳貢物出給錫符具事件合報察司同上

兵察應兵部公事一一合報察使同上

三教書卷四

五

唐書

刑察應刑部法律赦書德音流貶量移斷罪輕重合報察司同上

禮察應禮部司補轉鑄印諸祠祭料法物合報察使

工察應工部司工役合報察使同上

右御史臺六員監察謂之分察使但緣曠廢久不舉行今欲依條貫施行從之同上

御史臺主簿

後唐天成四年八月御史臺孔目官閻珪狀分析每大夫中丞奏請雜端主事等官承前隨應罷任其主簿朱穎見任伏候敕裁敕諸道實從卽隨府罷臺主簿既爲正秩流入選門顯自敕恩須終考限朱穎宜仍舊官同上

知班

周廣順三年三月十四日殿中侍御史賈玘殿中侍御史劉載狀申自漢朝次每遇內殿起居臺司定左右巡使先入起居後於殿庭左右立定百官始入起居有失官儀便宣彈奏者今後欲依入閣彈奏儀制署奏後宣徽使言所奏知通事舍人喝拜再拜訖便退如兩巡使自有失儀亦候班退互相彈奏同上

推事

周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申臺司見管四推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臺或準敕命宣頭堂帖指揮送到公事并諸道州府論訴準例一人以上三院御史從上輪次配推兼具差定推官名銜申奏由中書門下如是三人以上卽本彈推勘若四推皆有公事外更有刑獄卽差以次官推勘兼逐日輪差官吏臺直點檢刑獄同上

雜錄

後唐天成四年三月二十日御史臺奏臺中舊有杖近年不行每有決遣公事皆於河南洛陽兩縣追借人杖今臺中常有囚徒勘責若一一於兩縣追借又緣地里遙遠及候差人往來各有妨滯今請臺置常行人杖免有住滯公事從之同上

晉開運二年八月敕今後諸御史宜令除準式請假外不得以私故小事請假離京并除奉制命差勘公事及案察外不得以瑣細事差使出外同上

漢乾祐三年五月殿中侍御史竇文靖奏臺中糾彈過失舊有十六僊事節次不舉明臣訪聞朝官有便服徒步城市者既通閭籍實汚朝風敕宜令御史臺常加察訪具以名聞當行譴逐隱而不言與之同罪同上

周顯德二年四月三日敕起今後應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者經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時有庾元問拜殿中侍御史遷入秦州驛 同上受軍州禮上知之故有是敕

御史臺帶銜兼官

七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三十日御史臺奏所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經略等使刺史縣令及諸道幕府兼諸司帶憲銜兼官合納光臺錢謹具本朝元納及減落錢數如後同上

兼御史大夫元納二十千減外納一十五千兼御史中丞元納二十千減外納一十千兼侍御史元納八千三百減外納四千一百五十兼殿中侍御史元納一十一千三百減外納五千六百五十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三千三百減外納六千六百五十以前臺司準本朝例及減落後所徵錢數分析如前同上

應有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經略防禦等使及諸道幕府上佐官并諸司班行新受兼官者並合送納前件光臺憲銜禮

錢今欲準例勒辭謝樞使官申報兼牒兵部勒告身案除準宣取外準例候送納光臺禮錢畢朱鈔到方可給付仍轉帖諸道進奏及諸後院等準前事例申報催徵無致有隱舊規敕從之同上

周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申見行事件應新除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賓贖州縣官兼帶五院憲銜合徵光臺禮錢如是已曾納過準舊例不徵兼御史大夫元徵三十千今徵六千兼御史中丞元徵二十千今徵四千兼侍御史元徵八千三百今徵一千六百六十兼殿中侍御史元徵一十一千三百今徵二千二百六十兼監察御史元徵一十三千三百今徵二千六百六十同上

國子監

八

梁開平三年十二月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俸錢每貫剋留一十五文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敕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同上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請奏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

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敕宜依同上

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下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出給光學文鈔及不納光學錢祇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磨勘選人並不收監司光學文鈔為憑請今後欲準往例應諸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鈔并納光學錢等各有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敕宜準往例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愿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處所業次第逐季考試申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沾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同上

宋恭帝

九

清泰三年五月敕國子監每歲舉人皆自四方來集不詢解送何辨是非其附監舉人並依去年八月一日敕須取本處文解如不及第者次年便許監司解送若初投名未曾本處取解者初舉落第後監司勿便收補其淮南江南黔蜀遠人不拘此例同上

周顯德元年十一月敕國子監所解送廣順三年已前監生人數宜令禮部貢院收納文解其今年內新收補監生並仰落下今後須是監中受業方得準令式收補送近年有諸州府不得解舉人即投監請補同上

史館

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史館司四庫書自廣明年後散失伏乞

許人進納仍中書門下降敕條件敕進書官納到四百卷已下皆成部帙不是重疊及紙墨書寫精細已在選門未合格人每一百卷與減一選無選減者注官日優與處分無官者納書及三百卷特受試銜同上

諸司送史館事例

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史館司本朝舊例中書并起居院諸司及諸道州府合錄事件報館如右同上

時政記中書門下錄送起居兩省轉對入閣待制刑曹法官

文武兩班上封章者各錄一本館道天文祥變占候徵驗司天臺

輟并每月供送歷日一本詳瑞禮蕃客朝貢使至鴻臚寺

貢獻物色道里遠近合畫圖申送蕃客朝貢使至鴻臚寺

并具本國王名錄報四夷入寇來降部錄報單還日并主將

姓名具攻陷虜殺數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因并樂詞牒報

法合變革斷獄新議赦書德音刑部逐季具斷刑獄昭雪冤

濫大理寺逐州縣廢置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旌表門閭

者戶部有水旱蟲蝗雷風霜雹錄報封建天下祠廟敘封進

封邑號詞司封京百司長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錄報

諸邑宣敕門下中書兩公王百官定諡考功錄行狀并諡議

宗室任官課績并公主出降儀制宗正寺刺史縣令有灼然

政績者本州官錄申應碩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

文章者本州縣不以官秩勘問應中外官薨已請諡許本家

狀一本右乞宣下有司條件施行從之同上

長興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史館奏當館應諸處及諸關送到

合編錄公事外伏準舊例國朝有時政記并起居注並合送館以備纂修近代以來缺行此事祇以每遇入閣兼內殿起居朝臣待制轉對公事逐人鈔送當館如是顯有頒行逐司關報到者旋逐件一一於日歷收登其有直下所司并不行之事當館無由得知若祇憑本官供到所奏狀本未免簡編不備本末難窮者前件待制轉到公事等除顯有頒行關送到館外應有直下所司及不行未行之事伏乞宣付當館旋依次第編錄其時政記起居注并內庭逐日合書日歷亦乞相次施行奏敕朝臣起居入閣奏對公事奏覆後宣付史館宜依其時政記起居注候別敕處分其年十一月四日史館奏當館昨爲大中以來迄於天祐四朝實錄尙未纂修尋具

王化典制考卷四

通鑑纂要

奏聞謹行購分募敕命雖頒於數月圖書未貢於一編蓋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滅絕難可訪求竊恐歲月漸深耳目不接長爲闕典過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輿壤至於閩越方屬勳賢戈鋌自擾於中原屏翰悉全於外府固多奇士富有羣書其兩浙福建湖廣伏乞特降詔旨委各於本道采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逐朝日歷除目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數據有者鈔錄進上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卽令各列姓名請議爵賞從之同上

長興三年司天臺奏奉中書門下牒令逐年申送史館十一曜細行歷并周天行度祥變等當司舊祇伊申星曜事件不

載占言敕宜令司天臺密奏留中外其餘凡奏歷象雲物水旱等事及諸州府或奏災祥一一並申送史館

同上

後唐長興四年正月十一日史館奏當館承前修史事例應合編錄文書分配在館修撰直館官員逐人紀述內修撰一員充判館事自除修撰外應館中著述及諸色公事都專主掌監修宰臣通判前修撰直館等其閒勤恪者著述不閑怠惰者因循度日祇藉館中揚歷以資身事進趨或別除官或因出使便將自己分合撰史籍送付後人後人效尤依前懈墮積疊不了公事爲弊滋多須設規程庶無曠敗謹具起請如左

同上

自判館修撰以下見充職及此後充館請以二周年爲限據

王化典制考卷四

十三

通鑑纂要

在職館中文書繁簡逐季分配纂修如月限未滿公事未闕卽當館給與公憑仍旋申中書門下請別商量其職限內遇本官本省署有遞遷請不妨其序進卽請令依前充職終其月限並請不許未終職限特更除官如職限滿有公事未了不計幾月請不別與除官及差使并與遞遷本官其曠職甚者仍請量事殿罰如據所分配文書修撰外別能采訪得無後功臣事實及諸色合編纂事著撰得史傳堪入國史者請量其課績別加酬獎如當館於職限滿官員中籍令充職者則旋具聞奏乞就加升陞

同上

應此日已前曾充館職配過文書除了舊官員則請與均分代修撰其未了別除官者所欠文書不計多少並令與本官

修撰速須了畢其今日已前曠墮之過待乞矜容起今後若更將已前未了公事遷延不速修撰了者則別具奏聞仰候聖裁右奉敕宜依仍付所司

同上

其年七月以著作佐郎尹拙為左拾遺直史館王慎微為右拾遺直史館從監修卒臣李愚奏也

故事以本官直者皆為官書縣尉今該官直館始也

晉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按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璹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其仗下所言軍國政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時政記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送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同上

周顯德元年十月監修國史宰臣李穀奏今之左右起居郎

丞書省

丞

丞書省

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紀以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院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館以備纂修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則命近臣旋具鈔錄每當修撰日歷即奉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鈔錄事件送付史館

同上

史館移置

周廣順三年九月敕入厚載門內向東橫街東地房宇宜令弘文館集賢院於此分壁廨署

同上

弘文館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弘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弘文館為

崇文館敕崇文館比與弘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協舊典從之

時樞密院樞密使郭崇韜父名弘豆盧革希意奏改之故有弘文並置之言

同上

集賢院

唐應順元年閏正月集賢院奏準敕書冊修凌煙閣又奉正月一十二日詔問閣高下等級凌煙閣都長安時元在西內三清殿則畫像皆北向閣有隔隔內北面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諸侯王隔外面次第圖畫功臣題贊自西京傾陷四十餘年舊日主掌官吏及畫像工人淪喪集賢院元管寫真官畫真官人數不少自遷都洛京並皆省廢今將起閣特請先定佐命功臣人數下翰林院預令寫真本及下將作八作與畫工相度開架修蓋緣院內有先寫真官沈居隱畫真官

丞書省

丞

丞書省

王武瓊二人身死即目無人應用伏候敕旨敕集賢御書院復置寫真官各一員餘依所奏

同上

公車司馬令

左右都候

後漢各一人主劍戟士徵循官及天子有所收考

宮中諸有詔奏罪左

城門郎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城門郎為門局郎至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卻改為城門郎

會要

符寶郎

晉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敕製皇帝受命寶今按唐

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敕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刻之

周廣順三年二月內司製團寶兩座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奏按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螭龍紐文與傳國寶同傳國寶秦始皇帝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文方四寸面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紐蟠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又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相傳亡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朝以璽字涉嫌改之為寶正觀十六年別製玄

三仁神寶

圭

通鑑纂要

璽一座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帝受命之寶晉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并尺寸製度敦今製寶兩坐宜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詔焉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按傳自秦始皇後歷代傳受至唐永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坐開運末北戎犯關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王戎王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其事及戎王北歸齋以入藩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製為之

樞密院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始命徽州為院使仍判官置副會要

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為之

始以尚書吏部郎中吳諱尚書兵部郎中李珣充選其後又改為直崇政院 同上
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命宰相郭崇勳兼樞密使亦置院使 同上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初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勝記本不係職官重輕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續事始為蜀馮鑑所作也 石林燕語

晉天福四年四月以樞密副使張從恩為宣徽使權勝樞密院故也先是上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懇求免職祇在中書院故也遂以宣徽使劉處讓代之每有奏議不稱旨又處讓中書門下故有是釐革 會要

宋書

大

通鑑纂要

開運元年六月依舊置樞密院其見在中書元係樞密院職司人吏各勒仍舊應合行公事委本院奏取指揮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院使從中書門下奏請也 同上

周顯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質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 同上

樞密使帶相印為樞相自後唐始 文獻通考

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知院之名始此 同上

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魏仁浦為樞密副承旨校名氏令取簿參視之仁備日臣 同上 悉能記之遂口占以對無一差訛

晉天福五年六月敕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

稟命是以大朝會則以宰臣承旨草詔書則以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學士承旨外殿前承旨改為殿直樞密院承旨改為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承旨並令別定其名同上

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敬翔為使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然權侔宰相矣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以劉處讓兼樞密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內其院開元元年復置以宰臣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同上

梁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為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為之班翰林學士上蓋職事官也同上

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兩朝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五年既誅劉季述乃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使

者專橫如此宋梁燾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為崇政院以敬翔為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同上

建昌宮使

梁開平元年四月置建昌院以博士王友文判院事以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稅賦諸色課利會要按舊部籍施行仍置院以領之

其五年中書門下奏請以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仍以東京太祖舊宮龍同上

二年三月以侍中韓建判建昌院事至十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皎為建昌宮副使同上

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判建昌宮事至四年十二月以李振為建昌宮副使同上

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判建昌宮其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悉主之至後唐同光四年二月以吏部尚書李琪為國計使按實錄自後廢同上

後唐同光二年正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委租庸使管轄同上

其年三月左諫議大夫竇專上疏曰臣伏見天下諸色錢穀比屬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郎中員外支計分掌自後以租賦殷繁添置口司之額自唐天寶中安史作亂民戶流亡

征賦不時經費多闕唯江淮嶺表郡縣完全總三司貨財發一使征賦在處勘覆目曰租庸稅收京城尋廢職務廣明中黃巢充斥僖宗省方依前以江湖征賦又置租庸使催征及至車輅還京旋亦停廢僞梁不知故事將四鎮節制徵輸置宮使名因命管係既廢宮後改置租庸雜以括斂相兼加之出放生利況戶口什一之稅是太平之日規繩租庸總三司追科因喪亂之時制置在京無此名目乃是出使權宜若要委一官之能何妨總三司合判伏請敕郡縣重集戶口計定租稅令鹽鐵卻歸三司收其征賦務使仍舊會計到京且便上供何須直進既戶口不失則增賦倍多致海內有久遠之安示天下爲一家之治

事雖不行然有議者共選之同上

元祐初

九

天成元年四月敕停廢租庸院名額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仍廢租庸院大程官及放猪羊柴炭戶其括田竿尺一依僞梁制度仍委節度使通用三司不得更差使檢括州使公廩錢先被租庸管係者一切卻還州府同上

長興元年八月敕會計之司國朝重務總其使額以委近臣貴便一時寧循往例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位在宣徽使之下唐朝以戶部度支掌泉貨鹽鐵則特置使名戶部度支則尙書省本司侍郎郎中判其事天寶中楊慎矜王鉷楊國忠雖承恩顧皆守本官別帶使額下及劉晏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又以宰臣各判一司不帶使額乾符之後天下兵興隨

置租庸使以掌調發兵罷停止僞梁不開典故乃置租庸使總天下征賦莊宗亦踵其事釐今上登位削去使名命重臣一人專判曰判三司至是延朗自許州入掌國計自於樞密使請置三司使宣下中書門下宰臣以非故事擬授延朗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令兼判戶部度支不從故特降是命三司置使名自延朗始也

同上

四年正月三司使奏當省有諸道鹽鐵轉運使額職員極多見有左右都押衙及客司通引今欲從正押衙設省職爲轉遷之序正押衙同押衙衙前兵馬使已下名目皆是軍職不合係於省司其正押衙同押衙衙前虞候衙前子弟宜依上延資庫使

元祐初

并

梁開平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至乾元二年八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延資庫使同上

宣徽使

梁開平元年五月宣旨下宣徽院收管供奉官殿前受旨官左右內直等

同上

後唐清泰元年七月殿直都知趙處恩承旨都知蔣德鄰謝恩令具欄笏

同上

晉天福六年七月敕宣徽院供奉官殿直人數不少今後諸道行運副使不得奏請宣補骨肉

同上

宣徽院

唐制宣徽南北院有使有副使宣者嚴季實楊梁因之後唐復添皆官爲之

省副使院在樞密院北二使其院而各設廳事使各一人以檢校官爲之或領節度及兩使留後缺則樞密副使一人兼領二使亦有兼樞密副使簽書樞密院者南院使資望比北院使稍優然事皆通掌祇用南院印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宴饗供帳之事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分掌四案曰兵案曰騎案曰倉案曰胄案其吏史則有都司押官前行後行其給使則有知客押衙道引行首之屬故事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事以先後入敘位文獻通考

皇城使

梁開平三年七月敕內皇城諸門宜各差控鶴官兩人守把

文獻通考

通考

通考

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並敕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帶人入門逐日諸道進奉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攬至內門前令董門殿直已下昇進其章善門仍令扃鎖不用逐日擅自開明文獻通考

乾化元年五月詔曰闕是正門也宜以時開閉用達陽氣委

皇城使準例檢校啟門車駕出則闔扉同上

轉運使

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文獻通考

留守

晉天福七年九月敕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會要

開封府

梁開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敕升汴州爲東京置開封府以開封浚儀兩縣爲赤縣其餘屬縣爲畿縣晉天福三年十月敕汴州宜升爲東京置開封府以開封浚儀兩縣復爲赤縣其餘屬縣爲畿縣應舊制開封府時管屬縣分並可仍舊同上

漢乾祐元年三月改晉昌軍爲永興軍同上

周廣順元年六月降京兆府同五府長安萬年縣爲次赤縣同上

河南府

後唐同光三年詳定院奏近升魏州爲東京臣檢故事須先定兩府未審依舊以京兆及河南爲兩府太原興唐爲次府

文獻通考

通考

通考

惟復以興王之地別定府名敕故事雍州爲西京洛爲東都太原府在兩府之次近以中興大業以魏州爲京興唐府權名東都爲洛京今後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興唐府爲北都太原府並爲次府同上

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都洛陽以河南府爲上從之同上

晉天福三年十月敕改東都爲西京同上

京兆府

梁開平元年四月改京兆府爲大安府長安縣爲大安縣萬年縣爲大年縣仍置佑國軍節度使額始命韓建爲佑國軍節度使至三年五月改佑國軍爲永平軍同上

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廢永平軍額復爲西京京兆府大安縣爲長安縣大年縣爲萬年縣同上

晉天福七年十月敕改西京爲晉昌軍留守爲節度觀察使仍依舊爲京兆府在七府之上同上

大名府

後唐同光元年四月升魏州爲東京都督府曰興唐府元城縣爲興唐縣貴鄉縣爲廣晉縣至三年三月改爲鄴都興唐爲次府同上

天成四年五月敕先升魏州爲鄴都有留守皇城使及宮殿諸門園亭名額並廢同上

諸府

五代史補卷四

卷

通鑑卷四

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案十道圖以關內道爲上遂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勅業興王之地請北升二府於五府之上合爲七府仍以興唐爲首眞定鳳翔成都江陵興元爲次從之同上

晉天福二年九月改興唐府爲晉府興唐縣爲廣晉縣三年十一月敕魏州廣晉復升爲鄴都置留守廣晉元城兩縣爲赤縣其餘屬縣爲畿縣同上

開運二年四月敕鄴都依舊爲天雄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鄴都留守廣晉尹同上

漢乾祐元年三月改廣晉府爲大名府廣晉縣爲大名縣同上

周廣順元年六月以大名府元城縣爲赤縣同上

顯德元年正月廢鄴都留守依舊爲天雄軍大名府爲京兆府之下其屬縣地望官吏品秩並同京兆府同上

都督府

梁貞明六年閏六月敕宋州升爲大都督府同上其年八月敕升福州爲大都督府同上

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舊有八大都督府按十道圖以靈州爲首陝幽揚潞鎮徐等州爲次其魏鎮已升爲七府兼具員內越杭福澤等州亦相次升爲都督府望以十大都督府爲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陝爲首餘依舊制從之同上

五代史補卷四

卷

通鑑卷四

周廣順三年正月四日敕頃者淮海陸梁舉干戈而入寇湖湘覆沒致黎庶之倒縣惟彼武陵素稱雄鎮連營比屋皆懷勇烈之心戮力協謀盡復江山之境宜降褒崇之命以升忠義之邦俾列大藩永率南夏其長州宜升爲大都督府在潭桂之上同上

刺史

天成三年五月敕刺史以二十五月爲限仍以到任日爲數同上

縣令

梁開平四年四月敕天下諸州鎮使官秩無高卑在縣令之下同上

顯德五年十月詔淮南諸縣令仍舊兼知鎮事從江南之舊制也同上

五代任官凡罷職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詠求刻削猥

節尉

後唐長興四年五月敕諸道馬步判官不得差攝官如關人

須於前資正官判司簿尉中選性行平允者補授會要

縣尉五代久廢而盜賊鬪競則屬鎮將文獻通考

司戶參軍

蜀王宗錫責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緣衫槐笏而已宗錫大笑絕倒曰若頸便斬去

吾何能作措大官邪九國志

元帥

後唐長興四年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其年九月中書門下奏秦王加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司其儀注規程諸事條目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囊橐庭禮今後令諸道節度使已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以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其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授軍職則委元帥請奏從之會要

節度使

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敕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內宜兼押番落使二年七月敕須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唯東西兩州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祇言節度使同上

親王遙領節度使

後唐清泰元年六月以皇子重吉遙領成德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北面水陸轉運制置等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同上

晉天福八年以皇弟重睿為開封尹充管內河隄使時重睿未出關命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府事遂月支錢七十千米通係千人馬十匹草萊別支公用米二十石麥五十石羊二

十口每年銀三同上千斤錢四百千同上

開運二年五月又遙領雄武軍節度秦階成等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管內營田制置等使至三年正月改領忠武軍節度許蔡申等州觀察處置使三年三月以皇子延煦遙領鎮寧軍節度澶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至其年十一月改領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同上

宰相遙領節度使

後唐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監修國史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觀察處置等使真定尹同上

都護府

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有大都護除單于北庭等府久不遣外今具員內節度使中見有兩員外守安北都護安東都護今祇請以四大都護為定額仍以安東大都護為首奉敕宜依其安南大都護安西大都護安北大都護次之 同上

諸使雜錄

梁朝諸司使名

崇政院使租庸使宣徽院使客省使天驕使飛龍使莊宅使大和庫使豐德使儀鸞使乾文院使文思院使五防如京使尚食使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

五代史記補考卷四

五

諸司使

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

使西京大內皇牆使閑廐使宮院使翰林使 會要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御食使為司膳使小馬坊使為天驕使

文思院使為乾文院使同和院使為儀鸞使 至三年十一月乾文院卻置使

同上

三年十月置左右軍巡使 以段明遠為左軍巡使鄧為右軍巡使時以遷都之始金吾河南尹

侍衛諸軍雖合差人巡警京都往往濫發分曹異職多擾于民乃置左軍巡管水北右軍巡管水南各置巡院罷諸軍巡檢人員仍令判六軍 同上

諸衛張宗奭都管轄

乾化元年十二月以大理卿王膳為安南送旌節官告使 舊制

巡撫陞陟冊命振卹帑入番等使選朝臣為之其宣慰加官送旌節即以中官為之今以三品送旌節新例也 同上

其年三月中書門下奏儀仗法物使李肅是偽梁置此使額

使令主持又無考限況主持法物各有本司請準舊停廢從

之 同上

天成元年九月以尚書都官郎中庾傳美為三川搜圖籍使 同上

五代時有翰林醫官使 文獻通考

後唐長興中有書記支使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四

五代史記補考卷四

五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五

百官考第八

幕職

後唐同光二年八月八日中書門下奏諸道除節度使及兩使判官除授外職其餘職員并軍事判官伏以翹車著詠美帛垂文武重弓旌以光樽俎由是副知己之薦成接士之榮必當備悉行藏習知才行先奉幕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爰自僞梁頗乖斯義皆從除授以佐藩宣因緣多事之秋慮英得人之選將期推擇式示更張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判官兩使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並任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

會要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五

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天成元年八月十一日敕諸道開置幕府皆有舊規奏薦官寮亦著前式苟或廢素難止澆訛從前諸道奏請判官若遇移鎮便合隨去若無除授亦隨府罷近年流例有異從來使府雖遇除移判官元守舊職今後若朝廷除授者即不繫使府除移如是自請充職者便須隨去如遇府罷其職亦罷又往例藩鎮帶平章事奏請判官殿中已上許奏紫不帶平章事亦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是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自員外郎已下不在奏緋之限其所奏判官州縣官並須將前任告示亦隨奏到京若是未曾有官須假試銜者亦須奏狀內言並未官如是節度觀察留後及權知軍州事並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並須申本道請發表章不

在自奏之限今日諸道奏請從事本無官序要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多是兼請朱紫不唯紊亂實啟僥求深蠹彝章須行釐革宜令諸道州府仍下營內知州準敕命處分

同上

後唐天成元年八月敕中書先條奏州縣令錄正衙謝後合趨內殿謝辭者如令錄是除授宜令給事中引對如是指授者準舊例委三銓尚書侍郎各自引對仍須前一日閤門進狀

同上

二年九月十九日敕近聞藩鎮幕職內或有帶錄事參軍兼鄴都管內諸州錄事參軍從前並兼防禦判官設官分職激濁揚清若網在綱各司其局督郵從事兼處尤難沒階則賓主之道虧下榻則軍州之禮失須從改革式振紀綱宜令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五

三

通鑑紀事本末

後諸州府錄事參軍不得兼職如或才堪佐幕節度使須具聞奏不得兼錄事參軍鄴都管內刺史州不合有防禦判官之職今後改為軍事判官如刺史帶防禦團練使額即得奏署防禦團練判官仍不得兼錄事參軍如此則殊履玳簪全歸客禮提綱振領不素公途仍付所司

同上

四年六月敕諸道節度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帥臣不在其軍州事節度副使權知

同上

長興元年五月十六日敕去年相次有諸道前資掌書記已下賓從到京求官人數極多或自述行止或得替節度使論薦兼有已于郊天行事者即自朝班中無員闕安排前件官等皆隨府罷職相次到京當奏辟之時慎選盡由門館及替

開之後安排須告朝廷若不特議區分即恐久令淹滯宜令于諸道掌書記已下據有員闕處各除授一員仍自此凡是朝官及諸州府判官得替一周年後得求官擢才特敕不在此限同上

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太常丞孔知邵奏諸道行軍副使兩使判官及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並請依考限欲滿一月前本處聞奏朝廷除替從之兼上佐令錄判司主簿亦準此指揮或有丁憂及不赴任因事停官身死並具月日申如不依指揮罪本處官判官同上

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準天成四年六月二十日敕使史準舊例以三年為限其少尹上佐官以二十五月為限府縣官

元祐二年

三

國朝

準長定格以三十月為限其行軍副使兩使判官已下賓寮及防禦團練副使判官推官軍事判官並宜以三十箇月為限如是隨府不在此限同上

其年十一月敕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推巡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職次若文學智術超羣倫者不拘月日之限才器卑陋階緣得事者即于州縣官中比擬若州縣官中有文學雄奧識略優深者亦于班行諸道判官中比擬任使同上

清泰二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自今年三月後諸州刺史奏軍判官九人行之有礙新敕慮在外未知敕軍判官宜令本州

刺史自選擇舉奏初且除本職未得與官或刺史連任相隨顯有勞能許本州刺史以聞量事獎擢仍不得枉有論薦其三月後九人且與施行同上

晉天福二年二月敕前任諸道行軍副使等今後替罷一年後方得赴闕其先替在京者宜令中書門下據見有闕員除授仍敕諸道知同上

漢乾祐元年正月敕其諸道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今後不得行奏薦委中書門下選擇使相節度使許奏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節度使許奏節度掌書記節度推官其防禦團練判官等聽奏仍須精擇才能其奏薦州縣官帶使相許薦三人不帶使相許薦二人防禦團練刺史

元祐二年

四

國朝

許薦一人乃舉唐朝晉朝敕示為規則同上

顯德二年六月詔兩京諸道州府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今後並不得奏薦如隨郡已歷前件官職任者不在此限其防禦團練刺史各置推官一員同上

王府官

後唐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為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瓊為秦王友前襄州觀察支使魚崇遠為秦王府記室參軍時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置稱請自選擇方降是命同上

試攝官

後唐天成元年十月十六日敕朕以削平區宇撫育蒸黎頃

當災歉之餘未絕瘡痍之苦緬惟邦本實繁官常苟未致於雍熙則曷寧於宵旰必在求之良吏委以親人倘或因循遂成勞擾先期以選門構官既無尤多近年以來銓注無幾遂至諸道州縣悉是攝官既無考課之規豈守廉勤之節而況多因薦託苟徇請求替罷不常迎送為弊殘民害物熾然成風言念所深焦勞何已宜令三司及諸道州府據見任攝官如未有正官具差攝月日錄名申奏如以後或為公事及月限已滿乞行替移即須具因由并選差將來攝官歷代職任姓名聞奏替免無致頗有替換如有內外臣僚輒行薦託當舉憲章 同上

四年正月敕大理寺近為陵臺令冒稱試銜按法以詐假論

五代史補卷五

五

通鑑纂要

又據長定格選人無出身未曾任正員官使虛銜散試官奏受正員官及權知權判等官未得資自以諸事故解官並立選集限敕天下州府例是攝官或因勸窮遂為詐假法書中雖云不可選條內其奈不無今日已前或有稱試銜者一切不問此後並宜禁止 同上

晉開運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司寺監若無公事不合一例差署攝官況自前元無敕命指揮又不曾具名奏聞其太常寺太祝奉禮逐季祗應祠祭行事不可缺人其太常寺已差攝官滿五年者宜比三傳出身其餘諸司寺監今日已差攝官滿五年者宜比明經出身今既稱已年滿者各委本司一月內具所差年月鄉貫三代申奏下中書追引本司差攝

文牒及親公事文書點檢不虛奏覆敕下後方理選數仍給與優牒候合格日起選如攝太常寺太祝奉禮有已滿三年以上者亦許一齊奏過候滿五周年準前事例施行其餘諸寺監攝未滿五周年者不在施行兼今後諸司寺監不得更差攝官其太常寺如正官數少宜許差前資判司主簿及黃衣選人充仍先具姓名申奏取裁不得充原額人數所攝一任限三周年為滿每年與減一選候罷攝日準前給與優牒候本選合格日就優牒赴選從之 同上

三年五月敕有司差攝官員今日已前任攝滿五年者宜追驗本司差攝文牒及親公事文書并鄉貫三代點檢者與授初官起今後所司如更有關須差攝官者可具所攝鄉貫三代奏聞 同上

五代史補卷五

六

通鑑纂要

周顯德元年正月一日敕節文其諸寺監官如滿七周年已上應奉公事無遺闕文書灼然者並與同明經出身如不滿七周年者任逐便穩今後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如違本司官吏並行朝典 同上

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節文起今後諸處州縣官考限已滿替人未到開宜令且守本官執行公事仍令依舊請俸不得擅離任所州府亦不得差署攝官替下如有遺憂停任身故假滿百日及非時闕官之時祗可差人承攝 同上
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敕攝官承乏或久罄於公勤因時側揚宜特行於旌錄諸處自前應有攝官曾經五度者與一時出

身仍先令所司磨勘須得任親公事文書解由分明每攝須及半年已上方得充爲任數仍令所司引驗人材及考試書判的然堪錄用者方得施行

同上

中外加減官員

梁開平元年四月敕開封府錄事參軍及六曹掾屬宜各置一員兩畿赤縣置令簿尉各一員

同上

二年十月省諸道府州六曹掾屬存戶曹參軍一員通判六

曹

同上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祗置大卿

監少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請權停

唯太常寺事關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

五
花
補
卷
三

七

通
鑑
綱
目

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宮官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

急司存並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

置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

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即

日停罷朝官仍各錄名銜具罷任月日留在中書候見任滿

二十五日並據資品卻與降官從之

同上

二年三月敕其先減省官員除已別授官外左散騎常侍李

文矩等三十人宜卻復舊官太子詹事石戡等五人宜以本

官致仕將作少監岑保嗣等一十四人候續敕處分

同上

其年四月三銓奏準本朝改事州府官員府有司錄參軍外

置工曹倉曹戶曹法曹兵曹士曹六員州有錄事參軍外亦

置六曹縣置令丞主簿各一員尉三員分判八事自後除兩

京外都督府及諸州各置戶曹一員餘四員並省縣置令主

簿各一員丞尉並省除合格選人外有郊天行事人數倍多

況州官事簡掾曹請依舊祗置兩員縣局務繁請添佐官一

員其間有尉無簿者請添置主簿一員其赤縣次赤縣畿縣

次畿縣並準此除四京外其判司祗置司戶法司兩員從之

同上

四年三月敕三川涇鳳秦隴等州縣官置數目絕多其上佐

官自少尹以下依本朝舊制各具在任員關申奏其州準近

敕置錄事參軍司戶參軍各一員縣置令主簿各一員外錄

官並停其除替選任一準三銓常式

時初平僞
蜀故也

同上

五
花
補
卷
五

八

通
鑑
綱
目

周顯德五年十一月敕兩京五府少尹司錄參軍先各置兩

員今後祗置一員六曹判司內祗置戶曹法曹各一員其餘

曹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藩判官並宜省廢

同上

階勳

後唐天成三年五月十九日敕近代已來文武官階稍高便

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

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循舊制今後加勳先

自武騎尉經一十二轉仍承爲常式

同上

清泰元年八月尚書司勳郎李盈休奏近日朝廷凡初敘勳

便至柱國臣伏見本朝位至宰輔藩鎮其勳皆從初敘蓋欲

示人揚歷功用之重也勳格自武騎尉七品至柱國正二品

凡十二轉今從羣官得敘封者並請自武騎尉依次從之同上
章服

周顯德元年正月一日敕節文今後升朝官兩任以上著錄
十五周年者與賜緋凡州縣官歷任內曾經五度參選者雖
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以上合授優散官者
並賜緋非時特恩不拘此例同上

雜錄

梁開平二年七月敕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大
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司使以下
祇許用銅飾仍永爲定式同上

四年五月敕奇衰亂正假僞奪真既典刑之不容宜犯違而

莫赦應東西兩京及諸州府製造假犀玉眞珠腰帶簪珥并

九

諸色售用者等一切禁斷應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

長吏面前毀棄同上

後唐天成二年正月敕今後三京及諸道州使職員名目是

押衙兵馬使指揮使已上騎馬得有暖坐諸都將衙官使下

係名者祇得衣紫皂衣庶人商旅祇著白衣庶人有富戶

或投名于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攝貴免丁徭如此色人仰

所在禁勘以肅姦欺同上

長興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諸道奏薦州縣官前衙內有賜紫

金魚袋者奉長興元年九月十七日敕州縣官若循常例十

六考方得敘緋倘或已佩金章固難卻爲令錄必若藉其才

器則可別任職資須協通規免踰定制宜令今後諸道州府
不得以著紫宜身奏薦爲縣官者奉敕文資官階衙內已有
金紫尙不許卻爲州縣官其武職銀青階衙亦宜條理宜令
諸道州府自此詳文資賜紫例不得更以帶武職銀青階衙
奏薦爲州縣官員仍付所司

俸料

梁開平三年正月詔曰祿俸所以養賢而勵奉公也朕今肇
建諸色已畢郊祀禮職貢至多費用差少其百官俸料委左藏
庫依則例全給同上

丙申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通鑑

炯按唐自廣明喪亂以來百官俸料額存而已其後從朱

全忠言令給半俸至是始全給

七

後唐同光三年二月十九日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副

使判官已下俸料請降敕各下逐處支遣兼除所置副使判

官掌書記推官外如本處更妄稱簡署官員卽勒本道節度

使自備請給不得正破係省錢物同上

諸道藩鎮請祇置節度使副節度觀察判官掌書記推官共

五員同上

節度使副料錢每月四十千依除實數錢廚料米一石麴二

石內價錢三千蒿六十束柴三十束春服絹一十五匹冬服

絹一十五匹縣三十兩私馬二匹草料同上

節度觀察判官料錢每月三十千依除實錢廚料米六斗麴

節度觀察判官料錢每月三十千依除實錢廚料米六斗麴

節度觀察判官料錢每月三十千依除實錢廚料米六斗麴

一石六斗價錢二千蒿四十束柴二十束春服絹一十二匹
冬服絹一十二匹絲二十五兩私馬一匹草料同上

節度掌書記計料錢每月二十五千依除實錢府料米六斗

麵一石二斗內價錢一千五百蒿二十束柴一十五束春服

絹一十匹冬服絹一十匹絲二十兩私馬一匹草料同上

節度推官料錢每月一十五千依除實錢府料米六斗麵一

石二斗內價錢一千五百蒿二十束柴一十五束春服絹一

十匹冬服絹一十匹絲二十兩私馬一匹草料同上

留州兼判六軍諸置副使判官推官三員副使依節度副使

例判官依觀察判官例推官依諸道推官例留守不判六軍

請置判官推官二員判官依節度觀察判官例推官依諸道

推官例四京府請祗置推官一員如已有判官即不置判官

其請受準留守推官例其料錢準百官例折支所有除料時

服等即給本色同上

右奉敕宣令諸道節鎮依舊更置觀察支使一員其俸料春

冬依賜仍準掌書記例支遣餘依租庸院所奏

後唐同光三年二月十五日租庸院奏諸道州縣官并防禦

團練副使判官等俸料各據逐處具到事例支帳內點檢舊

來支遣則例錢數不等所給折支物色又加錢數不定難為

勘會今除東京管内州縣官見支手支課錢且依舊外其一

京并諸州於舊日支遣錢數等第重定則例兼切循本朝事

體防禦團練副使判官外其餘推巡已下職員皆是本處自

要郡請團融月俸贈給亦訖依舊規繩司更不支給錢物
謹具如後防禦團練副使判官副使逐月料錢三十千貫判
官逐月二十千貫同上

刺史州元兼副使有者請廢其軍事判官所有月俸亦是刺

史已俸內支贈同上

三京少尹支料錢逐月三十千貫赤縣令每月正授支料錢

二十五千貫考滿并攝比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料

錢一十二千貫考滿并攝比正官支一半同上

畿縣令每月正授支料錢二十千貫考滿并攝比正官支一

半主簿每月支料錢一十千貫考滿并攝比正官支一半同上

司錄參軍每月止授支料錢三十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

支一半同上

諸曹判司官每月正授支料錢一十二千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同上

文學每月正授支料錢五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支一半

參軍每月正授支料錢五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支一半

諸州府錄事參軍各依逐州上縣令支州判司各依逐州上

縣主簿支同上

一萬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料錢二十三千貫考滿并差

攝比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料錢一十三千五百貫

考滿并差攝比正官支一半同上

九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料錢二十二千貫考滿并差

牘比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料錢一十二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支一半同上

八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二千一百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同上

七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二十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
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一十一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
官支一半

六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十九千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一千五百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同上

五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千八百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一十千貫考滿并攝職比正官支一半同上

四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十七千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九千五百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

三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十六千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九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
支一半

二千五百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十五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八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支一半

二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十四千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八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
支一半同上

一千五百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十三千貫考滿并差
攝比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七千五百貫考滿并差
攝比正官支一半同上

一千戶已上縣令每月正授支一十二千貫考滿并差攝比
正官支一半主簿每月正授支七千貫考滿并差攝比正官
支一半同上

五百戶已下縣令每月正授支二十千貫考滿并差攝此正
月支一十千貫考滿正授支六十千貫考滿并差攝此正官支

一 半 同 上

右租庸使奏重定料錢則例如前如諸道舊有取田處今後不得占留開破並依百姓例輸稅奏敕宜依長興二年閏五月起居郎曹琛奏文武兩班或請假歸寧或臥疾未頓才注班簿便注料錢伏乞特降敕命者敕今後文武官請準式歸寧假及疾病者並許支給本官料錢

其月二十四日敕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判官已下賓僚等考滿未有替人宜令並全支俸料元不在省司給俸者不在此例

清泰元年七月敕洋王從璋湮王從敏每月各給料錢一百
千米麥各五十石僉人衣糧各五十分馬十五匹艸粟二王

自方鎮入朝留洛陽私第故有是給賜同上

二年十月將作監丞襲封介國公宇文頊奏蒙恩襲封除官無襲爵俸給詔特給本官俸同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水部員外郎劉知新奏尙書省京師會府輦轂繁司奏議雖委於官寮行遣亦資於胥吏六典之制官吏有俸有糧其尙書省諸司令史伏請給賜月糧俾其奉職冊府元龜

二年十月詔曰策名筮仕誠切於進身制祿命官義從於實實既懲贖貨宜有代耕應天下州縣官員逐月俸料如聞支給多不及時縱或支遣皆是爛弱斛斗既關供須難責廉慎自此隨處官員所破料錢宜令逐縣人戶於合送納稅物內

計折充支一則免勞人戶輸送一則便於官寮仍下三司速與計度同上

晉天福六年二月敕諸衛上將軍逐月加俸錢一萬漢乾祐三年七月十六日敕節文諸道州府令錄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與俸戶逐戶每月納錢五百與除二稅外免放諸雜差遣不得更種職田所定俸戶于中等無色人戶內置不得遣差令當職及赴衙參如有闕額及不建明申州府差填不得衷私替換若是令錄判司主簿除本分人數外剩占俸戶及令當直手力更納料錢並許百姓陳告其陳告人與免戶下諸雜差徭所犯人追毀告身更加力役如令佐錄事參軍內有員闕州府差攝亦依例支與俸錢差攝官官不得一例供

被定例如後三千戶已上縣令逐月一十二千主簿六千會

一千戶已上至三千戶以下縣令九千主簿五千同上

一千戶已下縣令六千主簿四千同上

錄事參軍判司依本部內戶口取最多縣分例支破其錄事參軍依縣令例判司依主簿例同上

漢乾祐三年敕諸道州府令錄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與俸戶逐戶每月納錢五百與除二稅外免放諸雜差遣不得更種職田所定俸戶於中等無色役人戶內置不得差令當直及赴衙參若是令錄判司主簿除本分人數外剩占俸戶及令當直手力更納庫錢並許百姓陳告文獻通考

周廣順元年四月敕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

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數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序之高卑又思祿秩之升降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勳效今重定則例諸州防禦使料錢二百千祿粟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四疋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料錢一百五十千祿粟七十石食鹽五石馬十四疋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刺史料錢一百千祿粟五十石食鹽五石馬五匹粟元隨二十人衣糧仍取今年五月一日後到任者依前定例支其已前在任者所請如故會要

顯德五年十二月中書奏諸道州府縣官及軍事判官一例逐月各據逐處主戶等第依下項則例所定料錢及米麥等

取顯德六年三月一日後起支其俸戶並停廢同上

一萬戶已上縣令逐月料錢二十千米麥共五石主簿料錢

一十二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七千戶已上縣令逐月料錢一十八千米麥共五石主簿料

錢一十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五千戶已上縣令逐月料錢一十五千米麥共四石主簿料

錢八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三千戶已上縣令逐月料錢一十二千米麥共四石主簿料

錢七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不滿三千戶縣令逐月料錢一十千米麥共三石主簿料錢

六千米麥共二石同上

五萬戶已上州司錄事參軍及兩京司錄每月料錢二十千

米麥共五石司戶司法每月料錢一十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三萬戶已上州司錄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八千米麥共五

石司戶司法每月料錢八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一萬戶已上州司錄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五千米麥共四

石司戶司法每月料錢七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五千戶已上州司錄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二千米麥共四

石司戶司法每月料錢六千米麥共一石同上

不滿五千戶州司錄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千米麥共三石

司戶司法每月料錢五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諸司軍事判官一例每月料錢一十千米麥共三石同上

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謂侍臣曰文武百寮所請俸給支遣

之時非唯後於諸軍抑亦又多折估豈均養之理邪如其有

過朕不敢私責重俸薄甚無謂也此後並宜支與實錢冊府元龜

周顯德五年中書奏諸道州府縣官及軍事判官並宜則例

定料錢及米麥等以來年支給其內外官庫戶莊戶俸戶柴

炭紙筆戶等並停如今後更有人戶願充此等戶者仰本州

勒充軍戶配本州牢城執役文獻通考

六年十二月詔諸道州府攝官起今後支給本所諸官俸錢

之半會要

官告

後唐同光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準本朝故事如封建諸王

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

禦留後郎中書帖吏部官告院素綾紙標軸下所司修寫印

署畢進入內宣賜其文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敕

下後並合是本道進奏院或人自于所司送納朱膠綾紙

價錢各請出給今後請除內司大官并侍衛及賞軍功將校

轉官外並請官中不給告亦從之同上

三年正月敕吏部今後特恩授官侍衛軍功改轉內庭諸司

帶職外來進奉受官綾紙並宜官給舊例朱膠一切停廢禮

錢亦不徵取又慮所司人吏不辦食直糧課逐月兩司各支

錢四十千至於臺省禮錢宜特蠲減比舊數五分計徵一分

其特恩已下不得徵納禮錢仍令中書門下條流敕畫經過

諸司不得停滯其官告若是宣旨除授及品秩合進呈者準
例進內餘並送納中書門下勘檢給付敕畫到本司十通已
上官告限三日內印署三十通已上限五日五十通已上中
書門下與限催促如臨時緩急宣賜不拘此限 同上

天成元年七月中書奏近奉宣旨使府判官州縣官告身敕
牒今後據道數進納仍令祇候宣賜者舊例朝廷命官除將
相外並不宣賜官告因偽朝條流凡準宣授官即特恩頒賜
今使府判官皆許本道奏請或聞多在京師至於令錄悉是
放赦後本官自於吏部出給告赤中書不便管係臣等商量
自兩使判官州縣令錄在京除授即望令於內殿謝官便辭
赴任不更進納官告其判司主簿不合更許朝對赦下後望
準舊例處分從之 同上

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兵吏部應出給書寫印署官告其本
曹郎中令自今後於本官幕次當直候知印宰相當制舍人
出後即歸人吏並勒隨本官祇候仍下度支逐日量給食料
其本行尚書侍郎左右丞等每日赴朝遇行敕旋 印署發
遣免至公事淹延 同上

三年十一月吏部奏流外官今後祇考年勞乞不試判從之
同上

四年十一月敕今後應是官告除準宣敕外其陳乞除官并
追封追贈敘封進封官告及舉人冬集綾紙羅標軸錦袋等
宜令並與官破仍勒各隨色樣尺寸如法裝修疾速書寫印

署進納 同上

其月敕應諸道州府令錄等官告敕牒元是中書進納入內
令閤門宣賜其判司主簿官告舊是所司發遣受恩今後赴
本任地理遠近各有程限比候進納恐有停滯況綾紙標軸
價錢近已官破今後所除州縣官告身敕牒宜令中書門下
指揮不要進納並委宰臣當面給付 同上

長興二年閏五月十九日吏部狀奏當司制敕甲庫專知官
一例近停廢者伏緣當司主掌制敕甲庫與三庫不同常日
檢尋諸司取證稍有差繆所失非輕無人主持必虞貽闕今
欲於吏部令史內選差一員句當又緣公事至重仍遣別不
執行他事無乞除本役外特與減二年勞考者奉敕宜依其
中書省門下省兵部甲庫公事亦準此 同上

休假

梁盧格爲侍御史太祖乾化二年御史臺奏格先請患假滿
一百日準例合停從之 冊府元龜

後唐盧導爲右司郎中知雜事天成二年八月假滿百日奉
敕停官 同上

後唐天成四年五月四日度支奏準敕中書門下奏朝臣時
有乞假觀省者欲量賜茶藥奉敕宜依者竊緣諸班官班省
司不見品秩高低兼未則例難議施行今令據官品等第指
揮文班左右常侍諫議給事舍人諸行尚書太子賓客諸寺
太卿國子監祭酒詹事左右丞諸行侍郎宜各賜蜀茶三斤

起居拾遺補闕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左右庶子諸寺少卿
國子監司業河南少尹左右諭德諸行郎中員外郎太常博
士宜各賜蜀茶二斤蠟茶二斤草荳蔻百枝肉荳蔻五十枝
青木香一斤半國子博士五經博士兩縣令著作郎太常宗
正殿中丞諸局奉御大理正太千中允洗馬左右贊善太子
中舍司天五官正宜各賜蜀茶二斤蠟茶一斤艸荳蔻五十
枝肉荳蔻五十枝青木香一斤

會要

武班左右金吾上將軍左右諸衛上將軍宜各賜蜀茶三斤
蠟面茶二斤艸荳蔻一百枝肉荳蔻一百枝青木香二斤左
右諸衛大將軍左右諸衛將軍宜各賜蜀茶二斤蠟面茶二
斤艸荳蔻一百枝肉荳蔻五十枝青木香一斤半左右卒府

通鑑纂要

主

通鑑纂要

副卒宜各賜蜀茶二斤蠟面茶一斤草荳蔻五十枝肉荳蔻
五十枝青木香一斤敕奉令復或有臣僚請假觀省其所賜
藥候辭朝之日于閤門宣賜至晉天福二年九月度支朝臣
請假觀省出入皆是支賜茶藥今緣諸庫無見在伏乞權罷
從之至五年五月敕朝臣請假觀省依天成四年敕支賜茶
藥晉天福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按六典尚書吏部凡職
事官應觀省及稱病不得過程謂身有疾病滿百日若所親
疾病滿二百日及當侍解官申省以聞其應侍人材用灼然
要藉驅使者得帶官侍養又準雜令諸外授官給裝束假去
所授官一千里內者四十日二千里內者五十日三千里內者
六十日四千里內者七十日過四千里八十日並除程具假

內欲赴任者聽之若有事須早還者不用此令若京官身先
在外者裝束假減外官之半敕準令典處分 同上
李遵為司天少監長興二年二月戊戌御史臺奏遵請假滿
十旬準前例合停從之 冊府元龜

致仕

後唐長興二年八月敕應內外致仕官自此凡要出入不在
拘求之限 會要

長興四年八月乙丑帝顧謂侍臣曰前洋帥陳皋稱病甚乞
致仕信乎對曰實然帝因愴然改容良久曰陳皋昔為健兒
從吾征伐操戈擐甲氣吞豺虎今衰老落如此浮生壯健都幾
何時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漢瓊往勞問 冊府元龜

通鑑纂要

主

通鑑纂要

晉天福三年五月詔應中外臣寮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
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及據官品依令式 會要
漢盧撰高祖乾祐中為右散騎常侍撰患風痺難於拜起每
致拜一坐再至班列中有多口而見之者謂諸御史曰此而
不彈會當於稠人廣眾之中辱之主上若問即以不供職為
奏撰聞懼而上章乃除戶部侍郎致仕 冊府元龜

封贈

後唐同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奏當司奉今年三月二十八
日敕內外文武官母妻可據品秩高卑封邑號者當司檢會
舊起請敘封條貫如後 會要
一準舊條應內外文武及致仕官母妻敘封進封邑號者或

遇別敕特加獎封外其餘官據官階齊五品母爲縣太君妻爲縣君官階齊四品進封母爲郡太君妻爲郡君官階齊三品母進封爲郡太夫人妻爲郡夫人如未經封邑雖位至三品亦以從初而敘近年多於所司陳狀便請依官品敘封既非特敕恐失舊規其所請準例封並請依格條施行同上

一準舊例應外任其上州刺史或帶使額都督府在京軍諸衛將軍小將軍已上初任聽準例各與母妻依品第敘封其東宮雜五品初任升朝并中下州刺史並許至第二任敘封如自班行及遷郡除授中下州刺史者已同兩即許聽敘其

同上

一諸道節度副使節察兩使判官先準起請節文如曾任五

三行已著案三

三

通鑑纂要

品已上升朝官聽敘封緣帶使職不合與諸色帶職官同例自今後如全未經封者許與母妻一度封敘邑號仍須官階合格如更除授歸班官領郡符即許進封如守職就加官階不在進封之限今又伏見諸道有奏置行軍司馬并參謀者其職位實在副使之上自此是曾任升朝官并刺史者亦請節度副使并兩使判官例處分同上

一前資官請與母妻封進邑號或多積歲或曾經殿累停替皆妄有申請當司請各立年限其邑號得替後一年內聽敘一年外并殿累外未改頭銜並不在申請之限同上

一應諸色官請與母妻敘封邑號者竊緣先有文武官授官敕申并先封邑號敕申累經散失無憑檢詳近者多是身在

他處守官于所司投下公狀則削去見在衙衛卻稱前任官品若當司便與申奏則敕下後所給告牒年月不同自此請準前後起請節文如省司失墜敕申者京官引驗本官告身敕牒及母妻前封邑號告身敕牒如因失墜即磨勘歷任如官序顯著參詳並封不虛即取登朝官三員充保仍須結罪使印方與進封如是曾任節度觀察團練經略防禦刺史等則責本道進奏知後院狀入案刺史無知後院即取使府進奏官狀并準京官例取登朝官三員充保其五府少尹左右司馬外道帶職官等若自班行除授即準京官例檢勘若自本道奏薦即準節度使已下至刺史取奏進官狀詳驗如無保狀具歷任經堂陳述候裁下點檢訖即卻勒從初封敘如進擬後再勘及有人糾告稱官階及前封邑號謬妄并在官雜帶職官違礙條格亦自落職名請敘封者具本官具名銜申奏其陳狀句當人申堂取裁其諸色官並各守條限指揮其句當人如與外州府刺史諸色官句當者即須係外州府職名其所通狀仍須具鄉貫兼取本道進奏官連署識認使本道進奉院印方可施行如是京官下句當人不係見任前資並須是本任官司局人吏句當仍於狀內分明豎出某司印兼委本行令史署保如違格條不在施行之限一應升朝并諸州刺史左右司馬五府少尹凡與母妻封邑號事其中或有進奏官句當人攙敕下便經省陳乞封敘當司若便施行又慮卻有追改稍或逗撓即緣恩命已行官階合格前後

五代史補卷五

三

通鑑纂要

起請節文未曾條制自今後京官或身在京除授外官者并
在外除授或帶職或諸道奏薦受官階品職銜合格者不係
四品五品以上候印給告身畢日將至當司引驗方許據狀
封敘同上

一應諸色官階合格後卻授陵臺令州縣官或帶諸雜散職
或授場監職銜有礙格條者卻即引前任階銜論若一例施
行恐紊條式自此後須待再授官階相當即許敘使不在以
見任不合格例官銜請論進擬之限同上

一準舊例應諸衛小將軍上中下等州刺史都督使額母妻
封至郡君並止縱檢校官或階爵至三品亦不在論請進封
之限如是防禦團練經略等使已上階至三品許至郡夫人

郡太夫人其餘諸色官並請各循元格階品同上

一準舊條應外任除五府少尹諸州刺史封敘外其左右司
馬與長史別駕一例釐革不許封敘自從諸道論請不絕今
勘會大都督左右司馬與五府少尹資序不殊自今後請準
五府少尹例特許敘封仍須檢勘出身不礙正條方與團奏
餘並依元起請條流一準往例諸道上州長馬別駕陵臺令
率府諸衛郎將中郎將司天五官正雖是五品並不在封敘
之限其大理正先有起請不許緣是次對官即與五官正不
同今請同諸五品例施行同上

一諸色官請與母妻進封邑號準舊例若遇改官加階爵或
加檢校官者勒句當人于狀內登出所加官轉階年月當司

檢勘不虛即與進封如不遇改官轉階不在進封之限同上

一文武官封王爵邑加實封準舊例合司封印給敕牒告身
自離亂已來兵吏部多錯誤印給若是因檢校官加階或因
除正官便封爵邑加實封者便以文爲首即合兵吏部印給
如迴封爵邑實封或封王事在司封印給請準例處分同上

一文武常朝官初請與母妻封邑經都省發狀後當司驗本
官告身敕牒伏緣近日多不便出告身遂致無憑引證自此
除當司檢兵吏部甲庫勘授官年月日敕頭外請許通納前
任告身或兩司料錢歷于分明不虛并子案牒送門下省詳
驗申奏同上

一當司所給公王封爵承襲告身如帶同中書門下使色背
金花綾紙如節察不帶使相者白背金花綾羅紙已下諸官
並使白綾紙其追封并邑號則不係品位高卑並使色背金
花羅紙其紙面除內出翰林修寫告身外不得輒畫龍鳳又
除堂封送到書及國夫人已下敘封告身外當司所給諸色
官員告牒焚黃等諸選定書寫吏人并所供綾羅紙三人各
錄姓名入案及給牒知使省號印子爲驗貴免參雜敕宜依
同上

長與二年十月敕在朝臣寮及藩侯郡守據禮例合追贈者
新授命後便於所司投狀旋與施行自中興以來外官曾任
朝班據在朝時品秩格例合得封贈敘封未霑恩命者並與
施行同上

其敘封妻室品廕子孫仍令所司一一具格式申奏其或應得而不與不應得而與之罪在所司

同上

晉天福二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準二月二十六日敕內外臣寮亡父母祖父母據品秩未封贈者與封贈已封贈三代更加恩命按舊制一品官亡父已上三代約其子官品等降一等亡母追封國號祖母已上第降一等敕其內外準敕合與三代已下封贈者並以見居官品比擬不得第降付中書門下準此

同上

正室不在論請封敘之限

同上

應諸色官請與母妻敘封須候官階齊即得如官及所封官高並許施行敕從之

同上

五七三編考卷五

七

通鑑纂要

乾祐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敕應文武內外官員有父母見在合將加恩敘封者不在官階品齊但見居官品合與父加恩母敘封進封者便與施行餘準前敕

同上

其年七月三日尚書省奏準敕書節文在朝文武臣寮父母在者並與追封內有父在見任官母合敘封否中書帖吏部廢置司令具新舊敕例父在見守官得承子廕加恩及父在母敘封追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吏部廢置以前後格敕內祇言父母許與加恩即不說父在見守官及前任得承子廕加恩例司封以檢詳前後敕例凡母皆加太字存歿並同即不說父在不加太字近例有中書舍人艾穎于天福五年十二月任殿中侍御史父在繼母李封縣君不加太字尚書司

門郎中尹拙天福八年三月任尚書倉部員外郎父在母宋封縣君不加太字奉敕應內外臣寮如父準恩敕合承子廕

加恩者父未曾有官即量其致仕官見任不自該恩敕又難用子廕如已去任願授致仕官者亦可施行即不得就加恩命其父在母承子廕敘封追封合加太字與不合加雖有艾穎尹拙近例恐是一時特恩別無敕例宜令尚書省集議奏聞永爲常式尚書省奏議曰臣等詳本司前後敕條凡母皆加太字存歿並同此即是父歿母存即其年十二月敕應內外文武臣寮父母在如子品秩及格各與加恩若在朝列者父與致仕官母與敘封郡邑號其外四品已上節度團練防禦使刺史父與致仕官其餘與同正官母與敘封郡邑號如內外官父已有致仕官及同正官母已曾敘封子品高者更與加進如父有職官者不在此限餘準格文處分

同上

漢天福十二年九月尚書司封奏當司合行事件如後

同上

皇太后三代祖母並追封國太夫人皇太子三代外祖母宗室郡國王曾亡母亦追封國太夫人中書門下二品及平章事在朝正一品官使相曾祖母祖母亡並追封國太夫人如母在敘母爲國太夫人妻爲國夫人

已上並在
中書施行

同上

東宮一品尚書省二品不帶平章事留守節度使祖母並許追封郡太夫人止如母在敘封母爲郡太夫人妻爲郡夫人正如曾任皇朝將相已經追封三代祖父母及已封國太夫人者依舊施行

同上

東宮二品西班二品尚書省三品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侍郎
太常卿亡母並追封郡太夫人止如母在敘封爲郡太夫人
妻爲夫人止如任皇朝將相已經追封三代兩代祖父母及
已封國太夫人者依舊施行同上

母

應致仕官如夫致仕日曾任五品已上正官封者與據品秩
施行嫡母正室卽許封敘如非嫡繼敘封進封內加太字母
歿追封亦加太字故云存歿並同若是父在據敕格不載爲
母加太字之文若以近敕因子貴與父命官父自有官卽妻
從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廢加母太字若雖有因
子之官其品尙卑未得廢妻敘封亦不合用子廢之限從之

五代史補考卷五

通鑑纂要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六

選舉考第九

制舉

梁開平三年冬十一月己酉搜諸賢良 梁本紀

開平三年制其有卓犖不羈沈潛用晦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奧機籌可以制度經術可以辯疑旋具奏然後試 同上

四年九月辛亥搜訪賢良 同上

天成三年春趙鳳知貢舉場中利病備達天聽因敷進士帖經通三郎可五科試本業後對策全精即可諸經學帖經及格後於大經汎問五義尚書於試紙令直解其理通三郎可

對策並須理有指歸言關體要 冊府元龜

周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于側陋求謫正于歲規殿庭之閒帝王親試其或有裨于國政有益于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此科懷才抱器者雖而不伸隱耀耀光者晦而不出遂使題題之楚多致于棄捐皎皎之吻莫就于縻縻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舛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內取文理具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是

兵部尚書張昭上章 會要

顯德四年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

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等科 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應天下諸色

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通鑑

顯德五年右諫議大夫劉濤知貢舉三月詔曰比者以近年

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

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

命詞臣再令考覈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垣單

貽慶李慶徐緯張觀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

未至精敏念以頃曾剝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

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玄虞張助董咸

則杜思道等未甚精者並從退落更宜進修以俟將來濤選

士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

先是濤於東京放榜後率其新令及第進士劉垣以下一十

五人來赴行在具以其所試詩賦進呈帝覽之以其詞多紕

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

宏詞拔萃

後唐天成二年四月二日中書奏尚書禮部貢院中當司奉

今月六日敕吏部流內銓狀申據白院狀申當司先準禮部

貢院牒稱據成德軍解送到前進士王蟾狀請罷試深州司

功參軍應宏詞舉前件人準格例應重科合在吏部其王蟾

并解送牒吏部請挂例指縱者當司隨具狀申堂奉判送吏
部分析近年事例如何者伏緣近年別無事例今檢登科錄
內于偽梁開平三年應宏詞登科二人前進士余渥承旨舍
人李遇考官二人司勳郎中崔景員外郎張貽憲再具狀申
堂奉判送吏部準例指揮其前進士王蟾請應宏詞伏自近
年已來無人請應今詳格例合差應考官二人又緣祇有王
蟾一人請應銓司未敢奏請差官者奉中書門下牒奉敕宜
令禮部貢院就五科舉人考試者復以舉選公事皆有格條
準新定格節文宏詞拔萃準長慶二年格吏部差考試官二
人與知銓尚書侍郎同考試聞奏又準格節文內準大和元
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應禮部諸色貢舉人及吏部諸色科目
選人凡無出身及未有官祇合于禮部應舉有官方于吏部
赴科目選其請應宏詞舉前進士王蟾當年放及第後尋已
聞過吏部乞若應宏詞待南曹判成即是科選之人以理合
歸吏部況緣五科考試官祇考學業難于同考宏詞者奉敕
王蟾宜令吏部準往例差官考試 會要
長興元年八月三日尚書吏部據禮部貢院牒稱送到附試
請應書判拔萃前號州盧氏縣主簿張岫對六節判四通二
篇準例入第五等上其所試判今錄奏聞奉敕宜付所司今
後吏部所應宏詞拔萃宜並權罷其貢院據見應進士九經
及五科童子外諸色科名亦宜停罷 同上
貢院格例

梁開平元年七月敕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為
拔解今後宜止絕 同上
四月十一日兵部尚書姚洎知貢舉奏近代設文科選胄子
所以網維名教崇樹邦本也今在公卿親屬將相子孫如有
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疏才之路從之 同上
乾化 年十二月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禮部貢舉非常例
也 前代自武德正觀之後但委考功員外郎掌之至開元二
十五年員外郎李昂為貢士李選所詆忤由是中書奏請
以禮部侍郎專為開或或以它官領多用中書舍人及諸司四
品清資官惟會昌中命太常卿王起主貢舉時亦檢校僕射
同上
後唐同光二年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敕舉選二門國
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準常例處分 同上
天成元年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例取
解仍令隨處量事津送赴闕 同上
三年七月四日尚書工部侍郎任贊奏今後伏請宣下諸州
府所有諸色舉人不是家在遠方水陸隔越者逐處選賢從
官僚中藝學精博一人各于本貫一例分明比試如非通曉
不許妄給文解敕宜令今後諸色人委逐道觀察使慎擇其
詞藝及通經官員各據所業考試及格者即與給解仍具所
試詩賦帖經通粗數一一申省未及格者不得徇私發解兼
承前諸道舉人多于京兆府寄應例以供固鄉貫里為戶
一時失實事久難明自此各于本道請解具言本州縣某鄉
某里為戶如或寄應須具本貫入狀不得效洪固胃貴之例

文解到省後據所稱貢屬州府戶籍內如無名本人并給解處官吏必行重責京百司給解就試進前指揮兼下貢院其本朝舊格諸色舉人每年各放幾人及第到日額更詳酌處分

同上
其年十月三日敕訪聞每年及第舉人牒送吏部關試判題雖有判語全無祇見各書未詳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謬須議去除此後應關送舉人委南曹官吏準格考試如是進士并經學及第人曾親筆研其判語即須緝構文章辨明治道如是無文章許直書其事不得祇書未詳如關試時正身不到又無請假字即牒貢院申奏停落

同上

天成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禮部貢院奏五經考試官先

五代史補卷六

五

通鑑書

在吏部日長定格合請兩員數屬貢院準定新格文祇令奏請一員兼充考試伏緣今年科目人數轉多卻欲依舊請考試官各一員如蒙允許續具所請官名銜申奏奉敕宜依三年二月十日禮部貢院奏當司據鄉貢九經劉英甫經中書陳狀請對經義九十道以代舊格帖經奉堂判令詳狀處分者當司伏準格文九經抵帖九經書各一十帖并對春秋禮記口義各一十道今準往例並不曾有應排科講義九經若便據送到引試排科講義即恐有格例者奉敕劉英甫請以講義便代帖經既能鼓篋而來必有撞鐘之應宜令禮部貢院考試其年七月十三日敕應將來三傳三禮三史開元禮學究等考試本業畢後引試對策時宜令主司于時務中采

取要當策題精加考較不必拘于對屬須有文章但令詞理周通文字典切即放及第如不及此格雖本業繼通亦須黜落應九經五經明經帖書文格後引試對義時宜令主司於大義汎出經問義五道于簾下書試祇令隔簾解說但不失注疏義理通二通三然後便令念疏如是熟卷並須全通仍無失錯如得入簾亦須于時務中選策題精加考較如粗于筆視留意者則任以四六對仍須理有指歸言關體要如不問于筆視致功即許直書其事申明利害不得錯使文字其義問念疏對策逐件須有去留長興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后

一九經五經明經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

後有不及格者

五代史補卷六

太

喝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帖由分明卻令自閱或是試官錯書通不當予改正如懷疑者便許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即便于帖由上書名而退

一五科常年駁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應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照證如考試官去留不當許將狀陳訴再加考較如合黜落妄有披述當行嚴斷

一今年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于貢院官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即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差人受舉人訴屈文狀并引本身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之官及考試之官者已下敢有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藝能陰

從請託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違請行朝也

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準例扶出殿將來兩舉

一通口受人通換試處及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準例扶出

請殿將來三舉

一藝業未精準格落下恥見同人妄扇出聲擬為將來基趾

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或羅織毆罵者並當收

禁牒送御史臺請賜勘鞫如知貢舉及考試官事涉私徇屈

塞藝士請行朝典若虛妄者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

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連坐各殿三舉奉敕宜依

周廣順二年二月禮部侍郎趙上交奏貢院諸科今欲不試

五經書義

七

汎義口義其五十道改試墨義其十道處分從之

同上

四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今年及第人先曾守攝職官者宜令

所司于守攝文書內暨重應舉及第年月日或改名不改名

分析印押其申曾受正官銜署并佐幕者仍約前任資序與

除一任官如自中興已來諸科第人曾受職官並令所司追

納文書及到日準今年及第人例處分已受官者不在此限

兼勒貢院將來舉人納家狀內各分析曾為官及不曾為官

改名不改名其曾為職官者先納歷任文書及第準例指揮

從之

同上

其年七月敕今年應新及第人給春關並千數政門外宣賜

應所司遵 同上

謹故也

其年十月一日中書門下條流貢舉人事件如後一應諸道

州府解送諸色舉人須準元敕差有才藝公正官考試及格

然可給解仍具所試詩賦義目帖由送省如逐州府解內不

暨書前件指揮事節所司不在引試之限禮部貢院考試諸

色帖經舉人今後據所業經書對義之時逐經須將生卷與

熟卷中半考試不得依往例祇將熟卷試問

同上

今後主司不得受內外官寮書題薦託舉人及安排考官如

或實語知有才學精博者任具奏聞若受書題屬託又有屈

人其主司與發書人並加黜責其所舉人別行朝典三銓南

曹亦不得受諸色官員薦託選人如違並準前指揮

同上

應諸色落第人此後所司具所落事由別張文榜分明曉示

五經書義

八

除諸州府解送舉人外餘有于河南府寄應及宗正寺國子

監生等亦須準上指揮其中有依託朝臣者于解內具言在

某官姓名門館考試及第後並據姓名覆試

同上

諸色舉人至入試之時前照日內據所納到試紙本司印署

訖送中書門下取中書省印印過卻付所司給散逐人就試

貢院合請考試官今後選學業精通廉慎有守者充如在朝

臣門館人不得奏請奉敕宜依

同上

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此後貢舉每年祇請放一人兼

及第舉人放榜時並須據才藝高低從上依資安排不得以

隻科取鼎嶽嶽斗之名兼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不得自

稱門生除賜宴外不得輒有率敘別謀歡會會赴舉落第人

不得改名將來舉人並依選人例據地里遠近于十月中納文解如遠不在受納之限從之

同上

三年正月敕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赴貢院就試並免再取文解兼下納文解之時不在拘三旬但十月內到者並與收納

同上

其年十二月三十日禮部貢院奏準會要長壽二年十月十日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府所貢物已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于朝堂列拜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貢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曰可近年直至臨鐫院前赴應天門外朝見今後請令舉人復赴正仗仍緣今歲已晚貢士未齊欲具見到人點引牒送四方館至元日請

五代史補卷六

九

通鑑紀事本末

令通事舍人一員引申朝賀列于貢物之前或以人數不少即請祇取諸科解頭一人就列其餘續到者候齊日別令朝見如蒙俞允當司祇于都省點引習儀奉敕宜準元敕處分餘宜依

同上

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今後試舉人日請令皇城司公幹人于省門外聽察叫呼稱屈及知貢院有伴門者引付皇城司勘問如是實虛妄請嚴行科斷兼今年放榜後及第人看畢便綴行五鳳樓前列行舞蹈謝恩訖赴國學謝先師然後于知貢舉官相職期集祇候敕命兼過堂及過樞密院又舊例侵晨張榜後知貢院官及考試官已下使出請今年張榜後知貢舉官並考試官至晚出奉敕宜令敕下後于

朝堂謝恩即赴國學其試舉人日宜令御史臺差人聽其放榜日知貢舉官出自此永為定制及第舉人過樞密院宜不施行

同上

清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奉長興元年敕進士五經九經明經五科童子外諸色科目並停緣山有明算道舉人今欲施行又奏長興三年正月敕每落第舉人免取文解今後欲依元敕格請並再取解十月二十五日到省畢違限不收又奉天成四年敕諸色舉人入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印印訖付貢院司緣五科所試場數極多旋印紙鑲宿內中書往來不便請用當司印從之

同上

晉天福四年六月敕尚書禮部歷代懸科為時取士任使貴

五代史補卷六

通鑑紀事本末

期於稱職搜羅每慮於遺才其如銓司注官員闕有限貢闈考第人數不常雖大朝務廣於選求而常調頗聞於淹滯每候一闕或經累年遂令羈旅之人多起怨咨之論將令通濟須識從權庶幾進取之流更勵專勤之業其貢舉公事宜權停一年

冊府元龜

天福五年三月詔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省人靴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

同上

進士

梁開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諸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於崇元門

同上

三年四月敕賜劉升同進士及第仍編入今年榜內第八人會要

其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辭均是左司侍郎辭廷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其辭均宜令所司落下

後唐同光三年三月敕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宜令翰林學士承旨盧質就本院覆試仍令學士使楊彥珩監試其月敕禮部所放進士符蒙正等四人既嫌羣情實干浮議詩賦果有疵瑕若便去留慮乖激勸倘無降升卽昧甄明況王激體物可嘉屬辭甚妙桑維翰若無紕繆稍有詞華其王激升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放今後應禮部每年所試舉人雜文策等候過堂日委中

王公及第考卷六

十一

通鑑纂要

書門下子細詳覆奏聞 同上

是歲試進士科者數十人裴皞精選其文惟得王微輩或譜毀於宣徽使李紹宏曰今年新進士不由才進各有阿私物議以爲不可紹宏訴於郭崇韜因奏令盧質覆試質爲賦韻五平聲三側聲且踰常式覆試之日中外騰口議者非之府元龜

天成二年十二月敕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百貫 會要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禮部貢院奏當司進天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敕文內準近敕自此進士試雜文後據所習本經一考試須帖得通三已上者卽放及第者奉敕進士帖經本

朝舊制蓋欲明先王之旨趣閱多士之文章近代以來此道稍墜今日上從元輔下及庶僚雖百藝者極多能明經者甚少恐此一節或滯羣才既求備以斯難庶觀光而甚廣今年凡應進士舉所試文策及格帖經或不及通三與放及第來年秋賦諸人所習本經許令對義義目多少次第仍委所司條例聞奏其今年本經內對義義目五道考試通二三準帖經例放入策其將來秋賦諸寺監及諸州府所解送進士第亦準去年十月一日敕考具詩賦義目帖由等並解送赴省如或不依此解送當司準近敕並不引送試奉敕宜依 同上

王公及第考卷六

十二

通鑑纂要

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陳狀子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等其中才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未甚精者自許準添選 同上

長興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敕新及第進士所試新文委中書門下細覽詳覆方具奏聞不得輒徇人情有曠事體中書於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帖貢院準元敕指揮中書量重具詳覆者李飛賦內三處犯韻兼詩內錯書青字爲清字並以詞翰可嘉望特恕此誤今後舉人詞賦屬對並須要切或有犯韻及諸雜違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別撰律詩賦各一首具體式一一曉示將來舉人合作者卽與及第又朝廷較藝爲擇賢或臣下收恩豈成公道時論以貢舉官爲正門恩

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卽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習教誨舉子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況又斥先聖之名失爲儒之體今後及第人放榜時並須據才藝高低從上依次第安排不得以隻科取鼎鬬岳斗之名爲貴冀從敦實以息浮澆兼不得將春官爲恩門師門不得自稱門生除賜宴外不得輒有率斂別謀歡會

冊府元龜

長興二年二月敕其進士並令排年齊入就試至開門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試應諸科第對策並依此例其餘惟準前敕處分

會要

清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奉長興二年二月敕進士引試

王化書卷六

十三

禮部貢院

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進士試雜文并點門人省經宿就試從之

同上

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道今欲罷帖經對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從之至其年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請別試雜文二首外其帖經對義亦依元格從之顯德二年三月敕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覃嚴說何曦武允成王汾閻王舜卿楊徽之任惟吉趙鄰幾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論策文等國家設貢舉之司求俊茂之士務詢文行以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

身今歲所貢舉人祇令看詳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曦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王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黜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于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宜行譴謫尙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具條理聞奏

同上

其年五月尙書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進士請今後省卷限納五卷已上于中須有詩賦論各一卷餘外雜文歌篇並許同納祇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並須實考通三已上爲合格將來卻覆畫試候考試終場其不及以

王化書卷六

十四

禮部貢院

文藝優劣定爲五等取文字乖舛詞理紕繆最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次者爲第四等殿三以次者稍優爲第三等第二等並許次年赴舉其所殿舉數並子所試卷子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爲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賂及今後進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言告送本處色役永不進任同保人知者殿四舉不知者殿兩舉受倩者如見在官停任選人殿三選舉人殿五舉諸色人量事科罪從之

同上

諸科

後唐同光四年正月五科舉人許維嶽等一百人進狀伏見

新定格文三禮三傳每科祇放兩人方今三傳一科五十餘人三禮三十餘人三史學究一十人若每年祇放兩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舉伏見咸通長慶年放舉人元無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請依元年例放人敕從之同上天成三年敕近來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念書不合格文積成乖敝此後應州府不考藝能濫發文解其逐處判官責罰仍下貢院將解到童子精加考較須年顏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文獻通考

長興元年敕童子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書虛成卷

宋史選舉志六

主

通鑑纂要

數及第後十一選集初任未得授親民官同上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二月敕傳科不精公穀虛有其名禮科未達周儀如何登第兼知前後空聞定制去留皆在終場博

通者混雜以進身膚淺者僥求而望事須頒明敕俾協公途

自此後貢院應試三傳三禮宜令準進士九經五經明經例

逐場皆須去留不得候終場方定仍具所通否粗數一一旋

於榜內告示其學究不在念書可特示墨義三十道亦準上

指揮如此則人知激勸事有區分主司免致于繁忙舉子不

與于僭濫仍令所司學究不念書新例也冊府元龜

五月敕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宜停廢同上

後唐長興二年七月一日敕其明法科今後宜與開元禮科

同其選數兼赴舉之時委貢院別奏請會法試官依格例考試會要

晉天福五年禮部侍郎張元奏童子一科伏請停廢從之同上

晉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敕明法一科今後宜令五選集合

格注官日優與處分同上

開運元年八月復童子科同上

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九經舉人元帖經

一百二十道墨義二十通今欲罷帖經于諸經墨義對一百

五十道五經元帖經八十帖墨義二十道今欲罷帖經令對

墨義一百道學究原念書二十道對義五十道從之至其年

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又奏九經請都對墨義六

十道其帖經對策依元格五經亦請對墨義六十道帖經對

策依元格從之同上

宋史選舉志六

主

通鑑纂要

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明法元帖

律令各十五帖對義二十道今欲罷帖律令試墨義六十道

從之至其年八月刑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御準元格

帖律令各十五帖對墨義二十道童子凡念書二十四道今

欲添念書通前五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同上

顯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童子請依晉天

福元年敕停罷任改就別科赴舉從之同上

歷年登科人數

梁太祖開平二年進士十八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九

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人 文獻通考

乾化二年進士十一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同上

貞明二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一人

六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三人 七年停舉

龍德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停舉 同上

唐莊宗同光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八人諸科二人 同上

明宗天成二年進士二十二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十五

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同上

長興元年進士十五人重試落下八人諸科一人 二年

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八人諸科八十一人 四年進士

二十四人諸科一人 同上

愍帝長興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同上

廢帝清泰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三人

同上

晉高祖天福二年進士十九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四年

五年停貢舉 六年進士十一人諸科四十五人 七年

進士七人 八年進士七人 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五

十六人 開運二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八十八人 三年

進士二十人諸科九十二人 同上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百五十五人 同上

隱帝乾祐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

進士十九人諸科八十八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八十

四人 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八十七人 二年進士

十三人諸科六十六人 三年進士十人內落下二人諸

科八十三人 同上

世宗顯德元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百二十一 二年進

士十六人諸科一百十六人 三年進士六人諸科二十

九人 四年進士十人諸科三十五人 五年進士十五

人內落下七人諸科七十二人 六年進士十人諸科五

十人 同上

按五代五十二年其間惟梁與晉各停貢舉者二年則降

敕以舉子學業未精之故至于朝代更易于戈攘搶之歲

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歲所取進士其多者僅及唐盛時

之半士宇分割人士流離固無怪其然但三禮三傳學究

明經諸科唐雖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晉漢以

來明經諸科中選者動以百人計蓋帖書墨義承平之時

士鄙其學而不習國家亦賤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詩賦

中進士學者為貴喪亂以來文學廢墜為士者往往從事

平帖誦之末習而舉筆能文者固罕見之國家亦姑以是

爲士子進取之塗故其所取反數倍于盛心之時也國初諸科取士亦多于進士蓋亦承五季之弊云

同上

歐陽公什加陳氏榮鄉亭記曰什加之吏特不喜儒必摧辱中傷之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遊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攻歌詩優遊自養爲鄉丈人而已逮陳君巖夫始爲進士然亦未嘗敢儒衣冠謁縣門出入閭巷必鄉其服矣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服詣門應詔吏方相驚既州試之送禮部中丙科以歸省其父曰噫吾始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其可以爲榮也乃築亭以旌之晁歸來子序張穆之觸鱗集曰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又往往抱經伏農

表表精義

五

通鑑書

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曰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于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效也愚嘗讀此二篇而後知五代之時雖科舉未嘗廢而士厄子離亂之際不得卒業或有所長而不能以自見老死閭閻不爲少矣

同上

南唐後蜀南漢貢舉

先公曰按五代通錄自梁開平至周顯德未嘗無科舉而偏方小國兵亂之際往往廢墜如江南號爲文雅最盛然江文蔚韓熙載皆後唐時中進士第宋齊王馮延巳仕子

南唐皆白衣起家爲祕書郎然則江南前此未嘗設科舉科舉昉于此時耳願以江文蔚一言罷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進士公私兩半爲譏則文蔚故亦前朝進士也然明年以徐鉉建言復置科舉暨我朝開寶中唐之爲國不一二年將亡而猶命張僖典貢舉放進士可悲也已

同上

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阻貢舉遂復罷矣

同上

表表精義

五

通鑑書

張延翰爲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卽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

馬令南唐書張延翰傳

後蜀廣政十二年置吏部之銓禮部貢舉

後蜀世家

梁貞明六年三月南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悉從之

通鑑

任子

後唐同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尙書兵部奏重制置收補千牛進馬事如後

會要

一進馬準舊例八員殿中省進馬四員太僕寺進馬四員千牛一十二左仗六員右仗六員準格取十三已上收補十五

已上出仗各守三十五月限 同上

一準六典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諸司官四品清官子孫儀容端正武藝可稱者補充今請使二品三品四品清官蔭補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御史大夫六行尚書左右常侍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太子賓客太常卿宗正卿左右丞諸行侍郎祕書監國子祭酒節度統軍上將軍金吾大將軍已上並許補子爲太子千牛請使東宮三品四品清官蔭補詹事庶子請使北省二品南省一品正官蔭補侍中中書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已上並許補孫 同上

三代補齊卷六

三

通鑑纂要

一見任兵部尚書侍郎並不得收補子孫凡請使廕一官祇許補一員不得重疊更使舊廕應請使皇廕一品不得過二十年二品三品四品不得過十年如過年限有司不在收補若是身有殘疾不在收補之限 同上

一準舊例每入閣皆須赴仗祇使三度不到便除落名姓 同上

一應所請補千牛進馬先具廕序品第于都省投狀候都發狀到當司即引過本行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點檢年貌及勘會廕序引問習試合格方得收補呈引過堂候過堂了始可申奏餘請準格施行從之晉天福五年三月敕兵部禮部

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停廢 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尚書禮部員外郎和凝奏臣當司補管奏齊郎今重起請如後 同上

一應請補齊郎等舊例當司祇憑都省發到後便給補牒旋團甲申奏伏緣當司已前久無正官多是諸司權判或有投狀多時並不團奏或有纔投文狀即先團奏遂致積聚人數不少自同光二年二月後至今年十月已前共計二百一十人未曾團奏今臣點檢除有礙格條一官併補兩人三人并使祖廕者落下外猶有一百七十餘人人數既多虛繆不少若取年深者團奏終成績滯今欲限一月內並須正身將已前頭所受補牒到當司磨勘後委是正身及是嫡子年顏人材不繆者團甲引過中書門下引驗後一齊申奏 同上

三代補齊卷六

三

通鑑纂要

一合使廕官請自今後若遇改官須是轉品即計更補一人明言是長子次子仍須不得過三人其頭補齊郎五品已上廕太廟齋郎六品廕郊社齋郎仍須是嫡子以姪繼院者即初補時狀內言某無子今以姪某繼院爲子使廕 同上

一應補齊郎等祇憑都省發狀便給補牒請自今後須得正身齋郎狀到當司比試呈驗除三省官外並引驗告亦及取保任官狀委是親子即給補牒每年旋于八月上司具狀解送赴南曹仍團奏時別具子細三代鄉貫使官廕狀齊赴中書門下引驗候無差繆即得團甲申奏仍每年祇限團甲奏一年一甲三十人以爲常式 同上

一按六典所補齊郎並試兩小經取應通文義者充奏補之後非久爲官若不達經書則奚通吏理請自今後齊郎所投文字狀並須親書仍須念得十卷書者即補奏 同上

一使父皇任官廕者並須將前任告赤呈驗仍取在朝三員清資官充保及移牒所曾任官臺省寺監勘有此官及年月日同否委無虛繆即得補奏仍準千牛進馬例不得過十年其所使祖皇任官廕者年月深遠難知予細今後請不許補奏從之同上

長興二年十月敕應千牛進馬齋郎遇有員缺據資廕合得先受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次第施行如或徇私公然越次本人及官吏當行責罰仍令御史臺常加察訪同上

廣順元年八月吏部南曹先為去年冬集選人年滿室長季溥張宗義為奏補不依年限駁放後便宜兵火失墜補牒優牒申中書門下取裁欲判成選人失墜文書例出給公憑奏敕宜令所司各出給失墜文書公憑俟參選日磨勘理本官選限外仍各殿兩選應乾祐元年已來及自今如有齋郎奏補後年限滿合定冬集及改補室長時有違格條不依年限者違一年殿兩選違二年殿三選二年已上不在施行之限同上

吏道

後唐同光三年八月敕諸寺監人吏授官從來祇計勞考年滿起選方許離司近日以來頗隳條制到司曾無考課公事尚未諳詳便求薦論深為僥倖遂使故事都廢蓋由舊人不存豈唯勞逸不均兼致司局曠敗自今年除勞考年滿三銓官即許赴任非時不得奏薦如有主掌重勞績可稱許赴司

奏聞當與減選或是顯然事迹在司年深祇役不任即許解職赴任餘依格條處分同上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敕業文者任徵引今古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文獻通考

長興二年八月敕應諸司職掌人吏前後選授州縣官考滿日委本處申奏各追還司職依舊執行公事四年六月十日敕起今後諸司初除官勒留職人吏等並于省員州縣判司簿尉內除授兒侵使見親公事正員及不支料錢會要

周顯德三年十月敕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職役人等並須人材俊敏身言可采書札分明履行清謹勒本司開送吏部引驗人材校考筆札其中選者具引驗可否連所試書迹并本州府不係色役迴文及正身引送中書後吏部具夾名聞奏候敕下勒本司收補餘從前後格敕處分每年祇得一度奏補其諸司寺監舊額人數仍令所司量公事繁省于未奏補人數內酌詳增損別為定額同上

舉人自代

後唐清泰二年正月尚書吏部員外郎劉斥鼎奏臣伏觀建中元年正月敕中外文武臣寮授官上任後三日舉一人自代事下中書如除用人選所薦多者擬議多事已來此敕久廢今後重乞舉行從之會要

同上

同上

五代史補卷六

同上

三

同上

同上

五代史補卷六

美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七

選舉考第十

三銓格例

乾化二年三月詔曰夫隆興邦國必本于人民惠養疲羸凡資于令長苟選求之踰濫固撫理之乖違如聞吏部擬官中書降授或緣親舊所請或爲勢要所干姑徇私情靡求才實茲念蠹弊宜舉條章今後應中書用人及吏部注擬並宜省藩身之才業驗爲政之否臧必有可觀方可任用如或尙行請託猶假貨財其所司人吏必當推窮重加懲斷

會要

後唐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銓等司公事並繫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

王化補考卷一

通鑑纂要

前件格文本朝勅立檢制姦濫倫敘官資頗謂精詳久同遵守自亂離之後巧偽滋多兼同光元年八月車駕在東京權判南曹工部員外郎盧重本司起請一卷蓋以興復之始務切懷來凡有條流多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選人并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餘人銓曹檢勘之時互有援引去留之際不絕爭論若又依違必長訛濫望差權判尙書省銓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舊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務令簡要可久施行從之

同上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自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告敕屬于親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眾郭崇韜

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泣道路或餓死逆旅

文獻通考

後唐同光二年中書門下奏刺史縣令有政績尤異爲眾所知或招復戶口能增加賦稅者或辨雪冤獄能全人命者或去害物之積弊立利世之新規有益時政爲眾所推者即仰本處逐件分明開奏當議獎擢或在任貪猥誅戮生靈公事不治爲政怠惰亦加懲罰其州縣官任滿三考即具關申送吏部格式候敕除銓注其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授者從之

會要

天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敕尙書禮部侍郎裴諱所請刺史

王化補考卷一

通鑑纂要

三考方可替移免有迎送之勞若非歲月積深無以彰明威否自此到任後政績有聞即當就加渥澤如或爲理乖謬不計月限便議替除

同上

天成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銓司奏據南曹駁放選人累經銓及經中書門下論訴準堂判具新舊過格年限分析申上者伏以選人或有出身或因除授各拘常例方赴調集多因遠地兵戈兼以私門事故遂致過格固非願爲新條標在七年舊格容于十載臣等參詳其選人過格年限伏請且依舊格不問破憂停集本數過格十年外不在赴選之限從之

同上

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條流應諸道選人等選人中有過格年深無門參選者準天成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德

音並委吏部南曹磨勘如實曾阻兵戈者許令注擬如或詐稱不在此限者凡是選人專思合格不肖故踰選限自滯身名縱阻干戈須在州縣有應過格人等仰吏部南曹子細磨勘曾阻兵戈州府去處或曾假攝卽有隨處文牒一一指實卽便送銓司亦須參詳先受告身攝牒及審驗年貌方可注擬參銓注擬自有常規從前或有宰臣占著好州縣官員闕不令銓曹主授今年應是元闕並送銓曹候移省之時若有好闕尚在必議勘尋其請託及受囑人等當行黜責選人之內族類甚多歷任之中資考備在應南曹判成人等仰三銓各據逐人出身入仕文書一一比驗年貌灼然不謬方與注官據長定格選人中有隱憂者遲五選伏以人倫之貴孝道爲先既有負于尊親定不公于州縣有傷風教須峻條章今後諸色官員內有隱憂冒榮者勘責不虛終身不齒所有入仕已來告敕並付所司焚毀從之 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十七日吏部格式司申當司先準敕及堂帖指揮應焚毀告身勘同及墜失文書等請重給告身仍先檢敕甲如無敕甲卽取同敕甲告身勘驗同卽與出給若是本朝授官及同光元年後授官勘驗同卽與告身如是僞朝授官勘驗不虛亦與出給公憑便同告身例處分者伏以再給文書實爲難重有司考驗務在周防當司近曾申堂請出給告身公驗旋具選人出身歷任行止牒甲庫永爲證明奉判申其所進取到選人授官敕甲或同甲敕告身勘驗既

同須準前指揮出給見有敕甲者便須注出給事由年月日若不批注慮恐選人卻爲失墜告身參選刺檢敕甲文書浩大所司難爲一一考驗如是引驗同敕甲人告身出給又慮佗後卻將前來失墜告身赴選甲庫無憑應驗其同敕甲人告身欲于後面粘紙亦須使印批注仍牒報南曹以憑將來檢勘者仍全具出給告身公驗聞奏 同上

其年五月敕先準同光二年十二月敕北京及河北諸道攝官內有御署一任簡牒分明前銜先有正官告身者便與據正官資敘依資授一任官其無正官告身者與黃衣初任官與兩任已上簡牒分明兼有正官告身者特與超資授一任官其無正官告身亦祇有兩任三任簡牒者與據從黃衣第二任官各令取近罷攝任處州府文解任詐非特赴選者前件攝官等當任使之際共副憂勤及開泰之期豈宜升降凡有先皇帝御署兼朕署攝簡牒每一任同官赴任日依資注擬宜令諸道州府知委餘準元敕處分 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八月中書舍人劉贊奏請令選人依舊試判從之 同上

其年十二月敕選門官吏濫進者多自今以後並令各錄三代家狀鄉里在朝骨肉先于南曹印署納吏部中書門下三庫各一本候得判印狀卽許所司給付新籤告兼本任處及鄉里亦其一本納逐處州縣 同上

四年五月十五日敕今後應前資州縣官有出身及兩除官

可依常調赴選兼有莊宗并朕御署亦近敕赴選其一任除官未入選調若無定制難以進身宜約所守官資序高卑許令同有出身人合格年限求官赴京日仍須本道申送其解由考牒罷任年月分明別與除第二任官兩除後便準常調選人例如籍才升擢不在此限

同上

四年十月敕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子細磨勘無違礙後即具格同商量注擬連置申奏仍不得準前于私第注官

不分三銓注官自此始也 同上

其年十二月敕三銓公事宜準近敕指揮仍祇使吏部尚書銓印並宣付中書門下封送禮部權收管訖奏

同上

長興元年三月敕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

五代史卷二

五

魏國書

告身連粘宜令吏部南曹逐條使印都于後面粘紙具前後歷任文書都記多少紙數兼具年月判成授官去處繳尾訖給付本人

慮分假于 同上 人故也

長興元年五月敕應除授州縣官引見磨勘須召命官三員爲保然後奏擬仍于告身內暨保官名銜據本官所通三代并出身無出身歷任告亦逐任考數若是本朝及僞朝所授者祇于將來新告身內一一收暨如告亦文書自中興已來或有失墜即須于失處州縣投狀具三代名諱及出身歷任請公憑赴京勘會甲庫同即重與出給如或公然折破印縫不計與人不與人將來事並合焚毀其本人當行極典自茲凡授新命並依此例施行其見內文武朝臣及諸司職守

諸州府判官并軍州職員有曾改名所授本朝及僞署官告敕牒歷任文書亦須送納人官祇以中興已來文書敘理其見任州縣及諸色前資官等所有歷任文書亦仰速便送納安所司點勘無違礙則準前收暨給與公憑聽來求事參選其秦王茂正墨制官員並須得本道覆驗具歷職申奏所司點勘不虛亦給與公憑將來降資授官仍限一周年內改正其興元己酉曾授僞蜀爵命緣地里遙遠許收到後一周年爲限仍各于本罷任處州府投狀具三代名諱出身歷任一分析申奏到日點勘準前指揮如出限外縱有申送文書並不敘理兼諸道亦不得以此身名奏薦如違罪在本判官其本人別加嚴斷

同上

五代史卷三

六

魏國書

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先條流試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敕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選人或有元通家狀內鄉貫不實候將來赴選並令改正一一將本屬鄉縣及有無出身申奏一除官等宜並不加選限從之

同上

其年十一月吏部南曹關試今年及第進士李飛等七十九人內三禮劉瑩李誥李守文明算宋延美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尋勘狀稱晚試偶拾得判判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校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蔡州傅濱公場職考情由

實爲忝冒及至定期覆試果聞自懼私歸宜令所司落下其所給春闈仍各追納放罪許再赴舉自此南曹凡有及第人試判之時更效此者準例處分 同上

按唐以試判入仕五季因之然以此三條觀之其爲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銓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學進身者則所對不責其引徵古今但據事理判斷誠是也至于及第進士而乃一詞莫措傳寫定本雷同欺誑至煩國家立法明開曾親筆硯委無文章兩途以處之則烏取其爲進士乎況正身多不至則所謂試者不過上下相與爲欺耳可無試也 文獻通考

五仁史稿卷一

七

海國圖志

二年正月敕吏部南曹奏前齊州臨邑縣令趙誣等十人納到歷任文書合給公憑者其公憑仰所司以綾紙修寫取本行尙書侍郎列署已出給者候將來赴選依此重給 會要

同上

其年五月六日中書奏吏部南曹狀申準敕換給諸色官員告身公憑伏緣點檢選人歷任文書中其間多有違礙事節若旋具姓名申覆竊恐人數繁多互有陳論遂成壅滯當曹不敢施行者中書據南曹所申逐件條流如後 同上

同上

考牒者殿一選有批得歷子無解由考牒者殿兩選如祇有解由考牒不批得歷子殿三選如無前項三件文書並同有過停官 同上

據申諸色選新格下後批歷子後時及五年者不在磨勘之限今有格前罷任及新格下後罷任者格下經六年七年方批入仕歷子或有全不批歷子祇給到公憑今日已前有如此者特與磨勘施行此後纔罷任一月內須批給得解由歷子違過一月殿一選過三月不批給得者亦同有過停官 同上

五仁史稿卷七

八

通鑑綱目

一據申應諸色承出身及童子及第例是擢年陷歲兼幼補身名引驗之時多有差異者今日以前有此色人並須引驗辨認及召保官委是正身別無謬妄則與改正詣實年幾施行此後便有此色身名並同謬濫處分 同上

同上

一據申河北諸色官員納到告赤文書例稱本據元不較考祇有解由河東河北及鳳翔已西不如選格須明告諭仍令吏部南曹各寫一本解由歷子考牒解狀式樣徧下諸處此後並須文書周備如今後公然違犯並準前殿選今日以前不在此例 同上

同上

準天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敕新格已前即許施行自新格已後多有解由歷子內批暨考數本處元不給到考牒格前特許施行甚爲優假格後更聞違越須重條流今日已前有此色選人宜且與收鑒此後選人如有解由及批得歷子無

一據申諸色官員歷官兩任至五任文書備止內有一任至兩任失墜前任解由或考牒歷于又無公憑及稱元不給得既別有公據自此但祇認中興已來所授告身為定其已前或有歷任稱失墜如是傳受他人有人利告其所司點勘彰露並準累行敕命科罪今日已前失墜考牒解由歷子如有公憑者亦與收登如無公憑將來選時特降資注官自此後選人更有失墜則須卻于本處具所失因由重具批納如違準前殿選 同上

一據申選人有今任文書備足祇歷三內批到上任月日不批得替罷任月日即別有解由或公據文書證據分明今日已前宜準前項指揮收登此後更有此色人並同有過停官石奉敕宜依吏部南曹具此分明曉諭及偏下諸道州府應是選人各令知委如守官滿日未給得解由歷子等文書隨等不得便令辭謝如逐處州府輒有邀難不便須至出給罪在本判官并錄事參軍 同上

其年九月敕應進策人等若是選人所進內一事可行與減兩選兩事減四選三事已上依資與官如無選可減及所欠選數則少可行事件則多據等第更優與恩獎其諸色舉人不在進策之限 同上

二年五月敕舉選之眾例自艱辛曾因兵火之餘多無敕甲不有詳延之路永為遷棄之人其失墜告身者先取本人狀當授官之日何人判銓與何人同官上任與何人交代仍勘

歷任處州縣如實即判取命官人三人保明施行 同上
三年五月敕今後合格選人歷任無違礙者並仰吏部南曹判成如文解差謬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其年二月二日敕準近敕應前資朝官及諸道節度觀察判官罷任一周年後許求官其出選門官雖準格例送名未定別與除官年限自此應除選門官等罷任後亦宜一周年後許更除授仍令于所司投狀磨勘申送中書門下 同上

四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州府縣官甚有闕員前資官皆資考限所宜振滯以示推恩若欠一選者無選可減親公事成資考者宜優與恩命未有資考者準格施行兩選三選者減一選四選五選者減兩選六選七選者減三選八選九選者減四選十選十一選者減五選十二選減六選千牛進馬童子齋郎挽郎宜準元和格處分 逾年後竟以選人煩多喧訴相接乃追罷此敕

四年五月中書奏準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南郊赦書準長定格應經學出身又在任日雪得冤獄許非時參選超資注官仍賜章服今詳敕凡云冤獄者所司推鞠定罪不平迴曲作直已成案牘或經長吏慮問或是口家訴冤重經推訊始見情實迴死為生始名雪冤仍須元推官典招伏情罪本處檢案牘事即給與公據便為考牒內豎出候本官滿日便準近敕非時參選若活得一人超一資注官二人已上加章服已有章服加檢校官如在任除冤雪獄外限內徵科了絕減

得一選已上或招添戶口一分以上並許酬獎如加至五品以上許奏聽敕旨如雖雪得冤獄徵科違限合殿選者亦待殿選滿月與敘雪冤之賞或逃卻戶口亦降等敘官如本司小小刑獄未經別司縱能處斷不得援例從之 同上

應順元年閏正月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敕節文準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一任三考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亦入中州錄事參軍兩任四考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錄事參軍兩任六考許入上縣令緊州錄事參軍凡爲進取皆有緣因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舉士或年四十始得經學及第八年赴調方受一官于一任之中多不成三考再來赴選年已蹉跎有一生不至令錄者若不改革

《長編卷七

十二

《長編卷七

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一任兩考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敕其經學出身一任兩考元敕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今後更許入下縣令中州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考者于戶多處州縣注擬如于近敕內資敘無相當者卽準格循資考入官其兩任四考者準二任五考例入官餘準格條處分 同上

晉天福二年四月敕今後諸州前資官州縣官等若是資考已出選門及一任除官未入選門并一考前丁憂及活得冤獄準元敕年限滿日許經中書陳狀當與檢看專理施行此外須令並依前後敕格程限赴吏部參選或有公材異績臨時賞擢不在此限 同上

其年九月吏部銓奏奉長興四年五月敕應諸州府馬步判官令于前資簿尉判司正官中選差近日不多遵守今後須于前資正官中任使若滿二周年無遺缺者與減二選仍委本府給與公憑如欠三選已下者仍便給與文解赴選所有目前差攝官充馬步判官已二年無遺缺者亦令本州府給與公憑仍便申奏更四年後給與文解赴選比擬初官過一周年者敕到後宜令本州府別差前資正官充替清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敕停廢前資攝正官充馬步判官其敕已封錄不行敕清泰二年三月已前諸州府所差馬步判官有勤績者宜準元敕赴吏部參選不得于中書陳狀 同上

《長編卷七

十三

《長編卷七

新命及到任一考前丁憂服闋日並與除官者此後應一考前丁憂州縣官等服闋後準格赴選不得于中書陳乞 同上開運三年四月吏部侍郎王易簡奏伏見禮部貢院逐年先書板榜高立省門用示舉人俾知狀樣臣欲請選人文解條例各下諸州知委南曹詳定解樣兼備錄長定格取解備條各下諸州如禮部貢院板樣書寫立在州院門每遇選人取解之時各準條件遵行仍依板樣給解從之 同上

周廣順元年二月吏部三銓奏去年冬南曹判成選人三百八十一人經十一月二十二日兵火散失磨勘了歷任文字或有送納文書未鈔及取到南曹失墜公憑銓司若依格例磨勘恐選人訴論今欲祇舉南曹給到失墜公憑便與施行

從之 同上

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司勳郎中許應申權主判吏部格式選人皆稱值去年十一月內失墜告牒雖尋舊式有例檢行竊緣官員上任日祇憑告赤籤符罷秩之時即藉解由歷子既失官牒得以檢其敕甲若無解由難知真偽今後請若無解由歷子考牒者候牒本道州府勘尋有何殿最候迴文與陳狀官員事理同即依牒申銓取保再給憑由從之 同上

三年五月敕應前後出選門州縣官內有十六考敘朝散大夫階次敕令并歷任中曾升朝及兩使判官五府少尹罷任後一周年與除官曾任兩藩營田判官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罷任後一周年與除官並許經中書陳狀選期既近不

王代臣補考卷一

七

通鑑纂要

得依常選人例更理減選仍須批書歷子諸給解由若是逃失戶口降書考第及顯有過犯必行殿降應諸色人過犯三選已上及未成功開宿引納家狀慮成淹滯今後纔南曹鑲宿後先榜示選人預納家狀其合保文狀使識官司使印限開曹後兩日內赴銓送納須得齊足如限內不納到家狀保狀試紙人便具姓名落下不在續納之限據納到文狀至十月二十二日已前鑲銓先準格例鑲銓後便榜示引驗正身告赤文書三引共九日如三度引而不至者便落下銓司今後鑲銓日便牒示選人至次日引驗正身及告赤文書限三日內三引畢如不到者便落下每年南曹判成選人中多有託故不赴銓引銓司準格例伺候須及三引計九日不至者

方始落下今後有此色人逐引不到便據姓名落下先準格諸色人三引畢後齎使印保狀赴銓并合保後令錄重引驗合保審其才術者銓司欲三引後次日重內引驗令錄審其才術及合保如限內不次者據姓名落下銓司引驗後本行準格敕及將銓狀歷任告赤文書限三日內點檢無違礙具姓名關報試判注擬所有選人歷任省于未注官已前寫帖送過院 同上

選人所合注使員缺鑲銓後便具狀申中書門下乞降指揮應選人試判今欲鑲銓內預準敕于中書少請印到試紙候點檢畢開報名銜齊足此日便定日試判三場逐場次日申奏後限兩日內供納宣黃次日乞降可否敕命 同上

王代臣補考卷一

十四

通鑑纂要

銓司自前注擬諸色選人準格三注每一注內有不伏官者限三日內具狀通限三注共九日者銓司自今後第一第二注榜出後各限次日內具通官文狀便具姓名落下第三注畢日開銓不在開通官之限三注共五日 同上

準格銓司逐年二月二十五日送門下省畢三月十五日過官資考丁憂課績無選可減者宜令自于吏部南曹投狀準格磨勘無違礙申送中書門下並與除官其州縣官恐虧損年限資序願歸選門者亦聽自便如曾任推巡軍事判官并諸出選門官並據見任選數敘理取解由赴集依格敕磨勘送中書門下于銓司注擬前次除官所有諸色尚選人今後不得妄有陳乞及不伏格敕論理功課如違當行舉勘若

特恩除授擢才委任不拘此例 同上

選限

周顯德五年正月十日敕諸道幕府州縣起今年正月一日後所授官並以三周年爲限閏月不在其內其每年常調選人及諸色求仕人取十月一日以前到京下納文解及陳乞文狀委所司依舊例磨勘注授至十二月上旬中並了畢便令赴官限二月終已前到任若違程本處不得放上且舊官在任如是無故違程依格嚴選其有故違程者須分明出給得所在憑由許至前冬赴集今年赴任者不在此限其特敕除授及隨官判官赴任不拘日限應授官人至滿日替人未到開宜自今守本官主張公事依舊請俸州縣亦不得差置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

攝官替下如是遭喪停任身故假滿非時缺官之時祇可差前資正官及前有出身人承攝如逐處無正官及有出身人卽選清強官承攝仍依正官例支與俸錢具名聞奏 同上其年閏七月吏部流內除八日見行條件公事銓司先準格例南曹十一月未開宿判成選人後先具都數申銓銓司舉狀便勝示選人引納京諸司官使印家狀及試判紙三度榜引得齊足方至十二月上旬內定日鎖銓者銓司若候南曹十月內畢三月三十日進黃移省畢三擬畢後省甲案便于格式司逐施覆闕入官過院修寫省歷至十月十四日已前牒送門下省畢 同上銓司門下省押定牒到取兩日祇候取判過堂次日乞降可

否堂帖其黃甲限四日內修寫句勘印署至十二月六日牒送門下省至十二月九日進黃畢所有衙謝對數在格限內 同上

應行內諸司公事或有干繫申銓取裁銓司便準敕格指揮如銓司難議裁酌卽申堂取裁 同上

晉天福二年十月敕選人試判二道 同上

三年敕今後選舉人文解差繆過在發解州府官吏其選人舉人亦準格處分 同上

五年三月詔令四時聽選吏部三銓擬官旋奏不在團申之限 同上

漢乾祐二年八月敕敕今後諸色選人年及七十者宜注優

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任注縣令 同上

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

晉天福七年五月敕應諸色進策人等皆抱材能方來投獻宜加明試俾盡臧謀起今後應進策條中書奏覆敕下其進策人委門下省試策三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是元進策內有施行者其所試策或上或中者委門下省給與減選以出身優牒合格參選日其試策上者委銓司超一資注擬中試策中者委銓司依資注擬如是所試策或上或中元進策條並不施行所試策下元進策條內有施行者其本官並仰量與恩賜發遣若或所試策下所進策條並不施行便仰曉示發遣不得再有投進餘並準前後敕文處分 冊府元龜漢乾祐三年七月敕吏部南曹今後及已前應有令佐招添

點檢出戶口據數須本處合徵稅賦錢物數目于解由歷子
內一一開坐批書方得準天福八年三月十日敕條施行如
不合前後數列不在施行之限會要

周太祖廣順元年六月差翰林學士魚崇諒就樞密院引試
進策人考定升降聞奏冊府元龜

周廣順元年十月敕選部公事比置三銓所有關員選人分
爲二處每至注擬之際資敘難得相當況有今年選人不多
三銓公事併爲一處委本司長官同其判置施行會要

周顯德五年閏七月吏部甲庫奏見行公事甲庫先有專知
官一人于長興二年停廢後來于令史內選差一人承受主
掌諸雜制敕及逐季鈔錄關報史館所有選人受官黃甲備

五代通鑑卷七

七

通鑑卷七

錄關送吏部出給告身及具名銜關牒送格式收附員關準
格出給新授令錄判司主簿籤符本官每官納朱膠錢一百
二十依除內每貫二百刺送都省除外供應三銓及本司公
使廢置準敕格應內外官員亡父追贈及逐年南曹駁放選
人準長定格節文牒吏部選差五考已上諸事令史五人共
行詳斷及州縣官名犯廟諱御名並準格例改正同上

六月辛亥敕宜令諸道應有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司馬節度
副使等或月限將滿或遇關員須俟朝廷除授不得更奏薦
冊府元龜

吳國建王潛遷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譜
牒靡散甲簿湮沒眞僞相蒙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

接人人自以爲得徐知誥相吳掄選有序潛之力也或亡失
牒才無可用者多唐志

吏曹裁製

後唐長興二年七月吏部南曹奏前守鄆州盧縣令李玘曾
兩任祕書丞一任國子毛詩博士雖前任有升朝官今任合
準格五選集敕應州縣官有曾在朝行及曾佐幕罷任後準
前資朝官資從例處分其帶省銜以上并內供奉裏行及諸
色出選門官或降受令錄者罷任日並依出選門例處分不
在更赴常調便與除官兼州縣官其開書得十六考者準格
敘加朝散階例自此準出選門例處分如不書得十六考雖
過朝散階不在此例會要

五代通鑑卷七

七

通鑑卷七

周顯德五年閏七月吏部南曹狀申所行事件畫一如後上
一每年十月一日入選限判曹員外郎準例免常朝
一新起請十月一日唐鑲曹勘選至開曹日使具判成名銜
榜示及申中書門下申銓并牒門下省同上
一鑲宿內有違礙選人準久例至開會日曉示駁放及申堂
申銓牒臺刺者課績官準敕經曹投狀不欠選限及磨勘無
違礙申送中書門下減選諸色選人成資考丁憂及過三年
已上準敕經曹投狀磨勘無違礙申中書門下除官
一每年及第舉人自于官告院納官錢一千貫綾紙五張并
標軸于當曹寫印縫縫給于官告院卻每人牒送朱膠錢三
百到曹支備銓中及當司公使

一官告院牒送到朱膠錢一千內抽二百文刺送到都省充抽買錢

一每年及第舉人于省內試判二道後具判申堂及具成狀申銓團奏請定冬集

一齋郎挽郎請定冬集者當曹試判二道後申堂及申銓請團奏

一外州府牒到亡沒官姓名當曹便牒取官告文書等批注亡沒年月

一準格主掌逐年選人歷任家狀一本以便他年磨勘一出給逐年三旬選人赴任歷子各一道判曹員外郎印署判銓侍郎通押後當曹使印繳連新舊告身文書等當曹出給特

三行目錄卷七

十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敕除官歷子據本官納到歷任家狀及新舊告身點檢同祇是判員外郎印押

一鑲宿內具判成選人細銜申銓及牒門下省當曹句勘銓司院寫錄團奏選人黃口誤誤即判曹員外郎署名及使

印背縫

一磨勘三旬選人及非時投狀人等並準例詳驗正身及取有官三人保明識官司使印文狀及句當人狀如有疾病于成狀內收豎申送

同上

考課

後唐天成元年十月三日尚書考功條奏格例如後

一準考課令諸內外文武官九品已上每年當司長官考其

屬官應考者皆具錄一年功過行能議其優劣定九等考第京官九月三十日已前校定外官去京一千五百里內八月三十日已前校定三千里內七月三十日已前校定五千里內五月三十日已前校定七千里內三月三十日已前校定萬里內正月三十日已前校定本州定訖京官十月一日送簿外官朝集使送簿限十月二十五日已前到京考後功過並入來年無長官次官考縣令已下及關鎮庶官獄濱令並州考津非隸監者亦州考

同上

一準考課令諸每年考簿集日考司校勘訖別爲簿具言功過京官三品已上及同中書門下三品并平章事奏裁及五府亦同四品已下及餘外官並使人量定聞奏上考下考奏

五代史補卷七

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單數仍備狀進中考並單名錄奏

同上

一準考課令諸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政有殊功異行及祥瑞災蝗戶口賦役增減當界豐儉盜賊多少並錄送考司

同上

一準考課令諸官人治迹功過應附考者皆須實錄其前任有犯私罪斷在今任者同見任法即改任應計前任日爲考者功過並附其狀不得過兩紙州縣長官須言戶口田地者不得過三紙注考正之最一最已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已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已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已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上最已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

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
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之類爲下下若于善最之外
別有可嘉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
賈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時詳定 同上

一準考課令諸官人因加戶口及勸課田農并緣餘功進考
者于後事若不實縱經恩降皆從追改 同上

一準式校京官考限來年正月內外官考限二月內者所司
至三月內申奏了畢伏以書校內外官考課逐年申送考簿
各有程期近年已來諸道州府及在京諸司所送考解多是
稽違自今後所申考簿如違格限二十日不到其本判官并
錄事參軍伏請各罰一百直本典司官請委本道科責如違

主考書卷七

三

通判書

一月已上不申到本判官伏請罰一百直錄事參軍量殿一
選本直司官請委本道重加懲斷在京諸司如違格限不關
牒到者其本司人吏牒報御史臺請行追勘 同上

一準格應所關縣令計日成四考餘官計日成三考關今後
州縣官等並許終三十箇月成三考自上官後至年終但滿
一百八十日便與頭考次二年即須兩考滿足如頭考第二
考全足即許計日成末考方與三十箇月事理合同如過月
限無替人到準上條處分者伏以每年書校官員考課格限
則顯有舊條授上則難爲定制但以每月之內皆有除移今
準格且以六月內上爲準 同上

一應申校內外六品已下赴選官員考課準格自上任後但

滿一百八十日便與成頭考年終非書考時須至來年準格
書校時并申兩考如六月已前直至正月到任者自上任日
至校考時頭考日足即考後功過並入來年如至書校時頭
考欠日未成資考亦至來年準格書校時併申兩考如六月
已後至年終上者並至準格日收計一考有贖日不在重使
之限 同上

一應經考後合收次年以一周歲爲限如未滿一年停替者
但及二百四十日與成如欠日不在收計之限 同上

一應收末考但經考後去任時得及二百日與成如欠日不
在收計之限如過月限無替人並準上條處分 同上

一應申校內外赴選官員考課頭考須具到任年月日同上

主考書卷七

三

通判書

以來功過第二考須具經考已後課績不得重疊計功其末
考須具得替年月日比類升降 同上

一應申校內外六品已下官員考第以去京地里遠近逐年
書校申送考解各有程期今後應內外赴選官員考第既準
格依限逐年比較即不合更將州府及本司考牒爲據其有
已前罷任官員不計年限考第未經省校者如有州府及本
司考詞考牒全備者欲據在任年月日檢勘省司給與牒知
如在任之時州府及本司向來元不曾書校給牒祇于解由
歷子內批出考數者欲與檢勘解日歷子內不豎過犯稱在
任日並無公事遺闕證驗分明亦據在官年月日給與牒知
如檢勘無憑者不在給牒之限其今年各準格赴集選人便

合請給省校考牒直至南曹受納告赤已前並許經所司投
狀檢勘出給其考牒又準格須奏下當年內出給如隔年者
不在行使之限如或實有事故次年內出給自今後當年奏
下敕考許至來年內請給如更違格限請一年與殿一選如
至三年外不請給者所司不在出給之限其已前校奏下內
外赴選官員考課其間未有曾請給考牒者並合投狀請給
以備選曹磨勘如將來選人今在考第依前固違格條不經
省司勘校給牒及已曾奏校下敕考不請給考牒者南曹不
在檢勘判成之限同上

一應申投內外官員考課文解須依格限到省如申發後其
閒或有非時事故停任所司無以得知請委本判官并錄事

范器補卷七

卷

禮部議事

參軍專切提舉由申省以憑點校錄奏同上

一準故事校考舊條內外官員並校考之時諸道差朝集使
應考內即差中書舍人給事中監考伏自校勘不行往例全
廢自今後省校之時失其舊門下選差清望官兩員監校
內外官員考課便同點校申奏其合經由中書門下兩省準
例各供宣黃請守舊規以為永制同上

一應申校內外官寮考課如有過犯便降書下考如在任之
日于常課之外別有異績可稱比之上上考如諸道州府及
在京諸司固違格例不具錄在任事蹟功過依限比較申牒
到省其本判官并錄事參軍及在京諸司並請準前殿罰同上
一應諸司諸流外職掌人等準令本司量其行能功過立四

等考第而勉進之今伏請準新定格內條件內逐年依限投
狀各具在職功過書校考第檢勘錄奏同上

一應諸司令史及勅留官丁憂不計有官無官並一百日後
舉追如願終喪不在舉限除丁憂年一考不附奏次年便許
計選數赴集其丁憂人仍牒考功及南曹終喪者計三年憂
同上

一諸色選人使上考減選其下考並合殿選并注令錄銓曹
勘驗祇憑考功報檢多有差錯今請每年考功申校上考及
下考敕下後請具單名牒門下省及申三銓關報南曹以憑
勘會並須九月以前報畢從之同上

范器補卷七

卷

禮部議事

節度使已下並逐年書考僅千餘員當司人吏貧乏乞依三
銓例當司歸司官逐月支賜紙筆糧錢敕考功司人吏依三
銓例給與糧錢春冬衣賜諸司不得援例從之同上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節文其省校考牒如是奏
下後滿三年不請給考牒者宜令考功準先降敕文不在出
給之限同上

三年三月十四日敕節文起今後諸州府更有功過考簿違
格限申到者本判官并錄事參軍各罰五十直其錄事參軍
仍殿一選本句押官典委本州各行科斷如違程限一月已
上不申到者仍令向書考功催促候其申到考帳依例施行
所有科罰準前處分若是校考過時即與次年依格奏校又

敕州縣官或特敕除授或非時省故停任員闕除官到任者
緣赴任不拘期限申發考帳之時但滿一周年便與依例書
校一考申省如書校時少欠月日卽與次年附帳申校不得
漏落考第姓名如或有違罪本道書考官吏

同上

顯德五年閏七月尙書考功奏奉新敕起今年正月一日後
授官並以三周年爲限閏月不在其內者當司所書校內外
六品已下赴選官員考第今後以一周年校成一考如欠日
不計限滿三周年校成三考如考滿後未有替人在任更一
周年與成第四考欠日不在計限兼逐年月日自上已來課
績功過第二考須具經考後課績不得重疊計功其末考須
是具得替年月日比類升降自今年正月一日已前授官到

五代史補考卷七

五

通鑑纂要

任者準格例三十箇月書校三考今年正月一日後授官到
任者準新敕三周年爲月限每一周年書校一考閏月不在
其內所有諸道州府校考申發考限及當司校奏各依前後
格敕施行

同上

應諸司諸色流外出身人等準格並須待附甲下然後與申
考近年不經奏考便至參選頗啟倖門應在司見役人等自
今後逐年起六月一日後正身于所司投狀請申校勞考省
司據狀卻牒本司勘會補奏年月日敕甲頭姓名見主掌案
分公事牒報省司將元狀檢勘同卽與準例申校仍自今後
須逐年九月已前校奏了畢不在更與隔年併書之限其考
牒本無紙書寫敕例今後每年奏下逐人給省牒一紙使大

張紙書及併年都給限據省校勘敕下考牒方許計考如書
校之日有公事在外差出卽本司雜事須具在職功過及出
外事由牒報考功不得有妨逐年考校如不與申牒其雜事
令史量情科決仍嚴一選如無故自不經省投狀請奏校不
在論訴之限者當司緣新敕促期限慮恐校考遲違今後應
合校考人請起自五月一日投狀限十月畢至七月三十日
已前校奏餘依元格施行從之

同上

五代史補考卷七

五

通鑑纂要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七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八

食貨考第十一

田制

明宗天成四年夏詔曰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仍以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於本州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簡括如或人戶隱欺許令保內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會要

長興二年六月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贖田苗補貧下不逮頃畝有司者排段簡括自今年起爲定額

同上

九月戊子前鄆州縣令竇延岡上見營田務有元屬田戶一

三才圖會

通鑑纂要

任管係如是後來投務乞行止絕敕旨凡致營田比召浮客若取編戶實業常規如係稅之人宜令卻還本縣應諸州府營田務祇許耕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官吏并投名稅戶重加懲斷

同上

三年二月樞密使奏城南稻田務每年破錢二千七百貫獲地利纔及一千六百貫所得不如所亡請改種雜田三司使亦請罷稻田欲其水利併於諸碾以資變造從之

同上

其年七月二十七日敕應諸處凡有今年爲經水撈逃戶莊園屋舍桑棗一物已上並可指揮州縣散下鄉村委逐村節級鄰保人明立文簿各管見在不得輒令毀拆房舍斬伐樹木及散失動使什物等候本戶歸業日卻依元數責令交付

訖具無欠少罪給狀申本州縣如元數內稱有事欠少許歸業戶陳狀訴論所犯節級并鄉鄰保人等並科違敕之罪仍勒倍償或至來年春入務後有逃戶未歸者其桑土卽許鄰保人請佃供輸如耕種後本主歸來亦準上指揮至秋後收還之

會要

愍帝應順元年 月諸處籍沒田宅並屬戶部除賜功臣外禁請射

冊府元龜

漢隱帝乾祐三年左補闕澤于希顏上言竊以文不簡田且仍舊額無妨耕稼雖知有勸於農民復恐不均於眾望三五年中時一通括兼以州縣遭水旱處比有訴論差使封量不宜便有出贖諸今後差官能敷元額已不虧官凡出贖求功

三才圖會

通鑑纂要

請不收附所以知朝廷愛民之意炤物之仁

同上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戊寅朔敕京兆府耀州莊宅三百渠使所管莊宅并屬州縣其本務職員節級一切停廢除見管水磴及州縣鎮郭下店宅外應有係官桑土屋宇園林車牛動用並賜見佃人充承業如已有莊田自來被本務或形勢影占令出課利者並勒見佃人爲主依例納租條理未盡處委三司區分仍遣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專任點簡割屬州縣

同上

十一月敕廢衛州共城縣稻田務並歸州縣任人佃蒔宜令戶部郎中趙延休往彼相度利害及所定租賦聞奏先時三司奏年課無幾官牛疫死因廢營田故有是命

同上

周顯德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敕應自前及今後有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後本戶來歸業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莊田交還一分應已上承佃戶如是自出力別蓋造到屋舍及栽種到樹木園圃並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周年外歸業者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佃戶自來無力佃蒔祇仰交割與歸業人戶佃蒔會要

一近北諸州自契丹離亂鄉村人戶多被番軍打虜向北近來多有百姓自番界迴來其莊田已被別戶請射無處歸託今後如有五周年內其本主還來識認不以桑土荒熟并莊園三分中交還二分十周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來者三分中交還一分應上項承佃戶如是自出力別蓋造到屋舍及栽種到樹木園圃並不在給還之限如十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給還如有荒廢桑土承佃自來無力佃蒔祇仰交割與歸業人戶佃蒔同上

一應有坐家破逃人戶其戶下物業並許別戶陳告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充爲永業不限年歲不在識認之限所有本戶及鄉村節級重行斷決同上

一諸州應有冒佃逃戶物業不納租稅者其本戶歸業之時不計年限並許識認仰本縣立差人檢勘交割與本戶爲主如本戶不來歸業亦許別戶請射爲主所有冒佃人戶及本縣節級重行科斷如冒佃人戶自來陳首承認租稅者特與免罪同上

一顯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已前應有逃戶拋下莊田自來全段無人承佃曾經省司指揮開闢租稅者宜令本州縣招攜人戶歸業及許別戶請射爲主與免一年差稅色役至第二年已後據見在桑木及租蒔到見苗詣實供通輸納租稅同上

帝留心農事刻本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國朝當五季衰亂之後隨宜損益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今觀周世宗顯德三年射佃逃田詔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几閣爲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於去物業三五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爲可歎也容齋隨筆

水利

梁太祖開平二年春正月荊州奏開白小河此河環繞州郭以導大江近年壅塞舟楫不通是時疏之頗爲民便運漕商賈之利復如曩歲冊府元龜

梁貞明四年二月河陽節度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渡

梁開平二年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通鑑

陳州趙犂卒弟玘代立玘願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覆王陂溉民田陳人大賴之趙犂傳

後唐同光二年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秋七月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通鑑

二月洛京奏朱殷修築月波隄畢功引水入新開河三月己亥西京奏制置三白渠起置營田務一十一壬寅符習奏修堯隄水口畢

以下並非通鑑所載且年月參差亦有重複處當查改

今查通鑑自唐同光至周顯德凡有關於水利者備錄於左以備參訂 同光時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二年七月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三年正月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天福六年九月滑州言河決 乾元元年五月滑州言河

三千五百里

五

決魚池 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

鄭滑遣使行視修塞 三年九月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

塞決河 顯德元年正月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

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凡八口至是

分遣使者塞之 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

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瀾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隄而出

灌齊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不可勝計流民采菰

痺捕魚以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帝遣李穀詣

瀋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契丹自晉漢

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

掠言事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互數百里可浚之以限

其奔突二年正月詔忠武軍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 汴水

自唐末潰決自埆橋東南悉爲汙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

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隄導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

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四年夏四月詔疏汴水

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年三月浚

汴口導河流入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六年二月命

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又命侍衛都指揮

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

浚汴水尋復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

水入於蔡水以通陳潁之漕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

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毫丁夫

數千以供其役 六月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使

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

七月丁未鄆都副留守張憲奏御河漲溢慮漂溺城池已於

石灰窰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同上

同光二年七月甲辰右監門衛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士

修酸棗縣隄連年河水瀉曹濮故也

三年正月壬子青州符習承命左役徒修酸棗縣堯隄初僞

廷決此隄引河水東注至於鄆濮以限我軍自是民罹水患

帝先遣婁繼英領諸軍修塞尋而復壞乃命習以濟厥功

四年七月乙卯汴州孔循奏汴河汎漲恐漂沒城河已於城

西城東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同上

天成三年正月陳州奏開潁河同上

四年十二月庚申修維河北岸官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同上

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隄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同上

天成五年正月租庸使奏鄴都差夫一萬五千於衛州界修河隄又於宋州創閘門同上

長興三年三月幽州奏重開府東南河路一百五十里關九十步以通漕運同上

五月幽州進呈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同上

長興四年二月辛酉濮州進重修隄圖備載沿河地理名帝指示行臺皆麻石皆德勝南北城鐵工愀然興歎曰吾佐先

朝定天下於此隄隔閘大小數百戰時事如昨奄忽十年遽閱此圖令人悲歎又指一土阜曰此吾振甲之臺也同上

其年四月靈武奏開渠白河引黃河水入大城溉田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河中言取去秋草七千圓壅塞隄堰同上

晉高祖天福二年九月判詳定院梁文矩奏以前汴州陽武縣主簿左墀進策十七條可行者有四其一請於黃河夾岸

防秋水暴漲差上戶充隄長一年一替委本縣令十日一巡如怯弱處不早處治旋令修補致臨時潰決有害秋苗既失

王租俱為墮事隄長刺史縣令勒停救曰修葺河岸深護田農每歲差隄長檢巡深為濟要逐旬遣縣令看行稍恐煩勞隄長可差縣令宜止

三年二月楊光遠進黃河衝注水勢圖同上

晉天福六年九月初鄴都皇城使張延美進表陳利便請開洹相州界天平渠以通漕運從之仍委自往計度同上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漫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汶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瀾漫環梁山而合於汶同上

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梁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通鑑

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北馬縣有靈河鎮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驛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大將軍即胡梁漢也晉天福四年建武在鄭州之北至是分遣使者塞之同上

漢乾祐二年右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兩岸隄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管沿汴水有故河道

陂澤處處立閘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即澇歲無漂沒之患

早年獲澆溉之饒庶幾編氓免勞役

三年遣前棣州刺史周景殷河陰洹汴口又令鄭州疏引

郭西水入中牟渠以增蔡水漕運冊府元龜

周廣順三年八月滑州臨河鎮溜水決鄒平長山人四千人

堽塞 同上

慕容彥超爲磁州刺史地饒水田則西門豹史起所理漳滏十二磴之遺跡也時以郡邑游飢溝渠堽塞彥超日引己之親僕及郡衙散卒出俸錢以給其食自旦及夕親令開鑿期歲之閒民獲其惠及以政聞於朝遷領軍州百姓遮留於路彥超始以代者未至營渠不息左右勸而止之彥超曰有未成功處與成之何頓輟而不終其志也聞者嘉之 通鑑

五虎列傳卷八

九

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同上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隄峻請行故從之 冊府元龜

三月澶州言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隔絕村鄉人戶今觀城在河北隔三村在河南臨黃在河南隔八村在河北官吏節級徵督租賦取路於州橋迂曲僅數百里每事多違程限其兩縣所隔鄉村擬迴換管係所冀便於徵督 修堽補隄岸河流復故兩縣仍舊收管從之 同上

廣順三年六月鄭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隄宿州言道

虎健廟主何徽率兵往靈河修隄 同上

是月河陰新隄壞三百步遣中使於贊往相度修治 同上

九月滑州白重贊言臣自部署堽塞六名鎮河隄 同上

周顯德三年以尙書司勳郎中何幼沖爲開中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溉田 文獻通考

顯德四年四月詔疏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至是齊魯之舟楫亦達於京師矣 冊府元龜

五年三月世宗在淮南濬汴口導其流而達於淮汴河自唐室之季爲淮賊所決自埧橋東南悉匯爲汙澤帝於二年冬將議南征即詔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發其部內丁夫因其古隄疏而導之東至於泗上是時人皆竊議以爲無益惟帝不

五虎列傳卷八

十

然之曰二三年之後當知其利矣至是果符聖慮由是江淮舟楫果達於京師萬世之利其斯之謂乎 同上

顯德五年十二月戊寅以工部郎中何幼沖爲司勳郎充關西渠堰使仍命於雍耀之閒疏涇水以溉稻田 同上

六年二月命侍衛軍馬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都疏汴水入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俊後五丈河以通漕運 同上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己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堽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眾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

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譜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通鑑

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通鑑

高氏常修築金隄厥後江勢改徙隄遷於外而看花臺一帶數十五里猶存故蹟土人呼爲高王古隄焉又清風池在城東北隅方數百步清深鏡潭禦而不流高氏之所鑿也江陵志餘

農政

光啟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壤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乃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經撫之除殺入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眾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

五代史補卷八

土

通鑑紀事本末

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關市之賦逮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桑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聞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文獻通考

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之地受禍尤酷全

義本出羣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爲富實觀其規雖五季之君號爲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實政同上

務農

梁太祖開平四年二月己丑出光政門至谷水觀麥冊府元龜

五年二月甲子幸曜村民舍閱農事同上

乾化元年五月癸巳觀稼於伊水同上

八月戊辰幸故上陽宮至榆林觀稼同上

後唐天成二年十二月三日敕率土黎毗並輸王稅逐年上

計祇在春時深虞所在之方或有無知之者不自增修產業

輒便攪擾鄉鄰既撓公門須嚴定制宜自今後凡關論認桑

五代史補卷八

土

通鑑紀事本末

土二月後州縣不得受狀十月後聞方許論對仍令逐處官吏準前後條格據理斷割會要

周顯德四年七月敕起今後應有人論訴物業婚姻自十一

月一日後許承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自二月三十日以前

如有陳訴至權停日公事未了絕者仰本處州縣亦與盡理

勘逐須見定奪了絕其本處官吏如敢違慢並當重責其三

月一日後至十月三十日前如有增田詞訟者州縣不得與

理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例同上

漕運

同光二年十二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甚近

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戶至汴州仍促諸軍搬取

家口 同上

三年二月車駕在汴司勳員外郎夏晤上言曰諸道轉運北要實輦下軍儲今聞多是輕齎卻至京中雜納請下令禁止

同上

同光三年閏十一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伏思漢文帝時欲入務農及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封關內侯及公卿已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降明敕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已上白身受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已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賞酬

表是書卷八

主

通鑑卷八

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敕李琪所論召募轉倉斛斗與官行賞委租庸司下諸州府有應募者奏聞施行 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新漕運京師租庸司庸借私船今既分兵就食停淤漕運其諸河渡私船並仰卻付本主如有滯留許本主論告 冊府元龜

二年九月洋州修魏門倉一百間充貯轉運下峽斛斗李欽明爲司勳員外郎是年欽明言臣伏以百姓轉食餽運舟車之利苦樂相懸臣竊見蔡水常有漕運多是括借舟船破溺者棄在水邊不許修葺又不給付以臣愚見乞容陳許蔡三州人戶制造舟船不用括取以備差僱水路可至合流鎮及

陳州蔡水未及水匱十數里水小岸狹或時乾淺臣伏請開決汴水取定力禪院西一半并港穿向南至駝門可費三五千工自水匱 蔡纜五六里水勢便於開決陳蔡漕運必倍常年私下往來更豐財貨此之利便實益轉輸 同上

長興二年五月三日敕應沿河船搬倉依北而轉運司船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會要

四年二月三日三司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沿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傭人內差借從之尋命擇聖爲指揮使朱洪實鑿開河灣至驛國倉門 同上

表是書卷八

主

通鑑卷八

周顯德二年正月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倘破省耗汎水路所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同上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諸王時可謂省匱猶放遺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文獻通考

其年二月癸亥世宗曰今州成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自備舟船水運糧鹽供饋軍食近聞彼民頗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會要

四年四月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同上

周顯德五年閏七月度支奏當司漕運水陸行程制陸行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泝流舟之重者汴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五十里空舟汴河日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

五
五
五

五

五

水淺不得行者聽折半功河南河北河東關內等四道諸州運租庸雜物等腳每駄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車載一千斤九百文從黃河及潞河自幽州運至平州每十斤泝流十六文沿流六文餘水泝流十五文沿流五文從澧荆等至揚州四文其山阪險難驢少處每駄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下八十文有人員處兩人分一駄其運向播等處及涉海各在本處量定同上

倉

梁開平四年五月敕補開封府及河南河北倉吏非舊典也同上

後唐天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戶部奏先準天成元年五月

十五日敕檢納夏秋苗子斛斗一斗祇納一斗官中納不收耗人戶送納之時如有使官布袋者每一布袋使百姓納錢八文內五文與擎布袋人餘三文即與倉司充喫食鋪襯紙筆盤纏若是人戶出布袋令祇納三文與倉司同上

長興二年閏五月三日敕諸道州府所納兩稅斛斗今後每斗上納加耗二合準備倉司耗折其收到布袋錢仰官典同共繫署一一分明上歷支繕同上

晉天福八年五月十五日三司奏天下今後諸倉請據人戶元納耗二升內一升依舊送納本色充備鼠雀耗折一升即令人戶送納價錢兩文足與元納錢八文足共一十文足充備倉司斗袋人夫及諸色喫食紙筆鋪襯盤纏支費從之同上

五
五
五

五

五

周廣順元年正月敕節文其諸道州府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刺史專切鈐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斗餘耗耗舊來所進羨餘物今後一切停罷同上

平糶

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敕今歲自春已來水潦爲患物價騰踊人戶多於西京收糶斛斗近聞京西諸道州府逐道皆有稅錢遂不通行乃同閉糶宜令各下京西諸道州府凡閉糶斛斗不得輒有稅率及經過水陸關坊鎮縣妄有邀詰冊府元龜

四年正月壬戌詔曰輦轂之中郊甸之內時物踊貴人戶飢窮訪聞自陝已西遐及邠鳳積年時熟百穀價和縱未能別

備於貢輸亦宜廣通於和糴近聞輒有稅索已曾降敕指揮
尙恐關鎮阻滯行塗增長物價仰所在長吏切加檢御 濟
往來推救災卹患之心明奉國憂人之道又京圻之內自張
全義制置已數十年每聞開墾荒蕪勸課稼穡曾無歉歲甚
有餘糧公私貯蓄及多收藏未肯出糴更俟厚價頗失眾情
宜令中書門下條流應在京及諸縣有貯斛斗並令減價出
糴以濟公私如不遵行卽仰聞奏別具檢括仍委河南府切
詳敕命處分 同上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中書舍人張文寶請復常平倉 同上
四年九月左補闕張昭遠奏切見今秋物價絕賤百姓隨地
畝細配錢物名目多般皆賤糴供輸極傷農業既未能減放

奏書卷八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貯 請加估折納斛斗稍便於民又國朝以來備凶年之法
州府置常平倉饑歲以振貧民請於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
斗以倉貯之依常平出納則國家有粟而民不匱也疏奏不
報 同上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乙酉中書舍人張文寶上言今歲時雨
不愆秋苗倍熟應大熟處望下敕收糴以備歉歲 同上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鳳州禁糴出外界 同上

長興元年五月右司郎中盧導奏請置常平義倉以備凶歲
同上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大理少卿路阮上言臣聞御敵者
兵強兵者食兵不強無以驅除禍亂食不足無以贍濟國家

方今海內未平寰中多事制叛則必攻必討壯國則足食足
兵臣伏見天下諸州府舊穀尙賤新穀又登既漸豐饒例難
糴貨臣請國家每隆大計須作預防時常小稔之年可設無
窮之備伏請取天下州府錢帛數逐年支計外委逐處長吏
於津要處差清白官收糴粟米別廩積貯以備荒年若在農
穫之日未見優長如違饑饉之時方明利濟疏奏不納時輩
下養兵數廣於前衣食又倍之由是合諸藩上供不足以充
費間以畝稅並折徵練帛食廩曾無兼年之蓄至廢帝嗣位
大蝗起率百口食天下一空俄至戎人南牧幸其國虛故也
同上

奏書卷八

大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高祖天福三年六月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臣聞國家以
務農爲本勸課爲先用廣田疇乃資倉庾竊見所在鄉村浮
居人戶方思墾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穀未臻於
三頃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村色役懼
其重斂畏以嚴刑遂舍所居卻思他適觀茲阻隔何以舒蘇
既乖撫卹之門徒有招攜之令伏乞皇帝陛下明示州府特
降條流應所在無主空閑荒地一任百姓開耕俟及五頃已
上三年外卽許縣司量戶科徭如未及五頃已上者不在驅
擾之限則致荒榛漸少賦稅增多非唯下益蒸黎實亦上資
邦國從之 同上

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允昇上言國以民爲本民以
食爲天時或水旱爲災蟲蝗害稼既無九年之蓄寧救萬姓

之飢天災流行古今代有而前代縱逢災歉免至流亡蓋以分災卹民素有儲備臣請依古法置常平倉請於天下京都州府租賦五斛斗上每斗別納一升別倉貯積若凶災之處出貸貧民豐年卽納本數庶幾生聚永洽綏懷 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救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豈是愛人宜令沿淮渡口鎮鋪不得止淮南人糴易三年七月敕沿淮諸州點檢淮南人所糴糧食如是以驢騾爲馱及人負擔卽放過不得以舟車輦運過淮 先是淮南大旱并泉涸食遂詔止輦運過淮 同上

廣順三年唐大旱并泉涸淮水可涉飢兵渡淮西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帝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未詔唐人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通鑑

蠲貸

梁末帝貞明六年四月乙亥詔曰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以仁壽撫之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眾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艾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雨徵風蚩尤尙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不曩之憂流馬盡行則

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毫輝穎鄆齊棣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滿陳許均房襄鄧泌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此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外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損於帳籍其有衷私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兗州牆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 冊府元龜

龍德元年五月丙戌詔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欠五年六年夏秋殘稅並放 同上

七月以陳州平 先是州刺史惠王友能叛命張漢傑討之 敕開封府太康襄邑雍

正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正月己卯明宗奏深冀諸州縣流亡饑饉戶一千四百乞鄴都倉儲借貸以濟窮民 同上

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詔應定州城外修築城寨處委招撫木

主議認城內窮民不濟者委木道量加振給 同上

長興元年正月滑州上言準詔振貸貧民以水災故也 同上

二月郊禋禮畢制曰諸州府或經水旱災疹恐人戶闕少餼

糧方值春時誠宜振卹宜令逐處取去年納到新好屬省斛

糾各加振貸候秋收日徵納是月宋州奏準詔振貸粟萬石
三月差中使三人往登萊振濟貧民是月陝州奏準詔振貸
貧民五月青州奏準詔振貸貧民糧一萬四百一十九石同上

二年二月汴州奏準詔振貸遺水處貧民同上

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文獻通考

路王卽位以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
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
悅三司吏怨之同上

晉高祖天福四年十二月帝以雨雪彌月出金粟薪炭與犬
羊皮以振窮乏冊府元龜

六年四月乙巳以齊魯民飢詔充青鄆三州發管內倉糧振
貸同上

貨

七年七月壬戌開封府奏準宣給糧二萬石振諸縣貧民是
月戊辰遣司農少卿李珣使宿州鴻臚少卿龐令圖使雒京
白波振貸貧民同上

少帝天福七年八月詔襄州城內百姓等久經圍閉例各飢
貧宜示頒宣用明恩渥大戶各賜粟二石小戶各賜粟一石

宜令襄州以見在數充十二月丁丑詔遣供奉官馬延翰於
雒京振卹飢民仍宣河南府差大將量將米豆往諸山谷俵

散給人戶其諸縣係欠秋稅限至來年徵納同上

八年正月丁酉敕河南懷孟鄭等州管內百姓有積粟者仰
均分借便以濟貧下同上

周太祖廣順二年二月庚申齊州言禹城縣二年水民饑流
亡今年見固河倉有糶糧五萬二千餘斛欲振貸敕諸邑留
二三千斛給巡檢職員餘並振貸貧民同上

三年三月壬辰徐州言彭城縣民飢乏乞振貸從之十一月
辛卯敕膳部員外郎劉表徵往兗州開倉減價糶粟以水害
稼救飢民也丙午單州刺史劉禧言滄州充給歲餘軍糧外
有大麥六萬石欲開倉官糶以濟貧民從之十二月以亳州
潁州大水民飢所有倉儲及永城倉度支給軍食一年外遣
使減價出糶世宗顯德元年正月乙酉分命朝臣杜暉等五
人往潁毫濬永城固河口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飢民同上

顯德四年三月命左諫議大夫尹日就於壽州開倉振貸飢

民又命供奉官田處嘉梁希進等於壽州城內煮粥以救飢
民六月辛酉西京上言伊陽縣居民多於山谷間淘金帝曰
山澤之利與眾共之王者之道也命本州勿禁

六年正月命廬州開倉出陳麥以糶之蓋克復之後民多阻
飢故廉其價以惠之也二月壬午濠州上言準宣出糶省倉
陳麥以利飢民三月壬戌楚州上言詔準煮粥以救飢民丙
戌遣使往和州開倉以振飢民戊子命壽州開倉以振飢民
十二月分命使臣振給諸州遭水人戶同上

是年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
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文獻通考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

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於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
吏詭貸而徵諸編氓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
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
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
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尙如此而況
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
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同上

南唐自保大十一年六月至於今年三月大飢疫命州縣
粥食餓者 陸游南唐書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九

食貨考第十二

錢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詔曰錢者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繒之條所以權蓄買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及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搬載出境冊府元龜

同光二年三月詔曰帛布之弊雜以鉛錫就中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載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中書奏訪聞近日三司諸道州府所買賣銅器價貴多是銷熔見錢爲器以邀厚利敕旨宜令徧行曉諭嚴加禁制如元舊破損銅器及碎銅卽許鑄造器物如生銅器物每斤定價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科斷十一月六日敕諸道州府納勒見錢素有條制若全禁斷實匪通規宜令徧指揮三司及諸道州府其諸城門所出見錢如五百已上不得放出如稍有違犯卽準元條指揮其沿淮諸州縣鎮卽準先條敕命處

分同上

十二月敕行使銅錢之內訪聞挾帶蠟錢若不嚴設條法轉恐私加鑄造須行止絕以息姦欺應中外所使銅錢內蠟錢卽宜毀棄不得輒更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限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同上

二年七月十二日度支奏三京鄴都並諸道州府市肆買賣所使見錢舊有條流每陌八十文近訪聞在京及諸道街坊市肆人戶不願條章皆將短陌轉換長錢但恣罔欺殊無畏忌若不條約轉啟倖門請更嚴降指揮及榜示管界州府縣鎮軍人百姓商旅等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兼令巡司廂界節級所由點檢覺察如有無知之輩依前故違輒將短錢與販便仰收捉委逐州府枷項收禁勘責所犯人準條奉處斷訖申奏其錢盡沒入官奉敕宜依度支所奏十月有司員外郎楊薰奏先以銅器貴市人多銷錢以爲器下令禁之不行又降之乃再行前敕亦不能禁同上

三年十二月青州上言北海掘得鐵錢二百萬同上
四年四月禁鐵蠟錢時聞南純使蠟錢青銅一錢折當一百商估易換法不能止同上

八月工部員外郎孫洽奏準律瀉錢作銅最爲大罪望加禁絕同上

四年九月敕先條流三京諸道州府不得於市使錢內夾帶鐵錫錢雖已約束仍聞公然行使自此有人於錢陌中捉到

一文至兩文所使錢不計多少納官所犯人準條流科罪同上

長興元年正月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造新錢或一當十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兼進錢譜一卷仍於表內徵引故

幽州節度使劉仁恭爲鐵錢泥錢事敕旨劉仁恭頃爲燕帥不守藩條輒造泥錢號爲山庫殊非濟物一向害人醜狀尋

除惡名猶在郭在徽既居班列合識規章豈可顯對明庭遽陳弊事仍緣舊譜更撰新文加以一當十真謂將虛作實

據茲見解宜加懲責可降授衛尉少卿同正仍勒依舊篆字其所進錢譜納在史館其擅造到官數錢圖並令焚毀同上

二年三月敕諸道州府累降敕令不得使鐵蠟錢如有違敕行使者所使錢不計多少並沒納入官所犯人具姓名以聞

近日依前有無良之輩所使錢內夾帶鐵蠟錢須議再行止絕宜令諸道州府嚴切條理密差人常於街坊察訪如有口

私鑄瀉及將銅錢銷鑄別造物色捉獲勘究不虛並準前敕處分同上

三年三月河 府奏重開廢銅治同上

末帝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宜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者準條流處分同上

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天下銅治九十有餘所

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通鑑晉高祖天福三年二月敕朕以歷代鑄錢濟時爲寶久無監務已絕增添邇來趨利之人違法甚眾銷鑄不已毀盡日滋

禁制未嚴姦弊莫止須行峻法以息姦濫宜令鹽鐵使禁止私下打造鑄瀉銅器速具條流事件聞奏同上

十一月敕國家所資泉貨爲重銷鑄則甚添鑄無聞爰降條章俾臻富庶宜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曉示無問公私應有

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委鹽鐵司鑄樣頒下諸道令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

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依舊禁斷尙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處許

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爲主官中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其陳許鑄錢外則不得接

便別鑄造銅器如有違犯者並準三年三月三十日敕條處分同上

十二月敕先許鑄錢仍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切慮逐處銅闕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處

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不得入錫并鐵及令缺漏不堪久遠用使仍委鹽鐵司明行曉示餘準元敕指

揮仍付所司同上

四年七月敕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聞以鉛錫相參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不可久行今後官私鑄造下禁依舊法

同上

十一月建錢鑪於樂川爲石豹之治同上

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

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鑄鐵頒下模範唯禁私作銅器

通鑑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鄭向五代開皇紀曰天福三年詔許天下私鑄錢復官鑄十一月詔建錢鑄於樂川余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銅質薄小字文昏昧益以私鑄不精也

宋白通典

十二月癸未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通鑑

漢乾祐元年四月膳部郎中羅周裔上言請在京置錢監俾銅盡爲錢以濟軍用蘇耆聞譚錄漢乾祐中以晉室鼓鑄錢幣偽濫非一乃禁銅貨悉歸公帑余按此錢徑寸重三銖六

五代通鑑

五

通鑑

參文曰漢通元寶字文明坦製作頗精蓋懲天福之弊則漢代所鑄明矣

宋白續通典

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文獻通考

漢隱帝乾祐初始使七十七陌錢是時膳部郎中羅周裔上言曰錢刀之貨今古通行從古已來鑄造不息長無積聚蓋被銷鎔若不峻設隄防何以絕其姦宄臣請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凡器物服玩鞍轡門戶民閒百物舊用銅者今後禁斷不得用銅諸郡邑州府應市已成銅器及腰帶幘頭錢及門戶飾許敕後一月並令納官中約官銅價支給候諸處納畢請在京置鑄錢監俾銅盡爲錢以濟軍用除錢外只令鑄

鏡鏡亦官鑄量尺寸定價其餘並不得用銅如敢固違請行條法以杜姦源疏奏不報

冊府元龜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敕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興販所有錢一色即不得瀉破爲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方所由節級決脊杖七十徒一年鄰保人臂杖七十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同上

顯德二年九月敕國家之利泉貨爲先近朝已來久絕鑄造至於私下不禁銷鎔歲月漸深姦弊尤甚今采銅興冶立監鑄錢冀便公私宜行條制起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

宋史

太

通鑑

應兩京諸道州府銅像器物及諸色裝鈸所用銅限敕到五十日內並須毀折送官其私下所納到銅據斤兩給付價錢如出限輒有隱蔽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所犯人及知情人徒二年所由節級四鄰杖七十捉事告事人賞錢十貫一斤至五斤所犯及知情人各徒三年所由節級四鄰杖九十捉事告事人賞錢二十貫五斤已上不計多少所犯人處死知情人徒二年配役一年所由節級四鄰杖一百捉事告事人賞錢三十貫其人戶若納到熟銅每斤官中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其銅鏡令官中鑄造於東京置揚貨賣許人收買於諸處興販其朝廷及諸州見管法物軍器官物舊用銅鑄造并裝飾者候經使用破壞即時改造仍今後不

得更使銅內有合使銅者奏取進止 同上

周顯德二年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鈇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已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其銅鏡官中鑄於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戶收買與販朝廷及諸州見管法物軍器舊用銅製及裝飾者候經使用破壞卽仰改造不得更使銅內有合使銅者奏取進止 文獻通考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同上

宋史紀事本末

七

通鑑紀事本末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爲人所難者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佛像是也銅像人所敬畏尙且毀之錢之不可銷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尙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爲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泉貨買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買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廢壞真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貨之價賤有限之錢雖萬物爲銅陰陽爲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

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 同上

四年二月十一日宣命指揮限外有人將銅器及銅於官場貨賣支給價錢如是隱藏及使用者並準元敕科斷其熟銅令每斤添及二百生銅每斤添及一百五十收買所有諸處山場野務采鍊淘沙到舊例銅二十兩爲一斤今特與一十六兩爲一斤給錢一百三十收買兼知高麗多有銅貨仍許青登萊州人戶與販如有將來中賣入官者便仰給錢收貨卽不得私下買賣 會要

宋史紀事本末

八

通鑑紀事本末

國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鑑釜野有鐸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起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之乃止 通鑑

李孝美曰錢文曰乾亨重寶徑七分重六銖余按此錢止重三銖六參 泉志

十國紀年漢史曰劉龔以國用不足鑄鉛錢十當銅錢一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倖祿非特恩不給銅錢余按鉛錢有二品輪郭鏤薄文曰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

三銖六參余抵嶺外始獲此錢若銅錢今世所存至多

泉志

馬殷始鑄鉛錢行於城中城外卽用銅銅買人多銷鉛錢持過江北高郁請鑄鐵錢圓六寸文曰乾封泉寶以一當十錢既重厚市肆以券契指埃交易湖南故事曰馬殷置鐵冶鑄大錢可六寸圓重非銖兩用九文爲貫文曰乾封泉寶其文上乾其數上九遂通用焉余按此錢徑寸七分重十七銖圓五寸半文曰乾封泉寶以銅爲之而楚史湖南故事以爲鐵錢豈當時鑄銅鐵二種耶

同上

五代史周紀論曰世宗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國中乏錢乃詔毀天下銅佛以鑄錢四夷附錄曰周世宗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

表忠書卷九

九

唐國通寶

高麗以鑄錢鄭向五代開皇紀曰顯德二年九月丙寅詔禁天下銅器始議鑄錢五代會要曰顯德二年九月敕云今采銅興治立監鑄錢冀便公私宜行條制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鉦相輪大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蘇耆開譚錄曰世宗朝鑄周通元寶錢於後殿設巨鑪數十親觀鼓鑄李孝美曰徑寸重五銖文曰周通元寶形製精妙與唐開元錢同

同上

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官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

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眾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果數百言

馬令南唐書

唐主李璟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鍾謨請鑄文錢以一當十又曰永通泉貨謨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文獻通考

表忠書卷九

十

通鑑纂要

錢有銅鐵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錢諸國割據者江南曰唐國通寶又別鑄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鑄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鐵錢貿易凡十當銅錢一兩浙河東自鑄錢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鐵錢與銅錢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寶徑寸以一當十福建如唐制

同上

按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徑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厚色昏暗又有面爲篆文背爲龍鳳形者計皆李氏所鑄李孝美獨載八分書者遺此二種豈未見耶

同上

幽州劉守光錢而文曰應天元寶背文曰萬

泉志

劉仁恭下令境內以泥爲錢以膠泥固濟而鍛之大抵類登

樣度羶鹵 陶岳泉貨錄

金銀珠玉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商州奏當管水銀五篇乞依舊管保冊
府元龜

後唐天成三年二月以蔚州銀冶無裨國費虛占人戶命廢之

周顯德六年三月己酉回鶻到關進玉及硃砂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時帝以玉之爲用無濟於軍國故因而卻之

楚地多金銀由是貨財豐殖 通鑑

北漢主承均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顥爲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

通鑑

通鑑

通鑑

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是世已賴之繼顥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 東漢世家

劉鋹置媚川都定其課令 八 五百尺采珠所居宮殿棟宇皆以珠及玳瑁飾之淫侈無度 東都事略

銀踵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以千萬銀旣爲天兵所敗其下乃

燔熱府庫寶貨之外其真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 五國故事

宋開寶五年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初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以石繩

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眾至是潘美等言采珠危苦之狀帝急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續通鑑

晉天福三年九月于闐國王李聖文遣使馬繼榮進白玉白毡犂牛尾紅鹽鬱金硃砂大鵬砂玉裝鞦轡等物 會要

絲帛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中書舍人程遜上言以民間機杼多有假僞虛費絲縷不堪爲衣請下禁止庶歸朴素 冊府元龜

漢隱帝乾祐三年左司員外郎盧振上言古先哲王制布帛不中度不鬻於市比來組織之物輕重皆有定規近年已來織帛之家過爲疏薄徒勞杼軸無益公私臣請三京鄴都諸

通鑑

通鑑

通鑑

道州府凡織造之家所織綾羅絹帛諸物並頒斤兩尺度合官定規程不口輒爲疏薄所在官吏覺察禁止不得更然 同上
周顯德三年五月詔應天下今後公私織造到絹帛綢布綾羅絲綺及諸色匹段其幅尺斤兩並頒合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罔冒取價如有已上物色等限一百日內並須破質了絕如限外敢有違犯織造貨賣者卽所在節級所由禽捉送官其年十月詔曰舊制織造純綢絹有綾羅絲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公私織造並須及二尺五分不得夾帶粉藥宜令諸道州府嚴切指揮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河北諸州并萊登沂密州須及一十二兩純絹止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純絹長依舊四十二

劉承勳以善心計事烈祖爲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爲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無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爲姦利畜妓樂數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及國亡承勳歸京師太祖惡之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凍餒而死

陸游南唐書

不得改更若台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會要

同光三年是為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賞賚無節倉廩空虛軍民咨怨孔謙復行剋剝之政民力重困而國用不支將至危亡之時也然則琪言雖美詔敕雖一再祗虛文耳以此疏敘歷代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故錄之文獻

考通

天成元年四月敕節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會要

天成三年二月一十三日中書奏應天下縣令逐年夏秋兩稅徵科公事伏以縣令之職徵賦為先若違限逋懸自有罰責如及期了畢不謂功勞況今無疆名之科徭絕虛係之稅

五符籍特錄一

三

通鑑纂要

額百姓據見苗輸納官中有指限程蓋緣每及徵科事歸煩擾未容輸納已切催驅州郡則推勘吏人縣邑則禁繫人戶雖云提舉貴在徵求動涉旬時固須妨礙縱及期限倍困黎民自今後請祇委主簿縣令句當不得更置監徵每一州之中止限畢日委錄事參軍磨勘取最後逋欠縣分具本佐判官衙內節級并形勢莊田不伏縣司徵督者縣令即須自經本州論列如依前不完便可直申三司責罰之時以定輕重其縣令到官之初須準近敕交割戶口帳籍至受替之時比較多少如或增多量加酬獎或致逋竄則別示科刑所冀賞罰不涉於過差公務率歸於修舉其本判官都孔目官糧

料使等職同不在親入公事正於提舉每至徵科之日皆須一例獎勵或有徵督逋懸令佐獨當得點伏請今後凡是徵科畢日比較功過只歸令佐如是一郡之內諸縣皆及期程公事修舉其錄事參軍亦請量加甄獎如管內諸縣併有闕遺其錄事參軍亦請量加責罰從之同上

其年八月二十五日及十月十五日敕條流公事數內一件縣令化洽一同位居百里同在專勤口課撫育疲羸苟或因循是孤委任宜令隨處州府長吏逐縣每年考課如增添得戶稅最多者具名申奏與加章服酬獎如稍酷虐輒恣誅求減落稅額者並具奏聞當行朝典其縣令仍勒州司批給解由歷子之時具初到任所交得戶口至得替增減數額分時批鑒將來除官及參選委中書門下并銓曹磨勘宜令三京及諸道州府準此同上

表錄事

四

通鑑纂要

四年五月五日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等起徵條流如後同上
四十七處節候常早大小麥麴麥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起徵正稅匹帛錢鞋地頭榷鹽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河南府華州耀州絳州鄭孟懷陳齊棣延光沂徐宿汝申安滑漢潼襄均房雍許邢洛磁庸隨郢蔡同鄆魏汴潁復鄆宋毫蒲等州同上
二十三處節候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二十三處州郡未見
一十六處較晚大小麥麴麥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

五日納足正稅匹帛錢鞋地頭權趨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十一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幽定鎮滄晉陽慈密青鄧淄萊邠寧慶衍同上

七處節候尤晚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匹帛錢鞋權趨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并降澤應威塞軍大同軍振武軍同上

一若限滿後十分中係欠三分以上者本判官罰五十直錄事參軍罰七十直本曹官罰五十直縣令罰一百直勒停簿尉罰七十直移攝開官州縣押司錄事本典及鄉里正孔目書手各徒二年仍配重役本孔目句押官典杖七十都孔目官句押官杖六十並退職衙前收管同上

吏部考第

五

一若限滿後十分中係欠二分者本判官罰三十直錄事參軍罰五十直本曹官罰四十直縣令罰七十直移攝開官簿尉罰五十直州縣押司錄事本典鄉里正孔目書手等杖八十孔目官句押官典等杖六十孔目官句押官笞五十一限滿後十分中只欠一分以下者本判官罰二十直錄事參軍罰三十直本曹官罰二十直縣令罰五十直簿尉罰四十直州縣押司錄事本典及鄉里正孔目書手等杖七十本孔目句押官典等五十都孔目句押官各罰五十直以上所立條件若是本判官錄事參軍本曹官孔目句押官典等即取一州都徵額上比較其縣令簿尉及典押以下即將本縣欠數比較同上

一所徵夏秋兩稅依省限了絕者本判官典申奏改轉官資錄事參軍縣令申奏與量留一年或界分已滿去即轉兼官如一任之內稅賦不牽即奏加章服若是攝官亦委本處長吏更令攝任一年如更立勞能具狀申省以憑申奏必降真命本曹判司簿尉即申奉請減兩選或一任之內稅租總了絕或是攝官委逐處申省點勘聞奏別行獎酬州府都孔目官句押官本孔目句押官典等以軍職轉選其都孔目官句押官如已至押衙職名或舊有官資亦議申奏獎酬州司并逐縣徵科典押每處與賞錢三十貫均勻分俵同上

吏部考第

六

亦不酬勞本處不得申奏如違限稍慢即準條流責罰如添得解字招得流民無害於公私者當以名聞特行恩獎同上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同上長興二年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迫頃畝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疹及逐年通處不在此限同上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納綾羅絹帛從之

同上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罪其校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朕自省事以來倉場散給勳經一二十年未畢今校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官家未聞官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升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加耗起自此也五代史補

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爲民害

石林燕語

晉天福四年正月敕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於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禁會要

周顯德三年五月敕應天下今後公私織造到絹帛綢布羅

七

七

七

綾錦綺及諸色帛匹其幅尺斤兩並須合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偽罔冒取價如有物色已上等限一百日內並須破貨了絕如限外敢有違犯織造貨買者仰所在節級所由擒捉送官會要

其年十月敕舊制織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公私織造並須及二尺五寸不得夾帶粉藥宜令諸道州府嚴切指揮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河北諸州并萊登沂密州須及一十二兩緇綱正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緇綱絹長依舊四十二尺會要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同上

五年七月詔曰朕以寰宇雖安蒸民未泰乙夜觀書之際

校前賢阜俗之方近賢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庶公親覽觸目警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繫變通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繁乃勲舊其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是時上將均定天下民租故先以均田圖徧賜諸侯其年十月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矧令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

七

七

七

別敕乃命左散騎常侍文穎等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同上

四年二月六日敕節文諸道州府所管屬縣每年秋夏徵科了畢後多是卻追縣典上州會未文鈔因茲科配斂掠宜令今後秋夏徵科了足日仰本州府但取倉場庫務納欠文鈔如無異同不在更追官典同上

五季離亂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其閒唐明宗周世宗雖爲有志於愛民重農者有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詞訟徵科既足而追會科斂皆官吏發貪之情爲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敕丁寧禁切之於倥偬日不暇給之時而能及此可謂仁矣文獻通考

雜科斂

後唐同光三年正月敕少府監鑄造印文元屬禮部兩司互有推注及諸道使臣廣徵銅炭價錢自今後凡鑄印宜令本司限收到五日內進呈不計諸道在京並不得徵納銅炭價直所破物料於租庸院請領

後唐同光三年二月敕魏府小菴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偽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憫今據繁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充本迴圖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

會要

天成三年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

五代史補卷第十

九

通鑑紀事本末

後於夏稅田苗上每畝納錢五百文足陌

詳見權勘門文獻通考

後唐長興元年三月十三日敕天下州府受納稗草每束納

錢一文足一百束納拘子四莖充積年供使棗鍼一莖充口

場院其草并柴蒿一束納錢一文其納絹絕布絞羅每匹納

錢一十二文足絲綿綢麻皮等每一十兩納耗半兩鞋每

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絲綿綢子每一百兩納

耗一兩其諸色匹段並無加耗二年閏五月敕今後諸州府

所納稗草每二十束別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其每束上舊

納盤纏錢一文仰官典同其繫繫一一分明上歷至納遣了

絕已來公使不得輒將出外

會要

二年人戶每田畝納農器錢一文五分

詳見權勘門文獻通考

天福五年九月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通鑑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

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

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雀鼠耗蠹倉廩乃有司之責而亦使民償之

斂稅重矣然猶稱之曰雀鼠耗尙爲有名章乃使十倍而

償十百千萬有定數矣以八十爲百既非定數然出入皆

然尙爲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

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

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敝將若何章以此佐國用不乏

於一時信號爲能臣然國所以興而遂亡身所以貴而自

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之不可少我而不

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戒哉

同上

周廣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敕諸道州府牛皮今後犯一張

本犯人徒三年刺配重處色役本管管節級所由杖九十兩張

以上本人處死本管管節級所由杖二年半刺配重處色役告

事人賞錢五十千其人戶有牛死者其本戶告報本地方所

由節級鄰保人仰當日內同檢驗過令本主畫時剝皮及申

報本處官吏限十日內須送納畢其筋骨不得隱落

會要

二年十二月敕應天下人所納牛皮今將逐年所納數三分

內減收二分其一分於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

納連角牛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犝皮不在納限其皮人戶自詣本州送納所司不得邀難所有牛馬驢騾皮筋骨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並許私家共使買賣祇不得將出來敵強倍仍仰關津界首子細覈察捕捉所犯人必加深罪其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及朝廷先降條法一切停廢

會要

吳徐知誥用款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升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馬端臨曰鹽廢米為南唐積賦藝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將漕江南訪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訖不能建明錫除繼而運使陳靖言之於祥符間提舉劉誼言之於元豐間蓋南唐正賦之外所徵不一宋因之名曰沿納鹽廢米其一也

五代史卷十

十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今所在輸秋苗一斛之外則別納鹽米三升亦始於五代史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庫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有定制此事與太宗朝和買絲無異余考東齊記事載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鈔之類名件頗碎慶歷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帑鈔程文簡公為三司使獨以為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必致重複此亦善慮者也

吳氏能改舊條錄

戶口差徭

梁開平三年三月尚書戶部奏請詔天下州府準舊章申送

戶口帳籍從之 會要

晉天福九年八月敕天下諸州各以係省錢穀秋夏徵科為帳籍一季一奏一年賦稅及限其藩候郡守吏委在任一年次年又不遵欠聽三周年為滿三年皆辨別議遷陟

同上

後唐同光二年二月敕節文應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認識

同上

天成元年十月三日敕京城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書契券輒使良人

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十二月十日殿中監李延範奏請指揮諸道州府每逃戶歸業後委州司各與公憑二年内放免兩稅差科如有違許州口口勘責若州縣官招得五百戶已上口等

五代史卷十

十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第獎勵從之

同上

長興二年九月二日敕凡置營田比召浮客若取編戶實業常規如有係稅之人宜令卻還本縣

同上

應三京諸道營田祇耕佃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其官吏及投名稅戶當行重斷

同上

漢隱帝時有人言府州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速放散歸農不得差為參從貧官有獨行趨府者太祖頗知故有是命

同上

周廣順元年三月敕副留守節度副使行軍兩京少尹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其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

尹掌書記支使防禦使團練副使不得過一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並取本廳舊當直人力充若數少不及新定數目祇仰舊人數差定仍令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不遵條制額外占差人戶本官當行朝典同上

周廣順三年敕天下縣邑素有等差年代既深增損不一其中有戶口雖眾地望則卑地望雖高戶口至少每至調集不便銓衡宜立成規庶協公其應天下州府及縣除赤縣畿縣次亦次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為望縣二千戶以上為緊縣一千戶以上為上縣五百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宜令所司據今年天下縣戶口數定望緊上中下差等奏聞戶部據今年諸州府所管縣戶數目合定為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文獻通考

周顯德五年十月詔諸道州府令團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脫同上

六年春諸道使臣迴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定墾田一百八萬五千八百三十四頃淮南郡縣不在此數冊府元龜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穎州刺史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其舊籍百姓詣闕稱誦焉

道州府管內縣鎮每有追攝公事自前多差衙前諸使院職員及散從步奏官今後常程追攝公事祇令府承受遞送不得更差專人若要切公事及軍期不在此限會要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終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一

賦役考第十四

蠲復

後唐同光二年五月敕治國之由安民是本如聞今歲麥田雖繁而結實不廣其四京諸道百姓於麥熟時察地內種得秋苗並不徵稅冊府元龜

十一月中書奏天下州府今秋苗多有水潦處百姓所輸請特減以慰貧民敕俟來年蠲免同上

二年二月甲子朔詔應東京隨絲鹽錢每兩俱減放五十文逐年俵賣蠶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文樂鹽與減三十文其小菽豆稅每畝長與減放三升都城內店宅園圃比來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一

賦役考第十四

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原將所徵物色添助軍人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繁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充本迴圖收市軍人衣賜其絲永與除放所有六街內空閒田地並許新歸業人戶逐便蓋舍居住與免差徭如是本主未來一任坊鄉收佃庶令康泰俾表優恩同上

三月車駕自鄴幸澶州辛亥次於德勝鎮頓止人王遇等一百五十人遮道訴曰臣等墳墓田園陛下數年列棚在內桑棗為寒木田園成溝壘十年在外去歲方歸帝憫然許復一年同上

後唐天成元年四月卽位下制曰昨自魏汴至京大軍所歷

戒馬騰踐麥苗下本州使簡量據所傷踐與蠲地稅諸色殘稅自今年四月一日已前並與放免同上

十一月癸未鎮州并盧文進所率歸業戶口奉詔放免租稅三年仍每口給糧五斗訖同上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稅租并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欠夏稅租並特與除放時安重誨既攝任圖之禍恐人非之思市恩於眾以掩己過辛丑詔曰近者言幸浚郊暫離離邑蓋逢歲稔其樂時康不謂姦臣

違彰逆狀為厲之階既甚覆宗之禍自貽俾我生靈遭茲紛擾永言軫惻無輟賑興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許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須議優饒宜放二年屋稅兼公私債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一

二

賦役考第十四

負如是在城迴圖錢物及公私質庫除點檢見在外賣經兵火散失者不計年月遠近並宜蠲放應有年八十已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役夫天災流行時雨愆亢既闕地分宜減國稅今歲岐華登萊自夏稍旱須加軫念以示優恩四州所管百姓宜令長吏切加安卹其所旱損田苗宜令檢行詣實申奏與蠲減稅租仍不得輒有差徭科配同上

三年閏八月廢戶部蠲紙同上
四年正月敕會計之司租賦為本州縣之職徵科是掌儻不切整齊必漸滋僥倖今聆舉奏果有連懸非朝廷之立法不嚴蓋官吏之慢公頗甚緣當獻歲未欲加刑宜顯示以新條貴永除夫積弊其天成元年應欠秋稅特與蠲數放免同上

三月敕王都負國命將除兇攻伐之勞朕所嘗憫搬運之苦朕實備知近自收城方期罷役宜加矜恤徧示優饒其鄴都幽鎮滄邢易定等州管內百姓除正稅外免諸色差配庶令生聚並獲舒蘇

同上

其年五月尚書戶部狀申伏緣當司蠲符近奉敕令有事功可著者卽戶部奏聞又不開逐年及第進士及諸科舉人事例今據前進士趙象乞蠲符者奉敕凡登科第皆免征徭如或雷同慮傷風化兼緣近有敕命不合更乞蠲符所宜持示明規務在勸人爲學除新敕前已給蠲符外應禮部貢院每年諸道及第人等宜令逐道審驗春闈冬集不得一例差徭其及第之人亦不得虛影占戶名

會要

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畢詔天成四年十二月終已前諸道州

三

府人戶應有殘欠稅物蠶鹽之乾權溼權既係積年之欠俄逢作解之恩並與放免諸州府營田戶部院應欠租課房店利潤逃移人戶死損牛畜或先遭剽劫及水澇處欠負斛斛無可徵填已收納到家產財物其餘所欠並與蠲除所在倉場積年損爛使臣盤覆折欠尤多其主持專知官等據通收到產業物色外亦與放免應諸道商稅課利樸斷錢額去處除納外年多蹙欠枷禁徵收既無抵當並可放免諸道采造材木欠數定州材木錢及閭鄉船務遭火所燒所司累行催促無可徵填亦與放免先南北面軍前倉場主持損爛欠折及江河轉運拋失舟船并斛斛交糧錢諸鎮欠少過軍準備

糧草等據主持人見在家業並勒收納外除放所欠天成元年二年諸州船納上供到庫秤盤積欠物色并會遭兵火燒劫及耀州前後身死刺史界分欠省庫錢物勒州司官吏陪填者並特放免天成二年終諸色人於西川省庫內借過錢并省使先差人收買羊馬欠折死損無可填還及天成二年終已前諸道銀銅鐵冶鉛錫水銀阮窟應欠課利兼木炭農具等場欠負亦與放免河陽管內人每畝上舊徵橋道錢五文今後並放不徵諸道州府人戶每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特放二祇徵三文

冊府元龜

上同

十月庚戌襄州奏漢江暴溢廬舍田稼並盡無可徵稅請特

四

免從之

同上

四年三月辛丑敕叛黨未平難輟轉輸之役流民既復必資安集之謀朕應天順人端居治若涉大水如履薄冰翼翼乾乾懼不克荷所賴文武宣力天地降祥雨順風調政寬事簡雖四夷一主遠殊貞觀之朝而斗粟十錢近比開元之代無何重璋搆亂蜀郡繼災萬方共樂於太平一境獨嗟於多事遂致數年動眾千里勞民奔馳秦鳳之郊委頓岷峨之路蓋彼樂禍非我願爲今則逆順分明車書混一陸梁之黨已歸殖醢之刑漢汗之恩宜及瘡痍之俗示以歸還之路慰其懷戀之誠應奏岐延涇寧慶州同興元京兆等州府所欠長

興元年二年夏秋稅賦諸色錢物及營田戶部莊宅務課利等物並放如聞州使廉察自前每降敕書稍開除放頗淹行遣轉急徵催物已輸官人方見勝厚利實歸於州縣鴻恩虛及於生靈而況一戶逃移一村騷擾朝廷比哀貧戶州縣轉啟倖門欲峻條流宜先曉諭今後敕到畫時曉諭所管仍勒要路粉壁曉示如敕未到時已徵到物色據數附帳不得隱落如有人陳告以枉法贓論敕到並須半月內施行除放訖奏聞 同上

八月戊申受尊號畢大赦制長興三年正月一日已前諸道兩稅殘欠物色並宜除放或有先曾經災沴處逃戶卻歸業者除見徵正稅外不得有諸雜科徭應係省司場稅倉庫今

五

五

日已前諸色敗闕人等據其所有錢物家業盡底收納已上所欠并敗闕人等並放九月敕曰朕自恭臨萬國惠撫兆民遵上古清淨之規削近代繁苛之政而稅之外別無徵斂之名八年之間繼有豐穰之瑞觀流亡之漸復謂富庶之可期爰自今秋偶僭時雨郡縣累陳於災沴關梁亦奏於逃移良由朕刑政或差感通不至責躬罪己靡忘於懷特議優矜庶令安集據河中同華耀陝青齊淄絳萊等州各申災旱損田處已令本道判官檢行不取額定頃畝如保內人戶逃移不得均攤本戶租稅其稅子如關本色許納諸雜斛斛蜀黍元每斛折粟八升今許納本色稗子特與免稅前件遭旱州府據檢到見苗仍恐輸官不迨今祇徵一半稅物仍許於便近

州府送納其餘一半放至來年其逃移人戶田產仰村鄰看守不得殘毀必在方岳羣侯州縣庶官各體憂勤共相勉勵明詳獄訟恭守詔條上答天災必思於戒懼下除民瘼必務於撫綏當其卹於疲羸勿自安於逸樂 同上

清泰元年四月詔獨放長興四年十二月已前天下所欠殘稅 同上

七月庚午詔曰省三司使奏自長興元年至四年十二月已前諸道及戶部營田通租三十八萬八千六百七十二端匹束貫斤量或煩經水旱或併值轉輸悉至困窮屢成逋欠加以連年災沴比戶流亡殘租空係於簿書計數莫支於經費蓋州縣不公之吏鄉閭無賦之夫乘便欺官多端隱稅三司

五

五

使患其僥倖便欲推尋朕閱彼烝黎慮成淹滯示體物憂民之旨徵條瑕璽垢之文特議含容且期均濟應自長興四年已前三京諸道及營田委三司使各下諸州府縣除已納外並放應有逃戶除曾經釐革外所有後來逃移者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速下本部徧令招撫歸業除放八月後至五年八月並得歸業所有房親鄰近佃射桑田不得輒有占據如自越國程故不收認其所徵租稅卻從清泰元年四月後委三司重行釐革別議施行舉賞罰之嚴條立徵催之年限不得更欠租稅致啟倖門勉懷成務之勤以副劇繁之選有要行事件三司畫一聞奏仍報中書門下不得漏落 同上

潞王清泰元年以劉昫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覈

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微賁勾取故存之胸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悉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論乃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行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七

通鑑紀事本末

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予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路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世盛德之事哉

文獻通考

十月癸未詔河中居民屋稅蠲除其半丙午又詔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契丹蹂躪處放免三年兩稅差配時契丹初退故也

冊府元龜

十一月乙未蔚州言州界經契丹蹂躪處乞蠲除差稅從之丁未又詔應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蕃戎蹂躪處百姓兩稅差配今日後並放三年宜令逐處長吏分明曉諭其人戶陷蕃者宜令設法招尋各令歸復

同上

二年七月滄州言續逃亡戶八百五十九詔魏府於稅率內

蠲減旱故也

同上

九月詔蠲除許州去年殘租

同上

十月詔河中居民屋租蠲除其半

同上

後唐末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卽位制曰昨以寇戎久在郊境頗傷禾稼宜減賦租應近京畿五十里內委逐處令長檢覆當與免今秋稅租差科

同上

天福元年八月乙巳敕制魏府管界內今年夏稅近指揮祇徵五分今以放駐兵師不無勞役宜並蠲放

同上

閏十一月壬午詔昨大軍兵士自河東以至京畿沿路蹂躪之地宜委逐處長吏公同檢覆據頃畝特與蠲放今年秋稅一半

同上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通鑑紀事本末

二年四月丁亥詔天福元年以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特除放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偽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或水旱爲災蟲螟作沴儻無軫恤可改阜豐朕昨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蟲食及早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額錢並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並與指揮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甲午敕自偽清泰元年終已前場園官所欠係省錢物據盡底通納到物業外四月五日恩制並與除放其人任逐穩便不計省司及外藩府永不得錄任

同上

五月敕朕見雒京內麥苗今春稍似旱損尋觀魏府奏報境內亦有微傷須聊示於優饒冀克諧於通濟比欲差官就檢又恐生事擾人其雒京魏府管內所有旱損夏苗縣分特於五分中減放一分苗子其餘四分仍許將諸色斛斗依倉式例與折

三年八月癸未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軍前夫役逃戶夏稅並放已丑戶部奏河南同州絳州等處相次上訴爲管界災旱逃卻人戶敕應三處逃移人戶下所欠累年殘稅并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沿徵諸色錢物等並放其逃戶下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剩頃畝並放一半仰觀察使散行曉諭專切招攜應歸業人戶仍指揮逐縣切加安

撫勉施惠養副我憂勤

同上

九

通鑑綱目

十月戊戌赦敕昨以水旱爲沴什一未均冀便蒸黎因令檢覆未明公法或彰隱漏之愆愛念小民宜示矜寬之典近因檢田有隱漏合當罪犯者並放所有合罰令倍納租稅者特放並令卻依實頃畝輸納貨泉所聚徵督必行況係省之通懸宜應期之供辦但以兵戈之後帳籍空存已行蠲減之恩管憂未普再示優饒之命式表推恩天福元年應經火處州府諸色場院因茲失陷錢物等先曾指揮蠲一半者今並全放其未曾經減放者今與蠲放一半天災或降地分所招攜老幼以流離棄田園而蕪沒深懷惻憫宜示招安蒲同晉絳滑漢魏府鎮定州等人戶或經亢旱或屬兵戈逃移人戶等

應逐戶所欠今年已前諸雜稅物並特除放宜令州縣曉示招攜如有復業者仍放一年秋夏稅二年諸雜差徭愛自攻圍每多勞役或因兵死尙有戶存言念傷痍理宜優卹應差赴魏府城下人夫內有傷重身死者除已經支贈外特放戶下三年諸雜差徭又頃因借率猶有通懸方務優饒豈宜徵督先率借雒京舍錢其所欠並放又諸道州府營田戶部院務省莊等天福元年秋夏租課錢帛斛斗諸雜色物等除已納外應有通懸並與蠲放

同上

五年正月丁卯朔帝受朝於崇元殿降制應天福元年終已前公私債欠一切除放

同上

七年二月癸酉詔今春膏雨繼降農作方興宜示渥恩俾蘇

通鑑綱目

十

通鑑綱目

疲瘵天福二年至四年夏秋殘租一切除放

同上

八月己亥車駕幸鄴壬寅制曰歲因災沴民用艱辛久係通懸宜示蠲免應欠天福五年終已前夏秋租稅并沿徵諸物及營田租課並與除放應沿路有旁近稍損卻田苗處其合納苗子及沿徵錢物等據畝數並與除放主掌贖敗錢物通懸宜示矜容聊加蠲免應天福三年終已前諸色場院官欠負官中錢物人等累經徵理通勘實無錢物家業者並與除放其人免罪任從逐便不得再任使私下債負徵利已及一倍者並與除放如是主持者不在此限代蔚并鎮州管內有經蕃部踐蹋卻苗稼者其合納苗子沿徵錢物等據頃畝與除放其經燒蕪屋舍殺傷人命者據戶下合徵苗稅並與

除放 同上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卽位赦制蟲蝗作沴苗稼重傷特示矜憫俾令蘇息應諸道州府經蝗蟲傷食苗稼者並據所損頃畝與蠲放賦稅 同上

八月詔曰昨逆賊安從進不戒滿盈輒謀違背占據城壘虐害人民元凶已就嚴誅比屋宜加霽澤應在城人戶除已行振貸外特放今年秋來年夏城內物業上租稅其城外下營寨處或有砍伐卻桑柘及毀折卻屋舍處特與除放今年來年二月合係租稅其管內諸縣人戶等被安從進數年誅剝多是貧寒應天福七年夏稅已前諸色殘欠及沿徵物錢并公私債負等並與除放 同上

卷之十一

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

九月又詔襄州城內人戶今年秋來年夏屋稅其城外下營處與放二年租稅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不問 同上

十一月宣所司廣晉州至雒京沿路應靈駕經過處州縣分蝗蟲食外秋稅已納外放一半 同上

八年二月河中府奏逃戶七千七百五十九敕諸州應欠天福七年夏稅並與除放秋放一半其餘候到蠶麥時納逃戶與放一半差徭卻令歸業是歲天下饑河南穀價暴加人多餓殍故有此除放 同上

十月遣殿直四人齎詔敕四道示諭除放是歲殘欠稅物 同上開運元年七月辛未詔魏貝冀滄景德等州經虜騎剽擄者放今年秋稅其餘經過之地亦量與矜蠲閏十二月詔以平

青州楊光遠應王師攻討逆賊下寨之處所有田苗桑棗應遭蹂踐砍伐宜令官吏子細通檢除今年欠苗外來年夏稅並與權放一半其青州三十里內更免今年秋夏殘租應青州管內及鄆齊棣兗沂密等諸道人戶自討伐以來科配頻仍其今年夏麥殘欠并沿徵錢物並與除放其城內屋稅特放一年應子頭及夫役有遭矢石致死者宜令逐處長吏子細勘會與放二年徭役 同上

卷之十一

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

爰示優容俾令除放其安邑解縣兩池前權鹽使王居敏王景遇界分見禁般鹽欠折軍將兩界通懸累年禁鹽宜令三司各詳逐人所欠如有家產錢物填納者可與盡底據數納官餘欠並放如有欠負錢物內今無家業錢物填納者所欠特放河中府雍同華陝虢等州管界內人戶有欠王居敏王景遇般鹽腳價者並特放 同上三年九月宣開封府霖雨不止宜令放京城內外人戶一月房錢 同上

漢高祖以晉天福十二年五月自晉陽趨東京至趙城洪洞百姓以路從期不順皆藏匿山谷所在灰燼有遺堵焉及帝還京咸相挈來詣行與叫萬歲者響震川陸帝哀之咸與蠲

其租調至開運四年二月卽位於晉陽六月詔應天福十一年已前諸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特除放又東西兩京一百里內今年夏稅及沿徵諸色並與蠲放其一百里外曾有契丹蹂踐處其今年夏租大小麥苗子沿徵諸色各放一半其京城內今年屋稅與減放一半

同上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詔鄴城四面人戶三十里內所有天福十二年稅賦并沿徵一物已上並可特放

同上

隱帝以其年二月辛巳卽位已已詔應天福十二年終已前殘欠秋夏稅賦及和糴沿徵一物已上今並令特放所有開封府滑曹鄆宋毫鄆穎徐宿兗沂密孟鄭懷衛復濮等州并鄴城四面三十里內其二十處除已放去年殘稅外其今年

宋史卷一百一

三

通鑑紀事本末

麥苗子於舊額上特與放一半頃經戎虜所在經搔至於場院課城州府官係既有陷失宜示矜蠲應州府縣鎮遺契丹草寇及軍都更變驚卻兼有般送運綱已離本處沿路遺劫奪諸色錦帛一物以上兼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州府鹽麴商稅鐵冶不敷課利及主持錢物糧草柴蒿敗闕欠折等一切特與放除諸道州府有去年六月終已前全放支卻將士春冬衣賜及諸色請受自來累行徵納者並與檢驗除放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處收到刈焚草積年損爛及欠少處並令除放

同上

二年二月敕先以兵甲至多糧儲不給權於苗畝之上遂有紐配之煩雖年歲之豐登諒黎民之艱窘固非獲已深用軫

懷今則雨雪及時陽春布澤宜順發生之令特覃優卹之恩冀閭里之安居俾農桑之樂業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所徵乾祐元年夏秋苗稅及紐徵白米稗草今年二月一日已前已納外見係欠數並宜特放

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晉漢以來兵革屢動賦役煩并黎庶瘡痍寡孤惻不能自濟爲人父母曾不憫傷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所有澶州已來大軍經過之時沿路人戶恐有蹂踐其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并乾祐三年殘欠秋稅並放應河北緣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

同上

四

通鑑紀事本末

四月乙亥徐州言彭城縣訴收城時兵士踴踐麥苗乞聊減稅從之

同上

二年正月丙申晉州王彥超奏乞降放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商稅鹽務課利從之

同上

乙巳陝州折從阮言奉敕除放賊軍蹂踐人戶賦租

同上

周廣順三年正月乙亥敕放都下浮客食鹽錢戊戌詔諸道州府先納人戶軍器物並放

同上

廣順三年正月敕青州在城及諸縣鎮鄉村人戶等朕臨御以來安民是切務除疾苦俾遠蘇舒據知州閣門使張凝近奏陳八事於人不便積久相承宜降指揮並從改正其一屬

州營田後槽兩務所管課利斛錢物人戶半具屯官等宜並割屬州縣官舊額稅課其務及職員並廢其課額內有紅花紫草茶淀麻等據時估納錢折絲絹亦不得其係官桑土牛具什物並賜免佃人爲永業其城郭內宅舍房店奏取進止其秋夏納稅匹段不成端匹者許人戶合端匹不得以零尺納錢其匹並須本色不得邀納價錢改換色目如省司品配不在此限其二省司元納夏秋稅匹段每匹納十錢每貫七錢絲絲細絲每十兩納耗半兩糧食每石耗一十八錢蒿草每十束耗一束錢五分鞋每兩一錢此外別無配率今後青州所管州縣並依省司則例供輸如違罪無輕恕其三劉銖在任時於苗畝上每畝徵車腳錢每頃配柴炭今後並止絕其四州司每年配和買稗草及苦營草今後並止絕如有關三司指揮及五所徵食鹽錢每貫別納腳錢今後止絕其六別徵進奏院糧課錢及遞鋪錢鞋分配縣鎮今後並止絕要卽於州司分用錢內支遣其七州司配徵啖馬藥及汎配藥又縣鎮科配石炭紅花紫草今後並止絕不得配率又州司於夏苗上配納麥麴今後據州合用多少量於近縣配納不得徧據諸縣其八舊例州縣供納夏秋租稅皆畢須追人吏到州會勘此後止絕稅無欠少不得追集縣吏已前事件已降宣命處分其屬郡淄登萊等州如有前項舊弊亦依青州例施行冊府元龜

五月滄州言營田務戶納去年空地苗稅不追乞除放從之

顯德元年正月帝南郊禮畢詔曰諸州府廣順二年已前逋欠稅沿徵錢並放其二年終已前主持省錢及主倉庫敗闕者據納家業外無抵當者並釋放同上

三月詔曰兩京及諸道州府人戶所欠去年秋夏稅租及沿徵物色並與除放同上

四月世宗改河東庚午於潞州詔曰當州諸縣及澤州數縣昨經賊軍傷踐處人戶所徵今年夏稅斛錢帛三分與放一分內有村坊元不遭軍寇傷踐者不在蠲放之限同上

十月癸亥帝謂侍臣曰昨諸道戶民有詣闕訴水災者因遣使按之今睹奏報有比舊額出剩者今歲豐熟必可輸納或他時小有不稔便因編氓所檢出頃畝宜令三司補舊額外與減一半同上

二年十一月秦鳳州平詔應秦鳳階成等州管內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城下二役百姓爲矢石所害者本戶除二稅外放免三年差役今後除秋夏兩稅徵科外應爲屬所立諸般科率名目及非理徭役一切停罷同上

三年五月詔曰應諸州夫役自來有沒於矢石者其本戶並放免三年差徭同上

四年正月詔曰諸道州府應欠顯德三年終已前秋夏稅物並與除放諸處敗闕場院人員自來累行徵督尚有逋欠實無抵當者宜令三司具欠分析數目聞奏別候指揮同上

三月庚戌壽州降詔壽州管內去城五十里內與放今年及明年秋夏稅租

同上

五年五月世宗以征淮回降德音云用兵之際力役是供當矜貸之在辰諒優給之宜被自去年十月後來沿淮人戶曾充夫役內有遭傷殺不回者本家放免本戶下三年諸雜差徭江南疲俗克復方新特示蠲除俾令存濟揚泰通滁和濠泗楚光壽舒廬蘄黃等州連水濮陽汝州等縣自去年終已前所欠秋夏賦稅及諸色徵科配斂博徵物色等並與除放

同上

六年二月丁亥開封府上言舊額下稅苗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檢致羨田四萬二千餘頃奉敕放三萬八千頃是時諸州

表編卷十一

七

通鑑

檢苗使率以所檢到羨苗上奏帝皆命減放其分數大約如是

同上

魏州稅多逋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中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所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通鑑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問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自武穆王鏐常理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雜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於庭凡

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庫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文獻通考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一終

表編卷十一

七

通鑑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二

賦役考第十五

貢獻 土貢附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其月廣州進奇寶名樂品類甚多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綢六千匹綿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之額每歲貢絹三萬匹以爲常式荆南高季昌進瑞楠數十顆質狀及味倍勝常貢且橘當冬熟今方中夏時人咸異其事因稱爲瑞 冊府元龜

乾化元年兩浙進大方茶二萬斤琢畫宮衣五百副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進筒

五代史記補考卷十二

通鑑纂要

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陀綾花縵越絁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戶部多支權課葛三萬五千匹 文獻通考二年四月應州獻金銀犀牙雜寶貨及名香等合估數千萬是月客省引進使韋堅使廣州迴以銀茶上獻其估凡五百餘萬福建進供御金花銀器一百件各五千兩是年天下郡國各助郊天及賀正獻相次而至 同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僞承平軍節度使張筠遣其弟

鍾切 蘭進馬三十匹銀二千兩御衣千段 冊府元龜

是月宿州朱保謹進本朝十二列聖寫真及玄宗封泰山圖

同上

二年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進龍鳳玉帶 同上

是月涇原節度使李徽進寶裝針珥錦綵於皇后宮及河南尹張全義諸藩鎮進暖殿物貢羊馬等 同上

二月福建節度使王審知遣使奉貢 同上

三月淮南楊溥遣其右衛威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匹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 同上

五月故秦王李茂貞遣使王修進遺留禮物水晶鞍盤龍玉帶瑪瑙酒杯翡翠爵琉璃瓶玳瑁唾盂銀蓮花座珊瑚樹一枝軍器繪絲錦等 同上

九月兩浙錢鏐遣使貢方物銀器越綾吳綾越絹龍鳳衣絲

鞋履子進萬壽節金器盤龍鳳錦織成紅羅縠袍襖彩段五

五代史記補考卷十二

通鑑纂要

色長連衣段綾絹金綾祕色藝器銀裝花欄木廚子金排方盤龍帶御衣白龍璫紅地龍鳳錦被紅藤龍鳳相等 同上

十月湖南進羅浮柑子福建節度使王審知進萬壽節并賀皇太后到京金銀象牙犀牙香藥金裝寶帶錦文織成菩薩

幡等 同上

是月湖南馬殷進萬壽節銀龍鳳陷花漆浴斛一盤龍御衣龍鳳盛金鞞腰龍鳳裝箭箠龍鳳朱背弓紅絲絃金鍍頭箭

銀千兩又安義孔勣進寶裝酒器

十二月淮南吳國主楊溥遣使王權進賀正金花銀器錦絲

千段御衣金器泊太后禮物 同上

三年二月桂州馬寶貢方物 同上

是月車駕在鄴庚午皇后劉氏生辰王都樞密使各進上壽物錦綵金銀器又河中李繼麟進縑銀爲宴資又湖南馬殷進羅浮柑子同上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乙亥帝與皇后幸樞密使郭崇韜私第崇韜進銀鞍馬六匹御衣著五百段銀器付之皇后衣二百段金合付之絹百匹同上

五月吳越王錢鏐獻孔雀二又淮南吳越國主遣使王浩獻重午物銀錦紗縠細茶簾扇龍鳳紗蚊廚諸州府各貢端午物同上

九月徐州進九鍊純鋼刀劍各一同上

十月兩浙錢鏐留後錢玄瓘蘇州節度錢玄瑒各貢進金銀錦綺數千件御衣犀帶九經書史漢唐書共四百二十三卷同上

四年正月鎮州知州梁文矩奏準宣進花果樹栽及樂官梅審鐸等并已赴闕是月兩浙錢鏐貢佛頭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薩石蟹子四空青四其表不題又沙州節度使曹義全進謝賜旌節官誥玉鞍馬二玉團硃砂散玉鞍轡鉸具安西白氍毹錦雄黃波斯國紅地松樹毛褐胡桐淚金星舉大鵬沙同上

二月沙州曹義全進和市馬百匹羚羊角礪砂麈牛尾又進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獅子指環金剛杵瓜州刺史慕容歸盈貢馬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西都知府張鑑進魏王繼岌打毬馬七十二匹同上

八月癸巳秦王從榮自鄴中至泊於至德宮帝幸其第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冊府元龜

九月壬申河中進百司紙三萬張詔紙二萬張舊制也同上

十月帝將幸汴州潞王從珂自河中聞大駕巡幸進銀裝道遙子一頂同上

十一月福建節度使王延鈞進犀牙香藥海味等同上

十一月淮南僞吳主楊溥遣使魯思邈來賀帝登極持銀千兩金百兩綾一千二百匹茶三百斤受之同上

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壬子朔幸奉節園宰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進錢絹請宴同上

四月吳王楊溥差右威衛將軍雷峴進銀千兩綾羅錦綺千匹修重午之禮同上

七月辛丑前邠州節度使康福入朝獻金龍鞍勒馬十一匹同上

九月潞王從珂鎮河中進青氍毹一頂制度極廣并隨帳諸物並金銀裝雕鏤龍鳳甚有奇功帝嘉賞之同上

九月辛酉兩浙錢玄瓘獻銀五千兩綾絹五千匹又玄瓘弟蘇州中吳軍節度使玄球及諸弟領安南桂廣節度使玄口等四人共貢銀七千兩綾絹七千匹

九月甲寅兩浙貢茶香綾絹三萬六千計同上

是月杭州錢玄璫進銀綾絹各千兩匹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稜祕色磁器二百事同上

十月己巳鎮州董溫琪獻御服羅錦絹三百匹銀一千兩非禮也言貢奉可也同上

十月丙戌皇子河南尹重美洋王從璋涇王從敏宣徽使李專美獻煖帳羊酒鑊餅火具襄州趙在禮獻青氊帳紅錦織成龍鳳煖帳同上

十一月乙未前靈武節度使張希崇入朝獻馬五十匹玉團隴右地圖斜褐羴牛尾野馬皮拒霜菜同上

甲寅河南尹重美又獻冬服綿綺綾羅三百匹同上

十二月戊戌靈武張希崇獻拒霜齋三品馬十八匹控鶴都指揮使李重謙獻馬十匹時征馬少親將首率也同上

是年靜海軍節度使錢玄珣中吳軍錢玄球各貢銀綾羅器物等同上

三年三月西京奏百姓侯可洪于楊廣城內掘得玉四團差三橋鎮使朱廷義呈進賜廷義絹二十四匹可洪等絹二百匹別賜價錢二百貫同上

三年五月西川進助大禮錢五千萬白熟布十萬匹同上

十月前北京皇城使李繼冲弟姪三人進馬二百匹金器八百兩銀萬兩家機錦百匹白羅三百匹綾三千匹絹三千匹繼冲者故昭義帥嗣昭之子少有心疾其母楊夫人自潞州積聚百萬輦于荊州私第繼韜之叛沒之於官莊宗南郊

助太平賞給繼韜伏法其母又輦及晉者餘百兩至楊氏卒

其弟湘州刺史繼能潞州司馬繼襲聞哀俱至繼冲等詣官告變繼能繼襲伏法弟姪等遂得分其所聚故有是獻同上

十一月安重誨以生辰諸處人事得馬五十匹進充內廐同上

四年正月青州于登州岸得風飄到新羅船進其寶貨同上

四年二月乙巳北面馳報王都平收復定州帝大悅內臣進馬稱賀同上

三月丙子內外輔臣在京藩侯共進鞍馬錢帛時潞王自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同上

五月甲午宋川進助南郊錢十萬貫同上

八月乙丑兩浙錢鏐使袁韜進銀五千兩茶二萬七千斤謝恩加其諸子官同上

十月戊戌福建王延鈞進謝恩銀器六千五百兩金器一百兩錦綺羅共三千匹并犀牙玳瑁真珠龍腦笏扇白氍毹香藥等又進謝恩進寸丹名國太夫人銀四千五百兩茶蕉海蛤通櫟箭等同上

長興元年五月靈武進野駝峯二枚同上

十月福建王延鈞進賀郊禮畢銀七千兩及蕉牙香藥金器百兩同上

張筠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長興元年十月進助軍粟五千石是月興元府奉軍府官共進助軍粟三萬三千石鄭師文絳州人清泰末末帝親征太原師文獻錢五十萬助

西軍進討詔本州補教練使人

四年十月己巳夏州李彝超進馬五百匹是月前秦州節度

使劉仲殷受代歸京獻馬七十匹

同上

廢帝清泰元年五月壬戌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溫來朝及與

諸將歸鎮宴於長春殿始奏樂知溫獻奉數萬計

同上

長興二年四月丁酉幸河南府蔡王從榮進馬

冊府元龜

長興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尚書戶部奏當司所管天下貢方

物於長興三年三月定到七十餘州舊例冬至後齊到正伏

前點檢至元日殿前排列當司引進昨點檢今年正伏前內

六十七州至其餘二十州自正月至三月方到京師其江陵

府所貢胎白魚勘問本道進奏官狀稱每年臘月迺造至正

五紀月補卷二

七

通鑑纂要

伏未堪供進其餘州府未曾嚴加告諭請行敕命約束如來

年正伏前貢物不齊其本州官典量定殿罰又棣州合進羅

縐子本州稱無本色折進價錢絹一匹任土作貢豈合納錢

其絹價停敕江陵府胎白魚許於限內復進餘依奏

會要

十月戊寅判六軍河南尹皇子從美進銀

同上

二年三月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匹

同上

六月己卯鎮州董溫琪獻絹千匹銀五百兩金酒器供御馬

同上

十月河南尹重美獻金酒器四十事繒帛三千匹供御馬八

匹金線袍玉帶樞密宣徽內諸司使皆贊幣馬

同上

龍德元年十月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帶珍

珠枕玳瑁香藥等

同上

十一月廣州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含稜玳瑁器百餘副

香藥珍巧甚多

同上

二年正月幽州劉守文進海東鷹鵠蕃馬璽屬方物

同上

九月福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

良多價累千萬

同上

十一月諸道節度刺史各進冬田器鞍馬綾羅等

同上

三年四月幽州節度使劉守光進蕃中生異馬一匹鞍後毛

長五寸名烏龍兩浙節度使錢鏐進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籠

洞牙弩百枚桐木槍二千條賜進奉使紀君武銀帛有差是

五紀月補卷二

八

通鑑纂要

年冬諸道節度使刺史咸貢鞍馬銀絹羅綺賀正

同上

四年五月自朔旦至癸巳內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馬三千

既餘稱是復相率助理內壘時南北征伐版籍未有定賦帝

每議營造及節序無不咸獻而南方數鎮更相調外山澤魚

鹽之利罕籍縣官矣

同上

七月福州貢方物獻桐皮扇廣州貢犀玉獻船上薔薇水

同上

十月己卯新修天驥院帝開宴落成內外并獻馬而魏博進

絹四萬匹以為駟價

同上

晉天福二年鄭州防禦使景友進牲管器皿帝曰不出民力

否景友奏曰臣畏陛下皆辦於已俸乃令收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丙戌故晉州節度使張敬達母朱氏

進銀器駝馬謝恩賜還舊業 同上

丁酉故青州節度使房知溫子彥儒進絹一萬匹 同上

四月戊子房彥儒又進絹五千匹 同上

己酉秦州康福進戰馬十匹供御馬玉匹一鞍轡一副 同上

是年幽州趙思溫進端午鞍馬器皿繖帛等物 同上

是年襄州安從進進謝恩加官絹一千匹金一千兩銀一千

兩犀三株牙一株

九月鎮州安重榮進馬三十匹 同上

十月宋州趙在禮進織成龍鳳紅錦煖帳一副 同上

是月吳越王錢玄瓘進銀五千兩絹四千匹吳越異紋綾一

千匹羅二百匹又進金帶御衣雜寶茶器金銀裝創并細紅

甲寶裝弓箭弩等又進雜細香藥一千斤牙五株真珠二十

斤茶五萬斤 同上

十一月甲寅前涇州李德充進戰馬三十匹犛牛四頭 同上

丁巳襄州安從進進絹一千匹馬二十匹 同上

十二月丙申宋州趙在禮進助國絹三千匹 同上

辛丑湖南馬希範進銀二千兩賀日南至 同上

乙丑又進金漆柏木銀裝起突龍鳳茶牀椅子蹋牀子紅羅

金銀錦繡褥紅絲綢子又進金銀玳瑁白檀香器皿及銀結

條假果花樹龍鳳蠻畫鼓等物又進含膏桃源洞白茅百靈

藤渠江南嶽紫峰白雲洞清花等茶又進蟬翼鍾乳乳頭香

石亭脂木瓜丸一萬顆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

耶藥茗可進而丸可食乎但地僻海曲習以成風來遠之道
遽止為難宜令所司與收 同上

三年正月壬戌昭義軍杜重威進助國馬二十匹銀五百兩

玉帶五條 同上

五月己巳招討使楊光遠進謝恩加官馬十匹絹一千匹銀

器一千兩 同上

六月丁丑鄆州安審琦進謝恩加官馬十匹銀五百兩絲一

千兩絹五百匹 同上

丁亥河中安審信進謝恩加官馬三十匹 同上

壬寅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進謝恩加官馬二十匹銀二千兩

同上

甲辰陝府李從敏進謝恩加官馬十匹錢一萬貫 同上

是月北京留守安彥威進加官馬一十四匹錢三千貫 同上

七月庚戌西京留守李周進謝恩加官馬一十四匹錢二千兩

鎮州安重榮進謝恩加官馬一匹絹二千匹 同上

八月丁丑秦州節度使康福進謝恩加官銀五百兩馬三十

匹 同上

九月乙丑鄆州安審琦進添都馬五十四匹徐州葛從簡直進

馬三十匹 同上

又亳州團練使郎萬全直進馬二十五匹 同上

丁丑滄州馬全節進御衣織成紅錦牀褥雜色綾一千匹綿

五千兩 同上

十月乙亥福建節度使王繼恭進奉天和節並賀冬端午銀共五千兩 同上

是月王繼恭又進金器六事二百兩金花細鑲銀器三千兩真珠二十斤犀三十株銀裝交牀五十副牙二十株又進大茶八十斤香藥一萬斤朱箭銀纏槍二百條通節箭符三萬莖又進五色桐皮扇子海蛤麋靴細焦藥木瓜等物 同上

丁丑范延光差男守節守嚴等進謝恩累差使臣安撫馬三十匹銀一千兩絹三十二匹 同上

乙酉青州王建立進謝恩賜冊禮銀器一千兩絹帛二十匹 同上

丙戌兩浙錢玄璫進謝恩除天下兵馬副元帥吳越國王金器五百兩銀一萬兩吳越異紋絞八千匹金條紗三子匹絹二萬匹綿九萬兩大茶腦源茶共六萬四千斤又進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帶 同上

戊子前鄆州安審琦進絹三千匹絲萬兩兩浙錢玄璫又進真珠二十斤牙三十株乾姜五萬斤蘇木五萬斤雜香五十斤 同上

辛卯宋州趙在禮進助國錢二萬貫 同上

丙申魏府楊光遠進謝恩允臣朝觀馬三匹絹一千匹玉腰帶金酒器等又進謝恩賜旌節官誥馬五匹絹一千匹銀器三百兩新授晉昌安審琦進謝恩賜旌節官誥馬二匹絹一千匹又進請開內宴金腰帶一條絲一萬兩樂官絹二百匹

同上

壬寅徐州裴從簡進錢一千貫絹一千匹 同上

是月鎮州安重榮進錢一萬貫 同上

十一月乙巳鄆州范延光來朝進馬三千匹絹二千匹銀二千兩 同上

丙午又進請開內宴絹一千匹伶官絹二百匹定州皇甫遇進絹三千匹 同上

丁未范延光又進絲十萬兩耀州團練使安元信進添都馬二十五匹 同上

甲寅新授西京留守楊光遠進謝恩馬三十四匹銀器三百兩絹一千匹 同上

丁巳鄆都副留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進謝恩馬十四匹絹一千匹玉腰帶一條金匣盛金酒器一副 同上

壬申前西京留守高行周進絹一千匹馬十四匹 同上

十二月己卯新授鄆都留守高行周進謝恩馬十四匹絹一千匹銀器三百兩內宴錢一萬貫 同上

乙酉湖南馬希範進御輦一乘金漆柏木鑲金花板銀裝真珠車渠紅絲網囊又進謝恩除江南諸道都統絹二千匹又進謝改功臣加食邑銀紗羅四十面重二千兩又進土絹土

緇吉貝布共三千匹謝恩放免逐年三十五萬茶稅又進麝金五十兩 同上

玉之帶 同上

六年八月甲寅湖南遣使進金銀器及方物 同上

十月己丑吳越王錢玄瓘進金帶一條金器三百兩銀八千

兩綾三千匹絹二萬匹金條紗五百匹綿五萬兩茶三萬斤

謝恩加守尙書令 同上

辛卯又進象牙諸色香藥軍器金裝茶鉢金銀綾器細茶

法酒事件萬餘甲午湖南貢諸色香藥蠟面含膏茶 同上

壬子福州王延義遣使進銀四千兩象牙二十株葛五十匹

乾蕉姜乳香沈香玳瑁諸物謝恩加官別進端午節銀一千

兩細葛二十匹海蛤靴裁扇子等物又進茶五千斤福建兩

浙隔閩淮南陸道不通歲以海船來往風濤無常故凡節度

表諸書卷十二

申貢或先時或不及時也 同上

癸丑福建進度支戶部商稅葛八千八百八十四 同上

十一月戊午殿中監劉政思進竹牛角五對 同上

壬申荆南遣使進金器一百兩御衣段羅綾絹一百五十匹

白龍腦香二斤九鍊純鋼金花手劍一口謝恩賜御馬別進

賀冬至銀五百兩 同上

己卯殿中省進麝香熊膽熊躡從舊制也 同上

丁酉湖南遣使獻吉貝等三千匹白蠟一萬斤朱砂五百斤

并諸香藥五千餘斤別進漆器萬餘事 同上

七年三月戊寅涇州節度使張彥澤到闕進朝見謝恩馬九

匹又進馬五十匹并銀鞍轡黑漆銀錢子馬面人鐵甲弓箭

袋渾銀裝劍共五十副又進路駝二十頭 同上

己卯又進馬五十匹供御金鍍銀鞍轡一副 同上

庚辰又進馬五十匹金鞍轡全人馬甲弓箭各五十副彥澤

在前任擅討吐蕃部族爲其所敗遂括境內馬千餘匹以補

其數至是頻有所獻 同上

四月己巳新授龍武軍大將軍張彥澤進謝恩馬十四 同上

五月甲申朔荆南遣使進賀端午白金茜緋軍扇等物 同上

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卽位十一月兩浙錢弘佐遣使進銀

銀五千兩絹五千匹絲一萬兩謝恩封吳越國王又貢細甲

弓弩箭扇子等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

斤及祕色磁器鞋履細酒糟薑細紙等回鶻托都督已下進

表諸書卷十二

硃砂千八百斤犛牛尾一千斤白布一萬匹斜褐一百段玉

梳玉裝刀子等物十二月福建王延義遣使進銀二千兩

花鼓六面謝降恩命又進象牙十株紅蕉二百匹蠟紗二百

匹餅香沈香煎香共六百斤胡椒六百斤肉豆蔻三百斤箭

幹二萬隻謝賜國信又進銀銀四千兩貢蕉二十匹海蛤十

斤扇子靴裁具等充端午天和節正冬獻賀又直進銀銀一

千兩葛一萬匹細蕉二百匹粉薑五千斤象牙十株蠟面茶

二百斤大茶五千斤又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葛一萬六千

六百匹及諸口味等 同上

八年十月鎮州節度使杜重威直進馬五十匹 同上

十一月密州刺史張瓘奏膠西縣李行鄉諸城村百姓于希

得蛇吐珠一顆進之時無慰答亦無錫資議者非之 同上

開運二年十月湖南進供御細絹六千匹衣著羅一百匹筒卷白羅十匹錦綺褥面十牀錦綺背十合淮南進羅縠一百匹

謝恩賜御馬 同上

三年九月前青州防禦使翟光業進絹一千匹綿三千兩絲七千兩 同上

十月河府侯益進馬五十匹 同上

是月陝府焦繼勳進馬四十匹絹一千匹 同上

是月華州安審信進馬四十四匹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嚴進馬

三十匹鳳翔李從儼進馬四十四匹 同上

十月兩浙錢弘佐進謝恩授守太尉冊命銀五千兩綾五千

羊不別年卷二

五

通鑑纂要

匹絹一萬匹又茶一萬八百斤臘源茶三萬四千斤又進乳香黃散香共一千斤又進乾薑三萬斤蘇木三萬斤箭筈一

萬莖諸色戎仗等物又進啟聖節金大排方座龍腰帶一條

御衣一襲十六事金花銀器一千五百兩御服錦綺綾羅五

百匹 同上

漢高帝天福十二年幸御營東金隄臺父老張進等數十人

進茶湯帝曰朕之北來都爲百姓勿以暫時駐軍而爲煩也

服皆歡呼因賜物有差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荆南高從誨賀登極進金花銀器一千

兩異紋綺錦法錦三百匹筒卷白羅二百匹白花羅一百匹

絨毛煖座兩枚九鍊純鋼手刀一口

呂咸休爲給事中乾祐元年上言臣見前朝閭閻入貢物色下船之後官差腳乘搬送到京臣悉諸知害民尤甚比來貢

俸自是勤王差擾貧民貢之何益以臣管見凡此數處貢物

並令自出脚乘不困貧民於理無爽

乾祐元年六月壬寅高從誨貢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細錦

五十四匹繡錦六條五十段羅二百匹龍腦二斤以首過自新

故 同上

十月丁酉湖南馬希廣貢除夜遊春圖女俠畫障真珠枕及

端午金銀彫裝物色帝年未及冠服玩好奢嘗爲七寶枕玉

枕玉釭餅盤之類而湖湘貢侈物益蕩其心 同上

十一月兩浙貢茶三萬四千斤及香藥兵仗湖南貢茶五萬

斤 同上

十二月癸未史弘肇獻錢萬緡馬二十四匹以助軍討叛 同上

又朗州節度馬希範獻銀器千五百兩降詔獎飾仍諭之云

所修職貢舊有規程念航深梯險之勞重違卿意在誘善勸

忠之道本實朕心今後凡有進獻可與希廣商量庶叶雍和

不爽體制 同上

二年九月壬寅湖南馬希廣獻絹二萬匹銀一萬五千兩玳

瑁寶裝龍鳳板牀盤龍椅子榻牀子銀戲龍二銀食器六十

八事真珠花銀果子其銀共千兩 同上

是年宰相侍衛使三司使以犬戎犯河朔獻馬自三匹至二

十匹 同上

隱帝乾祐三年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已下以皇帝初舉樂獻銀緣千計請開御宴謂之買宴戊午入觀諸侯貢獻上壽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荆南高保融貢銀一千兩法錦二十匹賀登極同上

癸巳寒食節帝出玄化門設御幄遙拜諸陵開封府袁義獻熟羊酒食同上

丁巳宰臣馮道已下獻馬賀皇太子授鎮寧軍節度使同上

己未昭義常恩貢錢三十萬賀太子鎮澶州又直進錢二千五百貫布二千五百匹粟七千石故史弘肇弟弘福貢馬五匹錦綵五百匹謝禮葬兄弘肇漢末弘肇楊邠王章遇害帝葬以王禮喪事並官給同上

卷一百一十二

七

通鑑紀事本末

四月宰臣樞密宣徽使各獻馬賀冊德妃荆南高保融貢銀二千兩謝恩別進請開宴絹一千匹金酒器重五十兩素羅花羅花穀子各百匹長金線絨毛暖同上

壬子兗州慕容彥超獻龍鳳鞍轡御馬緣帛賀冊德妃高保融又貢端午銀絹臂口扇等同上

五月甲子鎮州武行德來朝獻粟二萬石同上

七月邢州侯章進馬三十匹同上

甲申慕容彥超上章謝賜西京興教坊第一區長男衙內指揮使繼勳遙領明州刺史次男繼雲轉官進絹千匹絲三千兩別進永壽節祝壽絹二千匹同上

十二月荆南獻銀五百兩慕容彥超獻馬二匹皆賀正也同上

二年三月鄆州高行周進助軍絹五千匹并戎裝器仗五百事同上

四月丁未潞州襄垣縣民張紹先等八人詣闕獻羊酒以除放去年殘稅謝恩同上

五月車駕親征兗州次曹州鄭孔璋獻銀射盃百雙衣著三百匹鄆州宋許四鎮各獻茶藥同上

是月甲子旦次城武鄆州高行周自鎮來朝貢絹三十匹及器械單州許進來朝獻食丙寅次張康鎮徐州王晏來朝進馬七匹戊寅青州節度使符彥卿來朝獻馬十三匹己卯又進錦綵三十匹軍糧萬石同上

卷一百一十二

六

通鑑紀事本末

六月丁亥迴次鄆城高行周進絹錢請開宴又進車駕巡幸絹五千匹錢五百萬戊子宴於行宮行周以金酒器鞍馬爲壽辛卯次澶濮滑州扈彥珂來朝王殷獻馬十匹三千金酒器同上

八月昭義節度使常思來朝獻絹三千匹銀千兩粟二萬斛草三萬圍同上

九月戊午故高行周男前鄆州衙內指揮使高懷德進馬五十五匹同上

壬戌靈武節度使留後馮繼業獻馬百匹謝弔祭定州進所獲契丹馬六千一百匹同上

十一月甲寅兩浙錢弘俶遣判官貢奉御衣犀帶金銀裝兵仗金銀器綾絹茶香藥秘色瓷器等涼州申師

厚進馬一百一十六匹詔還其直閑廐使史孔福獻馬謝卻賜涇州物產同上

十二月鄭州防禦使王進以迎侍母親到郡獻馬謝恩進母先往易州罹兵革失其所在近於北蕃訪獲而歸之故喜而稱謝同上

戊子邠州侯章罷鎮至闕獻馬百匹絹五百匹同上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兵部尚書言管諸道州府貢勤據元敕諸道州府合輸土貢每年冬至後到京歲前點簡候正伏於殿廷樂懸南排列如不依期限到京者本州錄事參軍殿罰句押官典各科斷當司每年坐敕文告報催促去年冬諸州府輸貢物違敕限者丹絳登曹等四州直至今年正月一

進奉錄卷十二

九

通鑑紀事本末

日後方送貢物其本官典合行殿責欲移本州勘責從之同上三年正月樞密使王峻獻戰馬二十匹宰臣獻三司李穀所傷臂漸損難任拜起進朝見馬新除天平軍節度使符彥卿進謝近鎮馬十四匹及軍器等

丁卯朗州獻茶二萬斤宰臣樞密宣徽內諸司使禁軍將校諸藩鎮皆進奉賀皇子嘉禮同上

二月延州衙內指揮使高紹基獻馬四十二匹紹基父死擅知專政潛有覬望及軍屯近鎮故懼而獻奉同上

三月又獻馬五十匹駝三十頭銀千兩金器百兩同上

三月高懷德進絹三千匹銀三千兩金酒器六副馬十五匹敕賜亡父行周諡及立碑同上

四月丙寅宋州節度使常思入朝獻銀匹兩各二千五百大綬綾五百匹又鳳翔趙暉來朝進馬一百一十七匹絹五千匹銀五千兩賜襲金帶又西涼府節度使牛師厚遣都知兵馬使拓拔貞美等四十九人朝貢駝馬又鳳翔趙暉進牽欄官衙隊一百九十五又進絹三千匹金三百兩同上五月甲申宴於廣政殿宋州常思獻上壽金酒器同州薛懷讓獻銀五百兩馬五匹同上

十一月乙巳襄州安審琦獻銀萬兩助郊祭同上

乙亥兩浙錢弘俶貢謝恩綾絹二萬八千匹銀器六千兩綿五萬兩茶三萬五千斤御衣兩襲通犀帶戲龍金帶香藥器銀裝甲仗法酒海味等同上

五代通鑑卷十二

三

通鑑紀事本末

戊寅涇州節度使史懿朝見獻駝馬二百匹銀子兩同上

己卯鄭州防禦使王萬敢獻助郊祭絹二千匹同上

六年六月大名府王殷貢絹萬匹棣州何祿進獻供用羅綺二千五百匹荆南高保融進白龍腦法錦金酒器紅大鉢段五十白羅花羅熟縠鹿胎袴段六鉢襜面等各一百九鍊神鋼陷金銀刀劍各一同上

十二月辛亥諸州府進南郊助祭鞍馬絲帛金銀等同上

周世宗顯德三年二月丁亥荆南節度使高保融進御衣金帶九鍊純鋼手刀弓箭等同上

十一月丙辰吳越王錢俶進銀五千兩綾一萬匹又進天清節金花銀器千五百兩又御服金帶錦綺綾羅等同上

五年正月幸揚州壬申吳越王錢俶進御衣犀帶綾絹白金香藥等又進供軍稻米二十萬石

同上

四月壬子朔駐蹕揚州江南遣使進買宴錢二百萬仍遣伶官五十人俱來江南偽汝郡公徐遵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金酒器御衣等

四月吳越王錢俶進綾絹各二萬匹銀一萬兩稱謝恩賜國信

同上

閏七月癸丑吳越王錢俶遣使朝貢進銀五千兩絹二萬匹銀器三千兩細衣段二千連又御衣盤龍犀帶等

同上

八月吳越王錢俶進銀五千兩絹萬匹稱賀車賀還京又進龍船一隻天祿船一隻皆以白金飾之帝幸新河亭命宰臣

范仲淹等

王

通鑑纂要

及從官已下觀吳越所進龍舟時京師士庶觀者如堵

同上

十一月吳越王錢俶進茶四萬八千八百斤綿五百兩及香藥器甲等

十二月吳越王錢俶進銀五千兩絹三萬匹綿十萬兩稱謝

恩賜國信又進正錢一千貫絹一千匹

同上

御貢獻

開平二年六月詔曰敦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奇巧蕩心或雕鐫溢目徒殫資用有費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冊府元龜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敕朕大平國患顯紹帝圖廓天地之妖氛救生靈之塗炭方懷至理永保鴻休敦去華務賞之規成革故從新之化足可塞僥倖之路絕繁費之源協我無私告爾有位應隨處官吏務局員寮諸軍將校等如聞前例各有進獻直貢奉章不惟褻瀆於朝廷實且勞滋於誅斂速宜止絕以肅風化

同上

明宗即位初敕曰八表來王蓋率朝宗之義四方述職咸遵任土之宜苟獻奉之過常固煩費而滋甚將隆景運以俟雍熙但思於碎枕焚裘豈悅於珍禽異寶德宜從儉法在鼎新起今後中外臣寮藩部牧伯時節獻賀量事達情不得陪斂生靈致令愁歎鷹犬之類勿有進獻

同上

范仲淹等

王

通鑑纂要

同光改元天成下制曰征賦上供國之常典別因進獻懼削生靈應節度防禦等使除四正至端午及降誕四節量事達情自於內庫圓融不得輒科百姓其四州刺史不要貢奉

同上

天成四年十一月辛未左諫議大夫崔德奏請止絕諸道州府不得進金玉鞍轡龍鳳御衣其奏曰凡在御前皆為法物供物所自出自內司豈有假外臣而有營造若無禁止漸謂通規一則乖國朝渾厚之風一則冒典憲防閑之制長興三年二月帝謂侍臣曰自今後行幸處宜令止絕進奉是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進玉帶光潤異常帝謂之曰朕不少此物復以賜卿敬瑭拜獻數四方受賜日賜以良馬

同上

長興三年二月藥彥稠進回鶻可汗先遣使送金裝胡鞍轡

秦王爲党項所掠至是獲之而獻帝曰此物已經剽掠況曾曉諭凡破賊所獲軍中自收今後御賜彥稱所貴示人以信彥稱又進納党項所劫回鶻玉二團尋御賜之同上長興三年十一月宣旨在京臣寮不得進奉賀長至馬及物色同上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萊毫陳邠四州刺史丁審琪而下各進馬賀中宮受冊詔不納同上

二年五月詔曰朕聞奇技淫巧增費損功古先哲王常戒其事朕憲章百代臨御萬方以其欲致延鴻必絕驕奢之漸將期富庶須除蠹耗之源每務實以去華期化民而成俗近者諸色進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異既經釐革尙敢踰

違宜再舉行貴於遵守今後此色物諸處不得進奉所縣司不得輒通同上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詔下北京留守石重貴凡有諸道禮物不得收留

四年六月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牧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地既非符寶不合入官命付所獲之家同上

九月敕曰朕恭己臨民虛心求理務崇儉約以致和平乃管臣寮悉懷忠義每觀貢助備見傾輸雖嘉奉上之誠宜示酌中之道其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煖帳內外羣后進獻宜停同上

五年四月詔罷雒陽京兆進苑園瓜果憫勞人也同上

六年正月詔曰朕自御寰區每思黎庶除聚斂以括疲羸訪聞遐僻邊境之州或無公廩利用之物每因節序亦備於貢輸輟官吏之俸錢率鄉閭之人戶雖云奉上其奈害公今後冬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所屬州縣處俱不得進奉同上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毗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廣順元年二月鄭州吳處裕言州貢除新筍鷺梨之外今進櫻桃敕命不該令取進止敕此後勿獻冊府元龜

二年十月右參議大夫裴巽右監門大將軍李崇本皆自兩

浙使迴見進綾絹犀牙帝以海路艱險使臣復命不欲更令進貢卻令賜之同上

二年十二月甲午前靖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

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耶五代時不特會節閭閻買宴則在朝之臣亦買宴矣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三年正月甲子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進開宴絹五百匹教坊二百匹不納同上

三月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獻錢七千萬請開宴不納同上

四月丁巳鳳翔節度使趙鼎進奉錢絹請開宴不納同上

壬申前同州節度使薛讓讓進請開宴錢一百萬不納同上

十一月甲辰兩浙回使千牛大將軍賈延勳副使大府少卿
李玘等千牛將軍安崇贊獻犀牙絞絹不納

同上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通事舍人王演高麗復命進黑水馬新
羅刀劍不納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二終

五代史記補考卷十二

卷十二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三

征權考第十六

征商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曰軍國之費務在豐財關市之征資於行旅所宜優假俾遂口應天下商旅往來所在並須饒借不得妄有邀勒冊府元龜

隱帝乾祐二年國子司業樊倫上言三事其一耕桑未至國多游民關市之中稅物苛細請稍減省以惠疲民百姓賣物不多所歷關市並望除稅同上

三年六月太常少卿劉悅上言臣伏見買賣耕牛官中元無商稅近日關市場院不稟敕文悉是收稅歲計其利所入無

藝文類聚卷十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多在於農民即疲於市易請重降同上

周顯德三年六月四日敕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與販牛畜不計黃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處祇仰據實價每一千抽稅錢二十不得別有邀難會要

周顯德五年敕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與販牛畜者不計黃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處祇仰據實價每一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

按鬻賣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已久而牛畜之外餘物皆有過稅商旅安得願出其塗乎文獻通考

茶

開平二年湖州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鄧唐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絹繒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通鑑

末帝龍德初鹽鐵轉運使敬翔奏請於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稅茶從之冊府元龜

劉仁恭禁南方茶自嶺山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唐書

鹽

梁太祖開平三年制斷曹州煎小鹽糶貨冊府元龜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二月敕會計之重鹹鹺是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隳殘致程課

五代史記補考卷十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李繼麟兼兗州節度度支安邑解縣兩池權使便可制置一一條貫所有合制官吏等亦委自使選差同上

後唐同光三年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樂鹽與減三十文獻通考

辛巳鄜延高萬興奏河中於信州開場賣鹽願伏準本朝規制元食青鹽請止絕冊府元龜

天成元年敕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勺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文獻通考

二年十一月貝州刺史竇廷琬上便宜狀請制置鹽州烏白

兩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五萬石奉敕昇以州爲防禦使便除廷琬爲使冊府元龜

三年正月庚申宰臣以鹽麴價高請議減價以便生民帝曰若便於民不失國計便可以行殿中丞杜璟又以汴州鹽價倍於雒陽奏表請減同上

晉天福元年敕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七年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應有保屬州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句當文獻通考

先是諸州府除依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羅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

表奏卷十三

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與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稱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於官場院羅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同上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略及此矣迨其極弊

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收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同上

晉高祖天福七年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絹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通鑑

表奏卷十三

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甚峻明年李守貞叛於河中傳檄於鄰藩以拒漢之不道云漢之立法冊府元龜不通從錄兩者遭刑農器不行務耕耨者束手則可知矣

周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鹹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同上

十月戊申解州刺史兼兩池權鹽使張崇訓言兩鹽池周圍極遠以棘爲籬別無城壁其巡警牙官數百步一人向未立法猶有犯禁今來未審依舊法用新條詔依新敕先是漢法犯鹽一斤一兩死之太祖以其用法太峻兼不足以懲姦乃改法加至五斤處死主者但欲嚴酷以集事不顧治道之可否故張崇訓有是奏同上

周廣順二年三月敕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祇自近年頗乖循
守比來青鹽一石抽稅錢八百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
百鹽五升訪聞改法已來不便商販宜令慶州權鹽務今後
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
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別有邀求青白鹽池在慶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烏池白池瓦窑會要
池紐頃池今出稅置吏唯有青白二池

同上

三年二月敕諸州府并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
俟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蠲鹽所在州縣城
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五

五

五

又汚我好鹽況末鹽煎煉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
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又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
北七十餘州皆食顆鹽

同上

三年十月敕漳河以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糴鹽今後除城
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不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
地一任人戶煎煉興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過商界

同上

麴

梁開平三年十一月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
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

五

五

五

任每百姓造麴酒供家其錢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京都
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內因逐年買官麴酒戶
便許自造麴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
戶許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祇納三分以充酒權錢便從今
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
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仰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
權其村坊一任估賣不在納權之限其麴敕命到後任便踴
造如賣麴酒戶中有去年曾買官麴今年因事不便買麴任
開店者則與出落如翻新敕有情願開店投權者則不計舊
戶新戶便合依見納錢等戶例出權此後酒戶中有無力開
店賣酒者亦許隨處陳狀其舊納錢並須停廢應諸處務亦
仰十分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踴造

同上

今之秋苗有麴腳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後唐當時雖納麴
錢而民間卻許自賣酒時移事變麴錢之類遂為定制而民
間則禁私沽矣

吳氏能改書漫錄

長興二年三月敕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
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祇徵三文
二年五月敕應三京諸道州府苗畝上所徵麴錢便從今年
夏並放其麴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
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自造
敕既下人甚便之

同上

其年七月三司奏諸道州府申論先有敕命許百姓造麴不

來官場收買伏慮課額不追請準前翻法百姓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從之仍據百姓已造到麴務今送納入官支量還麥本同上

周顯德四年七月敕諸道州府務今後往例官中禁法賣麴逐處先置都務處候到日並仰停罷據見在麴數準備實賣兼據年計合使麴數依時躡造候人戶將到價錢據數給麴不得賒賣抑配與人其外場酒務一切仍舊應鄉村人戶今後並許自造米醋及賣糟造醋供食仍許於本州縣界就精美處沽賣其酒麴條法依舊施行先是晉漢已來諸道州府皆惟計麴額置都務以沽酒民開酒醋皆滿泊上知其弊故命改法同上

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權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氏吳能改齋漫錄

鐵

後唐長興二年十二月敕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諸道監冶除當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祇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煉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祇於係省夏秋苗賦上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足隨夏秋稅二時送納會要晉天福六年八月敕節文諸道鐵冶三司先條流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賣鑄時卻於官場中買鐵今後並許百姓

取便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攪擾同上

權務條流

後唐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舉定奪謹具如後同上

應食課鹽州府省司各置權糶折場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與販所有折博每年人戶釐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權糶課利如違犯者一兩已上至一斤賣買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三斤賣買人各杖七十三斤已上至五斤賣買人各杖八十五斤已上至十斤賣買人各徒三年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賣買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糶畜等並納入官所有原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卽行點納仍許般載腳戶經過店主并卸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鋪捉獲私鹽卽依下項等第支給一半賞錢十斤已上至一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同上

應食未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權糶場院又內外禁法卽未宋一概條流應刮賊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并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賣買人等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賣買人各

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處死如是收到鹹土鹽水即委本處煎煉鹽數準餘科斷或有已會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並處極法其權耀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鹹池客竈戶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稍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過鹽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刮鹹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梁人等並合支賣錢即準洛京刑鎮條流事例指揮願未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願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未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

五元案續卷十三

九

半與捉事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京并鎮定邢州管內多有北京未鹽入界捉獲并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願未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離捉獲並準洛京條流施行 同上

慶州青白權稅院元有透稅條流所有隨行鹽物色一半祇與捉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并鹽並納入官欲並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已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權鹽院河府節度使兼判之時申到畫一事件條流等準救牒兩池所出鹽舊日若無文榜如擅將一斤一兩準元救條並處極法其犯鹽人應有錢物並與捉事人充賞者切以兩池禁疎峻阻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已

射分孽鹽池地分居住並在棘園裏面更不別有差遺祇令巡護鹽池如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鹽人並準元救條流處分應有隨行錢物並納入官其從事人依下項定支授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棘園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兼同行反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官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二十斤已下徒一年半一十斤已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千二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前項所定奪到鹽法

五元案續卷十三

十

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抵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捉到犯鹽之人于死刑者即勘情罪由犯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請使委務句準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 同上

周廣順二年九月十八日救條流禁私鹽鹽法如後 同上
一諸色犯鹽鹽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配役五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 同上
一應所犯鹽鹽關津門司廂巡門如有透漏並行勘斷一刮煎煎煉私鹽所犯一斤已下徒三年配役一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犯私鹽若捉到鹽水祇煎成鹽秤盤定罪逐處凡鹽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

覺察若有所犯處彰露並行勘斷 同上

一所犯私鹽提事告事人各贖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五十千不及死刑者三十千 同上

一顆末鹽各有界分若將本地分鹽侵越疆界同諸色犯鹽例科斷 同上

一鄉村人戶所請蠶鹽祇得將歸裏置供食不得別將轉易貨賣投托與人如違並同諸色犯鹽例科斷若是所請蠶鹽道路津濟須經過州府縣鎮委三司明行指揮 同上

一凡買鹽麴並須於官場務內買若衷私投托與販其買賣人並同諸色犯鹽例 同上

一諸官場官務如有羨餘出剩鹽麴並許盡底到官如衷私貨買者買賣人並同諸色人犯鹽麴科斷若鹽鋪酒店戶及諸色人與場院私衷貨者並同罪斷

一所犯私鹽麴有同情共犯者若是骨肉卑幼奴婢同犯祇罪家長主首如家長主首不知情抵罪造意者餘減等科斷若是他人同犯並同情科斷遺若與他人同犯據逐人腳下所犯斤兩依輕重斷遺 同上

一州縣城鎮廊下人戶係屋稅合請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內請給若是外縣廊鎮下人戶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戶合請鹽數目攢定之帳部領人戶請勒本處官吏及所在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鎮廊下人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前分擘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 同上

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流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同上

順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宣頭節文改立鹽法如後

一瞻國軍堂場務邢洺州鹽務應有見聚貯鹽貨處並煎鹽場竈及應是鹹地並須四面修置牆塹如是地里遙遠難為修置牆塹即作壕籬為規隔內偷盜夾帶官鹽兼於壕籬外煎造鹽貨便仰收捉及許諸色陳告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經歷地方及門司節級人員並當量罪斷斷所有提事告事人賞錢二十千一斤已上至十斤賞錢三十千一十斤已上賞錢五十千 同上

一應有不係官鹽處鹹地並須標識委本州府差公幹職員與巡鹽節級村保地主鄰人同其巡檢若諸色偷刮鹹地便仰收捉及許人陳告若勘逐不虛提事人每獲一人賞絹一匹刮獲二人賞絹二十四匹獲三人已上不計人數賞絹五十匹刮獲煎鹽人并知情人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刮鹹處地分并刮鹹人住處巡檢節級所由村保各徒二年半令眾一月依眾句當刮鹹處地主不切檢校徒二年令眾一月 同上

一願鹽地分界內有人刮鹹煎煉貨鹽並依前法 同上

一合緣改價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

一合緣改價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

一合緣改價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

一合緣改價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

一合緣改價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

一合緣改價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

一合緣改價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

一兩至一斤決脊杖五十令眾半月捉事告事人賞錢五千
一斤已上至一十斤徒一年半令眾一月捉事告事人賞錢
七千十斤已上不計多少徒二年配發運務役一年捉事告
事人賞錢十千 同上

一諸州人戶所請鹽鹽不得於鄉村裏貨賣及信關頭脚戶
縣司請鹽節級所由等剋折羅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例
科斷 同上

一如有人於河東界將鹽過來自家界內有人往彼與販鹽
貨所犯者並處斬其犯鹽人隨行驢畜資財並與捉事人充
賞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四

禮樂考第十七

親拜郊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文獻通考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爲之今以河南尹充同上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準敕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圖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沿上

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拜會要

梁太祖南郊二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莊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明宗南郊一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顯德元年正月一日同上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同上

案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

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同上

郊祀雜錄

梁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禮儀使奏今檢詳禮文皇帝赴南郊服通天冠絳紗袍登玉路法駕鹵簿自清遊逐已下諸衛將軍平巾幘緋兩擋大口袴錦膝蛇銀隱起金帶刀弓箭似飛執旗人引駕三衛並武弁緋兩擋大口袴供奉官並武弁服色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導駕士絳衣平巾幘餘並戎服準式近侍導駕官自三引車從本縣令州府御史大夫即朝服各乘輅車前導其引駕官員不總備車輅自中書令侍中已下則公殿內諸司使並常服內人服色禮文不載其年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前件儀仗至郊壇會要

後唐同光二年正月禮儀使奏南郊朝饗太廟合祭天地于

圖丘舊制以親王充亞獻行事乃以皇子繼岌爲亞獻皇弟存紀爲終獻天成四年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二月十八日

致齋于明堂準舊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文武五品已上

著袴褶陪臣近例祇著朝服從之同上

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侍郎平

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

圖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

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

配天於圖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

常儀一切偽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正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正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讀爲夏商之夏議者多晒之詔曰禮莫重於事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親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噫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圜丘大赦境內馬令南唐書

親饗廟

梁太祖二饗廟開平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後唐莊宗一饗廟光武元年十月三十日明宗一饗廟長興元年二月十九日周太祖一饗廟廣順二年二月十九日會要

廟儀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于西京從近古之制也同上

後唐同光二年六月十日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于北都置廟今尅復天下遷都洛陽仰復本朝宗廟案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下尙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宮室之制宗廟爲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朝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古道例亦從權于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從虛之以爲常制昔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于廟主若天后之崇鞏洛禮爲非宜漢

皇之戀豐滕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高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宜從廢停從之同上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綰奏曰伏見漢晉已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私親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尙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尙書蕭頊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繫斯存將達蘋藻之誠宜親稟稅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乞依馬綰所議上二年中書門下又奏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諡廣孝稱皇載于諸侯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

表奏卷十四

四

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詳取皇而薦號兼上諡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太常博士王不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諡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綰復議曰依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亦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今別崇諡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從順今據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諡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以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同右僕射李琪等議

曰伏觀歷代已來宗廟成制同龔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誠有經據乞下制命令馬縞據依典冊以還尊名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制于理無爽矧或情關宗祖事係蒸嘗且追諡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辭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至若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尊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稱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眾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係

五經義卷十四

五

通鑑纂要

承祧義符致母且聖朝追尊之日卽引漢代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曰聖謀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理作樂正朔服色尙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卽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皋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若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附廟七室之內合有祧還中書門下奏議議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僚集議禮部尙書蕭頊等奏入從中書所議從之

同上

私親廟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諡廣孝稱皇改置園陵仍增兵衛等事遂詔下太常禮院集議請追尊四廟並加帝皇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文獻通考

案莊宗以沙陀爲唐之嗣明宗又以代北狄裔爲莊宗之嗣故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昌太祖克莊宗存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而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同上

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太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尙書省集議太子太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于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于先代復四室于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以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比祗在于南陽元不歸于太廟引事且疏于故實臣等須稟于親規將來升祧先廟次合祧遷獻祖既叶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者以懿祖賜姓于懿宗以支庶繫大宗例宜以懿祖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諡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于理可乎將朱邪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

五經義卷十四

六

通鑑纂要

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始祧昭宗次祧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會要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案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于長安至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者以高祖神主併舊四室祔廟今先皇帝神主請同唐高祖升祔從之同上

漢天福十二年閏七月太常博士段頤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案禮經旁求故實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請立高曾祖祢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其爲五廟庶符往例

長安縣志卷四

七

通志卷四

又合禮經詔尙書省集議吏部尙書竇正固等議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子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七廟數又案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又云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卽于四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廟親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其六廟從之同上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曰合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

四廟之議聖朝體通禮追諡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曰恭以肇啟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祢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舉義取各殊或觀損益之規咸繫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允叶前文從之同上

廟享雜錄

唐清泰元年四月羣臣議明宗諡于南郊太常卿盧文紀請諡曰聖智仁德欽孝皇帝廟號明宗宰臣馮道議曰案諡法發號出令能悅民曰和克定禍亂曰武大行皇帝道契天和功定神武請改聖哲仁德四字爲聖德和武

長安縣志卷四

八

通志卷四

追諡皇帝

梁肅祖宣元皇帝諱黠舜司徒朱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肅祖葬與極陵在單州碭山縣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葬永安陵在單州碭山縣憲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母曰光孝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憲祖葬光天陵在單州碭山縣烈祖文穆皇帝諱誠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建威寧陵在單州碭山縣

會要

後唐懿祖昭烈皇帝諱執宜沙陀都督府拔野之六代孫同

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昭烈皇帝廟號懿祖葬永興陵在代州雁門縣獻祖文皇帝諱國昌昭烈皇帝長子母曰昭烈皇后崔氏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文皇帝廟號獻祖葬長寧陵在代州雁門縣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文皇帝第一子母曰文景皇后秦氏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武皇帝廟號太祖葬建極陵同上

惠祖孝恭皇帝諱聿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恭皇帝廟號惠祖葬遂陵在應州金城縣毅祖孝質皇帝諱教孝恭皇帝長子母曰昭皇后崔氏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質皇帝廟號毅祖葬衍陵在應州金城縣烈祖孝景皇帝諱琰孝質皇帝長子母曰順皇后張氏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靖皇帝

表續卷十四

九

廟號烈祖葬奕陵在應州金城縣德祖孝成皇帝諱寬孝靖皇帝長子母曰穆皇后何氏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成皇帝廟號德祖葬慶陵在應州金城縣同上

晉靖祖孝安皇帝諱景衡大業之後天復二年五月追尊孝安皇帝廟號靖祖葬義陵無陵所遙申朝拜肅祖孝簡皇帝諱彬孝安皇帝長子母曰元皇后秦氏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簡皇帝廟號肅祖葬惠陵無陵所遙申朝拜肅祖孝平皇帝諱昱孝簡皇帝長子母曰恭皇后安氏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平皇帝廟號肅祖葬康陵無陵所遙申朝拜肅祖孝元皇帝諱紹雍孝平皇帝長子母曰獻皇后朱氏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元皇帝廟號肅祖葬昌陵在北京晉陽縣同上

漢文祖明元皇帝諱浹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明元皇帝廟號文祖葬懿陵無陵所遙申朝拜德祖恭禧皇帝諱昂明元皇帝長子母曰明皇后李氏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恭禧皇帝廟號德祖葬沛陵無陵所遙申朝拜翼祖昭獻皇帝諱僖恭禧皇帝長子母曰恭惠皇后楊氏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葬威陵北京晉陽縣是其所顯祖章聖皇帝諱瑋昭獻皇帝長子母曰昭穆皇后李氏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章聖皇帝廟號翼祖葬肅陵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文獻通考

周信祖睿和皇帝諱璟周懿祖之後廣順元年七月追尊

表續卷十四

十

和皇帝廟號信祖葬溫陵無陵所遙申朝拜僖祖明憲皇帝諱諡睿和皇帝長子母曰睿恭皇后張氏廣順元年七月追尊明憲皇帝廟號僖祖葬齊陵無陵所遙申朝拜義祖翼順皇帝諱蘊明憲皇帝長子母曰明季皇后申氏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葬節陵無陵所遙申朝拜慶祖章肅皇帝諱簡翼順皇帝長子母曰翼順皇后韓氏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章肅皇帝廟號慶祖葬欽陵會要

謹案原書鈔本極簡時有舛錯未得別本校補此卷據五代

代會要更正數修與鈔本弗符和明於此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省百官集

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七廟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元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諡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讀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公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

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僭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祖陳稱太王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皋陶老子之後不以皋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笑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名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閒出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公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敕宜令尚書省集議聞奏乃訪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同上

晉天福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山陵禮儀使狀高祖尊號諡及廟號伏準故事將啟殯宮前擇日命太尉率百寮奉諡冊告天子園丘畢奉諡冊跪讀於靈前此累朝之制蓋以天命尊極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諡伏緣去洛京地遠寶冊難以往來當司詳酌伏請祇差官往洛京奏告南郊太廟其日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立班中書令侍中升靈座前讀寶冊行告諡之禮今欲牒所司擇日申請官員行事復請奏聞宣下者

會要

天福十二年

時漢高祖已即位
尚仍天福之號

太常博士段顥奏請立高曾

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文獻通考

案後唐晉漢皆出于夷狄者也莊宗明宗雖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達矣至漢初則段顥竇正固之徒曲為附諂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然史所載出於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同上

廟制度

後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舊少帝為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謹案禮經臣不誅君稱天以諡之

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寮奉諡冊告天子園丘迴讀于靈前並在七月之內諡冊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諡冊于太廟藏冊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頓負沈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耐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諡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諡于廟便奉大宗祀之其四時委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左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請依禮院所奏較宜令本州城內選地起廟

哀帝廟于
曹州立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諡昭宣光烈孝

五代通鑑卷十四

南

通鑑纂要

皇帝廟號景宗生名為常哀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既昭穆序而宗祧正今或安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雖尋常敕詔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為宗字從之

同上

案風俗通陳孔璋云尊卑有殺喪祭哀敬各有攸終欲令言善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率執木鐸徇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謂毀廟之主也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今昭宣上去元宗十四世奏改冊文非典故也

同上

晉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議立唐廟引武德年故事

祀隋三帝今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廟庶合前規詔曰
德莫盛于繼絕禮莫重于敬先莊宗立復興之功明宗重光
大之業逮乎閔帝實帝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室繼周
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啟嚴祠當崇茂典宜立唐
高祖太宗及莊宗閔帝五廟

同上

其月太常禮院又奏唐朝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
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埴中容二主廟之南一屋三門
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柴鼓廟中林鐘盤帳燭
亭香寶案盛酒爵盥洗罇站位席祭服率如常制四仲之祭
一羊一豚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祿主之祠祝之文不
進不署神廚之具鴻臚督之五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

五帝廟

並

遷廟

立者四未諡者三高祖太宗與其后暨莊宗明宗凡六主在
青化里之廢宮祭前二日以殿中織扇二十迎置新廟以行
享禮閔帝莊宗明宗三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修製
耐廟及三后請定諡法從之

同上

周廣順元年二月太常禮院上言準敕遷漢廟入昇平宮其
唐晉兩朝皆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爲復祗移五廟
敕宜準前敕並移于昇平宮其法物神廚齋宮祭器祭服饌
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
太常寺差每仲享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同上

三年九月太常禮院言準洛京廟室一十五間中分爲四室
兩頭有夾室四神門每門屋三間每門戟二十四別有齋宮

神廚屋宇準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修奉從
之

時太祖將行郊禮遷宗廟于東京故有是議

同上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特祈太廟其
廟屋宇舍應添修否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奏曰奉敕
爲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祈廟恐殿室缺少合重添修今
請廟內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五間並須移動諸神門
及角樓宮牆仗舍及當殿正面檐楹階道亦須近東省牲立
班位直至齋宮漸更迫窄今檢到古今禮文伏緣太廟東西
各有夾室伏請遷易諸室安大行皇帝神主以合禮文者一
案唐禮太廟唯有六室至開元元年加至九廟遂有九室至
大歷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代宗神主將祈太廟太常奏緣

在史補卷十四

大

遷廟

遷耐須加夾室中怡室又元和三年十月九日重修太廟先
是宗正奏下所司卜擇起修日聞奏太常院詳定禮科其合
偏告九室奉移神主權于廟南門內殿庭少西設行廟幕殿
一十二間置冊牀幕屋五間告前二日有司陳設畢告料準
常禮有司供備其行廟外令左右金吾差兵守衛如式今重
圻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虛東西二夾室
況有未祗遷之主欲請不圻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來室安
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準舊禮于廟庭權設行廟幕
殿即恐雨水犯多難于陳設請權于太廟齋宮內奉安神主
至修奉畢日庶爲宜稱一案禮記云廟成則于中屋封羊以
釁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察文觀義乃

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名考古沿今庶合通禮伏請遞遷請室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禮意敕從之同上

禘祫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享于太廟謹案禮經三年一禘以孟夏五年一祫以孟冬已毀未毀之主並合食于太祖之廟逐廟功名之臣配享于本廟之主實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為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南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見享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宗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祫廟之數不列廟享將來禘祫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

表禮書卷十四

七

禮書卷十四

則禘享不及于太祖若以祫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違于禮意今所修奉祫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敕下尙書省集議戶部尙書韓彥暉等奏議云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為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于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于國禮再議宗祀以太祖景皇帝在祫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議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觀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則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七廟之規又以祫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顏真卿議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于正禮則以為誤思之于今日正得其

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已下序列昭穆從之會要

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于太廟

文獻通考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于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王家宗廟無祫廟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為前代宗廟累遷及追尊未毀者皆有禘祫援引故事九條以為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已後五年為常且魏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繼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

表禮書卷十四

六

禮書卷十四

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閒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并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錄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為不親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嶼葬回遷神主于太極

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附廟高宗欲留神主于內寢旦夕供養申在生之敬詔停附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惟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附廟奉徇哀情即據典章乖替爲甚又國哀已后而廟時停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九廟觀之自太宗以上纔足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祫祭依今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于廟庭祫享則不配請命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其祫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蒸而已大蒸卽祫祭也梁初誤祫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祫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祫無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并載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于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月帝將祠南郊欲以韋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等議云皇朝舊禮圖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并祫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祫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祫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同上

配享功臣

後唐莊宗廟以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並長興二年四月敕同上

緣廟裁製

周廣順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奏冊四廟準舊儀服袞冕卽座太尉引冊案入皇帝降座引立于御座前南向中書令舉冊案進皇帝指囑推授冊使跪受轉昇冊官其進寶授儀如冊案臣等參詳至時訖皇帝降階授冊從之會要

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奉迎太廟神主到京其日未嘗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召三省集議敕宜令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同參議司徒實

卷一百一十四

平

明國書

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案吳王孫休卽帝位迎其祖父于吳郡入祫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狀言次車駕出城奉迎爲是請下禮儀使草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廟神主將至前一日禮儀使出城掌次于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幄幕面南其日放朝羣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宮羣臣起居畢就次神主將至羣臣班定皇帝立于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幄幕坐設常饌羣臣班于神幄前侍中就次請皇帝謁神主既至羣臣再拜皇帝進酒畢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先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候神主至羣臣班于廟門外皇帝立于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

拜皇帝還幄羣臣就次宮闈令安神主于本室訖羣臣班于廟庭太常卿請皇帝于四室奠享遂室皇帝主拜羣臣俱拜四室耐享畢皇帝還宮前件儀注望付中書門下宣下從之同上

社稷

周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社稷制度社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築之稷壇制度如社壇之制度社壇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方其下半根在土中四垣華飾每神門屋三間一門門二十四戟四隅運飾累如廟之制中可樹槐準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同上

嶽瀆

封嶽瀆附

宋書卷四

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梁開平三年八月詔曰封嶽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觀有國常規朕以眇身恭臨大寶既功德未敷于天下而災祥互降于域中慮于告謝之儀有缺齋虔之禮爰修昭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東嶽祭告訖 同上

晉天福六年正月敕嶽鎮司方海濱紀地載于祀典咸福蒸民將保豐穰宜申虔敬其嶽鎮海濱廟宇宜各令修葺仍禁樵采開運三年二月詔令復祭中嶽宜差河南少尹往彼行禮故事五嶽皆本處觀察使親齋御降祝文行禮頃因張全禮義為河南尹以年德俱高遂令兵從攝祭近日兼差府屬卑官至是因左補闕 同上
周顯德七年十月詔今年冬祭海宜就差登州刺史張順起今後逐年就差更不差使 同上

梁開平元年九月封鎮東軍神祠為崇福侯從兩浙奏也其年十一月封福州閩縣玷琦里右廟為昭福祠從福建奏請也後唐長興二年七月封故閩越王无諸為富義王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奏 同上

四年七月封泰山三郎為威雄大將軍時上不豫劉遂清引小童其僧請封泰山三郎 同上

清泰元年六月封吳岳成德公靈應王初廢帝在鳳翔時謀入篡大位潛令人禱吳嶽與獲資助及即位乃詔有司別議封崇中書門下奏唐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為成德公與沂山會稽醫巫閭同封至至德二年十二月改吳山為岳祠享官屬一同五岳聖今國家以禱靈應宜示殊禮臣等商量請為靈應王從之其年十二月敕杭州護國廟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順義保寧王銅官廟改封福善通靈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

宋書卷四

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王越州城隍封興德保闔王從兩浙節度使錢元璣奏也晉天福二年五月敕青草湖廟安流侯改封廣利公洞庭湖廟改封靈濟公磊石廟昭靈侯改封廣利威顯公黃陵二妃懿節廟改封烈廟從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奏也 同上

其年八月敕唐衛國公李靖宜封靈顯王案史傳鄭州東陵賜侯射李靖俗因號為侯射故仍立祠廟年祀既遠時俗誤傳為李靖祠明宗征朱守殷經過制贈太保遣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就祠冊命仍立石記于廟因為唐衛公李靖之祠暨今封王蓋傳習之誤也 同上七年十月封襄州利市廟為顯正王 同上

漢乾祐三年八月封蒙州城隍神為靈威王從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奏也 同上

祭寒暑

周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開冰之祭俟冰室成即行之文獻通考

雜祠淫祠

鎮戎軍有朝那湫卽秦漢湫淵祠也天福二年四月賜廟號靈澤靈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冲唐末建廟因陂爲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冊贈靖爲太保晉加靈顯王同上

顯德三年十一月敕廢天下淫祠仍禁擅興祠宇如有功績灼然合建置廟貌者奏取處分自是諸道奏不合典禮而享廟食者毀之冊府元龜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太山三郎爲威雄

將軍文獻通考

寒食拜掃

漢乾祐三年三月寒食隱帝奉皇后幸南御園家祭樞密使三司使從之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會要

周廣順元年二月寒食太祖出元化門至蒲池設御帳遙拜諸陵非人君之禮也同上

褒崇先聖

後唐長興元年八月六日尙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棣奏臣伏見開元五年敕每年貢舉人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食其監內得舉人亦準此例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并朝集使並往觀禮永爲

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行從之同上

周廣順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前曲阜縣令孔仁王復爲曲阜縣令仍賜緋魚袋以亞聖顏淵裔孫顏涉爲曲阜縣主簿仍敕兗州修葺祠宇墓側禁樵采時車駕親征兗州初平蓬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卽拜奠祠前

釋奠

後唐長興三年五月七日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于文宣王以兗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賢圖形于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準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而前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分析申者

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并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坐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今準帖爲國子博士蔡同文所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一爵祠享當司詳郊祀錄文宣王從祀諸座各簋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菜菹鹿醢簋簋各一實以黍稷飲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二豆一爵之儀者奉敕其文宣王四壁英賢自此每至釋奠宜準郊祀錄各陳脯醢等物以祭同上

武成王廟

後唐長興三年五月七日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武成王廟中每上戊釋奠漢留侯張良配坐武安君吳起等爲十哲當排祭之時祇于武王張良十哲面前其范蠡等六十四人

圖形于四壁面前並無酒醴自今後乞準本朝舊制例武成王廟四壁諸英賢畫像面前請各設一豆一爵祀享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分析中書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武成王廟中祀例祭以少牢其配坐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自喪亂已來廢四壁英賢之祭今準帖爲國子博士蔡同文奏武成王廟四壁英賢請各設一豆一爵祀享者當司今詳郊祀錄武成王從祀諸英賢各遵二實以栗黃牛脯豆二實以菜菹鹿醢簋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奉敕武成王四壁英賢自此每至釋奠準郊祀錄各陳脯醢諸物以祭

同上

周顯德六年閏七月兵部申春秋上戊釋奠武成王廟每祭

差獻官三員初獻官上將軍充亞獻官上將軍充終獻官將

軍

充于漢乾祐三年奉中書門下指揮帶使相上將軍不差

自後祇差大將軍行事仍改亞獻爲再獻官終獻爲三獻官

同上

祭器

周廣順三年九月南郊禮儀使奏用珪璧制度準禮祀上帝以蒼璧祀地祇以黃琮祀五帝以珪璋璚琥璜其土方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璚琥爲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之

本也珪著于璧而四出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有圓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案唐開元中元宗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辦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所司修製從之

同上

顯德四年四月禮官博士等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一尺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爲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案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

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

美

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

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角以象地每各刻出一方六寸共長八寸厚一寸案周禮疏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璚環瑗三者有好其餘諸器若琮璜等者並不言之則璚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以下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爲是乃從之

同上

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

度爲之圖祭器樽彝簠簋豆之屬也祭玉爲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黃

牲牢

梁開平二年七月敕祭祀之典有國大事如聞官吏慢于恪敬禮容性選有異精處宜令御史臺疏其條件聞奏

會要

周顯德二年八月兵部尚書張昭等奏今月十二日奉聖旨以每年祭祀多用太牢心其耕稼之勤更備犧牲之用比諸祭養牲可愍傷令臣尋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尋禮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稷口豚尚多賈略近則梁武麋牲竹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于奉先

卷之四

主

之儀太劣蓋庇主于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享德不必牲牢之巨細蠲豆之方圓苟血祀常保于宗祧而犧牲何須于蠶粟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爲便以臣愚管見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加皇帝親行事備用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貴減犧牛其月太常少卿田敏又奏臣奉聖旨爲祠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園丘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性和豐年然後克修常禮又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敕文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爲常式其年起請以口料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七

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祀享並宜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園丘方澤任依常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則令隨事而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據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園丘四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惟昊天上帝太廟又無方澤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太牢案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學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學課牛其領遇祭昊天上帝三

卷之四

主

依常式其日又詔曰今後諸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依耐禮經大祠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屬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點檢稍有因循必行朝典

同上

緣祀裁製

梁開平三年九月詔曰國之大事唯祀與戎須委元臣以專重務今後在京大小祀及諸色祠祭並委宰臣兼知矩專判

同上

後唐同光三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以上攝太尉行事

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唯太廟時祭獨遺庶僚所爲舊規慮成闕祀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相行事從之同上

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唯天地鬼神社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徇至公絕私之義行以口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從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正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使樂及羣祀並準舊施行從之同上

表與諸卷十四

三

表與諸卷十四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見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祠則差諸寺卿監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今後凡小祠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同上

其年十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事伏一奉命行事精誠宿齋既偏見于朝官不涉處于祠祭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敕宜依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內殿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後並宜不赴行香拜不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同上

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居儉奏大祠中祠著官行事皇帝雖不與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禮不便

今後請每週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同上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身衣裝狼籍鞋履便隨公卿升降于壇壇案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即等昇壇行事者並人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行事執事昇壇人並著履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請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同上

表與諸卷十四

三

表與諸卷十四

致齋內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煩請免祠事今與禮官參酌諸司忌日遇大朝會入閣宣召尙赴朝參今祈享事大忌日屬私致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一李愚行事從之同上晉天福七年十一月敕天地宗廟社稷及諸祠事等訪問自前所司承寬多不精潔宜令三司預支一年諸司合請祠祭禮料物色等于太廟置庫仍差宗正丞石載仁專主掌監察御史宋彥昇監庫兼差供奉官陳審璘往洛京于太廟內穩便處修葺庫屋五間俟畢日催促所支物色監送入庫交付訖取收領文狀歸關每有祠祭諸司合請禮料至時委監庫御史宋彥昇宗正丞石載仁旋給付其大祠中祠兼令監察祭使檢點饌造小祠卽令行事官檢點如致慢易本司當準

格科罪其祭器未有者修製已有者更仰雅飾同上

開運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察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或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稟敕已遲乞以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缺便依次第定名庶無缺事從之同上

周廣順三年九月南郊禮儀使奏郊廟祝文案禮例云古者文字皆書于冊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冊元宗親祭郊廟用玉爲冊德宗朝博士陸渾議準禮用祝版祭禮訖燔之乃從其議正元六年親祭文用竹冊今詳酌禮例用祝版爲宜從之同上

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奏見行事件諸司寺監逐季請到祠祭禮料幣帛腳錢等于宗正寺監察使與本寺官同掌候至日供應同上

逐季所祭享郊壇祠廟並是禮部差官具名銜牒報監察使大祠前七日起尙書省受戒誓如其日有官不到具名銜申奏申堂前三日致齋前二日請道引赴祠所中祠不受戒誓前二日致齋前一日請道引赴祠所小祠不受戒誓候吏部牒到獻官名銜監察使點檢封記印禮料并諸司祇應人等發牒差驅使官管押赴所交割同上

逐祠祭赴諸司所郊壇等至午時與公卿行事官立班告潔省牲點饌畢給付大官令監廚造饌至來日五更于壇所食饌畢行事點檢有食饌祭器不精應奉有缺其本司人吏量罪責罰郊壇太廟宰臣攝太尉行事至受誓戒及赴祠廟日

監察使具錄公卿行事官名銜申迎班狀同上

應行事官未受誓戒前牒陳有故請假並是吏部別差自行事如受誓戒後及致齋之內有官陳牒有故請假監察使差次官通攝行事祠齋前一日本寺案閱申堂如至行事日音樂官祇應前卻監察使量罪區分太廟夾廟行祫享之禮所差行事公卿等並聽別敕指揮諸祠祭有同日享祠閱監察使具狀申御史中丞請差官祀若是無官可差監察使牒太常博士通攝如缺太常博士監察使通攝同上

祠祭行事公卿官員職掌等每至冬寒請柴炭太常禮院差禮生請給監察使監散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五

禮樂考第十八

朝儀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入維陽甲申始御文明殿改元肆赦五月丁巳內出御劄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宰臣百僚班于文明殿庭謝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乙酉敕每月十五日賜廊下食本朝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殮自乾符亂離已後庶事草創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但遇月旦入閣日賜食帝初即位始因諫官疏奏請文武百僚五日起居見帝于便殿李琪以爲非故事以五日爲繁請每月朔望日皆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每月朔望皆入閣依奏五日一度起居不得停廢遂以爲常冊府元龜

受朝賀

後唐天成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中書奏冬至日文武百寮詣東上閣門拜表稱賀儀注前一日所司于閣門外量地之宜設中書令捧表位禮部郎中押表案位及文武常參官位如常儀其日文武百寮依時刻俱詣閣門外列班如式次通事舍人贊引中書門下人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應在位官俱再拜訖禮官通事舍人引中書令詣捧表位禮部郎中取表授中書令跪受復置于案其案禮部令史元對昇前導至位中書令揖

笏捧表跪授閣門使跪捧表側立候中書令退歸本班立定典儀曰再拜應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閣門使捧表以進次閣門使宣答出詣中書門班前有敕典儀曰再拜應在位官俱再拜宣曰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宣訖典儀曰再拜應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相次退如常式右太常禮院狀進禮修撰如前案開元八年中書奏冬至一陽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踰是時其日祀圜丘皆令攝官行事實明既畢日出視朝有國已來更無改易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因敕自今已後冬至受朝永爲常式至永泰二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于含元殿受朝賀至建中二年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賀正元四年中書侍郎李泌奏冬至受朝賀請準元日中書令讀諸方表敕旨宜依準大典殿中侍御史凡冬至元正大朝賀升殿者伏以天運四時節分二至陰勝則臣道熾陽盛則君德興且一家之尊祭先祖畢受子孫之賀豈萬國之主祀圜丘止臣下之朝宜案舊章以光令節冬至日望準本朝前後明敕處分奉敕宜依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昔者聖賢仰觀法象因天地交會之次爲父子相親之儀沿襲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于因人酌其情而使其中順其俗以爲禮咸親之儀既行父子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自今後每年正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京官九品已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並聽就列宜

令所司量定儀注頒示天下仍編禮式永著常規者伏以本朝舊制近代不行方當開泰之朝難曠會同之禮宜興盛典以耀明廷正月一日應在京九品以上官及諸道進奉使並準正元七年敕就位起居自此每年永為常式者奉敕宣依會要

七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八月壬辰以積雨泥甚放百僚朝參已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閣如月朔之儀從新例也九月丙辰帝御文明殿入閣新制次日例也十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已亥帝御文明殿對南詔蠻兩林鬼主等百僚稱賀是月左右拾遺曹珍上疏內一件百僚朝望入閣及五從十一度內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官輪次轉對奏事十一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癸亥日南至帝御文明殿百

通鑑纂要卷十五

三

通鑑纂要

僚稱賀十二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見百僚冊府元龜

二年正月癸丑朔帝被袞冕法服御明堂殿百僚稱賀文物仗衛禮樂如常儀丙申詔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不可一日不修忠不可一日不念二者全則上下順一途廢則出入差須振綱維以嚴規矩凡在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儼不夙興是虧匪懈君上思政猶自求衣未明為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宣令御史臺徧示文武兩班自此每日早赴朝參職司既得整齊公事的無壅滯如或尚滋懈怠具錄奏聞三月壬子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四月己未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辛亥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戊辰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庚辰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甲午帝御文明殿受朝七月庚戌

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戊辰帝御文明殿受朝甲戌百官朝于中興殿八月庚辰百官朝于中興殿癸巳帝御文明殿視朝九月庚戌帝御文明殿視朝庚申百官朝于中興殿癸亥帝御文明殿視朝丙子百官朝于中興殿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乙酉帝御文明殿視朝十一月戊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壬戌帝御文明殿視朝戊辰日南至百官詣閣門拜表稱賀十二月戊寅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戊子百官朝于元德殿壬辰帝御文明殿視朝同上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禮樂仗衛如常儀甲子帝御文明殿視朝二月戊寅帝御文明殿視朝丁酉百官朝于元德殿三月丁未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四月丁丑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乙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己未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甲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戊子帝御文明殿視朝七月甲辰帝御文明殿視朝八月癸酉帝御文明殿視朝閏八月癸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九月甲戌帝御文明殿視朝十月壬寅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丁未帝御文明殿視朝壬戌中書奏案貞元四年中書侍郎李泌奏冬至日受朝賀請準元日從之十一月癸酉冬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月月中書舍人劉贊奏往例應諸道節度使及兩班大司重定凡對朝廷例合通曉近日全廢此儀仗乞特詔所例節度使新除中謝及罷任赴闕朝見合能通曉文班三品已上武官二品已上新除中謝同上及使回朝見亦合得通曉從之

丙戌帝御文明殿視朝十二月丙午帝御文明殿視朝癸丑

中書以常朝宣奉敕不坐兩省官與東西班並拜宰臣不拜或問班行所論承前日有廊廡百官謝食兩省即各有常廚從來不拜或曰以侍臣不拜檢尋故實不見明規百官拜為廊廡即承旨合宣有敕賜食供奉官不拜亦恐非儀且左右前後之臣日面天顏豈可不拜況庶官見宰臣隔宿並拜實以赴朝不拜非禮也聞敕不拜亦非禮也所宜盡敬以奉君親臣等商量今後常朝宰臣亦拜通事舍人亦拜閣外方仗亦拜從之壬戌帝御崇元殿視朝同上

四年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二月壬寅帝御崇元殿視朝是月庚午三月己酉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癸未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

卷之五

五

通鑑卷之五

戊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壬子帝御文明殿視朝七月戊辰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八月丁酉朔帝御文明殿視朝辛亥以霖雨甚宣旨放入閣九月戊辰帝御文明殿視朝辛巳帝御文明殿見百僚十月丙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十一月丙寅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己卯日長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樂懸仗衛如常儀十二月丙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同上長興元年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樂懸仗衛如常儀二月乙未朔帝御文明殿視朝是月郊祀畢丙辰敕宣放兩日朝參以百官行事之勞故也四月丙午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甲子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七月壬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庚寅詔諸州得替防禦團練使刺史並宣于班行比

擬如未有員闕可隨常參官逐日立班新例也八月壬辰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十月辛卯帝御文明殿視朝十一月庚申日長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樂懸仗衛如常儀同上

卷之六

六

通鑑卷之六

二年正月庚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如常儀四月庚寅帝御文明殿視朝癸卯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視朝閏五月戊子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壬寅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丁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七月丙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八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庚午帝御文明殿視朝癸酉詔文武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仍舊其輪次對宣停若有封事許非事上表朔望入閣待制候對一依舊制九月己亥帝御文明殿視朝十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十一月甲申朔帝不視朝先是司天奏朔日合日蝕二分伏緣所蝕之分數微少太陽光陰相燦不辨虧缺伏請十一月一日不入閣百官不守司故不視朝己丑日長至帝御文明殿百寮稱賀十二月庚申左諫議大夫盧損上言前任節度刺史防禦等使請五日隨例起居並從之同上三年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受朝賀禮樂仗衛如式庚子帝御文明殿視朝二月甲寅帝御文明殿視朝戊申帝御文明殿視朝三月癸未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羣臣入門遇雨而罷乙酉敕文武兩班每遇入閣從官並賜酒食從前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下就食惟北省官于敷政門內既為隔門各不相見致行坐不齊難于整肅起今後每遇入閣

賜食北省官亦宜令于敷政門外東廊下席以北爲首待班齊一時就坐四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己未敕以霖雨經旬街衢泥濘文武兩班宜于今月八日朝參甲子朔赦放三日朝參大雨故也八月庚戌帝御文明殿視朝九月己丑帝見羣臣于端明殿十一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甲子日長至帝御文明殿百官稱賀十二月戊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同上四年正月戊寅朔帝御文明殿百寮稱賀乙未帝見百僚于中興殿五月丙子朔帝法服御文明殿百僚具朝服稱賀庚寅帝見百僚于文明殿六月丙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丙寅帝見百僚于廣壽殿時帝不豫旬日至是稱平帝勤于聽政接臣下無倦九月甲戌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十月甲辰朔雨不視朝十一月癸酉帝御文明殿視朝同上閏帝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丑朔卽位其月辛未御中興殿羣臣列位時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此于此物無愛除賓友之同上會不近博學況在沈痛之中安事飲噉命撤之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帝御廣壽殿視朝其月戊寅帝御明堂殿仗衛如常儀宮懸樂作羣臣朝服就坐宣制大赦改元閏正月癸卯朔帝御文明殿入閣同上未帝清泰元年四月乙酉帝服袞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官朝服就列改應順爲清泰是月庚寅中書門下上言太常以五月朔御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

質明行禮畢御殿在始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日出御殿與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同上

五月庚子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六月辛卯御史中丞張鵬奏文武常參官入閣日廊下設食每宣方仗拜後就食相承以爲謝食拜臣以每日常朝宣不坐後拜退豈謝食之謂乎如臣所見自今宣放仗拜後且就次候將設食別降使于敷政門外宣賜酒食羣臣謝恩後食從之十月庚子太常言冬至不視朝百僚表賀是日太府設表案席褥禮部進表閣門班首一員跪受閣門使羣臣俱拜舞蹈訖表入火之閣門使出宣曰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羣臣復拜舞訖而退十一月己巳御史臺奏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等刺史行軍副使近儀五日一度內殿起居皆綴班敘立元係班簿雖曰便殿起居其遇全班起居時亦合綴班從之冊府元龜

二年三月庚戌御文明殿羣臣入閣刑法官劇可久待制官李慎儀次等十二月戊寅太常言來年正月元日合御明堂受朝賀其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禮大祀不坐詔曰其祀事在質明前儀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同上

三年春正月辛卯始御文明殿陳樂懸仗衛受朝賀班內進名賀皇太后三月庚子詔閣門陳內外官吏對見例應諸州差判官軍將貢奉到闕無例朝見以名衙奏放門見賜酒食得回詔進膳子放門辭臣今後欲只令朝見餘依舊規應除

諸道兩使判官推巡無例中謝奏過放謝放辭如得替歸京
無例見臣欲今後除兩使判官許中謝門辭其書記以下除
替請依舊規應文武朝官除授文五品武四品已上并中謝
以下無例對謝以天成四年正月敕凡昇朝官新授並中謝
欲以此例諸道節度使差判官軍將進奉到闕相見候得回
詔下勝子奏過令門辭應諸道都押牙馬步都虞候鎮將得
替到京無例見或在京受任無例中謝進勝子放謝放辭應
諸道商稅鹽麴諸色務官或在京差補亦放謝放辭得替歸
京亦無例見在京商稅鹽麴兩軍巡即許中謝應新除令錄
並中謝次日放門辭兼有口宣誠勸應文武兩班差弔祭使
及告廟祠祭只于正衙辭見不赴內殿諸道差進奏官到闕
得見以後請假得替進勝子放門辭已前六件望依舊例行
從之冊府元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御北京崇元殿改元同上
二年三月己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參文武百僚
每日朝退于廊下賜食謂之堂食自唐末亂離堂食漸廢仍
于入閣起居日賜食每入閣禮畢閣門宣放仗羣官俱拜謂
之謝食至僞主清泰元年中入閣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
口宣賜食百僚立班重謝此則交失有唐堂食之意于禮實
為太煩臣恐因循漸失根本起今後入閣賜食望不差中使
口宣請準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四月丙午御史臺奏文
武百僚每五日一度內殿起居在京城時百官于朝堂暮次

自文明殿門入穿文明殿廷入東上閣門至天福殿序班令
隨駕百官自到行轅遇起居日于幕次東出升龍門與諸
色人排肩雜進自外繚繞方入內門臣竊見升龍門外庭宇
不寬人徒大集或是諸司掌事或是諸道使臣方集貢輸不
可止約若令與衣冠雜進朝士並趨則恐有懷天官見輕朝
序權時之義事理難安起今後每遇百官赴內殿起居日請
依在京事體百僚于幕次自正衙門入東出橫門既協京國
常儀兼在行朝便穩從之庚戌御史臺奏文武百僚每月朔
望入閣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祇于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
行朝于正衙門外權為幕次房廊湫隘閒架絕少伏恐五月
一日朝會禮畢準例賜食即與幕次難為排比伏見唐明宗
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每遇入閣日權與
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處分者敕旨宜依明
宗時舊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備太常樂受文武百官
朝賀六月甲午太妃將至行闕放文武朝一日十一月中書
奏準唐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文官充翰林學士及皇太子
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
事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者自累朝已來文武在內庭充職
兼判三司或帶職額及六軍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先無正敕
準近敕文武職事官未昇朝者案舊制並赴朔望朝參其翰
林學士侍讀三館諸職事望準元敕處分其在內庭諸司使
等每受正官之時來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大會不離禁庭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位次三司職官免常朝唯赴大朝會其京官未昇朝官員祇赴朔望朝參帶諸司職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端明殿翰林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誥外有兼官兼職者仍各發遣本司供事可之同上

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奏太常樂受文武百官二王後三恪皇親蕃客朝賀十一月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同上

四年正月癸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五月壬寅朔帝受朝于崇元殿七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如常禮朔不入閣日蝕故也閏七月庚子朔百官不入閣雨霑故也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閣大雪故也同上

表奏類纂五

土

通鑑纂要

晉天福四年十二月太常禮院申奏敕約開元禮重定正冬朝會案開元禮三品以上升殿羣官在殿請沿近禮依內宴列坐據開元禮稱賀後皇帝戴通天冠服絳紗袍百官朝服侍坐解劍履于樂府之西北今京邑新造殿庭隘狹請皇帝冠烏紗巾服赭黃袍百僚具公服俟朝堂宏敞即舉攜儀二舞鼓吹熊罴之樂工師樂器等事因久廢不可卒備請且設九部樂用教坊伶人詔曰三品之官尚書方得升殿餘依所奏會要

五年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朝賀仗衛如式壬辰馮道奏曰宰臣朝見辭謝在朝堂橫街之南逮至餘官則悉于崇元門內夫表著之列豈可踰之故先古明王必正其位服此實

事因偶爾習以為常又入閣禮畢之時羣官退于門外定班如初俟宣放仗唯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隨百辟即時直出二者禮僭序失宜使正之帝深善其言于是下詔曰官爵之班即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格通規以為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並於崇元門內與諸官重行異位一時列拜假開橫行即從舊例又入閣之儀序班為重宜喚則齊趨正殿放仗則各出朝門何起居之禮即同而進退之規有異其翰林學士及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閣退朝宜依百官班制十一月冬至帝受朝于崇元殿王公上壽冊府元龜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受朝于崇元殿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視朝同上

表奏類纂五

土

通鑑纂要

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不受朝賀用兵故也五月己亥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居即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事付閤門使引進本官起居後隨百僚退不用別出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僚乞假寧親般家及婚葬病損並門見辭諸道進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進奉奏訖其進奉物便出其進奉專使朝見日班首一人致詞多附起居州刺史并行軍副使諸道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並門見門辭州縣官謝恩甲頭一人都致辭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當直及于合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不當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院專切點檢常須整齊從之

少帝開運元年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八月癸卯倉部郎中知制誥陶穀奏內外臣僚正衙辭謝內則諸司小吏與宰相差肩外則屬郡末僚其元戎接武欲望宰臣使相依舊押班其郡牧藩侯臺省少監長吏等不得令部內本司卑冗官員同班辭謝敕從其奏十一月乙亥吏部侍郎張昭遠奏文武常參官每日於正衙立班閣門使宣不坐後百僚俱拜舊制唯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各緣提舉贊揚所以不隨庶官俱拜自唐大成末議者不悉朝儀遽遵舊典遂令押班之職一例折腰此則深忽禮文殊乖故實且宰相居庶僚之首御史持百職之綱嚴肅禁庭糾繩班列慮于拜揖之際或爽進退之宜于是凝立靜觀檢其去就若令旅拜旅揖實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通鑑綱目

恐非宜況事要酌中恭須近禮人臣愛主不在于斯其通事舍人職司贊導比者兩班進退皆相其儀今則在文班武班之前居一品二品之上端笏齊拜禮實未聞其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並請依天成三年以前禮例施行無至差忒殿中侍御史賈元珪奏是非既異沿革不同舉之則雖有舊規考之則全無故實且夫酌人心而致禮依神道而設教此乃經國之大端也況通事舍人居贊導之職押樓御史當糾察之司一則示于紀綱一則防于謬誤所以靜觀進退詳視等威實非抗禮于庭所謂各司其局俾令不拜雅合其宜伏以宰相押班率千官而設拜起居內殿統百辟以致詞儀刑文武之班表式鵷鷺之列不得比贊導之職詎可同糾察

之司統冠羣僚所宜列拜臣位居顯府迹廁同班言或庶其得中罪難逃于多上帝從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不豫故也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同上

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

二年五月中書舍人艾穎上言近制一月兩度入閣五日一度起居近年以來入閣多廢每遇朔望不面天顏臣請今後朔望入閣即從常禮如不入閣即請朔望日起居翼面聖顏以伸誠敬史臣曰天子居再禁服內雖終一月之制而獨宴禮非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壬辰朔帝御廣政殿羣臣起居十月壬辰雪尺餘放朝

卷一百一十五

西

通鑑綱目

二年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十一月癸丑朔入閣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羣臣服朝服稱賀退班于承福殿庭上壽賜羣臣酒三爵而罷

三年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羣臣朝賀樂懸仗衛如常儀班退太祖御承福殿羣臣百僚稱觴獻壽舉教坊樂旋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五月己卯朔帝服袞冕御崇元殿受羣臣朝服班于位陪位官樂懸仗衛如常儀十一月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羣臣閣門拜表班退賜茶酒

世宗顯德元年八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僚入閣仗衛如儀十一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僚入閣仗衛如儀庚寅日南至帝不御殿文武百僚詣閣拜表稱賀同上

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御殿宰臣率百官并表稱賀四月
己亥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仗衛如儀八月丁酉帝御
崇元殿百官入閣如儀同上

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御殿文武百官詣閣進名稱賀六
月壬戌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仗衛如儀十一月庚
子日南至帝不御殿以宣懿皇后之喪在近故也宰臣率百
官詣閣門拜表稱賀同上

四年正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禮畢御廣政殿羣臣
上壽並如常儀二月辛酉詔曰文武百僚起今後每遇入閣
日宣賜廊食此有唐之舊制也自晉氏多故廢而不行上以
寵待廷臣故復有是命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觀朝太常

五代通鑑卷十五

五

五代通鑑卷十五

樂懸金吾仗衛如儀八月乙卯朔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
閣如儀既罷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焉命中
黃門口閱口是酒饌無不腆

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西北衣戎服御帳殿受宰臣
已下稱賀五月辛巳朔帝御崇元殿金吾仗衛太常樂懸如
儀十一月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金吾仗衛太常
樂懸如儀禮畢宰臣率百僚常服詣永德殿上壽而退同上

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金吾仗衛太常樂
懸如儀同上

朔望朝參

梁開平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請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

政永爲常式從之會要

後唐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後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
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延英
不在此限同上

晉天福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應供奉官常參官朔望朝
參按六典凡京百司有常參官謂五品已上職事官職事官
八品已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諸司長官謂
三品已上若敕喚諸司長官及賜物者太子賓客尚書左右
丞諸司侍郎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御史中丞並同長官例
若別賜物中書門下正三品準二品四品準三品五品準四
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同中書門下正三品官按會要侍
中舊是正三品大歷二年改爲正二品中書令同今中書門
下平章事望同中書門下正二品按六典禮部充京百司文
武職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參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員外郎
監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參從之同上

入閣儀

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
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上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
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官次閣門勘契
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
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
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

通事舍人揖殿殿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
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
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跪奏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
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于東西階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
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
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
宰臣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
引待制官到立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卻歸位聲折宣徽使宣
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
官奏事準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起居郎南班揖殿
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

卷之五十五

七

開延英儀

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 同上
內中有公事商量卽降宣頭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
書并榜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卽宰臣入榜子奏請開
延英祗是宰臣赴對閤門使奏宰臣某已下延英候對宣徽
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中書門下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
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宰臣當殿立班贊兩拜搢笏舞蹈
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金口宣上來又兩拜通事舍人
引上殿至御座前又兩拜問聖體皇帝宣安又兩拜三呼萬
歲各分班案前定兩樞密使在御榻兩面祗候其餘臣僚並
約近外次奏事訖宣賜茶又兩拜三呼萬歲賜坐喫茶對訖

下殿兩拜宣賜酒食舞蹈謝恩訖宣徽使喝好去就中書喫
食延英畢次兩省官轉對閤門使當殿奏某已下轉對宣徽
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某已下到次宣徽使喚次閤門使
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當殿立定贊兩拜搢笏舞蹈又三拜
奏聖躬萬福又兩拜殿下奏事訖宣賜酒食又兩拜舞蹈謝
訖閤門使喝好去南班揖殿于客省就食 同上

次對官御史中丞三司使京兆尹並各奏所司公事次閤門
使奏某祗候次對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門使奏某到次宣
徽使喚次閤門使傳聲喚次通事舍人引當殿立定贊兩拜
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三拜訖奏聖躬萬福又兩拜奏所司
公事宣賜酒食又兩拜舞蹈謝訖閤門使喝好去南班揖殿
出于客省就食台起延英中謝官文武兩班三品及御史中
丞左右丞諸行侍郎諫議給事中書舍人并諸道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兩縣令皆入謝並通喫文武四品已下及
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兩使判官書記支使推巡令錄等
舊例並不對敷申謝祗于正衙朝謝 同上

常朝

梁正明中中書門下奏文武常參官自今日日連三日常朝
訖先準宣旨每三日後放一日朝參者右臣等商量望準進
正放今日日朝參已便宣行訖 檢年月 同上
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
兩省官不拜準本朝故事朝退于廊下賜食謂之廊餐百官

遂有謝食拜唯兩省官本省有廚不起廊也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回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餐百官拜儀至今未改將四十載禮恐難停兩省官獨尚不拜豈可終日趨朝會不一拜獨于班列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于禮尤宜肅謹今後逐日常朝宣不坐除職事官押班不拜外其兩省官與東西班並齊拜從之同上

天成元年五月十九日敕本朝舊日趨朝官置待漏院候子城門開便入立班如遇不坐前一日晚便宣來日兩衙不坐其日纔明閣門立班便宣不坐百官各退歸司近年以來雖遇不坐正殿或是延英對宰臣或是內殿親決機務所司不循舊制往往及辰已之時尚未放班既日色已高致人心咸倦今後若遇不坐日未御內殿前便令閣門使宣不坐放朝退班同上

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上閣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於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殿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爲周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則爲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爲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

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閣宰相押之由閣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閣紫宸殿言閣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雙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爲盛禮亦謂之入閣誤矣文獻通考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入閣喚仗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唯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閣同上

廊下食

後唐天成元年五月詔每月朔望日賜百官廊下食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食自乾符亂離之後祇遇月旦朔日入閣日賜食上初卽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唯每月朔望日合入閣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閣外每月五日一起居遂爲定式會要

二年四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食百官坐定兩省方來自五品已下輟起敕每赴廊食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宜各罰半月俸

同上

長興三年三月詔文武兩班每遇入閣賜食從前御史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食唯北省官于敷政門內別坐既為隔門各不相見致行坐不齊難于肅整今後每遇入閣賜食北省官亦宜令于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以北為首待班齊一時就坐

同上

晉天福二年三月御史臺奏唐朝令式南衙常參官文武百官每日朝退于廊下賜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于入閣起居日賜食每入閣禮畢閣門宜放仗羣官供拜謂之謝食

長安縣志卷十五

主

通鑑綱目

至清泰年中入閣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竝立班重謝交失本根今後入閣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從之

同上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閣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祇于廟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于正衙門外權為幕次房廊隘狹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準例賜食于幕次難為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入閣日權于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處分敕宜依明宗時舊規廊下賜食

同上

周顯德四年正月詔曰文武百僚起今後每遇入閣日賜廊下食

同上

輟朝

梁中書門下奏請輟朝勝于檢年月某官薨次日入商量請輟今月某日朝已便宣行謹錄奏聞謹奏如是輟朝

并下御

同上

乾化元年五月海清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輟朝三日百僚詣閣門奉慰

同上

後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狀追冊四廟雖不載文請輟三日朝參從之

同上

晉天福三年正月前興元節度使張筠薨太常禮院申準故事前節度使無禮例輟朝敕宜特輟一日朝參

同上

朝雜錄

長安縣志卷十五

主

通鑑綱目

後唐同光二年正月四日四方館奏常朝諸職員多有參雜今後除隨駕將校外方進奉使文武兩班三品已上官可于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以申常禮從之

同上

天成元年八月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于正衙謝辭每遇正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序班致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得或恐差使者已定發日除宣催發以一日無班便妨辭謝臣今參詳每內殿起居日百僚先序班于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

同上

其年十二月三日御史臺奏為論每日常朝及五日起居事件如後

同上

一常朝辭謝官合在南班候閣門宣放朝參與百官同拜若

遇入閣于敷政門外序班百官雖不拜亦因傳宣喚仗南班以此節奏便展拜儀今伏見每遇內殿起居日先于常殿前序班百官雖不設拜祇候宰臣到便依次第入閣門祇候起居固不便傳宣命若有南班辭謝稍似非宜伏請自今後其日不許辭謝皆令次日候有常朝班即得辭謝若遇急切公事即請準舊例令隔門辭謝或于祇候宣放其文武兩班不更于文明殿前序立祇于中興殿門外序立祇候宰臣到便依次第入起居伏準故事常參官每日趨朝非準格令不得無故請假如或實有疾病為眾所知損後未朝參閣不得私行人事若是除轉新官敕下後未正衙謝開並不得行私禮及先到宰臣宅如違準故事舉勘如更有臨公事託故請假必申中書門下取裁此後如有大小事故請假一月內不得過三度若過三度一日兩日即書罰三日不到即申中書門下請具聞奏已條流知班驅使官兩巡仍不得輒受賜託句班若遇祁寒暑雨特放即繫在聖恩伏準故事吏部選限自貞觀八年唐皎為吏部侍郎以選人稍眾奏請以冬初大集季春而畢今緣選人未多免朝合約新定條格伏請南曹郎官自鑠曹前五日免朝三銓自鑠銓前五日免朝至三月三十日若遇入閣及起居內宴橫行參假追朝御樓御殿謝賀行香閣門班中書班城外班眾集並須準例祇候如或一度兩度不到書罰三度不到申中書門下請具聞奏其餘並不得無故入班

一應免朝官三司繫職拜兩縣徵科內除免常朝外並請官吏部銓曹免朝官例祇候如或不到準前書罰奉敕盧文紀自領憲綱頗思振舉備觀條奏皆叶通規李琪以內殿起居不廢辭謝並恐留滯乃是權宜盧文紀以正衙序班恐曠故事請候次日亦可允依所請三銓免朝事繫繁省選人既少公務非多宜且依請奏銓鑠前五日免朝將來人數漸多須容點檢即許開曹後免朝永以為例

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書舍人劉贊奏往例應諸道節度使及兩班大僚凡對明定例合通喚近日全廢此儀伏乞詔所司重定向來格品若合通喚準舊施行中書帖四方館令具事例分析申上據狀稱舊例節度使新除中謝及罷任赴闕朝見合得通喚文班三品已上官武班二品已上官新除中謝及使回朝見亦合得通喚從之

四年正月十七日中書門下奏準住例起居補闕拾遺御史郎中員外郎少卿監國子司業已下每加新命祇于正衙謝後便常朝竊見邊遠令錄尚自對敷班行臣僚並宜中謝今後凡升朝官望並令中謝從之

長興二年十二月七日敕前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今後免逐日常朝宜令五日隨例起居

四年四月九日敕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官員遇有公事推勘詳斷時宜與免朝參兼不得私行人事若無公事即依尋常赴朝

清泰三年三月閤門奏列內外官吏對見例應諸州差判官軍將貢奉到闕無例朝見以名銜奏放門見賜酒食得回詔進勝子放門辭臣今後欲祇令朝見餘依舊規應諸道兩使判官推官巡官無例中謝奏遇謝放辭如得替歸京無例朝見臣欲今後除兩使判官許中謝門辭其書記已下新除授及得替並依舊規應文武朝官除授文五品武四品已上並中謝已下無例對謝以天成四年正月敕凡升朝官新授並中謝欲準此例應諸道節度使差判官軍將見奉到闕朝見得回詔下勝子奏過令門辭應諸道都押衙馬步都虞候鎮將得替到京無例見或在京授任無例中謝進勝子放謝辭應諸道商稅鹽麴諸色務官在京差補亦放謝辭得替歸京亦無見例在京商稅鹽麴兩軍巡使即許中謝應新除令錄並中謝決日放門辭兼有只宣誠勵應文武兩班差弔祭使及告廟祠祭祗于正衙辭見不赴內殿諸道差進奏官到闕得見後請假得替進勝子放門辭已前六件望準舊例施行從之同上

晉天福五年正月宰臣馮道奏宰臣朝見辭謝在廟堂橫街之南及至餘官即悉于崇元殿門內此蓋事因偶爾習以為常又入閣禮畢之時羣臣退于門外定班如初候宣放伏惟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隨百官即時直入直出此二者禮儲序失伏乞改正敕官爵之班即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立通規以為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並於崇元

門內與諸官重行異位一時列拜假內橫行即從舊例又入閣之儀其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閣宜依百官班例不得先出同上

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居即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事付閣門使引進本官起居後隨百官退不用別出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僚乞假寧觀婚葬病損並門見門辭諸道奉進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至引殿前奏去某等進奉物便出進奉使朝見日一人致詞都付起居刺史并諸道行軍副使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見門並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人都致詞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常直及合子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當直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院專切點檢尚須齊整從之時帝不豫難于視朝故權有此奏同上

開運元年八月尚書倉部郎中知制誥陶穀奏內外臣僚正衙辭謝欲望除宰臣使相依舊押班其餘牧藩侯臺省寺監長史等不得令部內本司卑冗官員同班辭謝從之同上

周廣順三年三月御史臺奏應除授節度使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副使等近日不到正衙辭謝多稱別奉宣旨敕今後此色除授宜令閤門告報勒正衙辭謝如有宣旨于辭謝圖門具姓名分明投御史臺四方館同上

敕殿選如選未滿便來乞官者除外別行降黜施行

同上

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日起朝參不到如是常朝不到于本官料錢上每貫罰二十五文如是殿內起居入閣行香出城眾集及非時慶賀御殿橫行參不到並是倍罰臺司先勝幕次曉示本官限三日外卽牒三司剋折如有故曾陳牒卽將領由呈驗又十六條準元和二年十月內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準乾元元年三月敕如有朝堂相弔慰相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喧譁入衙內執笏不端行立遲慢至班列行立不正趨拜失儀拜跪不俯伏舒腳穿班伏出門不卽就班無故離位廊行食行坐失儀拜起抵夜退朝不從正衙門出非公事入中書每犯者奪一月俸今夜退朝不從正衙門出非公事入中書每犯者奪一月俸今

表聖朝聖主

等

通鑑紀事本末

商量此舊條各減一半如所由指揮尙或抗拒卽準舊例錄

奏貶降之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五終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六

禮樂考第十九

諸侯入朝

後唐長興元年七月敕諸道得替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到京朝見後並宜班行比擬如未有員闕可令隨常參官遂立班二年十二月諫議大夫盧損奏請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每五日隨例起居從之

清泰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副使近儀五月一日內殿起居皆綴班序立元係班簿雖曰便殿起居其遇全班起居時亦合綴班從之同上

百官奏事

晉天福二年五月敕宜令在朝文武官臣僚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同上

親王與朝臣行立位

後唐長興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見任宰臣四外其餘諸使兼侍中中書令平章事並是使相向來班序皆在見任宰臣之下今緣秦王從榮是親王新加兼中書令與諸使相不同每遇排班及到中書位次未定今後望諸親王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親王兼侍中中書令居右如親王及諸使侍中中書令亦並是使相既不

知印不署敕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規從之同上
四年九月敕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位隆將相望重

維委任既崇等威合異班位宜在宰臣之上同上

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後唐清泰二年十一月知彈御史奏今月二日班入遇雨移班廊下移班臺吏董瑾引僕射左中丞三院御史之下僕射詰問董瑾稱準常例臺司尋刺都省請檢討舊儀都省稱國朝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列司皆爲統屬且左右僕射常朝不在中丞之下起宴廊下食並在中丞之上況中丞有公參之禮進路之儀詳其道理自有等降臺司又堅稱李琪盧質任僕射日班亦如此又引通事舍人在一品班上尋申中書門下奉宰臣判令廊下使重定班位廊下使言今後遇兩移班廊下欲請依殿前塲位次第二品在三品前一品後如中丞大夫俱置卽大夫在左丞前其西班準此謹具奏聞敕宜令置一品二品三品塲位同上

晉開運二年八月御史臺奏奉宰臣和凝新除右僕射入朝就列儀注貴得臺吏喬德威狀稱新除僕射正衙朝謝後次日中丞率三院御史到僕射廳公參相次文武百官公參趨朝時不序班入在中丞之前兼舊例除拜御史大夫趨謝退出在兩省之前僕射出在大夫之前近年已來入朝祇在中丞之前朝退僕射出卻在兩省之後銀臺司遂檢唐朝舊儀伏見元和七年二月七日敕所定僕射趨朝出入儀注甚重今後欲請常朝序班候御史中丞羣官先入以次東官保傅入次兩省入次僕射入及朝退僕射先以次出兩省官出東

宮保傳出次御史中丞百官出從之同上

周廣順三年十一月中書省奏新除起居舍人邊珣任徹其邊珣已謝任澈奉使未回任澈自左補闕除授邊珣自右補闕除授任澈舊官已在邊珣之上今任澈是敕頭近日同制授官多以先謝爲上伏慮任澈使回行立班次難定敕同制授官但以敕命已定班次不可輒移謝日或有先後豈得便爲升降今後同制授官宜準元和十五年敕行立班次以敕內先後爲定其考滿月數以朝謝日月計數同上

節日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十九日明宗敕旨應中外臣僚及三京諸道州府如是謝賀并節序並可據有無量力進奉不得因

五史綱要十六

三

通鑑綱目

茲培斂傷耗生靈至于奇巧珍玩飛放搏噬之物並不得轉將進奉同上

天成二年三月五日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判三司任圓奏三京留守諸道節度觀察諸道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旦等節貢奉或恩命改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爲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跋涉之際護養稍難因此羣方俱爲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福三年以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值翼貢輸之稍易又誠敬之獲申兼欲于諸處揀孳生馬準舊制分置監牧仍委三司使別具制置奏聞同上清泰二年正月申書門下奏每遇聖誕節辰凡刑獄公事奏

覆候次月施行今後伏請重繫者卽候次日輕繫者卽前奏覆快遣從之同上

晉天福四年九月敕每年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內外臣僚進獻並宜停同上

六年正月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無屬州錢處不得進奉同上

周廣順三年七月敕內外文武臣僚遇承壽節辰皆于寺觀起置道場便爲齋供訪聞皆是是醺所宜減損以足公私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等共設一齋樞密使與內諸司使副等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馬步軍督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官員及諸司職掌並不得更開置道場及設齋同上

五史綱要十六

四

通鑑綱目

皇太子親王見三師禮

一準開元禮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前一日尉衛設次于宮門外道西南向伶官展軒懸于庭其日諸衛所部屯門列仗典謁設師傅保于西階之西東向三少位次之少退俱東向北上師傅保及三少至宮門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就次左庶子奏中嚴伶官師工人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及三少立于正殿門西差退俱東向左庶子奏外辨皇太子著從省服以出侍衛如常承和樂作至東階下西向立樂止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及三少入樂作就位樂止皇太子再拜師傅以下答拜若三少見時通事舍人引師傅已下出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跪奏稱臣某言禮畢同上

一又準禮閣新儀皇太子受冊後前二日尚舍設次于崇明門外南向又設師傅保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東西相向以北爲上宮臣及皇親陪其後次左庶子奏外備中官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南向立侍衛如常儀次中書門下就北向位再拜訖禮官贊皇太子再拜訖中書門下班首一人前進賀訖復位再拜皇太子荅賀訖又再拜皇太子揖中書門下訖相次退通事舍人禮官贊皇太子再拜師傅等少避位訖師傅爲班首者一人進賀訖復位再拜皇太子荅賀訖又再拜皇太子揖師傅退出內侍奉引皇太子就座南向座訖通事舍人引文武宮臣三品次下入就北向重行異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訖左庶子一人進跪具宮臣某等言賀訖復位皆再拜

五

五

各分班東西序立奉禮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左庶子少前跪奏具宮臣某言禮畢近侍垂簾皇太子降座宮臣侍衛仗散如儀

同上

一準會要貞觀十七年上謂房元齡曰太子三師以德遵人者也若師禮卑則太子無所取則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右據太常禮院狀謹檢開元故事禮閣新儀及會要分析如前其師傅見親王不同皇太子見師傅臣請師傅親王對拜揖各退奉敕宜依

同上

冊命

梁開平元年八月敕朝廷之儀封冊爲重用報勳烈以隆恩

榮固令親式光舊帝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冊封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

同上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準制尚書令秦王李茂貞備禮冊命檢詳舊儀無不帶節度使封冊之命宜準故夔州節度使趙匡凝封楚國例施行秦王受冊自備革輅一乘載冊輅車一乘并本品鹵簿鼓吹如儀從之三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吳越國王錢鏐將行冊命按禮文合用竹簡敕宜令有司修製玉冊俾稱元勳

議者以玉冊帝王所用不合假令人臣蓋由樞密院承旨段佶受錢鏐之

崇朝不詳典禮故也

六

六

後或封冊請御正衙雖勞萬乘之尊翼重九天之命如此則行之者禮備受之者感深寧唯轉耀子皇猷實亦永標于青史從之仍付所司

同上

清泰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冊拜王公如在京城所司備鹵簿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冊禮如在外鎮正衙命使押冊赴本道行禮車輅法物故事不出都城禮無明文今奉制命幽州趙德鈞封北平王青州房知溫封東平王皆備禮冊命其合用車輅法物在兵部太常太僕寺請載往本州行禮後送納本司從之

冊表例

後唐同光二年八月敕四京并諸道州府及京百司應申奏

諸色公事奏狀等先曾指揮並須實封斜角其常程奏狀于斜封上明題所為公事或干軍機言不題事直至御前開封進呈事宜指揮四京及諸道令散下管內諸州依元宣旨處分其在京百司仍令御史臺各錄敕文曉告

同上

天成元年七月敕三京諸道節度團練使防禦使敕史文武將吏州縣職員皆進月旦起居表其四孟月旦並可止絕

同上

長興元年五月太常禮院奏皇后今月十四日受冊準舊儀

五代史補卷十六

七

外命婦並合赴皇后受冊正殿門外就次俟受冊訖司賓引入就位奉賀今未有命婦院請準例上表賀中書門下奏其諸道節度使上表賀皇帝其在朝外命婦所上皇后表章進呈訖不下令報答自此不更進表皇子妻駙馬公主及近密親舊或有慶賀及進起居章表內中委人主掌進呈後祇宣示來使並不下令從之其月太常禮院奏按儀制令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中外臣寮外命婦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據太常禮院狀若祇呼殿下恐未合宜至如舊制皇太子亦呼殿下若無分別何顯尊卑凡上皇后表章內請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尋常並呼皇后從之

同上

二年五月樞密院條疏諸道報軍機表狀于斜封上不得言

為何事宜二字

同上

晉天福二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按禮閣新儀正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月慶賀及諸上表並合上公之口制可今後凡有謝賀上表望並準元敕上公行之如三公關令僕已下行之中書門下別貢表章從之

同上

君臣冠冕服章

五代以來新進士亦重戴遂以為俗脫白則止

文獻通考

唐天成三年詔今後庶人工商只著白衣今請縣鎮公吏及工商技藝不係官樂人通服皂白從之

同上

圭璧符節璽印

後唐同光三年三月修東京月陝隄至立德坊南古岸得玉

五代史補卷十六

八

通鑑纂要

璽一紐文曰皇帝行寶都部署朱守殷表上之命書門下曰皇帝行寶方圓八寸厚二寸背紐元龍老等號其篆文璽之由自秦漢以來天子之璽有六文曰皇帝之璽皇信璽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至唐元宗時改名國寶漢末董卓遷獻帝于長安袁術將孫堅攻卓收洛陽營于城南見甄官上有五色氣命掘之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紐文五龍一角小缺識者意張繡幼帝出尋帝璽者投之甄并故也今之所傳即六璽之一也守殷又于積善坊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一十文文曰得一十九貴得皆曰順會要

天元寶

傳國寶自秦始皇後歷代傳授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關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主戎主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其事及戎主北歸齎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刻之

同上

巡幸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詔將自汴歸維有事于南郊河南尹張全義進迎駕法物儀仗甲子帝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車駕寅時發自石橋御史中丞李德林率文武百官班于積潤驛六軍諸衛金吾儀仗太常法物畢陳于路自上東門歸大內百官稱賀辛未以百官初至雉放三日朝參壬辰幸伊闕冊府元龜

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宣教坊樂盡歡而罷己卯幸左龍武軍辛卯寒食假帝出宣仁門幸東宅皇太后皇后幸水陸院尋勝教坊內弟子作樂哺晚還宮三月甲子幸東宅皇太后幸水陸院召李諱侍宴五月辛丑幸內園觀新殿上

五紀綱卷十六

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梁又幸郭崇韜之私第置酒作樂七月乙酉幸龍門之雷山祭天神從北俗之舊事也八月幸皇太子繼岌院奏教坊院樂縱酒而罷九月甲寅幸郭崇韜之私第宣教坊樂置酒會從官至一更還宮十月甲申幸小馬坊閱馬十一月己亥幸六宅作教坊樂宴諸皇弟戊午幸明宗第又至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之第縱酒作樂一鼓三籌歸宮十二月戊辰幸西苑庚午車駕幸張全義之第丙子敕大名重地全魏與區成子定霸之基致我興王之業蓋以土田沃衍庶士忠勤載想資緣得無瞻矚近者煩令按察頗樂和平既堅望幸之誠宜舉省方之典取來年正月七日朕當巡幸東京丁丑敕中書門下省御史臺尚書省諸寺監大卿監各差有公事官三十員

從行乙酉幸廣化寺祈雪乙丑又幸龍門同上

三年正月乙未御史中丞崔協率從駕官屬先發東京留中書省印宰臣趙光裔維中行事丙申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金吾將軍兵吏部郎官扈從官並取三日先程赴鄴庚子車駕幸鄴京扈從軍三萬陳于上東門外帝御城樓慰撫而遣之宰臣趙光裔率留守司官屬辭至口坡河陽張繼業遣人上章云病甚既次河陽帝遣御醫視之癸卯駕次新鄉鄴都留守李岌進御衣縑銀謝巡幸副留守張憲遣少尹龍敏奉表謁于路戊戌至鄴皇后先歸大內帝自千秋亭乘輦備法駕哺晚歸宮同上

五紀綱卷十六

十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月庚子詔曰朕以削平僭亂底定寰區爰宅維都再踰星歲乃瞻興王之地頗聆望幸之辭暫議省巡以慰羣品因茲駐蹕俄已經春優恩既洽于大名車駕宜還于中土俾宣遐邇咸暢昇平可定此月十七日發程取河陽舊路歸維同上甲辰宰臣豆盧革御史中丞崔協率文武從官先赴維京帝詔郭崇韜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彥威段凝皆予之勍敵終日格鬪戰聲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廡下吾無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興基構者繇二三勳德卿等同心輔翼故也朕有時夢寢如在咸城因念曩時挑戰疊兵勞則勞矣然而揚旌伐鼓差慰人心殘壘荒溝依然在目予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事崇韜曰此去澶州不遠陛下再觀戰地益知王業之艱難可不偉哉乙酉發自鄴宮副留守張憲率東京官

吏辭于千秋亭是夜次南樂行宮庚戌次澶州辛亥至德勝寨地帝登城四望指戰陣之地以諭宰臣渡河而南沿岸西上所至指示廢柵陳曩時勝負至汴軍所據楊村寨因召龍驤神威諸校問當時諸將勇怯以爲笑樂及至戚城先鋒寨置酒作樂日晏而旋同上

丙辰次獲嘉懷州刺史李建鄴謁于路戊午次溫縣前華州刺史高允奇自鞏縣修倉所來見乙未次河陽庚辰早發至白坡邢州節度李存紀振武節度朱守殷河南尹張全義謁于路宰臣豆盧革趙光裔文武百官班于路左右金吾六軍儀仗畢陳道從還宮同上

四月壬申幸甘泉亭際晚還宮乙亥帝與皇后幸樞密使郭崇韜私第崇韜進銀鞍馬六匹御衣著五百段銀器副之皇后衣二百段金合副之絹百匹從官李從霸下至供奉教坊伶官優給有差又幸左龍武統軍朱漢賓之第夜漏三刻還宮庚辰帝侍皇太后幸會節園遂幸李紹榮之第五月戊辰幸龍門廣化寺祈雨己未幸玄元廟禱雨九月丁巳出師子門射雁于尖山至晚還宮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出上陽門幸冷泉宮觀稼至晚還宮九月乙未幸至德宮因幸前陽州刺史袁建鄴之第甲戌幸冷泉宮觀稼至晚還宮同上

二年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其進錢絹請宴壬戌車駕幸甘泉亭四月戊子幸會節園召

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甲辰出左掖門觀修隄部署首領及力役軍人百姓賜物有差幸駙馬石敬瑭晉高祖也宅又幸安重誨第進酒奏樂例加賜資六月庚子幸白坡祭吳厥神至晚歸丙七月幸冷泉宮至暮歸丙同上

八月秦王從榮自鄴中至泊于至德宮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飲宴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伎樂及行從人等乘輿歸丙己未御札就中書示諭曰歷代帝王以時巡狩一則遵行典禮一則按口方區矧彼夷門控茲東夏當先帝戡平之始爲眇躬殿守之邦俗尙貞純兵懷忠勇自元臣鎮靖庶事康和比民咸樂于有年闔境彌堅于望幸事難違眾議在省方朕取十月七日親幸汴州其沿路一行

宿食頓遞可下三司排當務從簡儉不得勞擾人戶至于扈從兵師亦已嚴口誠約兼告諭東北道諸侯不得迎駕朝覲庚午敕應兩省及諸司有公事朝臣並隨駕西班差左右金吾大將軍及諸司衛將軍等十餘人扈從十月甲辰口少府監聶延祚等以大駕巡幸吉祭神祠帝御興教門慰諭樓前兵士乙酉幸汴州馬步軍士數萬人自節級以上各賜錦衣鎧甲光明組練鮮潔法令如一行伍日嚴師徒雄盛近代罕比想于積潤驛宰臣崔協引百官辭于行宮前辛丑詔曰禁兵士不犯一物不役一夫河流井泉此外無取尙恐州縣以迎駕爲名妄有配率或加察知必不容恕車駕至汴帝出咸

安門封禪寺遊幸至晚歸內十二月壬午幸西郊食于釋氏
知庖司取樵蘇于僧舍命速買以饋之庚子幸石敬瑭公署
及康義誠私第 同上

三年正月壬子延宰臣于元德殿帝欲巡幸鄴都鄭珏等贊
美其事癸丑內出御札曰王者以六合爲家萬幾是務動必
從于人欲道貴表于君臨矧以大鄴名都先皇舊地干戈近
息井邑初完去春特命親賢山分攸寄一載之化條方闢六
州之生聚咸蘇朕又竊念并汾有同豐沛欲和鸞之親撫慮
致煩勞移嗣子之總臨冀諸委注今則以令撫鎮兼報行期
而鄴都士庶馳誠表章繼至思朕車御暫到庶彼內外永康
疊興後后之詞何爽省方之便朕今月七日巡幸鄴都踰月

表案卷十六

七

之內卻駐梁苑其沿路宿食頓遞並仰三司預專排比不得
輒擾人戶付中書門下準此辛酉宰臣與百官諸閣進表請
辛未幸鄴都及且住般糧尋降御札曰朕以鄴都望幸暫議
省巡雖宣命已行而憂勤自厲切緣禁軍家口元住維京般
取或在道塗已到未經信宿念其辛苦動繁憂勞所宜別選
良辰以副朕意今改三月十三日故茲札示王戎追朝宣御
札于閣門曰朕每念眇躬嗣承丕構屬憂勤于庶政持兢業
于厥心罔敢怠荒冀符禪益去歲以五兵偃息九穀豐登指
內外以省方慰羣情之望幸迫于駐蹕允協來蘇迺瞻鄴城
匪遙梁苑復念興王之地思從後后之詞將命和鑾指期屆
路卿等情深許國道在弼子旋貢表章聲輪丹赤備闕傾虔

之懇深詳啟沃之規已諭淹延俾從俞允其六軍經費諸道
轉輸國計所先兵食斯眾將致贍豐之備難矜運輓之勞既
念疲羸租宜蠲減其百姓般糧至雒京並卻停罷只令近東
州府般至汴州時將幸大名也六卿家口纔自雒陽遷于汴
應未回顧有狂說定州王都正多疑慮人情相恐軍士惶惑
在位咸不敢言趙鳳翔疏于安重誨直論其事重誨自驚具
白于帝翌日詔罷行 同上

二月帝在汴丁酉出御札于中書曰朕聞王者握圖御宇應
天順人必從億兆之心以副宸瀛之望朕恭承大寶漸致小
康當時和歲豐之辰叶海晏河清之道思從望幸爰議省方
昨者以全魏名邦興唐霸國當去弊除姦之後是安民撫眾
之時思暫議于巡遊庶躬親于勞慰尋頒詔旨已定行期而

表案卷十六

七

聞衛士連營方諸聚族農功務穡始在承春雖無供億之勞
寧免差徭之患而又勳賢拱北藩翰勤王儼萬乘之少留煩
諸侯之入覲況復大臣抗表多士輸忠瞻瀝懇以再三閱封
章而數四諒爲裨益深可以宜罷鳴鑾且謀駐蹕凡在中
外當體朕懷先取今月十三日巡幸鄴都權停四月癸巳駕
出北門觀麥翌日謂侍臣曰昨日出城詢諸父老苗稼滋潤
牛驢皆肥喜形于色朕亦樂之左右皆賀五月帝幸西莊宴
回鷁召前節度使赴之六月乙卯幸南莊八月戊戌幸西莊
閏八月戊辰右散騎常侍李光憲上言請車駕歸雒陽修大
禮于南郊九月壬午幸南莊翌日謂侍臣曰朕見西郊種麥
已知生民之苦辛深可憫念十二月甲寅帝幸開封府六宮

從行宴樂頒賜至晚幸康義誠楊漢章私第賜捧聖三指揮
絹千匹翌日顧侍臣曰行幸飲六十餘杯亦覺太甚左右無
對者同上

四年二月丁卯東京留守孔循請車駕還京師己酉出御札
宣示中書曰朕紹續鴻圖撫寧諸夏爰從維岳來幸浚郊屬
中山興勃逆之心外寇恣明連之勢致煩征討方見盪除皆
宗社之威靈盡忠良之神贊自此遐邇永遂隆平蓋以久別
三川常懷九廟既克清于氛祲宜便復于京師取今月十三
日歸維都庚戌差內臣沿路排頓辛亥幸西莊丙辰車駕將
自汴歸維文武百官先赴維京辭丁巳帝取二十四日歸京
駕出厚載門觀步兵先發甲子車駕歸京宿于中牟縣百官

五代史補卷十六

五

詣行宮起居各賜酒食帝謂侍臣曰麥田稍旱朕已聞申禱
祈乙亥屆鄭州雨三日百辟稱賀丙寅以未晴駐蹕鄭州宴
從官于行宮庚午自石口排儀仗列太常鹵簿鼓吹車輅法
駕道引至未時入上東門同上

三月壬辰幸延慶莊戊戌幸會節園召從臣赴宴四月辛酉
莊五月幸龍門諸寺六月幸至德宮八月十五日幸金貞觀
至東午橋還宮九月辛卯幸延慶莊至晚還宮十月壬子幸
七星亭至晚還宮庚申幸龍門至晚還宮甲戌出徽安門接
夏州所進白鷹十一月壬辰幸鎮國橋慰勞工徒而還戊子
出上陽門幸苑內亭子閱馬至晚還宮同上

長興元年正月丁卯閱馬于苑內至晚還宮癸未幸至德宮

二月戊戌幸長夏門稻田莊至晚還宮三月丁卯幸會節園
宴幸臣及諸道入觀節度使賜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歸
宮壬午幸河南工役所丁亥出上陽門觀稼至晚歸宮四月
丁酉幸長夏門稻田莊己亥幸會節園宴大臣至暮歸宮八
月出定鼎門觀秋稼九月壬午幸至德宮十月幸龍門至晚
還宮十二月辛亥出歸子門幸苑中新修亭子至晚還宮同上
二年二月丁酉幸至德宮因幸前襄州節度使安元信東州
王突欲之第賜突欲絹三百匹至晚還宮三月庚申幸左藏
庫給將士金帛仍親視之四月丁酉幸會節園宴幸臣親王
內臣及在京侯伯因幸河南府秦王從榮進馬請使侍臣宴
羣僚至晚還宮乙巳帝幸龍門佛寺祈雨至晚還宮同上

五代史補卷十六

五

三年正月辛丑白坡新修軍營駕幸觀之稱冒賜部署軍吏
等物有差癸卯御中興殿顧謂侍臣曰朕幸白坡登邱山忽
于山谷荒榛之中見有百姓興築房舍甚嘉歎之三月丙辰
幸龍門永定莊甲子幸至德宮至晚歸內五月甲子觀雒水
漲溢是日水落三尺至午還宮賜控鶴官錢各一千油衣一
事己丑帝觀穀水至午還宮十月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
瑭李從敏之私第十二月癸丑幸龍門觀工徒修伊河石堰
以羊酒賜役夫如雒隄例伊水中流榜夫墮水遣人拯之以
包錦賜之同上

四年三月幸龍門七星亭農事方春田民徧野上見其剝桑
種樹枉駕勞問親自勸課八月壬申幸至德宮自聖躬不豫

未嘗宴遊至是始幸都民瞻望輿輦夾道歡呼所至如堵九月丙子幸至德宮士庶夾道歡呼以帝初不豫至是喜帝復能騎乘也十月辛未幸宮西土和亭至晚還宮同上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庚辰幸至德宮又幸房知溫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居第各賜緡帛銀器至夕還宮七月甲辰幸龍門佛寺禱雨十二月庚寅幸龍門禱雪同上

二年十月丁卯幸崇道宮拜老子祠出定鼎門幸甘泉水亭賜從官酒食日夕還宮甲戌幸樞密使趙延壽之第河南尹重美從獻金酒器四十事緡帛三千匹供御馬八匹金線袍玉帶樞密宣徽內諸司使皆贊幣馬賜公主及諸子金帶金器幣馬有差移幸三司張延朗第昏暝還宮同上

三年正月戊戌幸龍門祈雪同上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乙酉幸河陽餞送大相溫審部兵士歸國同上

二年三月敕曰王者省方設教靡憚于勤勞養士撫民必從于宜便顧惟涼德肇啟丕圖常務去乎煩苛冀漸臻于富庶而念京城倣擾之後舟船焚蕪之餘饋餉有虧支費殊闕將別謀于飛輓慮轉困于生靈以此咎心未嘗安席今念夷門重地梁苑雄藩水陸交通舟車必集爰資經度須議按巡寧免暫勞所期克濟宜取今月二十七日巡幸汴州諸道州府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計遠近並不得輒離州城來赴朝覲文武兩班委宰臣酌量逐司量差官員隨所應奉公事外

餘並留守司所在行宮一聽仍舊不得修葺經過量事通得車馬外方當農時不得勞役人戶修治沿路食頓並委所司破省錢物預前排備所在州縣並不得輒有科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凡百臣僚宜體朕旨中書奏車駕經過河南府河陽鄭州汴州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等去路十里內者伏請下本州府各排比祇候俟車駕經過日以酒脯醢祭告從之庚辰帝卯時離京至積澗驛下馬留司官等班辭辛巳帝寅時離驛師至孝義食巳時至鞏縣壬午帝丑時離鞏縣至汜水食上馬至滎陽四月癸未朔帝丑時離滎陽至須水食甲申至中牟丙戌帝巳時入汴州至鞠場宣諭隨駕馬步兵入內同上

天福二年十一月月中書門下奏準雜令車駕巡幸所在州縣官人見在駕所祇承者賜會並同京官從之會要

三年正月壬戌夜放燈都人夜遊帝御大寧宮門樓觀之冊

五年八月丁酉觀稼于西郊辛巳觀稼于沙臺同上

六年七月甲申降御札曰朕自承天命肇啟帝圖期四海之混同法五載之巡狩瞻惟全魏實曰奧區人物殷繁山河雄壯地雖昇于都邑民未識予乘輿皆傾望幸之情宜展省方之義取今月五日暫幸維陽沿路供頓並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官不得科率人戶其隨駕內外官員并馬步兵士等不得擾人踐蹋苗稼中外遐邇宜體朕心前均州刺史劉禧為隨駕橋道使鄆州節度使杜威為隨駕御營使遣護聖右

脂都指揮使梁漢璋等領兵士八指揮往鄴都賜衣服錢絹
茶有差宣文武朝參兩日便取進發壬辰離東京宿封正己
亥至鄴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排列如儀迎引入內同上

七年正月庚午上元燒燈帝御乾元門觀之夜半還宮少帝
以天福七年六月卽位八年二月庚戌御札宣示曰控制襄
中梁苑得舟車之要撫寧河朔鄴臺有粟帛之饒先皇帝鑒
敎其局咸昇都邑南北非遠來往是常今則時正晏清候當
和煦宜回金輅往幸夷門宣取今月十一日還幸東京應沿
路州府並不用修飾行宮開治道路食宿頓遞並以官物供
給勿令科斂人戶側近州府長吏勿來朝覲凡在遐邇宜體
朕懷已未幸鄴都辛酉至瀘州甲子次封正文武百官見于

五代史綱目卷十六

宋

行宮己丑至東京庚午幸南莊七月丁酉幸南莊召從駕臣
僚習射路左農人賜布衫麻履同上

開運元年十二月己亥朔幸高門臺同上

二年四月丙寅在瀘淵是日帝出北門巡幸至戚城東宣隨
駕臣僚習射晚際還宮十月幸視臺回幸魯國大長公主第
至暮還宮同上

三年二月壬午帝辰時乘馬幸南莊沿河射鴨子向西至板
橋沙灘下馬召隨駕節度統軍皇帝嘗賜茶酒已時回至南
莊臣僚賜食畢唱蕃歌赴行宮射弓復命臣僚上船飲酒至
東莊次入鄴都留守杜威圖醉方入內四月丁未幸大年莊
遊船召近臣前任節度使閔實射弓酣甚賜羣臣器帛物等

又召彈獨絃琴替者昭陽人數十輩物物有差及夜歸內上
漢高帝以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卽位改開運四年爲天福
十二年九月御札取今月二十九日暫幸瀘魏十月壬午次
長垣癸未幸遷伯玉廟駐蹕賜臣僚酒丙戌次瀘淵戊戌至
鄴城院中駐蹕因幸節度使高行周本營賜羣臣酒食十一
月帝乘馬幸御營東金堤臺同上

五代史綱目卷十六

辛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丙戌幸城西御園午後還宮二月己
未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三月辛未幸城西城南
御園及史宏肇園太祖嘗與宏肇遊及其閒臨鴈嗟叱久之
至晚還宮己丑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五月壬午
巳時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六月壬子巳時出金義門幸城
西園申時還宮八月乙未辰時車駕幸班荆館賜從官酒食
乙巳幸城西園內閱新成戰棹十二月乙未辰時幸城西園
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丙辰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
宮同上

二年三月幸城南園召宰臣諸統軍射十一月丙戌車駕辰
時幸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庚子宰樞密院王峻請之
也時峻于本院東別修廡署大興屋宇及成欲太祖幸後卽
于中視事太祖從之卽召近臣賜酒食賜峻絹十匹銀器
三千兩宰臣馮道已下及宣徽使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賜
物有差午際復召宰臣樞密使前節度使諸統軍後園射賜
物有差同上

周廣順二年五月車駕親征兗州御札宣示沿路側近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不得離本州府來赴朝覲其隨駕一行供頓並取係省錢物準備差使臣旬當仍預告報一路州縣並不得別有排比其隨從臣僚外內諸司官中已有供給州縣亦不得別有破費祇供其要載動用什物乘亦已指揮備辦如闕少之時候見宣命即供應祇不得預前排比如衷私有人小小取索並不得應副或軍部及諸色人于途路店肆買須食物先還價錢兩京留司百官祇于遞中附表起居時熱不用差官至行在沿路所指揮事件車駕回日亦依此施行會要

十二月壬寅幸城西園召從官射申時還宮冊府

五代史補卷十六

主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年正月辛巳幸城南賜從官射酒食申時還宮三月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五月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十月丙辰辰時幸城南園又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同上

世宗顯德元年七月庚辰出薰風門幸南御莊觀稼至晚還宮八月甲辰出金義門幸南御莊召武臣觀射至晚還宮同上二年十月癸酉幸禮賓院既而薄狩于近郊帝親射兔中之

同上五年五月辛丑幸懷信驛癸卯幸造船務九月丙子幸造船務及玉津園已酉幸東水工修利隄岸同上

六年二月辛丑幸迎春苑及新蔡河因就陶家觀其陶器既

而賜陶人物有差三月丙午朔丁未幸造船務辛未幸造船務壬申宴于廣政殿同上

蒐狩

後唐莊宗天祐十一年平燕薊還正月至衡唐已亥帝與趙王鎔畋于衡唐之西至界而別同上

同光元年十月庚子帝畋于泚水之陽際夜還宮同上

二年八月庚午車駕幸西苑試鷹以畋甲申畋于西苑九月

癸卯畋于西北近畿癸亥田于石橋十一月癸亥田于石橋

戊申田于西北近甸至臘還宮十二月戊辰幸西苑較獵庚

申與駕出開化門較獵至夕還宮已丑與駕幸龍門較獵于

彭婆店癸卯大畋于伊闕侍衛金槍馬萬餘騎從帝一發中

五代史補卷十六

主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大鹿從臣稱慶是夜駐蹕于張全義之別墅甲辰涉歷三川六軍衛士獲禽者眾帝皆勞以綰帛或錦袍銀帶是夜駐蹕伊闕縣乙巳自伊闕分環衛諸軍騎士馳鹿山谷聞暮未合圍夜二鼓駐御營于湛澗是夜騎士有顛墜崖谷而斃及折傷手足者甚眾丙午復分衛兵分獵殺獲數萬計是夜二鼓一籌歸京城街市火炬如晝丁未百官赴中興殿問起居賜羣臣鹿肉同上

三年車駕在鄴辛酉帝出崇門試鷹犬日暮還宮癸亥帝出北門至王莽河射鷹日晚還宮丁亥帝出北門較獵至夜還宮乙亥駕出北門至王莽河射鷹乙酉帝出北門射鴨于郭泊至夜還宮庚寅帝出北門射雁九月丁巳帝出師子門射

雁于尖山至晚還宮十二月庚辰大雪帝以臘辰狩于白沙

同上

四年二月帝出西師子門至冷泉較獵至晚還宮

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十二月壬辰帝出畋自定鼎門供頓于甘水

亭哺晚還宮臘辰也

同上

二年十二月甲辰臘狩于東郊圍合萬騎賜宰臣學弓矢爲

從禽之樂迨暮歸內

同上

三年十二月甲辰臘狩于近郊一鼓歸內

同上

四年十一月甲戌車駕出近郊試夏州所進白鷹十二月甲

辰車駕畋于龍門南至夜還宮臘辰故也

同上

長興元年十月車駕出師子門畋于近郊十二月丙辰車駕

表表

表

通鑑

出金耀門畋于西山下臘辰故也至晚還宮

同上

二年十二月乙卯帝出金耀門獵于西郊

同上

三年十二月戊辰帝獵于京西南圍台親射中走鹿從臣皆

賀宴于梁村申時還宮

同上

晉少帝天福八年十二月臘詔陝府節度使畋于近郊

開運元年十二月己亥朔幸皋門射中白鹿

同上

二年十月戊寅帝幸硯臺射中伏兔隨行節度使進馬慶之

至暮還宮己巳帝出京城巡幸西北至皋門村射中二兔幸

沙臺賜從官酒食至晚還宮

同上

周世宗顯德五年十月壬辰帝出長慶門獵于近郊宰臣及

江南兩浙進奉使皆從焉十一月甲子出迎秋門薄狩于近

郊十二月甲午出迎春門薄狩于近郊上親射雉共三隻

賞賜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己未將受唐禪賜文武百官一百大

十人本色衣一副丁卯大酺賞賜有差

同上

二年十一月戊子賜文武百官帛

同上

三年正月賜南郊行事官儀禮使趙光逢已下分物甲午上

御文思殿宴羣臣賜金帛有差甲申賜文武百官帛有差命宣

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并茵褥圖帶二百六十件賜張宗奭

上

九月御崇勳殿宴羣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白綾各

三百匹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內臣賜院使敬翔直

表表

表

通鑑

學士李班等緡綵有差

同上

四年正月壬寅幸保寧慈場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宰臣張

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賜廣王分物

同上

七月丙辰宴羣臣于宣威殿賜物有差

同上

八月車駕西征次陝府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

樂賜物有差

同上

五年三月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尙書侍郎孔續

已下八人扈從宴樂上甚歡賜物有差

同上

四月丁卯幸龍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于

廣化寺賜物有差

同上

乾化二年夏文武官並詣佛寺爲皇帝設齋命閣門使李元

持香合賜之又中書奏爲皇帝子長壽寺啟消災道場

同上

其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詔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并遷

爵秩復大資軍旅博宴于宣威殿賜帛各有差

同上

三年四月幸魏州之金波亭賜宰臣文武官及大學士羊酒

有差

同上

末帝龍德元年正月

歐史作五月

改元詔曰郊禋大禮舊有渥恩

御殿改元比無賞給今則不循舊例別示特恩其行營將士

賞資已給付本家宜令招討使霍彥威副招討使王彥章陳

州行營都指揮使張漢傑曉示諸軍知悉

同上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

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

五代史補考卷十六

圭

通鑑紀事本末

右于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

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

賜巨萬豈籍外財但僞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

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

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于上曰臣已傾家所

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良久

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釐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繼韜

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繼韜時以誅死

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

離心矣

文獻通考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閤庫府

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

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

及獄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

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以經死而軍士游市肆皆

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

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壽言于帝曰切思自長

興之季賞資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

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

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

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

力盡于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軍

士無厭猶怨望

同上

五代史補考卷十六

圭

通鑑紀事本末

周廣順二年十月淮南送高麗使陳參等到關見敕有司賜

酒食衣服

冊府元龜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六終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七

禮樂考第二十

婚禮

後唐同光二年七月太常禮院奏按本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婚姻得服袞冕劍佩衣九章今皇子與聖宮使繼發雖未封建官是檢校太原合準一品婚姻施行其妃準禮婦人從夫之爵亦準一品命婦禮至親迎日太常函簿鼓吹前導乘輅車其妃花釵九枝博鬢榆翟衣九等其日平明皇帝差官告親廟一室宗正卿攝婚主行禮其夕親迎與聖宮使乘輅車函簿鼓吹前導至女氏之門以結綵車御輪交車從之晉天福四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定來年長安公

系統補考十七

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主出降禮儀太僕寺供厭翟二馬車殿中省備圓方編扇各十六行障三座障三轍一大扇一圓大扇二今車障轍扇是同光年皇后法物欲修飾牙使厭翟車后以四馬今權去二馬從之

會要

五年二月太常禮院奏常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婚用誕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嫁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都尉加以璋郡王之增加元纁以代用馬書函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詔曰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今宜答拜仍令卿王重貴主其婚禮中外不實餘依所奏

同上

宴享

開平四年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勳臣己亥幸天驥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勳烈翰林學士辛亥宴宰臣子內殿丙辰于興安毬場大饗六軍樂春時也

四月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祚勵精求理深戒逸樂未嘗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內妓昇階擊鼓弄曲甚懼至午而罷冊府元龜

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亭丙辰宴羣臣于宣威殿八月西征庚午次陝府辛未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及扈從官于行宮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營招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樂

九月甲午至西京乙卯宴羣臣于宣威殿

系統補考十七

二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十月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內外並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爲贖價

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興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

十一月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庚戌幸左龍虎軍宴羣臣甲寅幸右龍虎軍宴羣臣

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

開平五年三月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孔穎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戊戌幸右龍虎軍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于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四月丁卯幸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

廣化寺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下及軍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羣臣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宴于宣威殿壬辰宴河南尹翰林學士軍使于宣威殿

八月癸亥詔宰臣文武百僚宴于河南府

九月己丑宴羣臣于興安殿

十一月甲申至黎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己下宴于行次

二年二月庚戌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封訖于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

是月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相伯文武官屬戚被召列侍竟日而罷

五代史補卷十七

三

通鑑紀事本末

三月北巡還至貝州辛卯詔丞相翰林大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賜食于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己未次黎陽縣東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食有差己巳至東都博王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并進準備內安鈔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宴于食殿召丞相及文武從官等侍焉

後唐莊宗以天祐八年秋七月會王鎔于承天軍鎔武皇之友也帝奉之盡敬捧卮酒爲壽鎔亦捧酒醺帝

冊府元龜

同光元年六月帝幸保寧鞠場宴泊行營將士賜物有差八月癸卯以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宴大臣賜分物有差十月辛巳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己亥宴于崇元殿十

二月丁亥宴羣臣于嘉慶殿

同上

二年四月庚辰宴武臣于嘉慶殿六月甲申幸保寧鞠場宴泊行營將士八月壬申幸皇子繼岌院奏教坊樂縱酒而罷

九月癸卯宴大臣于長春殿丁未又宴羣臣于嘉慶殿辛亥宴吳使盧頤于嘉慶殿大臣畢預甲寅帝幸樞密使郭崇韜之私第宣教坊樂置酒會從臣至初夜一更還宮十月丙寅

朔宴大臣于嘉慶殿丁亥宴羣臣于長春殿壬辰嘉慶殿宴近臣十一月丙寅朔宴大臣于嘉慶殿戊子宴羣臣于嘉慶

殿壬辰宴近臣于嘉慶殿甲午命皇于興慶宮使繼岌于會節閭宴蜀使許確吳越國使錢珣各賜分物己亥帝幸六宅

教坊樂宴會諸皇弟戊子幸明宗之第又至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之第縱酒作樂一鼓三籌歸宮

五代史補卷十七

四

通鑑紀事本末

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生辰御嘉慶殿召諸王家宴極歡而罷丙午宴大臣于中興殿是月帝幸鄴都戊申宴從官于黎陽行宮二月帝在鄴己巳擊毬于行宮之鞠場諸皇弟從臣

等供奉賜定州王都金鞍御馬鞠罷宴王都于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樂陳百戲俳優角觝夜漏一鼓方罷甲戌文思殿

宴王都頒賜有異夜久方罷戊子宴于思政殿

三月帝在鄴戊戌宴于內殿丙午帝擊毬于行宮之鞠場皇弟存霸皇于繼岌河中偏將王景高行周等預焉毬罷宴于

迎春殿

同上

四月丁丑宴淮南使魯思鄴于嘉慶殿九月丙午帝于嘉慶

殿宴西征都統魏王繼岌招討使郭崇勳客省使李儼諸偏裨將校閏十二月己丑朔新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自太原至正衙見畢帝以知祥外戚之重預戒所司出內府供帳珍玩奇絕者別口宮居以宴之庚午宴諸王武臣于長春殿始聽樂先是七月有恭簡皇太后之喪至此始聽樂

四年二月戊子朔宴武臣于嘉慶殿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甲戌宴文武百僚于長春殿八月乙未始奏樂宴軍將校于長春殿乙巳宴將校于長春殿同上

十一月庚寅宴契丹降將盧文進及其將佐于長春殿賜分物有差同上

二年二月癸未宴武臣于長春殿三月壬子朔幸奉節園宰

五代史補卷十七

五

通鑑紀事本末

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共進錢絹請宴四月戊子幸會節園召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五月乙丑宴淮南使車雷峴等于長春殿七月戊辰宴在京藩侯郡守統軍諸將校子長春殿八月癸巳秦王從榮自鄴中至泊于至德宮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歡宴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妓樂及行從人等乘輿歸內戊戌宴宰相學士及勳臣于長春殿九月己未宴在京藩侯郡守子長春殿各有頒賜甲子宴羣臣于長春殿賜物有差乙丑宴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內諸司使等于長春殿十月乙未帝在汴宴宰臣學士諸將校等于玉華殿丁酉宴羣臣于玉華殿乙巳宴于元德殿十一月乙卯徐州霍彥威青州符習入覲召昇殿命樂

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話移時己巳宴宰臣學士在京侯伯親衛將校于玉華殿勞霍彥威符習房知溫三帥壬申宴元德殿彥威等辭也十二月乙丑宴子元德殿兗州節度使趙在禮入覲使召赴宴戊戌以夏魯奇趙在禮入覲宴于元德殿同上

五代史補卷十七

六

通鑑紀事本末

三年二月辛巳宴從臣子玉華殿戊戌開社宴于玉華殿三月戊申宴百僚于玉華殿丁卯宴從臣于南莊五月辛酉南莊宴諸藩客又幸西莊宴回鶻使召前節度使赴之八月戊戌侍臣宴于玉華殿九月乙丑帝在汴宴百辟于玉華殿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張希崇將麾下八十餘人歸闕見于元德殿便召赴宴十一月壬午宴宰臣學士及東都留守孔循于麟趾殿十二月甲寅幸開封府六宮從行宴樂頒賜同上

四年二月乙巳北面馳報王都平收復定州帝大悅舉酒徧賜侍臣喜除腹心之疾賜教坊樂五百匹內臣進馬稱賀戊申宴羣臣于玉華殿樂作王晏球馳報已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飯二十餘人百官就班稱賀甲子帝歸京丙寅駐蹕鄭州宴從臣于行宮三月丙子內外輔臣在京藩侯共進鞍馬錢帛以車駕還京請開內宴時諸王自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開內宴壬午宴于長春殿乙酉宴宰相在京節度使于中興殿辛卯宴百辟于長春殿丙申幸會節園宴從臣赴宴四月丙午宴于中興殿八月戊戌宴勳臣于廣壽殿丁巳宴

大臣于長春殿九月乙酉宴羣臣于長春殿十一月戊辰宴勳臣于廣壽殿同上

長興元年二月乙未宴羣臣于長春殿酬郊祀行事也三月丁卯幸會節園宴宰相及諸道入觀節度使賜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歸宮辛未宴入觀節度使于長春殿四月己亥幸會節園宴大臣至暮歸宮六月宴羣臣于長春殿八月戊申宴羣臣于長春殿九月壬申宴百官于長春殿同上

二年三月己亥宴羣臣于長春殿賜物有差四月丁酉幸會節園宴幸臣親王內臣及在京侯伯臣幸河南府秦王從榮進馬請物賜侍宴臣僚至晚還宮五月癸酉宴羣臣于長春殿九月丁酉宴百僚于長春殿十二月己巳宴近臣于長春殿

殿同上

五代史補卷十七

七

三年二月戊子宴羣臣于長春殿四月宴羣臣于長春殿九月壬辰宴羣臣于長春殿教坊進新曲奏畢賜名長興殿同上四年三月辛卯宴百僚于長春殿十月壬子新授汴州節度使趙延壽赴鎮宴于廣壽殿餞之十一月甲戌宴餞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癸未宴近臣及諸軍將校于中興殿同上愍帝應順元年正月戊子宴將相百僚于廣壽殿三月丁巳宴羣臣于長春殿同上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戊寅宴文武百僚于廣壽殿賜鞍勒金帛有差五月甲寅宴羣臣于長春殿壬午平盧節度使房知溫來朝及與諸將歸鎮宴于長春殿始奏樂知溫獻奉獻萬

計十月戊寅判六軍河南尹皇子從美進銀請開宴近例也同上

二年三月丙午宴羣臣于長春殿宰臣樞密使前任節度使六統軍進奉捧觴獻壽日之夕而罷辛酉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部都指揮使其進錢五十萬絹五百匹請開宴六月己卯鎮川董溫琪獻絹于匹銀五百兩金酒器供御馬請開宴同上

晉高祖天福元年七月宴羣臣于廣政殿賜物有差八月乙丑宴契丹冊禮使于廣政殿賜物有差同上

四年三月乙巳宴馮道等于廣政殿使回故也丁巳宴羣臣于永福殿賜物有差閏七月甲戌宴羣臣于廣政殿壬辰宴羣臣于永福殿賜物有差八月丁丑宴羣臣于永福殿十二月己酉宴羣臣于永福殿庚寅御明德樓餞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同上

五代史補卷十七

八

五年四月丙申朔宴羣臣于永福殿八月甲午朔宴羣臣于永福殿十月辛亥宴東平王楊光遠于萬歲殿禮賓使王彥章護聖指揮使何神通以蕃歌唱和各賜物百端己酉宴羣臣于永福殿賜物有差同上

六年五月甲戌宴羣臣于永福殿七月甲戌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統軍行軍副使于永福殿八月戊申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九月庚辰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諸道進奉使夷狄來朝者亦與焉十月壬寅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

史統軍行軍副使于晝堂十一月乙亥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諸軍指揮使于文思殿諸道進奉使亦與焉十二月己巳習射于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同上

七年二月己丑御武德殿開宴召新鎮州杜威新涇州王周并應鎮州行營轉運使副使諸軍都指揮使至副兵馬使悉赴焉賜物有差乙未御文思殿開宴三月丙子御文思殿宴宰臣前任節度使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閏三月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統軍行軍副使都指揮使四月丙辰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于崇德殿丙子宣廣晉尹

表奏卷十七

九

齊王就前河中府節度使康福第以御廚教坊樂宴召見前任節度使同上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甲申宴班帥將校于崇德殿同上

開運三年二月壬午幸南莊命臣僚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內同上

五年辛未幸大年莊游船習射夜分方歸內八月辛酉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同上

漢高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十月庚申帝幸鄴在御營開宴召從官等十二月丙戌召文武從官張宴同上

隱帝乾祐三年三月丙午嘉慶節羣臣入相國寺齋賜教坊

樂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已下以皇帝初舉樂獻銀繡千計請開御筵謂之買宴戊午宴羣臣于永福殿入觀諸侯貢獻上壽內樂百獻日晏而罷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壬午宴羣臣于廣政殿四月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未時還宮五月壬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八月乙未幸班荆館賜從官酒食丙午宴羣臣于永福殿始舉樂同上

十月壬辰太祖幸城南園賜從官王饒王彥超等酒食午後還宮十二月乙未帝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丙辰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同上

表奏卷十七

十

召宰臣近臣諸統軍射已卯宴羣臣于永福殿五月帝親征兗州庚申至班荆館賜從官酒食甲子次城武宴從官朝覲藩帥于行宮戊辰至兗州城下庚午宴從官將校于行宮丙子以兗州平從臣詣行宮稱賀賜宴而罷六月丁亥平兗州回次鄆州高行周進錢絹請開宴戊子宴從臣將校于行宮壬辰次澶州癸巳世宗進奏請開宴帝召從官將校奏樂午時宴罷甲午帝在澶州宴從官將校八月丙申宴羣臣于永福殿九月甲寅朔宴宰臣前任藩侯郡守諸軍將校于廣政殿十月丙戌幸南園賜從官酒食庚子幸樞密院召近臣賜食又射于後園十一月庚申內園賜諸軍將校射十二月己亥宴于廣政殿壬寅幸西園召從臣射申時還宮

三年正月壬子朔朝賀畢御永福殿百僚稱觴獻壽舉教坊樂甲寅召宰相大將射于內毬場帝先中的臣使獻馬上壽射罷各賜物有差辛巳幸城南園賜從官等酒食申時還宮閏正月癸未宴見任前任節度防禦等使諸軍大將于廣政殿戊戌宴宰臣見任前任藩臣諸軍將校于廣政殿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二月丁丑幸城南園詔從官射申時還宮壬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于廣政殿三月甲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于廣政殿丙午宴羣臣于永福殿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四月甲寅宴入朝藩使郡守禁軍大將于廣政殿趙暉獻上壽馬十匹金酒器百兩乙丑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五月甲

宋史紀事本末

十二

卷一百一十七

申宴幸相于廣政殿乙丑宴宰京文武將相于廣政殿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八月甲寅宴文武將相于廣政殿丙寅宴羣臣于永福殿十月丙辰幸城南園又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同上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已亥宴從官于潞州之衙署四月丙午帝在潞州宴從官于行宮已未復宴從官于行宮六月庚午帝在潞州宴從官于行宮七月征河東還甲戌宴文武百僚于永福殿八月甲辰幸南御莊召武臣觀射至暮還宮癸丑宴文武百僚于永福殿九月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僚

同上

二年八月甲寅內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已下數

爵而止帝因曰朕在位以來不聞臣下有醉者豈朕之防嚴抑臣下畏懼耶九月甲子宴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已下食于萬歲殿帝因曰兩日以來至甚寒朕于宮闈之中食珍羹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蒼天朕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爲人除害稍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爲賜卿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十月庚午召宰相樞密使節將已下觀射于苑中

宋史紀事本末

十三

卷一百一十七

日宴于行宮十一月辛卯宴于廣政殿

同上

四年二月辛酉詔文武百官今後凡遇入閣日宜賜廊食庚辰帝南征次陳州宴從官于行宮三月戊子朔宴文武從官于行宮四月南征還次潁州宴從官于行宮丁卯次園鎮宣文武從官及迎駕百僚置酒行宮五月乙巳宴文武百僚于廣政殿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既罷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焉命中黃門閱視酒饌無不精膳九月庚戌宴百僚于廣德殿十月丙子南征至宋州宴從官于行宮十一月乙巳次泗州城丙午冬至宴宰臣及從官已下就城樓各飲以酒十二月丙辰宴從官于行宮戊辰攻下楚州庚午宴于行宮甲戌又宴從官于行宮

同上

五年正月丁亥宴于行宮壬申帝以楚州平受宰臣已下稱賀畢宴于行宮二月癸丑朔又宴于行宮庚申至高郵縣癸亥宴于行宮庚午在揚州宴于行宮三月庚子以江南附文武從官稱賀宴子行宮辛丑宴于瓜步行宮江南兩浙朝貢使皆預焉庚戌宴從官及江南進奉使已下于行宮四月壬子朔駐蹕揚州江南遣使進買宴錢二百萬仍遣伶官五十人俱來癸丑召從官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已下宴于行宮江南僞臨汝郡公徐遠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金酒器御衣等甲寅駐蹕揚州宴從官及江南吳越進奉使子行宮己未次泗州宴從官于行宮甲子至宿州宴從官于行宮戊辰至宋州東京文武百官來迎翌日宴百官于行宮丙子幸迎

春苑玉津園宣教坊樂至暮還宮五月丁亥宴文武于廣政殿回鵲達觀進奉使亦預之是月壬辰帝謂侍臣曰向來御臣食物並須類從所同上閏七月庚申宴文武百官于廣德殿九月乙丑賜宰臣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于玉津園張教坊樂先是帝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復以是歲秋成又念內臣之勞故有是命十月庚辰宴文武百僚及諸道進奉使子廣德殿丙申宴于廣政殿十二月乙酉宴子廣政殿同上

六年正月壬子宴于廣政殿庚申帝命諸將大射于鞠場既而宴于講武殿乙丑命諸將大射于鞠場二月庚申宴于廣政殿三月甲子宴于廣政殿壬申復宴于廣政殿四月帝北

伐戊寅至澶州宴從官于行宮癸未至博州天平節度使李仲進見于路左是日宴于行宮辛卯至滄州宴從官于行宮五月丙午至瓦橋關宴從官于行宮乙酉還京賜百官及諸道進奉使宴子迎春苑同上

鄉飲

後唐清泰二年九月中書門下帖太常以長興二年敕請舉人常年餞送先令行鄉飲酒之禮宜令太常草定儀注頒下諸州預前隸習解送舉人之時便行此禮其儀速具奏聞初長興中宰臣李愚好古奏行此禮累年不暇至是愚復奏及觀禮官所定無緒禮直孫知訓以古禮無次序不可施行博士或言梁朝時青州曾行一度遂令青州訪舊簿書以問竟不能行會要

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饑饉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節帥鍾傳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為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于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子治平行鄉飲酒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饌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更時舉子者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歲常不下數輩太平廣記

服紀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

八表所尊勿衣縗縗勿居諒闇三年之制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縗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院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僚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準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後未御八音勿廢羣祀勿斷屠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奉而行之其月太常禮院奉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供奉官已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

五禮通考卷十七

五

通考卷十七

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準奏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已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于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于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于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于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僚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慘十三日除從之會要清泰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據尚書兵部侍郎馬縞上疏言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案五禮精義正觀十四年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司給假差錯爲大功九月太常博士段頤稱自來給假元依令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爲親姨服小功今式令服大功爲親舅舊服小功今服大功妻父母總麻今服小功爲女婿爲外甥總麻今

並服小功此五條在今式與義不同未審依馬縞所奏爲復且依今式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之制禮無降減之名五服之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交或服由恩制或喪以禮加太宗文皇帝宏被至仁推大其義因覽同爨有繼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尊聖賢已爲故事傳子今式加于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爲錯謬況縞昔事本朝暨至梁室曾爲博士累歷歲年今始奏陳未爲允當謹按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而有服或別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叔以嫂之子爲猶子猶子之妻爲叔服大功今嫂氏猶子之母安可卻服小功若以名加嫂豈疏于猶子之類若以尊制嫂豈卑于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爲是卽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宜之非文何止大功九月請依式令永作彝倫敕下尚書省集議尚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元禮會要皆同其式令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一本編在假寧今後又不言奉敕編附年月除此一條又檢七八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違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難輕改當議事須按舊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經素周公之往制瞻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取差誤之近規行編附之新意稱制度且爲大典言令式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請依開元禮爲定如要給假卽

五禮通考卷十七

五

通考卷十七

請下太常依開元禮內五服制度錄出本編附令文從之同上
周廣順元年正月敕漢高爲義帝舉喪魏明正禪陵尊號一時達禮千古所稱朕久事前朝常參大政雖遷虞事夏見奪于羣情而四海九州咸如于宿志宜令所司擇日爲故主舉喪仍備山陵葬禮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喪日服編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防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僚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至七日釋服至陵山啟墳塗日服暫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同上

喪葬

後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應在京兩街司及坊市士庶人家及諸道經商客旅或有投井自縊及婢僕

表奏卷七

七

通鑑卷七

諸色人等非理歿故伏據近年已來凡是死亡之家並是臺司左右巡使舉勘差驅使官與諸司人同行檢驗指揮如此施行相承已久臺司若不差人舉勘即非理幽冤無由申雪若一一檢驗即故事人家多稱騷擾況臺司亦常憂兩巡驅使官與諸司同巡檢節級等子有事人家妄有所求今詢訪故事準當司京兆按往例凡京城內應有百姓死亡之家祇勒府縣差人檢驗如是軍人祇委兩軍檢勘如是諸道經商客旅即地界申戶部使差人檢勘仍逐司各具事由及同檢勘行人等姓名申臺及本巡察其聞或有事涉冤濫曲直不分察訪得知及有人論訴臺司並行追勘如是兩班官吏之家即合是臺司檢勘伏請自今已後並準故事施行除百司

外臺中不更差人誨例檢勘如是則軍人百姓各有區分事涉冤誣即行追勘合具舉明庶遵故事者兼得左右巡使狀抄錄到喪葬格例所設車輦儀注物色祇爲官品高下無官秩者若陳儀生其供應故犯典刑今則凡是葬儀動輒格物但官中只行檢察在人情各盡孝思徇彼稱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臺司又難將孝子盡決嚴刑遂供以人例行盡罰以添助本司支費兼緣設此防禁此爲權豪之家多有違禮若貧窮下理尙猶不便送終必無僭禮可以書罰兩京卽是臺司舉行諸州府卽元無條例者凡棺槨不計有官品並不得于棺槨上雕鏤畫飾施戶窗欄檻管等至四品已上使方相七品已上使魁頭四目元衣朱裳執官至四戈楊梢如常制

表奏卷七

六

通鑑卷七

七品已下及無官品者勿用同上
凡明器等三品已上不得過九十事五品已上不得過六十事九品已上不得過四十事當廣地軸誕馳馬及執役人高不得過一尺其餘音聲隊馬威儀之屬各準平生品秩所司仍以木瓦爲之不得過七寸及別加畫飾同上
諸簾今謂之鵝毛五簾五品已上竿長七尺五品已下長五尺無官品者勿用同上
諸三品已上引披鐸翼挽歌六行每行六尺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翼挽歌四行四人九品已上二翼無官者勿用諸車輦三品已上油幃朱絲絡網施襪兩廂畫龍虎幃竿末垂六旒蘇今之纓帶也同上

七品已上油幟襖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已上無旒蘇車輦上有結絡者三品已上及將相有鳳臺自諸官品及郡守升朝者羚羊山華餘並平德百姓喪葬祇合使龍甲車無幟襖畫飾並無已前儀禮部格物凡官人百姓送葬競爲奢僭不依禮式宜令所司切加糾察如物色等數目大小有違條式及輓飾以金銀者杖六十奉敕今後文武兩班及諸司官吏并諸道綱商客旅凡有喪亡卽準臺司所奏故事施行其街坊百姓及軍人之家每有死喪兼所廝使厮兒妮子因依限行投井自縊非理自致身命者臺司狀委府縣及兩軍軍巡差人檢勘竊慮前件事故之家或所居隘窄兼值暑毒之月尸靈難久停留若待申報官中檢勘纔無邀難須經

奉天集卷十七

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時日今仰本戶可便喚四隣看驗如無他故便任本主遂殯仍具結罪保明文狀報官若是枉有傷害致死隣人妄有保明本戶并保人勘責不虛各量罪科斷兼聞諸州府土庶之家或有死喪亦是須候分巡院檢勘願致淹留既鼓瑟詞甚傷風教亦仰約有在京事條例理處分其庶人喪葬所設車輦儀注格例狀稱近日庶流多有違越臺司又難將孝子盡決嚴刑祇以供人例行書罰添助本司支費據此懲罰名目且非爲正憲綱自今以後所有各計品秩之外及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委兩巡御史點檢假貨行人須依條如有違越據所犯重輕臨時科斷臺司不得妄有攪擾二年六月三十日御史中丞盧文紀奏奉四月十四日敕喪葬之儀本防踰

僭若容錦繡難抑奢豪但人情皆重于送終格令當存于通理宜令御史臺除錦繡之外并庶人喪葬更檢詳前後敕格子細一一條件分析奏聞冀合人情永著常令者令臺司再舉令文及故實條件如後

同上

凡銘旌三品已上長九尺五品已上長八尺六品已上長七尺

同上

諸輓車三品已上許使施襖兩廂畫龍虎七品已上祇許使油幟施襖兩廂畫雲氣男子幟襖流蘇皆使素婦人使彩上諸冠五品已上許使三梁六柱輦車輦上有結絡三品已上帶將相者有鳳臺自諸品官及郡守升朝官者羚羊山華餘並平幟諸棺槨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窗欄檻棺內不得有金

奉天集卷十七

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寶珠玉諸喪葬不得備禮者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準元和六年十二月刑部兼京兆尹鄭元狀奏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已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二尺五寸餘人物並不得過一尺園宅五尺下帳高方三尺共置五十昇挽歌三十六人輓車使開輓車油幟朱絲絡網兩廂畫龍虎幟竿末垂旒蘇絹幃幃幕及額帶等其幟竿長二丈六尺帶五重旒蘇八十道並不得使綾羅錦繡泥銀帖金彩畫及結鳥獸香囊等物四引四披六鐸六嬰挽歌並練布深衣輓車誌石任畫雲氣不得置幟竿額帶等方相車載方相外及魂車除幟網裙簾外皆不得更別加裝飾並使合轍車轎竿長九尺不得安大朱帖金銀立鳥獸旗幡等

同上

五品已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四尺下帳高方二尺其置三十昇減誌石車輛車轆竿減四尺長二丈二尺旒蘇減二十道使六十道帶減一重使四重披引鐸髮各減二使四輓歌一十六人並無朱絲網絡方相使懸頭車轆竿減一尺使八尺幃額魂車準前同上

九品已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三尺其置二十昇減輶車轆竿減三尺使一丈九尺旒蘇減二十六道使三十四道披引鐸髮各減二使二帶減一重使三重輓歌一十六人轆竿減一尺使七尺其幃額懸頭魂車準前其明器並使瓦木爲之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人物等不得過七寸並不得用銀金雕鏤帖毛髮裝飾同上

內侍省品秩高者各隨本品秩未有章服者紫同三品緋同五品已上緣及應官並同九品已上命婦及文武母妻並邑號命婦各準本品如夫子宮高聽從夫子無邑號者各準夫子品秩輶車準令合使緣同上

有品蔭家子孫未有官者三品已上降三等五品已上降二等八品已上降一等九品不降所使品蔭並須以祖父官爲升降內外官同庶人明器一十五事並置三昇輿車使合輶車轆竿減三尺使一丈六尺旒蘇減十道使三十五道帶減一重使二重幃額魂車準前輓歌鐸髮四神十二時下帳並請不置所造明器合使瓦木不得過七寸同上

若件作工匠之徒輶輿踰越捉獲之後自合準前後敕文科

斷所由不得更至孝喪之家若衢路捉獲只坐工人亦不得拘留行李令過時日工商諸色人吏無官者諸人無職掌者輿車幃額魂車並無合輶車不使油幃旒蘇等飾兼不得以繪綵結絡及金銀粧飾其輓歌鐸髮並不得置兼車之前不得以鞍馬爲儀其明器任業以瓦木爲之不得過二十五事四神合式時並在內每事不得過七寸昇止十人同上

準唐長慶三年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應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氓罕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爲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敢有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

請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其陳設音樂葬物稍涉僭越者並勒毀除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使如有人犯者並準法律科罪其官吏已上不能糾察請加懲責仍請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臺司伏請令文及故實不載者令更條驗檢校官令文不載今請檢校官一品二品請同五品三品以下請並同九品如有曾任正官依本官品第儀則其準敕試官亦同九品儀如升朝官者請據本官品第升降則例凡喪皆有品第恐或無知之人妄稱官秩自今後除升朝及見任官亡歿外餘官去事前五日須將告誥或敕牒于本巡使呈過判押文狀行人可方供應佐命殊功當朝立名傳遐邇特敕優者準會要例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飾右具

本朝舊本例如前今後令兩巡使祇據官秩品給與判狀其餘一物已上不得增加兼勒驅使官與金吾同并門司同功鈐鑄如有大段踰越即請據罪科斷行人兼不得追領喪葬之家別有勘責奉敕如過制度不計尺寸事數其假賃行人徒二年喪葬之家即不問罪仍付所司

同上

長興元年十月十九日敕太常禮院例凡購匹帛言段不言端匹每二丈爲段四丈爲匹五丈爲端近日三司支遣每段全支端匹此後凡支購贈匹帛祇言合支多少段庫司臨時併賦丈尺給付不得剩有支破

同上

二年四月敕朝臣居喪終制委御史臺具姓名申奏諸道實從除喪後合宜行恩命州縣官纔授新命及到任一考前丁

表宋書卷七

圭

表宋書卷七

憂者服闋日除官

同上

其月五日中午書門下復奏尙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由有弔祭之恩羣僚寢苦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口口君臣之事無偏況卿士之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于孝道上軫聖懷張昭遠望量與恩賜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乞須資其狀尋已印出今具官員等第所定支給數目如後

同上

文班左右常侍諫議給事舍人諸部尙書太子賓客諸寺大卿監察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詹事左右丞諸部侍郎緝三十匹布二十匹粟麥各二十五石起居補闕拾遺侍衛御史殿中監察御史左右庶子諸寺少卿國子監司業河南少尹左

右諭德諸部郎中員外郎太常博士緝二十四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國子博士五經博士兩縣令著作郎太常宗正殿中丞諸局奉御大理寺口太子中允洗馬左右贊善太子中舍司天五官正緝布各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石左右諸衛大將軍左右諸衛將軍緝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左右率府副帥緝布各一十五匹粟麥一十石奉敕宜依其張昭遠所支緝布粟麥仍依所定官資頒給

表宋書卷七

圭

表宋書卷七

于時日貧窮旋俟于告投停日既多塋園又遠伏乞特付所司別令詳定權免輓甲車送葬者奉敕送葬之儀雖防越制令文之設亦許便時其或候歷炎天下從遠日停留既久遷送有期車中便苦于撼搖陌上可量于凶穢人情所病物議僉同宜在酌中庶成惻隱應喪葬自五品已下至庶人自春夏秋宜並許第等置輦其餘儀式一切仍舊兼喪車亦不全廢如要令陳于靈輦之前其舉大小制度及結絡遮蔽所使匹帛顏色并擎昇人數次第仍令御史臺口口據品秩等級士庶高低各定規制施行兼口城內舊制比無居人近日許人戶逐便若止或有喪死旋須遷送其出時并昇遣次第亦可穩便制置務在得宜者今臺司準敕追到兩市葬作行人

白望李溫等四十七人賁得狀稱乙件于梁開平年中應京城海例不以高例及庶人使錦繡車輦並是行人自將狀于臺巡判押乙件至同光三年中有敕著斷錦繡祇使常式素車輦其輦稍有力百姓之家十二人至八人魂車虛喪車小輦子不定人數或是貧下四人至兩人回使素紫白絹帶額遮幃輦上使白粉掃木珠節子上使白絲其引魂車小輦子使結麻網幕後至天成三年中有敕條流庶人斷使輦祇令別制造輦甲車載亦是紫曲素物至今行內見使者今臺司按葬作行人李溫等通到狀并于令內及天成四年六月敕內詳穩便制置定到五品至八品升朝官六品至九品不升朝官等及庶人喪葬儀制謹具逐件如後 同上

宋書卷七

卷

禮制

五品至六品升朝官使二十人昇輦車竿高七尺長一丈三尺闊五尺以白絹全幅爲帶額婦人以紫絹全幅爲帶額並畫雲氣周回遮蔽上安粉白掃木珠節子二十道魂車一小香輦子一並使結麻網幕懸頭車一輓歌一十八人練布深衣披引鐸髮各一不得著錦繡明器三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不得過七寸圓宅一方三尺其明器物不得以金銀毛髮裝飾其置八輦內許兩固轡籠已上並不得使結絡錦繡裝飾如事力不辦任自取便 同上

七品至八品升朝官使一十六人昇輦車竿高七尺長一丈三尺闊五尺以白絹全幅爲帶額婦人以紫絹全幅爲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掃木珠節子二十道魂車香輦子各一

並使結麻網幕懸頭車一明器二十事以木爲之四神十二時在內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不得過七寸及不得使金銀雕鏤帖毛髮裝飾圓宅一方二尺五寸其置六輦輓歌一十六人練布深衣披引鐸髮各一已上並不得著錦繡結絡裝飾如事力不辦任從取便

六品至九品不升朝官使一十二人昇輦車竿高六尺長一丈一尺闊四尺以白絹全幅爲帶額婦人以紫絹爲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掃木珠節子一十六道魂車一香輦子一並使結麻網幕明器一十五事並不得過七寸以木爲之並不得使金銀雕鏤帖毛髮裝飾其置五輦輓歌四人練布深衣鐸髮各一不得著錦繡及別有結絡裝飾如事力不辦任

宋書卷七

卷

禮制

自取使檢校兼試官並依此例庶人使八人昇輦車竿高五尺五寸長一丈闊四尺男子以白絹半幅爲帶額婦人以紫絹半幅爲帶額周迴遮蔽魂車一香輦子一使結麻網幕明器一十四事以木爲之不得過五寸其置五輦 不得使紗籠金銀帖毛髮裝飾除此外已上不得使結絡錦繡等物色如人戶事力不辦八人已上任自取便其喪輦車已準敕不全廢任陳靈輦之前者已上每有喪葬行人具所供行李單狀申知臺巡不使別給判狀如所供實不依狀內及踰越制度仍委兩巡御史勒驅使官與金吾司并門司所由同加覺察如有違犯追勘行人請依天成二年六月三十日敕文行人徒二年喪葬之家即不問罪者 同上

皇城內近已降敕命指揮每有喪葬以色服身出城外任
自逐便如回來不得立引魂幡子卻著孝衣入皇城內者今
請再降敕命指揮皇城內此後每有人戶喪葬令至晚淨後
取便出門不得取內外諸色趨朝官右謹具定到五品至八
品升朝官六品至九品不升朝官及檢校兼試官并庶人喪
葬儀制如前奉敕宜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龍敏
奏京城士庶喪葬近有起請條流臣等參詳恐未允當伏見
天成二年敕內事節分明凡有喪葬行人須稟定規據其官
秩高卑合使人數物色先經本巡使判狀自後別有更改不
令巡使判狀祇遣行人具其則例申臺巡今欲卻勒行人依
舊先經兩巡使判狀其品秩物色定制不得輒違別欲指揮

宋書卷七

手

續編卷七

行人于喪葬之家除已得本分工價錢外保無內外邀難乞
覓文狀送到臺巡如有故違必加懲責敕從之

應順元年三月敕令後藩侯帶平章事已上薨謝者差官撰

神道碑文宣示未帶平章事及刺史準令式合立碑者其文

任自製撰不在奏間限以故忠武軍節度使孟頴男道同上

清泰二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奉長興二年四月五日敕朝臣

居喪終制委御史臺具名申奏諸道幕府職事除喪後宜行

恩命州縣官繼授官及到任一考前丁憂服闋並與除授依

長定格自來節文應州縣官新授及到任一考後丁憂服闋

準格取文解南曹磨勘由中書門下當與除授不得經堂陳

狀從之同上

周廣順三年十一月敕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舉選
人等今後有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
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
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下勒所納于家狀
內具言不得調冒宜令御史臺巡及逐處長吏本司長官所
由司覺察糾舉犯者必行典法如是不切覺察縱任謂冒罪
在糾舉之司其中有兵戈阻縮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
徵及內外營軍職員並不拘此例所有敕前見任職官及今
年舉選人不在糾舉之限同上

奪情

後唐應順元年閏正月十六日敕凡在苴麻並須終制比緣

宋書卷七

手

續編卷七

金革遂有奪情示以移忠藉其陳力其內諸司夜副帶西班
正官者宜候過卒哭起復授官不帶正官者及供奉官殿直
承旨等宜遇卒哭休日起職其有帶東班官者祇以檢校官
充職服闋日加授前職同上

親謁陵

後唐末帝清泰三年九月車駕將北幸太常博士段順奏河

陽路當微陵今車駕經由合親朝謁于是至陵所朝拜同上

周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親拜嵩陵豐陵號慟

至陵所俯伏哀泣感于左右再拜訖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

及近郊人戶帛有差同上

公卿巡陵

後唐清泰二年正月宗正寺奏北京永興長寧建極三陵應州遂行奕三陵準曹州溫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同上

晉開運三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狀得宗正寺牒今年八月擇日朝拜諸陵今太卜署擇用八月十二日庚午告北京義惠康昌四陵準天福二年七月敕宜就昌陵都朝拜其朝拜官以本府上佐官充行事禮科亦準上供備同上

山陵

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六月五日崩十月十日葬

後唐莊宗崩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四月崩次年七月葬

明宗崩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十一月崩次年四月葬

五紀綱卷十七

卷十七

潞王清泰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微陵乃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崩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六月十三日崩十月十日葬

漢高祖崩葬壽陵在洛京都城縣正月二十七日崩十一月二十七日葬

隱帝崩葬穎陵在許州陽武縣十一月二十一日崩十二月十二日葬

周太祖崩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正月十七日崩四月十二日葬

先時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唯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殯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錫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在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

吾不福汝文獻通考

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拜嵩陵至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金帛有差同上

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殯土發引之日百司設祭于道翰林院

楮泉大若蓋口余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

游亞寶清異錄

世宗崩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六月十九日崩十一月十一日葬

恭帝崩葬順陵在慶陵之側文獻通考

皇后陵

後唐同光三年十月正簡皇太后葬于坤陵初上欲相于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伏以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

五紀綱卷十七

卷十七

口其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

代州今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

自代還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敕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

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相葬代州理未為允從之會要

陵雜錄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以尚書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兩路檢視諸陵使其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宗正寺嚴切指揮諸陵臺令丞不得輒令影占人戶其諸陵舊例台破巡人仍仰酌量額定數目自本州縣子中等人戶內差遣交付陵所切不得自招影占人戶攬擾鄉村致防縣司差遣色役使仰密具本官姓名申奏當行朝典仍具條約曉示諸陵臺及本州縣訖

聞奏其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陵臺令丞並請停廢以本縣令兼知陵臺事從之同上

三年六月敕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發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縣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例薦享逐陵各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役充陵戶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差陵戶仍授向書工部郎中李途京兆少尹充奉修諸陵使同上

廣順元年五月宗正寺奏準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置便委本縣令兼之今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伏候敕旨敕特置令丞各一員其年正月敕文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宜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同上

忌日

後唐天成三年又八月九日敕尚書兵部郎中蕭愿奏每遇宗廟不樂之辰宰臣到寺百官立班是日降使賜香準案禁樂斷屠宰止刑罰者帝后忌之辰舊制皆有齋會蓋申追遠以表奉先多難已來此事久廢今後每遇大忌宜設僧道齋一百人列聖忌日齋僧道共五十人忌日既不視朝固難舉樂所奏止刑罰斷屠宰宜依兼河南府向來送酒行香宰臣自此止絕天下州府至國忌日並令不舉樂止刑罰斷屠宰餘且依舊同上

四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同上

晉天福五年正月御史中丞竇正固奏每遇國忌行香宰臣跪鑪僧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今後伏請宰臣跪鑪百官依常位立班從之仍令行香之後齋僧一百人永為常定制同上

諱

後唐天成元年六月十二日敕朕聞古者酌禮以製名懼廢于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于時況徵彼二名抑有前例恭以太宗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以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以眇躬託于天上冀遵聖範非敢有廢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竝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更改務從所便庶體于懷同上

三年正月詔曰本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凡當口諱止避正呼若迴避于偏旁則虧缺于文字宜從樸素庶便公私此後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同上

其年八月詔曰凡有姓犯廟諱者改以本望為姓

清泰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御名上一字與諸王相連接太宗元宗廟故事人臣諸王合避相連字改從單名從之同上

晉天福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止與蓆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元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

氏與古禮有異若廟諱平姓字卽不諱餘側若諱側字卽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乃偏旁皆闕點畫望令依今式施行敕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宏禮非天降況以方開歷數虔奉祖宗雖逾孔子之文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爲二名及嫌名事依唐朝施行 同上

諡

德清梁贈尙書令廣王全昱 同上

文穆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王錢元瓘 敕所司諡曰莊穆敕改諡曰文穆

同上

文昭故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守尙書令贈太師馬希範

同上

表奏卷十七

聖

通鑑纂要

文懿贈尙書令瀛王馮道 同上

文忠太子太保盧質 漢乾佑元年九月其子尙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乞諡故下太常議諡曰文忠

同上

武穆故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馬殷 同上

武懿贈尙書令秦王高行周 同上

武安贈太師康福 同上

忠敬故秦王李茂正贈太傅馮行襲 同上

忠肅贈太師王處存贈太師張全義 同上

忠懿故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贈太師安元信 同上

忠武贈太師晉國公霍彥威故成德軍節度使馬全節 同上

忠正贈中書令鄭仁誨 同上

忠慧贈中書令劉詞 同上

恭靖贈尙書左僕射崔協 同上

恭慧贈中書令李從敏 同上

正懿贈尙書令羅紹威 同上

正憲贈左武衛上將軍張承業 同上

正慧贈太子少傅朱漢賓 太常博士林弼議曰漢賓散已俸綽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謹按諡法中正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慧請諡曰正慧從 同上

同上

成穆贈侍中安元信 同上

諡稌錄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敕故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宜令

表奏卷十七

聖

通鑑纂要

太常定諡 故事臣下請諡故吏陳行狀上考功覆奏下乃議諡今降敕新例也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七終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八

禮樂考卷第二十一

論樂

晉天福五年七月詳定院奏先奉敕正冬二節朝會舊儀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悅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興太常寺官一一詳定今檢討典經且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書云夫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乎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于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和合則大樂備矣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按合于何所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八

答曰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搖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笛笛合爲鼓吹十二按大享會則設于懸外此乃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按之由也今議一從今式排列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份份八人左手執籥禮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產歷代以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曰舞于羽于兩階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人執籥前引數在舞人之外文舞冠進賢冠服黃紗袍白紗巾單阜領標白練襍襦白布大口袴革帶烏

皮履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份左手執干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子周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執戚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絳色畫升龍二人執戣戣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鐸二每鐸一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其一曰金鐃以和鼓鐃銅爲之其形圓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圓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文旁有耳獸形銜環二人執鐃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其二曰金鐃以止鼓如鈴無舌捶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狀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漆箏揜口大二圓長五尺六寸以鞞皮鞞之旁有二紐繫畫辭而出以器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升平巾幘金支排絲布大袖緋絲柄襦甲金飾白練襍襦錦鵲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鳴衣靴工二十數于舞人之外武弁朱構革帶烏皮履白練襍白布襪殿廷加鼓吹十二按義鏡云帝設戲案以氈爲牀也今請制大牀十二牀容九人眠作歌樂其牀爲熊羆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于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二人簫二人十二案樂工一百有八人舞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白請中書條奏差官修擇從之

宴羣臣于永福殿奏黃鍾之樂司封郎中王仁裕曰音不純
肅聲不抑其將有爭者或問之奚知其然對曰夫有天地
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順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
六五相合十一月而一生黃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也子
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酉卯巳
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與
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
夫推歷主律命日九六之謂也雖相為宮三正合天地之美四
宗固陰陽之序者于其通人神宣歲功主成軌儀之德統協
長短之算則精微與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
則殊途而同歸者也三正者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七宗者
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
變宮蕤賓為變商蕤賓為變角蕤賓為變徵蕤賓為變羽
月徵為火羽為水龍角為木商為金宮為土變徵為日變宮為
聚與鬼主平變徵為大火正封天高烏鷗主平變宮為龍尾
大都主平變徵為大火正封天高烏鷗主平變宮為龍尾
兵天倡主平變徵為大火正封天高烏鷗主平變宮為龍尾
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
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
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
五音之數以神無形而有化處乎陰數之閒故昭之以音
合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于耳而激于心由是而知

表集卷十八

三

通鑑纂要

也夫何疑哉俄而有軍校關駁于升 會要

龍門外屬聲稱反有司執之以聞

後周世宗詔王朴詳定雅樂朴以為今之鍾磬在架者皆唐
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而無相應之實至于十二鍾
不考宮商但循環擊之鍾響聲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
樂器張昭等議以為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
周室禪位故器服制度廢而未完 文獻通考
周顯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禮以檢形樂以
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于外心氣和于內然而
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治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于
上萬國化之于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
行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于人心成

聲于物聲氣既和復能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
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為樂之端
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
也十三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
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頌將以奉
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
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
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鄭興
之亦人亡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
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
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祖

表集卷十八

四

通鑑纂要

孝孫張文收考正雜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于時在懸之
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
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聲漸多紕繆逮乎黃巢
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宮酌議終不知其制
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鍾十二
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
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夫僞梁後唐歷晉興漢皆享
國不遠未暇及于禮樂至十二鍾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
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
宮一調亦不知備其餘八十三調于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
甚于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

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賈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羣加和會以臣曾學歷律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六分設柱爲仲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製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于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斥唐爲則臣又惜學獨力未能備完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

道定其義理于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製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寸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乃詔尙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尙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叶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臯氏鑄鍾倫伶載竹爲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筦絃宣之于鐘石然後覆載之情斯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好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枯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于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傳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于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遺漢中徵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候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

唯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緦樂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蕩蕩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憂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常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采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于鐘虞足治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廟大禮合用十二律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曲法調聲韻不叶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會要

雅樂

梁制十二雅樂章凡二十五曲太祖開平二年始獻享廟郊祀詔張袞楊煥等共撰樂曲郊祀降神奏慶和皇帝行奏慶

順莫玉幣登歌奏慶平迎俎奏慶肅恭祖室奏象功舞歌列祖室奏昭德舞歌其後梁文矩奏而更之故吳天上帝降神奏永同皇帝行奏大同莫玉幣奏順同酌獻奏壽同飲福酒奏福同退文迎武奏混同亞獻終獻奏威熙朝會迎送皇帝奏大同羣臣行奏混同其歌聲靡曼而胡鄭交奏後唐並用唐樂唯撰定廟宣六曲而已懿祖室奏昭德之歌獻祖室奏文明之歌太祖室奏應天之歌昭宗室奏永平之歌莊宗室奏雍熙之歌晉郊廟樂章史志不錄疑當時未暇論著也惟大周正樂記崔悅言所造朝會十一曲當時已被于樂府而盧詹張允等所撰宗廟十五曲標題雜舛豈未嘗被于絃歌而然耶

文獻通考

五代史補卷十八

九

唐書

竊觀漢高祖天福中元日大饗樂工登歌其聲大類薤露虞殯而舞亦不成列則禮樂已消亡矣是時出狩于鄴而安重進安鐵胡舉兵已叛豈禮樂崩壞所致然耶

陳氏樂書

梁開平二年五月太常奏皇帝南郊奏賀慶之樂舞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莫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登歌樂章

會要

晉天福四年十二月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洞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羣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文同樂上舉

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于站侍中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樂賓之鐘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其月又奏宮懸歌舞未全請雅同上

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自唐末喪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太常卿崔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二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襜褕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籥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襜褕甲金飾白練襪襜褕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

五代雜考卷十八

九

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鐻一歌籥笛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嗟歎然禮所用不可盡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爲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履行奏祿和今廢同用弼成之樂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已上四舞十皇帝至正受朝賀用樂次第正仗公卿獻壽奏壽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與奏政成之曲正冬仗同羣臣會事降階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文獻通考漢高受命之年九月吏部侍郎判守太常寺張昭奏昔周公

相成王制禮作樂殿庭奏福六代之舞所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既衰諸樂多廢唯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已來名爲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正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又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亦用爲二舞是舞有四焉唐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今且改其名如左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康之舞今改爲治安之舞武舞曰凱安之舞今改爲報德之舞正觀中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前朝名爲九舞今改爲講功之舞其治安報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案會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

五代雜考卷十八

十

樂卽今二舞之類是也其實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卽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爲禮成之樂祭地祇奏和順今改爲順成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改爲裕成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簫成之樂皇帝臨軒奏太和今改爲政成之樂王公出人奏舒和今改爲弼成之樂皇帝食舉及飲宴奏舒和今改爲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今改爲展成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今改爲肅成之樂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今改爲慶成之樂郊廟俎人奏雍和今改爲卒成之樂皇帝祭饗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

和今改為壽成之樂祖孝孫元奏十二和曲開元中又曲奏
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
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
盡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為
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履行奏穢和今廢同用壽成
之樂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已上四舞十
二成舞樂名

皇帝正至受朝賀用樂次第冬伏公卿入奏壽成之曲

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伏與公卿獻奏壽成之曲正伏與皇帝

舉爵奏德成之曲正冬與皇帝興奏政成之曲正冬與羣臣會

畢降階奏壽成之曲正冬與卿正奏壽成之曲正冬與皇帝享太

廟用樂次第降神文舞奏壽成之樂九樂亦黃鍾宮二變入
呂角再變

應太再變應 五經集卷六十八 十一

皇帝行奏政成之曲用黃鍾羽登歌酌獻奏壽成之曲用黃

鍾羽迎俎奏壽成之曲用黃鍾羽皇帝飲福奏壽成之樂三

舞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壽成之曲武舞奏報德之舞徹俎

送神奏壽成之曲皇帝南郊用樂次第降神用文舞禮成之

樂六變皇帝行奏政成之曲登歌奠玉帛奏壽成之曲迎俎

奏壽成之曲皇帝初獻奏壽成之曲亞獻終獻同奏壽成之

曲皇帝飲福奏壽成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壽成之曲

武奏報德之舞送神奏壽成之曲皇帝給享太廟用樂次第

降神用文舞奏壽成之樂九夏黃鍾奏大呂宮三奏再奏大
呂蕤賓徵再奏應鍾羽再奏

酌獻奏壽成之曲俎入奏壽成之曲 奠獻饋食奏本室之

曲用本室之祠同皇帝飲福奏壽成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

入文舞奏壽成之曲武舞奏報德之舞送神奏壽成之曲

皇帝祀地祇用樂次第降神用文舞奏順成之樂八變皇帝

行奏政成之曲登歌奠玉帛奏壽成之曲俎入奏壽成之曲

武舞奏報德之舞送神奏順成之曲

皇帝用禪用樂次第降神用文舞奏禮成之曲皇帝行奏政

成之曲俎入奏壽成之曲登歌奠玉帛奏壽成之曲酌獻飲

福同奏壽成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壽成之曲武

舞奏報德之曲送神奏禮成之曲

皇帝祭太社用樂次第祭先農籍田諸
百神用樂同降神用文武舞奏順

成之樂八變皇帝行奏政成之曲登歌奠玉帛奏壽成之曲

俎入奏壽成之曲酌獻飲福同奏壽成之曲送文舞出迎武

舞入文舞奏壽成之曲武舞奏報德之曲迎神奏順成之曲

皇帝孟夏雩祀于南郊迎氣祭五帝朝日夕月用樂次第降

神奏禮成之曲皇帝行奏政成之曲登歌奠玉帛奏壽成之

曲俎入奏壽成之曲酌獻飲福同奏壽成之曲送文舞出迎

武舞入文武奏壽成之曲武舞奏報德之曲送神奏禮成之

曲

皇后季夏祀先蠶躬桑用樂次第降神奏壽成之樂三變皇

帝行奏展成之曲皇后酌獻奠幣登歌奏壽成之曲履行同

用壽成今同用忠順之樂享先農及籍田同用順成今同用

寧順之樂正伏公卿入奏忠順之曲冬伏公卿入奏忠順之

曲皇帝坐奏治順之曲冬伏公卿獻壽奏福壽之曲冬伏皇

帝舉爵奏康順之曲冬伏羣臣會畢降階奏忠順之曲冬伏

公卿出奏忠順之曲冬伏皇帝謁太廟用文舞奏肅順之曲

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酌獻奏感順之曲迎俎奏禮順之

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忠順

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徹俎奏肅順之曲皇帝南郊大禮降

神用文舞奏昭順之曲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奠玉幣奏

感順之曲迎俎奏禮順之曲皇帝初獻奏福順之曲亞獻終

獻同奏禮順之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

入文舞奏忠順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送神奏昭順之曲會要

周太祖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爲政和之奏

表奏書卷六

主

通鑑書

報德爲善勝之舞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

改十二成樂曲爲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

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禮順曰福順

文獻通考

後周世宗朝長孫紹遠初爲太常廣造樂器無不克諧惟黃

鍾不調居常患之後因聞浮屠氏三層上鳴鐺聲雅合宮調

取而配奏之果諧韻矣同上

周樂章 五代自梁唐晉漢以來樂器散失殆盡唯大祠郊

廟用樂凡十有四焉南郊四祭降神奏昭順六變行奏治順

奠幣奏感順迎俎奏禮順初獻奏福順飲福亞獻終獻同上

送文奏忠順迎武奏善勝送神奏昭順太廟五祭迎神奏肅

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感順迎俎奏禮順飲福奏福順送
文舞出亞獻上奏忠順迎武舞入終獻上奏善勝徹及送神
奏肅順宣懿廟五祭迎神奏恭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太
順迎俎奏禮順飲福奏和順亞獻上奏忠順終獻上奏感順
自餘祠祭並不用樂焉同上

廟樂

梁肅祖宣元皇帝廟室酌獻舞大合之舞敬祖光獻皇帝廟

室酌獻舞象功之舞憲祖昭武皇帝廟室酌獻舞來儀舞

烈祖文穆皇帝廟室酌獻舞昭德之舞登歌樂章各一首太

少卿楊會要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登歌樂

章各一首通鑑書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室酌獻舞雍熙之舞登歌樂章

一首太常卿盧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室酌獻舞咸和之舞登歌

樂章一首太子賓客判太常

漢文祖明元皇帝廟室酌獻舞靈長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廟

室酌獻舞積善之舞翼祖昭憲皇帝廟室酌獻舞顯仁之舞

顯祖章聖皇帝廟室酌獻舞章慶之舞登歌樂章共四首太

昭張同上

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室酌獻舞觀德之舞登歌

樂章一首同上

漢高祖受命初年張昭改宗廟樂歌譏次郊祀朝會等曲甚備而五郊迎氣諸祀但記用樂不見其曲所可紀者特宗廟七室之樂而已故太祖室奏至德之歌文祖室奏靈長之歌德祖室奏積善之歌翼祖室奏顯仁之歌顯祖室奏章慶之歌高祖室奏觀德之歌由此觀之豈張昭所建未之或用耶

文獻通考

周信祖睿和皇帝廟室酌獻舞肅雍之舞僖祖明憲皇帝廟室酌獻舞章德之舞義祖翼順皇帝廟室酌獻舞善慶之舞慶祖章肅皇帝廟室酌獻舞觀成之舞登歌樂章各一首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明德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太常曲

會要

宋史

五

通鑑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廟室酌獻舞定功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同

雜錄

梁太祖開平初造崇德之舞以祀昊天開平之舞以享宗廟然廟有四室室爲一舞一室曰大合之舞二室曰象功之舞三室曰來儀之舞四室曰昭德之舞

文獻通考

後唐樂舞無所更造獨宗廟四室別立舞名懿宗用昭德之舞獻祖用文明之舞太祖用應天之舞昭宗用永平之舞莊宗用武成之舞明宗用雍熙之舞

同上

晉高祖初詔崔悅等制定樂舞悅等講求唐制盡復其器服工員改文曰昭德之舞武曰成功之舞始爲大會陳之並推

取教坊諸工以備行列屈信俯仰頗有儀度其後太常更自廣募工員多出市人鬻習未幾而元會朝饗遂用寺工以陳于廷進退無旅而歌如虞殯當時識者觀之知晉之將亡兆于此矣

同上

後唐長興三年九月諱于長春殿教坊進新曲賜名長興樂會要

晉開運二年八月中書舍人陶穀奏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見本寺見管教坊二舞大戶州縣居民若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況正殿會朝已久停廢其見管人數等每有淪亡皆擬填補既不會教習但慮免差徭伏乞且議停廢教樂工宜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

同上

宋史

太

通鑑

其年十一月太常丞劉渙奏當寺全少樂工或正冬朝會郊廟行禮旋差京府衙門首樂官權充雖曾送神奏裕成之曲皇后采桑奏展成之曲

同上

皇太子釋奠孔宣父廟用樂次第降神用文舞奏師雅之樂三變太子行奏肅成之曲登歌奠玉幣奏肅成之曲俎入奏辟成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文舞奏肅成之曲武舞奏報德之舞送神奏師雅之曲

同上

周廣順元年八月太常卿邊蔚奏前朝改祖孝孫所定二舞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改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前朝改正觀中二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觀象爲樂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

議改十二成爲十二順樂曲祭天神奏禮成今改爲昭順之樂祭地祇奏順成今改爲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成今改爲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奏肅成今改爲威順之樂皇帝臨軒奏政成今改爲治順之樂王公出入奏弼成今改爲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今改爲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展成今改爲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肅成今改爲溫順之樂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今改爲禮順之樂郊廟俎入奏駢成今改爲禋順之樂皇帝登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成今改爲福順之樂梁武帝改九夏爲十二雅以協陽律陰呂十二管旋相之義祖孝孫改爲十二和開平中乃益三和前朝去和改一雅今名既異時作宜稽古當去其

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師雅今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教習未免生疏兼又各業胡部音聲不開太常歌曲伏乞宣下所司量支請給據見關樂師添名令在寺習樂敕太常寺見管兩京雅樂節級樂工共四十人外受添六十人內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貼部樂官兼充餘二十二入宜令本寺招召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糧月報聞奏其舊管四十人亦量添請

同上

漢高祖卽位之初太常張昭進言唐有治康凱安七德九功四舞不可廢罷宜更名號示不相襲也故治康曰治安之舞凱安曰振德之舞九功曰觀象之舞七德曰講功之舞治安振德用之郊廟觀象講功施之燕饗又宗廟四室室別名舞

一室曰靈長之舞二室曰積善之舞三室曰顯仁之舞四室曰章慶之舞未幾高祖廟有司上觀德之舞云

文獻通考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八終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九

刑法考第二十二

律令

梁開平三年十月敕太常卿李燕御史司憲蕭頊中書舍人張袞尚書戶部侍郎崔沂大理寺卿王勣尚書刑部郎中崔誥共刪定律令格式至四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平日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會要

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僞庭之

五刑考卷十九

通鑑

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刪改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自稱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僞廷刪改者兼僞廷告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毀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並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唐元龜

後唐同光三年二月刑部尚書盧質上新集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天成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御史大夫李琪奏奉八月

二十八日敕以大理寺所奏見管四部法書內有開元格一卷開成格一十一卷故大理卿楊邁所奏行僞梁格目并錄一十一卷與開成格微有舛誤未審祇依楊邁先奏施行惟復別頒聖旨令臣等重加商較刊定奏聞者今莫若廢僞梁之新格行本朝之舊章遵而守之違者抵罪至其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奏奉九月二十八日敕宜依李琪所奏廢僞梁格施行本朝格令者伏詳敕命未該律令伏以開元朝與開成隔越七帝年代既深法制多異且口有重輕律無二等若將兩朝格文兼行伏慮重疊舛誤況法者天下之大理非一人之法天下之法也故爲一代不變之制又準格立後敕合破前格若將開元格與開成格並行實難檢

五刑考卷十九

通鑑

舉又有太和格五十二卷刑法要錄一十卷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大中刑法格後敕六十卷共一百六十一卷久不檢舉伏請定其子奪奉敕宜令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同詳定一併格施行者合集眾商量開元格多定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今欲且使開成格從之

會要

後唐同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奏準獄律諸立春已後秋分已前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牘若準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留者詔曰刑以秋冬雖開側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死豈可以輕財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輕者即時疏理重

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事係軍機須行嚴令或謀
爲逆惡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上
其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理少卿魏迥奏此後伏請指揮
天下州府應所禁囚徒不計州縣廂坊大小刑獄委觀察使
刺史填送清強判官一員於本廳每月二十六日兩衙引問
明置獄狀細述事端大則盡理推尋小則立限決遣其外縣
鎮禁人三日外具事節申本州府仍勘問指揮奏敕宜依上
天成元年十一月六日敕應天下刑獄公事訪聞近日多有
冤滯自今後每捉到正賊但見贓驗便行正斷不在便追關
連口證及宿食去處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敕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

表奏補卷十九

三

通鑑卷一百九

以上委所在長官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
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懲治同上

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
問質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同上

後唐天成二年二月十五日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奏奉天成
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敕越訴之條本防虛妄須行懲斷以絕
傲尤如或實抱深冤無門上訴其越訴律內不載杖數仍令
大理寺別具奏聞者寺司準名例律諸斷罪而無正條若或
不經臺省何得復讎事在酌中理難執律其應出律者則舉
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云斷罪而無條謂
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準雜律不應得爲而爲者答四十謂

律令無條理不可爲者事理重者杖八十疏云口犯輕重觸
類引多金科玉條苞羅盡有其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
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臨時去斷量情爲罪庶補遺闕故立
此條其情輕者答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會要

二年六月十二日大理少卿王爵奏伏準正觀五年八月二
十一日敕極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決前三奏
決日兩覆奏準犯惡逆者一覆奏著於格令又準建中三年十
一月十四日敕應決大辟罪在京者宜令行決之司三覆奏
決前兩奏決日一奏又謹按斷獄律諸死罪囚不待覆奏報
下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口三日乃行刑若限
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已來

表奏補卷十九

四

通鑑卷一百九

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伏乞敕下所司應在京有犯
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
許臨時一覆奏應諸州府乞別降敕命指揮奉敕宜依府少
臨中屠戮奏請禁責
情狀皆從之同上

二年七月十七日敕簡文今後指揮諸道州府凡有推鞠囚
獄案成後逐處委觀察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引所勘囚人而
前錄問如有異同即移司別勘若見本情其前推勘官吏量
罪科責如無異同即於案後別連一狀云所錄問囚人無疑
案同轉上本處觀察團練使刺史有案牘未經錄問不得便
令詳斷如防禦團練刺史州有合申簡使公案亦仰本處錄
問過即得申送同上

其年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詳準條流奏覆奉敕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祇爲應在雒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者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尙未明近敕兼應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諭

冊府元龜

八月十五日少府少監申屠瑀奏伏乞指揮諸道州府此後或顯犯憲章者候文案畢任依格法斷懲如事未理不得行責情杖從之

會要

其年閏八月敕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爲之加膳將刑爲之不舉樂今朕切於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候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

系補卷十九

五

諸道州府

方行古道況賞不與僭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其在京或遇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朕減常膳諸州使遇行極法日亦禁聲樂

同上

天成二年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冒雪冤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冊府元龜

十二月癸丑諸州使數奏囚人死於獄中奉敕朕以握圖口位端已臨民每於刑獄之間倍軫憂勤之念慮多淹滯累降指揮備一物以銜冤撫萬幾而是媿近聆數處申奏囚人獄內身殂事既不明理難取證將絕欺罔之弊須煩條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獄切依前準敕命施行斷遣不宜淹停如

有賊徒推尋反證斷遣奏聞在獄疾病者委隨處官吏當面錄問令醫人看候無致推司官吏別啟伴門

同上

天成四年十一月壬辰刑部郎中周知微奏請藩方州郡皆令鈔寫法書每遇詳刑須憑條格既無失入自絕銜冤

同上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欲通和氣必在申冤將設公方實賞獎善州縣官寮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績者與轉兼官

同上

二年三月辛亥敕朕猥以眇躬薦承鴻業念彼疲瘵勞於股輿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致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有關爭官吏曲縱吏人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

系補卷十九

太

諸道州府

作法拘囚終則誅剝貨財爲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卻思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予懷各舉兩職凡關推究速與判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申冤勘問不虛其元推官典并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

同上

長興二年四月二日敕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仍委隨處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差人診候療理候口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死本官吏並加嚴斷兼每年自夏初至八月末已來每五日一次差人洗刷枷紐

會要

四月六日大理正張仁球奏伏見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給喪葬行人載於城內或殘害尸髮多致邀求準獄官令請大辟罪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行刑注云決之經宿所司卽爲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葬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理瘞置碑銘於墳內立碑於冢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同上

長興二年四月大理寺劇可久奏準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賊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請今後若因而致死者如無故卽請減一等別增病證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中書門下復奏今後凡關賊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殺論無故減一等如拷決因增疾患候

長壽縣志卷九

七

大理府志

驗分明如無他故雖事內致死亦加減一等論從之同上

是月刑部郎中周知微奏臣每詳覆案文靜究賊罪條件或有因緣勘鞫滋蔓告陳雖廣訟論漸異根本其間有物關獻遺事同情異或果實紙筆之徒或絲履茶藥之類逐色目計錢不及三二百聚都數不過四五千爲案牘之微賊傷朝廷之大體引律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不累輕以加重請非正論事條外定賊之時並許除落中書覆奏云周知微踐揚華省獻納明廷所貢讜言深符治道蓋慮細微之物便爲賊賄之名遂致刑章過行深刻須知搏節務守廉隅或是監臨之司或因公事之際凡關取與便涉阿私物若顯屬貨財並宜爲賊罪其餘不是監臨不因公事不在此限應推斷科條不得

有違格律冊府元龜

有罪者拘帶囹圄官不時科決而令其瘐死此誠有國者之所宜矜閱然旣曰盜賊則大者可殺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時而不卽引伏者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殺論過矣文獻通考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卽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

長壽縣志卷九

八

大理府志

匹粟菱各百石便令如法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容齋隨筆

六月敕諸道州府推斷刑獄或慮所司因循仍以敕令前事輒有申治紊亂刑罰宜令盡舉中興以來所降赦書德音釐革恩敕曉示王者應天順人發號施令布絲綸於遠邇示恩信於華夷儻隱而不行則主者有罪須重提舉免致因循宜令御史臺兼三京及諸道州府應受詞狀及推勘詳斷之所須將此令文榜壁各令詳審無至逾違如或公然以赦書德音及恩敕前事輒敢受而違理者應狀案經過處宜當勘責以故違敕令律格科罪兼自此後凡有詳斷刑獄並須先編坐律令格式條件及新敕釐革次第施行十二月敕國祚中

興皇綱再整合頒公事偏委羣臣先敕依錄六典法書分爲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御史臺爲之口等或同切催驅或遞專勘讀較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獎勵以勵勤恪御史中丞劉贊近別除官今加階爵宜從別敕處分呂琦姚選致宜加朝散大夫李凝吉朝議大夫馬義朝朝散大夫仍賜柱國勳于遼李濤並朝散大夫徐禹卿張可復王曉並賜緋魚袋

冊府元龜

其年閏五月敕應律令格式六典準舊制今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具細一一鈔寫不得漏落纖毫裁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廨署者其文書委官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須知次第仍令

五經通義卷九

九

御史臺告諭限兩月內鈔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仲委逐司旋申中書

會要

後唐長興二年八月敕御史臺每月支錢三百千充曹司人力紙筆糧課其大理元支二一刑部一向未曾支給宜於兩班罰錢及三京諸道贓罰錢內每月支錢一百千賜大理寺刑部兩司其刑部官吏不多兼使紙筆較少宜於所賜錢內三分支與一分其月二十九日敕刑部大理寺宜各置法直官兩人仍召曉法令者充

同上

後唐長興二年八月敕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例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兼御史臺每月支錢三百千充曹司人力紙筆糧課其大理寺先支二十千與臺中比類全少

宜於兩班罰錢及三京諸道贓罰錢內每月支錢一百千與大理刑部兩司其刑部人力不多所使紙筆較少仍於所賜錢內三分支與一分

同上

其年八月丁亥敕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滯淹

冊府元龜

其月十一日大理卿李延範奏當寺今有要切事節謹具逐件如後

會要

一件寺司每奉敕旨斷案準格須委法直司據罪人所犯檢定法條本斷官將所犯罪名并所檢法律及法書本卷對驗不差然後逐件於法狀上署名下法定斷伏見寺司案內每

五經通義卷九

十

唐書

將法直官所檢條件法狀備錄在詳斷案伏準格文法直官祇合錄出科條勘押入案至於引條判斷合在曹官仍不許於斷狀內載法直官姓名者自今已後其法狀臣欲落下留充寺司案底不錄在奏狀中冀免元敕法狀三重在案其本斷官仍於斷狀後具言臣所斷前件文案皆是將法直司所驗條法一周細詳認悉是罪人所犯科條或言將某色律條比附詳斷逐件參檢並無漏落法律及無欠少案內事節一件格文內大和四年十二月三日刑部員外郎張諷奏大理寺官結斷刑獄準舊例自卿至司直斷事皆許各申所見陳論伏以所見者是消息律文附會經義以識正其法非爲率胸臆之見聘章句之說以定罪名近者法寺斷獄例皆緝

綴詞句漏略律文且一罪抵法結斷之詞或生或死遂使刑名不定人徇其私臣請今後各應尋究律文具載其實以定刑辟如能引據經義辨析情理並任所見詳斷若非禮律中所載不得妄爲判章出口所犯之罪

同上

一件詳刑定罪實在法律一科須是犯人本條或取比附詳斷自今後大理寺詳斷文案祇得以本犯一條法律斷罪不得更將稍似格律於本條前後安排如是罪人合以官品減等官告贖罪之類條件卽許於狀法內次第區分右奉敕大理寺每有詳斷刑獄案牘準律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又稱準格詳獄一切取最後敕爲定後敕合破前格今後凡有刑獄先引律令格式有無正文然後檢詳後敕須是名目條件

長壽縣志卷九

十一

大理府志卷九

同卽以後敕定罪敕內無正條卽以格文定罪格內有無正條卽比附定刑先自後敕爲比事實無疑方得定罪或慮律令難明錄奏取裁

同上

取法直官不隱法文狀在案本斷官祇據愆狀書法定罪不得輒使文章及有徵引刑部詳覆官法直官亦準此兼自此御史臺大理寺準推斷刑獄之際刑法官及諸朝臣不得以見所推斷人罪名合使條格奏請改易刑法中或有不便於事者任其奏聞餘依李延範所奏

同上

務監臨請差本處衙院官吏庶得漸除踰濫兼使州奏薦判官多非才用或以賄賂求進今後奏薦請令本人隨表至京令所司比驗虛華爲刑部員外郎長興四年奏臣竊以欽卹者聖人之大德畏慎者臣下之小心儻不怠於交修庶自叶於理道伏遇陛下靜符玄化動修至仁八紘無幽枉之人四海有昇平之望但以人非誘勸事罕專精將欲仰副憂勤實願再明條制伏見本朝故事凡內外官司有能辨雪冤獄活得人命者特書殊考非時命官多難已來此道漸廢旣隳賞典難得公心伏乞明降敕文顯示中外自此不繫正攝官吏能辨雪冤獄全活人命斷割纒訖旋具奏聞考較不虛特與超轉如或滯留不具申奏及虛妄冀希恩澤其所在司長本判官並請重加殿罰

長壽縣志卷九

十一

大理府志卷九

冊府元龜

四年二月大理正張瑑奏曰臣伏見咸通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大理少卿劉慶初奏請於法寺置議獄堂每寺丞詳斷刑獄畢集大卿二少卿二正六丞四司直八評事十同於議獄堂參詳令依典式其法官中能辨雪冤獄迹狀尤異者二人已上請書上考三人四人已上者超資與官今欲望依慶初所奏法寺置議獄堂凡斷公事並集法官詳議然後連署奏聞天下諸州案牘亦望本判官與副使已下都廳會議敕法寺議獄宜且於寺卿廳內法官賞罰宜依所奏天下州府有疑者判官集議尋常款案則準法施行

會要

長興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斷魏欽緒犯賈官罪決重杖一頓

處死赦處分其詐假官及冒名接腳等並準律文及天成元年九月十六日敕指揮同上

四年四月敕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奏三司官每推斷案牘時特與免朝恐滯推覆法官推覆時不得私行人事公事畢日朝參如常同上

長興四年六月敕御史中丞龍敏給事中張鵬中書舍人盧導尚書刑部侍郎仕贊大理卿李延範等詳定大中統類同上

定賊

後唐長興四年六月十四日準敕枉法贓十五匹絞準格加至二十匹上自喪亂以來廉恥者少舉律行令誠人遠財國家常切好生上下頗能知禁犯既漸寡法宜亦輕起今後犯

表奏錄卷九

主

通鑑纂要

枉法贓者宜準格文處分贓名條內有以準加減及同字者并倍贓累贓並宜準律令格式處分凡有告事者除鹽麴條流外宜據輕重依理施行不在格賞之限同上

四年六月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奏請條流縣令凡死罪以下得專之刺史部內有犯死罪一人得專之觀察使部內有犯死罪五人以下得專之敕刺史即為屬部安可自專案牘既成須申廉使餘依所奏同上

其年七月前潞州屯留縣主簿李光鼎獻時務凡諸道推刑獄請令於本判官廳前當面責勘據遞到疑狀判官與本司官典同封口候勘鞫了日都將印縫分付本典結案從之同上
應順元年三月二十日敕刺史縣令丞尉得替自今後如是

見任官將已分錢物資送得替人即勿論其或率斂吏民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加一等如以威刑率斂以枉法論其去任受財人減二等同上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柄為制禮之先獄訟乃有國之重一成其守四海同文咸符欽卹之言乃致太平之道以近及遠列職分司申明皆有其舊規決斷各繇其所屬惟理則罪疑可定惟正則刑措可期諒在舉行方無壅滯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為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敢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冊府元龜

表奏錄卷九

十四

通鑑纂要

宋帝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令淹滯同上

宋帝清泰元年閏五月敕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盡有區分久不舉明遂至廢紊宜令京百司各於其閒錄出本司事裁成卷軸或粉壁寫在廨署本司官當宜省覽以備顧問自敕下至今累年如聞諸司或以無解字處並未書寫施行令御史臺兩差巡司分巡百司取已寫未寫司局以聞如因事未辦處與限五日須鈔錄依元敕指揮其諸道州縣亦有六曹內台行公事條件鈔錄粉壁官吏長宜觀省其律令格式事繁昨已撮成四卷州縣差人鈔錄以備檢尋今後宜令御

史臺每至正初具錄前後敕文告示百司入諸州府承爲常式同上

六月大理正劇可久上疏臣曾披法律深究臧否州縣令律之中具存條格軍鎮按推之吏未載明文事若不均何以示勸其三京軍巡使諸州府馬步都虞候有精於推劾雪活冤濫者請量事超擢如按鞫偏私故入人罪者亦刑之無赦詔曰義存兩造善推鞠者故合獎勵法貴一成務欽守者豈煩更改劇可久所陳章奏備驗忠勤然於取舍之間未盡諮詢之理其軍巡使都虞候能覆推刑獄雪活人命及推按不平致人負屈者起今後宜以長興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敕條施行合有獎勵亦等第比附行遣其故入人罪律有本條何煩

長壽縣志卷十九

五
通鑑纂要

別定同上

清泰元年九月大理寺奏所用法書竊盜條準建中年賊滿三匹已上決殺不及三匹量情決杖元口以量情之文不定詔御史中丞龍敏等議賊滿三匹準舊法一匹已上決徒二年半一匹已下量罪以杖大理寺又以量罪之文不定申奏集寺重議今議定賊滿一匹徒二年半不及一匹徒一年半不得財杖七十從之會要

清泰二年四月御史中丞盧撰等進清泰元年已前十一年內制敕可久遠施行者凡三百九十四道編爲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本司封閉不得行用敕付御史臺頒行同上

二年四月辛丑詔曰運當昭泰時屬樂康思欲導和氣於雍

熙布休光於幽隱將期卹物必軫深仁今以甫及糴糴適茲炎毒宜茂好生之德俾敷在宥之文足以寬肺石之冤辭叶薰風之解愠庶遵時令獲奉天心宜令御史臺河南府運巡諸道州府自五月一日已前見繫罪人常赦不原及已見情狀之外悉令疾速斷遣勿至淹停冊府元龜

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刺史位列公侯縣令爲人父母祇合倍加乳哺豈可自致瘡痍一昨張宗胤胥吏訟論合當極典法司援律罪止徒流臣聞立法稍嚴則人不致犯其見行法律望下所司更加斟酌御史臺刑部大理寺同議奏曰準律枉法贓十五匹絞天寶元載加至二十四匹請今後犯枉法贓十五匹準律絞不枉法贓準律三十匹加徒流受所監臨贓五十匹流二千里今請依統類不枉法贓過三十匹受所監臨贓過五十匹從之會要

長壽縣志卷十九

六

通鑑纂要

後唐清泰三年三月尚書刑部郎中李元龜奏準開成格應斷天下徒流人到所流處本管畫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申奏得放還本貫近年凡徒流人所管雖奏不申御史臺報大理寺所以不知放還年月望依格律處分從之同上

清泰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刺史位列公侯縣令爲人父母只合倍加乳哺豈合自至瘡痍一昨張宗胤胥吏訟論合當極典法司據律罪止徒流臣竊惟立法稍嚴則人不致犯其見行法律望下所司更加詳酌及下御史臺刑部大理議云準舊律枉法贓十五匹絞天寶元載加至二十四匹請今後犯

枉法贓十五匹準律絞不枉法贓準舊律三十匹加役流受所監臨贓五十匹流二千里今請依統類不枉法贓過三十匹受所監臨贓過五十匹從之

冊府元龜

後唐馬勝清泰中爲深州司功詣關上封事曰夫道貴適時謀須應務不可專遵前古不可苟徇今時必在合宜方能致理臣見賊盜律凡盜竊資財多少及放火燒場據所燒物數爲錢數裁斷比來法司常行此律今若情敦去殺道在卹刑欲令惡鳥移聲小人革弊致風行草偃須以猛濟寬臣竊見鄉村人有殺牛賭錢嗜酒不事家產者初則恣其凶頑後則利於財物若以嚴刑止絕因茲蟻結蜂屯便成羣盜臣以爲但是竊盜不計財物多少及放火劫舍並望且行極法俟餘

長編卷九

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

風稍殄澆俗既移然後用輕刑未爲晚也臣又見諸州置捕賊巡務比來以備警巡近者卻被爲非人詐爲巡司劫盜閭里既難辨認爲惡滋深乞一切去除此務凡盜賊出於百姓其原出於屠牛賭博飲酒不務營生請下諸州府巡屬普令沙汰此色之人嚴行條法則無盜矣何必別置巡司臣又見州縣鄉村有力戶於衙府投名服事如有差役祇配貧下戶臣請州縣節級立定人數其餘令歸田里卽不困貧民詔曰馬勝所陳理亦公當嚴刑去盜正切救時付中書門下告諭中外於極刑之中不得因緣枉濫務在懲惡止姦審詳行遣

冊府元龜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敕大理寺奏見管統類一十二卷編

敕三卷散敕七十六道宜差侍御史李遐刑部郎中鄭觀與本寺官員同爲參詳今踴逐到靜僧坊便欲刪定再候進止者敕李遐改官鄭觀去世更候差遣轉慮稽延宜令大理寺其合改正國號廟諱等文字如是不動格條不礙理義便可集本寺官員檢尋改正如或顯繫重輕須要商議別具奏聞其御史臺刑部所有法書合改正文字者亦宜準此

同上

同上

長編卷九

六

通鑑紀事本末

晉高祖天福三年正月敕應諸道州府刑獄慮有淹延宜令逐處應用禁繫人等并仰各據罪戾口詳事理速口斷遣不得停滯仍付所司

同上

晉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騎常侍張允造駁赦論曰臣聞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則不勝其禍不赦者小害而大利久則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願陛下無爲赦旨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有過開羗半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乎見赦者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小民遇天災則喜相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赦

者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爲惡之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助惡民也故曰天降之災警誡人主豈以濫舍有罪而能救其災乎是知赦不可行也明矣上深納之

會要

晉天福三年三月詳定院奏前守晉州洪洞縣主簿盧彖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尚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諸道決獄若關人命卽刑部不合不知欲請諸州府凡斷大辟罪人請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仍具錄案款事節并本判官馬步都虞候司法參軍法直官馬步司判官名銜申聞或有案內情由不口刑部請行勘覆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議刑書非惟免有銜冤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以人命至重而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爲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同上

五代史補卷十九

九

通鑑纂要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冤魂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推勘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簡律令合格赦其間或有疑者準令文獻大理寺亦宜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府然後決遣

同上

晉天福二年六月中書門下奏伏觀天福元年十月敕節文唐明宗朝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令諸司每有公事見執清泰元年十月十四日編敕施行稱明宗朝敕除編集外並已封鎖不行臣等商量差官將編集及封鎖前後敕文並再詳定其經久可行條件別錄聞從之遂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祕書監丞呂琦尚書駕部員外郎知雜事劉暉尚書

刑部郎中司徒詔大理正張仁瑑同參詳至四年七月薛融等上所詳定編敕三百六十八道分爲三十一卷敕令有司寫錄與格式參用

會要

晉天福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敕下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諸道州府今後或有繫囚染病者並令逐處醫工看候於公廨錢內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所有罪犯台處杖責者仍候痊愈日科決

同上

天福三年十二月尚書刑部郎中馬承翰奏伏見都下衢街窄狹人物殷繁其有步履艱難眼目昏暗老者幼者悉在其間車馬若縱於奔馳生性必見於傷害況律禁無故走馬傷人殺人素有嚴典臣切恐功勳之子軍伍之人向來偶昧於

五代史補卷十九

辛

通鑑纂要

憲章此際忽思於馳騁害人者死是殺二人殺人既多亦傷至化臣以爲不若令之在前使民知禁臣乞特降明詔示諭內諸司以下及諸軍巡於街衢坊曲並不得走馬兼乞指揮逐界金吾司所由及軍巡所由管切止約如有故違走馬者不問是何色目人並捉搦申所司請依律科斷若所由不切止約致走馬害人者逐界分所由與所犯人同罪科斷其或自內中急傳宣旨者卽請賜銀牌或牙牌令以手持之俾路人及所由辯認易爲奔避上行其令而下不敢違非惟得罪者無辭抑亦所犯者應少赦曰馬承翰所貢封章俾人知禁雖曾條貫恐未周詳宜依餘準近敕處分仍付所司

冊府元

四年七月右諫議大夫薛融等上疏詳定編敕三百六十八

道分爲十二卷詔令百司寫錄與格式參用九月相州節度桑維翰上言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云是鄴都舊例格律未見明文敕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盜賊之徒律令俱載此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資天下諸州皆準此處分同上

五年三月十日敕勞耳稱冤人準大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敕若有犯者決杖流配訴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所陳與爲勘斷勞耳之罪準律別科會要

晉天福五年六月二十日詳定院奏準行法統類大中二年

五代通鑑卷九

三

通鑑卷九

正月三日敕天下州府官吏犯贓皆遞相蒙比不肯發明縱有申聞百無一二自今後管內縣令有犯贓事發州府不舉者連坐錄事參軍有贓犯刺史不舉者連坐刺史刺史有贓犯事發觀察使不舉者連坐廉使又準大中二年二月十七日刑部起請今後縣令有贓犯錄事參軍不舉錄事參軍有贓犯刺史不舉刺史有贓犯觀察使不舉其所司奏聽敕旨臣等參詳役縣司本典知情並同罪告事人放三年租稅差徭仍將放免數卻配蓋藏罪其錄事參軍不舉者請減縣令所犯罪二等敕起今後如有縣令犯贓錄事參軍知而不舉者宜準敕文處分不知者不在此限同上

晉天福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大理寺申當寺自前每月公案

一道除斷狀外須全寫三本內一本申奏一本送刑部一本下本道者伏緣近年諸處公案併多寺司常慮淹延況所行斷遺案文此謂舉明條法況本道已有元推公案固不煩備錄施行今欲祇錄斷狀連敕頒宣亦不礙於規矩況刑部大理寺亦是已有具案元祇以斷覆詞降敕歸司其諸道元推司今欲乞準刑部例祇降斷狀連敕施行所貴將來免滯刑獄從之同上

五年十月癸丑詔曰朕自臨區夏每念生靈惡殺爲心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資天下諸州皆準此處分冊府元龜

晉天福五年十月敕今後竊盜贓滿五匹者處死三匹已上

五代通鑑卷九

三

通鑑卷九

決杖配流以盜論者依律文處分會要

天福二年八月敕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贓不虛並宜處死同上

晉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據刑法統類節文云盜賊未見本贓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減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殺論或無故者景跡顯然支證不謬堅持姦惡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者減故殺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終是平人以此致死者減故殺罪一等臣按上文云有故殺者以故殺論此卽是也其無故殺者亦坐減一等罪卽恐未當假如官司或有刑獄未見本情不可全不詰問據言有故者則是冒行拷掠及違令式或

竊大勘棒強相抑壓以此致死者並屬有故無故者卽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違法律亦不墜有抑壓此則並屬無故不坐罪假若有犯事人舊患疾病推勘之際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減等之罪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邂逅謂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決尙許勿論此云無故卻令坐罪事實相背理有未通請今後推勘之時致死者若實情無故請依邂逅勿論之義詳定院奏臣等參詳若違法拷掠卽非口託故挾情以致其死而無情故者依故殺論若雖不依法拷掠卽非託故挾情以致其死而無情故者請減故殺一等若本無情故又依法拷掠或未拷掠或依問未詰問及不抑壓因他故致死並屬邂逅勿

論之罪從之 同上

表奏稿卷二十九

三

職官律

六年五月十五日尙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請今後凡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院覆奏應內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無品官有散試官者應內外帶職廷臣實從有功將校等並請同九品官例其京都軍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內外離任鎮將等並請準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司判官雖有曾歷品官者亦請同流外職準律杖罪已下依決罰例徒罪已上仍依當贖法周顯德五年七月斷定刑統今後定罪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留守準從五品例諸道兩使判官防禦團練副使準從六品官例節度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兩藩營田等判官準從七品官例諸道推巡及軍事判官準從八品官例諸軍將校內諸司副供奉官殿直臨時奏聽聖旨 同上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刑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察於事情斷遣必遵於條法用弘欽卹以致和平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縣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詢口闕典用整弘綱功必賞而罪必誅善者進而能者勸起今後但能雪活冤獄不限在朝職司亦乞量加旌賞應關諸道州縣官員雪活冤獄不虛委逐處長吏鈔略指實案節先具奏聞所付本人憑由官滿到京便於刑部投狀不得隔越年歲方可論訴功勞庶內外以皆同使期程而有守廣亨壽好生之道盡高 察獄之明者敕旨理冤申屈勞績可加內職外官課最無異苟能雪活何吝甄酬宜先錄公文直具奏聞或官滿到闕投狀無到隔年庶絕濫說用分眞僞宜依仍付所司 冊府元龜

表奏稿卷二十九

三

職官律

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宜令四京及諸道州府遇大祭祀正冬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已上日並不得行極法如有已斷下文案可取次日及雨雪定後施行 會要
少帝天福八年四月壬申敕詔自臨寰宇思致和平以四海爲家慮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內或多枉撓之人屬此炎蒸倍加軫憫冀絕滯淹之歎用資欽卹之仁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絕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冤濫仍付所司 冊府元龜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寬大之令是知卹刑緩獄

乃爲政之先布德行仁實愛民之本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動植蕃庶之際宜順時令以弘至仁竊以諸道州府都郡縣應見禁罪人或有人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舞文枝蔓及眾捶楚之下或陷無辜縲絏之中莫能自理苟一人拘繫則數人營財物用既殫功業亦罷若此之類實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寢成斯弊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錄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絕冤濫勿得淹留庶免虛禁平人妨奪農力冀召和氣以慶明時敕曰囹圄之中縲絏之苦姦吏苟窮於枝蔓平人用費於貨財絛茲滯淹兼致屈塞桑蘭能體茲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口深爲允當宜在頒行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十九

三

通鑑纂要

十月甲子祕書省著作郎邊珣上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常規蓋欲表大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皇帝陛下德合上玄運膺下武盱食宵衣而軫念奸宄惡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冤枉然以照臨之內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姦弊臣竊見諸道刑獄前朝曾降敕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錄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躬親點簡或胥徒微倖妄要追領證明慮有涉於淫刑卽恐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敕自今後諸道并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其錄問所冀處法者無恨銜冤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敕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

濫舉雖一成之典務在公平而三復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邊珣近陟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卹宜允申明

同上

開運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詳定院奏今後在京及諸道州府如有準敕決笞杖者差一員公幹清強官監視從之

會要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補考卷十九

三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

刑法考第二十三

律令

漢高祖卽位稱天福十二年八月敕應天下凡關賊盜捕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冊府元龜

漢隱帝乾祐二年正月敕政貴寬易刑向哀矜慮滋蔓之生姦實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將冀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應問其於決斷務在公平但見其情卽爲具獄勿令牽引遂致滯淹無縱舞文有傷和氣同上

宋史補考卷二十

一

通鑑纂要

乾祐二年四月甲午敕日月屆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日是卽刑議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勸窮薄刑者盡時疏決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在獄見繫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同上

五月辛未敕王化所先獄訟攸切不惟枉撓兼慮滯淹適當長養之時正屬煊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行靡不丁寧未嘗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逗留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曰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口弊之時非猛則姦凶難制及知勸之後或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處犯罪人

等除叛逆罪外其餘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同上

周廣順元年正月五日敕節文今後應諸色犯罪除叛逆罪外並不得沒籍家資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會要

廣順元年三月十三日敕今後應三京及諸道州府凡有刑獄並須據罪斷遣除準敕勸鞠及合奏覆外其餘不得便將案奏擬聞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壬戌朔敕朕肇啟丕基躬臨庶政深慕泣辜之道以弘恕物之心今則方屬炎蒸正當長養黃沙繫繫宜矜非罪之人丹筆重輕切戒舞文之吏凡有獄訟不得淹延務令囚絕拘留刑無枉濫冀叶雍熙之化用符欽卹

宋史補考卷二十

二

通鑑纂要

之情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人等宜令逐處長吏限敕到應有獄囚當面錄問事小者便須遣決案未成者卽嚴切指揮疾速勘決據罪詳斷疏放勿令停滯及致冤抑庶召和氣俾悅羣心冊府元龜

周廣順元年六月命侍御史盧億等以晉漢及國初事關刑法敕條凡二十六件編爲二卷目爲大周續編敕會要

二年四月壬辰敕朕以寡昧獲主黎元將以召天地之和每思去刑政之弊寅恭於此宵旰爲勞今以節及長贏時臨暑熱耕農之戶蠶麥將忙宜於獄訟之間特示憂勤之旨應有刑獄切慮淹滯詔至所有重輕繫囚疾速勘鞠斷遣無令冤抑慮有淹延若輕罪盡時決遣其婚田爭訟務內勿治若事

要定奪即須疾速區分若斷遺不平許人糾告官典必議懲
斷冊附元龜

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起今後應天下諸道州府斷遺死罪
者候斷遺訖錄元案問奏仍分明錄推司官典及詳開檢法
官姓名具檢用法條朱書不得漏落今後應犯竊盜賊及和
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處犯罪人等除
反逆外其餘罪並不得籍沒家產及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
分請再下明敕頒示天下乃下詔曰赦書節文明有釐革竊
慮邊城遠郡未得詳審宜更申明免至舛誤其盜賊若強盜
並準向來格條斷遺其犯竊盜者計贓絹滿三匹者並準口
決殺其絹以本處上估價爲定不滿三匹者第等決斷應有

表新卷十

三 通判職

夫婦人被強姦者男子決殺婦人不坐其犯和姦者男子婦
人並準律科斷罪不至死其餘姦私罪犯準格律處分應諸
色罪人除謀反大逆外其餘並不得誅殺骨肉籍沒家產先
是晉天福中敕凡和姦者男子婦人皆極法至是始改從律
文焉八月敕承前所立鹽麴條法每犯至少盡處極刑近年
以來抵罪甚重兼以邑居人戶隨稅請鹽既不許將入城隍
又不容向外破賣立法之弊一至於斯爰自新朝尙沿舊制
昨因鄭州按獄備見百姓銜冤既詳斷之踰違亦條令之疑
誤觀茲深刻須議改更庶令輕重得中兼復上下知禁國計
之重立法爲先貴在必行何須過當凡鹽麴犯一斤以下至
一兩杖罰十七配役一年五斤以下一斤已上杖脊二十役

表新卷十

四 通判職

三年五斤以上杖死之煎鹽鹽犯一斤以下杖脊二十役三
年一斤以上杖死之若捉獲鹹土及水煎成鹽了秤之定罪
鹽末鹽各有界分如界分相侵同犯鹽罪論鄉村所請鹽
鹽只自充用不得將入城邑村坊郭博易貨賣如違同犯鹽
論所請鹽鹽處道路津鎮須驗公憑凡賣鹽麴並須官場官
務若衷私與販同犯鹽麴例論官場官務有羨餘鹽麴並盡
底納官如輒將貨賣同犯鹽麴論凡鹽戶酒戶衷私與場官
院官買賣同犯例論凡鹽麴同情共犯若是卑幼骨肉奴婢
同犯只罪家長主者不知情只罪造意者其餘賊等凡城郭
人戶後屋稅鹽並於城內請給若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
所請鹽歸家供食仰本部官據人戶令請數都計於儀場請
數點檢入城不得因便帶入其郭下戶或城外有莊田令并
戶稅者亦本處官預前分說勿令逐處都請凡鹽麴鹽鹹隨
處地分節級專切捉搦如透漏必重科斷其告犯鹽麴人死
罪者賞錢五十千不死罪賞三十千以本處係省錢充故料
酌輕重立此科條宜令三司施行其中有合指揮件目隨事
處分以聞 同上

十二月開封府言商賈及諸色人等訴稱被牙人店主人引
領百姓賒買財貨違限不還其價亦有將物去便與牙人設
計公然隱沒又莊宅牙人亦多與有物業人通情重疊將店
宅立契典當或虛指別人產業或浮造屋舍僞稱祖父所置
更有卑幼骨肉不問家長衷私典賣及將倚富取債或是骨

肉物業自己不合有分倚強陵弱公行典賣牙人錢主通同蒙昧致有爭訟起今後欲乞明降指揮應有諸色牙人店主引致買賣並須錢物交相分付或還錢未足仰牙人店主明立期限勒定文字遞相委保如數內有人前卻及違限別無抵當便仰連署契人同力填還如諸色牙人內有貧窮無信行者恐已後誤繫即許眾狀集出如是客旅自與人商量交易其店主牙行人並不得邀難遮占稱須依行店事例引致如有此色人亦加深罪其有典質倚當物業仰官牙人業主及四鄰人同署文契委不是曾將物業已經別處重疊倚當及虛指他人物業印稅之時於稅務內納契日一本務司點檢須有官牙人鄰人押署處及委不是重疊倚當錢物方

表奏稿卷十

五

通判康普

得與印如違犯應關連人並行科斷仍徵還錢物如業主別無抵當只仰同署契牙保鄰人均分代納如是卑幼不問家長便將物業典賣倚當或雖是骨肉物業自己不合有輒敢典賣倚當者所犯人重行科斷其牙人錢主並當深罪所有物業請準格律指揮如有典賣莊宅準例房親鄰人合得承當若是親鄰不要及著價不及方得別處商量和合交易只不得虛擡價例蒙昧公私如有發覺一任親鄰論理勘實不虛業主牙保人並當科斷仍改正物業或親戚實自不便承買妄有遮占阻滯交易者亦當深罪從之

同上

三年九月敕辰象玄遠罕克精研術數幽深驟難窮究則有閭閻之內卜祝之流靡學陰陽務求衣食妄談休咎以誑民

氓比設律例止茲誕妄久疏法網是啟妖說自今後玄象品物天文圖書議記七曜歷太一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合有及更私傳習見有者並口口毀司天臺翰林院本司職員不得以前件所禁文書出外借人傳寫其諸時日五行占筮之書不得禁限其年歷日須候本司算造奏定方得雕印所司不得更私示外如違準律科斷偏下諸道州府各令告示先是本司術數人以其術私教處里富民好事者而市兒有解算七曜歷經者每年算造供御及賜藩鎮歷日而富民之室皆有之今歲水而星文差度街市大扇妖言故有是命

同上

表奏稿卷十

六

通判康普

命之人並須覺察設計差人收擎不計遠近以獲為限應有婚關競賊盜公事仰逐日長吏躬親鞫問仍令本判官不住提舉疾速區分庶口敕命凡有大辟罪斷訖具公案申奏今後仰鈔錄要當事節兼於前面朱書罪人入禁至斷了日數聞奏

會要

二年四月五日敕應諸道見禁罪人無家人供備喫食者每人逐日破食米二升不得信任獄子即給減消罪人口食仍令不住供給水漿掃灑獄內每五日一度洗刷枷杻如有病疾者晝時差人看承醫療

同上

五年七月七日敕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實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臂十五杖因實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上

又敕諸盜經斷後仍便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不問赦前後贓多少並取決殺同上

顯德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奏準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敕格差謬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並行刪定務從簡要所貴天下易為詳究者伏以刑法者御人之術勸懲之斧斤故鞭朴不可一日弛於家刑罰不可一日廢於國雖堯舜禪古之代亦不能舍此而致理矣今奉制書刪律令之書求救理之本聖賢之損益為今古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彛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二卷

表奏錄卷二

七

通鑑纂要

及皇朝制敕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邊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為姦度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準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劉守中倉部郎中王營司封員外郎賈玘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寺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集新秩勒成簿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諸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盾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牽拘候集畢日委御史臺尙書省

四品已上官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書門下及兵部尙書張昭遠等奏所編集勒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目之為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編敕等采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令指揮公事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奏聞者奉敕宜依同上

表奏錄卷二

八

通鑑纂要

周顯德五年敕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敕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後贓少多並決殺文獻通考
周顯德五年七月斷定刑統今後定罪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留守準從五品官例諸道兩使判官防禦團練副使準從六品官例節度掌書記防禦判官兩藩營田等判官準從七品官例諸道推巡及軍事判官準從八品官例諸軍將校內諸司副供奉官殿直臨時奏聽聖旨冊府元龜

職法

同光三年正月丁酉中書門下奏選人劉邦麻溫田昭遠賈思義廖瑑皆是家狀內收豎丁父母憂年月不同已勝示駁放劉邦麻溫塗毀告身委本州重處色役田昭遠已下殿五選從之同上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辛丑敕鄧州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汴州都勣務使辛廷尉李斷宣等並勒歸田里紹欽本姓溫名韜紹冲本姓段名凝廷尉偽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深惡之繼事汴將孟審澄之子審澄誅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之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比之四凶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並誅黜之上二年二月丙午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尋令中使誅於郡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弑莊宗也同上

天成二年御史臺刑部大理等奏準各例律諸斷罪而無正條者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云斷罪而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準雜律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爲者杖八十疏云雖犯輕重觸類弘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臨時處斷量情爲罪庶補遺缺故立此條其情輕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文獻通考

天成二年七月洛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輝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尙書刑部員外郎李思夢覆曰伏以挾刃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執刃報讐固不逃法戴天罔媿視死如歸歷代以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爲力人張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鐺擊殺莅三日致

死敕旨康買得尙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罪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仇投縣請罪敕旨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請罪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宜減死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敕忠孝之道乃治國之大柄典刑之要本誅惡之深文差若毫釐繫之理道昔紀信替主赴難何青史之永刊今高弘超爲父復仇卽丹書之不尙人倫之法網宜務可減死等會要

天成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卹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民知過今月七日據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朕昨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既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媿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敬瑭詳覆稍乖致人當枉法而殂處朕於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幽枉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快脊杖二十仍削其身職銜配流登州常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如法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子細裁遣不得回循付中書門下百僚進表稱賀冊府元龜

天成三年七月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賊至死分戮於三市

史彥弼爲汴州衙校舊將之子石敬瑭之戚屬王建立奏希
免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徇乃皆就戮 丁延徽爲供奉官
監倉與倉官共盜倉米三百五十石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
護之禁繫經年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取旨繫囚
帝曰除盜倉粟官典外餘可疏放時侍衛指揮使口從賓言
事帝多容之因奏他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賂填
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與決死蘇秦說子不得非但卿
言眾於是不敢言異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竊盜
倉儲何須擁護仍據法寺具獄斷決 同上

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
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從於得本

卷之三

七

大理寺

貴全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
贊口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
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雖遣投荒無
如去世孟昇賜自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官失其糾察
各有殿罰襄邑縣民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
奉敕處死 同上

天成三年十一月宗正卿李紱先補虛稱試御史權公裔攝
陵臺令紱款稱公裔請假與公裔狀不同大理少卿張之愿
詳斷以報上不實者徒一年李紱前犯詐假是重今犯報上
不實是輕準律雖寬酌情尤重請降特赦指揮奉敕李紱縱
橫詐僞重疊欺君雖奪一任告身尚屈大朝憲法玷子宗籍

時乃姦詔宜奪歷任告身仍配隴州徒一年 同上

天成四年二月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少
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繞過周星初平作孽之
守殷次戮不臣之庭魂今者敗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城
大振皇威咸歸睿辨臣等久違宸極俱戀聖恩恨不隨獸舞
於汴郊拜龍顏於梁苑豈可只於清洛坐俟迴鑾願於次舍
之閒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竭歡呼臣等今乞於偃師
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洛陽東謁候奉敕契丹卽爲凶黨
眞定不是逆城蓋關審詳有茲差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
州王都叛琪不詳鎮州爲眞定誤用之故及於罰 同上

卷之三

三

大理寺

旨宣諭臣寮多受其遺賂是日發覺殺四人鞭五人背 同上
任贊爲左散騎常侍天成四年十月奏於郊天前有犯重罪
合當極法者並令推鞠斷道無容開啟倖門從之 同上

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府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
理寺斷止贖銅以官當罪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
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
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已
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
前之弊勤修一德深念五刑寬則不威暴則無惠唯期不濫
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濫已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
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據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

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卿從下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杖一頓處死元論人王饒四人並宜放仍令所在長吏偏示眾多居高者不得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驕而訕上體泣罪之意聽祝網之言各守公途共資王道

同上

長興元年正月乙亥御史臺奏京兆府牒送到爭論莊牒人詳牒內本府元未曾推勘便送赴臺伏準舊例諸道州府資勘尋常公事如曾經遣斷不了方與奏聞候敕下付臺始行追勘且無州縣直牒送臺請行推勘兼夾府尹判語指揮臺司敕旨爲官未可避事夾判不合申臺既有舉明須行責罰府司官吏已下等第書罰

長興二年五月

三

通鑑纂要

九月庚午濟州僞造嘉禾七莖共兩穗本州長吏皆罰直上王承弁爲祠部郎中明宗長興元年九月以奏狀背縫著姓罰一月俸

同上

長興二年三月禮部令史吳知已措以太廟齋郎李誼敕甲及堂判姓名爲張昭因僞出給優牒與張昭齋郎呂圖陳告其僞捕訊於御史臺張昭呂圖李誼是諫議大夫張延雍將作少監呂道昭宗正卿李玩之子也以蔭當補獄成吳知已款伏緣張延雍曾爲當省郎官令知已專主張其子齋郎文書緣奏覆未成延雍累遣人催促及召至面前苛勉以此怕懼遂指改李誼敕書張昭姓名兼蒙昧本司官人出給優牒僞使符印有實詔付大理寺定罪少卿路阮詳斷準格詐爲

制敕僞行符印罪當絞其令史吳知已準格重杖一頓處死本司官祠部郎中王承弁初不精詳致彼罔冒準詐僞律合杖九十如已去官則減等今王承弁已別除官據格放罪門下令史陳延祐雖不與吳知已同情有涉屬託準律杖一百放堂後官何康初言屬託不至取疵準律杖罪呂道昭李玩呂圖事雖關連別無深罪準格並合釋放諫議大夫張延雍補蔭自有格文催促失於事體言苛勉之語雖是見人據引職之詞蓋亦虛指伏候敕處分敕旨曰張延雍中官舊居省署蔭子合補齋郎爲優牒稽遲於本司催促苛勉縱實已該肆赦之恩引驗無聞自取兩詞之誥致淹折獄宜示罰金宜罰一季俸餘依法寺詳斷

同上

長興二年五月

四

通鑑纂要

長興二年五月丙子國子勒停官張崇遠受賂補人法寺定罪爲無祿者減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俾從釋放帝問張崇遠本官久無錢料今有春冬逐月糧者敕旨設祿任能立法懲惡苟有違犯須舉憲刑崇遠流外授官監中守職雖官不請於俸祿而職見請於依糧職罪既彰死刑雖貸宜決重杖一頓處死

同上

閏五月詠河中節度新除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詔曰朕猥以眇躬贊成丕構欲華夷之共泰於刑賞以無私其有位極人臣寵踰涯分擅威權而積惡詢物誠以難容苟緩刑章是滋凶惡安重誨始從幼稚獲備指揮既倚注以漸深亦旌酬而益甚自朕紹興王業委掌樞機官列三公望崇四輔謂勤

劾之可恃每率暴以居懷且孟知祥董璋自守藩維素堅臣節輒從間謀令負疑擢任姻親往分符竹潛設猜防之計擅與割據之言兩川飲恨以俱深一旦飛章而頓絕又錢鏐位冠王公常輸愛戴朕方禮優元老恩遇遽入而重誨采摭瑕疵遽行止絕且去年郊天禮畢率土乂康重誨既館國權復希兵柄輒出渡淮之語貴邀統眾之名事雖不行謀實可懼其後中興戈甲遽伐巴邛將士疲勞梯船阻絕又遣專臨寨所俾料軍儲恣威虐以復多致民兵之共怨朕尚存大體特示優恩爰自禁庭委之藩翰方繫其理旋以貢章豈謂別有動搖潛懷怨望長子崇緒親居內職次子崇贊顯列朝行遣彼元隨偷歸本道據茲悖逆須究端繇勞千里以興師致

宋史紀事本末

主

通鑑紀事本末

四方之駭聽果明罪釁難追誅夷其安重誨宜削奪自身官爵仍并男崇贊崇緒及重誨妻向張等四人宜並賜死同上七月澤州沁水縣令李昭主簿樂鈞兩相關毆及追至本州不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詳斷其罪準律罪當徒及罰銅緣並該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赦旨同官相毆據法當徒大理寺以所犯罪名合該恩赦雖備陳格律而合議矜寬但李昭樂鈞等處令佐之資縱屠沽之行既屬且關自晝經宵加以抗拒使符執留縣印全乖事體大紊紀綱至於偶在赦前合從赦限豈可遺茲凶輩親我疲民免刑已是優弘復職實非允當其李昭樂鈞並勒停見任餘依所奏同上裴坦爲司封郎中長興二年八月渭州刺史石可球母在而

所司誤入贈封之甲敕旨可球母王氏可別封太原縣君裴坦點簡不精罰一月俸本行令史委吏部流內銓量罪科決同上

三年正月北京大將等辭歸本道賜物有差時有鐵林都長行一人退及南廊有言聞於殿上乃有宣問其稱爲量減下秋衣錢一千文別添逐月料錢五百文而不知所減少而益多帝責其退有後言咎歸田里同上

四月御史臺奏禮部貢院散從官呼延昭送到應學究科人李成雍稱於省門前高聲稱屈敕曰李成雍既是書生合知禮範凡關事理祇可披論尙書省前豈是喧呼之所主司在內何興詬罵之言雖妄指陳實爲凶惡苟無懲誡難例輩流宜令御史臺監送本貫重處色役

宋史紀事本末

主

通鑑紀事本末

十二月敕曰國計之重軍食爲先比防主守之隱欺遂致監臨之鈐轄丁延徽選從禁職委以倉儲蓋藉忠勤特添俸給所宜廉慎以副指揮而敢與專知官田繼勳杜延德副知趙德選楊仁祚等相徇私情擅出官物腳夫論告贓狀分明及遣推窮卽稱貸借按正律則罪加於凡盜準後敕則名犯於極刑況兩司簡詳再經議讞定法既當於不濫懲姦斷在以必行又據宰臣所問五條康澄繼陳兩表雖爲帶獄且責盡心但丁延徽所出軍須已離當處本無文紀豈是公官宜同人已而論難追減身之罪宜依兩司詳議斷遣處分其丁延徽田繼勳楊仁祚等二十四並決重杖一頓處死杜延德已下各

依本罪決杖配流實元告人絹二十匹丁延徽爲供奉官監倉與倉官田繼勳杜延德共盜倉粟三百五十石腳夫論告左軍巡禁口稱官米爛折借粟變米頃官口及勘變米粟不曾至碾乃是糴貨錢亦破使訖刑部引統類監臨官典犯一匹已上入己者不在赦限同入己之賊今約丁延徽粟價計贓絹六十五匹二丈合犯絞二人專知官田繼勳等計贓絹三十七匹二丈爲首合犯絞副知趙德遵合流二千里其次決流有差刑部據法律定罪而大理少卿澄上表論以爲借粟有還竟合減等

四年四月大理寺奏滑州人程洪與鄰人不協自焚其屋延及鄰人屋燒家財蕩盡伏緣三經赦恩例合杖罪令償所燒

長安縣志卷三

七

通鑑纂要

家財敕旨程洪宜配流德州常知所在餘依奏

同上

五月獲嘉縣令盧嵩以戶民關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既關威力之條合處殺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準格文爰該免死之科式表好生之德盧嵩準格配流天德曳撲人王光祚配流登州敕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以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刑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違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魂兼可戒爲官之屬嵩宜配慰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於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敕付所司焚毀餘依省

寺詳斷 同上

長興四年五月獲嘉縣令盧嵩拖曳戶民致死其盧嵩減死配流今據所司引減死配天德五城流人格文內只言兩京關內河南河東北淮南山東西等道州府繫囚並不言荆南湖南江南嶺南浙江東西福建等道亦不言劍南黔南隴右河西等道又云京兆府界內持杖強盜不論有贓無贓及竊盜賊三匹以上并依前後格敕處分此又酷秦中之人資海內之盜既茲有二豈曰大同況天下府州凡竊盜贓滿三匹皆處極法並不以律內十五匹加笞流定罪亦不減死配流據所司斷盧嵩以故殺定罪又不該此條今或欲將此條旋舉定刑憲以愛惡於人數之上下其手今日已後所司凡有

長安縣志卷三

六

通鑑纂要

刑獄據罪款準後敕文案律令格式條法詳斷不得引此減死條格惑人其間或有情非巨蠹繫敕命處分

同上

六月大理正張仁瑑奏臣嘗歷外任見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令給喪葬行人載於城外殘害屍骸多致邀求實越彝章頗傷仁化準獄官令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乃行刑法云決之經宿所司卽爲瘞瘞若有親故亦任收葬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種瘞置碑銘於墳內立牌於冢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其月敕御史中丞龍敏給事中張鵬中書舍人盧遵刑部侍郎任贊大理卿李延範等詳定大中刑法統類

同上

清泰三年十月詔金州斬屯戍都監陳知隱先是蜀人侵軼
禦侮不嚴突至城下水寨失守故也

十二月司天冬官正朱懋訟本監胡杲通言前監徐鴻亡在
殯鴻男皓方行服杲通署爲監丞下御史臺鞠問杲通言自
授官後有監丞高繼言歷算事徐皓工於推步其祖保謙藝
優所以權署攝不知徐鴻死方在殯其署徐皓緣歷算事大
詔曰徐皓伎術勘造且宜落下別後處分高繼備知徐皓居
喪不合薦舉宜停見任杲通已下並釋放

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御史臺奏六宅使王繼弘前洛
州團練使高信於崇禮門內相詬已伏款罪敕曰高信曾剖
郡符繼弘方參禁職凡於語默合曉規儀豈得輒於內庭恣

表奏錄事

元

通鑑纂要

行私忿肆誼譁而頗甚侮憲法以若無既駭物情尤傷事體
苟無懲沮何戒踰違尙示包容止從譴逐高信宜送復州收
管王繼弘勒停送義州衙門前仍常知所在

同上

晉天福三年七月晉州民曹繼勳訴男滿籍與王興哥因里
俗戲擲磚子誤觸破頭上辜限內因風致卒準律合決重杖
處死者刑部詳奏云王興哥情非巨蠹年乃童蒙滿籍死既
因風本州勘須有據雖執毆傷之律自有常刑當逢欽卹之
朝寧無有過尋有敕減死一等徵銅一百斤

同上

四年十月敕李道牧前爲陸渾縣主簿狼籍求官強詞抗敕
厚誣宰輔累犯乘輿措言孰願於斥尊構意只謀其撓政將
懲狡蠹須舉典刑宜令決杖配流永不齒錄

同上

少帝開運二年春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部下相推使張迺
等五人時光遠放命帝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

同上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甲申敕考城縣巡簡供奉官馬彥勛
處死以在巡簡所停匿救書殺戮囚故也

同上

二年八月敕前明經劉繼倫決杖仍追奪出身文書先是繼
倫醉酒於臨街民家踞牀而坐權知開封府袁義前驅騁道
叱之不起又加慢罵所司詰之以聞遂有是責

同上

三年正月責教坊樂人張錦繡等四人各杖脊十七除籍控
鶴官將虞候賈超等二人各決杖二十配流商州院治務收
管時安州節度使王令溫受代入朝樂人與控鶴官詣令溫
求丐太祖知之故有是責

同上

表奏錄事

平

通鑑纂要

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文
證甚致淹延有行事付河南府處死餘吏尹致職口行首但
恣姦欺窮奇備驗於行藏積弊須去其元惡可處死鄭傳身
爲堂吏事昧公心旬當踰濫選人曲委爲造文狀保姦斯在
情故可知可流決邢州承旨官王處環是臺司首吏職名不
卑誠宜助憲府之準繩豈得叶選人之踰濫決流忻州裴溫
玉皇甫源邵仁郃旬常選人有涉踰濫或出公驗都味精詳
各決杖退充本司最下令史三銓官崔沂等既已貶謫口其
有司冀軫與諸令史共爲囊橐故也

同上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游畿甸謁縣令是時方聚邑客
捕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匹宰

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賊狀狼籍法當處死
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正賊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
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賊吏非
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既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貸其
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今刑統中強率斂
入已並同枉法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通鑑

顯德二年六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
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
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同上

侯贊者密州民也顯德三年十二月稱草澤臣冒闕獻策詞
理甚鄙且兼乞召對帝因問之語多不遜復有自薦之意帝

宋史稿卷二十

主

通鑑

怒令引出杖脊配役 冊府元龜

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
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載國隨
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
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
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
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
不爲勘斷帝大怒遣寶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
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
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馮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
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 見寶儀傳

周世宗用法太嚴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
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於此樊愛能何徽以用
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
率麟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
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
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口而役夫有就瓦
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
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複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
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洪氏容齋
聞主議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
大夫中丞僕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宋史稿卷二十

主

通鑑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
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
引投鼠忌器之喻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自是
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
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
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
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闕無道之
議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
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文獻通考
王蜀時其下將帥鮮不好貨有宗裔者分符仗節獨守廉
隅嘗典劍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識認暴客追曉告巡捕吏

掩而獲之所收贓惟絲鉤綢綾賊主言是本物其因不禁拷捶遂伏其罪乃送州宗裔引慮繯因訴絲鉤綢綾乃是家物與被盜主遞相辭說宗裔促命取囚家縲車又各責綢綾卷時心有何物一云杏挾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開綢綾見杏挾與囚款同仍以絲鉤安於軋上量軋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主伏妄認之罪巡捕伏拷決之事指顧之間乃雪冤枉疑獄集

赦宥

梁太祖開平元年即位大赦改元 開平三年正月祀圜丘大赦 十一月告謝圜丘大赦 乾化元年大赦 郢王友珪即位大赦

均王乾化三年祀圜丘大赦

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大赦 二年祀南郊大赦 文獻通考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此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洪氏容齋隨筆

明宗天成元年即位大赦 長興元年祀圜丘大赦 閔帝

即位大赦 文獻通考

潞王清泰元年即位大赦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即位大赦 十二月入洛陽大赦 二年至汴州大赦 三年大赦 文獻通考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以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口記大將軍以上十人它州聽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遷職名而已

赦之爲言宥有罪之謂也後來之赦非獨宥罪而已又從而推恩焉於是有罪者幸免無功者超遷刑賞俱失皆由於赦其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齊王即位大赦 開運元年大赦開元 二年大赦 四年

契丹主入汴大赦

漢高祖即位大赦 乾祐元年大赦改元

隱帝即位大赦 二年大赦

周太祖廣順元年即位大赦 顯德元年祀圜丘大赦

世宗即位大赦 二年克鳳州赦秦鳳階成境內 三年赦

淮南諸州繫囚

恭帝即位大赦 文獻通考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一

軍旅考第二十四

兵制

梁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衛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爲軍使會要

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左右龍虎軍左右龍虎爲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爲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爲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爲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爲左右英武軍前朝置龍虎等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天威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一

十

通鑑紀事本末

梁開平元年八月敕諸道所有軍事申奏令直至右銀臺門委客省使畫時引進尋常公事依前四方館接收同上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爲盜大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七八文獻通考

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爲劓剕桀黷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願受墨涅若膚疾

然雖刑面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而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之也同上

有事則調集爲兵事已則散歸爲民歷代通制也方其調發雖顧家室面不敢留故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及其征役也雖念室家而不敢去故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其已成也則三年不興其當更也則終歲而罷又烏有避役而逃在軍而遣也哉自府兵破壞征戍踰期故有去時裹頭歸來頭白之歎方鎮專擅務相傾軋故有十五以上盡詣行營之令亡命逃匿以幸一日之安者在在皆然是豈法令之所能禁哉幽滄之役劉仁恭始令勝執兵者盡行文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一

二

通鑑紀事本末

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若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之民稚穉之外身無不文者梁方有事幽滄攘竊神器奈之何其效仁恭乎自拔隊之法一行而兵人逃生無所奔遁四出其勢必然今又盡文其面以記軍號歸鄉里則不之容過關津則許之執藏伏山澤聚爲寇盜宜日盛而月增也不變其制而特許歸田里迄使後代守爲常法其亦不仁也哉朱輔編年總辨

開平五年正月詔徵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至京見於崇勳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賚甚厚使督軍進發冊府元龜

乾化元年五月敕左右銀臺門朝參諸司使軍使已下不得

帶從人出入親王許將一二人執條狀手簡餘悉止闌入者抵律闔守不禁與所犯同 會要

後唐同光二年二月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拔義功臣其初帶憲衛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蹕功臣 唐玄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昭宗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是偏及成卒非常典也 同上 其年九月敕如聞藩方入奏之人多於京內私買衣甲宜令總管司密加覺察 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六月敕金吾每奏左右廂內外並平安有類

五代史卷三十一

三

藩方宜改云軍國內外并平安 同上

後唐長興三年三月敕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宜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廂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 同上

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 同上

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

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衛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通鑑

路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雒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問黃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玢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為率無問自居及僦者豫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開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文獻通考

後唐李存儒爲衛州刺史爲梁將段凝所陷存儒控御無術誅斂州民防城之卒皆微月課縱其歸去段凝知其若此夜渡舟師詰旦登城存儒不之覺

冊府元龜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開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燈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

文獻通考

晉天福二年二月敕京及諸道馬步諸軍若長行違犯便委副將據罪處理如副將十將違犯卽委本指揮使科斷指揮有罪若不出軍卽委都指揮使口錄申奏若行營在外卽委行營統領依軍法施行其諸道軍都在本處者卽委本處節

五

五

五

度使防禦團練使刺史據罪科斷其年十月敕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開運元年三月命諸道州府縣點集鄉軍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杖器械其力營之至五月敕諸道新點鄉兵宜以武定爲名至三年正月改武定爲天威軍尋命放散其年十月敕作坊及諸道造作衣甲器械今後並不得用金銀裝飾

會要

文獻通考

晉天福二年敕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會要

史弘肇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自晉赴離將抵河內左右軍校持械爭道候者馳告及頓軍召而詰之乃獲其首爲亂者

既伏罪親以鐵搗擊而斃之梟首示眾見者爲之惕息凡騎士自河涉維有犯田繫馬於樹者咸戮之由是軍眾肅然無敢犯其令

周孫漢均爲絳州廣順元年二月言州無守禦兵士今欲抽鄉兵千人防城從之

冊府元龜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御史臺奏唐景雲二年改左右屯衛爲威衛又唐高名治政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分爲司馬蓋臣子避君父名也請諸衛中書舊是屯衛者復舊名從之

會要

周廣順四年四月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

御撰其名

五

大

五

顯德元年十月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累朝已來老少相半強懦口分益徇人情不能選練今春高平與劉崇及蕃軍相遇臨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幾至喪散況百戶農夫未能磨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眾宜令一點選精銳者升在上軍怯懦任從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虛費

先是上口

其退縮慨然有懲革之意又以驍勇之士多爲外諸侯所占如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口於關下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貧

同上

二年十二月改東西小口爲東西班承旨其月以新收復秦鳳州所禽獲川軍署爲懷恩軍四年四月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分爲六軍共三十指揮賜號爲懷德軍

同上

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

一卒號生軍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碗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浚波軍民奴及贅婿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陸游南唐書

馬政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詔先以討伐北虜因率公私馬以濟戎事至是慮有擾擾復罷前令如有力者任畜馬

開平四年十月頒奪馬令先是王師繫賊所得馬雖一二必

在唐書卷三十一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具獻或被瘡殞於道中而戰者無所利帝曰獲則有之所以要其奮擊也今主將亡馬皆不言取士卒獲以爲己功甚無謂宜下諸軍勿來獻擅冒禁者以違敕罪罪之冊府元龜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將事西蜀下河南河北諸州府和市戰馬所在搜括官吏除一匹外官收匿者致之以法縣是

搜索殆盡同上

同光三年閏十二月魏王奏東西兩川點到見在馬得九千五百三十四匹同上

天成四年四月詔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關下帝自臨馭欲來遠人党項之眾競赴都下嘗賜酒食於禁庭醉則連袂歌土風以出凡將到馬無驚良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

價以給之及計其館穀錫資所費不可勝紀計可以爲蠹中華無出於此遂止之同上

天成四年八月詔以右軍馬牧軍使田令方錫牧不謹馬瘠而多死効致於法安重誨奏曰令方損耗官馬死未塞責然因馬罪死一軍使非撫士之道杖減死一等

長興元年七月分飛龍院爲左右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同上長興三年正月三司奏從去年正月至年終收到諸蕃所賣馬計六千餘匹所支價錢及給賜供費約數四十萬貫同上

三月丙辰初置監牧蕃息國馬

胡三省曰唐置監牧以畜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時監牧必置於并代之閒若可隴諸

在唐書卷三十一

八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閒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

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幾馬以瘠吾人其婉多矣今因置監牧事併錄之通鑑

長興四年十月帝問見管馬數范延光奏曰天下管支草粟

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部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價日四五千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

使財賦坐銷朝廷將不濟會要

馮贇奏曰今商州每年上供絹不過六百匹臣給馬價每日約支五千餘匹臣等思惟無益之甚乞陛下深悟其理冊府元龜

十一月朱弘昭馮贊奏曰臣等自蒙重委計度國力盈虛而支給嘗若不足者直以賞軍無算買馬太多之弊也若不早為節限後將難濟宜嚴敕西北邊鎮守此後請禁止其來上同四年十月敕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見管馬數極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五千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消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乃降是敕同上

市胡馬以資國兵蓋自武德借馬突厥始開元開突厥款塞明皇厚撫之歲許朔方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肅宗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絀馬既羸弱不可用而執券以追馬

五代史綱目卷二十一

九

通鑑紀事本末

直凡二百萬匹國力蓋亦少耗矣後唐天成開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力十之七范延光馮贊建議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遣之具數以聞由是國賦少減朱勣編年總

清泰三年十月敕諸道州府縣鎮實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匹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壯壯盡皆抄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收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己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馬許留五匹小指揮使兩匹都頭一匹其餘凡五匹取兩匹四匹取五匹更多者並依此例

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司使已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準此要會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通鑑

晉天福九年正月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馬時契丹入寇上故降是命會要

漢天福十二年九月詔天下州府和買戰馬同上

周世宗顯德二年八月帝謂侍臣曰諸軍與飛龍院馬向來有病患老弱者多為其主者無故擊殺分食其肉豈可壯則

五代史綱目卷二十一

十

通鑑紀事本末

乘騎資其負重之力老則見棄不免刳宰之患亡其勞而枉其死實有所傷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可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其飲飲之性冊府元龜

講武

梁開平元年十月駕幸繁臺講武至二年七月改為講武臺按地理志本西漢梁孝王所築謂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故里人呼之為繁臺會要

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俱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朕民之膏澤養

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文獻通考

八月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揮無不踴躍坐作進退聲振宮掖左神武統軍丁審衡對御以紅帛囊劍擬乘輿物帝曰宿將也恕之以劉重霸代其任 冊府元龜

獻俘

後唐天成四年二月定州行營招討使王晏球來獻人送王都首級并俘賊上御咸安樓立仗百官就列尚書兵部宣露

表表卷二十一

十一

通鑑卷二十一

布於樓前宣訖尚書刑部侍郎張文寶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大理卿蕭希甫受之以出獻於郊社其王都男并蕃將禿餒等命磔於開封橋百官稱賀 會要

晉天福七年正月鎮州行營招討使杜重威奏曰二日收復鎮州傳逆八安重榮首級來獻上御乾明樓仗衛如儀宣露布訖大理卿受俘賊付市徇之百官稱賀命漆其首送於契丹 同上

其年九月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等執逆賊安從進男弘受判官王鼎李光圖等四十四人來獻上御乾明門受俘宣露布訖百官稱賀命徇於市 同上

漢乾祐二年七月西面行營都部署露布獻河中府所獲逆

賊李守正首級并俘賊等上御明德門樓受俘羣臣稱賀 同上三年正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請供奉官張銖押逆賊王景崇首級并同惡周察至闕下獻俘命徇於六街磔於兩市 同上張協臨黃縣書生也天福九年協自募召勇敢之士五十餘人詣行宮請為游兵促生偵邏帝嘉之賜以戎服遣殿直王繼俱往時禽索虜致於行在 冊府元龜

濟軍錢物

乾化元年十月北征密州奏助軍絹二千匹青州節度使進絹五千匹兗州進絹三千匹 同上

後唐張全義為河南尹莊宗同光二年五月進粟四萬石助軍 同上

表表卷二十一

十一

通鑑卷二十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西京奏制置三白渠起置營田務一十一 同上

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三年五月以有事於中山進馬三十匹助戎事 同上

宋帝清泰二年六月癸未樞密宣徽使進添都馬一百三十匹河南尹百匹時偵知北虜寇邊一日促騎軍故有此獻欲表率藩鎮也 同上

三年七月丁酉青州房知溫獻馬五千匹鄧州皇甫遇獻馬十四匹錢千緡以助討伐辛丑鄆州王建立獻助軍錢千緡絹千匹粟五千斛馬二千匹 同上

八月丙寅宿州刺史武從諫獻助軍錢五百緡復州刺史郭

延魯貢錢五百貫馬十匹助征 同上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汴州楊光遠進助國錢二萬貫宋州趙在禮進助國絹三千匹錢二千貫陝府進助國絹三千匹銀一千兩玉腰帶一條馬十匹 同上

五月丁卯許州葛從簡進助國錢五千貫絲五千兩甲戌徐州安彥威進助軍錢五千貫絲六萬已卯宋州趙在禮進助國茶三萬斤鄆州安審琦進助軍絹三千匹絲五千兩花緇五十匹銀器五百兩 同上

七月秦州康福進助國錢五千貫 同上

八年甲午邠州安叔千進助軍馬五千匹 同上

癸卯宋州趙在禮進大小麥一萬石同州符彥卿進助國銀

一千兩船五隻 同上

九月辛亥湖南馬希範進助大茶三萬斤丙辰荆南高從誨進助國絹五千匹絲綺一百匹癸酉鎮州安重榮進馬三十匹乙亥雄州刺史袁正辭進助國錢三萬貫

十一月甲寅前荊州節度李德瓌進馬三十匹丁巳襄州安從進進馬二十匹絹一千匹 同上

十二月辛丑定州皇甫遇奏般軍糧八萬石赴魏州乙巳楊光遠進助國錢一萬貫 同上

三年正月壬戌昭義軍杜重威進助國馬二十匹銀五百兩玉帶五條戊辰鄆州安審琦進助國絲二萬兩絹二千匹 同上二月戊寅徐州葛從簡進助國錢三千貫同州符彥卿進馬

三十四匹戊戌北京留守安彥威進助國馬二十五匹絹一千匹東京留守高行周進助國錢五千貫又鎮州安重榮進助國絹六千匹絲一萬兩晉州相里金進銀一千兩錢一千貫 同上

三月庚戌安州李金全進助國錢一千貫茶三千斤四月戊戌楊光遠進草十萬束粟三千石大豆二千石白米三千石壬寅襄州安從進助國茶一萬斤 同上

五月西京留守李周進助國銀二千五百兩 同上

九月許州進馬五十匹劍五十口銀裝鎗五十條鎮州安重榮進添都馬五十匹 同上

十月鄆州安審琦晉州相里金定州皇甫遇進添都馬三十匹秦州康福邠州安叔千共進添軍馬七十匹

十一月晉昌李周進添都馬三十匹河府安審信進助國錢一萬貫青州王建立進助國絹七千匹絲一萬兩銀三千五百兩金酒器一副滄州馬全節進助國絹三千匹絲三千兩絲八千兩添都馬二十匹兗州李從溫進助國錢五千貫安州李金全進助國錢二千貫甲子襄州安從進助國絹三千匹茶一萬斤

十二月陝府李從敏進絹二千匹綾五百匹小麥二千石同州符彥卿進助國錢一千貫絹一千匹戊戌湖南進助國銀一萬兩秦州康福進助國馬七十四匹銀一千五百兩細布一千匹口布五百匹 同上

七年閏三月湖南奏差人押軍運糧米一萬石往襄州軍前進計四萬石 同上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卽位八年七月京兆府奏軍事不充左金吾衛上將軍皇甫立進助國粟三千石許州李從溫進粟一萬二千三十石 同上

開運二年尙食副使鄭延祚自邠州回齊新授節度使馮暉表進馬三千三百五十四匹駱駝五百頭糧草一百萬東衣甲器械一萬事件其駝馬器械請供奉官蕭處鈞先押赴 同糧草在靈武道收貯 同上

是年鎮州杜重威進廳頭小底牽攏官共三千四十四人馬軍七百七十二人步軍一千七百七十二人馬八百匹衣甲器械旗槍共四十三萬事件並在本道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二十一

七

通鑑纂要

晉州安叔千進廳頭軍何彥溫已下一百人鞍馬器仗全 同上漢史弘肇爲侍衛使乾祐元年獻錢萬緡馬二十四匹以助供軍討叛也三年弘肇與鄴都留守各貢助軍絹萬匹宰臣三司使各有貢物助軍 同上

周符彥卿爲青州節度使太祖廣順二年車駕平定兗州彥卿進絲綵三千匹軍糧萬石 同上

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

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懼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乃息 文獻通考

西蜀將王暉任集州刺史城中無水泉值岐兵攻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王公乃中夜祈請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富有靈泉出土驚寤遲明亟命操鑄於所止之處掘之乃有泉流居人蒙活甚眾岐兵以城中無水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於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 蜀王裕編事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一

五代史記補考卷二十一

七

通鑑纂要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二

藝文考第二十五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文獻通考

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寶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同上

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同上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鑒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鑲板印行國朝澤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

長壽縣志卷三

一

藝文考

鑲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祕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同上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本殆不減杭州但

紙不佳蜀興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同上

應順元年正月敕今後三館所闕書並訪本添寫其進書官權宜停罷會要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求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賜以官秩時戎虜稍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文獻通考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尙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讐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同上

長壽縣志卷三

二

藝文考

顯德二年十二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納其進書人據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卷帙少者量給資帛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仍委中書門下於朝官中選差三十人據見在書各求真本校勘刊正舛誤仍於逐卷後署校勘官姓名宜令館司逐月具功課申中書門下會要

經類

梁劉鄩遷立石經

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請遷故唐尙書

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趙福石鑿錄華

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願與巨學鴻生共力鑿刊準漢舊事鑿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敕唐之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卽其刻也李應祥雍陽略

後唐雕印九經

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願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

莊宗書三十一

三

秩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文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綰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剛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鑄板從之會要

周廣順三年六月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太祖優詔嘉之賜襲衣綰綵銀器又賜司業趙銖襲衣綰綵時樊倫爲國子司業是書

流行而儒官素多是非倫乃撥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寶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佐佑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其書至今是非未息同上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月太常禮院上言去冬遷宗社於後都其諸祠郊壇奉敕依四京制度修築伏緣司寒神元在兩京後園水井所祠祭未審且在彼祭爲復於此敕曰據月令孟冬祭司寒於北郊其司寒一祠一旦準月令施行藏冰開冰祭司寒之神事屬別祭後有冰室當取指揮時田敏以鴻儒爲太常卿朝廷之內禮義差失請可質正而司寒小祀不能按故實舉行翻以水井爲請中書只引月令命正之大爲士子所笑同上

莊宗書三十一

四

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同上

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訛繆漸失根源臣守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載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一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金石文字記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卿貢三禮郭暎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二月太廟室長宋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尙書爲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尙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尙書者

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土人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惟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

容齋二筆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五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通鑑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

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饗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二與四經爲六歟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歟廢仲尼親筆所注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本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爾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眾安得人人而頌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馮道趙鳳之失也

文獻通考

後蜀成都石經

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宋建隆三年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爲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甲子歲昭宗遷雒之年許

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於野至宋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於此地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然成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金石文字記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山敏校正九經又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鑲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

表經卷二十二

七

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鑲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

玉海

益郡石經孝經一冊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正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孟蜀廣政七年三月二日右僕射母昭裔以雍經石本校勘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鐫工穎川陳德謙論語三冊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正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廣政七年四月初九日校勘書鐫姓名皆同孝經爾雅一冊二卷不載經注數目廣政七年甲辰六月右僕射母昭裔置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鐫者武令昇周易四冊十二卷又略例一卷正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

百九十二字廣政十四年辛亥仲夏刊石朝議郎國史博士孫逢吉書毛詩八冊二十卷正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將仕郎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鐫工張延族尙書四冊十三卷正經二萬六千二百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人十二字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周德貞書鐫工陳德超儀禮八冊十六卷正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禮記十冊二十卷正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以唐玄宗所刪月令爲首曲禮次之亦張紹文書周禮九冊十二卷正經五萬五百八十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祕書省祕書郎孫朋吉書春秋左氏傳二十冊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

表經卷二十二

八

蜀鑄至十穀七卷止

梁六冊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公羊六冊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畢工於皇祐元年己丑九月望日帥臣樞密直學士京兆郡開國侯田況益州路諸州水陸轉運使曹穎叔提點益州路刑獄孫長卿暨倅僉皆鐫銜於石成都志又謂公穀田況所刻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帥席賁暨運判彭慥方入石踰年乃成計四冊考異一冊乾道六年庚寅三月且東里晁公武校石經與監本不同者作爲此書

曾宏父石刻鋪敘

易五

書十

詩四十

周禮四十

儀禮三十

禮記三十

左傳四十

公羊二十

穀梁二十

孝經四

論語八

爾雅五

孟子二十

此正經不同者如此傳注不與古文尙書三冊三卷蓋唐

天寶末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於宋次道王

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鑄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

取以入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益郡石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

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

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

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

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

碑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

始湊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

鐫古文尙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

清謹有正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徵虞世南

相繼爲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蓋

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非士大夫所書

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

蜀中人以翻刊入石黃長齋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

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況今又六百年後

耶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

蓋蓋謂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

於存勳嗣源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

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平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

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

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

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頗韻

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

於京師惜未假鈔也

孫達吉成都人博學尤善毛詩孟蜀時爲國子博士校

刻石經於蜀學

周易口訣義六卷

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

作證字

偽蜀廣政辛亥孫達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

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

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璣注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

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

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

寫或異箋傳之儒皆馮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

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文獻通考

易軌一卷

僞蜀滿乾撰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原察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同上

石經尚書十三卷

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

長編卷三

止

通鑑卷三

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同上

尚書廣疏

僞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已意

崇文總目

石經毛詩二十卷

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讀書志

石經周禮十二卷

僞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于數

同上

石經禮記二十卷

僞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份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

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同上

劉岳書儀

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爲之合巹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靡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歐陽氏歸田錄

素對卷三

止

通鑑卷三

初鄭餘慶嘗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巹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尙拳拳而行之五代

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劉岳傳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神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讀書志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偽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諱名字衷附初名之左

崇文總目

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諡多互見學者

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

讀書志

長編卷二十二

圭

通鑑綱目

昔正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益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哲者蓋齊頃公係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哲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文獻通考

左傳所載君臣名諡字氏互見錯出故爲此圖以一之周

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書錄解題

左氏傳引帖新義

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書式遵經具對

崇文總目

春秋纂例

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集之文

同上

石經論語十卷

右偽蜀張德鈞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先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鷄本不同者此也

讀書志

孝經 經解

長編卷二十二

齒

通鑑綱目

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惟鄭氏者世以爲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非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注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凡今儒者傳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注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卽鄭注者

宋三朝藝文志

五經字樣一卷

唐河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卻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爲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繫於道右得此書乃古經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書錄解題

琴譜一卷

梁開平中王邕撰 崇文總目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偽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

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

祝氏不知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同上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偽唐蔡翼撰 同上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其書傳而無次 同上

周優人曲辭二卷

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濤司勳

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詞 同上

小學

爾雅音略三卷

偽蜀母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壽及陸助釋文昭裔以一

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爲

定 讀書志

臨池妙訣三卷

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同上

小學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南唐徐鉉撰錯以許慎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閱

然不具載其解爲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同上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鉉楚金撰爲通釋三十篇部敘二篇

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錯綜疑義繫述各一篇錯集賢學士

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

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

及之者 書錄解題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爲說文解字十

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

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校令呂忱

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缺遺者於叔重部敘初無移

徙忱書甚簡願爲他說揉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

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始 古文篇文疑是呂忱始增

陽冰以前若說文元自有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陳

遺缺也或字當時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

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

獻之其部敘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

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

者強所修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

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

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係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端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與密不可意知因合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七八缺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采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以非小補願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依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王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爲類篇卽

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讐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之而唐僕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謬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尙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耳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礱浸灌之久殆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職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耳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眾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

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爲此五音韻譜且序其指意云

文獻通考

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

五音譜卷三十一

五

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固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序舊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然珠連不相雜接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煥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游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顧不復肯以小學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勝與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

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爲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爲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蓋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敘耳某曰叔重部敘舊次起子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寶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鑲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原委則載前記矣由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

五音譜卷三十一

五

歷陽則徐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眞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五音譜何敢望耶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爲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胸懷本趨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同上

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勿取若有重則但取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

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既改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須各行乃曲當云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二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二

王

通鑑纂要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三

藝文考卷第二十六

史類

唐書二百卷

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淺深何由尋訪宜令戶部侍郎張昭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其年四月監修國史趙瑩奉敕同撰唐史內起居郎賈緯丁憂請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修從之尋改呂琦爲戶部侍郎尹拙爲戶部員外郎令與張昭等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三

通鑑纂要

修唐史其年四月監修國史趙瑩奏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虔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章既闕簡編先虞漏略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敕命講求況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仲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僖宗懿宗兩朝實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值變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託纂修聞此譏論諒多欣懼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請隨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福垂

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學有於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史館日歷制敕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移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等所撰唐史祇敘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

會要

本紀以綱帝業者本紀之法始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必舉須憑長歷以編甲子請下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爲甲子轉年長歷一道以憑編述本紀

同上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三

二

通鑑纂要

列傳以述功臣者古者衣冠之家書於圖籍中正清議以定品類流故有家史家傳族譜族圖江左百家軒裳綴軌山東四姓簪組盈朝隋唐以來勳書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紀世功貴載簡編以光祖考請下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敘兩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勳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敘列傳

十志以書刑政者五禮之書代有沿革至開元刊定方始備儀泊寶應以來典章漸缺其調款郊廟冊拜王公攝事相儀之文車輅服章之數請下太常禮院自天寶以後至明宗朝以來五禮儀注朝廷行事或異舊章出據增損節文一一備錄以憑撰述禮志

同上

四縣之學不異前文八伯之容或殊往代隋唐以來樂無夷夏乃有文舞武舞之制坐部之名天寶之初雲韶大備天寶之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庭舊章斯缺及咸秦蕩覆鍾石淪亡龍紀反正之年有司特鑄懸樂旋宮之義徒有其文請下太常寺其四縣二舞增損始自何朝及諸廟樂章舞名開元十部興廢本末一一按錄以憑撰集樂志同上刑名之制代有輕重隋唐以來疏爲律令累朝繼有制敕相次增益舊條格律之文未能盡一請下大理寺自著律令以來後敕入格條者及會昌以來所斷疑獄一一關報以憑撰述刑法志同上

律歷五行天文災異史書實錄前代具書自唐季亂離簡

五後編卷二十三

三

通鑑纂要

編淪落太史所奏不載冊書請下司天臺自會昌以來天文變異五行休咎歷法更改更據朝代年月一一條錄以憑撰集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同上

唐初定天品令三公三師爲第一品尚書令僕射爲第二品兩省御史臺寺監長官六尚書爲第三品自定令以後官品繼升比諸令文前後同異又有兼攝檢校之例資授冊拜之文軍容或盛於朝儀使務漸侵於省局以此官無定令位以賞功臺府之權隨時輕重求諸官志前代無聞請下御史臺自定令以後文武兩班品秩升降及府名使額寺署興廢官名更改一一具析以憑撰述職志同上唐初守邊則有都督總管之號開元命將則有節度按察

之名故四塞之內刺史多沒於戎夷九牧之中乘寵遂邀於旄鉞山河異制名額實繁請下兵部職方自開元以來山河地里使名軍額州縣之廢置一一條例以憑撰述郡國志同上

唐初以降迄于開元圖書大備歷朝纂述卷帙實繁若不統而論之何彰文雅之盛請下秘書省自唐以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名氏四部大數報館以憑撰述經籍志同上

右所陳條例如前請下所司從之其月起居郎賈緯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缺略臣今采訪遺文及舊傳書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朝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錄述至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五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都計二十帙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遠直館王申等緡絲銀器各有差同上

後唐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館奏據左補闕張昭狀嘗讀國書伏見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獻祖文皇帝於太和之際立功皇室陳力國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後來勤王戮力翦平多難頻立大功三換節旄再安京國莊宗皇帝終平大憝奄有中原儻闕編修遂成湮墜伏請與當館修撰參序條綱撰太祖莊宗實錄者伏見前代史館歸於著作

國初分撰五代史方委大臣監修自大歷後來始奏兩員修撰當時選任皆取良能一代之書便成於手其後源流失緒波瀾不還冒當修撰之名曷揭褒貶之職及乎編修大典卽云別訪通才況當館職在編修合令撰述敕宜依四年七月監修國史趙鳳奏當館奏敕修懿祖獻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手旋具進呈次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冊號之帝約文祇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爲實錄其太祖以上並自爲紀年從之其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太祖紀年錄其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監修宰臣趙鳳修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緡綵銀器等

同上

五代史纂要卷二十三

五

趙鳳奏書

應順元年閏正月平章事監修國史李愚與修撰判館事張昭遠等進新後唐功臣列傳三十卷

同上

清泰三年二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姚顗上明宗實錄三十卷同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李祥直館左拾遺吳承範右拾遺楊昭儉等各頒賚有差

同上

漢乾祐二年二月敕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賈緯左拾遺直史館王伸宜令同修高祖實錄仍令宰臣蘇逢吉監修至其年十月修成實錄二十卷上之

同上

其年十二月敕宜令監修國史蘇逢吉與史館賈緯并賈儼王伸等修晉朝實錄呈進從宰臣賈正固請也

同上

周廣順元年七月史館新修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

同上

顯德三年十二月敕太祖實錄并梁均王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其同修撰官委張昭定名奏讀至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敕編修太祖實錄及唐梁二主實錄今請太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伏緣漢隱帝君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其書並爲實錄從之

同上

五代史纂要卷二十三

六

趙鳳奏書

五年六月兵部尚書張昭遠等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之

同上

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略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之甚至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故仁宗時刪改焉

讀書志

張昭唐書

昭以嗜學苦節冠於搢紳清資華貫無所不歷於唐末簡策遺塵之後能糾合遺言著成唐書至於褒貶是非咸得其理

蘇易簡續翰林志

九朝實錄

天成二年十二月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並付史館同光已後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堪濟其闕會要

續通歷十卷
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泊五代事以續爲總歷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吳越兩蜀事迹太祖詔致其書以所紀多非實也讀書志

帝王鏡略一卷
唐劉軻撰自開闢迄唐初帝王世次綴爲四言以訓童蒙同上

唐志及館閣書目有劉軻帝王歷歌一卷疑卽此書也書錄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
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鉅鹿賈緯以武宗後無實錄故爲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缺也雖論次多缺誤而事跡頗存亦有補於史氏同上

備忘小鈔十卷
僞蜀文谷撰雜鈔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其後題廣政三年廣政王衍年號也讀書志

梁太祖實錄
見宋史藝文志
後唐莊宗實錄三十卷

監修趙鳳史官張昭遠撰天成四年上書錄解題

後唐明宗實錄三十卷
監修姚頤史官張昭遠撰清泰三年上同上

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
張昭尹拙劉溫叟撰按昭本傳撰梁均王郢王後唐愍帝廢帝漢隱帝實錄惟梁二王年紀浸遠事皆遺失遂不修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周世宗時也蓋昭本撰周祖實錄以其歷試之迹多在漢隱帝時故請先修隱錄因併及前代云同上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
晉出帝實錄二十卷

漢隱帝乾祐二年貞固上言臣伏觀上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信史載在明文或編修只自於本朝或追補亦從於來者曾無漏略咸有排聯蹤跡相尋源流可別五運生成之道於是乎彰明一時廢貶之書因茲而昭著古既若此今亦宜然輒敢上言庶神有作伏以晉高祖泊少帝兩朝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衰蓋歸歷數而炎靈復盛固有階緣先皇帝昔在初潛曾經所事舜有歷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尋發漸之繇實謂邦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神功聖德靡不詳明述漢之興緣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闕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莫究端繇伏惟皇帝陛下德洽守文

功宣下武化家爲國口觀王業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之美
舊章畢舉墜典聿修伏乞睿慈敕史官纂集晉朝實錄
敕五運相承歷代而猶傳鳳紀百王垂訓繼明而具載鴻猷
況今司契御乾握圖纂極事每循於師古政必究於源流
迨自金行成茲火德所請編錄庶補闕文其晉朝實錄
宜令監修國史蘇逢吉與史官賈緯賈儼王仲等修撰呈
進

周太祖廣順元年七月賈貞固上言臣監修國史時奉詔
修晉朝實錄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業文德化民河圖洛
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輕典誥之資厚言貽誠以
弘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董才愧班荀屬辭虧

卷之三

九

通鑑纂要

朗暢之功總論寡精微之識秩無文於昭代浪塞闕如收
遺韻於傳文冀開來者奉茲鉛槧賞以油紉同傾獻扶之
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
十卷謹詣東上閣門呈進敕貞固等羣書觀與直筆記言
成一代之明文繼百王之盛典豈特洪纖靡漏抑亦褒貶
有彰將播無窮永傳不朽雖重寶美頃刻不忘

賈貞固傳

監修實錄固史官賈緯王仲賈儼等撰周廣順元年上貞

固字體仁同州人相漢至周罷歸洛陽國初卒

書錄解題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

監修蘇逢吉史官賈緯等撰乾祐二年上書本二十卷今

缺末三卷中興書目作十卷

同上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

張昭等撰事已見前

同上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

張昭等撰顯德五年上詔即昭遠字潛夫濮上人避漢祖
諱止稱昭遠事本朝爲吏部尚書開寶五年卒

同上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

監修官晉陽王溥齊物修撰范陽扈蒙日用撰

同上

偽蜀李昊撰高祖者孟知祥也昊相知祥子昶時被命撰
起唐咸通甲午終於僞明德元年甲子凡六十一年

讀書志

五代通錄六十五卷

皇朝范質撰五代實錄計三百六十卷質刪其煩文摭其

卷之三

十

通鑑纂要

妄言以成是書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簡牘散亡

亦采當時制敕碑碣以補其闕

讀書志

王溥五代會要三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

後唐功臣列傳

天成二年十二月同州節度使盧質準敕錄太祖莊宗兩

朝功臣書詔以進之

冊府元龜

四年正月十一日史館奏當館先奉敕修撰功臣列傳元

奏數九十二人館司分配見在館官員修撰其間亦有不

是中興以來功臣但據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將求允當須

在品量其間若實是功臣中興社稷者須校其功勳大小

德業輕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後今請應不是中興以來功臣汎將行狀送館者若其間事有與正史實錄列傳內事相連絡者則請令附在紀傳內簡略書出其無功於國無德於人但述履行身名或錄小才末伎儻無可以垂訓者並請不在編修之限伏自有史傳以來歷代咸有著述皆存定制不可更張如前漢止述蕭曹絳灌之流後漢但書寇鄧耿賈之列並同翼戴咸共匡扶爵號功臣先爲列傳其餘宗室外戚文苑儒林游俠逸人循吏酷吏之屬名目甚眾各有篇題並隨其次第撰述其大惡大善之人有善若周孔夷齊惡若敦玄莽卓亦各特爲著撰不附傳記編修或爲世家或爲列傳蓋欲取監前代垂則後人不可雷

同請令區別其功臣未納到行狀者館司見更催促候到卽更分配修撰大凡行狀皆是門人故吏敘述多有虛飾文華今請此後所納行狀並須直書功業不得虛文詞其已納到行狀合著撰者仍請委修撰官略其浮辭采其實事從之

會要

中朝故事二卷

僞唐尉遲偓撰記唐懿昭哀三朝故事故曰中朝

讀書志

三朝見聞錄八卷

不知作者起乾符戊戌至天祐末年及莊宗中興後河東事跡三朝者僖昭莊也其文直述多鄙俚

書錄解題

廣陵妖亂志三卷

晉陽鄭廷誨撰言高駘呂用之畢師鐸等事

同上

汴水滔天錄一卷

唐左拾遺王振撰言朱溫篡逆事

同上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

梁宰相敬翔子振撰自廣明巢賊之亂朱溫事迹迄於天祐弑逆大書特書不以爲媿也其辭亦鄙俚

同上

莊宗胎禍錄一卷

後唐中書舍人黃彬撰

同上

入洛記一卷

蜀王仁裕隨王衍降入洛陽記往返塗中事并其所著詩讀書志

賈氏備史六卷

漢諫議大夫賈譚撰敘石晉禍亂每一事爲一詩繫之

書錄解題

晉太康平吳記二卷

周吏部尚書張昭撰世宗將討江南昭采晉武平孫皓事跡爲書上之

文獻通考

大唐補記三卷

南唐程匡柔撰序言懿宗朝有焦瑒者撰年代紀述神堯止宣宗匡柔撰撫三百年歷補足十九朝起咸通戊子止癸巳附略書中乾符以後備存補記未有後論一篇文詞雖拙議論亦正

書錄解題

五代登科記一卷

不著名氏前所謂崔氏書至周顯德止者殆卽此耶館中有此書洪承相以國初卿相多在其中故并傳之同上

燉煌新錄一卷

自序稱天成四年沙州傳舍集而不著名氏蓋當時奉使者敘張義潮本末及彼土風物甚詳涼武昭王時有劉炳者著燉煌實錄二十卷故此號新錄同上

渚宮故事五卷

後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撰載荆楚事自鬻熊至唐末本十卷今止晉代缺後五卷同上

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

五代南唐書卷二十三

三

南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乙丑止昇元癸卯合三十九年同上

南唐烈祖實錄十三卷

南唐史館修撰高遠撰缺第八第十二卷遠又嘗爲吳錄二十卷而徐鉉鄭文寶皆云開寶中遠始緝昇元以來事書未成而疾焚其草故事多遺落同上

蜀桂堂編事二十卷

僞蜀楊九齡撰雜記孟氏廣政中舉試事載詩賦策題及知舉登科人姓氏且云科舉起於隋開皇前陋者謂唐太宗時非也讀書志

前蜀記事二卷

僞蜀學士毛文錫平珪撰起唐明庚子盡天福甲子凡二十五年文錫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登進士第入蜀仕建至判樞密院隨行入洛而卒青錄解題

吳越備史九卷

吳越掌書記范坰巡官林禹撰按中興書目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年後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書止石晉開運比初缺三卷同上

後蜀記事十卷

直史館太常博士董道撰惟記孟昶事同上

吳越備史遺事五卷

五代南唐書卷二十三

四

名林范遺名墮跡殊聞異見闕漏未盡者復爲是編時皇宋平南海之二年吳與西獠序蓋開寶五年也儼以三年代其兄堪刺湖州同上

閩中實錄十卷

周顯德中揚州永貞縣令蔣文樞撰記閩王審知父子及將吏儒士僧道事迹末亦略及山川土物同上

閩王列傳一卷

祕書監晉江陳致雍撰二世七主通六十年同上

閩王事迹一卷

不知何人作末稱光啟二年至天聖元年一百三十八年所記頗詳同上

三楚新錄三卷

知桂州修仁縣周羽冲撰上卷爲湖南馬殷中卷爲武陵

周行逢下卷爲荆南高季興

同上

湖南故事十卷

不知作者記馬氏至周行逢事館閣書目作十三卷蓋爲

列傳十三篇其實十卷也

同上

五國故事二卷

不知作者記吳蜀閩漢諸國事

同上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南唐如京使章僚撰使高麗所記海道及其國山川事跡

物產甚詳史虛白爲作序稱己未十月蓋本朝開國前一

卷

五

歲也

同上

史館故事錄三卷

不題撰人姓名記史館雜分六門迄於五代李獻臣以爲

後周史官所著

讀書志

六門曰敘事史例編修直筆曲筆而終之以雜錄末稱皇

朝廣訓則是周朝史官也

書錄解題

金坡遺事三卷

皇朝錢惟演載國朝禁林儀式事迹并學士名氏文元公

述眞宗禮待儒臣三事附於卷末

讀書志

題名自建隆至天聖四年凡四十七人自開元而下合三

百一十五人其他典故視前記詳矣

書錄解題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漢王仁裕撰仁裕事蜀至翰林學士蜀亡仁裕至鎬京采

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後分爲四卷

讀書志

容齋洪氏隨筆曰俗間所傳漫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

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

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

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

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

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遂牽紅絲線得第三

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

卷

六

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

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

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

按頌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然可言者固陋淺不

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

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

劍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文獻通考

秦王貢奉錄二卷

樞密使吳越錢惟演希聖撰記其父椒貢獻及賜賚之物

書錄解題

家王故事一卷

錢惟演撰記其父遺事二十二事上之以送史院同上

戊申英政錄一卷

婺州刺史錢儼撰記其兄儼事跡似以戊申正月嗣位同上

玉堂逢辰錄二卷

錢惟演撰其載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左藏內藏香藥諸庫及祕閣史館香閣數十里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以此觀之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爲太息也同上

疑獄三卷

石晉和凝撰纂史傳決疑獄事其上卷疑書也下中卷疑

子蒙所續讀書記

均田圖

見周世宗本紀

親征圖

周顯德五年七月己丑賜宰臣李穀親征圖一面其文則

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之所撰也冊府元龜

青城山記一卷

僞蜀道士杜光庭撰聖撰集蜀山若水在青城者悉本道家方士之言讀書記

武夷山記一卷

杜光庭撰書錄解題

南行記三卷

王仁裕撰晉天福二年仁祐被命使高季興記自汴至荆南道途賦詠及飲宴倡酬殆百餘篇讀書記

地理手鏡一卷

梁肅衡州長史劉隱自明州進之冊府元龜

李吳蜀書三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

江南錄十卷

皇朝徐鉉等撰鉉等自江南歸朝奉詔集李氏時事王介甫嘗謂鉉書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於春秋箕子之義爲得也雖然潘佑以直見殺而鉉

書佑死以妖妄殆與佑爭名且取其善不及佑故匿其忠

污之以罪耳若然豈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世多以介甫之言爲然獨劉道原得佑子萃所上其父事跡

略與江南錄所書同乃知鉉等非欺誣也讀書記

徐鉉湯悅撰二人皆唐舊臣故太宗命之撰湯悅卽殷崇

義避宣祖諱并姓改焉書錄解題

南唐近事二卷

皇朝鄭文寶撰編記李氏三主四十年間雜事讀書記起天福乙酉終開寶乙亥然泛記雜事實小說傳記之流耳書錄解題

江表志三卷

鄭文寶撰序言徐鉉湯悅所錄事多遺落無年可編然前
錄固爲略而猶以年月記事今此書亦止雜記各事實之
類耳近事稱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今稱庚戌者大中祥符
三年

讀書志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三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三

九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四

藝文考卷第二十七

子類

范氏注太玄經解十卷

吳范望叔明注其序云子雲著玄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吳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續解釋之文字繁猥今以陸爲本錄宋無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刪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續序以子雲爲聖人云 讀書志

北夢瑣言二十卷

荆南孫光憲撰光憲蜀人從陽玘元證遊多聞唐世賢哲

長編卷七十四

言行因纂輯之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於江南之夢

自以爲高氏從事在荆江之北故命編云 同上

光憲仕荆南高從誨爲黃州刺史三世在幕府後隨繼冲入朝有薦於太祖者將用爲學士未及而卒光憲自號葆

光子 書錄解題

法語二十卷

南唐劉鷟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實開寶七年也著書

凡八十一篇言治國立身之道徐鉉爲之序 讀書志

宋齊丘化書六卷

僞唐宋齊丘子嵩撰張耒文潛嘗題其後云齊丘之意特犬鼠之雄耳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

以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於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而爲智術刑名何哉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者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文章頗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子有奇志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讀書志

兩同書二卷

唐羅隱撰隱謂老子養生孔子訓世因本之著內外篇各五其曰兩同書者取兩者同世而異名也 同上

陳氏曰不善姓氏中興書目云唐吳筠撰唐藝文志同但入小說類采孔老爲內外十篇名祝融子兩同書祝融者

長編卷七十四

謂兩子爲諸子之首也 書錄解題

唐羅隱撰采孔老二書著爲內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會其旨而同元 崇文總目

格言五卷

僞唐韓熙載叔言撰熙載以經濟自任乃著書二十六篇論古今王伯之道以干李煜首言陽九百六之數及五運迭興事其駢雜如此有門人舒雅序 讀書志

中華古今注三卷

後唐太學博士馬綬撰蓋推廣崔豹之書也 書錄解題

續事始五卷

僞蜀馮鑑廣孝孫所著 讀書志

金華子三卷

唐劉崇遠撰金華子其自號蓋慕黃初平爲人也錄唐大

中後事一本題曰劉氏雜編

同上

崇遠五代時人仕至大理司直

書錄解題

皮氏見聞錄五卷

五代皮光業撰唐末爲餘杭從事記當時詭異見聞自唐

乾符四年迄晉天福二年自號鹿門子

讀書志

紀聞談三卷

蜀潘遠撰館閣書目按李淑作潘遠今考邯鄲書目亦作

潘遠其曰遺者本誤也所計隨唐遺事

書錄解題

鑑誠錄十卷

五紀集要卷十四

三

讀書志

後蜀何光遠撰字輝夫東海人唐諱中纂輯唐以來君臣

事迹可爲世鑑者前有劉曠度序李獻臣云不知何時人

考之不誤也

讀書志

稽神錄六卷

南唐徐鉉撰記怪神之事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

年僅得百五十事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謔

鉉喜之館於門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

同上

陳氏曰元本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當自是他書中錄

出者

書錄解題

賈氏談錄一卷

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錄賈黃中所談三十餘事歸獻其主

讀書志

茶譜一卷

僞蜀毛文錫撰記茶故事其後附以唐人詩文

同上

蠶書二卷

孫光憲撰

書錄解題

六壬翠羽歌一卷

後唐長興中僧令岑撰錯誤極多未有他本可校

同上

石本金剛經一卷

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崇高再刻於建昌

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爲最善

同上

自然經五卷

五紀集要卷十四

四

讀書志

後唐光祿少卿長安尹玉羽撰晉高祖卽位上之

冊府元

電

道德經疏解上下各二卷

僞蜀喬誦撰誦仕僞蜀爲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唐明

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崇文總目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

真一子彭曉秀州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

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廣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

爲之注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在麻姑山傳錄其末

有秀州傳汪綱所刻會稽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

據秘閣本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爲此官

書錄解題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蜀道士杜光庭撰同上

釋氏六帖

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齊州僧義楚進釋氏六帖三十卷

義楚少負名操亦通儒學將佛書麗事以類相從擬白氏

儒書所集帝覽而嘉之賜以紫衣其書付史館南唐世家

王氏神仙傳四卷

蜀杜光庭纂集王氏男眞女仙五十五人以詔王建又有

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讀書志

當王氏有國時爲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書

錄解題

長編卷二十四

五

諸史提要十五卷

參政吳越錢端禮處和撰泛然鈔錄無義類同上

集類

滑稽集四卷

翰林學士吳越錢希白撰多謔諷之辭淳化癸巳司序書

錄解題

沈顏贊書十卷

僞吳沈顏字可鑄傅師之孫天復初進士爲校書郎屬國亂

離奔湖南辟巡官吳國建爲淮南巡官禮儀使兵馬郎中

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顏少有詞藻琴棋皆臻妙場

中語曰下水船言爲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閒淡不樂世利

嘗疾當時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聲叟之說

附已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千儒

者咸未有闢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夸誕如此讀書志

顏傅師之孫其文猷儼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書錄解題

羅隱甲乙集十卷讀書五卷

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

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

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

叔父表薦給事中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爲主自

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爲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隱掌錢

鏐記室所著表啟也讀書志

宋史卷二十四

六

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湖南集者長沙幕中

應用之文也隱又有淮海寓言讀書等求之未獲書錄解

題

羅江東集十卷

唐羅隱昭諫撰同上

偷江東集

魏博節度使羅紹威遣使賂道羅隱敘南巷之敬隱乃敘

其所爲詩投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爲曰偷江

東集至今鄉中人士諷詠之紹威嘗有公議詩曰簾前澹

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雖深於詩者亦所歎服紹威

密表薦隱乃授給事中終於錢塘冊府元龜

李後主集十卷

僞唐主李煜重光也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建隆三年嗣僞位開寶八年王師克金陵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三年終隴西郡公贈吳王江都幾雜志云爲秦王廷美所毒而卒

讀書志

王酷好文辭多所述作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

徐鉉隴公墓志

南唐二主詞一卷

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闕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迹在盱江晁氏趙云先

花齋集卷二內

通鑑紀事本末

皇御製歌詞余嘗見之於夢光紙上作撥燈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

書錄解題

韓熙載文集五卷

僞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進士南奔江淮李昇建國用爲祕書郎使與其子璟遊璟嗣位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知制誥頃之請誅陳覺黜和州司馬復召中書舍人累遷兵部尚書第宅華侈伎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爲相用是不果後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羣妓單車引道留爲祕書監俄復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才俊敏工隸書及畫聲名冠一時自朱元叛後煜頗疑北人多因事誅之熙載

愈益淫縱然喜延譽後進如舒雅等後多知名諡曰文惠

書志

孫晟文集三卷

南唐孫晟字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常畫佛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後乃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爲著作佐郎天成中奔吳李昇父子用爲相周世宗征淮環懼遣晟奉表求和世宗召問江南事不對殺之環聞贈魯國公

同上

潘佑榮陽集十卷

僞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祕書正字直崇文館煜時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佑性貞介

宋史卷一百四

通鑑紀事本末

文章瞻遠尤長議論坐言事悖慢下獄自頸死人頗言張洎諧之

同上

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南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劉鉉序

同上

徐常侍集三十卷

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楊溥爲祕書郎直宣徽北院掌文翰李昇時知制誥煜時累遷翰林學士歸朝爲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遷化初坐累黜靜難軍司馬鉉初至京師見御毛褐者輒晒之邪苦寒竟以冷氣入腹而卒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求其文者必戒臨事卽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

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貌則體勢疏慢

同上

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作也所撰國主

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書錄解題

田霖四六集一卷

南唐田霖撰

讀書志

孫光憲羣湖編三卷

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地荆南從誨辟

掌書記歷檢校秘書監御史大夫王師收閬州光憲勸其

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同上

扈載集十卷

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熙撰少俊早達年二十六以

死其子蒙顯於國朝

同上

張蟾詩一卷

僞蜀張蟾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爲校書郎樸陽

尉犀浦令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

后游大慈寺見壁間書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

花愛之問知蟾句給札令以詩進蟾以二百首獻衍頗重

之將召爲知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止賜白金而已蟾生

而穎秀幼能爲詩作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

來之句爲世所稱

同上

盧延讓詩一卷

僞蜀盧延讓字善也范陽人唐光化九年進士朗陵雷滿

辟滿敗歸王建及僭號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

終刑部侍郎延讓詩辭能詩不尚奇功人多誚其淺俗獨

吳融以其不蹈襲大奇之

同上

牛勣歌詩三卷

僞蜀牛勣字延峯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

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蜀

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竊慕李

長吉所爲歌詩輒效之

同上

韋莊浣花集五卷

僞蜀韋莊字端己仕王建至吏部侍郎平章事集乃其弟

鵠所編以所居即杜甫草堂舊址故名僞史稱莊有集二

十卷今止存此

同上

沈彬集一卷

南唐沈彬保太中以尚書郎致仕居高安集中有與韋莊

杜光庭賈休詩唐末三人皆在蜀疑其同時避亂嘗入蜀

云上李昇山水圖詩在焉

同上

武庫集五十卷

後唐尹玉羽撰

冊府元龜

熊皀屠龍集五卷

晉熊皀後唐清泰二年進士爲延安劉景嚴從事天福中

說景嚴歸朝擢左司諫坐累出上津令集有陶穀序陳沆

賞皀早梅云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曰太妃容德于是

平在陳氏曰集中多下第詩蓋老於場屋者

讀書志

鼎國詩三卷

後唐李雄撰雄洛華人莊宗同光甲申歲遊金陵成都鄴

下各爲詠古詩三十章以三國鼎峙故曰鼎國

同上

李有中詩二卷

南唐李有中嘗爲新塗令與水部郎中孟賓于善賓于稱

其詩如方千賈島之徒賓于天福中進士也有中集中有

贈韓張徐三舍人詩韓乃熙載張乃洎徐乃鉉也春月詩

云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頗佳他皆稱是

同上

盧士衡集一卷

後唐盧士衡撰天成二年進士

書錄解題

劉昭禹集一卷

湖南天策府學士桂陽劉昭禹撰

同上

符蒙集一卷

題符侍郎同光三年進士也同年四人蒙初爲狀頭覆試

爲第四

同上

李建勳集一卷

南唐宰相李建勳撰

同上

孟賓于集一卷

五代進士孟賓于撰仕湖南江南

同上

廖匡圖集一卷

湖南從事廖匡圖撰

同上

江爲集一卷

五代建安江爲撰爲王氏所誅當漢乾祐中

同上

劉一集一卷

似唐末五代末藝文志不載其詩怪而不律亦不工

同上

花蕊夫人詩一卷

僞蜀孟昶愛姬青城費氏女幼能屬文長於詩宮詞尤有

思致蜀平以俘輸織室後有罪賜死

讀書志

伍喬集一卷

本江南進士後歸朝

書錄解題

陽春錄一卷

南唐馮延巳撰高郵崔公度伯易題其後稱其家所藏最

五代雜錄卷二十四

主

通鑑纂要

爲詳確而尊前花間諸集往往謬其姓氏近傳歐陽永叔

詞亦多有之皆失其真也世言風乍起爲延巳作或曰成

幼文也今此集無有當是幼文作長沙本以置此集中殆

非也

同上

東漢文類三十卷

五代竇儼編

讀書志

續本事詩二卷

僞吳處常子撰未詳其人自有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

輒搜篋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皆唐人詩也

同上

才調集十卷

後蜀韋穀集唐人詩

書錄解題

洞天集五卷

漢王貞範集道家神仙隱逸詩篇漢乾祐中也同上

煙花集五卷

蜀後主王衍集豔詩二百篇且爲之序同上

羣書麗藻六十五卷

按三朝藝文志一千卷崔遵度編中興館閣書目但有目錄五十卷云南唐司門員外郎崔遵度撰以六例總括古今之文一曰六籍瓊華二曰信史瑤英三曰玉海九流四曰集苑金鑾五曰絳闕蕊珠六曰鳳首龍編爲二百六十七門總一萬三千八百首今無目錄合三本共存此卷數斷續訛缺不復成書當其傳寫時固已如此矣其目只有四種無金鑾蕊珠二類姑存之以備缺文按江南餘錄載遵度青州人居金陵高尚不仕中興書目云司門郎未知何據也同上

文史

錦樓集

元璿幼聰敏少親吏事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

錦樓集冊府元龜

東堂集十卷

後唐翰林學士賈夢徵撰夢徵少苦心爲文尤長於騰啟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冊府元龜

丁年集

晉翰林學士李瀚從少主入蕃契丹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於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章者題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義冊府元龜

香奩集

和魯公擬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擬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擬所爲也擬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金二集不行於世擬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實之此擬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夢溪筆談

杜荀鶴唐風集十卷陳錄作三卷

五代史補卷二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

杜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善爲詞句切理宣州田頌重之嘗以牋問至梁祖薦爲翰林學士主客員外特勢侮易指紳眾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有顧雲序荀鶴自號九華山人讀書志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暖日高之句也此句歐陽公詩 幕府燕話以爲周朴詩

西江集一百卷

周太子少保王仁裕撰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願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

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曰西江集
王仁裕傳

西岳集十卷

僧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蜀構

修文要訣一卷

僞蜀馮鑑撰雜論爲文體式評其訛謬以訓初學云讀書志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四

五代史記補考卷第二十四

五

通志

五代史補考二十四卷徐炯撰炯字章仲崑山人徐健庵尚
書之子官直隸巡道曾與兄樹穀同注庾子山哀江南賦學
富才瞻有烏衣子弟之目因歐史止司天職方兩考遂采各
書補之曰五行曰百官曰選舉曰食貨曰賦役曰征權曰禮
樂曰刑法曰軍旅曰藝文凡十類歐氏司天二卷職方一卷
故以五行爲第三取會要及各書補之采取有識編纂得法
當與五代史補注並傳歲在柔兆執徐壯月吳興張鈞衡跋

五代史補考

六

通志

274-44 804 1003 PK 65 D

黜朱梁紀年論

檀几叢書卷五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黜朱梁紀年論

廣平宋實穎既庭著

予讀五代史至梁太祖本紀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歐陽公良史也於是紀爲真失春秋之志矣公之言曰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子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不知四君者非魯衛鄭之嫡子皆其君之公孫介弟也爲其君之公孫介弟則社稷無隕猶愈於屬之他人而朱全忠者爲唐之何人乎問其始則盜賊也問其終則弑昭宗弑昭宣弑太后也此其罪比於王莽安祿山尤爲過之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朱全忠獨得爲梁乎春秋之於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則五代史於朱全忠亦當正其名曰盜而何得大書特書予之以帝王之

名哉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在焉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譬之有千金之家宗子遇非常之變或偶無後則支庶之賢者皆可以理其業而繼其祀可曰宗子無人矣而付之於盜賊之手付之於盜賊之手矣後之君子又不正其罪曰盜賊而飾其名曰是卽我家督也有是理乎歐陽公之不僞梁何以異是欲不謂之大失春秋之志豈可得哉予故黜朱梁之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年經月緯發凡起例始於天祐之四年至唐莊宗之同光元年而止此十六年中朱梁之惡熟矣天報之以洛誦子婦刃出其腹灰飛烟滅苗裔蕩盡所謂富貴赫奕者在謀臣將相者何在奉冊褒寬者何在而安得大書特書與以帝王之名哉惟不與以帝王之名而後之亂臣賊子如朱全忠者可以悚然而懼矣若晉岐淮南之系於唐後猶夏之少康周之共和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又何疑焉又何疑焉

黜朱梁紀年圖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甲子 天祐元年

乙丑 天祐二年

丙寅 天祐三年

丁卯 天祐四年

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偽國號梁偽年號開平

廢唐帝為濟陰王淮南四川移檄興復唐室

戊辰 晉岐淮南稱天祐五年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朱全忠弑昭

宣帝

夏五月晉王伐偽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巳巳 晉岐淮南天祐六年

六月偽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偽梁靈州
大敗梁人

庚午 晉岐淮南天祐七年

偽梁遣兵襲鎮州取漢冀鎮定推晉王為盟主晉
遣兵救之

辛未 晉岐吳天祐八年 偽梁改號乾化

春正月朔日食晉王伐偽梁軍於栢鄉大破之

壬申 晉岐吳趙天祐九年

春正月晉師及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朱全忠救
之大敗而還六月朱全忠為子友珪所殺

癸酉 晉岐吳天祐十年

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

甲戌 晉岐吳天祐十一年

乙亥 晉岐吳天祐十二年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貞明

丙子 晉岐吳天祐十三年

丁丑 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寅 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巳卯 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辰 晉岐吳天祐十七年 朱友貞改偽年號曰龍德

辛巳 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午 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癸未 晉岐吳天祐二十年 晉王李存勗建國號
曰後唐改元同光

冬十月唐主入大梁朱友貞自殺

唐毀偽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甲申
同光二年

民國壬戌年鑄

前後蜀雜事詩

遂寧楊蜀莊題



前後蜀雜事詩二卷

清張祥齡撰祥齡字子絨漢州人光緒壬辰科
院庶吉士改官知縣此題乃譚學政專經書院季課
蜀秀集收梓是書乃單行本得之舊書賈其板不知
何人所梓今未見印行詩中引用書凡百二十五種
据蜀秀集楊銳范鎔曾培三家引用書除與本詩互
見不計外凡三十四種余据他書補錄凡二十一種
共百八十種有奇俱詳後昔武林七子沈嘉轍等撰
南宋雜事詩百五十年事引用書八百種有奇今前
蜀三至二十三年後蜀三至四十一年凡六十四年
引用書雖不及武林之富而地僅一隅至凡有四年
未七十錄此以備當時文獻云新津胡淦識

前後蜀雜事詩引用書目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五代史闕文	五代史補
五代通錄	五代詩話
全五代詩	五代故事
十國春秋	十國紀年
十國宮詞注	五代會要
九國志	宋史
蜀檣机	幸蜀記
入蜀記	錦里耆舊傳
東都事略	續資治通鑑
雲南錄	鑒誠錄
清異錄	全唐詩錄
三楚新錄	冥報錄
丹鉛錄	能改齋漫錄
邊州聞見錄	輟耕錄
洞天清錄	歷代名畫錄
實賓錄	聞見前錄
餘冬錄	歸田錄
清河書齋舛	避暑錄話
王氏見聞錄	太平廣記
邵氏聞見錄	錄異記

青箱雜記	碧雞漫志
堯山堂外紀	輿地廣記
老學菴筆記	朝野雜記
泉志	全蜀藝文志
粧臺記	三夢記
太平寰宇記	天中記
四川通志	輿地紀勝
後村詩話	續世說
北夢鎖言	郡閣雅談
唐詩紀事	野人閒話
古今詞話	碧溪詩話
壁經堂集	
愛日齋叢鈔	樵牧閒談
金臺紀聞	銑園山叢談
玉壺清話	詞苑叢談
容齋五筆	詞品
通鑑紀事本末	畫評
書鑑	宣和畫譜
詞統	方輿勝覽
方輿考要	學圃齋錄
考古質疑	才調集
岷山異事	直齋書錄解題
器物譜	筆談

蜀中詩話	通鑑長編
讀史方輿紀要	詞選
鶴山題跋	曲洧舊聞
漫叟詩話	圖經
全唐文	全唐詩話
宋詩鈔	糖霜譜
麗情集	金石萃編
文獻通考	錢幣譜
詞海遺珠	弁州勘書圖跋
牡丹譜	禪月集
東坡集	升菴全集
壁經堂集	
集仙集	吹景集
隆平集	花葉宮詞
樓村詩注	香閣遺集
丹淵集	石湖集
四庫提要	談纂
玉海	冊府元龜
格致鏡原	談生堂餘苑
山堂肆考	七修類稿
稗史類編	
以上本詩引用	
全唐詩識記	輿地碑目

墜戶錄

十國拾遺

焦氏筆乘

詩定

陸劍南集

以上楊銳詩引用

茅亭客話

詩歸詩話

詩話總龜

池北偶談

唐摭言

避暑錄

井蛙雜記

吟窗雜錄

瓊瑤集

丹鉛總錄

侍兒小名錄

四川通志外紀

壺中集

成都古寺名筆記

壁經堂集

四壁經堂書

國老談苑

益州名畫錄

仙經

洞天福地記

大中遺事

瀛涯勝覽

南冠集

浣花濯錦

元和郡縣志

蜀故

續湘山野錄

以上范鎔詩引用

五代軼事

儒林公議

以上曾培詩引用右凡四家見前引用者不錄

洛中紀異錄

北宋編年

江行雜錄

五代史纂誤

晁公武讀書志

筆莊漫錄

毛文錫王建紀事

張彭齋舊傳

通鑑考異

南楚新聞

成都古今記

浣花集

稽神錄

玉溪編事

錢譜

玉堂問話

羣居解頤

歐陽炯花間集序

事文類聚別集

謠名錄

碧溪詩話

聞見後錄

齊東野語

以上據他書補錄

壁經堂集

五壁經堂書

前後蜀雜事詩上

漢州張祥齡子頤

崇慶周濟民校

前蜀

斬蛇當路裕西王。燒樓開山起舞陽。嘉節圖呈呼萬歲。排麟環鳳拜龍光。

全唐文馮渭為王建草殺陳敬瑄田令孜表開歷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新蛇孫叔敖非因利已全唐詩話建妻弟眉州刺史周德權值梁冀莫常解曰李裕西王言唐後王氏與於西方也西方為兌丹朱也言朱梁不敬抗也處大悅遂即位十國宮詞怡遇壽春嘉節裏仙宗呈進混元國注帝以隆生曰為壽春節禪月集大蜀皇帝壽春節進亮銘舜頌六宗是禮五瑞斯立排麟環鳳披香立

前後蜀雜事詩上

廣額隆眉骨相奇。義兒百二創王基。老僧話舊興元寺。散子相重六隻時。

蜀檣杭建隆眉廣額身長七尺十國春秋論廣末中官與兵常養壯士為子以自衛諸將效之史言高祖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崇婚姻十國春秋拾遺王蜀主為禁軍都頭與其傳於俗院擢殿六隻次弟相重白玄至六人共駭之他日蜀蜀因幸與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舊事此僧具以散子對先主大悅厚賜之

龍興宮裏御容懸。虎視龍睛狀偉然。一代功臣齊入畫。昌一閣號扶天。

册府元龜王建隆眉廣額龍睛虎視新五代史建為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又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

聞道朱三有賀章。八兄皇帝正當陽。那知五嶽飛馳

機欲挽弓射汴梁

五代史闕文全昱梁祖兄既受禪官中開宴因為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散子擊盆遊散大呼梁祖日朱三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博為梁祖不悅而罷錦里耆舊傳朱溫賀蜀王建書八兄皇帝帝宏簡錄天復七年梁滅唐遣使來論拒而不納梁祖微五錢會兵討梁

枕膝深宵幸石門。煙焚樓道六龍奔。傷心三日靖陵血。衣上先皇有淚痕。

前後蜀雜事詩上

趙家花藥海棠秋。遠勝徐妃姊妹流。唱到八哥魂斷處。解愁真箇不知愁。

天中記潘炕與弟同為蜀主建掌機衡炕於美妾解愁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葉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謂日以薦於君其意欲取之炕日綠珠之禍可不戒乎宋詩鈔小序徐妃亦號花藥夫人鑒錄錄晉呼蜀王小字曰八哥狀貌異人必有非常之舉

唱徹宮詞酒不停。背君彈淚向君聽。老僧莫問朝中事。赴宴歸來醉未醒。

五國故事行宴宣華院自旦至於繼火宗靜因以社稷之事言之涕淚交落而幸倭臣潘在迎等以為嘉王酒悲因為諸諺笑玩而罷蜀檣杭行當召嘉王宗壽赴宴命官人李玉為歌行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修補益飲之在迎日嘉王聞玉辭歌即飲請以玉辭賜之衍日王必不納

天武神機列戟牙。崇賢官屬侍從遊。雪晴曉騎天花

洛手把飛郎射畫球

新五代史元應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承和府
置官屬全唐文置東宮官屬開承和府
何者不請水賢領以輔元子故漢開承和府
華左右正人自時於治其以東宮為崇賢府重承
異錄王繼及奉命伐蜀王衍外馬數百皆逸足清
繼及得二十許匹格價不可言日王箭日飛馬格
錢原王建軍中隱語終日百步王箭日飛馬格
五伐史元應能射錢中孔常日把書種擲馬馳而
射之無不中

滿隄珠翠浣花岸彈打流鶯墜柳絲識字宮人剛進
到君王命寫醉妝詞

幸蜀記衍遊浣花龍府綵舫十里縣互自浣花潭
至舊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
刊小朝官郭延鈞進識字女子云進來便是宮人
狀阿母教招恨不來與相似且圖親近官家直向
內廷求事詞苑最談宮妓施脂粉夾脂名曰醉

前後蜀雜事詩上

三

醉妝詞

御容保福拜莊中新進糖霜琥珀紅三十六峯高閣
裏金華何似水晶宮

與地紀勝保福莊在郡城北五里乃成都保福寺
有蜀王建保福像又鄭和向跨一白驢頗食民福
居民苦之為相和尚請焉和向曰汝知糖霜之利而
遂為上品霜其利尚十倍焉和向曰汝知糖霜之利而
成琥珀真收六月凍漿馬威望以江雲不待千年
為上白色為下須一年有半乃結與地紀勝三
十六峯在青城山儲福觀天峯閣望之一可數
洞十八謂之陽峯後十八謂之陰峯每峯各有一
行與徐太后同遊避暑宮遺址在焉水晶宮在
導江縣西為蜀王衍夏中自青城山至本院憩息
見頗清涼因

枕上鴛鴦醒夢時怕神亭畔漏初移釣魚歸去春情

倦問寫宮中應制詩

詞品李商隱蜀梓州人與王衍名號瑞集其妹李昭
儀亦號詞藻有傳梓州人與王衍名號瑞集其妹李昭
夫人集通鑑紀事本末蜀王衍名號瑞集其妹李昭
通鑑紀事本末蜀王衍名號瑞集其妹李昭
為昭昭世所稱李舜弦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
篇多為文人賞鑒
詔賦詞臣百韻菱花冠紅粉醉金蓮御廚詔賜紅綾
餅內庫恩頒日打錢

蜀志王衍有百韻菱花冠紅粉醉金蓮御廚詔賜紅綾
餅內庫恩頒日打錢
衣冠化中放進士坊會話唐詩以紅綾餅為重昭
宗尤化中放進士坊會話唐詩以紅綾餅為重昭
之虛延讓在其間後人蜀乃作詩云莫欺蜀人
所易延讓詩泰平易近人蜀乃作詩云莫欺蜀人
牙齒自哭紅綾餅來王衍問知命供膳亦以餅
餒為上品以紅綾餅來王衍問知命供膳亦以餅

前後蜀雜事詩上

四

又改軍資庫為國計

才散雲霞宮女回甘州一曲滿樓臺天慈又見金珂
入香擁龍鱗聽講來

新五代史衍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
皆畫雲霞然望之者仙仙自作甘州曲通其仙
狀上下山各衍嘗白歌而使人皆和之
蜀王人太惡寺徒講詩玉節金珂以畫水品宮
裏度徘徊祇祇祇祇祇祇祇祇祇祇祇祇祇祇祇
釋鏡中遙仰止廣軍殿裏動崔巍千重香擁龍鱗
生錦綉開
花柳尋餘厭酒杯百花爭逐六宮開街頭步障圍層
錦知是君王蹴鞠來

詞苑叢談衍作醉妝詞云昔遊走那邊走只是尋
花柳那邊走者走莫厭金杯酒後村詩話張
蟠官詞云日透珠簾見鏡底六宮爭逐百花回
頭不覺君王去已聽笙歌在遠樓五國故事衍

破梓州彥暉自殺彥臨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

有感於時事志在遠引故姓名不傳又深既

宦寺新頒建節符。天雄進得美人無。牙兵龍虎飛章到。爲獻秦州花木圖。

通鑑紀事本末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有建
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
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
王許之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
軍爲承休牙兵舊五伐史承休欲求旄鉞乃以
職西花木入獻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
後主臨幸而韓昭對成之王氏見聞錄承休捷
還官軍號龍武軍自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
下於秦州採擷美麗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
遣仗衛赴鎮應州選從武精銳並流牙隊從行
輒稍承淚寄相思香膩紅紗舞柘枝寄語多情羣吏
部病愁不似破瓜時

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御
史裴質與之善裴召定灼灼梅道人以類絹聚粧

前後蜀雜事上 七

淚爲寄金五伐詩韋莊傷灼灼詩云嘗聞灼灼
麗於花雲鬢盤時未破瓜桃臉曼長橫綠水玉
肌香膩透紅紗多情不住神仙界夢命官嫌富
貴家流落錦江無處問斷魂張作碧天霞自注灼灼蜀
之麗人也近聞貧民老嫗落
成都市中因以四韻上之

典章文物繼唐初九國龍爭總不如李吳王錯盡才士絕憐低首寫降書

通鑑紀事本末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
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難在蜀蜀主禮
而用之使修藝故事故其典章文物存唐遺風
四川通志王鏐乾德中爲宰相每趨朝於白藤
子內鈔書書法絕工後主降唐
表則李昊自爲之而鏐之書也

象情寫物每相宜。本少天才格未奇。五百霞光賸愛
賜憐才。誰誦落花詩。

全唐詩錄徐獻忠曰張鱣諱補道格調力志補和之弊遂不復用事然天才本少英旨未奇至於寫

情乃多肖似
五代詩話後主奉太后遊大慈寺
見壁間題句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
花太后深加欣賞顧問寺僧以蠟封乃
賜霞光牋五百幅令寫所業詩以進

潛龍頌豈待錢陳五代文章染俗塵
詛肯登壇求筆札不堪長作第三人

禪月集大蜀高祖潛龍日獻詩陳情偈頌云云
 全唐詩話周室蒞丹陽州人有事輒云待錢求後
 果以錢鏐代之故曰休有上錢鏐句云今日再三
 難更議識詞惟道待錢休有上錢鏐句云今日再三
 筆札成詞問其筆札法休曰此事須登壇可授安
 可草草而言成詞衙之五代史補貫休遊荆南
 時成詞爲節度使生日有獻歌頌德者僅百餘人
 貫休在焉詞不能終覽命幕吏鄭準定其高下準
 害其能輒以貫休爲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
 能久乎遂入蜀他建稱藩因獻詩建大悅以爲國
 師賜號

古木蕭疏竹影涼
銜花一鹿畫屏張
鶴師薛稷龍孫

前後蜀雜事詩上

人

位不負東坡一炷香

畫師黃筌畫古木信筆塗抹畫竹如斬釘截鐵
宣和畫譜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事王衍爲待
詔用意悉取生態有鹿銜花圖畫鑒黃筌集諸
家之善山水師李昇鶴鴈荷葉龍鰲位至於花
竹翎毛超出世史筌畫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
東坡集與錢濟明云家有黃筌畫龍拔起兩山間
陰威凜然舊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只香燈試
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閱雨意可來燂一炷香否
得春閨閣雪中開天半雲韶送下來少帝設壇新受
錄手持龍杖苑中回

顧勸築金臺待大師

全唐文許我上蜀主求賢書云今百辟之中有謀
可以策國勇可以盡寇或博究治體或精知化源
木樵開戶明廷尚含光於庶位者伏望成明聖之
略還化蜀之圖列神月集於知開赴成明聖之
翁還化蜀之圖列神月集於知開赴成明聖之
吹之楊玢言曰陛下聖之曰而山門是日暴風
也鍾重錄義在月大得門者示下陳情詩不得賢
金臺以師老萬水千出得來王太祖陳情詩不得賢
水之言何以當此恩錫甚厚上人遂居焉
戶部門人妙八分煙霞氣味愈超羣休公亦復得衣
鉢三十家書講說文

野人閒話沙門墨學李陽冰篆道士張昭嗣
柳公權書工部員外郎昭嗣篆道士張昭嗣
光庭門人四庫全書提要通鑑纂要木入分各杜
庭爲諫議大夫而集有謝戶部侍郎表史並不光

其爲此官宣和書畫譜元虞自錄所爲詩文字
義而人爭得之要非世俗所能到也雖五伐倫
話陽而贈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雖五伐倫
志貴休字句一貫休詩公逸藝無能到也雖五伐倫
皆出墨或所校輯者

赤斧王昌市上看廣塵五月鬻香殘蜀都上藥非無
有無奈醫官識字難

方輿勝覽成都二月鬻花木器號市五月鬻
香藥號市元開全藥市乃延巫彭招長
桑飛絳雪持元開全藥市乃延巫彭招長
各梁王書上藥非蜀已減赤斧王昌市
北夢瑣言薛廷珪奉梁祖命册名香從外國稱奇
疾作先主遺楊僕射療之薛致書感謝書未請侍
肩與歸京尋醫先主訪之曰幸有方藥何不俟
殊不識字可以行刺薛謂客將日夜來問此醫官
性命委之乎

家家種橘滿牆籬風土南鄉唱竹枝二月酒旗橋畔
路柳條扶病冷煙絲

全唐詩張翥送友勸蜀中故友漢中尉請爲西蜀
吟人家家多種橘風土南鄉唱竹枝二月酒旗橋畔
竹枝體也其韻蜀人各製南鄉子數首以志風土
女柳條也其韻蜀人各製南鄉子數首以志風土
酒柳條也其韻蜀人各製南鄉子數首以志風土
初如

翠屏金鳳此時情消息誰傳薄倖名可惜落花春寂
寂難將羅袖拜卿卿

古今詞話章莊有荷葉杯詞云絕代佳人難得傾
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怨遠山眉不忍更思惟
掩翠屏金鳳想此時情切爲誰作也天無路信難通
天長調雲想此時情切爲誰作也天無路信難通
莊長調雲想此時情切爲誰作也天無路信難通

之莊有龍姬姿質麗兼善詞翰建託以教內人
息詞上強奪去莊作詩金門云空相憶無計得傳
不忍把伊書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
詞上強奪去莊作詩金門云空相憶無計得傳
不忍把伊書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
詞上強奪去莊作詩金門云空相憶無計得傳

春桃曾記狀元無坦腹蛾眉幕府曉不負樽前雙戴
勝憐才剛遇薛尙書

麗情集注胡應麟曰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賴
錄有其目大傳如琵琶等劇丹鉛總錄女狀元
黃崇嘏也傳奇有女狀元青桃記益事也狀元
平廣記引玉溪楊事王蜀有偽桃記益事也狀元
中欲以女妻黃崇嘏事王蜀有偽桃記益事也狀元
從拾翠望江樓守邊茅但謝詩白願買一詩云
採永地望江樓守邊茅但謝詩白願買一詩云
白地望江樓守邊茅但謝詩白願買一詩云
歸仁表寓居詩州時薛能尙書王蜀有偽桃記益事也狀元

五十篇以爲詩。詩成。輒於小亭。憑几。閱之。未三
五。首。有。戲。勝。自。稱。飛。入。立。於。几。案。之。上。嘲。神。長。久。
仲。頌。展。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
如。是。者。三。翌。日。投。詩。大。加。禮。待。以。其。子。妻。之。
寄。生。枝。冷。瓦。棺。秋。淒。寂。芳。魂。渭。水。流。二。十。五。年。春。衣。
月。合。郎。誰。識。在。秦。州。

方輿考。要。王。蜀。馬。道。興。遇。一。黃。冠。授。以。詩。云。女。是。
寄。生。枝。冷。瓦。棺。秋。淒。寂。芳。魂。渭。水。流。二。十。五。年。春。衣。
月。合。郎。誰。識。在。秦。州。
遇。寇。相。侵。使。使。家。族。早。上。三。清。莫。候。丹。砂。鍊。
女。日。暮。相。吟。後。仙。去。學。國。蓋。王。蜀。秦。州。鎮。度。
使。王。承。檢。築。防。藩。城。上。郡。國。蓋。王。蜀。秦。州。鎮。度。
惟。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刻。篆。字。日。大。隨。
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
嫁。於。崇。三。年。即。薨。其。姪。遂。卒。銘。日。車。道。之。北。
郡。山。之。陽。深。深。葬。其。墓。地。香。刻。新。貞。石。煥。乎。遺。
芳。地。變。陸。谷。驗。列。城。隄。乾。德。丙。年。懷。者。合。郎。是。庶。
偽。乾。德。六。年。丙。子。歲。言。城。
者。台。郎。即。王。承。檢。小。字。

九天元女渺難離。西市神仙不上飛。那似二郎支枕
前後蜀雜事詩上

石淮南鍊法授通微

然還錄王蜀有楊勳者。自號僕射。能於空中請自
入。簾。幃。經。宿。而。去。及。折。其。足。九。天。元。女。后。土。夫。人。悉。
術。亦。不。曉。全。五。代。詩。補。勳。畢。命。詞。聖。主。何。曾。識。
仲。都。可。憐。此。詩。在。須。臾。而。西。便。是。神。仙。何。必。乘。
桂。成。五。湖。一。通。衢。二。郎。憐。有。胡。二。郎。者。嘗。見。一。道。士。
於。成。都。醉。卧。通。衢。二。郎。憐。有。胡。二。郎。者。嘗。見。一。道。士。
其。首。道。士。一。日。醒。見。二。郎。在。旁。感。之。因。勸。修。道。且。
歌。以。誦。之。二。郎。問。爲。何。人。吾。即。爾。爾。朱。字。通。微。
不。見。二。郎。後。亦。仙。去。集。仙。傳。爾。朱。字。通。微。

井中夢墜水行仙。黎達形求亦枉然。新舊使頭皆不
見。秋風鬼泣野狐泉。

清異錄。王建。僧。立。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
家。寺。觀。即。加。沃。婦。人。以。掃。地。和。尚。日。之。建。未。年。於。
諸。處。寫。六。字。云。水。行。仙。仙。地。及。後。王。衍。泰。川。之。
諸。方。悟。水。行。仙。仙。地。及。後。王。衍。泰。川。之。
墜。大。井。中。見。一。夫。負。之。而。出。問。其。姓。名。曰。黎。達。既。
悟。使。以。形。求。果。得。之。詢。之。莫。合。後。嘗。以。官。則。不。願。

仕送贈一官田守本州司馬達素好衛生經置道
觀於所居山上因以爲名北夢瑣言後主歸唐
官者宋愈昭等即往洛吉因於孫雄雄僂首曰諸
官議之此去無災無禍但行及野狐泉新舊使頭
皆不見矣矣連後主羅秦川之禍隨
問莊宗亦遇都之變實其地也

六宮紅綠散星辰。王氣青城漸不靈。二十萬軍齊下
淚。天回金翠冷紅亭。

鑾。鏡。錄。於。是。亡。一。君。破。一。國。後。九。子。誅。十。臣。殄。滅。
萬。家。冰。移。百。辟。其。次。六。宮。廢。絕。紅。綠。散。於。征。途。十。
宅。公。王。碑。金。珠。於。逆。旅。蜀。地。徐。井。生。二。女。皆。
國。色。相。者。謂。日。公。非。久。負。當。大。富。貴。因。使。相。其。女。
相。後。有。日。青。城。山。有。王。氣。每。夜。當。天。者。一。紀。矣。不。十。
年。後。有。人。承。運。此。二。子。當。作。妃。后。貴。由。二。女。
故。也。出。降。時。街。壁。牽。羊。倒。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
更。無。一。箇。是。男。兒。後。花。藥。夫。人。詩。陳。無。已。詩。話。載。
之。乃。知。沿。襲。前。作。鑾。鏡。錄。順。聖。題。天。迴。金。翠。冷。紅。亭。
足。證。鑾。鏡。錄。散。出。情。千。里。江。山。舊。得。行。所。恨。煙。光。看。未。
足。證。鑾。鏡。錄。散。出。情。千。里。江。山。舊。得。行。所。恨。煙。光。看。未。

前後蜀雜事詩上

夢。說。道。自。在。青。城。北。來。出。看。
江。山。地。盡。被。江。山。看。出。行。

子。何。時。劍。閣。結。茅。廬。

碧溪詩話。天成。初。明。宗。召。亡。蜀。舊。臣。賦。詩。惟。中。承。
牛。希。濟。最。佳。全。五。代。詩。希。濟。生。於。漢。中。王。降。唐。
詩。按。李。吳。降。表。云。釋。殘。生。於。漢。中。王。降。唐。
於。魚。之。鼎。鼎。使。表。云。釋。殘。生。於。漢。中。王。降。唐。
波。賦。詩。云。不。緣。朝。北。闕。來。此。結。茅。廬。時。人。歎。之。至。
美。陽。又。作。曲。子。云。盡。是。一。場。贏。得。
咸。陽。又。作。曲。子。云。盡。是。一。場。贏。得。
與。夫。無。愁。入。井。者。所。較。無。多。也。

七里亭前拜魏王。賈來阿魏與唐莊。長安三趙村前
月。冷。照。王。家。十。八。喪。

新五代史。魏。王。繼。岌。郭。崇。翰。伐。蜀。行。上。表。乞。降。魏。
王。至。成。都。行。君。臣。面。縛。與。繼。岌。出。降。於。七。里。亭。青。
精。錄。記。行。在。蜀。童。謡。云。我。有。二。帖。藥。其。名。曰。阿。魏。
賣。與。十。八。子。其。後。行。兄。宗。蜀。果。賣。國。歸。唐。而。宗。蜀。

硯鳳皇臺字冷金泥

全唐文許寂謝信物書云右伴金稜梳越器並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賜又云金稜含寶色之光祿色袍番之寶十國春秋拾遺陳文惠家收蜀王衍時太子阿硯連蓋蓋上有鳳坐金泥紅漆有字曰鳳皇臺

烽煙北扼漢州城。笳鼓彌牟列陣營。金雁橋邊鳴咽水。淒涼何處管絃聲。

錦里舊傳龍紀元年五月三郊軍敗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州城出軍扼北路又駕幸漢州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全五代詩章莊漢州詩此德初到漢州城郊色樓臺欄目驚松桂影中旌旗施色菱荷風裏管絃聲人心不似經離亂時運還應卻太平十日醉眠金雁驛臨岐無限眼波橫一曲琵琶兩鬢霜故唐司馬淚淒涼小紅同是悲淪落俛奏彈羊不採桑

前後蜀雜事詩上

北夢瑣言唐昭宗劫遷百官薄橋名倡伎兒皆為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羊不採桑乎關伶僂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者傳其送酒由是失意不入而殖復有琵琶石潭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公見其伴與諸子漢等連水邊作名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遊諸大宮家皆以資客侍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潭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誼諱話笑殊不傾聽乃換槽而詠日某皆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崇識者亦歎訝之

靈芳園已入唐宮鏡影停空膽翠紅遙想當年王節度東遊拜賜聖情隆

格致鏡原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沈香為山阜高後水為台油為江池荷葉丁香為林楊黃紫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圓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日靈芳園或云平蜀得之昔吹景集余購得一鏡縱橫俱三寸餘色黑如漆鈕亦不甚闊背作一髮花葉四旁古錦文中有銘三十二字銘曰煉形

神治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銘傳紅綺窗綺窗綺窗俱合影中金石萃編停空鏡銘政是鏡銘詞具載十國春秋前蜀王承休傳後主東巡以賜承休妻者吹影編以為六朝鏡丹銘錄墨林快事以為唐鏡皆考之未審耳

宮中鏡背繡銅腥乾德猶傳昔日名更辨黃標兩年號宋錢制重蜀錢輕

山堂肆考宋太祖平蜀宮人入內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錢者召質問之對曰蜀王衍嘗有此年號太祖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按歸田錄寶儀作陶穀考古質疑前王氏有天漢光天乾德成康後蜀孟氏亦有廣政皆以年號錢錢或謂藝祖以建隆改乾德今有乾德錢安知其為蜀錢乎我朝錢錢體制厚薄與天漢光天等錢莫不皆然彼乾德刑式細薄乃與天漢光天等錢莫不皆然彼乾德爾以此知為蜀錢也更俟識者審定之

前後蜀雜事詩上

末

前後蜀雜事詩卷上

於衣服或以絹素剪毛首
傲作首飾謂之紅梳子花

獅子門通啟玉環銅裝小筆散朝班紫衣挾彈龍池
立私語宮娃識聖顏

花葉宮詞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晚到玉階猶帶
露一時宣賜與宮娃認得聖顏遙望見碧閣干外
結黃袍五國改事飛出外則以與輩崇飾奢麗
居常在內唯銅裝衣漆小筆而已
釋史類編蜀王視好衣紫扶彈

常讓官家第一籌畫樓忽命撤浮遊殿前名馬親王
賜傳說君王不打毬

花葉宮詞小毬場近曲池頭宜喚動臣試打毬先
向畫樓排御帳管絃聲動主浮遊又自教宮娃學
打毬王鞍初跨腰柔上欄知是官家詔通過長
庭第一籌五國改事飛出外則以與輩崇飾奢麗
唯飼一打毬馬而久不接習亦不堪乘跨其餘名
馬多屬之親王近臣耳新五代史史記好打毬走

馬
南徐蜀雜事詩下
五

牀上屏開六扇通地衣繡毬踰輕紅細量選進良家
子位號新頒到後宮

全蜀藝文志花葉逸詩高亭百尺立春風引得君
王到此中牀上翠屏開六扇折枝花綻牡丹紅
又花葉宮詞青錦地衣紅繡毬盡鋪龍腦金香
蜀唐詩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
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雖然於後宮位十有四品
新五代史史記好為方士房中術採良家子充新
宮

紅錦泥窗月滿廊雪香扇影夜清涼
墜帶官家龍腦香

格致鏡原孟昶月夜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以博
風一夜與花葉夫人登樓望誤墜其扇為人所拾
外有效者名雪香扇老學庵筆記蜀人有楊窗
曰泥窗花葉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窗繞四廊非會

所不解

百鈕帳中皺浪窠畫屏七十颺春波丹霞樓上秋多
少巧總君王乞得多

清異錄帳中皺浪窠畫屏七十張開
百鈕而門之用為窠所蜀機高祖七夕與官
人乞巧於

小姨初嫁到仙源樂國常懷舊主恩三百萬錢新受
賜蜀中莊產獻茶園

宋史毋守素子充恭尚親女樂國公主又守素
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
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明野雜記趙普子
承煦初娶仙源都夫人孟氏亦後主女也
九經刊本告成初韻會新編史館餘宰相尤為風雅
主龍門生性好藏書

前後蜀雜事詩下
六

四川通志孟蜀後主崇尚六經悉石本流傳不廣
乃易為木板宋世猶刻本者始於蜀也十國宮
詞注蜀公武黃公紹者乃蜀人宋史毋守素
好藏書愛日齋叢書乃自唐末以來蜀中
蜀書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
從之

堯夫快樂是堯時絕妙花前玉燕詞自有相公經緯
略民間苦熱那能知

峨山異事李堯夫吟咏尚譏刺蜀相李昊昊
曰何名之背時也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
樂蜀中相因是為吳所擒知蜀主國柄隱憂苦
熱詩詞海遺珠戲陽公愛王君玉詞煙徑掠
花飛遠達曉窗驚夢語恩恩梅聖俞以為不若李
堯夫花前語溫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宋史
白知詩詞海遺珠章奏書機皆出吳手主集
為百卷日經緯略以獻資資以珍器錦練
才調渾如海混茫羅巾夢得思汪洋詩家錯認西崑

體穠麗安知學晚唐

才調集韋穀自序云服曰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
間大海漫茫風流挺持今纂諸家詩共一千首每
一百首成卷分之爲十目曰才調集全五代詩
注穀有文藻夢中得懷羅襖巾由是才思益進
四庫提要穀生於五伐文敵之際故所選取法晚
唐以穠麗宏敞爲宗救羸疎淺弱之習未爲無見
至馮舒馮班意欲排斥宋詩遂引其書於崑體推
爲正宗不知李商隱等唐書但有三十六體之目
所謂西崑體者實始於宋之楊億等唐人無此名
也接提要以穀爲前蜀時人十國春秋歸之後蜀
從之而齋書錄解題才調
集十卷後蜀韋穀集唐人詩

鏡何勞方士覓蓬瀛

器物譜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十五日彭山縣尉將
頭楊富獲銅印於江岸印有六面方各寸許皆有
篆文兩面共通一竅竅中三虛一實其直可貫其
圖可規六分篆文均在四旁各成交章一面天國

前後蜀雜事詩下

七

老君生萬民治中國外國人和鹽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老君授生輔天下國安平受道人長生凡十五字又一面虛無自然明日月星辰光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元女致和氣玉女致天醫凡十五字又一面上闕僊師天師老君道成明天地政理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上召吾拜無爲大昊通天下治氣同璽凡十五字焦牧開孟昶時張敞得一古鏡徑尺餘光照寢室如燭澤家無疾號無疾鏡

芙蓉鏡豔女牆頭。隔岸垂楊接小樓。白日綺羅池上水。亭臺高下總宜秋。

堯山堂外紀蜀主昶令羅城盡種芙蓉每至秋時
盛開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初謂左右曰自
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眞錦城也太平廣記
僞蜀主當備位諸動貴功臣號起甲第獨僞蜀中
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拱奢靡莫與之儔
後枕江濱池中有二鳥巖遂發石循池四岸皆種
垂楊柳或問雜本芙蓉每至秋夏花開看者甚眾

冰蠶絲斷散千金。落魄句欄度一生。譜入梨園新曲。
子宸襟歡洽不知名。

全五代詩注併優有唱康老子者帝願李昊等問
曲所由名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老而無子故
製此曲張康英曰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拓
落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遊一旦窮瘁而卒樂
工歎之因爲此曲又名曰得至寶光溥蓋不知而
妄對也按樂府雜錄載康老子與國樂狎蕩偶有
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
見之驚曰何處得此至寶是休羅絲所織夏月置
座間一室清涼卽以千金酬之還與國樂追
歡不經年蕩盡康卒樂工製此亦曰得寶子

位諸王侍立講尚書

宋詩鈔花萼宮詞東宮花燭絲樓新天上仙橋不
鎖春幸蜀記神船三子元寶幼而奇異既亂誦
詩書萬言蜀檣枕諸王宮侍讀劉保父青州人
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檣楚於諸王及視諸子

前後蜀雜事詩下

八

乳媼密令諭之保父曰膏梁之
性不縫之則他日爲豚犬耳
習尙唐宮闊埽妝朝天髻子繡衣裳上頭怕入新宮
選草驚婚辨嫁裝

選草婚辨嫁裝

三夢記唐末宮中醫號閨婦女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
粧臺記孟昶時婦女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
輟耕錄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葉宮詞年初十
五最風流新賜雲鬟始上頭五園故事昶嗣位
尙年少乃與其母同宮數年遂遷新宮而居以其
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
引至後苑昶親選佳者亦賜諸王餘皆縱去而
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
夜月紅樓豔可憐詞吟紅豆手纖纖舍人詩變江南
派諷諫新呈五十篇

風雨才越盤處處

春秋拾遺賦陽燄常應命作宮詞淫靡甚於韓偓
江南北地也宋史以陽燄爲白居易詩
將亡之兆也宋史以陽燄爲白居易詩
五十篇以獻親王詔嘉美技宋史作通長編作
飛鼠神獅傳異事賞春乞巧洽宸情前朝畫手雖良
手終遜君王鑒別精

洞天清錄石格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四川
通志蕭延昌畫子圖以通奏使王昭遠昭遠有
其神異此二日宋氏子處於金殿延祥寺佛殿
之內畫此二日宋氏子處於金殿延祥寺佛殿
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效與下竟有愈者梁昭明
二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效與下竟有愈者梁昭明
驗久矣歷代名畫錄應之而愈故曰神畫此
子夜安圖中食春圖乞巧圖皆畫內供神畫此
畫花木精妙特甚又每年冬末翰林工書鬼
者例進鍾馗丙辰歲趙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
鬼睛蒲思訓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睛蒲思訓
孰爲優劣至以師訓爲優鍾馗以第二指挑
忠義力在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議升降並厚賜

前後蜀雜事詩下

九

一幅秋山八汴都南唐丹粉究嫌粗變來家學諸黃
格院品新添沒骨圖

十國春秋拾遺太平興國中祿閣賜畫時陶穀爲
翰長因展秋山圖一面令黃居寔家品第之居寔以
見動容曰此圖實居寔家與父老孟主命同畫以
答江南信幣綉綉中有徐熙子名孟主命同畫以
筆善畫初江南布衣徐熙子名孟主命同畫以
皆善畫初江南布衣徐熙子名孟主命同畫以
居寶第者尤長於畫花竹蜀翰林院待詔黃筌
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後江
妙在傳色用筆精細殆不見筆蹟但以輕色染成
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草草略施丹粉而
已不入氣格出別有生意乃效其格更不用筆墨
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尤工與諸黃不相下
筌等不復能取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
熙遠甚畫院徐熙之子居寔之子崇崇各得家粉
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寔之子崇崇各得家粉

學清河畫畫黃筌善爲沒骨畫凡花果多不
甚望世用五彩布成其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
妙極也

紅淚金裝冷唾壺朝天定信此心無入宮方得張仙
祀枉墮樓頭笑綠珠

十國春秋拾遺蜀花萼夫人有金裝水晶墮百
細金春霞中詩話云初蜀道心將碎恨解
入汴書霞中詩話云初蜀道心將碎恨解
春日如年馬上三時時女皆花貌未嫁爲軍
後人謂之云三時時女皆花貌未嫁爲軍
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貌未嫁爲軍
是男兒之句焉有隨行而書此猶作更無一箇
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詩之亦此猶作更無一箇
念其後主蜀主孟昶扶一太妃之夫人入宮
張仙也七修類事近世無子於是多祀張仙而
其故蜀亡花修類事近世無子於是多祀張仙而
張仙名建寧蜀人遊青城山得道老矣有黃
道士其子爲元詰

前後蜀雜事詩下

十

綠水青山稱意行主人風月暢幽情穆王虛設招賢
館愧煞青樓一瑞卿

輿地紀勝陽州刺史穆王喜曰青山綠水
中爲二詩作詩飲酒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以五代詩注穆王喜曰青山綠水
與掌客置名紙於地見客史索賄穆王欲以私進充不
於家後因歌伎所分貨入蜀得志寓書楚文昭王
悉除彬親友賦役凡
士進調畫加資禮
將相功高禮遇殊後堂歌舞足歡愉手編廿卷成書
目載得君家兩表無

145001 M408 W417

節無奈神仙要報恩

元望西札再拜
登樓縱火自焚

士

暮樺皮駝杖散朝回。

駝塞劍棧而來至是方駝

事故苑月明池上多

以填此詞
時見眉州老尼姓

模範

點點珊瑚石上紅

擬其色似花葉翻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贊如其性也陳無已云姓費謨矣

前後蜀雜事詩下

小東門外李張家

小東門外有張百花李百花之號皆培
子分根種以求利每一本發數萬錢

日歟。勒模糊認顧璘。

成都往往見於好事家圖譜凡自瑣進來者一
皆具款勒而其完厚環鏡上下可愛薄牛奇章

爲好事亦未嘗見此者也
石湖集步宣華舊苑
喬木如山廢院西古溝
靜鳴池更兵悉率更
喬後樓閣崔嵬欲取時
有露冷螢照草無風驚
雀自還枝後來更子程
書債目告昏花燭穗垂
五夜元宵豔洛陽金錢
誤說買錢王露臺歌歡
春宵
寂老去觀燈李豔娘

鐵園山叢談上元張燈
天下只三日都邑舊亦
然後都邑獨五夜相傳
謂吳越王來朝進饗若
干買此兩夜因爲故事
非也蓋朝德開蜀孟氏
初降正堂五年之春正
月太祖以年豐時平使
士民給樂詔開封增兩
夜白是始開寶末吳越
國王始來朝蜀楊杌上
元觀燈露臺李豔娘有
姿色召入宮賜其家
錢千萬

夜月樓臺憶舊盟入宮
十日永離情楚王地下
應憐問晉郎何心射殺
卿

清異錄孟昶與花葉夫
人登樓望月鐵園山叢
談花葉夫人蜀王建號
小妃者也後隨王衍歸
唐

前後蜀雜事詩下

三

中途遇害及孟氏再有
蜀至昶又有一花葉夫
人作宮詞者是也隨昶
歸中國至且十日召花
葉夫人宮而昶遂死昌
陵後亦感之晉卿數諫
不聽一日獵苑中花葉
在側昶方引矢引滿擬
射之宋史昶降封

金銀銀稜已暗銷利仁
坊第改歸朝洛陽春日
清明節誰爲荒墳禁採
樵

錦里耆舊傳蜀主朝見
賜金銀銀稜資器四百
事按昭第在利仁坊太
平興國中改爲尚書都
省東郭事昭第在利仁
坊太平興國中改爲尚
書都省

已生葛亮出師北更有
誰周奉詔東祇要二臣
爲將帥何愁安樂不封
公

續資治通鑑蜀主闕有
北師命王昭遠爲西南
行營都統謂曰今日之
師卿所召也勉爲朕立功
昭遠願以力略自任始
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
昊等護之賊外昭遠手
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
方諸葛

亮酒酣後特謂吳曰吾
此行何止克敵蓋領此
三巴之衆而思少兒收
中原如反掌耳按丹溪
生曰前有譙周後有李
昊何吾蜀世修降表之
多全唐文李昊代後蜀
主孟昶降表痛念劉禪
有安樂之封叔叔實有
長城之號皆因歸欽歎
後全生

月映天池盡劫灰斷碑
無字續蒼苔古松白帝
城邊路曾見降幡北渡
來

入蜀記白帝廟氣象甚
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
數碑皆孟蜀時立與地
祀勝天池院今爲崇勝
俱蜀廣政二年建

絲網塵埃滿閣東與朝
不與漢周同宰相司信
習伶人伎長笛淒涼便
殿中

前後蜀雜事詩下

西

曲消舊閣太祖北征至
陳橋而三軍推戴時杜
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
力院有司將收捕主僧
給曰皆故走不知所之
矣甲士等升梯且急踰
見其布滿其

上而應埃髮積若累年
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
安得有人遂皆返去續
資治通鑑李昊言於蜀
主曰臣觀宋氏敗運不
續漢則餘冬錄歐陽修
蜀爲散騎常侍南平公
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
長

徑闕來蘇揮玉斧孟巖
國破已無家蕭條禁苑
詞臣散誰向深宮弔藕
花

讀史方輿紀要宋乾德
三年王全斌伐蜀利州
至益光得降卒牟進言
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
有

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
江置場守之對岸有渡
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
也按益光即益昌今昭
化爲太平軍宇記藝祖
平蜀以玉斧畫地圖自
大渡爲界曰此外吾不
有也圖經孟處進即利
叔蜀亡入京處即所居
也按王象之云唐刺史
李九思蜀已有進孟巖
詩則在唐已有孟巖之
名非特起於蜀也太平
廣記禁苑有蓮花一莖
岐分三朵蜀

王開庭燕召羣臣實之詞也以下皆貢詩有好事
治以國至今得之詞賦展云煙月不知
人事政夜開還照深宮藉花相向
野塲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箭會無東向發沙彌原本不知兵祭文淒絕將軍
廟江岸回頭盡哭聲

新五代史烈祖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
十年一旦隙故不能為吾東向於一箭雖欲堅壁
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昇草表以降蜀樞密王
昭遠依東郭院僧為小沙彌又起母請親日王
昭遠素不知兵又乘之行蜀民擁護哭動地
數百人蓋與王行不同耳聞見前錄襄州之西
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詩廟史以
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承相告又以本朝乾德三
年二月二十六日偽蜀王孟昶以降入朝舟過磨
墨色如新

太原征戰故鄉思緒御扶來禁錮遲未必并州歸願

前後蜀雜事詩下

五

切尊絲能不憶龍池

五國故事親母官在并門累從征戰備歷艱難由
是頗務慈恤玉堂清話親母後至蜀上以禁錮
肩至宮庭適御扶攜親酌酒飲之日母但竟衷勿
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
許安還并州死亦甘心足時晉母未平大福聞其言
諒大喜曰侯平劉鈞立送母歸國厚賜之與地
紀唐龍池州平羌鎮之後有龍
池昔孟蜀時池生草芽如絲

崇光殿上降金鑒詔定降儀列百官馬上杜鵑春欲

暮路人腸斷蜀王灘

王海乾德三年正月十三日王全斌至魏城孟昶
請降二十五日詔陶穀酌前代儀制頒益梓定受
崇光殿陳仗衛於庭如元命之儀昶及馬師設次
於明德門外設衣案橫街之北是日大陳諸軍昶
及子弟偽官等至閣下昶以待罪奏授閣門吏史
持表入昶等候命表至待臣請表閣門吏承旨出
昶等俯伏於地宣制解罪入見於崇光殿百官起

居訖昶八起居無貽再拜昶出百條稱賀畢御
明德門觀諸軍退營宴近臣及昶於大明殿
氏聞見錄昶去蜀有恩國人送
之至魏為別去因號曰蜀王灘

前後蜀雜事詩下

太

前後蜀雜事詩卷下

十國詞箋略

夜拓毬場晝射場突來兵諫奈支當打鐘搥嫩何堪

折從此春風不屬楊

渥居喪酣飲作樂十圍之燭以擊毬一毬費錢
輒數萬初內營有親軍數千屯于牙城之內
悉遷出于外以其地爲射場渥晨視事張顯徐
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換下渥心腹陳
范遇等數其罪以鐵槌擊殺之號曰兵諫渥素
無令譽徐溫立之先是謠言曰楊老拙嫩髯堪作
打鐘搥後離應焉終爲張顯徐溫所執

白衣化龍太不君我爲蒼鵠爾參軍蒜山一昔人趨

渡鐵箸灰邊大有聞

徐溫嘗夜夢入宮見白龍繞殿柱詰旦見隆演衣
白衣擁柱而立心異之故得嗣位徐知訓溫長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六

詞義略

三

世楷堂

藏板

子輔政時人稱爲昌華相公對隆演無君臣禮嘗
相與優戲自爲參軍使隆演鵲衣髮髻爲蒼鵠以
從徐溫移鎮海軍治所于昇州徙知訓爲蒼鵠以
團練使知訓不樂宋齊邱私勸曰知訓童昏敗在
且夕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舍此何求
知訓遂促駕之官知訓爲朱瑾所殺知訓親吏
馬仁裕自蒜山渡白知訓知訓即日帥兵入揚州
定吏民知訓策小亭池中駕木橋以渡至則敬
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或居高堂不設障
中置火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滅去故密謀人莫
得而知也

埽地元勳受禪臣勸農早布李花春江空歷歷迎鑾

處樓盡匆匆誦佛身

天祚二年李德誠率諸將入江都陳知誥功德又
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太祖

元勳今日瑞地矣三年十月徐知誥遣右丞相徐
玠奉冊詣帝稱受禪老臣知誥謹拜手稽首上皇
帝尊號曰高皇帝思元宏古讓皇帝宋齊邱策督
民見錢與金銀是教民弃本而逐末乞虛升時價
悉收穀帛本色爲便知誥曰勳農上策也即行之
飛江南李樹玉團校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
無了期沙爲迎變溥因更其名爲迎變鎮昇元
二年知誥改潤州牙城爲丹陽宮徙溥居之十月
辛丑有使命來從所溥方誦佛書于樓上
使者趨前溥以香爐鄰之俄報晏駕矣

南唐

烈祖姓李名昇字正倫徐州人也幼冒姓徐氏

名知誥篡吳後始復姓改名長子景初名景通

昭代叢書

日吳補

卷十六

詞義略

四

世楷堂

藏板

既立又改名璟爲元宗煜乃景第六子字重光

初名從嘉即後主也

年少彭奴故可兒龍形虎步有人知不緣挑撥燈心

見自愛秋霜上鬢絲

昇小字彭奴及壯身長七尺方頰隆準修上短下
語聲如鐘每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工云此
龍行虎步也昇天資穎悟九歲咏燈詩有主人
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昇輔吳之初未
逾強仕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
遂服藥變其髮鬢一夕成霜

越師去後息紛端贊喜人來進二升半夜金鐘發詩

議三更弦月駐郊壇

吳與錢氏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
將築國先與錢氏約不和各歸其所執將士越嘗火
焚府庫甲兵皆盡昇不聽羣臣乘災攻之遣使弔
問厚賜其乏自是通好不絕其客焉延己好論兵
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
舊故吳人亦賴以休息江南野史云昇自握主權
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起師而已蓋不得己而
為之昇元二年契丹主遣梅里孫盧古來聘其
弟東丹王昇亦以羊馬入貢于是翰林院進二丹人
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以美之昇有受
禪意不寐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連旦召問
將新入之僧云夜來偶得月詩因咏曰徐徐東海出
漸新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昇私喜而
釋之昇元二年圖丘祭天是時上旬月當三更
而沒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

須菩提訝產桑中鳥舅金奴泣曉風嚙指敢忘他日

昭代叢書田集補卷十國詞彙帝王藏世楷堂

事政難料理德昌宮

昇元六年標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七寸形如
僧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昇迎
置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主有大喪呼
昇素節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柏子油但呼
鳥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馬廐中物
喚為金奴昇潏祖謂長子璟曰德昌宮儲戎器
金帛七百餘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
又囑璟指至血出屬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
吾言

儼然眉目畫清疏南嶽真君定不如且復風塵了家

事閒拋瀑布在匡廬

璟字伯玉音容閒雅眉目如畫湖南使歸告其親
友曰東朝官家南嶽真君不如也昇將受禪有

善相者相璟曰只恐不了公家事璟少喜栖
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將終焉迫于紹興而止
遷溪土入飲香亭鍾阜龍盤此日青憐得楊花飛一
句八閩三楚盡來庭

璟嘗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為馨
烈候擁碧之具楊花飛居樂部璟嘗乘醉令奏
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知
是者數四璟悟覆杯大醉厚賜金帛以旌放言由
是屬精庶事圖閣弔楚幾致強霸開自連重遇
朱文進弒延曦文進自楚立其弟延政亦自立于建
州王氏兄弟連兵果年璟因其亂遣查文徽帥兵
攻建州于文徽保大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州
皆送款于文徽保大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州
漳泉四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饒州
節度使四人楚之衡馬希廣為其弟希崇附于唐保大
立楚人四之衡馬希廣為其弟希崇附于唐保大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國詞彙帝王藏世楷堂

春正樓雪一開觴絕筆為圖救和章倉曹旋貴昇元

帖京挺方高北苑妝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璟召齊王景遂等登樓賜宴
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徐鉉張義
方適在溪亭即同和進乃召三人與宴夜艾方散
侍臣皆有詩咏徐鉉為前後序更集名手圖畫真
容殿朱澄古主之侍臣法部後序更集名手圖畫真
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七年命倉曹參軍王
文炳奉勅徐鉉所藏古今法帖上石名曰昇元帖
先舒南唐拾遺記云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

小形製各別宮嬪嬙金于面皆淡
散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妝

高太中原轍久湮羣公可作小朝臣好花著樹非無
主那放皮船入壽春

獸史世家十四年周世宗賜璽書曰自有唐失御
六紀于茲瓜分鼎峙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
鍾宮常夢錫自昇世屢陳馮延魯等不可使出入
東宮及璋立又苦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且曰大
降號後公卿在坐有語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笑
曰羣公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
釣磯立談云周世宗侵淮之歲孟貫有伐不伐有巢
樹多移無主花句世宗宣貫詰之曰朕伐罪吊民
何有巢無主之有李贊疑耀云宋太祖爲周股
前都虞候率兵攻壽州嘗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其
制不知何似又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
昭代叢書日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將張瓊以一身蔽之矢中項
髀其弩之大又不知何似

玉笙寒切小樓哀絃殺春池水勝苔便早韓郎相江
左笑端可免唱檀來

馮延巳工詩尤喜爲樂府詞璟嘗因曲宴內殿從
容謂吹絳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
陸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
安歲月而君臣相讓乃如此乎韓熙載南奔時
所善李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
用我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亦曰中國用我爲
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熙載然其語繼其
出入與客雜居帷簿不修物議譏之然熙載密語
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人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
笑端曰五國故事周師未南征時淮南市井小兒
普唱曰檀來也人頗怪之未幾泰州陷周師入先
鋒騎兵皆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方明其兆

未卽降旗出石頭帝秦割地盡悠悠解揚自致樓車
命辛苦忠門只姓劉

降旗出石頭本唐劉禹錫金陵懷古詩句戰國
策魯仲連義不帝秦又孫臣謂魏王曰秦人皆欲
割地事秦割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
則火不止宣十五年宋及楚平傳楚子圖宋晉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四而獻諸楚莊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呼宋
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唐主連年爲周兵敗困
至十四年二月遣侍郎鍾謨李德明使周請下蔡
行在奉表稱臣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
兵世宗不報稱三月又遣司空孫晟尙書王崇質如
周辭益卑服願比兩浙湖南奉正朔世宗猶不答
後德明請歸取表盡獻江北地世宗乃遣供奉官
安宏道送德明等歸金陵德明還盛稱世宗英武
勳盡割江北地宋齊邱以爲無益環又聽陳覺李
昭代叢書日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徵古譜以問江南賣國圖利斬于市十月周害我行
人孫晟以問江南賣國圖利斬于市十月周害我行
死初孫晟之使周也世宗遣中使以樓車載晟詣
壽州節度使劉仁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曰無墮
豈可教節度使至矣世宗怒詰之晟曰臣備員宰相
壽州周師猝至仁贍部守禦神氣閒暇神武統
軍劉彥貞不聽其言乘李穀退引兵疾戰敗死正
陽後仁贍用計破李繼勳城南大寨殺死數百人
盡焚其攻具周世宗至而仁贍意氣彌壯世宗遣
之百端數月不能下而仁贍意氣彌壯世宗遣
使諭曰知卿忠義然下而仁贍意氣彌壯世宗遣
瞻不顧會暑雨水漲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招
討使李重進與副將張永德不協仁贍請乘機
出戰齊王景達不許由是積憾成疾十五年二月
世宗復至淮上盡破南兵諸將往見禽守臣或
走或降唐主及左右大僚亦皆震懾願奉表稱臣
高地輸貢賦以贖罪息兵獨仁贍堅守危城不下

1/17 304 1905 25A

少子崇諫幸父病夜泣舟淮北欲降為小校所執
仁瞻立命斬之士卒由是皆感泣誓以死守三月
甲辰周兵震耀城北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
羽遂詐為仁瞻書以降世宗命昇至帳前歎美久
之賜物拜爵仁瞻不能受命越日辛丑卒畫晦雨
沙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到以殉者數十
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唐主聞其卒哭
之慟乃贈太師諡忠肅加封衛王其諡曰魂兮
有知靈周惠耶敬語命耶夜夢仁瞻拜墀下苦受
命然其孫周惠耶敬語命耶夜夢仁瞻拜墀下苦受
唐書言劉仁瞻斬崇諫時監軍使周廷構求救于
夫人薛氏薛氏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軍法不
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
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服又
言仁瞻死夫人不食五日而卒

皖公青峭可憐山去去金陵幾日還六曲屏風遮不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六 詞箋略 九 世楷堂 藏板

斷蔗漿情思藕華閒
環失江北以建康與敵境只隔一江議徙豫章羣
臣皆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之乃建洪州為南都
命太子從嘉監國遂遷焉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
公山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伶人沈家明對曰
此舒州皖公山也因戲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
鷁中繼至南都也迫隘不能容羣心思歸唐鑑慙
懼而死環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恆鬱不樂澄心堂
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再議東遷未及行環
已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大漸
之際有大星隕于南都隨殂于長春殿

寶竹葉時時金錯刀
詞品載潘佑嘗應煜作詞有云已失了東風一半
蓋諷地漸侵削也 宋遺僞密使王文來賀襲位

初環臣中原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煜始
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詩話類編云煜嘗
微行娼家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
大師駕禽寺主傳風流教法其蕩侈不羈如此賦
馬令南唐書云煜歸命冒雨乘舟渡中江泣下賦
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
闌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龍遠岫愁千疊雨
打歸舟泊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
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拳讚念久之散施綵帛甚
眾松霜竹露之金錯刀泥
花月于詩騷見後御登高文

鬢朵親邀醉舞斜外邊法曲早知差情瀾愛語今猶
憶風水無聲夢琵琶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六 詞箋略 一 世楷堂 藏板

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
后即命箋綴諸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
謂邀醉舞破也唐舊霓裳羽衣曲已失傳后得殘
譜製如恨來遲破之類以琵琶奏之遺音復存內
史舍人徐鉉素知音聞于國工曹生曰舊譜緩宮中
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
人易之非吉徵也未幾后臥疾親取元宗所賜燒
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越三日殂于
瑤光殿年二十有九後主哀苦傷神自製誄文刻
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情瀾春媚愛語
風香即誄
中句也

待年議禮異徐潘亭小花深儘合歡憐絕已非盧屋
妾索來翻似出來難
小周后昭惠女弟也后沒時未勝禮服待年宮中
後命學士徐鉉知詔誥潘佑參定婚禮鉉主不用

樂佑主用樂鉉主若非佑主無若拜文安郡公徐
遊評其異同多是佑議遂用之后以戚里開入宮
掖聖尊后絕憐愛之後主製樂府其禮而己后被
金縷歌之句辭甚雅至納后乃成禮而己后被
寵遇于昭惠後主嘗于羣花中作亭以紅羅押
以玳瑁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
飲其間古人風流載煜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嬌
來忘卻家謂煜再娶周后後國桃李不生花猶見
狗兒都死盡謂盡戊亥年養得貓兒忠赤瘦未痕
目病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年也
屋妾未詳出處

五百餘年傷偶憑柳絲驚子稅何曾天王欲問江南

罪開善夫妻正度僧

元宗保大中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
有鐵銘云惟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

詞

藏板

二

藏板

有引曰寶公嘗為偈大字書于版用帛貫之是時
名士如陸倕姚察輩咸莫喻其旨或問之云應在
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其字皆小篆出
時體勢尚完徐鉉徐鉉韓熙載見之都不解及
煜降宋始有人得其解者銘曰莫問江南事江
自降宋始有人得其解者銘曰莫問江南事江
位跨大出金陵謂寶位謂煜生丁酉又辛酉年
司南位安仁乘夜謂寶位謂煜生丁酉又辛酉年
營其北東鄰家道闕東鄰城時曹彬營其南潘美
舉國入宋是無家也隨虎過明徽錢徽小字虎子
謂族過戊寅與之俱亡也邵詢問見錄云南唐
國用不足焉生雙子柳條結絮皆稅之此亦傳言
者過也煜降太祖詔勿宜露布並釋其罪先有
詔云江南僞主李煜聚兵峻壁包蓄日彰勞銳師
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開寶二年煜普度天下
僧明與年春命境內崇修佛寺改寶公院為開善道
場煜與周后頂僧伽帽衣袈裟
誦佛經拜跪顙顙至為痛養

髮側花生蜨翅黏蓮中月出鞦韆痕纖愁他絕世工書

札獨為君王掌萬籥

煜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香拂鬢書有捷連其上
又宮人皆綴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宮嬪以寶
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宮嬪以寶
令纖小縹緲上作新月狀素靨舞蓮花中同旋有凌
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唐詩云蓮花中花更好雲
裏月常新為宮嬪作也保儀黃氏容態冠絕一
時以王書札使專掌宮中圖籍萬卷及鍾王墨蹟
數幸御

聖國何人短喙歸澄心堂自直樞機明年今日君知

否摺摺寒多淺碧衣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

詞

藏板

三

藏板

昇與宋齊邱雖為布衣交齊邱不無缺望嘗侍宴
飲忽出怨言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昇
曰汝與人言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樂有之乎齊
邱詞色愈厲曰臣實有是言煜置澄心堂于內
苑引能文士及徐元祐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
出中書樞密乃同散地宋史云煜伎妾嘗染淺
碧色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
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天水趙之
望也碧者時謂逼迫之徵
明年今日何未知何義

茱萸淚盡斜登高懷婉新腔按幾道不道絲繩量采

石子規聲裏落櫻桃

南唐楚國公從善煜同母弟開寶四年奉方物來
朝太祖畱之不遣煜悲思不已嘗製卻登高文以
見意其略曰玉尊澄露金盤續糕茶房氣烈菊蕊
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

高矧上林之何幸而秋光之待哀乎余告之曰昔
時之壯也情繫樂志歡賞忘勞悵心志于金石泥
花月于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素之遐曹量珠
聘妓絢綵維艤被縵字以耗帛論邱山而委槽豈
知忘緒長夜之靡靡果大德于滔滔慘家艱之如
榮離緒之鬱陶涕淚余今予足望復闕兮賜予
風淒淒有鶴兮相從飛渡余今予足望復闕兮賜予
念以江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
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其聲譽殺爵多不祥濕嘗造
江之廣狹請宋閣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
彬等下江南乃遣八使赦守藩等率丁匠營之
先試于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長驅渡江遂
傳金陵守祭因史家宋末攻金陵急煜遣徐鉉乞緩
師以守祭未因陳李煜無罪且言煜以小事大如
子事父未可乎煜無以下師出無名大祖曰爾謂父
子為兩家可乎煜無以下師出無名大祖曰爾謂父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六國詞箋略
長短句櫻桃落盡一
闕未就而城已破

無限江山夜雨零忠言何苦悔遲聽一花見佛淒涼
甚彌勒尊前般若經
南唐拾遺記云煜歸宋後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
短句有簾外雨潺潺及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
難等句凡七上潘佑為內史舍人見國家日削極時
政疏凡七上潘佑為內史舍人見國家日削極時
破國已家已而作尚為于古所笑今陛下取則
姦臣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
煜遂發怒以佐素與李平善既過切張洎輩復擠之
之乃先收平屬更併使收佑聞命自殺後宋太
宗使徐鉉見煜于賜第煜忽呼歎曰當時悔殺卻
潘佑乎平書金字心經賜之國入宋禁中聞煜薨
佛煜手書金字心經賜之國入宋禁中聞煜薨

乃出經捨相國寺以資冥福書其卷後云故宮嬪
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
經在相國寺塔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字
整潔而詞恰婉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
相輪中見者悲之無
限江山一作無限關山

小劫瓊枝璧月邊捨身同泰又何年若將一曲芳儀
怨唱與秦淮倍可憐

南史陳書貴妃傳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太抵
歸美無虛日最後狂煥死諫且曰昔梁武帝捨身同
泰為佛奴終于殿死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捨身
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煜得書曰此敢死士
也國北遷嫁為宋供奉元宗女也或疑即永嘉公主
宗得之悅其都美封為芳儀蓋遼內職名也宋晁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六國詞箋略
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北庭雜記而悲之作芳儀
曲中有云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

前蜀

高祖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幼子宗衍
立後去宗名衍是為後主

驛走興元棧火侵御袍中有淚痕深餅師家世非忠

孝難得倉皇控馬心

光啓元年僖宗還長安會河中王重榮與田令孜
爭盛池召番兵犯京師僖宗復出奔鳳翔二年春
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斬所使使負玉璽從行至
常塗驛李昌符等焚棧道斬所使使負玉璽從行至
冒烟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
御袍賜之曰以其有淚痕也建先世故為餅師

十軍談笑不知他虎入西川奈八哥無敵紫旂殊跋

尾年來又唱梓州歌

黃巢陷長安僖宗走成都中和四年建興晉暉等
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大喜以屬十年建興晉暉等
田令孜令收養建等爲假子拜諸衛將軍號隨軍使
五部建令收養建等爲假子拜諸衛將軍號隨軍使
使陳敬瑄患之謀于令孜令孜使人召之建大喜
因至梓州謂瑄曰十軍阿父我欲至成都
求一類行至鹿頭關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
也奈何建延之入室敬瑄悟遣人止之建大怒破關
而進何建攻成都急令攻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入
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
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太師改圖建復何
求于是敬瑄開門迎建入城自稱西川副使後
建起自利聞親騎軍四百餘人皆拳勇之士執紫
旂各有名號凡戰不利輒麾紫旂以赴之莫不披
甲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五藏世楷堂

星宿山高馬色騰秋風椒殿恨難勝不因玉女分明

見也遣金牀次第登
梁朱全忠使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中乏馬建乃
集諸州馬大閱于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
隊甚整殷大歎服天祐改元秋八月朱全忠執
帝于叔殷太子祝即位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

地主富貴至矣及即位遣官祭鹽井王女之神其
神出半面享之建用掌書記韋莊謀于天祐四
平秋稱帝次年改元國號大蜀建以卯年生至是
丁卯即位左右上元子金牀
之議建命飾金爲座以應之

唐遺文物更幽農四部新宮化自濃任使見推驕李
密堯銘舜頌可從容

唐末衣冠世族多避亂在蜀建禮而用之使修舉
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武成三年六月
下詔郡守縣令勸農桑務在惠綏無侵擾使我
赤子樂于南畝而有幽風七月之咏焉永平元
年始作新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梁
纂唐韋莊等勸建即皇帝位梁復通好于蜀推
建爲見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僧
貫休入蜀獻詩有云十瓶一鉢垂垂老于水千山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五藏世楷堂
得得來建大悅呼爲得得和尚建龍華道場令居
之春春節貫休特進堯銘舜頌二章建復加獎賞

天狗如雷墮慘悽喧喧已闌夾城雞十戈岐隴何嘗

最卻聽居中燭盤妻
永平三年五月天狗墮于成都雞鳴時有聲如雷
雷光流數丈或明或滅占曰其下殺萬人初太子
元膺與唐道襲相惡至是元膺率兵攻唐道襲于
清風樓下斬之太子亦爲衛士所殺冬十月賢仇
徐氏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宗衍相極貴又以
金遺宰相張格使贊成之乃立鄭王宗衍爲太子
後建嘗自夾城過問太子與諸王謝難擊毬喧呼
之聲歎曰我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乎然豔
妻方處母愛子抱離惡張格而徐妃爲之內主至
廢疾追悔終不能去格而卒立行通正元年秋
以王宗紹爲都招討將兵十二萬攻岐李茂貞國
也冬十月宗紹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遂取寶雞

宗播等出故關岐保勝節度使李繼安帥其眾奔
龍來奔遂進攻隴州梁叛將劉知俊會宗緒等圍
鳳翔岐兵不出時大雪建召諸軍還成都天漢元
年復命劉知俊為都招討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
命伐岐無功
遂殺知俊

豔體煙花是性情多錢刺史亦功名瞿塘劍閣真形

勢白與王家作錦城

衍幼知學問屬文頗有才思尤好靡麗之辭嘗集
豔體詩二百首號曰煙花集行奢縱無度日與
太后太妃遊宴所費不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責
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
者得之瞿塘劍閣蜀中山險要處建末破
成都謂其諸義兒曰成都稱錦花城破時任兒
郎輩快活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國詞箋略

七

藏世楷堂

漢口駐軍生戰塵閩州搖艣繡衣新涼秋八月今年

事甲冑君看灌口神

乾德二年秋八月衍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矢
戈而行旌旄連亘百餘里不絕百姓望之謂為灌
口祇神后妃餞于昇仙橋遂以宮女二十人從行
至漢州駐西湖汎舟奏樂飲宴彌日冬十二月至
利州閬州西園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遂淨江
而下龍舟畫舸照耀江水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
水調銀漢之曲命樂工歌之所
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

繒山當面列春廚長夜宣華狎客趨豈意臨軒親策

士直言偏擢白衣蒲

衍荒淫無度嘗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于其上又
創立三綵亭于前列諸金銀綺釜之屬取御廚食

料烹煇于其間衍乃凭綵樓觀之號曰當面廚為
鳳雨所敗則易新者或樂飲繒山步旬不下
又命于宣華苑內延表十里構重光太清延昌會
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室降真蓬萊丹霞怡神之亭
飛鸞之閣瑞獸之門窮極奢巧時與諸狎客婦人
嬉戲其中為長夜之飲乾德四年春二月衍御
文明殿試制科策白衣蒲扇對獨切直執政
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闕

珠翠江邊忽錦帆市坊苑裏盡青衫金仙子晉誰教

聖菊酒嘉王只勸銜

五年夏衍幸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
潭至萬里橋錦帆相接遊人土女珠翠夾岸復命
大內造村坊之肆令宮嬪著青衫翠帶鬻食男女
雜沓交易而退衍與妃嬪輒為笑樂衍受道錄
于苑中以杜光庭為真天師起上清宮聖王
晉像尊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九月重陽節宴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國詞箋略

六

藏世楷堂

近臣于宣華苑酒半行嘉王宗壽乘間言社稷將
危狀繼以頤華苑酒半行嘉王宗壽乘間言社稷將
人李玉蕭歌已所撰月華如水宮詞情嘉王酒詞
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
宗壽懼禍亦為之盡觴

抗顏笏記亦何求十在淋漓卿不愁王氣青城高幾

許畫羅裴自唱甘州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
彬持禮入洛乾德六年夏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
嚴朝見笏記有曰吾皇迴威于蜀皇復禮遠酬于
厚禮并極稱唐主盛德有混一天下之志嚴又見
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成康元年
夏衍曲宴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
詔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顏在珣曰朝廷有上
臣在陛下何憂退屬太子洗馬林罕著十在文以

進唐眉州刺史徐耕有二女皆國色相工曰青
城山王氣徹天不十年有真人乘運此女當為后妃
長即太后次即太妃秋九月行奉太后太妃禱青
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行自製甘州曲令宮人
唱之詞曰畫羅雲霞能結衣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
春薄媚足精神可憐許淪落在風塵其意謂神仙
在凡塵耳御為後降中
原宮後淪落人開之識

罷賞梔花選復東可憐同鵲隊匆匆都未識伶人

困酷殺秦川驛地紅

梔花出青城山其巖六出紅青特為異種冬十月
朔召百官賞紅梔花于芳林園衍旋發成都至漢
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飛驛言東朝興聖令公統
兵西上衍疑羣臣同謀阻已大言曰吾方欲耀武
遂東行衍幸秦州同謀阻已大言曰吾方欲耀武
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至縣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元 尤 世楷 堂

谷而魏主繼岌郭崇韜之師已入境州縣望風迎
降大臣亦送款于唐衍懼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
柏津浮梁由縣谷還十一月至成都百官及後宮
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同鵲隊以人羣臣相對
涕泣無一言以救國患衍即命翰林學士李昊草
表乞降繼岌至成都衍白衣街壁牽羊與觀俟命
魏王命李繼岌等部送衍宗族百官將佐人洛伶
人景進請除之以絕後患莊宗乃遣中使向延嗣
至長安誅其族于秦川驛先是掃地和尙朝書
水行仙怕秦川及衍雜秦川之禍方悟水行仙為
衍字云郭都句似指唐莊宗後日為
伶人郭從謙所弑見慘殺之報不遠也

後蜀

高祖姓孟名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也三子

仁贊更名景字保元嗣為後主

毬子何來自太原牡丹新第墨畱痕甯期自代中門

使卻被西川擇帥恩

紀異錄云先蜀人打毬便入湖子者為猛入語謔
為孟入得蔭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一子
也又云此毬子自太原將來又王氏宮殿皆題大
匠孟德姓名德與得同音皆識也徐延瓊前蜀
順聖太后弟嘗構新第于錦水應聖橋西窮極奢
麗成都牡丹絕少因厚持金帛取秦州董成材伯
院異種紅牡丹一叢植其中王衍嘗幸其第壁上
書孟字以戲之蓋蜀語以孟字為不佳也延瓊御
製紅綃籠字以示寵異後知祥入蜀館于其第人
以為先兆云知祥少時有僧見而撫之曰此武
臺山靈也父道事晉不顯李克用鎮太原謂知祥
才妻以靈也克讓女後稱貴華公主莊宗即位召
中門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舉郭崇韜自代知祥
職莊宗喻其薦可代己者因舉郭崇韜自代知祥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元 尤 世楷 堂

後補太原尹崇韜德之從魏王繼岌伐蜀為招討
使臨行白莊宗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
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
川為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
監軍死報詎殊差魚水雲龍竟不諧明詔已申樞密

罪遠藩猶滯故人懷

莊宗遇弑明宗入立知祥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
志樞密使安重誨疑其與東川節度使董璋結好
據險且以莊宗近姻思圖之是時悉誅宦者罷諸
道監軍而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重誨謂其必能
制知祥遂使之其母謂嚴曰汝前使蜀歸而獻策
滅之今再往必死嚴蜀矣知祥聞之果怒曰監
軍皆廢而吾軍獨置是嚴欲以蜀為功也及嚴
執斬之自後知祥從趙季良謀與董璋結婚合縱
拒唐連表請罷閬遂綿州節度刺史明宗優詔慰

論之長興元年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開州擒李仁
矩殺之知祥即于應聖節開宴東北望再拜泣下
沾襟士卒為之歔歔明日遂舉兵于成都其示諸
州勝內有朝廷不以為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
歡自絕雲龍之契等語唐命石敬瑭為都招討使
夏魯奇副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于劍門師大敗李
仁罕破遂州魯奇自殺唐主憂之遂切責安重誨
二年夏開四月殺樞密使安重誨五月下詔以
開諸藩專命與兵為重誨今已伏辜知祥攻
殺董璋遂并兩川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
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兩川之重自非屈意
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唐主曰知祥吾故人本因
官謀致此危疑撫我故人何屈意之有因遣僕奉
官李存瓌賜知祥詔勉以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
之大節知祥拜泣受詔後遣存瓌還附表謝罪且
告福慶長公主之喪即瓌華公主明宗改封自是
復稱藩旋
請封蜀王

昭代叢書 申集補 卷十六 詞箋略 主 世楷堂 藏板

祿蕪歎息永陵樵故苑東風宴府僚億矣前車深後
戒一燈無焰入秋宵

四年春二月唐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
蜀王知祥遂遣官修故蜀主王建墓號永陵禁樵
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符不
荒于政有賢臣以輔之繼歲小千豈能遂至此耶
趙季良曰亦天時也春知祥乃即皇帝位國
號蜀改元明德是日大風雲頭知祥得風疾已逾
年以七夕宴丹霞樓觀宮人乞巧病遂劇而殂年
六十一先是自號醜頭手攜一燈樂到處卓
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及知祥登極數月即宴駕
人以爲驗又知祥人蜀時有戰車過者問曰爾所
載幾何對曰盡力不遺兩袋知祥深惡之後傳及
兩世

望杏瞻蒲庶有年坤維數震水騰川如何燈火嬉元
夜破費官家十萬錢

相貴妃李氏所生幼時聰明才辯有日者周元豹
也嗣位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頒勸農詔曰刺史
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教耕勸
積春庚始囑便具龍籠蟋蟀載吟即鳴機杼廣政
六年至九年歲大有遂折導江縣立灌州置石氏
屯田務于梁山縣廣政元年秋八月大水冬十
月地震屋柱盡搖凡三日二年夏六月地震夏五
月地震是歲太白晝見國中大水祖廟壞三年夏五
月地震動此必有強臣陰謀之事應以爲慮冬十月
地震從西北來如暴風急雨之狀十四年地震民
居摧毀者百餘所三年春正月上元節昶觀燈
露臺召舞媚李監姪入室賜其家錢十萬
昭代叢書 申集補 卷十六 詞箋略 主 世楷堂 藏板

官體南朝意不堪官箴自作子雲參韻編且與增孫

恒經刻端須倣鄭覃
昶好學爲文皆本于理居恒謂李吳餘光薄曰王
衍浮薄官體好爲輕誕之詞朕不爲也嘗著官箴
頒郡縣曰朕念赤子吁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
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爾下民易虐上
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
爾俸爾祿民脂民膏爲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
戒體朕深恩後宋太祖摘其中四句爲戒石銘令
諸縣刻石置公座前又敕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
卷九經七年命平泉令張德劍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
學宮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秘書郎張紹文寫

毛詩儀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
子博士孫達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
州平泉令張德劍寫爾雅字皆精謹子雲參言
可與楊雄並也孫恂編唐韻鄭覃刻九經字樣皆
唐人

浣花十里拓船窗島嶼樓臺似曲江此樂也勝乾德

歲都人免爲白魚雙

十二年八月朔遊浣花溪御龍舟觀水嬉時百姓
饒富夾江皆創亭榭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
羅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之如仙境和謂左右曰
曲江宮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尙書王庭珪賦
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和稱善久
之 前蜀乾德五年四月後主幸浣花溪日正午
暴風驟起雷電冥晦有白魚躍起變爲蛟形
騰空而去溺者數千人衍懼卽命車駕還宮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

詞

叢書

三

藏板堂

城上芙蓉幕覆綃江開絲管賞春饒人生幸際成都

好子弟渾忘菽麥苗

十三年命成都城上偏植芙蓉覆以帷幕秋深盛
開蔚若錦繡絕語羣臣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
觀之眞錦城也是時蜀中久安斗酒三錢國都子
弟不識菽麥之苗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游花溪及
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填咽貴門
公子華軒彩舫共賞百花潭上

邢臺鄉里分終乖繡衣新軍枉破柴二十年來凋謝

盡宮中始憶舊人佳

十八年周師入寇秦鳳和命李廷珪高彥儔拒之
六月廷珪破周師于威武城其排陳使胡立時
昶軍皆繡斧形衣號曰破柴都以周主木柴姓也
先是周克秦鳳以昶兵爲懷恩軍二十年罷之

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胡立等于周因寓書請
和自稱大蜀皇帝言家世邢臺願敦鄉里之分世
宗以昶講釣禮怒不答揮塵後錄載其書有云昶
昔在郾城卽離并州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
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張公鐸趙季
良相繼卒趙廷隱稱疾解軍職爲太傅王處回以
太子太傅致仕自是故將舊臣殆盡廣政末與兵
多非其人太后謂昶曰王昭遠出自廝養伊審徵
韓保貞趙崇勳皆膏粱子弟昭遠不習兵倉猝遇
場有事安能禦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
舊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終不負汝後爲
夔州守將甯江制置使兵潰投火自焚死

恨擊毬曾過少年來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

詞

叢書

三

藏板堂

鹿虔扈不知何地人與歐陽炯韓琬閻選毛文錫
等俱以小詞供奉昶時人號爲五鬼南唐元宗時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 詞 叢書 三 藏板堂
查文徽陳覺魏岑馮延巳延魯用事人亦目爲五
鬼虔扈有思越人詞云翠屏秋冷銀燭背漏殘清夜
迢迢雙帶帶纈窠盤錦薦淚侵花暗香消珊瑚枕
鴛鴦鬢亂玉纖纖整雲散若道是道來新夢見離腸
不千斷仙選亦有臨江仙詞云十二高峯天外寒竹
梢輕拂仙壇寶衣行雨在雲端畫簾深殿香霧冷
風殘欲問楚王何處去翠屏猶掩金鸞深殿香霧冷
照空灘孤舟行客驚夢亦難難時人目爲閩處士
首分爲十卷請歐陽炯命題爲序乃命曰花間集
錦舉纖纖之玉手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
嬌嬌之態自南朝之宮體屬北里之倡風何止言
之無文所謂秀而不實等語炯有小詞十七章而
漁父歌九爲時所稱昶頗勤檢中歲漸務侈靡
嘗命一校織成錦被凡三幅帛上鏤二穴名曰鴛
鴦衾又以芙蓉花爲後宋太祖見而撞碎之曰汝
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後宋太祖見而撞碎之曰汝

所為如此不區何待
州錄事參軍辛寅遜上書諫止
所雖不從頗優容

汴水高高甲第添趙民行為蜀民占翰林老眼滄桑
再修表頻濡舊冤尖

二十七年宋太祖命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
右義門南臨汴水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
物皆具以待昶後入汴即新築大第賜居之
昶嘗書兆民賴之誤兆為趙又民間謠傳國家東
遷天水初吳仕前蜀為翰林學士行之降唐也吳
表以降昶至是又草焉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
李家時傳以為笑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六 圭 世楷堂

朝天萬里曲無情慈母霜華兩鬢生慚愧國人相送
意健為灘水不春聲

廣政末年成都文武官競執長轡自馬至地號曰
朝天婦女爭治髮為高髻呼為朝天髻又製新曲
曰萬里朝天未幾朝宋崎嶇川陸斯其驗矣
降表內有云伏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
年日承訓撫之恩粗盡孝愛之道實願先終甘旨
冀保衰齡太祖優答之昶乃與太后妃嬪族人及
官屬等發成都由峽江而下昶治蜀有恩國人哭
送之至健為別去因號曰蜀王灘時宋乾德三年
春三月也

一聲望帝一山紅細數春愁馬步中明月窺人人不
見摩訶池上已西風

成都記望帝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魂化為鳥
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容齋隨筆杜鵑乃今映山
紅又名紅躑躅即鶴林寺之花也 花蕊夫人入
汴時題荳蔻詞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無綿春
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調奴令也為軍騎催
行遂止半闕後有人續之云三千官女皆花兒妾
最嬌媚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華陽國志
成都府有摩訶池昶嘗與花蕊夫人徐氏一作費氏
納涼其上為作詩以美之李公彥季成詩話載其
辭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
月獨窺人欹枕欹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
見疏星度銀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
換

南漢

烈宗姓劉名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六 圭 世楷堂

商賈南海因家焉 高祖名襲 即隱弟巖又

名陟者 殤帝名玢襲子初名宏度 中宗名

晟玢弟初名宏熙 銀晟長子初名繼興即後

主也

擁戴功名嶺海遙未應有弟絕雄梟龍川妄竊真成

點更不梯航事偽朝

隱父諱為封州刺史有三子曰隱台巖隱起封州
遭世多故數有功于嶺南遂有南海常賂朱全忠
以自固屢上書勸進及梁篡唐以擁戴功封大彭
王後進封南海王 龔諱庶子也少有異徵長善
騎射隱欲攻盧延昌于韶州龔料其父光嗣在虔
州必來援援則首尾受敵謂可以計取不宜直取

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悉平諸寨遂
更置官屬雄長嶺表秦龍川令趙佐因中國亂
竊據嶺表自稱南越王梁貞明元年隱遣使求封
南越王及加都統不許乃謂僚屬曰今天下紛紛
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
事偽朝乎由是貢使遂絕

學宮廣厲也生徒進士明經豈好儒文德殿頭新賦

就博將土產數升珠

乾亨四年春龔從兵部侍郎楊洞潛之請始立學
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加唐故事歲
以為常是歲文德殿成著作
郎陳光又獻賦賜珠數升

造字金輪又一新洛州刺史是鄉親處疏場帝宜蒙

笑蛟屨如君嗜殺人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十國詞箋略

三

世楷堂

龔初名嚴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次
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番僧言藏書
滅劉者龔也乃更造龔字名之採用周易飛龍在
天之義讀若儼焉唐武后自號大周金輪皇帝曾
造龔字為名字曰則天龔性喜夸大自言家本
咸秦恥王龔土常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又性好
奢侈晚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其下置爐
燃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車燒沈水即
成龔疏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之工巧也又
性極殘酷設湯鑊鐵牀諸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剗
剔炮炙烹蒸之法每至殺人見鎚鋸並作血肉
交飛則垂涎呀呀不覺朵頤人以爲其蛟屨也
封王十九同日多兔絲一一吞骨何人閒勿戀好歸
去石室雲華荒翠羅
大有五年龔子十九人同日封王後龔卒耀桓
嗣先死宏度次當立改名玢荒恣不任事宏熙使

人拉殺之遂即位改名晟晟既弒兄自立懼眾不
服乃益峻刑法以示威元年即殺宏果二年使盜
殺宏昌于昌華宮又殺宏澤于邕州三年殺宏雅
五年九月宏弼宏道宏益宏濟宏簡宏建宏暉宏
昭同日殺于十二宏之諸子盡矣龔開國皆得
政于嶺州于是龔之諸子盡矣龔開國皆得
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有一解者以爲大
人也山山出也牛牛其文曰人有一解者以爲大
位歲在卯也否骨減諸弟也蓋海越人以天水爲
蓋海指宋姓趙也承劉受劉氏降也七年冬晟
如英州受神丹于野人
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
女侍中居政事堂綠舍村見鳳苞長我國幾離生地
獄此花聊喚小南強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十國詞箋略

三

世楷堂

八年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
參決政事與宦官林延遇內外專恣晨不復省
十三年博白縣綠舍村民言山谷間有鳳大如鷲
五色有冠而尾甚長有司以聞龔置湯鑊鐵牀
刀鋸刻剔等刑號曰生地獄十四年周嘗遣使
來聘晨欲盛誇嶺南之強館接者遣使者以茉莉
文其名曰小南強宋興鑑入汴僞臣不識壯
丹有提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報其語
才人參立寺人班門外人難勝內閒尙被玉皇呼太
子大夫恐未得蕭閒
晟在時已獨任宦官宮婢而銀性尤愚謂惟宦官
無室家可信遂委政于宦者龔澄樞陳延壽及才
人盧瓊仙等其時數近二萬人諸使名不啻二百
有三師三公等官稍加內字以別之臺省官充員
而已機密事多不與因謂士人爲門外人澄樞等
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女日淫戲後宮甚嬖之
賜號曰媚猪自稱蕭閒大夫不復出省事延壽又
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手內殿設

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
禍福呼張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瓊仙及
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詐言澄樞等
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同

敕闔花枝內殿深露華穿苑采芳林頻頻點檢樓羅
歷輸卻還須獻要金

張常于春深令宮人闔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
少頃敕還宮鎖苑門膳設昔集角勝于內殿中宦
士抱關置樓羅歷以驗官人出入法制
甚嚴號曰花禁負者獻要金要銀買燕

廣南荔子佳復佳歲歲紅雲宴內家若箇髻邊花壓

雪至今田際雪堆花

荔子熟時張命設紅雲宴以樂後宮試以爲常
宮人素馨以殊色進性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馨花至今廣南有
花田開時如雪

牢姓嶺蠻久應墟更界江南一紙書微幸降王猶作

長野狐泉畔夕陽疏

晨與張省好殺戮故歐史十國世家敘云半牲視
人嶺蠻遭劉大寶十三年宋祖欲舉兵未決詔
江南國主論張稱臣李煜乃致書于張張不從四
其使者龔慎儀宋祖乃命潘美尹崇珂出師伐之
十四年潘美連破州郡師次白田張素衣白馬以
降獻俘京師赦封恩赦侯宋太宗將討晉陽召
近臣宴張與焉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
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太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
先來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
甚厚去野狐泉未詳何屬唐元稹有野狐泉柳林
柳紫芽初綻拂眉低

楚

武穆王姓馬名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自云

伏波之後子希聲爲衡陽王希範爲文昭王希

廣爲廢王希萼爲恭孝王 附 希崇周行逢王

達

渤海彭城道兩雄蘭臺差快大王風苑裘未許營衡

麓老作湖南一令公

高季興封渤海王錢鏐封彭城郡王殷據湘潭跨

楚襄王遊于蘭臺有風颯然至者王曰快哉此風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六

三

世楷堂藏板

風耳唐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略曰臣已營衡

優詔不許後明宗遣冊禮使李光序至客司欲令

謁殷道梁使稱殷下稱臣故事其副使曹琛謂之

曰豈有湖南一令公稱藩唐室復使

八牀茗葉摘山苞萬戶梭聲徹夜拋多暇遂開天策

府人言長者可深交

殷聽判官高郁謀殺貢京師茶茗二十五萬斤且

請于汴荆襄唐鄧復諸州置同國務運茶河南北

民置邸開以居茗號曰八牀主人歲收數十萬國
用遂足又湖南不事蠶桑郁勸殷令輸稅者以帛
代錢由是機杼大盛開平四年殷請依唐太宗
故事開天策府梁加殷天策上將軍殷以其弟
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吳

袁州刺史呂師周勇健豪俠行密疑之師周謂其碑將曰吾聞馬公長者待士有禮遂來奔司馬西山老不妨井畱銀葉潔堪嘗昨人獅子何勝

責兵柄終憐罷彥章

殷之雄長湖南也高郵功居多中外俱嫉之時國威揚昭遠謀代都數譏其短希聲因乘間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行軍司馬郁怒曰吾事君久矣矣丞營西山將老焉猶子漸大行能才人希聲聞之益怒詎郁反叛矯命殺于漸舍郁有才而性貪頌尚奢侈嘗以所食并潔用府舍郁有方命曰拓裏故忌者得中傷之先是希聲使洛歸具述聞莊宗馬家社稷必為高郵所取之言于殷殷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全以機數取人言于殷殷笑曰死相騰大憚曰吾耄老政非已出使助舊橫罹冤酷吾亦不久于此矣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六詞彙

三

藏板堂

竹肉交飛夜向闌柔腸更帶一杯寬馬家婦憶彭家

女內職當年轉覺難

晉書孟嘉傳桓溫問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嘉曰漸近便之然希範娶彭彭女封賢順夫人貌寢陋而治家有法希範頗憚之及沒後希範始縱情聲色為長夜之飲先是夫人嘗上香報恩禪院僧問曰夫人何家婦夫人以其辭之忽也疾歸告範範曰此釋氏禪機耳何不答以馬家婦彭家女則禪機立解矣

遠祖聲名建武還戰功重憐五溪蠻勒銘學士猶文

藻鐵馬金人氣象閒

溪州刺史彭仕然率錦獎諸蠻寇辰澧希範命劉勛等擊敗之勛進攻溪州仕然走樊州遣其子師

焉率諸酋降勛溪州西接梓州兩林南通桂林象郡馬氏素稱援裔乃效伏波將軍平蠻故事鑄銅立柱為表謂學士李宏皋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于孫相連九九百年今五溪蠻寧羣帥內附敢繼前烈為我紀之宏皋承教濡毫謹作

塗壁砂兼抱柱龍會春園起麝香風遶巡自缺桓文

業卻賜湘陰處士宮

希範大興土木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欄檻皆飾金玉塗壁率用丹砂時東境山崩涌丹砂如邱陵故取用頗足又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抱柱作趨向勢而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將御殿先焚香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又建會春園嘉宴堂開欄子弟僚屬遊此賦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六詞彙

三

藏板堂

詩上陽宮夜無節故徐春野有珠璣影冷偏枯草蘭麝香濃寂寂冥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數聯為香風衰蘭寂寂冥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數聯為子所稱是時中原未亂牙將丁思觀諫曰今天子蒙塵朝廷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會誠能悉國中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于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以窮土木為兒女子樂乎希範謝之思觀瞋目扼吭而死金陵人戴偃少工吟咏不求仕宦人多稱為處士唐末避亂湘陰作漁父詞百篇以諷有云總把嘲嘲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也又云若須拋卻便拋卻莫待風高更水深希範得詩謂賓佐曰偃日來獻吾詩大類漁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即日令遷居湖上

眾駒喧早嘯爭歸三十郎來大義乖楊柳橋邊蠻陣

列潭州可惜不栽槐

列潭州可惜不栽槐

許德勛敗吳師于道人磯其將苗璘等吳求和
殷許歸璘即命德勛錢之因謂璘曰楚國雖小舊
臣宿將猶在必俟眾駒爭早機然後可圖也時殷
多內寵嫡庶無別故語及之璘亦作稽席拜
範既卒眾莫知所立拓跋常語劉彥瑨曰三十五
郎希廣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希廣希希果起
使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瑨立希廣希希果起
朗州兵來爭國湖南大亂朗州步軍指揮使何
敬真以蠻兵三千陣于楊柳橋望兒韓禮營旌旗
紛錯遣雷暉衣潭兵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一
軍驚擾敬真乘亂大敗潭軍禮被創走至家死
先是潭州夾道多植槐樹王時盡易以楊柳又居
人向夜爭織草屨蓋謂云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
槐百姓任奔竄地甚穢草鞋識者以爲長街內外
路也不栽槐兄第失孔懷也草鞋遠行所服百姓
遺逃之義也

一鞭及腹走駢驂羊子無家本舊鄉翻笑東朝不經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十國詞箋略 筆 世楷堂

濟楚弓得失但憑人

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後邊鎬引兵入醴陵希
崇遣拓跋常奉牋請降鎬趣希崇率族朝金陵其
言遂驗又童謠云三洋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
識者謂湖南與淮南國祚實應之東朝指漢前
希崇來奔張希廣止之于碧湘宮希廣憤然而去
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遂送款于李景後劉彥瑨
優詔和解之希廣怒遂請兵于京師隱帝不能出師
于澠州希廣懼遣使請兵于京師隱帝不能出師
希廣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家語楚
王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
得之何求焉

英雄跡布亦稱豪太保司空底溫叨田野最明郎國

意青裘祇辦送租勞

周行逢少生事故面有文或請用藥滅之行逢曰
我聞漢有縣布不害爲英雄吾何恥焉初王逵
起兵能應募者設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豪
橫輩多叨此稱行逢誼曰諸道來賀乃自矜謂徐
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
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獨地孰敢不懼蓋護
其署官冗濫也郎國夫人嚴氏見行逢果于殺
戮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不力農請往視之至則
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後命羣
妾強擄升輿夫入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大嚴而
失人心所不欲爾行逢爲少損

吳越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子元

瓘字明寶爲文穆王佐字佑立元瓘子爲忠獻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十國詞箋略 筆 世楷堂

王侁佐弟爲忠遜王俶字文德亦佐弟爲忠懿

王

秦望深深壑壁山郭公五百運方還販鹽博築嗟無

賴旁舍生原只等閒

唐咸通中京師望氣者言錢塘有王氣乃遣侍御
史許渾中使許計資壁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壓之
使同望氣者言必不能止郭璞撰臨安地志云
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
爲案五百前生異姓王鏐壯歲無賴不事家人
生產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子數人輒與鏐飲
博起常禁之豫章人王官術起善嘗遇起家
氣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寺中與鍾起善嘗遇起家
適鏐自外至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
舍錢生爾術者因召而熱視曰子骨法非常願自

愛遂謂起日子之貴由此人也起
始縱諸子與鏐遊時時貸其困乏

十三都聚築牆高十六枝分立戟豪舊井山青初賜

宅新門江白正觀濤

景福二年唐封鏐彭城郡侯又拜鎮海軍節度使
秋鏐率十三都杭州始建八都兵戍餘杭於潛鹽
官新城唐山富陽龍泉臨安後增紫溪保城龍通
三泉三鎮爲十三都兵治徒役二十餘萬聚新築
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
范浦七十里時江濤勢激版築不能就鏐請于伍
員廟沙漲凡一十五里功遂成後奏封伍子胥爲惠
應侯城門又名潮水北關保德車新門南土北土
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遣中使買居臨水第于
茅山子姓時多怪徵其父寬將奔于水邱氏之井
茅山前生時多怪徵其父寬將奔于水邱氏之井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六國詞箋略
鏐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
婆畱而非亦以名羅隱有婆畱井頌

惡鳥羅平繳矢加碧油兩道建高牙肆然爐炭羣兒

坐第一開門節度家

景福三年越州牙將倪德孺謂董昌曰曩時謠言
有羅平鳥四日三足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
遂自稱皇帝天子使九族百姓順天鏐遣昌書曰與
其閉門作天子使九族百姓順天鏐遣昌書曰與
作節度終身富貴昌不聽鏐乃以反狀聞唐帝詔
招討使鏐又遣中使來勞師進封彭城郡王爲浙東
至小西江投水死昭宗遣中使韓彝範宣諭以越
州授鏐敕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
節度加檢校太尉中書令鏐如越州受節鉞號爲
東府還治錢塘又遣中使資詔封鏐爲南康王故

大潞山天柱觀記云蒙委任以東南家山衣錦兼
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荷正眞護持
之力是時中原多事蜀吳漢閩皆竊大號咸以
龍衣玉冊勸鏐自帝鏐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
中又踞我于上耶御之不納

中使長安絡繹臨河山苗裔誓鏐金繇來天上凌烟
閣要寫人間捧日心

昭宗又遣中使焦楚鎰賜鏐鐵券恕九死文曰拯
於粵于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于金湯之固
政有經矣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辭長河有似帶
祚于子孫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詔旨永將延
閣上鏐寫容以進光化三年又遣中使取王形圖凌烟
宣諭公卿曰吳越國王皮光業廟碑中有後唐莊宗
三千里外每爲捧日之雲唐錢起詩有霄漢常懸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六國詞箋略
捧日
心句

倉卒東安不受封鳳翔奔問極無惊昊天獨下號已
淚實有難忘御札縫

光化三年十一月劉季述幽昭宗于問安宮立德
王裕爲帝遣使進王爲東安王鏐不受命光化四
年昭宗反正狩于鳳翔王問之悲泣遣使奔問帝
嘉之賜鏐御服夾襖子一副仍降御札于衣襟焉
天復二年唐封爲越王天祐元年又封爲吳王秋
昭宗崩太子即位遣使來宣告鏐素服舉哀于軍
門史記封禪書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從而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持
胡髯號後世故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名駒寶帶稱英雄尙父元勛易姓同不欠當年聲討

意江東也作紫髯公

梁冀唐鏐使王景仁奉表詣梁陳取淮南之策梁主問進素吏曰錢王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梁主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八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梁主遇獄郭王友珪偕立冊尊鏐為尚父○梁先進封鏐為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鏐舉兵討梁鏐心義之而不能從○三國志孫權字仲謀碧眼紫髯據有江東

潮水西陵古岸頭鐵幢寒對海門秋彎彎强弩三千

隻月滿風高疊雪樓

天祐三年八月鏐築捍海塘怒潮急滿版築不就鏐乃採竹造箭三千隻羽鏐備具于疊雪樓命水

甲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國詞箋略

七

世楷堂

犀軍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潮頭東趨西陵遂定其基以鐵鉗貫幢用石鍵之而塘成建候潮通江等雨門以遏江湖入河

酒半吳音振席聽家山衣錦歲時經白頭隣媼强如

舊笑見婆留得寧馨

冬十月鏐親巡衣錦軍有鄰媼年九十餘攜壺漿迎之曰錢婆留寧馨富貴鏐下車拜之遂置酒高會父老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今掛錦衣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春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航散飛斗牛無字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時父老不能解鏐復高揭吳音舉座廣之叫笑振席嬌鳥啼山正底春芳風陌上扇遊塵花開緩緩宜歸思花落番番不戀人

列子年且百歲底春披裘底當也鏐妃莊穆夫人吳氏每歲春時必歸衣錦軍以為恒鏐語之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時人用其語以為歌曲至今傳之

掠淺掠清歲不虛赤松澗米熟何如亦知父老忘兵

革樂甚西湖使宅魚

鏐時于太湖旁置掠淺軍四部亦謂之掠清凡七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澆則引水出田○婺州道土周某獻赤松澗米于鏐賜以紫衣金帛米故仙種所產之地止五十區德重香濃鼠則野狐為之驅鳥則蒼鷹為之逐○天福二年指揮使徐綰許再思叛召淮南將田頔民故納之自是休兵二十餘年○鏐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鏐召羅隱題碣溪垂釣圖隱借詩托調云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鈞垂釣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鏐遠錫其征

甲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國詞箋略

七

世楷堂

三覆居然富白驃狼山又使木龍過印金玉冊皆無

恙仁孝元來兩鎮多

鏐第七子元璵初名傳璵淮南將李壽冠衣錦軍璵率師禦之乃盡伐樹木絕其歸路為三覆以待時徐知誥在敵中與璵相絕其歸路為三覆以待服乘白驃而富遂獲璵及兵將八百人○梁嘗詔璵帥水師大小龍形戰艦五百艘自東洲直趨淮甸吳百勝軍使彭彥章禦之璵命宿理帆檣每舟具灰豆江沙以隨明晨吳舟自西北而下璵避師待其過乃乘風逐之及其回關乃揚灰撒豆吳兵目眩顛踣隨進火油焚之斬獲無算先是舟次狼山之石碑灣見石幢大署其文曰向後有木龍五百至此其言遂驗○梁貞明二年詔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遣使貢獻

求金印王冊賜詔不名簡國王皆曲從之其印文曰吳越國王之印詔云特加殊禮俾稱元勳乃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于衣錦軍○寶正元年鏐因疾如衣錦軍命元璫監國唐隨授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鏐疾篤謂將吏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眾將泣下皆曰兩鎮令公在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出筭鑰召元璫付之曰事大之禮元璫立以遺命去國儀罷官屬後晉又賜金印王冊璫復即位建國如鏐故事

青史殷盤六赤贏桓文弓矢少年名不應入腹錢堪

怕已聽兒童趙得聲
元璫為其世子宏傳治府第于城北一日宏傳與宏佐戲采于青史樓遽謂宏佐曰君王方為我營府署願與若博之比四擲而佐得六赤傳不擇投戲盤于樓下而去世子旋不祿○佐嗣立時年止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國詞彙略
十四歲越二年為天福八年晉遣使授佐王冊文有為時之瑞命世而生脊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疆土執桓文之弓矢等語○閩王審知慮楊行密吞據東南遣人問國休咎于上藍和尚上藍以十字報之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後果應其言○佐時浙地兒童聚戲動以趙字為語助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消

宋祖受禪錢俶納土竟符其議
讓王東府啓山窗兄弟安之息吹麗花月上元燈萬

盞鼓聲不隔一條江

佐卒弟係嗣立旋為統軍使胡進思所幽稱係命迎立俶于台州俶曰能全我兄我乃從命進思許之遷俶于衣錦軍後俶奉係居東府常以官物充其取給西寢之後即臥龍山于上繕園圃亭苑山石花卉以娛之每元夜張燈徧于山谷用油數千斤七夕結綵于山巔諸時節費用稱是又嘗于山

亭擊鼓聲達于外守衛者遽聞于俶俶曰吾兄以閒逸為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率進或曰讓王

坊坊酒禁獨先監寺寺銅容亦屢函妃子雷峰看總

幻判官水族話猶饒
俶時國內禁酒宋陳止齋曰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周顯德元年俶命鑄母恭懿吳夫人銅容二致于奉國金地二尼寺宋乾德二年夏重建城南寶塔寺奉武肅文穆忠獻三王銅容入內○俶時有黃妃者嘗于南屏山雷峯巖院建塔奉藏佛螺髻髮高四十九丈兀立層霄金碧璀璨名黃妃塔謂為黃皮俗稱雷峯俶建塔記云官監等合力于彈指頃幻出瑞坊信多寶如來分身應現使之然耳○俶時有功德判官毛勝性善諷誦喜雅謔自以生居水國饗享羣鮮號天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國詞彙略
饒居士嘗假滄海龍君之命造水族加恩簿品叙精奇文章華瞻○附錄錢昆字裕之係子也歸宋登進士第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性嗜蟹嘗求補外職曰但得有蟹無監州可也

首戴中原郡十三齒寒得不為江南薰風門外無多

路好語吹人耳是諳

開寶五年秋俶遣掌書記黃昇簡入貢宋帝語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僭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練兵甲相助無惑人唇臣商寒之言○張端義貴耳錄載沈倫謂俶曰江南是兩浙藩籬藩籬撤堂與豈得安也大王指日納土矣通鑑作丞相沈虎子言○宋史太祖特造大第于薰風門外棟宇宏麗儲侍什物無不具備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俶先令學士陶穀草詔召進奏吏錢文贊示以草暨賜戰馬及羊令歸諭俶○吳越世本中原正朔暨俶納土後太宗賜命曰將三千里錦繡山川

子既立更名曦為景宗 附 延政

門外光寒十二枝 潮來潮去乍開基 雨風一夜甘棠

港人愛三郎白馬騎

唐天復時特賜審知武庫戟十二枝列于私門為
審知與兄潮審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請猜忌好
縣吏後從王緒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請猜忌好
殺行次南安潮因說其前鋒將殺潮治軍整肅父
會泉州人苦潮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整肅父
老奉使陳巖遂表潮引兵圍刺史若克而殺之福
觀察使范暉自稱潮後為泉州刺史景福元年破福
其妻弟范暉自稱潮後為泉州刺史景福元年破福
州暉見殺于建州汀州皆應之而嶺海間羣盜
悉降潮乃盡有其地唐即潮為福清縣使故盜
閩人語云潮水有地唐即潮為福清縣使故盜
字也巖死而潮立潮死而審知繼之其言遂驗口知
耶代叢書 日集補十國詞箋略 聖 世楷堂
海口黃雨岸橫石嶼峭常為舟楫患審知禱于神
帝賜號曰甘露澤擊開港閩人以德政所致唐
貌雄偉隆華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設學賓賢致足多略如吳越罷鳴戈奈他二百六十

寺金鑄金書經佛何

審知為人儉約好禮賓賢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
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時四方竊據有
勸其稱帝者審知曰吾寧為開門節度使不為作
門天子也故臣服中原息兵養民大指與吳越略
同特王雅重佛法地增多僧寺凡二百六十
元寺壽山塔院後唐金佛像一苦薩像二迎供子開
十三所備銅鐵三萬斤鑄釋迦彌勒諸像唐主賜
額曰金身報恩之寺又沉金銀萬兩作金銀字
四藏經各五千四百八十卷栴檀為帕玉飾諸末寶

縣朱架納龍腦其中以減蠹蟬故錢昱製廟碑有
云無漏上智慈蕙散布于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徧
滿于樂國棟即山之堅固鑄丈六
金身鑄寶水之光輝寫五千祕藏
唯雄朝暮只須與阜茨當壇忽不枯受冊寶皇先受
鑄大羅僊更欲何需

虞泉福州人為道士陳守元所因故人木當敏背
入仙茅山至羅喜洞門忽開其中玉堂金闕橫
巨不知其極官屬甚盛建翠旂羽蓋卻行前迎
之宴客殿上更為當敏歸客以尺八擊玉磬和歌
旬日送客殿上更為當敏歸客以尺八擊玉磬和歌
為雄今當敏踐棘天來歸已數百年矣○福州有王
俱去當敏踐棘天來歸已數百年矣○福州有王
中復有白龜浮出會聚樹久枯一忽生枝葉井
壇壞不須結不滿一會聚樹久枯一忽生枝葉井
耶代叢書 申集補十國詞箋略 昌 世楷堂
信建實皇宮居之守元謂錢曰寶皇命王少避位
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錢欣然避位受錄命其子繼
鵬安撫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
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僊
主錢乃受冊于寶皇即皇帝位國號大闢以黃龍
改元龍啓

野鹿分明入郭門不勝金鳳繡裳驚清人樹底煩君

看風露多防帶淚痕

時有野燒入東門錢曰朕土地雖小不可入東
也聞語以雨浙為東鹿故及之後福建卒歸吳越
○金鳳其父侯倫通陳嚴安陸氏所生也冒姓陳
本為審知侍婢錢宣見嬖之遂立為后築長春宮
居之命錦工造鏤金五綵九龍帳與后淫戲其中
初鑄有變吏歸守明以色見幸號歸郎鑄後得風

疾金鳳與歸郎通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時一
歸郎時甘露堂前有茶樹二鬱茂婆娑宮人呼
為清人樹春時嬪嬙戲摘新芽設領佳會金鳳
又與百工院使李可殷通可殷謂皇城使李傲于
鏐后族陳匡勝無禮于繼鵬傲與繼鵬皆恨之因
并殺陳后殺可殷引兵入宮鏐匿帳中衛士刺殺之
守明匡勝

倫變重重鬼亦愁桃林鳴鼓索教休殘棋實厭輸贏

局一劫速忙殺五州

鏐之死和與其謀并殺其弟繼賴又立父婢李春
薦為后聽巫傳神言宗室將為亂乃殺叔父延武
延望及其五子幽延義于私第從弟繼隆以醉失
禮輒斬之朱文進連重遇率控宸從弟繼隆以醉失
亂焚長春宮迎延義其攻之昶挾其愛姬子都兵逃
出北關至梧桐嶺追兵大集還至昶莊延義命繼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六同義略
業飲以酒醉而縊之妻子皆無遺類延政為建
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職立不協數舉兵相攻曦
由是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執弟延喜于汀州召
從子繼業于泉州賜死福州并殺其子罷從子泉
淫虐妻李氏因醉而斃酒害尚賢妃之寵欲圖曦而
立其子亞澄因曦常疑朱文進重遇乃使人謂
之曰上殊不平于二公二人懼乘曦出遊醉歸使
壯士就馬上拉殺之曦其宗族之在福州者如鳴
是審知克福州日桃林村中一夕地震有聲如鳴
鼓數百面比且視之禾稻皆倒插土下厥後奄有
全閩至是桃林復有鼓聲禾稻亦倒插土下不數
月遇禍王氏隨滅殘棋指延政開國建州號大
殷改元天德殺五州指泉州殺黃紹頗迎王繼勳
為刺史漳州殺程重遇亦殺文進而將林仁翰又
以汀州降延政重遇遣從子繼昌守福州後李仁
達殺繼昌奉雪峯寺僧卓巖明為主已而又殺巖

明乃自立先送款于李景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
政之族于金陵泉漳汀三州皆以城降于南唐福
州入于
吳越
荆南 歐史書南平

武信王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西硤石人也長
子從諱字遵聖為文獻王從諱三子保融為貞
懿王十子保勗贈侍中繼冲保融子贈侍中

秉燭曾傳逆旅言江陵四戰蹙離藩尋思豹頭龍唇
者膽力公然有耳孫

季興少好武有膽氣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旦發至
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而迎執禮甚謹季興疑之姬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六同義略
得道夢金甲神排戶呼曰有王者來宜速起將軍
得非其人耶後卒符其言楚遣王環伐荆南乘
勝進逼江陵季興因遣使求和楚王殷詰環何不
遂取之環曰江陵在中朝吳蜀間四戰之地也宜
存之以為捍蔽殷是之北齊書高昂傳長而倨
儀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季興自言為昂
之後注晉灼漢書注耳孫元孫之曾孫
也古注耳音仍又為八葉與晉說同

策下西川慮不深繡衣掛背尚驚心武關幾墮將軍
伏落照寒飈出鳳林

季興在洛陽唐莊宗問曰朕欲伐吳蜀何先季興
曰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宜先蜀臣請以本
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
其手迹于衣歸以為榮耀同光三年唐以季興為
西川東南兩面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
州為巡屬季興統水師上峽取施州為蜀將張武

所敗通還後聞唐滅蜀方食遠失七著曰是老夫
之過也劉持太阿授人以柄○莊宗即位之歲司
空薰等勸季與入觀梁震切諫以為懷王入武關
不反恐復見今日季與不聽遂朝于洛陽莊宗欲
雷之既行傳道而進莊宗旋悔急召襄州節度使劉
訓何便國之季與至襄州就館心動顧從者曰梁
先輩之言中矣遂奔襄州走至鳳林關日已所
歸謝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五州表請意縱橫此隊真看拔戟成一曲吳姬紅破
東未因舍刺罪平生

同光四年表請夢忠萬歸峽五州隸本道莊宗許
之而詔未下明宗立復求五州唐大臣以為季與
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宜與明宗重違其意不
得已與之遂不許唐除刺史○襄公十年晉滅偃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陽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詩僧貫休來遊江陵季
與優禮之館于龍興寺會宿者言時政不治
休乃作醜吏辭刺之詞曰霰雨滯澗風吼如劇有
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嗟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
掠脂幹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東韓娥唱一曲
錦段鮮照屋宇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
不惟哭亦使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
不復蝗今暨兮東西南北季與
聞之雖被疏遠而亦不甚罪焉

稽功山下鬼燐哀西北樓高楚望開何處金堤秋嘯

盡居人還指看花臺

梁開平時季與擊破楚師于油口歸潛有據荆南
之志乃治城壘設樓櫓築江陵外城增廣數十丈
復建楚雄樓按江陵志在北城下唐杜甫有西北
樓高雄楚都句因以名焉望江樓為捍敵郭外五

十里承墓多發掘取磚以築城畢工後數聞鬼泣
及見燐火焉是時稽課土功于郢城北土人因名
其山曰稽功山○梁貞明中季與嘗築金堤自安
遠鎮北祿麻山南至沱步淵延亘一百三十里以
障襄漢之水居民賴焉厥後江勢改徙隄遷于外
而看花臺一帶數十里猶存故跡土人呼為高王
堤古

朱欄戰艦俯江濤十伎琵琶托賞音莫笑尋常高賴

子解千市駿用千金

石晉天福間使翰林學士陶穀來聘從誨宴穀于
望沙樓在城東南隅今名仲宣樓蘇軾詩云朱檻
城東角高王此望沙即此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
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
還述其語晉主大喜後重貴立又遣學士王仁裕
來聘從誨出十伎琵琶以樂之韻府載從誨有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句云紅粉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或云是
王仁裕詩○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為小西自
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供貢多
假道荆南季與及從誨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諸
道移書責請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
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故諸
國賤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雅好馬常不惜千
金以求良駿竟沒
世不遇以此為恨

白衣黃犢老拙身少監規隨也俊人興敗豈非關大

運絕吭可少峽江民

梁震叩州依政人登進士第歸蜀道過江陵季與
愛其才識雷之欲奏為判官震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
組可也季與心重之呼為前輩震自稱前進士從

誨繼立以兄禮事之震時稱之為郎君未幾固請
退老從誨為之築室土洲上震披鶴氅逍遙若仙
自稱荆臺隱士嘗題院中壁云桑田一變賦歸來
爵祿焉能挽我哉黃犢依然花竹外清風萬古寒
荆臺每詣府聽事輒跨黃牛而至從誨亦時過其
家斗酒相勞勞歎叙平生孫光憲自號葆光子以
梁震為事南平三世累官節度副使檢校秘書少
監試御史中丞繼冲時宋因湖南將張文表作亂太
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大將李景威請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味江一
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
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未易當也因教
繼冲去斥堠封府庫以待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
用大事去矣何以生為遂扼腕而死宋祖聞之曰
忠臣也命厚卿其家繼冲于是盡獻三
州之地宋祖嘉其忠功授黃州刺史
北漢 歐史書東漢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十國詞箋略

見

世楷堂

世祖姓劉名明初名崇漢高祖知遠母弟次子
承鈞繼立為睿宗明女適薛生繼恩承鈞養以
為子嗣為少主女後適何生繼元繼恩卒嗣立
是為英武帝

沙陀家事本難支謬語今番郭雀兒不下太行成錯

矣空餘香火腐儒

明之先沙陀人也後世居太原高祖臨陣即薨子
承佑年少繼立政在大臣旋遇弒明時為太原尹
子贊為徐州牧樞密使郭威入白太后遣太師馮
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贊直前問曰公此
舉由裏乎威指天為誓道既行語左右曰吾生平
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威少賤其頸上為飛雀

世謂之郭雀兒明聞立其子為嗣心獨喜感見
明使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指其頭以示曰自古
豈有雕青天子幸歸語公無以我為疑明益信以
為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
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後公不如此後還鎮則郭公不
動矣不然且為所賣明大罵曰腐儒欲離間吾父
子命矣左右率出斬之并殺其妻已而威果自立
之湘陰公贊于宋州明勸哭曰吾不用忠臣
之言至于此為驢立祠太原歲時祭之

木拐擄仍倚北朝是何天子且承祧傷心澤潞烏為
啄歸去黃驢氣不驕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十國詞箋略

三

世楷堂

室故事求援北朝許之明即位于太原以叔父
事契丹致書稱臣皇帝嘗謂張元徽等曰吾以叔父
祖之業贊之宛義不為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復
國家之業至何節度邪故不改元不立廟四時之祭
用家人禮五代會要云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南
河北諸州旬日無鳥既而集澤潞間山谷中壓樹
枝折顯德元年明為周師所敗伏尸血流故先萌
其兆將鐵騎數萬助之明自將兵三萬乘前鋒張元徽
敗李筠于太平驛進逼潞州是時世宗新立謂明
料其必不能出兵遂銳意親行戰于高平周右軍
先奔世宗介馬自督戰士皆奮命爭先元徽戰沒
于陣明氣奪遂大敗日暮收餘兵萬人阻澗而守
周後軍劉詞繼至復乘勝擊之又大敗輜重器甲
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得明自高平被褐帶笠
乘契丹所贈黃驢率百餘騎由離窠嶺間道馳去
夜失路誤趨平陽得地道以歸歸為黃驢治廐飾

以金銀食以三品
料號自在將軍

僭珪撥汗總凄然大澤高山負固年非是雪消消不
得赤真人特為春憐

僭珪李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
七百里筠為昭義節度使陽附宋而實欲甘心以
報周嘗稱臣于承鈞封龍西郡王後據澤州為宋
祖所破赴火死子承鈞以昭義為澤州王○承鈞奉表契
丹自稱男述律答以詔呼為兒皇帝○承鈞嘗因謀
者謂鈞曰若有志中國宜下大行決勝負鈞復命
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區區守
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故終其世不
加兵後繼思為侯霸所弑郭無為迎立繼元盡
殺劉氏子孫又以太原前臨臺駘澤後倚懸窰山
堅而難拔于是恃險負固宋祖屢征不服○承鈞
立二年國中大雪國中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宋受命之應
夜春人以爲
宋受命之應

宋家聽許契丹盟吳越趨朝更不名只少平盧劉節
度端陽高會太原城

廣運初遼命涿州刺史邪律昌朱貽書宋之雄州
請通好宋命知州孫全與答書許之遼遣克沙骨
慎思以書如宋結成宋遣郝榮信呂端報聘自是
吉凶慶弔並遣使往還遼又遣使命端報聘自是
宋無妄與師○宋師嘗北征繼元閉城固守太祖
以詔書招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從是時頓兵
甘歸國中會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吳越王錢
俶歸國後入朝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太宗太平興
國四年上決意取太原自帥師來攻臨城手詔諭
繼元曰吳越諸王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于
上將子孫臣僚皆享官封爾若速降可保富貴繼
元猶欲窘守其樞密使馬峯老疾家居入見流涕

以與臣論之乃奉表降宋封繼元彭城郡公先是
太宗將至晉陽語侍者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
于太原城中及繼元
降果五月五日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卷十國詞箋略

三
藏板

跋

五代之際羣雄蜂起吳有楊行密南唐有李昇前蜀有王建後蜀有孟知祥南漢有劉隱楚有馬殷閩有王審知荆南有高季興北漢有劉崇惟吳越錢鏐爲令主其閒道文軼事散見羣書無所統紀此吳氏十國春秋所由作也籀石先生又從而爲之詞近日作宮祠者紛紛以意麗事卽以詞紀事實自籀石先生倡之今取以補甲集之闕翠嶺沈林惠

耶代叢書

甲集補

針

詞

箋

略

三

世

增

板

堂

114冊 804頁 100字版 60行

十國宣稱

十國宮詞

長洲素 雲雨

吳

巨燭。移。場。到。曉。鐘。楊。花。飛。作。雪。花。濃。君。王。堪。笑。爲。蒼。生。臣。下。空。教。夢。白。龍。平。日。羽。衣。耽。自。服。當。年。玉。冊。究。誰。封。丹。陽。宮。裏。來。衫。笏。腸。斷。擊。舞。痛。九。重。

南唐

譜。出。提。鞋。樂。府。詞。風。流。鍾。隱。此。何。時。書。藏。玉。軸。蛾。眉。掌。曲。奏。金。鈴。鳳。管。吹。細。服。空。勤。披。梵。策。紅。羅。豈。惜。作。宮。帷。蛾。皇。醉。舞。瑤。光。殿。敵。國。量。江。竟。不。知。

前蜀

鬼。子。金。牀。阿。父。空。醉。妝。嬾。女。玉。顏。紅。每。教。狎。客。陪。歡。宴。更。還。買。家。入。後。宮。檀。板。霓。裳。歌。未。罷。綵。絲。錦。障。樂。無。窮。白。衣。旋。見。牽。羊。出。降。表。詞。臣。草。撰。工。

後蜀

觀。燈。恰。值。上。元。辰。步。登。香。風。颺。畫。輪。梔。子。獻。來。留。野。老。牡丹。開。出。賞。羣。臣。驚。夫。

卷一 十國宮詞

三十九

六 香 範 集 卷 一

孰。得。喜。房。寵。犀。帶。堪。悲。去。國。陳。兩。袋。河。山。能。幾。日。紅。顏。愁。作。宋。宮。人。

南漢

侍。中。冠。珥。拜。瓊。仙。神。醫。虛。傳。帳。幄。前。碧。水。池。迷。蓮。葉。色。紅。雲。宴。醉。荔。支。天。綺。羅。爭。鬥。花。千。種。土。木。空。誇。賦。幾。篇。北。去。劉。郎。羞。執。挺。明。珠。一。炬。散。如。烟。

楚

風景名園盡日娛。賦詩陪駕侍臣趨。九龍殿起傷民力。五馬歌成將霸圖。畫障偏工摩女俠。金經底事誦浮屠。空聞禮佛深宮裏。免得他年殺運無。

吳越

陌上花開滿路香。宮車緩緩返紅妝。弄兒漫說看銀鹿。得子先聞獻玉羊。塔建黃妃誇壯麗。樓名青史更荒唐。富強愁聽琵琶妓。金鳳歌殘國已亡。

閩

水晶宮裏喜勾留。幾日西湖翠輦遊。瑪瑙杯寒天子醉。鸞鴛花煖美人愁。大牀長枕銷魂樂。點舞嬌歌轉眼休。何事寶皇無策教。任他過嶺下潭州。

荆南

風光。春。鎖。清。宮。深。繡。闥。朱。甍。開。碧。海。內。千。金。求。寶。馬。殿。前。十。伎。奏。瑤。琴。華。筵。頻。會。中。朝。使。錦。段。難。歡。上。國。心。井。底。香。魂。花。欲。泣。宋。師。惆。悵。一。朝。臨。

北漢

版。中。三。品。詞。黃。騎。爵。賜。將。軍。龍。符。優。頒。物。叔。皇。來。玉。帶。工。書。嗣。主。學。銀。鈎。兵。國。任。自。封。函。告。師。敗。還。聞。得。疾。憂。富。日。青。宮。多。養。子。劉。家。早。已。失。金。甌。

卷一 十國宮詞

四十

六 香 範 集 卷 一

十國宮詞

417 114 004 100 5 21 15

是染于前
宮而明
中經皆指
說夕演進
枚來駁
距牧以南
水會此
染能花時
碧下餅
以色施
衣盒額
之鮮上
即明時
之煙號
天愛先
水之茲
殿自駁小
形
宋製
史各
率別
煙宮
位族
姿體
常金

主榜清
郭曰興
取健輝
款例機
十天主
張一每
蓮子寧
多虛壹
風山守
贊僧乘
贊合抽
名有贈
華那散
業花拱
青一贈
泥謝
色並
正作
紫鳳
號梅
仙寄
風城
流無
藝花

猶度何須粉黛施。珊珊玉骨擅仙姿。吼聲如虎金環震。不改從容進膳時。

平提虎十
時塔殿
加陸
金
雲
爲
雲
動
左
右
皆
與
殿
機
機
天
左
手
持
食
右
手
通
七

所滑附南
製管領自
十無起局
國停無后
春思後難
秋俄主或
注頃曰高
領隨故與
主成使解
練所想與
周開爲及
后康新會
詞時籌勉
有無則雖
曲破可榮
憤也矣之
來又后版
羅有御書
破損命鑒
傳來施皮
群漫能履
無破讀真
等亦噴舉
知居無杯

卷三 十四官屬

111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覽囊法曲譜開元。利撥棹橫箱製存。一自玉環留別後。空將金屑殉芳魂。

[illegible]

不惟聽取元宗所賜以所給契卷及平時約誓玉璽爲據主別卒于瑤殿後主復以所愛悅檀越同葬

叔獲還提金縷鞋畫堂南畔早情諧待年此日重親迎彩雁啣書過御街

侍年宮中開寶元年始讓后立后周恭帝元年
侍年宮中開寶元年始讓后立后周恭帝元年

臨故以文進之使

柔儀殿內碧牕紗侍女添香金鳳斜更築紅羅亭子小花深深處醉流霞。

容紅太清
 二黑古新
 人雕容劍
 每離華華
 與華燭炸
 行麗金銀
 惜而鳳秋
 共極口周
 其迫携氏
 中大小諸
 僅種柔
 南應
 唐有
 書主
 統香
 主宮
 于女
 翠其
 花焚
 中香
 作之
 本器
 器有
 以玉

巧笑明眸想絕殊。保儀新還有誰如。月明不復羊車過。開掌深宮萬卷書。

馬舍山皆書保黃氏感德不即延以奉獻後主已初元宗會小

椒履香埋又幾春。琵琶聲咽舊宮娥。錦綉金雁都零落。猶按當年一曲新。

二南
賦唐
久宮
而人
之沈
其主
性者
念隨
賦工
闕究
左言
右耶
無意
知后
者所
施作
得通
獨時
能無
追恨
憾來
思選

主所
大忘
害尖
後

淩波素襪獨開雫掌上輕盈宛若仙學得纖纖新月樣春臥裏就錦金蓮

寶應物山令新
嶺寧以校南主
西宮足城總官
小娘府繼上殿
如朝新新月後
狀主著作素金
懷遠劍高金六
連尺上飾體以

勢圖旋有
直隸之雄

御苑依依柳幾株。風情烟態映春蕪。蘊池愛仿元和脚。手寫黃羅付廢奴。

漸老莊兒漫春浪江到處銷魂傷游多興長條會似相與強人隨烟絮風人惜

頤見其屬流也
主學神公祖柳宗元詩柳家新機元和神且曉其芽飲手徒

卷三十 藝文四

四

香艷康

香十
佛號
盤春
常有
曉宮
人曉
其水
上存
撲簪
之異
不花
去芳

懋佛深宮戶自闢。承恩淡掃黛眉傷。心。彌。勒。花。空。默。剩。有。金。書。一。卷。經。

新中興樓主自延出其舍在相無寺西塔以費且自
于故幸氏宮人薪氏伏國主日護舍持一花而見
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圖後持一花而見

云保子

薄命如雲粉黛。梧桐葉落故宮秋。勸君休唱芳儀曲。塞北江南一樣愁。

如素雲滄浪
但湖水轉
鍾芳山
篋樹
加塞
我北
名江
字南
新易
秋懷
歌土
遺國
無亡
不家
由被
人一
等身
之存
句薄
命

霞披長披玉貌溫雅通仙術獨承恩。麥珠圓處盈銀釜。雲艇銛成帶爪痕。

以十國中
 召之先生
 入宮在江
 常與親朋
 其珠數日
 升欲得先
 生少常服
 被明耀顯
 明手于

無憾
圖上
投戲
于之
嫌曰
與先
中生
勉能
食以
頃曰
可無
矣乎
乃先
持生
以曰
出亦
適可
然乃
就取
亦嘗
及實
治之
期溫
雖成

指其面

雲冠羽縵道。家放。慷慨身投烈。焰亡。無限。江山。容易。別。白衣。紗帽。愧。君王。

新于國。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明。易。一。人。時。常。正。則。之。有。勿。宜。下。者。布。止。令。燈。若。臣。白。衣。紗。帽。至。帝。樓。下。釋。之。昭。昭。常。正。則。之。有。勿。宜。下。者。布。止。令。燈。若。臣。白。衣。紗。帽。至。帝。樓。下。釋。之。昭。昭。

手為印。額成。精舍。香林。處。修。閉。普。夫。妻。方。普。度。王。師。已。報。下。池。州。

王。師。下。池。州。立。石。塔。于。石。塔。然。其。知。其。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立。石。塔。于。石。塔。然。其。知。其。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立。石。塔。于。石。塔。然。其。知。其。不。取。及。

王。師。下。池。州。立。石。塔。于。石。塔。然。其。知。其。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立。石。塔。于。石。塔。然。其。知。其。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立。石。塔。于。石。塔。然。其。知。其。不。取。及。

卷三十 十國宮詞

五

香 齋 集

房。用。事。記。與。中。稱。為。花。蕊。夫人。

金。甲。珠。冠。素。秋。昇。仙。橋。昨。曉。游。漢。嘉。一。路。宮。人。隊。水。調。聲。聲。下。閩。州。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取。日。當。面。廚。或。與。其。間。帶。乃。不。下。

數。錢。女。子。手。接。小。市。紅。欄。柳。影。絕。勝。齊。宮。沽。酒。肆。風。雨。處。著。青。衫。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卷三十 十國宮詞

六

香 齋 集

有。風。塵。足。神。可。惜。許。論。落。

丹。景。元。都。次。第。登。雲。浮。翠。壁。步。峻。峻。賦。詩。到。處。尋。名。勝。夜。上。星。壇。看。聖。燈。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十。國。春。秋。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及。保。院。後。主。與。約。日。乃。入。十。餘。人。宮。中。火。入。處。者。都。將。死。

有政所賢臣輔之... 巧以七少不...

五國故事... 元節入宮...

競渡龍舟水一限... 奉十國...

紫府移根託上... 出十國...

結綬徐張泛... 從官...

卷三十國宮詞

七

香艷

楚山金殿外... 樓閣...

栽偏芙蓉... 開四山...

宮殿桃符... 慶山...

品分十四列... 其女...

龍潭... 龍潭...

不十... 十...

離恨... 離恨...

美蓉... 美蓉...

珠殿... 珠殿...

南宮... 南宮...

金柱... 金柱...

卷三十國宮詞

八

香艷

珠殿... 珠殿...

南宮... 南宮...

金柱... 金柱...

流花... 流花...

流花... 流花...

國之遺物也。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曉色朦朧赴上林。花枝角勝探春深。阿誰噴笑全輪却。買賺頻催歡要金。

清宮舊地更偏。一雙淺酌共流連。綠天深處題名字。親錫佳名扇子仙。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玉采銀絲縷青。蕊珠宮裏懸綺綺。香殘粉冷歸何處。只有花田賦素馨。

又名曰花田。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瓊仙端不讓瓊芝。秩進才人管百司。脫白身輕來月下。幽吟還似在宮時。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新署宮衙作候窗。祇應獨夜守明紅。妖淫羞煞波斯女。裸逐相看大體雙。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遠游冠服紫霞裾。內殿尊嚴奉女巫。寶帳高懸呼太子。玉皇昨降上清都。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昌華苑裏月如霜。野蕙叢生盤路荒。執樞降王嚙作長花名。誰喚小南強。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人曰。國故廷。大皇帝。末野第。子州在。香馬。縣。劉氏。子。其。上。創。昌。華。苑。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軋軋機聲萬戶同。入林山若摘幽蘭。好開明月春風。國老作湖南。一令公。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南府所屬。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代。山。牧。由。是。日。大。主。人。又。高。山。外。民。由。是。月。內。民。得。湖。

命。徐。仲。名。日。八。主。人。又。高。山。外。民。由。是。月。內。民。得。湖。

南。一。公。湖。馬。般。命。帝。風。臣。呼。下。殿。下。夜。月。內。民。得。湖。

轉。秀。質。蘭。房。愛。主。盈。盈。七。香。昏。幽。道。聯。素。香。好。繞。珠。海。又。錢。塘。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丹。妙。塗。壁。燭。生。光。十。六。樓。成。又。五。堂。合。殿。更。看。雲。氣。繞。九。龍。爭。吐。紫。煙。香。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香。風。煖。日。遲。遲。嘉。宴。堂。開。泛。玉。冠。如。殺。風。流。徐。學。士。會。春。園。裏。賦。新。詩。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漏。盡。銅。龍。未。休。可。堪。花。謝。漢。宮。秋。馬。家。婦。是。彭。家。女。長。夜。何。曾。縱。夜。游。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衆。駒。爭。棧。亦。堪。悲。苦。陳。深。閣。淚。暗。垂。一。片。梧。桐。曾。井。月。倉。黃。不。似。景。陽。時。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家。山。高。會。唱。吳。王。金。尊。迭。勸。酬。喜。見。白。頭。鄰。嬾。在。寧。馨。船。似。說。婆。留。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之。富。貴。王。子。下。車。非。祖。世。知。非。常。人。國。史。不。許。始。因。小。字。日。紅。光。留。面。井。亦。以。名。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十。國。春。秋。命。所。支。時。設。紅。雲。雲。以。備。後。宮。

450

十國宮闈跋

五代史之闕佚不可枚舉卽如周世宗有兩皇后俱係符氏薛歐所獻載有宣懿皇后符氏而已文獻通考則云世宗後符后宋初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仙師大事且不能紀而況瑣事乎孟賦魚先生搜羅十國典故作爲宮闈百首而以其事分注于下非特情詞悽惻動閱者之心卽其所徵引亦足以廣見聞而昭鑒戒故重登之壬寅初夏吳江沈樸應識

宋李忠定公建
炎進退志四卷

光緒甲申春三月
邵忞徐氏開雕

建炎進退志卷一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關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啟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

建炎進退志

卷一

邵武徐氏刊

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觀今上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所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余遣使臣齋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

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諭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擇帥以鎮撫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行在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詔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召旨也因奉表劄以辭恩命次

建炎進退志

卷一

邵武徐氏刊

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
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
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卽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
學士兼侍讀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郎劉默齋御書
由湖北往迂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
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
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筵乃
歸館所時以城北鈴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進對

建炎進退志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于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
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
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
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
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
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
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
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墜緒繼

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
有大過人之材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
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
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天下幸甚上曰朕知
卿忠義智畧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
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常進言於淵
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
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

建炎進退志

卷一

四 邵武徐氏刊

其勿辭余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
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
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蠢但
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
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且
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
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
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
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

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無辭而退此不足恤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況艱難多

建炎進退志

卷一

五

邵武徐氏刊

事之際乎譬如負重致遠力祇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陵侮二聖在其掌握內則兵力單弱盜賊竊發破州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偽之臣方且保崇信任與聞國政州縣官吏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罔聞知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騁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疎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材智者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

而自圖安閒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

建炎進退志

卷一

六

邵武徐氏刊

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願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有不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

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主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聖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輿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

建炎進退志

卷一

七

邵武徐氏刊

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

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畧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

建炎進退志

卷一

八

邵武徐氏刊

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於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位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

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胡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建炎進退志卷一九邵武徐氏刊

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

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爲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眞王莽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大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

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
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大槩不出
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余
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
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
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
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
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余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
端其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

建炎進退志

卷一

十一部武徐氏刊

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
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
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
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
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
欲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
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
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余拜謝既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
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劄子果降出

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
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
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
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
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
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
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
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
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

建炎進退志

卷一

十一部武徐氏刊

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
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
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
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
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
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賊
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
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
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

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厦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

建炎進退志

主 郭武徐氏刊

不爲羣議之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常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

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簡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使與施行余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用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閣門受餼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

建炎進退志

卷一

西 郭武徐氏刊

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建炎進退志卷二

朱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臣輔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天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

建炎進退志

卷二

一邵武徐氏刊

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而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濟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逸爲帥懷以折彥質遞去衛以朝廷遣

使交割靖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獪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

建炎進退志

卷二

一邵武徐氏刊

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首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卽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

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余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畧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會都

建炎進退志

卷二

四部武徐氏刊

城破，謀弗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余尙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園子，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

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召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筆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

建炎進退志

卷二

四部武徐氏刊

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

者上卽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畧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余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

建炎進退志

卷二

五 鄧武徐氏刊

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一一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錢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

所已得旨而遣之初余旣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余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尙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論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樵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

建炎進退志

卷二

六 鄧武徐氏刊

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余曰解維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戢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肯決戰屢敗輒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懷三州士氣旣

建炎進退志

卷二

七 部武徐氏刊

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眞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事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虜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余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余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余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爲尤詳有未及

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於仕進靖康初余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卽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怒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言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姦無大臣節況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懇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

建炎進退志

卷二

八 部武徐氏刊

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賓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北爲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宜褒黜以明功罪如趙子崧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閭孝忠之守蔡黃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鄂倅趙令禕之應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賞

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裨知黃州規知德安千秋
通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荆南舒舜舉之
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旨降兩官落職有類
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
入川峽錢蓋爲陝西置制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
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彥質
散官密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
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倖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
爲非是余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
建炎進退志 卷二 九 邵武徐氏刊

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
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之必健吏也使
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
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是時
范訥王襄罷而開封府與留守闕官余薦宗澤於上以爲
留守非澤不可澤測東人自爲小官卽卓犖有氣節敢爲
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
使虜中時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
有元帥之命遂卽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

不得留府中旣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衰
衰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澤在
磁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
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恐類於此京師
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
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
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
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
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杜充
建炎進退志 卷二 十 邵武徐氏刊

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
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汪伯
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懋同知懋是時方自河北都轉運
使除戶部尙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懋以財利強幹
稱以爲戶部尙書乃其任也今纔供職遽除執政不惟太
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懋措置乞少緩之候懋措置
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與至
執政臣當聞敢以爲請上乃止令遷伯彥而以潛善遷門
下侍郎兼中書後二十餘日竟除懋蓋潛善主之也余因

對復奏曰臣前欲少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
置戶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慤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慤
兼總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爲中丞王賓除諫議
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爲中
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遷則臺中無
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是時除侍從卿
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
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草詔
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余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
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
爲尙書右丞然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爲
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
綱運不通兩京乏糧米價騰踊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求
道榮巖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良弼
同其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令三分留
一於行在每綱到卽間撥入京師糧始足米價始平又擇
使臣八員爲沿汴巡簡每兩員將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認
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濫決之患又於兩京城外

及沿汴至泗增置巡簡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
院郎吏分兩番赴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
路增置馬遞鋪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
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
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建炎進退志卷三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日募兵二
日買馬三日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
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
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
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
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
建炎進退志卷三

邵武徐氏刊

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僅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
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
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
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其勢不多何以
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
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
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
人爲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
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

建炎進退志卷三

邵武徐氏刊

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
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
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
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
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
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
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消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一
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
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於賊者萬有
餘匹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
京東西諸路尙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
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
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
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
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
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
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提盜賊措
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

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
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
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
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
不可得況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論以德意必有樂輸從
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全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
騷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敘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令諸
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三 部武徐氏刊

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
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
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
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
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
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關額禁軍錢
常平司錢不足卽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
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
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

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
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
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
箭手皆可徙至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
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
爲使齎告賜益麻黨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
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較見養馬不許括
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卽時給還價
直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

建炎進退志

卷三

四 部武徐氏刊

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
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
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
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專
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騷擾者命官竄責
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
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
軍政余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
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

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五 邵武徐氏刊

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大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賊重人困軍旅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以矢令閑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一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

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

建炎進退志

卷三

六 邵武徐氏刊

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閒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貽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卽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可

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

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簡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余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之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

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爲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建炎進退志

卷三

九 邵武徐氏刊

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續加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潛渡如枕席之上況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

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博況勝之哉爲今日計莫若於汾河汾江汾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習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精兵則所以固吾圉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建炎進退志

卷三

十 邵武徐氏刊

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衲襖闕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

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三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秀皆借官爲三聖通問使齎表及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主部武徐氏刊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舊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主部武徐氏刊

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材略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都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三 邵武徐氏刊

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簡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瑄討之范瑄者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閭門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瑄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卽位瑄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

卒伍當濶略之以責後效瑄尙反側至是余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瑄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執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齎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孝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篤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曰

建炎進退志

卷三

四 邵武徐氏刊

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羣言紛至爲小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旣

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繼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建炎進退志

卷三

五

邵武徐氏刊

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

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浹水以滄浸京城西北瀾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舊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

建炎進退志

卷三

六 邵武徐氏刊

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
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
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
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
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
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輟峭皆遠貶其實
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
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
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
建炎進退志 卷三 七 邵武徐氏刊

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
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
付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歛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
齊愈姦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
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勝其罪於通衢又進
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
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
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
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

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
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歎
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
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
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
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
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
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
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憤嫉
建炎進退志 卷三 六 邵武徐氏刊

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
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
民給佃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
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
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
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
不果行

建炎進退志卷四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一邵武徐氏刊

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滅矣余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

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倘輸取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因其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倘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蠭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三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一邵武徐氏刊

遣救援暨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榮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余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旣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三 邵武徐氏刊

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儔幹辦角遞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啟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天下

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冒寵祿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匹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卽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卻反成騷擾及又批出募兵改轉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四 邵武徐氏刊

之改刺因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擢已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圍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責降宮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爲輕典倘猶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修城及繕治宮室朝

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修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祇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修城等騷擾余奏上曰創修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解宇一切拆舊修葺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費用省而騷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五

邵武徐氏刊

下旣而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於余爲姻家故密啟之以爲譖愬之端也旣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寧府奏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宮觀大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出者頗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

臣夙夜黽勉雖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嫉者多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爲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無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六

邵武徐氏刊

北京候措置就緒卽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
兵民復懷衛濟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眞
定既有期矣所尙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
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
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
河北盜賊白晝殺人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張怒
久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怒以余嘗沮其執政故附潛善
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余奏
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尙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七 邵武徐氏刊

招撫到河北兵民服行鈴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
聞尙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
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京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
過尙書省余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尙書省元降指
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懇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
皆細故情涉觀望尙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
旨痛詆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
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
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八 邵武徐氏刊

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
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
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
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
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
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
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矣
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
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

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
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
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
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
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
民盡爲金人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
弗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
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轍之轍耶伯彥懇無以
對第三初不知尙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

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逞卽爲傳亮之事初王瓌傳亮
既受命爲經制使卽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
爲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連接如河中府解州亦爲所據
與陝府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
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
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
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
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
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瓌亮欲厚資給以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九 邵武徐氏刊

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
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
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
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汾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
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毆之
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
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畧之古者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
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
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
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
可遙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
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以爲
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
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留如趙
充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
依前降指揮爲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
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
張所賴聖度鑒察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傳亮蓋招撫

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傳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啟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傳亮事臣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論傳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卽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鳥合之衆渡河卽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

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傳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察於此倘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自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傳亮人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與亮款語觀其謀畧智勇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較那人兵應副錢糧器甲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啟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所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安職恐終

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既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三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建炎進退志

卷四

三邵武徐氏刊

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懇仰荷瞻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乃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其媚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謫愆指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羣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

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入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願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建炎進退志

卷四

四邵武徐氏刊

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余曰公決於進退之義得矣願譏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患禍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寮爲報私怨納御批除目爲慢君命不責彥國爲黨庇姻戚爭議傅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余具表劄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尙未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閣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卽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開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

建炎進退志

卷四

五 邵武徐氏刊

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因取進退之大槩次第而總敘之與夫制誥詔命書疏表劄編纂附著合爲十卷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敘

建炎進退志

卷四

六 邵武徐氏刊

宋李忠定公
建炎時政記三卷

序

臣綱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卽布大號考爰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

建炎時政記

序

一部武徐氏刊

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華薦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臣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安動輒廢失屢遭賊盜文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勅則銘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罰黜陟之大略著於篇至於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

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于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綱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

序

一部武徐氏刊

建炎時政記卷上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十二月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六月初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旨宣召臣當晚赴內閣起居敘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材能淺薄不敢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爲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爲相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自古貴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自陛下斷白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

建炎時政記

卷上

一邵武徐氏刊

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竊力薄材實不足以勝重任固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聚於都堂奏事訖臣留身再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嘗慕其爲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倘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赦爲法如赦惡逆選

建炎時政記

卷上

一邵武徐氏刊

人循資資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定更天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

建炎時政記

卷上

三部武徐氏刊

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新卽大位宜益修德以感天人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宗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

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仍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宣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儼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委

建炎時政記

卷上

四部武徐氏刊

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赦惡逆已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懇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

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爲得計僂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迨建炎時政記卷上五部武徐氏刊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邦昌已僭竊之罪宜何如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眞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

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旣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建炎時政記卷上六部武徐氏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僞命臣僚劄子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然罕有能仗義死節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

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保結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追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速疾取勘候建炎時政記卷上

七都武徐氏刊

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謝曰陛下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合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

行錢伯言除開府尹孫綏除應天尹權伯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懋差知荆南府王以宣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滑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爲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倘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府趙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敖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授中大夫

建炎時政記

卷上

八都武徐氏刊

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資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不進故也六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非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欺師待以不疑墮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追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建炎時政記

卷上

九部武徐氏刊

驅逼禍故之臻千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於朕心念父兄憂辱於虜廷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當膽不遑寤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於艱難以致安於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加賜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爲姦乘時搶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實於典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

還今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又竄黜奸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序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旣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傳墨卿除禮部尙書郭三益除刑部尙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部侍郎董耘除兵部侍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珪除中書舍人曾開復待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辛建炎時政記

卷上

十部武徐氏刊

丙除左司員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僞命故也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姦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

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寬黜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濶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楚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舍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質罷太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宮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郎官余應求除考功郎官陶愷除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陳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建炎時政記 卷上 二 邵武徐氏刊

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棟罷刑部郎官胡思玉及之余大埽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諡劉韜能死節不爲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吳玠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傳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于指揮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處

奉尙慮流俗玩習將爲虛文顧避懷姦推行滅裂或因事剝下背分自營肆爲搔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憲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給除左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謝脫除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並填見闕

建炎時政記卷中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於邦以圖天下之逸儉於家以資天下之豐懷乎負荷之艱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賜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火見協長夏懋育之辰玉裕淵清稟璿源英秀之氣實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三聖覆育之慈以係建炎時政記

卷中

邵武徐氏刊

四海愛戴之望循考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難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鬪殺並爲己殺人者並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白盜賊不赦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減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人朝廷累降指揮檢舉敘復至今經隔年月尚未結絕宜

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諡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元初指揮其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亦令吏部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請康元年邊事後來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令不從所乞內有身亡之人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會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士庶投獻章疏見委官看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看詳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爲激勵勸會科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之士何由而出可講建炎時政記

卷中

邵武徐氏刊

議量材錄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詣實保明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遣回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特與推恩應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次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赦到州縣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收管仍給沿路日券其因沿路失於譏察致散漫劫掠良民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三都武徐氏刊

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要整肅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沿路不曾作過令元發處具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尙書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黜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縣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官等有能竭節戰守遂致陷歿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撫家屬內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爲將士殉國用命之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擄掠良民強黥其面共肆劫奪念非本心理宜優卹近雖已有放散歸農指

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犯罪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文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有失業逃避人往往被官兵人等不爲辨驗復爲驅領隨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因京城失守死節守禦戰歿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壁統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逗遛行遣致死事之家不卽霽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勘會近建炎時政記

卷中

四都武徐氏刊

降赦恩軍人丁夫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人已立限首身尙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令赦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俟已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踰城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尙恐懼罪未敢出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給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尙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收管人數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出戰自效者限赦書到一月日內經

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獎擢應緣金人并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令赦到半月內許歸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詣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臣昨已降指揮立限赴部公參違限不赴者並特勒停如有似此未會公參之人特與免罪可再限一月參部依法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殁於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建炎時政記 卷中 五 邵武徐氏刊

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體國以詔旨爲虛文致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家道路不通未經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其實立功并亡失將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諸色人支借過官馬除實因戰鬪亡失與免備償并見差出許乘騎外其餘合同納者限一月於所在官司送納如出限隱藏

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軍興遺棄盔甲頭盔之類并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阡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口外不首納依私宥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揀編排垛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後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依格書填告命給還尙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限外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徑詣尙書省陳訴如有照據文字當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六 邵武徐氏刊

議依格書填給降勘會昨緣金人入寇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搔擾陪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費之數聞奏議特與給降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卽勘給如敢稍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行竊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卻有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逐州幹辦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寄寓他郡闕人收管馴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支賜銀絹

五十疋兩其幹辦官同日陞擢應百姓昨緣投充敢勇效
用因出戰陷歿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
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切存恤無
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盜賊燒劫屋業
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內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
小兒貧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分法給賑
施行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房廊
寺觀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葺往別州縣計直竹木之
類者於所屬給據經由去處與免抽稅仍不許官司拘截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七部武徐氏刊

使用如違許人戶越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口開封府
差提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內有婦人多被使臣火下
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住養取之
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經官
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隣人
并地分巡察使臣之火下不覺舉滅犯人罪三等不知情
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密行覺舉滅犯人罪察應
逃亡罪人見今監錮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兇惡不
原赦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犯罪合備償并先以官錢

代充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備償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
名下均攤填納者並時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
公庫等多將酒醋扣配與人戶又過往客旅僧道等爲害
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應陂湖
塘濬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額後因官司措置初立
課利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罷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見
係豪強占據仰所屬州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
訪聞京師物價未平致餓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
開封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八部武徐氏刊

下仰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具令用數
中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令
人戶輸納租課實爲騷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詣實常切
覺察不得因前妄有騷擾應諸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
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訴許合依條承襲
近降赦文神霄宮罷舍屋雜物錢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尙
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
係龍遊寺泗洲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
係投子山寺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

建者令本州開具中尚書省勅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卽行改正若是勑塑卽赴迎慶觀勘會令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照令轉運司拘收應付省計及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蹟如泗洲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關額封椿錢物又收租錢廢監省廢錢死馬肉贖錢不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九都武徐氏刊

指揮不以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戶令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敘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往往推沮不爲施行致使士民往同道路良爲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爲虛文致民戶陳訴當議重寘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

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龍飛協時體黃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座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故於河北河東兩路及勤王之師指揮爲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一等差知奉州趙明誠發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十都武徐氏刊

來赴行在鄭驤除直秘閣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內降勅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久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載日俟治康而期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隳危既盡取玉帛女子公私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勑遷二聖中宮泊皇族尊幼中外嫺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見朕以介弟受命

總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
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
臣來自朔部審問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
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
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
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
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
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變與以北還則河北河
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帥以爲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七 邵武徐氏刊

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
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勳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
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財貨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別
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
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
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勉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
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
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

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
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齎夏藥
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催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
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叁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
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
管川縑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
也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殘
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聖
旨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尚書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七 邵武徐氏刊

張慤到行在令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
呈臣寮章疏論受僞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
施行如十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
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
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沿河置巡察使河陽抵濱滄
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候進呈臣寮章疏論靖康末折
彥質爲宣撫副使逃入川陝錢蓋爲制置使逃至湖北許
高許亢總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
旨彥質責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

管海外州軍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謀變知軍李定通判韓疇以便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爲非是臣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穎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粹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以臣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府尹王襄罷大名尹徐處仁薨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克除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三都武徐氏刊

人至崇觀間關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關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爲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騷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悉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亭三營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馬畜爲之一空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於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尙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

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略謂國家
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州郡以調發勤王之
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提盜賊措置邊事應
副殘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
不可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
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
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
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產
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五 邵武徐氏刊

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爲三等格尺以定價值除命官將
校見養馬不許括買馬分爲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
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
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扣勒令置買
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詔降曉諭州縣
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
之大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
指揮專充募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騷擾者命官
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並保明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六 邵武徐氏刊

推賞六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議控禦之策
大略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
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
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
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大平無事之時可
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
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
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
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

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詳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

建炎時政記

卷中

七 邵武徐氏刊

監總管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數每縣置

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通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勅榜揭於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溫州觀察司樞密都承旨王瑛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閣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

建炎時政記

卷中

六 邵武徐氏刊

浚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僉議於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在不一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羣盜恐懼聽命有旨召王淵等到都城戒勵令各占地方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卽位方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衄誤事

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第進秩於是湖北羣盜聞瑾黨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建炎時政記卷下起建炎元年七月一
日止八月十八日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後學同里徐幹小勿校刊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

建炎時政記

卷下

邵武徐氏刊

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懋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綢除給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雱借太常少卿奉使二虜會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表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祐啟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

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朝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贊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曰臣某言戎馬薦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於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埤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敢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帥徒莫陪羈勒迫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尙冀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

建炎時政記

卷下

邵武徐氏刊

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米綱以三分之一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蕤陳求道修治決水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綱自京師船載六曹案卷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承平之時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度廣非加裁節則何以爲經久之制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三都武徐氏刊

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爲推官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并歸轉運司以司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爲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置罷吏員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

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登彥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絹背心宣示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南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眞來救父母羣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爲衛於太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路

建炎時政記

卷下

四都武徐氏刊

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候就緒日渡河先復濬衛懷州眞定府次解中山府等處圍乃以兵民給地養之如陝西五路弓箭人法仍乞緡錢百萬以爲百年之費得旨從之七月某日京師龍德宮等津送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之於殿庭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不悅服七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鞠勘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白陳以在病告不與僞楚事除諫大夫既而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據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歎服

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七月某日王燮傳亮上殿面數賜變器甲戰袍束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置司畫一陳乞降指揮陝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弟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兵萬人通成三萬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守司鞠治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五都武徐氏刊

爲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見其情狀有旨李氏決脊降配禁營務下民爲妻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郡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草增添弓手團結民社措置郵傳緝捕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係急

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施行次第申尙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以聞常切準備朝廷遣使按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兼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虜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七月十五日內降手詔朕維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又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變輿六宮宗室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文母兄弟宗族無有留者願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

建炎時政記

卷下

六都武徐氏刊

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兵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
來入寇朕將親督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
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
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兩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
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
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
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
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七月十六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改稱隆祐太
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迎奉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
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
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
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
襄鄧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
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
天設以待臨幸願爲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
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

官府朝廷降鹽錢鈔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
發運司撥江湖綱運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運輕貨陸
路自陝西江路自歸陝以入南陽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差戶部侍郎黃潛厚爲巡幸提舉一行事務
膳部員外郎陳袞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
治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椿辦糧
草發運使李祐爲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
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限三日
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據合用人數
就太廟親事官擡捍令殿前司差撥禁兵三百人防護仍
專委內侍官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
申尙書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內降御札募兵
改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
謂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
許之改刺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
行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馬每州可
祇合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財助
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騷擾故也七月某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爲係淵聖皇帝已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黃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浙路提刑黃惇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東路轉運使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誠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下幸甚臣又於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董耘除兵部尚書晁說之除待制兼侍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九

邵武徐氏刊

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爲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爲辭訟檄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遂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恥正所以資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禍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能遽革歟已詔甚失節者責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尙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

建炎時政記

卷下

十

邵武徐氏刊

者安於陸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泅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習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齋空召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維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龍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主 邵武徐氏刊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尙書左僕射並門下侍郎除黃潛善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使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尙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

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賊今京東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其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許翰除尙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范納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爲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度於陽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使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卽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

一指揮且以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黃潛善謂逗
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啟行纔方數
日猶尙在京師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未見機會可乘
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續用弗成朝
廷自有典憲議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御批傅亮兵少
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五日臣以疾
不任事上表劄乞罷尙書左僕射除在外宮觀差遣八月
十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劄八月
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三表劄八月
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當日罷任

建炎時政記

卷下

三邵武徐氏刊

李忠定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時政記三卷建炎進退志
四卷惟傳信錄明初有單行本餘從全集中錄出付梓公
之議國事曰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
和惜乎宋之君臣不講戰守專主和議卒辱於北狩使非
有韓世忠金山之戰雖欲忍恥含垢偷安南渡將不可得
矣彼狡焉思啓封疆者憑陵我城郭擾掠我邊陲而議和
之使旁午於道非不爲已甚也亦非愛我民而不忍殺戮
也其兵力足以勝我姑藉和以懈我之防其兵力不足以
勝我且藉和以全彼之威終之伺隙而起肆其蠶食此柄
國政者所宜留意也因感忠定之言率識數語近日湖北
書局刊有李忠定輔政本末一卷蓋後人據此三書刪訂
成編非忠定原本矣光緒甲申閏五月徐翰識

跋

一邵武徐氏刊

王

牌

勺

州

一一

齋

玉牒初草卷一

賈

（前）宗皇帝 嘉定十一年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留守氏距
王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季先率先歸附克復
東海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東京路副總管
楊友季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引見某
人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贈武信軍節度使畢
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諡曰文昭 乙酉
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之實不可專據行
狀從之 臨安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納諫用人等五箴 臣僚
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
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

奏比來朝廷治賦吏失之寬 上曰 孝宗治賦吏甚
嚴賦吏害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某等二十四
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靖
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 上曰既被侵
犯若不能應何以爲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李壁
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戌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
翼大夫不嫖福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 丙寅日有戴
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務日及公事聚議不得出謁
黃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帝紀餘官分撰志傳遇史官
闕不拘資格或補外許以稿隨修畢上之詔從其議
三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應謙之因虜犯江乘郡入
山賴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謙之降兩官罷 庚寅詔
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如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支費

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尚書兼國史實
錄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 孝宗皇帝實訓 丙申
禮部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元年以後典
禮編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請讀通鑑徹卷乞宣
付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爲祖父俱亡而祖母與
母有前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母
父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
之命亦不許用州縣毋得給據從大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盛
資奏洩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置關
防犯者處以軍法又奏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脚
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送乞下江西漕臣考核水腳錢出
入之數今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微垣
甲寅以禱晴舉行寬郵之政 己未以經筵進讀資治

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祕書省 癸亥閣
門舍人熊武輪對 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
武奏云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
無不盡知每日講論之暇無他嗜好手不釋卷且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宿直不聞宴飲之樂 上
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戊辰
黃序奏兩淮湖北京西守倖之俸悉取銅會州縣小吏
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悉委逐路運司
下所部增小吏俸將鐵錢並交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
給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舊制歲終令丞合一
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平常
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

議其殿最從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必稱奏
知資州李耆岡磐石縣令宇文之寅輒移城外南津浮
橋於西津竹木纖弱溺死十有四人乞罷黜從之
丙戌臣僚奏知天水軍黃炎孫倫生誤事詔炎孫二
秩罷 壬辰 御射殿開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壬辰
盛宣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爲十分以所通
定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凡七等上四等除評事
餘三等循資占射比年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
有司以其仕進太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罕
在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除評事
餘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除檢法取之寬則習者必眾
用之精則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 詔前淮南轉運判
官方信孺特鑄三秩以給事中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
官民聽其奔併私賂山東首領意在邀功故也 丙申

王辰初直第一

大理寺丞趙彥威輪對乞擇守令 上曰守令難擇監
司則每路只消擇三兩人 丁酉命從臣日一人禱雨
於天竺山 戊戌黃序奏前知江陵府直祕閣趙善培
昨以憲節兼帥襄陽虜騎犯塞驚畏成疾易鎮江陵不
聞有一施設乃帶職名奉祠而歸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朔 癸卯盛宣奏乞令諸路憲司歲終比較
州縣獄瘼死尤多者痛懲一二從之 乙巳臣僚奏新
知處州呂祖平頃以珍玩取媚權姦祖儉乃其堂兄祖
平恐爲所累圖寫宗枝指爲疏族用以自解守江陰無
善狀乞罷括蒼新命從之 丁未李安行奏遴選愛民
奉法者爲郡守老成風力者爲監司從之 袁燮進對
奏蜀中不靖 上曰秋高馬肥是他時月尤當爲備燮
奏云今日事勢迫切不容少緩 上曰蜀帥不可不易
又奏兩淮荆襄間近雖稍靜然不可忽 上曰夷狄姦

詐何可輕信燮奏云講和卻是省事但虜人之意不專
在歲幣難與通和 上曰他處掠所得已數倍於歲幣
燮奏云誠如聖諭虜既不通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
月入氏 辛亥填星留守亢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詔湖州振興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錄行在

繫四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行奏 陛
下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及早晚皆講讀而作輟
之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奉
養雖有節而帑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察豈非安於小康
而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治功從之
給事中任希夷奏成都路運判梁綸輕信浮言驚擾
中書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黃炎孫負印先遁 詔綸
奪兩秩罷炎孫追三秩居於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

王辰初直第一

平江府趙彥樞爲寶謨閣待制旌其集事修舉也 甲
戌監察御史蔡嗣奏兵部侍郎黃序徧歷臺諫嗜利無
厭詔與祠祿監察御史王夢龍奏國子司業林垓異儒
貪鄙乞行黜罷從之 歲星入井 辛巳詔知潼州府
許奕與祠提刑丁必稱罷以侍御史李楠言其阜郊之
擾妄奏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燮爲編類孝宗皇帝寶
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德秀官一等旌其禽捕海
寇之功也 丁酉詔諸以贖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
必檢會元劾罪犯輕重爲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
左司諫盛宣奏乞戒飭監司帥守凡日前差入僉廳之
人並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受差人罷黜所差官吏責
罰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職吏罰輕自今罷免
者勿予祠鑄職者勿敘復竄斥者勿近徒不與親民者

勿改正已甚則施杖配估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爲令甲
從之 癸卯權工部尚書胡璉奏事云殘廢本無能爲
陛下愛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
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 上曰皆邊吏希望爵賞爲國
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爲明堂
大禮使參知政事鄭昭先爲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
從龍爲儀仗使吏部尚書李大性爲鹵簿使戶部尚書
薛極爲橋道頓遞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昂提
舉萬壽觀 詔平江府新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
依仁循義服禮樂智守信爲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
歲星入井 臣僚奏新除起居舍人留元綱立朝傾檢
治郡荒淫乞寢新命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
知興元府充利路安撫使聶子述內引朝辭 上曰朕
將付卿全蜀子述奏臣材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 陛

玉照初集卷一

五

下使令之意 乙丑臣僚奏前知黃州謝汲古識淺行
污乞寢召命詔與宮觀 戊辰盛宣李安行進對論敵
情變詐願陛下毋以虜退爲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
備禦 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卻遲安行奏兵法日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上曰極是又臣僚奏二廣大
州城池甲兵僅足自保至於小州城低池淺兵或不及
百人南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隸於此猝有竊發何
以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荆襄介意而置嶺南
於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東南欲
望朝廷不惜小費於二廣之閒其有要害去處葺浚城
池練習民兵以備緩急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蔡開奏今後聚斂之臣永不列於
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取軍從之 己卯朝獻景靈
宮 庚辰朝享太廟 辛巳大饗於明堂赦天下 丙

戊戌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己丑歲星守井 壬辰監
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點夫某州
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八斗計其資
糧屏履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產之家
僱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下戶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
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科
降官錢委淮西漕司僱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度所給
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迫乞嚴飭典領之官凡所募僱
必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楠奏二廣四
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睥睨符竹
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此
得一削又改辟他州四嶺右獨桂林似中州宦遊來者
往往職隸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列
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削不安本仕者按奏

玉照初集卷一

六

錫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日者郊禋肆赦未幾雷
聲隱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祇承德意督責已蠲之租
淹留應釋之囚沮抑參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
或貸而不問掩覆陣亡哀剋衣廩既失軍民之心遂激
上天之變乞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意仍內
委臺省外令監司帥守等第覺察奉 詔不虔者并從
之 壬寅恭謝於景靈宮 癸卯如昨禮 以趙方爲
龍圖閣待制仍舊京湖制置使大理丞游九功還官一
等直祕閣知全州 己酉崇政殿說書柴中行進講奏
曰所講唐國風以後詩諸侯之事也何足爲陛下道願
其所以述有是非得失興亡治亂之迹可以爲後世規
鑑者 上曰卿以名儒勸講異聞忠諫 壬子蔡開奏
科舉差官每患科名員少乞博采科第學識眾所推重

者以備考官之選從之 王夢龍奏邊郡幕職令佐雖
考第舉員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恭謝於太乙宮
甲寅賜武臣宴於貢院 丙辰瑞慶節羣臣上壽
丁巳賜文臣宴於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
英殿 戊辰盛章奏以太祖 太宗 眞宗 高宗
孝宗講學爲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災
傷州軍合蠲放振濟去處並從實以聞違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乙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於天竺山
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辛未就命禱雨從臣卿監郎
官禱雪 壬申蔡開奏今後慶宴毋得託疾避免從之
廣西經略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而食 詔
千之先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變進讀 高
宗寶訓至爲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人得以議
上曰人主作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至凡進一人
皆以爲當用退一人皆以爲當去乃爲允當因奏 高
宗聖意以爲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 陛下
以爲法 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論又
讀至朝廷多是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後不能如所許
與之甚不可也因奏向來諸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及
徧行 上曰人無信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
至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 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
自是不可相掩 甲戌袁變進讀寶訓至王瓊專事交
結因奏將帥交結非能自出家財不過培植克軍士 上
曰今日將帥亦有此弊何以成功又進讀吳璘功賞寶
訓云政有賞罰如醫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
氣要須適中變奏曰自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柔
皆不可不中 上曰柔而不中爲姑息剛而不中爲霸
道剛柔皆得中爲王道變曰誠如聖諭 丙子填起入

氏宿方口星 袁變進讀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
遞加一等 上曰此民兵耶變奏曰即民兵也建炎中
間中原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自守者虜不能破 高
宗所以優賞之因奏王辛者即土豪也去年光州被兵
幸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 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奏
殘虜犯關知成州羅仲甲知西和州楊克家皆棄城不
守 詔各削三官克家送居道州仲甲常德府 己卯
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爲統制旌其連獲賊寇海道肅清
故也 辛巳刑部尙書徐應龍進讀續 帝學至詔講
讀官遇不開講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政事者二條仍
旬錄申三省因奏近歲止進一條而不復申省乞開以
一二付外施行 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對劄子一同
若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 壬午獨皇后殿置平
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後稅租科數等三
年 袁變進讀寶訓至 上書後漢光武紀賜右諫議
大夫徐俯 詔曰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本紀以益中
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爲愈也變奏曰
高宗所謂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臣
聞 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以此等語觀
之宸翰 上曰呂公著有十事司馬光有五規柴中行
因言臣於向宗寺恭覽玉牒載 陛下日書三百字不
勝歎仰 甲申校書郎袁甫進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
所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忠實者爲正人諛佞者爲
邪人知有人主知有國家者爲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
者爲邪人 上曰然又奏 陛下若得正人以爲國家
用則朝廷根本既正外患何憂不平 上曰然 徐應
龍進讀續 帝學至元祐三年五月 詔權住進講八
月范祖禹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

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龍奏曰范祖禹意謂人主深居閒燕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為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人主之學當以此心為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心正則萬事皆正惟陛下留神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此乙酉袁燾進讀寶訓建炎元年手詔三省曰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讒聖德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燾奏曰高宗所以中興者只為能辨宜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之罪君子小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為立國之本邪正豈可以不辨向來止為邪正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是可為之時燾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可為者中行又奏曰更在陛下奮大有為之志上曰然丙戌大府少卿葛洪奏惠民五局以偽藥給賣詔監官管淇陶大章

王康初集卷一

閭邱椅各鑄一資潘師文展磨勘二年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蘇軾所續化二年太宗皇帝謂侍臣曰諸牧監馬多死近取十數槽置庭殿遲下視其芻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自訴太宗皇帝深哀憐之民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眾又非如馬之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疏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應龍奏曰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穀餼孟子謂其恩當及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事乃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上曰昔人開導其君類皆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亦甚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乞審擇上然之庚寅皇太子講堂奏乞講尚書從之袁燾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為朋黨

之論燾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曰此時天下洶洶燾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既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偽學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燾等奏誠如聖訓次進讀續帝學元祐元年司馬康講尚書洪範又用三德哲宗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請書於冊燾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言博學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陛下勤於訪問上曰問則明日南至上不視朝十二月己亥朔李楠奏知揚州應純之昨守山陽背公徇私掩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鑄罷從之庚子徐應龍進讀寶訓至昭慈皇后處瑤華宮事應龍奏曰茲事其初也人眾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

王康初集卷一

之變昭慈以廢居瑤華不與北徙既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高宗豈非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上曰當時宮中所謂厭勝者烏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漢之武帝惑於巫李楠奏曰陛下聖明乃灼見無是理癸卯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入浙者就江東三司截留科撥理為和糴之數卻責三司以元降糴本於浙西豐熟州郡就便收糴徑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和糴倉抵還兌撥之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甯國廣德等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兌撥應副江上軍糧卻就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支遣其部綱實格當照地里差之次與推元賞從之盛意奏祖宗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千庫三司有關於此假貸陛下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乏諸州合解之數以囑託而浸虧主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修

內史文歷令赴比部驅磨元祐開御史上官均請復舊制令戶部太府並主行內藏檢察出納今士大夫顧忌無敢言者不過以左右近習惡聞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令外廷檢核內帑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御軍無律赴援畏怯詔鑄三秩送軍前自效甲辰以禱雪燭大理寺臨安府三衙私酤茶鹽贖賞錢丙午臣僚奏安豐軍教官何知昌化軍教官張毅然各擅離任入朝覓舉乞並罷黜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教官不得妄作訪求遺書差出及入簽幕從之己酉御射殿閱軍頭司武伎庚戌月入井辛亥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劉唐老言大學論入德之序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而達之天下國家唐老之言是也上曰大學之言甚切治體甲辰袁燮進讀寶訓至上跋晉王羲之書蘭亭詩序云覽此敘因思

三朝初集卷一

其人與謝安其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爰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最計利害高宗當紹興元年金虜方強中國多故之時發為聖訓今殘虜未平邊烽未息願陛下體高宗之意激厲士大夫上然之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得從權裁決豈復有成法乎上深然之又讀續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為邪以小人為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為君子而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

下皆以為姦邪而德宗乃以為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上曰君子小人最為難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即其事而觀之己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如之庚申徐應龍讀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講讀官講詩至誰能烹魚既之釜鬻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滌其釜鬻而已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為陛下牧養斯民者以苛察為明以督促為能望陛下時有以丁訓飭之上曰然王戊給諸軍薪炭錢甲子以雪賜輔臣宴於尚書省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五原初集卷二

十一

玉牒初草卷二

（附）宗皇帝 嘉慶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 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朝賀
聶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己巳不視朝 癸酉袁燮以已見進對論豫常煥若時
雪未應由逸豫之故願 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
回 上曰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燮奏古人應天以實
要須修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 上曰人
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大風
戊辰袁燮進讀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
頤浩過失燮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為股肱心膂任
以大政故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為耳目無所不言故
大臣不敢為非 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玉牒初草卷二

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上下之情不通則為否卦若臺
諫不言何緣得知朕只要人來說 吏部引見計贊等
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蔡開奏乞中嚴百官出入
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貢舉
甲申盛宣奏朝廷每給和羅犒賞並以銅券而兩淮
州郡將帥率以鐵錐折支物貴輕實原於此乞嚴行
禁飭 李安行奏近有指揮凡逃絕田產為民冒耕若
請佃在戶者並令招賣拘錢解封樁庫吏奉行過當開
告許之門立刻奪之令所在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
開置局出賣嘉定開管再根括為錢不過一百八十萬
緡而已乞下諸路應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欠租
課者並免估賣其因近降指揮為人刻賣者給價還刻
買之人並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王仲等二十三人
詔並改合入官 袁燮進讀續 帝學至上官均言明

君操術自有至要蓋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
好問則察羣臣之情達天下之政燮奏上官均之言可
為切當願 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言亦須觀其所
問之人問於正人必能盡忠問於邪人反為正人之害
上深然之燮奏人之邪正亦不難知但觀其所言為
己乎為國乎則邪正判矣 丙申李安行奏知婺州趙
愚夫袁燮析秋毫每日輪官受輪別出剩即其多寡
以課能否其折價也每石以七貫而回糴軍糧也以三
貫二百軍民怨嗟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續 帝學

崇寧三年幸太學遂幸璧雍御製辟雍記宣和四年幸
秘書省次幸祕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
夷狄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
無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止是觀美初非務實

玉牒初草卷二

何以能遏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
八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
兩試廣郡親見其間武臣為郡者狼藉殊甚李安行奏
云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比文臣甚優 上曰此
等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
云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事 陛下能記之否
上曰士良歸老語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親書
見儒臣則納諫智慮深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
陛下能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
院事江淮宣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除端明殿學士食
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癸亥以武師道為池州副
都統制 甲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
先見臨事無豫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寢詔命從之
三月丁卯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敢猶

當掩擊攻劫口奏云虜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崖岸彼豈肯退聽 上曰當立些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懦之習口奏云若 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賞官軍人人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 上曰然 己巳鄭昭先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 戊子大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於御眾激使攜貳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辰知河州兼利西安撫丁熿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賞其誅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爲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河州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熿執而除之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龍進讀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乞皆用武臣 上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矣石應龍奏云如丁熿在河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盡

得若人而用之復何患 上曰此人殊有謀略 甲午袁變進讀寶訓至 御筆督諸將進兵事變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前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宜戒飭之又讀續 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明其說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變因奏觀程瑀事則知向來讀官亦進講義也 上曰只讀一遍則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袁變進對因賀生禽僞附馬變言若當時與虜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 上曰若講和則銳氣銷鍊變奏人主銳氣豈可銷鍊 己亥臣僚奏吏部郎官康隸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善狀詔康隸與祠 辛亥柴中行進講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之詩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道去其君也 上曰人主容納諫諍則人臣得以行其道 壬子袁變進

讀寶訓至上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爲善戰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驍勇其心術亦可倚仗變奏 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卻稱大捷十數 上曰被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袁變進讀寶訓至 手詔三省今後侍從有關選師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者卿監郎官關選監司郡守有政績者變奏 高宗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後通練世務 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次讀錄忠義門變奏蘇軾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仗節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免苟容者多只觀輪對便自可見 上曰此只是爲爵祿變奏 陛下更宜崇獎節義 四月丙寅朔 辛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

算 上曰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全在陛下 壬申填入氏方口 癸酉月入太微垣 臣僚奏成都提刑周居信被召累月遷延營私乞寢召命從之 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食乞行鐫斥從之 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癸未朝獻景靈宮 甲申亦如之 辛卯參知政事曾從龍除職與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謚曰忠肅 壬辰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盛章奏太府卿四川總領王鈗姦險貪怙隱匿糴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萬蜀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鈗每侵撓其事權禍流四蜀歸裝捆載舳舻蔽江乞重寘典憲詔鐫三秩罷之 癸巳李楠論曾從龍被命宣威遠延卜日乞寢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蜀席卷乞重行責黜並從之居誼職鐫三秩 甲午

福州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爲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
敕令 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
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虜匪茹輕啟於兵端生民何辜
重罹於荼毒空國以逞仍年於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
小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之多我
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速鯨鯢之戮遂空狐兔之羣漸底
晏清少寬憂顧然念創殘之後尙多愁歎之聲室廬旣
墟婦子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
扞邊死事之家盍頒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或
失律而遁逃或乘時而嘯聚悉疏禁網用迓穆衡嗚呼
除戎器械不虞敢廢修攘之政發德音宣明詔其爲安
集之圖咨爾羣倫體余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
沿邊諸州軍府州縣鎮會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

處卹死節赦罪囚錮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

忠州團練使張盛爲右武大夫揚州觀察使依前河州
都統制 癸卯袁燮進讀續 帝學至迪功郎朱熹辭
召命乞獄廟 上曰熹安貧樂道改合人官主管台州
崇道觀燮奏熹累召不至而 孝宗亦重之自初官卽
與改秩可見崇儒好賢其後入爲侍從出典方面又嘗
擢置經筵當 陛下龍興之初實爲講官 上曰記得
朱熹在經筵卽是朱在之父燮同說書柴中行奏 陛
下記憶朱熹如此其子猶在罪籍本無失道 陛下能
收拭而用之亦足以見不忘忠賢之後 上然之 臣
僚奏監州縣期會報動涉歲年乞詔省部放核稽遲必
罰無赦從之 甲辰以扈再興爲鄂州副都統制 乙
巳利西路安撫使言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三十四
人狀乞將權知郡趙彥炳優加旌異詔彥炳特轉兩官

知西和州 丙午袁燮進讀續 帝學 孝宗皇帝聖

訓云朕常語東宮德性已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以英
氣則爲盡善變奏人君之德固以溫粹爲本然不濟以
英氣則無以立大事決大疑惟有英氣則有英斷而人
主之德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可此 孝宗所以言
廣讀書也 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未徐應龍等奏
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微卷乞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沒入寶應縣韓侂冑田五十九頃撥充
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爲保寧軍節度
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利東
路安撫使 已未祕書監柴中行輪對奏近上官職須
親出 陛下下手然後權歸於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
上帝 上曰只是要無私不用非人也又奏三學伏闕

五學初學卷二

此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於人心則
人心自平 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觀邊庭種類至多使
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
可一日少忘邊備今偷安之徒只欲苟目前富貴豈復
顧 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
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仗 上曰須是懇實理會因奏山
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亦不可置之腹裏況陰誘隄人
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
是非貿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知人之法然必在
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 上然之 癸
亥以進讀續 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祕
書省 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
人姓名來上籍於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尙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

觀 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開未嘗試邑昨除
臺察冒然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丁卯權工部尚書胡渠禮部侍郎
袁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宣右正
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龜年張次賢言其和戰異論侍班
漏院會食公堂紛爭求勝釁開朋黨害及國家故有是
命 庚午以隨州棗陽縣為棗陽軍從京湖制置趙方
請也 辛未太白晝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嬖薨輟視
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辰臣僚奏軍器監黎明異傾
詐兵部郎中高禾當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
趙彥括權奸之甥乞並與郡著作郎陳黼憤憤無聞與
參議官大理寺正沈繹丞蔣誼與宮觀並從之 詔朝
士補外惟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蹟稍深許之
為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二著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五原初集卷二

七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制置使李珪權重謀疏泗上之
役實珪通行損國家威重啟夷狄輕心乞候服闋奪職
仍乞沿江兩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尚卑資望猶淺
則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於天
竺山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關官去
處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司陳毀違者追
冒請俸給計贓坐罪 已丑張次賢奏申嚴冒試假託
宗支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二等旌其
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於井 辛亥宣繒奏董居
誼誤國罪太僅降三官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更降兩
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宣奏乞先降繒本令臨安府兩
浙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解以寬淮民從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誣謾無勇詔罷之

庚申蠲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慶節銀絹以經虜
寇焚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光山縣知縣許洎權
統制韓貴中力扞禦賊屢捷以寡不敵眾陣歿洎
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洎武翼郎貴修武郎並與一子承
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定
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正司
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不堪
拜跪者特轉一官與一子恩澤卻於以次人選襲又奏
選擇老成更練之人為知宗並從之 詔戶部申嚴州
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
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一色官會近乎抑配乞以金
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
制置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措置

五原初集卷二

八

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星 壬午蠲建寧府
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第五等戶積欠稅租為緡錢十
萬從守彌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熒惑
庚寅李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與夫草莽
獻議多有可采而未及行乞置籍記錄委官考察其可
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讀徐應龍進讀寶訓有自東京
來者云張九成投偽齊 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
曰非 高宗聖明九成必遭中傷 上曰飛語烏足信
又讀張常先汪召錫莫汲范恂等告訐 帝曰可並與
追削編制應龍奏云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高宗
可謂深得詩人疾謾之意 上云此誠可為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朕欲治賊吏須
檢舉祖宗舊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 上曰祖宗治賊

吏至棄市楠奏 高宗嘗曰不必至此咎歸足矣繼今
有職敗者乞並遵 高宗聖訓杖脊流之嶺表 乙巳
徐應龍進讀通鑑至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應龍奏曰昔之將帥與
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培植而不卹士欲
其臨危效命得乎惟 陛下嚴戒敕之 癸丑詔皇城
司招刺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闕 省衢州西安縣西尉
置龍游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保康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太宗正事師禹爲少保
保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石爲保軍節度使奉國
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谷爲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
進讀寶訓云紹興二十六年樊光遠進對云近投荒者
還官職物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帝諭輔臣曰往時士
子或上書忤秦檜押本質或他處聽讀致妨應舉可並

三朝初集卷二

放逐便 上曰當時秦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去盡應
龍奏曰 高宗既爲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士人
亦令逐便恩亦厚矣 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甚
丙辰月入太微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統
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張世忠鑄
三官降準備將 辛酉臣僚奏沿邊令尉須年六十以
下方許差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
部別行注投從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僚奏乞戒
敕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惡歲終具數來上省部
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權殿前
司事務王端理獻錢會三十萬貫令本司格管 庚午
月入羽林 辛未張大賢奏淮西陸運舊分兩路東路
自安豐運至無爲無爲運至廬廬運至濠西路自新運

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往
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措畫乖方東路之夫遣往西路
甚或不給路費顛路道路乞戒飭諸司勿得越境借夫
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郎
張午進奏前此方面之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當急
收賢望拔用智勇 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板曹
之用不繼 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宜
實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
當取民 上曰誠是又奏邊事 上曰蜀中兵火可念
午奏 陛下軫念遐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國事揆
策固當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
上曰當慮後 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於貢院
庚辰羣臣上壽 辛巳賜文臣宴於貢院 癸未大燕
集英殿 丙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

三朝初集卷二

排 陛下降之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
衛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爲僕乞差大理寺官審勘
上曰然又奏令四蜀守臣各修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
關者日下招填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令不虔者從
之 辛卯臣僚奏准東提刑兼知揚州洪悅退縮辭難
乞別與郡從之時朝議移帥闕於楚州似有異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 丁酉以雪賜武臣宴於尙書省 徐
龜年奏前王管川奏監牧公事趙彥綰召命從之 己
亥日南至御文德殿羣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 癸
卯詔臨安北山劍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伐石以
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
孫涇鞠林千之獄於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承陽郡王楊次山爲太保安德昭慶軍

節度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視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為寶謨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緒奏子述入蜀之初
不能撫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生亂害及王人驚惶奔
竄僅以身免之乞將子述罷職罷祠從之 己未李楠
奏於無事為有事之備 上曰極是 楠有備而無事不
可無備而事至無所措手楠奏殘廢雖已垂亡宜加意
設備 上曰因獸猶鬪 壬戌詔置安邊所幹辦公事
一員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銷應以七人
取二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
應例立為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衝突沙岸
傾圯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埝仍撥
上供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奏畢 上曰

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言極當 辛未詔以
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碩賑贍臨安貧民 詔省
閣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衛
奏權刑部侍郎何刻久苦末疾弗為去疾就詔刻與宮
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船務除依條
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戌臣僚
奏乞論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勇智慮
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升擢從之 丁亥臣僚奏前知
瑞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陳士廉
專事欺誑妖寇跳梁副吏何彬為賊謀主而不能察詔
炎正士廉各備一秩罷之又申嚴京官臺參之制謂如
有過犯未改正者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亦視臺關
為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臺部自今京官
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外其有限

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僚奏戰士沒
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柵身死者增支九
箇月而孝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十一年指
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沒者因傷歸柵者云病死請給
截日住支老幼轉為乞丐乞下諸軍痛革此弊從之
己丑以陳立為興元副都統制程信為利州副都統制
是歲兩浙路戶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
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口福建路戶一百六十八
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
八斷死刑一十八人

玉牒初草二卷羅氏書目有之題莆陽劉克莊錄宋
宗嘉定十一十二兩年實錄也案此二卷在後村
先生大全集中八十二八十三兩卷後人止見劉集
五十卷本而此二卷本可單行令人可見宋實錄之

式按年月日排比記言記動猶是左右史之遺意近
日實錄編輯 上諭事無起訖語無斷制止記言不
記動起居注亦然不如是則謂之不稱職有與無
史同有史官與無史官同即如長沙師輯東華續錄
不過就實錄摘寫未敢刪改當時尚有議其不應傳
播者如能加以修飾卷表初無取如此之繁而傳播
亦易矣宋明人於國朝掌故勝於今人十倍上之人
多所忌諱下之人固於空疏自停科舉開學堂文學
日就湮沒將來求文理粗通者尙不可得更無足與
論此事矣可慨也矣光緒戊申八月朔江陰繆荃孫
跋

宋宰輔編年錄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陸序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相拜罷錄備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明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繫年錄緯之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羣公評品之論事常行賞之攷旁引曲盡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銘于蒸彝鼎書于旂常竹帛固不待贅述其間賢佞進退正邪消長闢于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冊是編也其亦足爲信史羽翼獻君之子居誼宰永陽有廉稱懷奉錢梓于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編年錄

敬鄉樓藏書

無窮之聞續而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嘉興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陸德輿序

趙序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陽邑大夫居誼刊之于梓謁序于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戛戛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韓絳元祐更化幸而有司屬文

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兇復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不及于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舉輩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兇接武李公忠定綱言驗于疏水功驗于園城高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間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虜所惡也檜虜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旣肖之徒則編年錄

敬鄉樓藏書

世目以爲京檜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旣肖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豈人耶予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太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顯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每爲之三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沒其實實于世之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

陳序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間粗審顛末後三十餘歲

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懋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脩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陳防謹書

章序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做班史叙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後相望溫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夷攷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嬾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科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編年錄

序

三

第

二

編

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污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雜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操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歷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簫往轍益諱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眞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秘鈔于邑序使垂世謏範不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

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鑑序

編年錄

序

四

第

二

編

馮序

宋宰輔編年錄者錄宋宰相拜罷年月而并及其制詞卽於其拜罷也略次其生平梗槩以見其人與世而一代興衰之故消長之機粗具蓋法用春秋左氏而稍略意倣史漢公卿將相年表而加詳焉者也其書出於宋太常徐誠甫手書而梓於其子永陽令居誼始自建隆庚申訖於嘉定乙亥上下二百五十餘年爲卷二十據撫佚聞衷以實錄辭約事核指統義彰彰彰自爲一家言耀耀娥而遺星宿表嵩岱以槩丘陵西陽之異觀也歲久無賴本多所殘缺駕部王君損仲初得之焦太史漪園處第抄本用爲中郎之秘耳督學玄輅呂公見而愛之不忍釋懼其久而遂湮也爲稍釐其舛訛付之梓以廣其傳其脫斷不可考者則姑闕以存夏五郭公之疑蓋其慎也夫公風士者也公編年錄

年錄 一 卷二 續

所好尙而梓布者如大塊噫氣之耽耽焉起於泰山之阿穆如而蕭條衆芳其將以爲士風者也其梓之不足以風士公不梓也是編也以徵故實乎則宋史具矣以撥善藻乎則宋文鑑不乏矣出一毛以彰鳳彩指雙飛之聲冀洲知非公梓編年意也諺有之讀書思量作宰相故孔明自比管樂少陵自比稷契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有憂天下致太平意公蓋曰夫人既幼學壯行思一當縣官稱名世非宰輔無足爲若期者故知効一官能辨一得所姑舍是不錄錄其大者景高山而思齊惕履車而內省則是編也亦當世得失之林而千古從違之鏡矣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賊懼而改圖則忠良感而勃奮故子與氏並之禹之平水周之兼夷子長稱爲禮義之大宗矣公之梓是編也其亦有春秋之意乎夫法孔子以樹極標禮義以

彰軌所風豈其微哉匪直以寄博探昭明作者苦心已也余與公幸在壤麓之末故不可無言以憑厥成先是抄本舊缺孝宗一朝十七十八二卷觀者頗有裂圖漏鼎之恨梓既竣周藩宗正伯榮以囑書得之散帙中公喜於神物之終合也亟命補梓於是是編遂爲完書三笑亡而復得六詩逸而再見亦載籍一奇也併爲志之然余猶恨是編終於嘉定於宋三百二十年雖未未備續而成之以爲一代大典其猶有所待乎萬曆戊午季夏望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涿鹿馮盛明序

呂序

官制至唐宋之間紊矣而宰執爲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尙書令中書令侍中爲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

編年錄 一 卷二 續

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昉焉李勣以廢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爲准晚世頗兼衆職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儒則爲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爲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爲尙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尙書左右丞爲僕射之佐實卽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尙書京意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

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
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
實寡效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員
之衆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
雖兵民判若兩途眞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間有武勳授者百
之一二而已其源本唐宦官之職宋梁名崇政院最爲親臣後
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
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叙進兩府略同執國之政均可以
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陳
繹作二府拜罷錄元豐中司馬溫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退歲
月爲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諸人紀述
不一而辭簡事略未有傳者比見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所
編年錄

年錄

二

敬鄉樓書

纂本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乙亥凡二百
五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爵里封拜罷免卒然備具而當時黜
陟之由世主頗正之迹據事直書微惡自見以至時賢評品家
乘野錄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及近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
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若夫麻
辭制誥密札內批一一該存雖事涉暖刺文未雅馴使人疑怪
憤悃不可爲解信乎趙姓遺史之論曰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
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尙
文華遂失真實斯言得之矣第取其詳瞻探其蹟隱亦博採者
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末究於一統中自陷于播遷卒淪
胥於漸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亡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
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亡亦皆大遜于前代總之以粉飾自

侈以虛假自愚則習尙之偏適以自害而已故輒爲之語曰宋
之人才負宋之天下宋之習尙負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俟之百
世而未暇言其詳也是書也鈔本得之焦太史先生處中間字
句訛缺甚多仍其舊文不敢臆改而孝宗一卷全缺惜非完本
但作者苦心不宜泯沒故付之剞劂氏而董正之者駕部損仲
王公周藩伯榮宗正也萬曆戊午又四月望日河南督學副使
都人呂邦耀序

呂又序

萬卷堂者伯榮藏書之所也萬卷堂書目已自卷帙浩煩覽之
終日不能竟書可知矣書目中所有者或梓本或勦本皆善本
也而漏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則真之敝篋中有其書而無其
目編年錄梓完已裝成帙矣適月之六日伯榮囑書於萬卷堂
編年錄

年錄

四

敬鄉樓書

下偶檢敝篋於亂書中得是書焉因漏逸三卷故沉埋敝篋而
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宛然在也噫奇矣哉始也索之
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室之內今也得之於一室之內合之於
千里之外其始也孰秘之今也孰現之耶豈非造物者有數存
乎其間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此事之奇何讓豐城劍也然畢
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即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內奇事
未有不天人參焉者也六月望日呂邦耀撰

王序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寧宗
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逸十七十八二卷孝宗
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諸史之中無如宋史煩猥不接
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鮮藏書多假之南北交游

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焦漪園太史寄是錄至鈔本也
呂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
宰臣謀國之藥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具是矣茲不論不佞反覆
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關於相業者重也宋氏三百年間維
時宰執趙呂當締紉之初富韓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
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勳在王府登乎盛矣獨恠裕陵之於
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爲而勳周禮國服丘乘之緒說更張法
制擴弁元老意將駕周孔之上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
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
流二帝蒙塵呼鳴靖康之禍咎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
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拾爲虜謀首絀專門之學逮侂冑以傳道
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設禁僞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
編年錄序 五

師者吁已甚矣侂冑既殛彌遠損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近葉
眞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也
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冥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
之亡遂亡天下者也究觀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
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卽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
臣之佐萬幾不達千古之大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冒焉
秉國之鈞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傳其奸尤
甚於蔑學以聘其臆者此君實子直諸賢之所以爲時碩輔而
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於相業豈不重哉抑
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曆之間訓詞典
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陳自強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
輒數百言稷契皋夔曾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

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讀者病之
督學公徧檢史傳相與商訂校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
本然是書引證不安編輯有倫卽所述如文潯公開金奇錦及
朱勝非間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爾時有
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之河南王惟儉撰

孟序

古今人勞心史籍者多矣稗官小說謹非見地空明而願容易
觀之令苦心者不得一奏流水之音此揚雄仲舒所爲憤悶而
闢其門者今有餘恫也余不佞僻懶今事未修何古之嗜然一
種雅蕙擊節之懷則未敢忘耳適來承呂九如公示以宋宰輔
編年錄閱通知宋太常徐誠甫所輯也夫史如宋與金遼相
爲終始自太原之實不行而瓦橋岐溝遂爲敗歟噫矢檀靈之
編年錄序 六

議獻納之爭寧直在張李諸大臣乎英哲以降出沒于契丹元
昊之間轉度子臨敵折衝之際韓范司馬外豈獨無人建炎而
後未易更僕矣獨聽其落落而直取宰輔爲名也何以故編年
之法祖在春秋春秋重責相如糾咥輩貶而書名榮叔家父之
徒不與焉虞廷以元首股肱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
此史冊傳心之要也故唐憲宗問玄宗之政崔羣曰人皆以天
寶十四年安祿山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
用李林甫此理亂所由分也宋在當時日熾熾焉奉歲幣而昆
事契丹陵夷江左則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無足齒頰然中書
望重西夏膽寒戒邊卒之勿犯問安否于金人猶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何至秦檜賈似道韓侂冑居政府而天下遂不可爲
也則亦宰相之明驗矣誠甫或有赤心乎不可當吾世而失之

故取而編次焉亦書宰周公伯糾義也其拜罷制語不遺一切大都此事借人筆舌爲逸語爲眞語爲背者爲中者爲諛者爲手足不相掩者前後覆拾不詭于羊質虎皮之訛見逸語而漸見眞語而訟背可以刺中可以興談可以觀不掩者可以叱咤而咄嗟人品心地高下微履按詞而揆事緣事以稽材明者觀大即以爲相天下者之三車可矣是編也王損仲邁之有年惟鈔本自焦弱侯太史來呂九如校閱付殺青氏恨孝宗一卷爲缺陷世界鑄成而忽從伯榮箚中檢拾之遂成完刻此亦天不愛道之意而誠甫精神鼓盪不欲以其心力久塵屋壁也如是而誠甫爲宰輔司南損仲傳衣伯榮都講九如其祭酒乎可以傳矣余讀是編獨恨王介甫以英雄敏略當神宗任信之際不以西寧幽薊爲念急急于理財聚弘羊劉晏是資何爲也倘亦編年錄序

年

錄

序

七

敬鄉樓書

第二

編

有晁大夫貴粟意乎所謂兵事何鑿鑿也然介甫非久柄無幾而彈文遂出踵踵繼來議亦不行矣竟不能挽宋燼之灰也豈獨罪宰相哉司馬遷傳酷吏未有稱及張湯延年者如蔡京童貫丁謂之流亦倣此意而已河南大梁道副使楚人孟習孔撰朱序

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貊頓異一君之命衰鉞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爲希合或肆爲睚眦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卿之切事既不多得而昆命元龜之語與董司馬之允執厥中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

官家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相從時推重耳而宋自平章之下有叅知樞密名爲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非軍務倭德人主有命而宰臣不釐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爲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不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臣略無顧惜漢之劉屈氂翟方進唐之元載楊炎皆地居股肱身膏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元愍巨奸僅投嶺海即侂冑之殛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將軍耳宋則太權在握舒卷任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敕文穆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撫川陝生殺黜陟人主委心聽之此事權之重也然蔡閱是編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碩爲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躋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去於同侪皆何人禮遇二老止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四年皆醜正黨邪稔禍階厲乃司馬入朝曾不數月李綱柄國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諸賢皆席不及暖而寓身瘴鄉羈魂炎微千載之下使人撫遺奸而裂背弔孤忠而洒涕何忠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其故矣太梁朱勳美撰

編

年

錄

序

八

敬鄉樓書

第二

編

古之爲史者雖自成一家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序謂網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前漢既承父彪之業襲遷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非一人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彰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今世之所因以爲損益者尤經世考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之極弊下遭裔夷之疊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尙文其俗競辨法令數更議論樊然淆亂視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編年錄序補

敬鄉樓藏書
第二編

而爲之史者雖出於元世諸臣漫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闢大義者不及十二三而掛一漏萬往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義以爲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彙證雖裨官野記所不宜廢而況其大者乎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著起建隆訖嘉定一代用事之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所採羣說開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行世今駕部王公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宗正伯榮氏詫以爲延津之合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每娓娓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不直使茲錄之行世而已備亦司馬氏網羅之遺意而茲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與聞其旨故得而具論之如此云萬曆戊午六月望日河南左布政使高安

編年錄序補

敬鄉樓藏書
第二編

宋宰輔編年錄目錄

第一卷

太祖皇帝

第二卷

太宗皇帝

第三卷

真宗皇帝

第四卷

仁宗皇帝上

第五卷

仁宗皇帝下

第六卷

編年錄

目錄

一

敬鄉樓藏書
第二編

英宗皇帝

第七卷

神宗皇帝上

第八卷

神宗皇帝下

第九卷

哲宗皇帝上

第十卷

哲宗皇帝下

第十一卷

徽宗皇帝上

第十二卷

徽宗皇帝下

第十三卷

欽宗皇帝

第十四卷

高宗皇帝上

第十五卷

高宗皇帝中

第十六卷

高宗皇帝下

第十七卷

孝宗皇帝上

第十八卷

編年錄

目錄

二

敬鄉樓藏書
第二編

孝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光宗皇帝

第二十卷

寧宗皇帝

宋宰輔編年錄目錄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一

徐自明

說甫

太祖建隆元年庚申

二月己亥周宰相范質司徒加兼侍中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

王溥加司空

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守司空兼門下平章事

同平

魏仁浦加尚書右僕射

自樞密院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中國治唐故事以太尉司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尚書令侍中

右僕射為宰相官之守司徒司空唐故事三公亦必冠

以文散階初因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三

編年錄

三出左右宰相初拜無事並兼兩省侍郎首相兼門下侍郎

宰相兼中書侍郎學士其分三館亦國史及五代之故

宰相兼中書侍郎學士其分三館亦國史及五代之故

宰相兼中書侍郎學士其分三館亦國史及五代之故

制曰虞舜有納諫之功弗迷風雨夏后享錫圭之瑞乃奠山川

然後大治諡謚光符指遜顧惟涼德驟集鴻名既用心以存公

思與物而更始式宣景化屬在冢司乃眷弼臣宜嘏異數

鎮時雅量綠俗宏材明去就于幾先識變通之可久嚴廊益峻

衡石無欺十載于茲萬邦咸乂王策名藩府佐命前朝冠顏

子之四科陳畢陶之九德秉彝不素惠迪有光寅亮之功指紳

允賜仁誨謹和有立謹重自持周旋三事之司練達萬幾之

務言無洩露望洽彌綸康濟之才邦家所注咨爾三后矧予一

人而皆稽玄象以酌羣情率具僎而遵外禪是用進為常伯命

作司空叙百揆以奮庸張四維而是賴於戲託王公之上既開

國以承家倚輔相之臣期代天而理物各踐厥位時維欽哉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李昉初命同相三相同為一制至其相亦自後太宗命宋

編年錄

初質溥皆舉進士仁浦少為刀筆吏隸

樞密院周世宗朝自樞密承旨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才如何耳遂用之仁浦不日由科第進世宗曰願

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于上曰如此則盡承之方免妄庸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寢多或至吁晨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于坐論矣遂爲定式蓋自質等始也 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爲制誥建言遼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爲宰相兼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然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使

同日樞密使吳延祚同中書門下二品延祚字慶之太原人太祖卽位仍舊爲樞密使除同中書門下二品以父名璋故也是年五月詔親征李筠以延祚

爲東京留守及征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

八月甲申趙普樞密副使

普字則平范陽人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爲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太祖受禪普以命佐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既誅李筠普以功遷兵部侍郎除樞密副使

建隆三年 壬戌

六月癸巳吳延祚罷樞密使先是制下前一日太祖謂延祚曰卿久在樞要年漸高今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

能無憂故先告汝云 延祚仍舊爲樞密使凡二年五月延祚好儒學聚書數千卷卒贈侍中子元晟尙太宗女蔡國公主娶書至數萬卷積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國朝以來尙主者獨稱其賢

十月辛丑趙普樞密使

制曰王者端居九重馭朽敢忘于大業躬決萬務坐籌思得於良臣而况蕭曹故人燕趙奇士霸府早推于佐命公朝允協於

首參開國之功實負致君之略已升有密方隆乃隆之恩未正樞機豈稱暗庸之典俾膺重任用獎元勳爾其佐佑沖人緝熙

庶績無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謀往其欽哉服我光寵

普在樞府四年而相

同日李處耘樞密副使

處耘字元振京兆人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處耘皆在幕府最後爲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太祖受禪處耘以命佐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既誅李筠處耘以功遷兵部侍郎除樞密副使

處耘潞州上黨人初周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爲都押牙陳橋推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奇之累遷至宣徽北院使至是遂有此除

乾德元年 癸亥 建隆四年十一月改元九月丁卯李處耘罷樞密副使

制曰昨者南出師徒俾令監護所宜宣力以副朕心但聞動恣胸襟每多率易既乖倚注合正刑章尙念已著微勞特從寬典俾提郡印用示優恩

處耘自建隆三年十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九月罷在樞府僅一年 初朗州亂遣使求救于朝廷太祖命壽州幕客延釗帥師赴之以處耘爲湖南道行營都監處耘自以受非常之遇思有以報臨事專制不顧羣議由是與延釗不協更相論奏朝廷以延釗宿將止罪處耘處耘亦不敢自明云 錄 太宗明德皇后處耘女也處耘累贈韓王子繼隆積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配享真宗廟庭

乾德二年 甲子

五

正月戊子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並罷政事

自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除太子太師溥自太子太師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除太子太師質自太子太師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除太子太師

制曰開物成務既伸佐國之功以逸代勞宜舉優賢之典其有位參四輔功著兩朝始終克茂於嘉猷進退敢忘于異禮 具官 貞規鎮俗清德服人 具官 王溥經緯全才摯紳雅望 具官 素通儒術兼練武經而皆挺金石之淳誠廓江湖之偉量夙夜匪懈知無不爲佐予開創之基賴爾緝熙之績雖位隆三事所宜勉輔於冲人而日有萬幾安可久煩於舊德俾令就第用解持衡升一品於春官總六卿於會府永保崇高之秩用光翊戴之勳 三相自建隆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正月罷並相太祖四

年南郊畢並再表求退仁浦以疾請告太祖幸其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銀二百萬表乞骸骨至是同制罷相或告病未寧或勸勞可憫並從優禮云 李集編

質乾德初封魯國公質在相位所下制勅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版籍爲急使者按民田及獄訟皆召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 以乾德四年卒質疾上數幸其第臨觀質以廉介自將五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於方鎮質始絕之及卒上甚悼惜之贈中書令其後太祖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資產真賢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崇朝宰相以爲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其所不足但欠世宗

編年錄

六

一死耳 溥自乾德元年十二月加特進二年正月除太子太保開寶二年除太子太師入謝上願曰溥十年作

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 長故事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祖因見溥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爲定制 具官 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卒贈侍中諡文康孫貽永尙太宗女鄭國長公主仁宗朝拜樞密使 仁浦開寶二年從征太原遇疾而卒諡宣懿以子咸信尙太宗女永慶公主追封齊王咸信積官至保平軍節度使平章事 具官 庚寅趙普拜相 自樞密使檢校太師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閱散同功歸馬遂隆於周道蕭張協力斷蛇因鑒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 具官 功參締造業茂經綸象

緯之純精契風雲之良會泊贊樞機之務歷陳帷幄之謀沃心
方佇於嘉猷調鼎宜膺於大用俾踐台衡之任仍兼書殿之榮
爾其罄乃一心熙予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夙夜在公
勉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脩

范質等三相罷遂相趙普上既除普及樞密使李崇矩乃
無宰相署勅普因入奏其事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字
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乃使問翰林學士講
求故實質儀曰今皇帝開封尹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
從儀言乃命皇帝署勅普既拜相事無大小皆決於普
太祖待普如左右手是日監脩國史故事宰相兼勅皆用
內制處分今止用勅趙普監脩國史非舊典也蓋失之
五年三月除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充昭文館大學士

編年錄卷一 七

敬德錄卷一

自唐以來方鎮多以賦入自擅而上供貽鮮場院率令
部曲主之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輸額之外輒歸己或
私納貨賂以事貢奉用冀恩獎普勸太祖革其弊方鎮關
帥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諸道置
轉運使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自是利歸公上矣又數遣
使者分詣諸道選本道兵曉勇者籍其名送京師以備宿
衛教習精練太祖每御便殿觀試之不數年兵甲精銳
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普爲曹彬潘美可用其後太祖
征嶺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國卒平普佐太祖
太宗定天下平僭僞大一統當其爲相每歲歸第則亟闔
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
翼且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爲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

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普獨相凡十年沉毅果斷以天下
事爲已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爲官不
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
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奏之上
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

世多言本朝任相不專
自罷坐論之禮始嘗觀趙普相太祖十年雖置參知政事
而不押班不知印普亦自信不撓說用成功上嘗欲使天
雄節度符彥卿典兵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之請見事
遂中止又嘗怒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贊欲誅之普以爲不
可上怒猶未解普開陳愈切竟納其言兵權所在人臣最
難言而趙普能符彥卿成命於已行之後貨重贊之死於
將戮之時任相猶謂之不專乎

編年錄卷一 八

敬德錄卷一

同日李崇矩樞密使自官職北院使古監門衛大
制日出司財賦既彰幹蠱之功入掌樞機宜舉肅肅之典
夙懷器業久著勞能守素履以不逾秉純誠而益固泊居近
列兼筭利權均用愛人不加於常賦濟時成務但見於豐財考
績斯多陟明惟允是用擢升省密特示倚毗參予帷幄之謀
爾彌綸之效沃心造膝朕有望焉勉服訓詞無忘率勵
崇矩字元靖上黨人始樞密中書門下同一幕趙中令未
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
析之迄今不改
知以故多成疑貳然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之論用分宰
相之權

己亥王仁贈樞密副使 自內客省使樞密院承旨除

仁瞻字子豐唐州方城人初永興軍節度使劉訥薦其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下及授禪遂擢用之四月乙丑薛居正呂餘慶並參知政事

並自樞密院直學士兵部侍郎除

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餘慶世本燕人太祖初即位

以歸德軍興王之地居正遂自觀察判官權爲給事中累

遷兵部侍郎太祖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在幕府及即位

累遷兵部侍郎是年初置參知政事爲宰相副貳命居正

及呂餘慶爲之三年二月餘慶以參知政事出權知成都

府時蜀初平以執政蒞藩自餘慶始也開寶五年以參知

政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並爲西頭供奉官是年

編年錄卷一 九

第二

十一月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

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南劍南諸州水陸

轉運使事上欲爲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

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

參知政事遂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

本官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

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埽位於宰相勅尾署銜降宰

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

也至開寶六年上因雷有鄰上章告普私庇堂後官始有

疑普意普恩益替六月壬寅始詔參知政事陞都堂與宰

相同議政事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更知印押班奏事

以分其權

長

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僕射知政

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證爲秘書監參預朝政

蕭瑀爲特進參議政事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

求爲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皆宰相之任也又高宗欲用郭

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尙淺未

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以

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

大夫亞相爲對辭以參知政事爲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

議者惜之太祖始命參政與宰相互相知印時議者謂穀

爲失然唐參知政事固宰相之任曾何以爲百王不易之

制殆稱謂適同爾官制輕重因時蓋可見矣

乾德五年丁卯

正月甲寅王仁贈樞密副使

編年錄卷一 十

第二

議王全斌王仁瞻等罪詔曰王全斌等出總偏師遠征全蜀銳

旅才臨於劍外降書已至于軍前朕念其伏罪畏威祈哀請命

尋頒詔旨務在撫綏應孟昶宗親及僞命官吏諸軍將士一境

生民並令安存不得驚擾而全斌等違吾約束侮乃憲章專殺

降兵擅開官庫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羣盜之

充斥以至再勞徵發方獲平寧泊命抽歸尙欲含忍而訴冤者

日擁國門今且據先次有狀隱落金銀犀玉錢帛一十六萬七

百餘貫文受僞蜀臣寮賂饋九萬餘貫擅打開豐德庫門除點

檢外諸色納虧欠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喚王全

斌王仁瞻崔彥進與訴索錢帛等人質正而全斌等具伏其令

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罪以聞本朝大

仁贍自乾德二年正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正月罷在樞密凡三年初詔王全斌等平蜀以仁贍爲西川行營都監及蜀平而全斌等違約束殺降兵以致郡盜充斥諸將還仁贍歷詆諸將冀自免上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爲邪仁贍皇恐不能對以其新有功不欲付獄吏令中書門下省追問皆具伏所取受隱沒爲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詔御史集百官議全斌等罪當死上特赦之

月乙丑沈義倫樞密副使自西川歸軍轉運使給事中遷戶部侍郎除

義倫字惠恭陳留太康人各上一字避太宗舊名後去之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繼領滑許宋三鎮皆從焉既

編年錄卷一十一

受禪遂擢用之平蜀之役義倫爲西川隨軍轉運使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獻者皆却之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時曹彬自蜀還上嘗從容問以官吏善否彬惟薦義倫可任上亦聞義倫清節過人故有是命義倫在樞府六年至開寶六年九月拜相

開寶五年壬申 乾德六年十二月改開寶元年

二月庚寅劉熙古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除

熙古字義淳睢陽人太祖領宋州節制熙古爲節度判官及受禪遂召用之

九月癸酉李崇矩罷樞密使爲鎮國軍節度使

崇矩自乾德二年正月除樞密使至是年九月罷在樞府凡八年時趙普爲相與崇矩分秉開政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厚相交結太祖頗不悅有鄭仲者客崇矩門下十年至是上書摭其陰事訴之于是罷崇矩及卒贈太尉諡元靖以子繼昌之子遵勗尙太宗女萬壽公主追封河東郡王遵勗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

開寶六年癸酉

六月庚申劉熙古罷參知政事致仕

熙古自開寶五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因足病以戶部尙書致仕執政凡二年卒贈右僕射

八月甲辰趙普罷相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編年錄卷一十二

凡以職事除授者皆由宰相去位則宰相不復用矣故宰相之職最重也宰相之職最重也宰相之職最重也

制曰代天治物厥功已成仗鉞臨戎所委尤重雖窮諸而足賴且勞逸以惟均唯孟津介於河洛素爲輿壤况乃近藩爰命台臣俾分圖寄趙普昔在攝府實爲元勳始當草昧之初首贊經綸之業千載起興王之運十年居調鼎之司帷幄伸謀股肱宣力贊和萬業已施濟物之功鎮撫三城適表出藩之貴帥壇受任相印兼榮永隆屏翰之權更勵始終之節

普自乾德二年正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獨相凡十年

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是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

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至京師治第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

以聞太祖怒便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而王溥奏解之故事

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殿廬中太祖問普子承

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自崇矩罷上於普稍

有間普又嘗以隙地私易尙方蔬圃以廣其居及營邸店

翰林學士盧多遜因召對屢改其短會雷德驥子有鄰怨

普之擠其父求所以報普時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爲姦

賊有鄰于是擊登聞鼓訟堂後官私事皆普庇之太祖怒

今下御史府按治各抵罪上始有疑普意矣普自是恩益

替始詔參知政事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復詔薛居正

呂餘慶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遂罷去普嘗設

大瓦壺於視事前閣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

壺中束縋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

自普自乾德二年至開寶六年凡十年是後李昉

凡三年昉自開寶六年至太平興國七年凡十年是後

亦皆相繼而化元年呂蒙正

九月丁卯呂餘慶罷參知政事爲尙書左丞

尙書丞郎自兩省遷至者兩之百官之貴近與兩

餘慶自乾德二年四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九月罷執政

凡九年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李處耘首大用餘慶

略不介意餘慶執政時會普件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

爲辨析人稱其長者至是有疾上章求解機務故有是命

爲辨析人稱其長者至是有疾上章求解機務故有是命

爲辨析人稱其長者至是有疾上章求解機務故有是命

己巳薛居正沈義倫並拜相居正自史部侍郎參知政事除門

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居正拜相制曰財成天地者元后之道變理陰陽者冢宰之權

其有早踐嚴廊久參機務既著彌綸之效宜升輔相之資

正文作國華才爲人傑夙推雅望久服大寮朕自膺寶圖茂建

皇極酌用舊制簡求輔臣特命豫大政於萬機下丞相之一等

顧惟全德無忝明恩于今歷年厥有成績時庸之典無所吝焉

是用擢正台司仍兼史職懋官進秩真食增封於戲知臣者君

予雖慚於往聖以退佐主汝宜念於前賢永保令國以承休命

義倫拜相制曰輔弼之臣邦家是寄緝熙庶政必賴其嘉謀鎮

撫四夷實資於重德瞻機衡之近列有霸府之舊僚瞻佐命之

功俾當爰立委調二元之任允契具瞻

儒行飭躬貞規邁

俗保晏嬰之儉德富章質之經術自首逢興運歷踐通班掌漕

坤維清風播於遠俗詢謀密地素履光於盛時是用擢踐鼎司

倚爲國相正中樞之貴位冠仙殿之羣儒式重元勳且符公望

於戲創業垂統予方致於治平當國秉鈞爾宜思於經制務恢

遠略以贊不圖

居正開寶九年十月除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昭文館

大學士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十月除守司空義倫開寶九

年三月上將幸洛陽以爲東京留守尋召赴西京十月除

尙書右僕射監脩國史太宗親征太原以義倫留守判開

封府事師還太平興國四年加尙書左僕射

同日盧多遜參知政事

楚昭輔樞密副使

楚昭輔樞密副使

多遜懷州河內人昭輔宋城人 多遜博涉經史嘗伺人主意太祖好讀書每問書中事多遜伺知應答無滯太祖寵異之執政三年至九年十月拜相 太祖初典禁衛軍召昭輔置左右及即位以其有心計遂擢權判三司至是除樞密副使開寶九年以樞密副使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瞻分領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闕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 樞密使副兼領宜徽南北院自此始

二月庚戌曹彬樞密使 自宜徽南北院使錢成軍節度使除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充

彬字國華真定人太祖伐江南彬進圍金陵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既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尙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復力戰邪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未幾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賞江南之功也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彬初以節度使爲樞密使不罷旄鉞至是加同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卽罷旄鉞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以郊祀恩加檢校太師四年十月以平定太原加兼侍中

編年錄 卷一 十五

教鄉校書

宋宰輔編年錄卷二

徐自明 誠甫

太宗開寶九年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十月庚申盧多遜拜相

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同

太宗以十月癸丑即位庚申多遜拜相太平興國四年十月除兵部尚書

同日楚昭輔樞密使自樞密副使除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以郊祀恩加檢校太尉四年十月以平定太原加檢校太師

太平興國四年己卯

正月庚寅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

自樞密直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

熙載字凝積洛陽人太宗初領泰寧節度辟爲掌書記及編年錄卷二

即位遂擢用焉是年除簽書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自熙載始四月庚戌除樞密副使

兵部錄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至太宗初初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中郭遵以檢校太尉同簽書樞密院事官制沿革

太平興國六年辛巳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

居正自開寶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六月薨于位相太祖

三年相太宗六年方入奏事疾作輿歸而卒年七十贈太

尉中書令謚文惠咸平二年配享太宗廟廷居正操行方

正爲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

九月辛亥趙普再入相

自太子太保除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

制曰協比耆德皇王之大猷圖任舊人邦家之令典其有功高

維報望著嚴廊出領番宣入奉朝請與望所屬嘉言孔彰宜膺作儒之求再授秉鈞之寄趙普建邦元輔命世偉才早踐台衡載更時序蕭何畫一之法著於廟堂甘盤舊學之臣屈在班列朕方寤寐良弼寅亮天工詢于元龜歷選羣后用煩舊德弼予眇躬外以鎮撫四夷內以平章百姓康濟庶務常思舟楫之言品題羣材俾適輪轅之用佐佑寡昧臻于治平毋使丙魏房杜專美於前代也

太宗即位以普爲太子太保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上寤拜司徒侍中封梁國公廷美廢多遜南遷普之力也

同日石熙載樞密使

自刑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戶部尚書充

制曰文昌之設益重於六官溫室之任聿參于萬務自非忠謹編年錄卷二

敦厚溫恭明允則何以追武帳之三接贊鴻樞之百度職茲有密以奉諭思我之得人無愧前古熙載挺生間氣符會昌期早事初潛屢進苦口之說泊參樞近益勵匪躬之誠進思盡忠言必循理補袞無闕循端益恭朕之使能人實受賜用尊名數式示倚毗俾兼喉舌之司以重股肱之寄往踐樞軸必也正名克勵乃誠同底于道

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十一月癸丑楚昭輔罷樞密使爲左驍衛將軍

昭輔自開寶六年九月除樞密副使九年十月拜樞密使至是年十一月罷在樞府凡十年昭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私然無他材略至是以足疾就第在告數月始命石熙載代其任會郊祀畢乃有是命及卒贈侍中

證景襄真宗祀臺回再贈中書令

太平興國七年 壬午

四月甲子寶鼎郭贊並參知政事解自右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正議大夫本諱讚大夫避太宗諱國朝給事中書舍人右諫大夫並保兩省官給事左諫議大夫門下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

諱中書

柴禹錫樞密副使自如京使陳宣徽北院使兼

解字日彰荊州漁陽人贊字仲儀開封人禹錫字元圭大

名人 解父周諫議大夫禹鈞五子曰儀儼侃解儻皆相

繼登科時人謂之寶氏五龍解先與賈琰同在太宗幕府

琰便佞希旨解常疾之太宗與諸王宴射琰頗稱贊德美

詞多矯誕解叱之太宗不樂因罷宴遂出解知涇州既大

用太宗謂曰汝自揣何以此解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

編年錄

卷一

三

敬鄉樓遺書

第二

於際遇太宗曰非也以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十月

卒詔視朝贈工部尚書解喜同幕丁顯子謂謂尚幼解

以女妻之後果至宰相 贊自太宗任京尹時得侍讀藩

邸及即位遂擢用之 禹錫亦事太宗于晉邸太宗以藩

府之舊多訪以外事遂告秦王廷美陰事故寵用之八年

六月遷宣徽南院使

戊辰歲多遜罷相實授兵部尚書

制曰調梅作嶠中外之所瞻加膝墜淵古今之攸戒矧於輔相

之任必全進退之宜具官威 早中科名亟更臺閣久迴翔於近

列簪際會於先朝擢預中書俾參庶政泊予臨御首正台衡補

哀之効蔑聞由徑之蹤盡露節虧忠肅道有依違尚塵廊廟之

榮曷厭播紳之論爰伸念舊用示匪瑕俾領夏官以奉朝請用

全終始之義以彰廣大之恩

多遜自開寶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為相凡八年

趙普為相多遜屢短之于上前普由是罷相多遜在相

位普之子及親屬多為所抑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

譏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

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多遜坐秦王事責下御史劾

其狀得實詔文武常參官集議之太子太保王溥等參議

言多遜身處台司心懷顧望大逆不道于紀亂常上負國

恩下虧臣節請削奪官爵準律誅斬有旨配隸崖州充長

流百姓

多遜削奪官爵配隸崖州制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

將而必誅兵部尚書 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泊于臨御首正台衡

編年錄

卷一

四

敬鄉樓遺書

第二

職在變調任當輔弼邦家之務一以咨之朕既倚成汝合思報

面乃交結藩邸窺伺君親指斥乘輿謀危社稷大逆不道非所

宜言因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跡共露具獄已成既有司之定刑

俾外廷而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汗流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

尙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

有負非我無恩爾羣臣當體茲意其慮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

封贈妻子官封並宜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隸崖州充長流

百姓仍終身禁錮縱更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期周以上親屬

並配隸遠州郡禁錮

庚辰沈倫罷左相實授工部尚書本名

制曰沈倫頃自諸生幸逢興運亟登廊廟遂踐鼎司閱閱無聞

際會斯極泊于臨御尤所倚毗七年于茲恩寵備至所宜盡心

竭慮知無不爲使內外和平奇愿不作此宰相之任也昨慮多遜包藏逆節結構異端豈無姦邪之謀見于舉措之際汝則與之同列積有日時安然坐觀曾不先覺檢其醜跡上演朝經離我友于之親傷我寬仁之德貪榮竊位於汝安乎雖復謝病引年拜章上綬倘更優其爵秩何以肅於摺紳非我無恩蓋全大體六卿之任位望特隆深屈憲章粗伸警勵其子都官郎中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

倫以開寶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相太祖凡四年相太宗七年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已先是倫與盧多遜同列多遜坐秦王廷美通謀事發而倫前已病在告求致仕責其坐觀同列檢其醜迹乃至於貶後請老復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贈侍中諡恭惠

編年錄 卷二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太平興國八年 癸未

正月戊寅曹彬罷樞密使 自侍中罷爲天平軍節度使

制曰萬機執掌溫室之任斯勤十乘隱麟齋壇之寄尤重式均勞逸用示倚毗 具官說禮敦詩體仁利物臨事克彰於忠謹接下彌盡於謙恭兩朝備器於腹心終日不離於帷幄折衝千里雖藉樽俎之籌節制百城宜分旄鉞之任輟茲禁中之位賜以汶上之田式勞申伯之蕃宣毋忘段木之偃息

彬自開寶九年二月除樞密使至是年正月罷在樞府凡八年酒坊使彌德超驟被委遇上急變云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又誣彬有不軌之謀太宗頗疑之彬不自辨遂有是命趙普嘗薦彬見太宗因爲辨其誣太宗大悟德超既得罪而待彬如故其後太宗從容謂普自愧聽斷不明普

對曰陛下知德超有才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太宗於是釋然繼封魯國公

己卯王顯彌德超並樞密副使 顯自東上閤門使遷宣徽南院使兼北院

顯開封人德超滄州人少皆嘗給事太宗於潛邸德超既

誣曹彬彬遂罷顯與德超爲南北院使並兼樞密院副使

二月庚申宋琪遷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遷左諫議大夫除

琪范陽薊州人太宗爲開封尹琪爲府推官禮遇甚厚及

卽位遂擢用之七月庚辰加刑部尚書班參政李昉上執

政未幾一年十一月拜相

四月丁亥彌德超罷樞密副使 開封官

編年錄 卷二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制曰 具官彌德超開封常材斗筭小器朕昔在藩府嘗齒中涓泊入

禁於丕圖亦累遷於近職錄其尺寸之效陞于宥密之司而高則疾顛盈而亟覆詎謂同列指斥朕躬爲臣若斯於法何追朕求治斯切益急於用人引咎實深詎忘於有罪御史閱實有司定刑合憲嚴誅以懲魑魅凡爾在位體茲好生其彌德超在身官爵並宜削奪其一家配隸瓊州禁錮

德超在樞府纔數月德超嘗上急變巧誣曹彬以他事太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使德超謂事成期得樞密使及是失意居常快快嘗詬王顯等曰我爲國家言大事有安社稷功但得如纓許大名位爾等何人反在我上度上無執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之太宗怒令鞠其事故抵於罪

六月己亥王顯樞密使自宜徽南院使樞密

制曰漢以尙書平章奏議魏以中書參掌機密邦國之務率繫

於樞衡軍旅之謀多出於帷幄授受之際厥惟艱哉具官器量

恢宏襟靈秀拔雪事藩邸備極公忠累踐榮班遂膺顯用風雨

如晦益勵匪躬之誠夙夜惟寅愈定致君之志樞密之任獻納

攸宜宜正名稱用伸毗倚益堅許國之節式副知人之明

七月辛未郭贊罷參知政事實授秘書少監

制曰具官贊筆持橐獲侍於初潛曳組鳴珂久塵於清切頃奉

台席實代天工而啓沃蔑聞尸素斯極飲酒過量自貽沈湎之

譏發言無稽益彰容易之態所宜左降尙屈典刑

贊執政凡一年曹彬爲彌德超所譖贊爲辨其誣宰相趙

普因是重之遂不次擢用至是以晨朝被酒遂致罷黜尋

編年錄卷一七

知荆南府真宗卽位累遷禮部尙書及卒贈左僕射諡文

懿贊長者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

庚辰李昉參知政事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尙書除守本官充

太平興國五年置文明殿學士官制

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郭贊既貶中書惟趙普宋琪時普

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工部尙書李昉宿舊上欲用

昉參政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加琪刑部尙書昉守參知

政事昉執政僅半年十一月拜相

六部尙書以吏部爲冠兵部次之戶部次之刑部又次之禮部又其次而工部居下

八月庚戌石熙載罷樞密使右僕射

制曰有密之務蓋總於萬幾師長之任實委乎百揆職事斯設

在勞逸而則殊名器所先固授受而惟允具官石達議兼濟偉

量旁通早在初潛實預賓佐章弦之戒動靜有常金石之誠夷

險如一自總樞軸屢進讜言方參帷幄之謀遽嬰寒暑之病抗

章引退澁懇彌堅宜推加等之恩卽俟有瘳之喜勉思頤養式

副倚毗

熙載自太平興國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四月除樞

密副使六年九月除樞密院使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

五年熙載以足疾多請告太宗幸其第臨問久而不愈遂

抗表求解機務故以優禮罷卒贈侍中諡元懿熙載有文

學立朝無顧避稱薦善人有長者之譽與薛居正配享太

宗廟庭子中立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

十月己酉趙普罷相自司徒兼侍中罷爲檢校太尉兼

制曰入總國政實冠三司之崇出分閭寄事當二老之任所以

編年錄卷一八

推恩禮於輔弼伸倚注於勳賢斯爲大猷豈敢虛授趙普挺鍾

間傑富稟誠明草昧之初締創之功夙著巖廊之上啓沃之效

居多朕疇咨老成參用舊德再授鹽梅之寄用師藥石之言彌

縫之績既彰調燮之勤斯著煩我耆艾職茲樞衡授以蕃宣均

其勞逸用加掌武之秩以增衛社之雄大啓南陽夾輔王室

普自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再入相至是年十月罷再相凡

二年普罷時太宗眷禮甚厚作詩餞之又謂之曰普於國

家有勳力朕疇昔與之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俾

之善地臥治云雍熙三年移山南東道節度使自梁國公

改封許國公

十一月壬子宋琪李昉並拜相自刑部尙書參知政事並本官同

中書門下

制曰平章百姓唐堯所以時咨總領衆職漢宣由是致治非賢
罔又得士則昌幸求經濟之才爰授諸之任枚卜斯九成命
是行具官字量冲深規模宏遠具官鬱有公望久服大寮而皆
罄竭謨明裨贊樞輔君臣之際人無間言公家之事行有餘力
脩經術以自輔體方直而靡渝是用擢正公台職茲調變朕所
注意不假審象之求汝則致君更思補袞之効唯用虛已竚茲
沃心欽若訓詞往踐乃位並相

琪自庶僚一歲中爲宰相其速如此防初與盧多遜善待
之不疑多遜屢譖防防曰盧與我厚不爾於是上語及多
遜事防頗爲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防始
悟上由此益重之防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
政記進御自防始長雍熙元年十一月南郊畢琪遷門下

編年錄

卷二

九

敬鄉樓並書
第二編

侍郎昭文館大學士防遷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太宗始
卽位詔秦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至是詔自
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頓首請遵故事上
不許琪等又叩頭固辭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
羣官禮絕藩邸之設亦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尙幼欲其知
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謝今宰相班在諸
王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除自翰林學士遷左諫議
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除

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至字言幾真
定人穆文學操履爲太祖所知太祖嘗謂盧多遜曰李
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曰穆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
仁者必有勇也穆等既並命對于玉華殿上謂之曰朕爲

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
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茲獎擢惟公也朕思閭里間每
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思
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皆再拜謝長穆執政未幾丁母憂
不數日起復本官穆固辭不得已視事未終喪而卒太宗
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潔己守道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
方爾擢用遽茲淪謝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輟視朝贈
工部尚書呂蒙正舉進士第一執政四年端拱元年拜相
同日張齊賢王沔同簽書樞密院事並自樞密直學士
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沔字楚望齊州人雍熙元年十

編年錄

卷二

十

敬鄉樓並書
第二編

行卽有此授初太祖幸西都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
至便坐令而陳其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
旨齊賢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
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
決欲置於高等有司偶失掄選第在三甲之末太宗不悅
及注官有旨一勝盡與京官通判齊賢釋褐授將作監丞
通判衡州不十年爲相

雍熙二年乙酉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改雍熙元年

十二月丙辰宋琪罷相

爲利部

制曰王者欽若大猷允釐庶政必籍台輔以張化原上所以變
理陰陽下所以康濟黎獻唯公是務與衆共之其或時望有虧

物情未允進退之際公議在焉具官早以時才當依藩邸荐更歲月久効官常泊朕繼成載懷求舊攀附鱗翼騰躍風雲擢於會府之中處以公台之任而識非遠大望屈具瞻曾無端議之稱但有諛諧之謂朝章政典無所建明百度彛倫如何式敘豈可以承倚毗之重當憂責之任哉宜以秋卿俾還相印進退之禮不謂無恩勉務欽承自求安逸

琪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拜相至雍熙二年十二月罷入相凡二年樞密使柴禹錫同罷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事不獲已方行此命朕欲展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中上言願易園闌中官邸朕極不樂自此朕薄其爲人乃潛與宋琪相結爲琪請流人盧多遜第朕命即賜之多遜犯罪籍沒爲宰相復請居之不避惡名

編年錄

卷一

十一

教鄉樓書

豈大臣之體乎然不欲暴其狀止以諛諧無大臣體罷云錄琪有更能而寡學識在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于請必面折之後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諡惠安

國朝宰相著者十八宋惠安八十其後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公八十而薨貶秩葬師垣亦八十不節不節全有富貴考終

同日柴禹錫罷樞密副使

自宣徽南院使罷爲左院衛大將軍

制曰樞密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無加於此苟與情之未洽在公議以難安具官柴禹錫早自中涓升于近侍載承求舊之寵驟遷有密之司而不能盡瘁于事傾軫乃誠苟且因循孤予委遇退居散地猶示優恩尙參翊衛之榮無忘欽承之意

禹錫自太平興國七年除樞密使至是年十二月罷在樞

府凡四年

雍熙三年 丙戌

正月戊戌李至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罷授職部侍郎

至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二年至以目疾連表乞罷職養病詔不許固請從

之時賜月俸錢十萬

六月戊戌辛仲甫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給事中

仲甫字之翰汾州人

八月丁酉王沔張宏並樞密副使沔自左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除宏自樞密直學士

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

雍熙四年 丁亥

四月癸巳張宏罷樞密副使自樞密副使遷御史中丞

趙昌言樞密副使自御史中丞遷樞密副使

昌言字仲諤汾州孝義人時河朔用兵張宏循默備位無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北邊利害故兩易之羣

臣皆竦動云宏在樞府幾一年 王偁贊曰朝論以張宏循默故罷其政使與趙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職在觸邪而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面言之其

責豈不重哉循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事其時李至罷參知政事

自樞密使爲御史中丞蓋重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王安簡公皆是自樞密後遷今無爲之者

石林

編撰元年 戊子 雍熙五年正月改元

二月庚子李昉罷相爲尚書右僕射

制曰端拱崇資文昌右相蓋非賢而不授諒出綽以惟公告爾
具寮舉茲明命具官嚴鄭舊德文學名儒踐臺閣之通班素高
問望處鈞衡之大任久展謀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古人
之美今者轍從三事總彼六卿董齊喉舌之官載光北斗領袖
搢紳之列首冠南宮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異數
適尊於表著瞻懷別視於股肱佩服渥恩優游名器恭踐厥位
惟往欽哉

昉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與宋琪同拜相至是年二月
罷入相凡六年 先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李昉身任
元宰屬北戎入寇不憂邊思職但飲酒賦詩并置女樂等
事上以方講籍田稍容忍之於是召翰林學士賈黃中草
制授昉右僕射罷政且令黃中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表

編年錄卷一十三 敬德樓書

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遷非黜責之義
也若以文昌務簡均佚為辭庶幾得體上然之

同日趙普呂蒙正並拜相普自檢校太師兼侍中
呂蒙正自檢校太師兼侍中

普昭文相制曰尊賢養老上古格首念舊錄勳前王令典而况
再登廊廟三秉節旄始終不易於純誠出入咸膺於大用爰囑
茂德用降徽章具官大昂儲祥維嵩挺秀翊天飛之景運名冠
公王蘊台輔之嘉謨功書簡策早從黃閣旋擁高牙隆中盡偃
於仁風峴首更歌於善政加以心惟許國道在安民封章屢納
於忠言致理率陳於正道佐予涼德繁乃宗臣朕所以卜在會
朝委之論道彝倫未敘將俟於緝熙庶政闕然佇期於寅亮是
以輟從藩輔復踐嚴鄭加帝保之崇資冠鸞臺之舊列咨上公

而詢庶政彌切倚毗昌洪業以永承圖更資光輔

蒙正拜相制曰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
弼代其功所以端拱仰成垂衣致治建千年之昌運追三代之
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再罹寒暑秉純誠而
無替初終宜推爰立之恩式副至公之選具官呂 四氣均和五
行鍾秀蘊濟時之明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代之宏材守之以淵
默凡膺體試早振芳猷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瞻
茲大體久鬱具瞻爰資作嘏之功用正秉鈞之任崇階駁貴列
爵增封兼脩太史之書載踐地官之秩爾宜周旋庶政左右眇
躬緩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普至是凡三入相上親耕籍普表求入觀太宗從其請禮
成册拜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

編年錄卷一十四 敬德樓書

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
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
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
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輩
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長普次子趙承煦自襄州衙內
都虞候為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為求官上特命之普嘗
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
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汝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有
密升朝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子為
六宅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先是
盧多遜為相其子雍即授此官後遂以為常呂蒙正固讓
止授九品京官將作監丞因以為定制長

宰相子止授九品

本朝三入相者趙王呂文穆有終極之文

同日王沔參知政事戶部侍郎除

張宏樞密副使工部侍郎除

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自客省使遷宣

宏前已爲樞密副使後以循默無所建明乃用御史中丞

趙昌言爲樞密副使而改宏爲御史中丞至是復爲樞密副使

守一初爲晉邸涓人太宗即位遂擢用之守一在樞府

歲七月是年九月卒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三月甲戌趙昌言罷樞密副使自工部侍郎轉資政

責趙昌言等詔曰朝廷設爵位以待賢能明刑法以馭羣下苟

同邪之自露在典憲以宜行昌言趙早以微才擢居重任許謨

編年錄卷二十五 敬鄉樓書

之效未見於盡忠險詖之蹤頗聞於植黨交結非類玷辱清朝

合首從之原情正刑書之顯戮特寬窮究以示包荒俾出佐於

藩垣仍不奪於章綬曠予之待士無愧於至公爾之戴君頗乖

於誠節宜思自咎勿謂無恩

昌言在政府幾一年昌言與戶部侍郎陳象輿刑部郎中

董儼知制誥胡旦直史館梁顥厚善四人日常會於昌言

之第故京師有陳三更董半夜之語旦又作大言怪誕之

詞使翟馬周者上之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爲大臣力

舉且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俾昌言內爲之助會京尹許

王廉知其事白之太宗大怒捕馬周繫獄究治流海島昌

言與旦等皆貶黜云

編年二年己丑

七月己卯張齊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簽書樞

張遜簽書樞密院事自鹽鐵使遷

遜博州人太宗在藩邸得隸帳下及即位遂擢用焉時

中書門下言所錄時政記緣皇帝每御前殿樞密院已下

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裁製嘉言無由聞知慮成

漏略自今樞密副使二人逐旋抄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

使張宏張齊賢同抄錄自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爲

一書而授史官副使知院二員同掌之

淳化元年庚寅歲次三年正月改淳化元年

正月戊子趙普罷相充西京留守河南尹

制曰帶河之誓蕭相首於羣臣分陝之寄周公冠于二老矧乃

編年錄卷二十六 敬鄉樓書

功宣締創績著嚴廊懇辭金鉉之榮願遂安車之志不加殊禮

曷報茂勳趙普字彥淵深風規震肅翊戴先帝實有佐命之勳

弼諧中人益見匪躬之節而自再持將鉞三冠鼎司嚴假宣猷

寅恭協德小大之務知無不爲夙夜之勤浸以成疾事遽賜告

之典懇陳避位之言喻之再三終不可奪登洛之地成周舊壤

王畿之廣實切於保釐京邑之重尤瞻於表則乃兼八柄之秩

往撫千里之邦勉荷寵章式資臥理

普自端拱元年二月三入相至是年正月罷居相位二年

初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驟進人望未允藉普舊德以鎮

之遂再用乘政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治事

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

等遂稱疾篤三上表致仕上不得已以普爲西京留守河

南尹加中書令懇辭再四太宗賜手詔曰開國元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毋至固避俟首途有日當就第與卿為別普捧詔涕泣力疾請對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以衰病再乞骸骨進位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令於西京私第養疾

射肅宗以三師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之官及宰臣官至親世不拜仍自稱趙王五王以勳文公蓋博以年得之外廣致仕可見國重太師官也

淳化三年太師魏國公趙普卒年七十一太宗聞訃震悼謂近臣曰普國初元勳事先帝與朕最為舊故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之臣因出涕贈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諡忠獻輟視朝五日命右諫議大夫范杲持節護喪事至道

編年錄 卷一 十七

二年進封韓王咸平二年二月配饗太祖廟庭普之子孫至今顯榮不絕

國朝西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只封皇之期親為王其近親以年勢久次止封郡王而已至於贈典非后之父祖亦不預王爵惟祖宗以趙忠獻佐命興邦以建宗社若若孫亦之封秦王潘美之封鄭王雖功亞趙忠獻終緣有若孫為后而得之

淳化二年 辛卯

三月乙丑辛仲甫罷參知政事

仲甫自雍熙三年六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執政

踰三年仲甫從容自守而已至是以足疾罷出知陳州後

告老致仕進太子太傅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諡康節

四月辛巳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

齊賢執政凡七年九月遂拜相 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

恕為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祖深器之曰真鹽鐵使也太宗即位遂大用焉

同日張遜溫仲舒寇準並樞密副使

密直學士溫左

仲舒字秉陽河內人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

同日張宏範樞密副使

宏自端拱元年二月復為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密

一年餘後進工部尚書卒贈右僕射

九月丁酉王沔陳恕並罷參知政事

沔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

八月除樞密副使端拱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

罷執政凡八年恕自淳化二年四月除參知政事至是亦

編年錄 卷二 十八

罷執政纔數月 自趙普出守西洛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聰察敏辨善敷奏有適時材用先與張齊賢同被進擢掌樞務頗不協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為副使參知政事陳恕筭鹽鐵性苛察亦嘗與沔忤於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羣官有以中書事告齊賢等左司諫王禹偁上言

中書樞密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並於政事堂同見以防請託沔心喜即奏可下其事左正言謝泌上言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百執事於都堂無解衣之暇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宰相府請求之門豈無它徑乎上覽奏嘉歎即

命追還前詔事遂止河又以弟淮故數爲樞密使寇準所
詆上亦寤河任數好詐非廊廟器詔書切責之忍執政未
幾以洩禁中語遂與河同日俱罷河性苛刻不以至誠待
人羣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

晉怨矣

乙亥呂蒙正罷相 自戶部尚書罷爲吏部尚書

制曰宰相之任所以代天工執 柄內以平章百姓外以鎮撫
四夷華夏具瞻安危攸繫其有奸譖獻納蔑聞苦口之言朋黨
比回深失蒼生之望宜行策免以肅朝經具官呂擢自單平累
遷清要驟登三事于茲九年所宜盡瘁公家屬精庶政任當補
衰而曷嘗有聞知在挈綱而會無所守但務引援於親姻事思
澄汰於品流竊祿偷安莫斯爲甚臣瑕垢誠合自知儻更倚

編年錄

卷一

十九

教諭書

於弼諧是自貽於蒙蔽政之有闕悔不可追用全進退之宜式
表始終之分尙居會府俾領天官允謂優隆勿忘循省

蒙正自端拱元年二月與趙普同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凡
四年先是上封事者言立儲貳事太宗謂近臣曰此事朕
自有時耳會正言宋沆等請建立許王元僖詞意狂率沆
乃蒙正妻族遂斥爲團練副使又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
州坐贓免有爲紳營解於太宗謂蒙正以舊憾文致其罪
卽命復紳官而蒙正亦不自辨至是緣宋沆事罷免後因
考院得紳舊事實狀黜爲國練副使蒙正復入相云

同日李昉張齊賢並拜相 昉自尚書右僕射守本官兼中書侍郎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昉齊賢並相制曰國家並建庶官歷選羣后聿求公輔之器付

以調燮之權上以增三光之明下以慰兆民之望參用耆老所
以坐鎮雅俗瞻咨俊乂所以垂拱仰成得人惟艱枚卜斯尤
李學窮細素識茂經綸久服大寮嘗居台席奉行故事蔚有賢
相之風師長庶寮事爲外廷之表具官張臨事能斷好謀而成
再總樞機備觀獻替勵蹇蹇之節知無不爲體恂恂之規動必
由禮而皆久積問望深練謨明屬茲宵旰之勤宜符夢卜之選
是用並命陟於黃扉汝其澄汰九流緝熙百度以昉畫一之法
足以申昭舊章以齊實不貳之心足以斟酌元化同德盡瘁底
予于休當念致君於唐虞無使專美於丙魏服是休寵欽若訓

詞目後並相
各自一制

昉初以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與宋琪同拜相至端拱元
年二月以尙書右僕射罷是年九月復入相

編年錄

卷一

二十

教諭書

同日賈黃中李沆並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並

黃中字竭民滄州人沆字太初洛州人 黃中年六歲中
神童十五歲舉進士沆初判吏部銓因侍宴太宗目送
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不數月遂與黃中俱蒙大
用

癸卯王顯罷樞密使 自檢校太師黃中兼知開封府

制曰裨贊元首實賴於股肱緝熙庶務允歸于樞軸苟依違而
無狀必黜陟之是行具官王顯早自中涓亟陞近列一掌樞務十年
於茲參幃幄之籌曾無補職之効居負乘之地實有致寇之虞
而乃植立私黨素撓紀綱蔽賢傷善固寵偷安蓋非據之使然
於盡瘁而何有揣斗筭之器既有覺於滿盈畏播紳之言始懇
求于引退朕以情深念舊志在包荒百拜祈恩有足哀者九命

作牧舉而授之勉思全度之仁無忘惕厲之戒

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兼樞密副使六月遷樞密使是年九月罷在樞府凡八年顯自三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無與爲比居位僅十年屬蕃戎寇邊河決近郡機務煩急朝夕咨訪顯無謀略不任職太宗切責之顯再拜謝過遂有是命

甲辰張遜知樞密院事

溫仲舒寇準同知樞密院事遜與仲舒準並自樞密院副使除

知院同知院之名自此始遜與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爲之秩與副使同未卽真則稱檢校淳化四年癸巳

六月丙寅張齊賢罷相自吏部侍郎罷爲尚書左丞

編年錄 卷二十一 第二十一

制曰居元首者實賴於股肱濟大川者必資於舟楫其有自陞廊廟載歷星霜粗彰夙夜之勤宜全進退之禮具官張齊賢術策名清途久參宥密之司嘗委折衝之寄每好談於方略輒自許於功名驟遷鈞軸之權尋正變調之任疇茲俊德輔佐眇躬而力不逮心名浮於實况多居於假告特宜解於鈞衡俾還左轄之崇資勉奏南宮之故事

齊賢自淳化二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居相位僅二年先是殿中丞朱貽業參政李沆之姻與諸司副使王延德同監京庾延德託貽業白沆求補外官沆以語齊賢齊賢以聞太宗曰延德嘗事晉邸不自陳而輒干執政遽召見責之延德言未嘗有請遂召齊賢質之齊賢言得於貽業而貽業不以實對齊賢不欲援沆爲證乃自引咎由此

太宗疏之遂至罷相事涉千請而辭連參知政事李沆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美之

壬申張遜罷樞密副使知院事自宣徽北院使授右領衛將軍

寇準罷樞密副使同知院事自左諫議大夫罷守本官

遜罷樞密副使曰具官遜早在初潛備觀勳蓋尋遷近列營總利權倚其帷幄之謀擢在樞機之地而乃植置朋黨交構是非貝錦之詞率彰於美非羣瓶之智已極於滿盈特推求舊之恩俾示從輕之典列茲環衛勉荷寵光

準罷樞密副使曰具官擢贊樞衡存更歲律雖頗彰於勤瘁而自援於悔尤交構是非煩謁公上所宜罷免勿忘省循

遜自端拱二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淳化二年四月罷樞密副使九月遷知院事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凡四年

編年錄 卷二十一 第二十二

準自淳化二年四月除樞密副使九月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凡三年 張遜素與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太宗將罷之至是準與溫仲舒偕行歸第有狂民舞蹈於馬前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善知準與遜有隙因奏言之太宗以爲詰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遜執王賓奏斥準詞氣悖厲互發其私上怒故貶遜而罷準

同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除

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自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呂端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除

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端字易直參政呂蒙正之弟禹錫太平興國七年四月嘗爲樞密副使雍熙二年十二月罷至是除知樞密院事 端執政二年至道元年四月

拜相

十月辛未李昉罷相

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

賈黃中李沆罷參知政事

黃中沆自給事中並罷守本官

溫仲舒罷同知樞密院事

自右諫議大夫罷守本官

昉罷相制曰變和陰陽輔相天地乘至公而貞百度熙庶績而

形四方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落沃無聞雖廊廟之

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敷詔旨用罷鼎司

具官昉夙仕昌辰孝隆華

貫朕嗣膺丕構渴見老成驟遷侍從之班再荷鹽梅之寄所宜

竭宣帝載啓迪皇猷竭智慮以代天工體誠明而操國柄歲時

屢換績用闕然朝廷損益之彝章宗社安危之大計瞻咨關決

屬在廟堂汝自處機衡曾無規畫墮化源而斯久孤物望以何

深朕纂服臨民慮心待理倘黃樞要務尙委於具臣則蒼昊景

編年錄

卷二

二十三

敬德樓書

靈懼貽于深譴宜免公台之重庶全進退之私俾長中臺尙爲

優渥

昉自淳化二年九月與張齊賢同拜相至是年十月罷再

入相凡二年餘黃中自淳化二年九月除參知政事至是

年十月罷執政凡二年沆自淳化二年九月除參知政事

至是年十月同罷執政凡二年仲舒自淳化二年四月除

樞密副使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罷在樞府

凡二年先是去年夏旱蝗因問關政太宗憂形于色翼

日雨昉等拜賀太宗切責曰久愆時雨何由而致昉與宰

相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慚懼上表待罪四年昉

以私家哀戚求罷不許後日召學士張洎草制除左僕射

罷相洎因上言近霖雨百餘日昉職在變調陰陽乘戾如

此而無歸咎引避之意矧中臺僕射之職百僚師長不減

於左低昂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

黜削以儆具臣太宗以昉耆舊不欲遽黜乃批洎奏守本

官奉朝請焉

後昉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太宗嘗謂

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

正子宗諱景德二年爲翰林學士及卒真宗悼之謂宰相

曰國朝宰相以聲名自立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黃

中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

門雖小心畏謹然執政循默政事多稽留不決物論以此

少之未幾遂罷卒贈禮部尙書

同日呂蒙正再入相

自吏部尙書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昔者虞舜之時優游於巖廊之上周武王垂拱而天下理

編年錄

卷二

二十四

敬德樓書

此無他術蓋得人而委之以政也因念萬機之務屬在中樞民

具爾瞻朕所注意是用瞻咨庶尹對越上玄敷求良材付以茲

任

具官呂蒙正卷懷經濟蹈泳中和而自踐歷華資弼諧庶政識謨

明之大體體勤瘁之小心出領天官坐鎮雅俗炎涼載賢望實

彌優方今百度將隆兆民思泰朕勵精更始昭德塞遠載詢廊

廟之訏謨用建朝廷之經濟若涉大水浩無津涯爰資髦碩之

賢再踐公台之位秉國鈞而建皇極允人望而代天工汝其薦

藥石之譴言輔茲不逮贊金玉之王度致於無爲弼予一人永

底于道

蒙正以端拱元年二月拜相至淳化二年以吏部尙書罷

是年十月再入相先是淳化二年呂蒙正罷爲吏部尙書

復相李昉是年昉罷蒙正復入相太宗因上元觀燈蒙

正侍宴謂蒙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庶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太宗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諒直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材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它日凡三問終不易其人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且言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太宗退謂親信曰蒙正氣量我不如而卒用蒙正所選者果稱職

同日趙鎔向敏中並同知樞密院事

鎔自樞密院使除都承旨遷宜徽北院使除敏中自樞密院

編年錄

卷二

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蘇易簡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遷給事中除

鎔澹州人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易簡字太簡梓州人鎔初以刀筆事太宗于晉邸及即位遂擢用焉敏中與張詠俱有時名太宗嘗飛白書向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臣者名臣也朕將用之矣與詠並爲樞密直學士遂決意大用易簡自知制誥除翰林學士充承旨易簡多振舉翰林故事太宗爲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易簡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復絕倫等或一日至三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執政乃以易簡爲承旨錫資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且俟檢其名望乃正台席而易簡以親老急于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得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

丁丑趙昌言參知政事

雍熙四年昌言嘗爲樞密副使因坐翟馬周事貶爲崇信軍行軍司馬後以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是年呂爲給事中參知政事

淳化五年

九月丁亥寇準參知政事

自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召除

淳化二年寇準爲同知樞密院事與張遜不協罷知青州太宗對左右數語及準有間言至終不能移上意也是年召爲參知政事因奏對切直太宗怒起準輒挽上衣留以俟處決太宗歎曰眞宰相才也又嘗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加給事中

至道元年乙未

淳化六年正月改元

編年錄

卷二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正月癸亥趙昌言罷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出爲川峽都部署

昌言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再執政踰一年李順搆亂太宗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既行有奏昌言無嗣息鼻折山根不宜遣握兵入川即詔駐鳳翔蜀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及卒贈吏部尚書諡景肅昌言善推獎後進嘗荐李沆以爲有公輔之器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賢相也昌言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

戊辰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除

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

同日劉昌言罷同知樞密院事

昌言自淳化四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月罷

在樞府凡二年太宗既寵用昌言或言其委母妻鄉里十年不迎侍者詔令迎歸京師昌言竟用是罷除給事中知

襄州卒贈工部尚書

四月癸未呂蒙正罷相自吏部尚書罷為尚書右僕射出判河南府

制曰邦國政治蓋出於中樞朝廷紀綱盡歸於會府矧乃端揆之任事居師長之崇苟非台鉉之賢曷慰縉紳之望具官呂挺生英氣符合昌期自光夢卜之求遂荷鹽梅之寄護明匪懈亮直不渝爰自天官再持政柄泊和鼎實時維老成朕欽若丕圖建用皇極雖彌綸大體固未協於康哉而勵翼小心亦備觀於勤止頗鬱隆平之望宜均勞逸之功長是中臺式茲百辟地高務簡足以養頤勉服寵光往踐通位

蒙正自淳化四年十月復相至是年四月罷再入相踰一

編年錄卷一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年蒙正既罷政入謝太宗曰僕射師表百僚朝廷重臣朕

以中書政事煩多俾均勞逸蒙正頓首謝

同日呂端拜相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制曰王者對越穹壤司牧蒸黎必求髦碩之賢實於輔相之任總領衆職俾朱紫之洞分鎮撫四夷使金革之不用夙夜宵密朝夕論思求其人乃命以位具官呂端簡直夷曠宣慈惠和挺王佐之偉才負人倫之碩望頃自擢參樞軸再歷炎涼運奇兵於廟堂詢謀惟允貢昌言於帷幄蹇謬可嘉適當求理之辰益見匪躬之節矧又周知大體多識舊章用晦而明中立不倚王商厚重既遠優於羌戎謝傳玄虛可坐鎮於雅俗宜踐公台之位允符師尹之瞻汝當思堯舜以致君無使其不及體黃老而行化用致乎無爲欽若告言以終令聞

二年正月南郊畢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三年四月真宗即位重恩除尚書右僕射監脩國史端歷官四十年始

大用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

異議一日內出手批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

聞奏

同日柴禹錫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罷為尚書右僕射

蘇易簡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參知政事罷為尚書右僕射

禹錫自淳化四年六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四月罷再

登樞府凡二年及卒贈太尉子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

主 易簡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

執政踰年易簡與同列趙昌言有隙多爭忿上前太宗頗

優容之又素與張洎不協頗爲洎所攻遂罷政事易簡性

編年錄卷一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嗜酒卒時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

同日張洎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洎滁州全椒人初仕江南李煜後歸朝洎與蘇易簡同在

北扉易簡被殊遇且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簡遂代爲參

知政事

甲申趙鎔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除

鎔與柴禹錫並掌機務禹錫出鎔鎔知院事

至道二年 丙申

二月庚辰李昌齡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昌齡字天錫應天府楚丘人

七月丙寅寇準罷參知政事為給事中

準自淳化五年九月再入政府踰年而罷先是郊祀行慶

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
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卽序進焉廣州通判左馮拯轉虞
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
嘗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
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陞惟節於拯上切責拯仍特
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準弄權爾
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
子以進上大怒準準持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
悅遂罷歸班尋出知鄧州

至道三年 丁酉

正月丙子溫仲舒王化基並奏知政事

仲舒自戶部侍郎除
化基自禮部侍郎除

化基字永圖真定人 時邊境多事上垂欲相仲舒而罷

編年錄

卷二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呂端會不豫仍止 初化基累遷左拾遺抗疏自薦太宗

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至是遂有此

除

同日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

惟清字直臣齊州人

同日張洎罷知政事

爲刑部
侍郎

洎自至道元年除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二年洎

性險詖好攻人之短洎諂事寇準準力惟挽之故同秉大

政既與準同列知太宗眷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

色變不敢辯由是罷政未幾洎亦疾罷尋卒

宋宰輔編年錄卷二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三

徐自明

誠甫

真宗 至道三年

四月乙未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

初李至以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雍熙二年

正月以目疾罷授禮部侍郎李沆以淳化三年除參知政

事四年罷歸故官守給事中真宗爲皇太子以至與沆並

爲賓客是年三月癸巳真宗卽位四月以李至爲工部尚

書李沆爲工部侍郎並參知政事沆再執政踰年咸平元

年十月拜相

五月壬申李昌齡罷參知政事自戶部侍郎兼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責昌齡等詔曰昌齡官李擢列台司預聞國政恣行請託深亂朝

編年錄

卷三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經可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昌齡自至道二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五月罷執政

踰年昌齡之貶坐與王繼恩胡旦謀立楚王元佐故也

六月乙巳錢若水罷同知樞密院自工部侍郎兼爲集賢院學士

史館集賢院調之三館集賢院有學士修撰直院校理官制沿革

若水以至道元年正月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罷執政

二年前上卽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告謝

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

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

心之所屬也遂以本官判集賢院事卒贈戶部尚書諡宣

靖

八月己亥曹彬樞密使自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依前官充

向敏中夏侯峤並樞密副使敏中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除自給事中除

嶠字峻極濟州人

彬除樞密使制曰朕資恭守位寤寐求賢邇懷三代之英用濟

萬幾之務咨諏舊德夾輔皇家具官彬歷仕三朝折衝千里有功

不伐惟善是師早自中樞出臨外閭奠邦撫俗嘉績藹然傳召

入朝體貌斯厚俾登樞近以弼事功書所謂心膺股肱茲有望

也

彬自太祖朝初拜樞密使太宗嗣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

居職八年出鎮天平後以北伐契丹攻涿州失利責右驍

衛上將軍至雍熙四年起彬爲武甯軍節度使真宗卽位

復平章事召入爲樞密使兼侍中罷旄鉞仍以向敏中夏

侯峤並爲樞密副使上謂之曰宥司要領尤重必素有名

編年錄

卷三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望端亮謹厚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

首敏中及嶠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材略

遇事敏速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

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在藩府最密故首加擢用焉

令曹彬赴中書禮上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將相特

寵異之

編長

同日趙鼎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南院使罷

李惟清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刑部侍郎罷

國朝特遇大臣終始恩禮前執政苟不以罪去有復爲三司使者御史中丞知通進銀臺司者兼秘書監者

銘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年四月知

院事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二年 惟清自至道三年

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亦以是年罷在樞府凡八閱月惟
清俗吏在西府無人望用是罷爲御史中丞惟清憐憫乃
肆情彈擊

咸平元年 戊戌

十月戊子呂端罷相爲太子太保

制曰朕以冲眇獲紹慶基台宰舊臣素所尊任而夙夜盡瘁
理愆和言念勤勞式申褒禮具官呂端朝之雋老人所具瞻茂同寅
亮采之勛罄送往事居之節允緊重德共守成規而體力未康
保頤是切不欲重煩於機務庶諸耆養於清明用解鈞衡載崇
天秩尙賢敘舊不其至歟

端自至道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十月罷相太宗凡二年
相眞宗踰年 上居憂日對輔臣於禁中每見呂端等必

編年錄

卷三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編

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願命元老
朕安敢上比先帝及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
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甚嘉納端久被疾詔
免朝謁累上疏求解至是得罷因入謝上謂端曰以卿有
假告不欲煩以政事庶就頤養凡在告三百日賜祿如故
卒贈司空諡曰正惠

同日張齊賢李沆並相齊賢自戶部尚書知安州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相沆自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齊賢拜相制曰王者司牧黎元誕敷於政典注意台宰登翊於
化源以爾具官張早事先朝歷登二府藹然碩望久服大寮肆
朕纂承熟聞風采爰旌舊德俾贊鴻機冠乎政庭付以樞柄使
予垂拱而治者茲有望於良弼也

沆拜相制曰朕奉若先憲思皇政經略濟治之賢光輔守成
之業詢於公論俾正台衡具官沆挺操寒淵含章博雅翊贊先聖
實護承華挹其肅哲之風資予輔導之益繼戎在始敷政是毗
堅明納忠練達成務俾膺爰立用副具瞻謹憲度而敘九功又
臣工而安四鄙勉於補職副此注懷

齊賢自淳化二年九月與李昉並相四年六月罷爲尚書
左丞至是自安州召拜復相二年十一月南郊畢拜門下
侍郎兼兵部尚書 沆既拜相二年十一月契丹寇邊上
幸河北命沆留守京師肅然南郊畢除中書侍郎四年三
月除門下侍郎五年十一月南郊畢除右僕射十二月以
宰臣呂蒙正李沆各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公三師左右僕
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學士宋白梁周漢草二相制書

編年錄

卷三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編

勿遽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
制止帖麻用印別書告賜之故沆初自門下侍郎加僕射
輒去其兼官蓋失之也 上之初卽位沆日取四方水旱
盜賊奏之參政王旦以爲此細事不足煩聖聽沆曰人主
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
則土木兵甲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
憂也沆沒後眞宗朝陵展禮封山行慶鉅典盛儀無所不
舉旦爲相每思沆之言嘆曰文靖聖人也時號聖相云長
時西北用兵邊奏日咎便殿延訪或至吁辰弗皇暇食且
慨然謂沆曰安能坐致太平吾人得優游宴息乎沆曰國
家強敵外患足爲傲懼異時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
拱無事君奚念哉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上嘗詢其故

沈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輩密有所啓此非議即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爲之耶上再三嘆賞真宗嘗遣使持手札問沈欲以後宮劉氏爲貴妃沈對使者自引燭熱之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上雅敬沈嘗問治道所宜先沈曰不用浮薄新進之人此爲先上問其人沈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上深然之故終沈之世數人卒不進用皆得厚重之士由沈之力也沈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言利害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請妄有更張所傷多矣沈重厚淳實對賓客寡言人有請求無所辨別既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沈亦不以介意弟維嘗乘間勸沈稍屈意接納士大失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羣臣皆得升殿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言事無所壅蔽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計朝廷所欲聞者指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餘又何足與之接語乎勉強酬言吾不能也 沈不求聲譽嘗讀論語或問之曰爲宰相而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同日李至罷參知政事自工部尚書罷爲檢校制曰晉軍謀帥本詩禮以兼資申伯于宣仗文武而爲憲晉吾舊德力贊洪鈞俾因分閫之雄式協建侯之利李至夙規俊異器業該詳頃以夙名賓于望苑儀刑斯屬實望載隆爰囑羽翼之勤眷領股肱之任正辭亮節盡瘁首公是用裂右地之山河建元戎之旌纛茂遵曩制誕布崇恩期假息以作藩庶愷悌而綏福

製詩寵其行

己丑溫仲舒罷參知政事

自戶部侍郎罷

夏侯峴罷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罷爲戶部侍郎

仲舒自至道三年正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月罷執政幾二年以禮罷去仲舒有應務才與寇準同進人謂之溫寇呂蒙正爲相嘗援進仲舒及用乃反攻蒙正君子非之卒贈左僕射諡恭肅 峴自至道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亦以是年十月罷在樞府踰年峴在東宮最久故事先擢用至是以疾求罷除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峴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景德元年卒贈兵部尚書 講議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來時君右武不暇講學故此職亦廢太宗崇尙儒術嘗命著作郎呂文仲侍講宣道禁中然名

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命邢昺焉

同日向敏中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權密副使遷兵部侍郎除

楊礪宋湜並樞密副使

礪自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遷工部侍郎除湜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

給事中除

礪字汝礪湜字持正並京兆人敏中自淳化四年十月

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三年八月

除樞密副使咸平元年十月復命為參知政事三年正月

敏中從幸大名屬宋湜被疾命兼權同知樞密院事真宗

命重臣撫邊六月為河北河南宣撫大使執政僅四年三

月召入拜相礪舉進士第一真宗為襄王以礪為記室

東宮建兼右諭德及即位遂召用焉居樞副幾一年二年

編年錄

卷三

七

敬德錄

八月卒真宗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乘輿不能入真宗為

步進益嗟悼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

謝甚可憫也贈兵部尚書太宗嘗稱宋湜為佳士以右

補缺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既除副樞從真宗幸道

淵遇疾真宗許其先歸賜以衾褥且曰此朕所當御者雖

故弊亦足以禦道途之寒也又遣中使護送之次濱州卒

及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諡忠定湜秀穎

有器識又喜引重後進云

咸平二年己亥

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彬卒

彬自至道三年八月復為樞密使是年六月卒居樞府三

年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亦未

嘗言人過失博覽強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未嘗以等威自異彬歸休閉閣門無

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彬被疾真宗臨

親手和藥賜之賜白金萬兩因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

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真宗問其優劣

對曰礪不如璋卒年六十九計聞上震悼流涕廢朝五日

親為發哀於後苑贈中書令諡武惠追封濟陽郡王礪仕

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璋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

事父子俱配食清廟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璋配享仁

宗廟庭慈聖光獻皇后彬第五子尚書虞部員外郎玘之

女也第七子琮仕至馬軍副指揮使琮孫詩尚魯國大長

公主

編年錄

卷三

八

敬德錄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

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七月己丑王顯樞密使自橫海軍節度使兼御史

制日朕繼承大寶臨御萬邦常念機務之繁蒸黎之重若涉未

濟惕然靡遑圖任舊人冀成元化王顯忠厚成性沉雄有謀翊

佐先朝亟居大任齋壇授鉞鉅屏臨戎克樹風聲布於遐邇俾

司宥密為朕股肱

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拜樞密使淳化二年罷是年復

召拜樞密使

咸平三年庚子

二月癸亥王顯罷樞密使自檢校太尉罷為山南東道

顯再入樞府踰半年顯從真宗伐契丹車駕還京乃以使

相罷之四年五月顯以定州駐泊都部署兼河北諸州水

陸計度都轉運使

同日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

瑩自宣徽北院使遷宣徽南院使除繼英自客省使遷宣徽北院

王旦同知樞密院事

自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除

瑩瀛州人繼英開封人旦字子明大名人

瑩少給事于

晉邸太宗即位擢簽書樞密院事宣徽院諸房公事諸房

自後不復置云繼英事真宗于藩邸至是並知樞密院

事旦少好學父祐器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

有爲三公者真宗即位且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

目送之曰與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是年遂有此除錢若

水名能知人嘗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

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真宗曰吾固

編年錄

卷三

九

敬鄉樓叢書

己知之矣

略事

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罷相

罷歸兵部尚書班

制曰昨以陽律肇升會朝典禮笙鏞備樂冠劍在廷不意宰司

忽虧儀範用明常憲誕告具寮

具寮齊賢

頃忤先帝亟歸外藩泊

朕纂承復膺委任位崇喉舌職在鈞衡居三事之崇享萬鍾之

厚屬當大禮表率周行而乃酣醫杯觴欲傾冠弁潰茲朝著悖

我盛儀合憲典刑用糾違慢念久更於大用尙曲示於寬恩期

乃省躬知予有過

齊賢自咸平元年十月與李沆並相是年十一月罷居相

位凡二年齊賢與沆共事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

每敷奏不直致議者以爲疎闊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

酒冠弁歆側几顯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

陳因寒威飲酒禦之遂致酒醉謝罪上曰卿爲大臣何以

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由是下制齊賢罷守本官

歸班尋令爲涇原等州安撫經略使遷右僕射五年十月

丁亥齊賢自右僕射判永興軍府事貶太常卿分司西京

齊賢貶分司西京制曰早階顯重孝陟公台位居端揆之崇任

總藩維之劇官師之重儀刑式瞻而乃悅媒氏之甘言利寡婦

之私帑訟端是構物議交喧宜用小懲俾循深咎

先是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嘗詔毋得貿易其第向敏

中違詔貿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氏將攜貲產適張齊

賢安上訴其事柴復訴敏中賤質居正故第又嘗娶己不

許故教安上訴其事誣告母且陰庇之真宗既罷敏中時

齊賢已先罷相自右僕射降爲太常卿分司西京下制責

編年錄

卷三

十

敬鄉樓叢書

之景德初起廢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從祀汾陰進左僕

射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得唐裴度午橋庄有池榭松竹

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齊

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致君大略趙普嘗薦齊賢於太

宗遂用爲相种放之起乃齊賢所薦也齊賢四登兩府九

居八座晚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人罕能比然不事儀

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以此少

之

咸平四年 辛丑

三月庚寅呂蒙正向敏中並相

蒙正自行尚書左僕射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昭文館大學士

士三入相敏中自行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蒙正拜昭文相制曰外撫四夷內親百姓壹統類調陰陽時惟

弼臣兼總其職具官呂綽有文行冠於羣倫粵在先朝已更大用久勞于外民具爾瞻宜復鼎司再持國論祇若前憲毗予一人

敏中拜集賢制曰表正萬邦宣揚百度眷是股肱之任其惟楫櫓之求俯詢僉同用頒明命具官向器宇宏遠風規淑清鑒洞化原績周時務粵踐鈞衡之任茂成任實之和予嘉乃勳爰立作相佐王興化茲有望焉

蒙正以端拱元年一月拜相淳化二年九月罷四年十一月復入相至道元年四月罷判河南府至是年三月復入相凡三拜相在國朝以來凡三居相位唯趙普與呂蒙正五年十一月南郊畢除司空兼門下侍郎 敏中爲河北河南安撫大使至是召入

編年錄

卷三

十一

敬鄉樓臺書第二輯

辛卯王化基罷參知政事自兵部尚書罷爲工部尚書知揚州

化基自至道三年正月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在政府凡四年化基在中書不以任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所立子舉正爲參知政事舉元爲天章閣待制卒贈右僕射諡惠獻

同日王旦參知政事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工部侍郎除

馮拯陳堯叟並同知樞密院事拯自樞密直學士調都員外郎遷右諫議大夫除堯叟自樞密直學士主客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拯字道濟河陽人堯叟字唐夫閬州人 景祐元年十二月王旦從上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京師遇疾詔且馳還權留守事改尚書左丞執政凡六年至三年三月拜相拯少時以文謁趙普見而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

也 堯叟舉進士第一至是並拜同知樞密院事

四月乙未王欽若參知政事自左諫議大夫除

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甲科欽若以翰林學士使西蜀還對于崇政殿即日有是除

六月己卯周瑩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罷爲永清軍節度使

瑩自咸平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踰二年瑩在右府無他謀略及蒞軍旅畏懦自全所歷藩鎮率無善狀

十月丁亥向敏中罷相罷爲戶部侍郎除

制曰廟堂之上輔弼之臣實代天工式隆政本或徇私踰矩罔上圖安其在公朝曷副僉屬具官向逮事先帝嘗列中樞暨朕纂承遂正台宰翼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喻利居多敗名

編年錄

卷三

十二

敬鄉樓臺書第二輯

無恥始營故相之第終興廢婦之詞對朕食言爲臣自昧宜從罷免用肅羣倫

敏中自咸平四年三月與呂蒙正同拜相至是年十月罷入相踰年初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婦柴氏無子欲改適張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上書訟敏中質其第虧價又嘗欲娶己不許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且未嘗求婚於柴既而聞其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而貶齊賢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金不與白草制極力詆之有對朕食言爲臣自昧之語敏中讀之流涕編長

咸平六年癸卯

九月甲辰呂蒙正罷相爲太子太師

制曰國有承弼時惟股肱入既賴於告猷退亦全其養素具官呂蒙
正文雅之行簪紳所推出人兩朝揚踐三事經百度之繁會集
九功之惟和夙夜致勤腠理生疾願辭衡石屢創疏封重違至
懷式隆優命

蒙正自咸平四年三月三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入相踰二
年蒙正以苦風眩凡七上表求退至是許之封萊國公後
改封徐又封許景德二年春歸洛祥符四年真宗過洛兩
幸其第問蒙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猶子夷
簡宰相才也蒙正客富言令其幼子在書院習讀蒙正見
其子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吾言之
子即富弼也其知人如此

景德元年 甲辰

編年錄

卷三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七月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

沆自咸平元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七月薨于位為相凡七
年卒上聞之驚嘆趣駕幸其第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為人
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算言畢淚下年五十八
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他日上與輔臣論舊執政因言呂
蒙正性淳厚李沆溫厚寡言嘗廷議政事而向敏中獨無
言沆乃曰敏中素同此議何得對上緘默亦足見沆之純
誠也乾興元年十一月配享真宗廟庭

庚寅畢士安參知政事

自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除

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真宗為開封府尹以士安為判
官及即位令士安攝府事李沆言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
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遂自翰林侍讀遷士

安參知政事士安入謝真宗曰未也行將相卿誰可與卿
同進者士安因言寇準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
準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為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
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逸而北戎跳梁未
服若準者正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並相

八月己未畢士安寇準並相

士安自行尚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中書門下平章事寇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士安拜相制曰璿樞觀象三階驗乎太平金鉉調元四輔佐於
神化股肱承鴻緒恢闡皇猷思欲固大業於隆平躋兆姓於仁
壽寤興為念惕厲于懷爰得老成簡茲圖任具官畢士安性體純厚
德包元和羽翼冲人夙昭彝範循翔近著實壯嘉猷中外迭更
矩儀斯茂遂贊大鈞之任勤宣百揆之功屬鼎席之求賢命槐

編年錄

卷三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庭而正秩併加徽數以協舊章膺茲眷懷往踐于位

準拜相制曰朕繼體二聖光宅萬方吁食宵衣愛民治國敢忘
欽翼仰奉燕詒思得忠良弼于機務具官畢士安嘗以公望佐于昌朝
議議嘉猷清規直道冠於當代休有令聞自膺屏翰之權泊商
金穀之任藹然茂績副我精求用詢朝僉委以柄政允賴股肱
之力罄宣帷幄之謀往欽訓詞勿懈于位

初翰林學士夏侯嶠卒閱數月士安為相士安撫座嘆曰

夏侯峻極在吾豈當據此高位二年十一月南郊畢除中

書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上每得進奏院奏邊事必付

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

文武大政號令所出鄉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

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

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泄禁中語古入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影不協之迹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實非便卿等志之

同日王繼英樞密使

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知樞密院事除

馮拯陳堯叟並僉書樞密院事

孫堯叟自同知樞密院事並遷工部侍郎除仍昭傳秩恩例並遷

同樞密副使

繼英以景德二年十一月南郊畢除檢校太傅三年二月卒在樞府凡六年真宗幸其第臨哭久之翼日謂宰相曰繼英久在左右小心畏謹奄忽淪逝良可念也廢朝五日贈太尉兼侍中諡恭懿

景德二年乙巳

四月癸卯王欽若罷參知政事

編年錄

卷三

十五

敬鄉樓藏書

欽若自咸平四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罷遷刑部

侍郎資政殿學士未幾改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執

政凡四年景德元年八月契丹入寇上欲擇大臣使鎮大

名以參政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二年自天雄軍來

朝遂加階邑實封又賜襲衣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

所賜上以欽若守藩有勞特寵異之遂為故事輔臣加恩賜衣帶鞍

馬自欽若始欽若素與寇準不協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

上敦諭不得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

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院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未

幾改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

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資政殿學士大

同日馮拯參知政事

自工部侍郎除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東封除尚書左丞四年四月祀汾

陰除工部尚書

十月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

士安以景德元年八月拜相是年十月薨于位入相凡一年餘士安初與寇準同拜而士安多疾在告求罷不許至是展朝下殿廬疾作輿歸而卒車駕臨哭謂寇準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南府東宮以致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

景德三年丙午

二月戊戌寇準罷相

為刑部尚書

制曰弼諧之任體貌宜隆其有踐歷台階資邁歲律彌綸事務盡瘁夙宵俾從進退之宜用保始終之分事頒明命誕告具寮

編年錄

卷三

十六

敬鄉樓藏書

其官爵有嘉猷出逢昌運器幹標于國棟符采冠於時髦向以先帝舊臣虛懷厚遇擢進會府遽列台司左右朕躬緝熙帝載眷言機務不欲煩解黃閣之劇權正秋卿之峻秩荷茲寵命式保令猷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

踰年時河北罷兵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

上亦自為得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

退上目送準欽若語準曰澶淵之役陛下寇準之孤注也

斯亦危矣由是上顧準稍衰在中書喜用寒進每御史缺

輒取敢言之士用之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

列屢目吏持例傳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用例非所

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既罷相遂相王旦旦入謝

上謂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任庶得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峽州又遣近侍傳旨戒約他日上謂輔臣曰執政之地百寮具瞻品藻擬倫當務公共輕諾寡信怨是用長不可不戒也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豈不由此馮拯曰呂蒙正嘗云準輕脫好取名譽不可不察

察

同日王旦拜相

自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作朕股肱斯爲輔相詢求議精擢寶臣允符審象之求乃降即真之命王旦五行鍾秀四氣均和有華國之文負經邦之業言皆中禮動不違仁頃由近密之司陟預鈞衡之列盡規納誨克纂前修正色直躬聿隆時望居然國器簡在朕心俾正位於中書且升榮於起部同底于道爾其欽哉

編年

錄

卷二

十七

敬聖錄

四年八月除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東封除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時親王皆進封上謂王旦等曰先帝每命宰相親王降制則不御崇德殿視朝應有故事其旨以命宰相親賢示帝王不專邪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五年二月撰汾陰頌成除昭文館大學士十一月聖祖降除兼門下侍郎充玉清昭應宮使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宰臣王旦爲之七年玉清宮成除守司空九年二月國史成除守司徒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守太保旦以司徒復加太保以三公併除雙員自旦始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旦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禧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玉清昭應宮乃命宰相兼使石林燕副之在朝從官皆不廢蓋使從官仍就至給之俸耳元豐官

御行悉屬祖宗

二年前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序氣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造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屈已爲民夷狄懷來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賀上曰亦卿等之力也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旦端重堅正明達國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儀峻整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是時契丹既已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南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旦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其爲相務遵法度重改作妙於啓奏言簡理順每與同列論事上前或枉直相戾雖未嘗廷爭然自守直道不爲曲辨所遷有謗於上者且輒引咎亦未嘗自辨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有識略善鎮定大事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士雖嗾於已者亦不以私廢當國歲久上益倚信進退能否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爲何如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當是時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賢宰相七年王旦至自兖州旦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知兖州王臻等蒞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懷式等於輿論頗無治聲望令轉運提刑司察之詔可或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不遂遷擢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內押班周懷德宋史本傳實與旦同行或請問必

編年

錄

卷二

十八

敬聖錄

族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曰事已則退未嘗私焉議者以爲得體將作監丞李惟簡宋此本傳不樂仕進屏居二十餘年上特召對面命以爲太子中允致仕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上令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惟簡乃且所薦務匿名迹遠權勢他所薦士尤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章奏乃知朝廷士多且所薦云中書嘗請以工部侍郎知制誥盛度權知開封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時屬疾在告中書具聖語就問之且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請中書自言幸以文字進不願處繁劇中書併以聞上曰王旦銓量才品極當人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乃以知制誥樂黃目權知開封府而度知制誥如故知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上問王旦誰當代瑋旦薦禮部郎中李及可任上卽命爲太常少卿代瑋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祕書監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果有聲億復見旦且言且之知人旦曰夫以曹瑋知秦州羌戎驍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宦者劉承珪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語且曰承珪待此以瞑目且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其他又言榮王元儼宮火不當歸咎於人又辨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坐罪上皆納之又沮同列賀死蝗會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墮於殿庭間者上以語且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景德四年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參政重行上每見王旦班王欽若等位太逼謂左右曰殿庭儀石以南頗隘狹故朝集儀若同行卽詔閣門移宰相於儀石之北餘立其南八年賜宰相御製良臣正臣忠臣義臣權臣論己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知樞密院事欽若自資政殿大學士兵部侍郎除仍兼樞密院事趙安仁參知政事堯叟自資政殿大學士兵部侍郎除仍兼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並簽書樞密院事崇訓自樞密院承旨四方館門使遷檢校太保除安仁字樂道洛陽人崇訓字知禮殿前指揮使韓贊之子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時馮拯以刑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上不欲拯居欽若上遂以欽若爲尙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而以拯爲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詔敕以欽若拯堯叟安仁崇訓知節爲次令卽日視事欽若喜迎人主意其寵遇如此長欽若既語寇準爲城下之盟眞宗欣然不樂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當得天瑞前代蓋有人力爲之者於是天書降于左承天閣之上大中祥符初太山父老請封禪禮成累遷吏部尙書堯叟大中祥符元年從祀東封除尙書左丞正月眞宗朝謁諸陵留守京師累除戶部尙書安仁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太山經度制置使判兗州累除刑部侍郎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知節折節讀書至是並拜簽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知節每不然之言天下安不可去兵忘戰之意大中祥符元

年十二月從祀東封除檢校太傅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宣徽北院使

景德四年 丁未 五月改大中祥符

八月庚子韓崇訓罷簽書樞密院事為青州防禦使

崇訓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年崇訓以目疾累表求罷從之

大中祥符四年 辛亥

七月甲午馮拯罷參知政事為刑部尚書知河南府兼京留守

拯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七月罷執政踰十年拯以疾求解優詔不許真宗仍作詩以喻之拯復三上表求退真宗重違其請故有是命

編年錄 卷三 二十一 大中祥符五年 壬子

四月戊申向敏中拜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行刑部尚書兼樞密院事

制曰王者奉若天憲裁成物宜萬樞之繁實總於元弼六符之重乃法於泰階必惟其人乃底諸道具官向誠符忠恪識洞幾微經以懿文彰乎雅用山甫之志式古訓以惟精魏絳之仁利公室而斯在早以一德贊乎先朝泊登翊於朕躬旋正名於台席出納大命懋昭永圖沃心居多宣力盡瘁出撫方面著著於風聲再委居留能鎮於雅俗自嚴疑之入侍固體貌之有加治聞辰告之猷增仰時中之道英規爾茂雋望攸歸是用陟于嚴廊對掌鈞軸代工之任仰成在茲蕃錫徽章式申褒異於戲朕承積累之慶以致乎小康念輔弼之難豈忘於枚卜否乃舊佐于眇冲所宜遵臣鄰之言謹幾康之戒總率衆職實亮九功

欽哉曷哉無懈于位

敏中咸平四年三月與呂蒙正拜相五年十月罷是年三月復相景德初敏中為京兆安撫使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邊境以安真宗有復用之意東封四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及再掌留任人情帖然上愈嘉之故使復相事十一月聖祖降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七年八月除景靈宮使時初置使以敏中為之天禧元年八月除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脩國史除僕射日真宗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閑悄無一人真宗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二年閏四月除玉清昭應宮使三年十二月南郊畢除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編年錄 卷三 二十一 九月戊子王欽若陳堯叟並拜樞密使欽若自行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堯叟自行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大學士行刑部尚書兼樞密院事

欽若拜樞密相制曰任總樞機事兼軍國匪勳勞之夙著泊學術之該通則何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眷予茂選今得其人具官王若江山萃靈風雲玄感蘊長才而命世挺壯節以致君峻擢先朝飛榮景運參毗政理典領事功知無不為綽有餘裕登封之日先置甚勤未極瞻庸豈忘注意俾登黃閣特正鴻樞兼絕席之崇資增爰田之異數往踐休寵懋揚德聲堯叟進樞密使制曰密勿之地事機頗煩或兼列於槐庭用燮和於鼎鉉任惟要劇時所式瞻必有宏才克膺殊拜具官陳雄文拔俗深識造微冠異等於先朝展壯猷於當代治盤錯之務事彰幹能陟嚴近之司協宣規畫贊橫汾之吉祀成奠玉之上儀夙夜交脩羣倫仰俾紆相印就正使名加帝傳之榮資進

井田之采邑最增懿績用允僉諸

同日馬知節樞密副使

趙安仁罷參知政事

安仁自景德三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踰五年安仁小心畏謹處事精審特留意於刑名內外詔書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上嘗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可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斥安仁意矣嘗謂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且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且編年錄卷三 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有執守上曰能如是耶朕不知也卿可諭之令更宣力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與衆人聘請取容安仁不爲也且喜曰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及罷政事仍領玉清宮使依前脩國史長安仁善議論好誘掖後進學士大夫以清德崇之操履純正寬恕謙和有所獻納必焚草藁尤練典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記之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定

同日丁謂參知政事

自顯職便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遷戶部侍郎除

謂字公言蘇州人舉進士居第四初議封禪未決因謂言遂定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及奏祥瑞事皆謂與欽若與焉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爲參知

政事嘗以告欽若欽若唯唯且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婚嫁且前後資借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謝參政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且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償非爲國擇實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所薦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人謂之五鬼八年禮部尚書張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遣宮闕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示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爲忤並長

大中祥符七年 甲寅

編年錄卷三

二十三

二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六月乙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罷樞密使

欽若自行吏部尚書檢校堯叟自行戶部尚書

馬知節樞密副使

自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院事遷樞密副使

欽若罷樞密使制曰鴻樞之任基命是毗言念忠賢久參翊亮

荷倚毗於中外罄効誠於夙宵俾全進退之宜是曰優隆之命

具官王風規俊茂器識深冲首贊近司實傾亮節悉心補職盡

瘁當官舉封獄之上儀嘗資先置按禮神之嚴踴莫匪從行歷

歲滋深服勞斯至俾冠外庭之秩仍增采邑之封式遂養恬用

符均逸膺茲眷獎無忘欽承

堯叟罷樞密使制曰朕仰膺丕命思又庶邦實賴股肱之臣早

罄訏謨之效均勞念舊方切於虛懷徒職推恩抑存於令典具

陳堯叟識度精明才能間傑自升位序克奉官箴竭事典以無違

裁物宜而惟允泊汾睢之親祭掌經畫以惟寅僉論所歸乃庸
斯茂屬當久次宜就安閒加奉已之殊榮處中臺之顯秩載申
命數式示朝恩當體眷懷無忘欽翼

欽若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九
月除平章事樞密使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八年 堯叟
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元年八月除簽
書樞密院事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九
月除同平章事樞密使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凡十三年
知節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
年九月除樞密副使至是亦罷在樞府踰八年 欽若性
傾巧敢爲矯誕知節薄其爲人未嘗詭隨遇事敢言不少
自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斥之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
編年錄 卷三 第二十二 欽若性

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之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
校之遂止欽若退還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
微欽若言爲衆笑且唯唯馬知節斥其奸狀上亦不罪也
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
以已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
盡出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爲之下爭於上前者屢矣 漣
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之勞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
詆其短爭於帝前及帝趣論賞欽若乃擅除懷信等官上
怒謂向敏中等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爲己任近位如此朕
束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朕於
臣下止可如此爾其如事君之禮人所具瞻何知節力詆
朝列審刑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厚

已如此於是三人皆罷 欽若堯叟各守本官未幾復羣
牧之職明年復爲樞相知節以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兼
副使但除防禦使尋出知潞州

同日寇準樞相 自行兵部尚書除檢校太

制曰樞衡列位邇天極之崇高鼎鼐須才贊朝經之熙洽非勳
勞之夙著泊望實之俱優允契具瞻曷嘗虛授 堯叟冲和純粹
端厚存誠素推謙直之風謹守莊方之操奮庸當代陳力先朝
密勿近司參裨宰政連茲繼紹尤切倚毗尋致位於公台復分
憂於屏翰一昨順風展禮清蹕戒塗司管鑰以惟 致鳴柝之
絕驚誕彰懿績休有令聞適當注意之辰事賴登樞之効宜加
甄寵用委財成體予求舊之懷罄乃弼違之志往踐厥職爾其
勗哉

編年錄 卷三

二十六

欽若堯叟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至三年二月罷尋
出知峽州又知天雄軍入判尚書都省六年真宗幸亳州
以準留守京師是年遂有是命

七月癸卯王嗣宗曹利用並樞密副使

嗣宗自同州觀察使
利用自內客省使嘉州

防閑使並除
檢校太保

嗣宗字希亮汾州人利用字用之趙州人 嗣宗舉進士
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真宗親征契丹有求和意
時利用爲殿前承旨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兵間仍歲
遣銀絹三十萬成約而還至是自內客省使嘉州防禦使
除不帶正官蓋用趙普例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除檢校
太保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四月壬戌寇準罷樞密使自行兵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尉

制曰褒德顯庸茲為邦範出藩入輔實賴時英詢于至公乃有

成命具官敏才多識茂器不羣服文雅以馳稱蘊誠明而待物

匪躬盡瘁知無不為履信資忠行有餘力而乃徇翔密勿登珣

隆平正色當官百度以之允洽清規鎮俗庶邦由是咸甯頃圖

掌鑰之勳且佇為霖之効再當機要俄賀歲時試盤錯之至難

罄弼諧之大節誕彰懿績綽茂嘉猷朕寵待老成永言勤止特

推異數茂舉徽章俾仍金鉉之司往踐油幢之任勉為儒將式

鎮翰垣

準自大中祥符七年六月除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

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未踰年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奸

邪數與忿爭上前上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

編年錄卷三 第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於曠昔且等曰準好人懷

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

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編長準之未為樞密也且嘗

得疾未愈上命肩輿入禁中見於便殿問曰卿今疾亟萬

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

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又問馬亮何如不對

上曰試以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見莫若寇準

上撫然有間曰準性剛褻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

也遂辭退及準為樞密使中書行事關送樞密院碾詔格

準即以聞上謂且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則且

再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皇皇

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諸房改易不期

奏白而使宰相待罪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擬詔格吏

得之欣然以呈且且却送與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慚翼日

謂且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且不答且每對上必稱準之

才而準數短之一日上謂且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

且曰理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

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愈賢之及準自

知當罷使人私於且求為使相且大驚曰使相安可求耶

且吾不受私請準恨之既而上問且準罷當何官可為且

曰準年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使相令

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流涕

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且所以薦準者準便愧

嘆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上同

編年錄卷三 第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同日王欽若陳堯叟並樞密使欽若自判樞密院事

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自判樞密院事

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自判樞密院事

本朝令北省侍中不除有給事中左右諫議大夫起居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有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外郎中等官

堯叟拜樞相制曰密勿之司事機甚劇尤圖邦彥用致時雍乃
眷良臣俾復茲任具官陳識略淹該器能宏遠學洞典墳之奧
文兼盤詰之風謹以飭躬乃人倫之鑑敏於從正實神化之
丹青自列近司久傾亮節發揮事業庶績咸熙申畫封圻遠人
率服頃之均逸蓋本優賢益彰盡瘁之誠克協時庸之舉重委
樞軸仍調鼎彝往踐厥官無忘祇格

欽若與堯叟自祥符五年九月並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後
與堯叟同罷至是復與堯叟並命 天禧元年二月奉天
書合祭天地羣臣上尊號卅寶欽若除右僕射會靈初置
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
固恩寵欲得此曾因懇辭焉欽若遂兼會靈觀使八年拜
相

編年錄

卷三

二十九

欽若與堯叟自祥符五年九月並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後與堯叟同罷至是復與堯叟並命 天禧元年二月奉天書合祭天地羣臣上尊號卅寶欽若除右僕射會靈初置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欲得此曾因懇辭焉欽若遂兼會靈觀使八年拜相

七月戊午王嗣宗罷樞密副使爲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制曰裂壤分茅易著建侯之象整軍經武傳垂謀帥之文將求
四國之蕃必協萬夫之望斷於朕志聿降命書具官王象緯儲
靈珪璋稟粹忠而能力剛且近仁有文武之才居爲國器繕天
人之學時謂吏師而自出應昌期速事列聖荐更中外動著聲
猷頃者擢自廉車入參樞務嘉言罔伏每盡於良規直道自持
益光於輿頌是用擇茲良日付以高牙升帝傳之崇名益井田
之多戶分憂閭外制勝帳中爾其欽哉往踐于位

嗣宗自大中祥符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七月罷
在樞府踰年嗣宗表求外郡故有是命後上章求退而猶
欲領郡寇準爲相惡之卽以爲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
七十八贈侍中諡景莊

大中祥符九年 丙辰

正月丙辰張昺樞密副使自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檢校太保遷宣徽北院使除
昺開封人事真宗于潛邸及卽位以殿前都虞侯從祀東
封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丁謂王欽若主其事無
敢議者昺毅然謂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是年正月遂
有是除

八月甲申陳堯叟罷樞相自樞密使行戶部尚書檢校太

制曰宥密之司是綜於機政師表之任首列於臣工式獎舊勞
俾申異數具官陳學探圖奧業茂經綸頃以碩才擢參機務勵
直清而率履蘊識略以研幾贊襄大猷佐佑鴻化邁兼宰弼益
重鈞衡望實愈隆謨明是賴而志勤夙夜體爽冲和易告踰時
拜章有請懇辭劇柄頗見誠心特舉微章用旌冲挹峻端揆之

編年錄

卷三

三十

欽若與堯叟自祥符五年九月並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後與堯叟同罷至是復與堯叟並命 天禧元年二月奉天書合祭天地羣臣上尊號卅寶欽若除右僕射會靈初置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欲得此曾因懇辭焉欽若遂兼會靈觀使八年拜相

崇列改褒功之美稱申此優賢遂其養素

堯叟自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同平章事充樞密使至是年

八月罷執政踰年 堯叟久疾求領外任上遣閣門使楊

崇勳至第撫慰且詢其意堯叟詞志懇確乃從之命其子

齊告牒就第賜之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

萬堯叟力疾求入辭肩輿至便殿詔勿拜賜坐又作詩餞

其行卒贈侍郎諡文忠堯叟偉貌強力奏對明辨多任智

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記之父省華終左諫議大夫

母馮氏性嚴毅弟堯佐景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堯咨舉進士第一後以儒臣易武守仕至武信軍節度

九月甲辰丁謂罷參知政事自兵部尚書檢校太尉

制曰入陪鈞軸佐三事之崇出擁旌旄冠十連之長中外迭處

勞逸惟均具官翰墨俊才指紳偉望昌辰斯造華貫旋升美謀居多忠規尤著而自董臨邦計參預政經屬鉅典之交修暨殊庭之暨蓋儲峙無乏締創亟成衛溫洛之元符總奉常之盛禮盡瘁之志實播於朝倫經緯之材久彰於國器歲律滋久機務實繁俾輟彌綸往分屏翰加崇資於掌武臨巨屏於中吳於戲自儒服而登將壇由中樞而臨故里茲爲殊遇彌顯至榮祗荷寵章勉堅誠素

謂自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九月罷執政四年謂上章請外即授本鎮旄鉞以寵其行尋命謂知昇州請歸拜墓許之

丙午陳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彭年自翰林學士工部郎中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除知白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編年錄卷三十一 敬聖錄二

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 曾知白彭年等與王旦同在中書管乘間謂旦曰曾等援權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爲不可且但遜謝而已一日奏對且退曾等俱留上愕然曰何事不與王旦同白曾等乃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上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而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旦旦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更賴諸公規益 彭年性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上多令檢討典故自大中

祥符後禮典交舉彭年無不參預或中使手札臨問彭年從容應答無所凝滯皆合上意凡典章文法之事每密有詢訪自升內閣即以翰墨爲已任不欲領它務然李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文翰之任矣事務益煩愈益勤職以固恩寵形神皆耗前後御製歌詩凡六篇其恩遇如此彭年執政凡五月會天禧大禮命爲天書儀衛副使齊宿間中風眩輿至其家卒真宗震悼卽幸其第涕泗久之謂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意遽此淪喪至於兼才博學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勞夙夜憂職太深未嘗午憩朕每諭其游息然賦性勤謹行之彌篤不幸而殞得非命歟贈右僕射諡文僖然彭年素奸諂時號九尾野狐與王欽若丁謂林特等交通詭祕時論謂之五鬼在翰

編年錄卷三十一 敬聖錄二

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翼日復至自言有事常啓白旦諭令見向敏中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瞑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爾始彭年仕未達爲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實富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同日任中正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遷工部侍郎除

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

天禧元年丁巳

五月戊申王旦太尉兼侍中

且自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拜太尉

今此固辭或難違其志既決旬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

悉如前制

七月丁巳王且罷

除太尉改前充玉書昭應宮使

制曰旌賢尚德邦國之彝章圖舊念功君臣之厚契在出綸而加等表注意以攸深具官王且淳固守和宣慈迪哲本於冲謙經以懿文碩德首於民彝徵言章乎國論自付魁柄冠於宰庭著論思亮采之謀輔端拱財成之化得魏相總領之要敦蕭曹清淨之規盡瘁所由感疾甚篤囊封屢上瀝懇辭榮綵是峻以徽章簡其越調雖深眷倚彌執謙冲遂輟茂恩俾從素志庶諧偃息善保和平而露奏既陳忠懷怒載念萬之幾重務久煩一德之元臣特厚褒崇用均勞逸上公峻秩真館清祠俾遂養頤茂臻遐福

且自景德三年二月拜相至是年七月罷為相凡十二年

且以病堅求罷召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上親其瘦瘁惘然曰朕覺體中不佳方欲以大事托卿而卿如此奈何因令皇子出拜且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請去位上乃許之以旦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其子大理評事雍就第賜詣命賜資器服悉如宰相且入謝便殿伏拜仆地內侍存問相屬日或三四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且赴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不赴初旦以宰相兼領玉清昭應宮使至是罷政仍領使宮觀專置使始于旦

八月庚午王欽若拜相自樞密使同平章事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依舊會豐觀使制曰邦家之政實本於中樞輔弼之臣必資於同德俾正代工之任式光注意之求具官王且象緯儲精珪璋挺秀文含雅正學擅兼該而自協贊機衡周旋帷幄夙宵匪懈歲月屢遷岱嶽建封成矢謀先置之績汾睢展禮著陪祠扈蹕之勤繼奉鴻儀實詢嘉話誕昭景鑠臻此至寧是用斷自朕心列于宰席升榮左揆命秩右臺方圖奮庸無懈凝績

先是上欲相欽若王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宰相欽若嘗語人

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長天禧二年閏四月
除景靈宮使

同日張旻罷樞密副使自宜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
除檢校太尉河陽三城節度使

制曰股肱之任中弼於大猷爪牙之臣外制於方而出處斯異
倚毗並隆自非才賢孰克甄擢具官性質忠厚識度淵深有整
軍經武之能有說禮敦詩之學嘗司禁旅載貳樞庭勤瘁居多
聲猷茂著國之畿甸粵有孟津籍爾動庸臨茲雅俗爲吾上將
以鎮一方勉懷益恭服我不訓

旻自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八月罷在樞
府踰年會河陽關帥故有是命

九月癸卯王曾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罷
爲禮部侍郎

曾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

編年錄卷三三十五一教鄉樓畫

一年時朝廷三宮觀皆以輔臣爲使會靈觀初遣使命
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爲之樞密使王欽若方挾
符瑞之事迎合上意以固恩寵曾知欽若意欲得此因懇
辭焉以讓欽若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
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
驚病使待罪幸輔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及欽若爲相因
欲排異已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
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若遂
罷政事曾既罪往謁王且旦疾甚辭不見既而語其家人
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余不得見爾且又曰
王君昨讓會靈觀使以咄上意而進退閒雅詞直氣和了
無所憎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因循任事幾二十

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踏蹠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同日李迪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除給事中除依前會靈觀使

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第一迪嘗獨對內東門上出三
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上
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復西北
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
斂寬民不勞矣上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煥其至當出
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
以顯示德澤何以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勅所過
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纔令加塗而已及幸
汾毫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
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如此長二年閏四月

除會靈觀使八月皇子立除兼太子賓客上初欲授迪以
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
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四年七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政兼太子賓客
客禮同師位

同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自鄆州防禦使知天雄軍召
除檢校太尉宣徽院使

曹利用任中正周起並同知樞密院事利正自檢校太尉樞密
副使加檢校太尉宣徽院使
起字萬卿淄州人

是日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旦疾篤數日車駕幸其第留賜白金五千兩且命家人還
獻作奏必自益數句云已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
息殃咎承昇至內閣有詔不許及門且已卒且與楊億素

厚延億至臥內託以後事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相據上公之位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當序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當以相輔家事太多勿厚葬時年六十一優詔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一官且性冲澹寡慾奉身至薄所居至陋上欲爲治之且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兄子雅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且曰我常以門內太盛豈可與寒士爭進取耶子素猶未官婚姻不求閱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宣族志在崇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爲國宗臣上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

長咸平初且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

王欽若丁謂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祥符以來每大禮輒奉天書以行且爲儀衛使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遣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前之爲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且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止足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上同乾興元年配享真宗廟庭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奏議曰太尉贈尚書令王旦踐歷台樞將二十載贊弼兵之論興曠世之儀紀律用張方夏咸服謫然令德洽于民瞻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中書令李繼隆並請配享真宗廟庭詔可

天禧二年 戊午

四月癸卯馬知節罷知樞密院事

自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罷爲彰德軍節度觀察使

知節自天禧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是年四月罷再入樞府凡七月 知節在樞府恩顯極厚素病足特許內朝別爲一班省其舞蹈未幾疾甚賜告上親臨其第謂之曰久不相見思卿而來病既久乃罷爲節度留京師

卒贈侍中諡正惠知節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禮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天下至今稱其直云

六月乙未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兼兼後制置使除翰林侍讀學士出此始

十二月丙午張知白罷參知政事

自工部侍郎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此始

知白自大中祥符九年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二月罷執政除二年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議論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

有是命上賦詩餞之

天禧三年 己未

六月甲午王欽若罷

爲太子太保歸班

制曰承弼之臣寄任尤重所以運動樞機感會於天人鎮靜邦家親附于黎獻苟或顯膺柄用浸遷歲時宜有均勞式昭同德

具官王欽若才術精敏機慮研深擢秀儒科飛名俊域蚤由謹簡歷踐榮途願待非常寵靈殊特樞庭任職常參帷幄之謀台席代工遂委贊諧之寄載司鈞軸能率典彝言念勤庸俾諧優逸命傳儲禁事隆表儀勿忘嘉猷往踐厥位

欽若以天禧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入相僅二年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

相爲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之寤也欽若判河南以

戊戌寇準再入相

準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除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景靈

宮使再入相

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叙九功用熙百度將協羣倫之望
允求經濟之才簡自予衷乃敘綸命具官清識淵深懿文雅正
自顯躋於廊廟久冠映於簪紳中外亟更謀謨日廣介圭入覲
鳴玉在朝朕方圖任舊人以凝庶績荐升台席仍進家鄉置于
股肱繫乃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接道以言
爲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勗哉以弼台德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相至二年二月罷是年

六月自永興軍來朝復拜相 準鎮永興奏天書降乾祐
山中盡巡檢朱能所爲也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
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補外此爲上策儻入見
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尙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爲次
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爾準不憚損而起君子謂準
之及于禍蓋自取之也時又有陝州處士魏野善王旦寇
準每贈詩必勸以早退旦準皆不能用識者高之長十二

月南郊畢除尙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

自保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選吏部尙書除

同日丁謂參知政事 制曰朕寅奉不圖勤求至治眷惟承弼共翊隆平其有贊贊大

鈞夙推偉望聿著濟川之業方膺仗鉞之崇宜錫命書再升台

席具官風猷茂遠識慮幾深蘊經國之懿文負佐王之宏略爰

編年錄

卷三

四十

敬鄉樓叢書

自舊庸昭代席寵近班總會府之利權克臻豐阜貳中樞之柄
用備盤謨明繕秘館以成功相鴻儀而振古向者輟於鈞軸授
以麾幢化洽勾吳心馳象魏爰赴追鋒之召恭脩執玉之儀方
且圖任舊勞曷吝嘉話復委代工之任允資成務之才升命秩
於天官峻寵章於堂陛爰田真食併示優隆噫股肱之良于以
同乎君體師尹之重所以副於民瞻爾其啓迪精衷浚明懿德
祇服厥位無替前猷

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參知政事
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詞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
寇準謹甚嘗會食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
之大臣乃爲長官拂鬚耶謂甚恨之由是傾誣始萌矣長
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詞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寇準謹甚嘗會食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長官拂鬚耶謂甚恨之由是傾誣始萌矣

十二月辛卯曹利用丁謂並樞密使

利用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兼掌牧

曹知政事除檢校太尉充

時輔臣以郊恩俱進官故事嘗爲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

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充使 樞密使舊兼御

史大夫自利用始不兼領謂再入政府一年至四年拜相

樞密使不兼御史大夫自曹利用始

同日任中正周起並樞密副使

中正自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遷兵部侍郎除起自給事中

同知樞密院事

中正樞密副使制曰朕以昭事曆祗膺景貺就天正之令序

展陽位之上儀誕霽鴻恩式均丕福眷惟近輔資奉嚴祠爰當

舍爵之初特舉疇庸之典具官任中正存誠居厚秉哲踐方敦張仲

孝友之風懷卓茂淳固之節學辨乎行正發於文沉毅有謀堅

編年錄

卷三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明善斷不矜之色居常守於直專舉給之才所至治於閭閻爲

王國之材幹擅朝倫之表儀自密勿樞衡便蕃左右安世周謹

謙以絕私山甫將明勤於補職辰告之猷罔伏日宣之德愈彰

屬鉅典之交脩贊盛容而有格是用進其天秩貳乃使聯仍增

食采之封兼錫褒勳之號茲爲異數用獎謙臣噫慶賞之行有

國務乎增美名器之重前賢念其益恭更勵乃誠以永終譽

天禧四年 庚申

正月乙丑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自華州觀察使鄆州巡檢使

樞密使宜徽北院使鎮

制曰宣猷之列表率於近廷有密之司參毗於基命矧戎藩之

留務峻天秩之等威自非茂著勳勤夙推譽望兼茲寵授曷以

爲宜具官器識宏深風規凝遠洞詩書之義府紹旂鼎之世功

早襲弁纓承升軒陛分符東掖守屏西陲充國之學通四夷

懷英略鄭吉之職當都護克布皇威卓爾殊庸時予外禦并膺

崇進益壯聲猷向擢廉問之車威重撫循之寄武經斯暢邊部

載清疇否俊傑之材俾居切近之地密謀樞府兼贊國徽貳節

制於十連策勳名於八柱併推優渥用示眷懷噫昔爾先臣嘗

更此任局禁之內風烈猶存爾其勵翼一心將明萬務告話言

而無隱轢高節以同資揚武公善職之聲願戚孫有後之慶流

芳是似不其美與欽奉訓詞以稱休命

瑋字寶臣樞密使彬之子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無功太

宗問誰可任者是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召知渭州時

年十九又知秦州秦州人立碑紀功有詔褒之至是遂有

此命

編年錄

卷三

四十二

敬鄉樓叢書

三月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向敏中卒

敏中自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三月薨于位爲

相凡八年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五子洎諸壻並遷官親

故授官者數人 敏中端厚愷悌多智寡交遊特爲人主

所重以至顯達歷踐中外曉民政善處繁劇沉毅開濟識

大體密靜遠權勢在鈞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釐務雖當

大事若己不預焉謹於采拔不妄推薦居大任三十年時

以重德目之爲上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亦以此爲

恨及追命制入上特批一幅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

其恩顧如此 子傳亮之子經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

經官至定國軍留後敏中累贈燕王

六月丙申寇準罷相

以太子太傅

制曰王者倚毗相臣必舉時咨之命體貌舊德乃推優逸之恩
惟望實之素隆在眷懷而斯厚與官宏才博達敏識精微久於
踐敷茂著風采嘗內幹於機密亦出總於審宣氣序屢更寵任
尤重泊再謀於揆政實專委於國權恪居樞會之司益顯勤勞
之志矧以詔令所出朝廷式瞻既久治於和平亦重煩於養艾
爰加需渥俾解鴻鈞升宮傳之崇資啓國封於寧宇仍修美號
益表隆恩於戲輔相之宜邦之攸賴用捨之際朕安敢私往踐
厥官毋忘恭順

準自天禧三年六月再入相至是年六月罷爲相凡一年

先是準爲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
合者準輒曰君一夫耳豈能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
銜之而丁謂以拂逆故亦恨準及同爲樞密使遂合謀爲

編年錄

卷三

四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之與講姻好上不豫
準嘗獨請間言皇太子人望所歸願陛下思宗廟之事傳
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
方正大臣爲羽翼上然之準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
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
中外無知者既準被酒漏言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其政
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諸其請遂召惟演惟演至極論
準專恣請深責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
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傅又曰更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
袖中具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字云編長上對參知政事
李迪等于資福殿是日翰林學士錢惟演又力排寇準曰
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求再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

編年錄

卷三

四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授太常卿知相州

準降授制曰朕恭守丕圖思凝至化寵綏庶品敦治太和眷惟
大臣夙所尊任苟或有愆視履罔協注懷用塞羣言示茲申警
具官準早事先帝亟升近班泊予繼承彌所優待向從會府擢領
麾幢位兼將相之崇恩厚股肱之契去歲疇其夙望再委國鈞
蓋繁寅亮之謀以弼緝熙之政而將明莫顯聲實靡孚與議交
喧朝章失序加以罔思兢謹不肅門庭交結匪人虧傷大體顯
其狀迹因事而彰諒勸懲以難私在典刑而曷捨尙以踐揚既
久體貌素隆特屈彝章仍居峻品勉布條職勿忘省循

準既外貶準婿樞密直學士王曙落職知汝州朝士與寇
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
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

遠徙之上命知小州謂退而署紙筆曰奉聖旨除遠小處
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
旨以庇準耶二人忿鬪蓋自此始準遂自太常卿知相州
徙知安州八月壬寅再貶道州司馬

準再貶道州司馬詔曰刑法之設天下之公共也苟當其罪予
何敢私太常卿知相州爰自先朝早膺榮遇便蕃恩寵踐履清
華屬朕纂承彌深簡注出奉節旄之寄入登樞宰之崇而不務
惇脩密萌凶慝辱予輔弼玷及摯紳特屈憲章免其流竄黜居
典午久謂寬恩可貶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道州司馬仍以其事
傳告諸州御史臺揭示朝堂以示

準坐朱能叛自知安州再貶道州司馬準在道州晨具朝
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講讀賓至笑語若初
編年錄卷三 四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紕皆非上本意歲餘上
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對上崩乃責
雷州乾興元年二月戊辰貶雷州司戶

準貶雷州司戶制曰爲臣之辟莫大於不忠治國之經務從於
去惡矧獲罪於先帝尙屈法於公朝世所靡容朕安敢捨錄齊

大夫道州荷二聖之顧極三事之崇每推誠而不疑當捐軀而
有報而乃包藏凶德背棄大恩與逆寺以通謀構陷而干紀
果上穹之降譴俾渠魁之就擒始其告變之辰適當違豫之際
貼危將發震駭斯多雖馳驛以竄投蓋忌器而隱忍靜思及此
可爲寒心屬予一人羣纘不構欲邪正之洞別在賞罰之惟明
特貶遐方庶塞輿議全其微命足示於好生正乃常刑式申於
禁暴諒非獲已爾惟自貽可貶授將仕郎守雷州司戶參軍員

外置同正員

仁宗即位太后臨朝宰臣丁謂加司徒貶寇準爲雷州司
戶李迪爲衡州團練使仍播其事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
交通迪坐朋黨附會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
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會
隙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
即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徙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
初權此震怒遂至沉劇皆謂語也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
地遣中使資勅就賜二人至道州中使授準勅準乃赴貶
所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經首
載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有詩曰到海
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邪長準

編年錄卷三 四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惡之仁宗天聖元
年準卒於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
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
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沒年六十三是時始命準
爲衡州司馬準弗及知也其妻宋氏尋乞歸葬西京許之
其後追復開封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景祐
三年七月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諡忠愍
賜準諡曰忠愍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
予主噫之日乃爾秉鈞之年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遺盜言之時
沓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汚貝錦難察再罹遺責遂及云亡朕
嘗憫之宜特賜諡曰忠愍

七月丙寅李迪拜相自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除吏部侍郎兼

大學

馮拯樞相 自判尚書都省除吏部尚書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迪拜相制曰握魁柄之重于以擬乎三階調羹味之和于以熙

乎百志贊大鈞之成務總衆職以敘功陟降於嚴廊之塗彌綸

乎天壤之闕諒非人傑曷副尹瞻 具官李迪 冲識表微宏才緯俗

瑰琦而立行濯江漢以凝姿敏學兼該達夷吾之治體英文鼓

動精射父之訓辭爰自首冠時髦著參班著劇煩司會書命右

曹蒞戎閫以樹風董漕輸而成務瞻其雅望入直內庭稟禁職

而惟寅暢帝猷而載郁推參邦政式佐台司罄輸感遇之誠圖

講亮工之業咨擇令典遵故實而不愆啓述微言體忠盡而無

隱實贊元子賓于東朝調侍宣勞規益備至稽枚卜之吉謹嚴

假之求若時升庸俾輔予治進拜天臺之秩專奉直館之嚴傳

編年錄 卷三 四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于承華申嗣儲后敦邑之數龍名並臻於戲股肱惟良所以成

蕩蕩之化棟幹是賴所以固丕丕之基屬興治之在辰務保民

而綏德益懷布策之訓式符肖象之求往欽哉無忽我選衆之

舉

拯拜樞密制曰王者法象斗宮樞機之掌攸重疇咨衰職窮直

之選惟艱自非挺忠亮之資懷淵深之識毗予大柄疇以爲宜

具官 體質方嚴性尚冲簡本直清而致用道冠人彞包宏達以

兼資量標國器爰自參聯仕路遙羽朝綏落落之操不羣籍籍

之名甚盛擢於倫萃荐被僉求贊繁務於凝嚴議庶政於廊廟

小大之事乃斟酌而有經啓納之言固匡救而無隱志敦冲退

譽藹藩維比肆覲以來歸久爲儀而屬望是用斷於朕志登用

老成正樞宥之名兼台鼎之貴拜天官之峻級倍并邑之重封

朕品秩以至崇申寵數之兼渥所宜罄于精力矢厥謨明講惟

深之圖以勉於熙載謹不密之戒無致於害成俾予臻垂拱之

風緊爾終翼亮之効往踐厥位服茲訓言

庚午丁謂拜相 自樞密使吏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樞密使曹利用加同平章事 自樞密使依前檢校

開拜昭文相制曰昔者軒后得六相而合神明泊于陶堯舉八

元而熙外內朕協于夢卜得茲股肱爰擇剛辰謨敷徽命 具官

職清體遠學富文高包孔氏之四科懋皋陶之九德自珍符之

華降屬靈館之經謨能竭精忠克符素志矧復 壇展禮湯社

巡方翊鑾格於殊庭洽祥於霄極乃勳克茂人望所隆邇者

召自侯藩再諮揆政察其寅亮授以樞機經百慮以不同守一

誠而事上宜加禮命用冠台衡舉集懋恩聿昭異數將允僉屬

編年錄 卷三 四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時惟汝諸勳翼乃心往踐厥位

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

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上曰學士所

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

草也上曰卽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領使者凡三人前

此未有人皆疑惟曹利用丁謂因告求罷上徐覺其誤將

有所易置遂召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除拜

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當止用李迪一人盡遷曹利用或

丁謂過中書上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爲便又

言玉清昭應宮未有使謂首議建宮卽令領此又言曹利

用忠赤有功圖家亦宜與平章事上曰諾以樞密使吏部

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使兼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

事皆用演所言

編

八月乙酉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

中正自兵部侍郎除再

爲參知政事

錢惟演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刑部侍郎知制誥除

惟演字希聖忠懿秦王叔之第六子也十一月除兵部

侍郎兼太子賓客五年三月天章閣成除尚書右丞累遷

兵部尚書乾興元年七月除祥源觀使

九月丙辰周起罷樞密副使

自禮部侍郎罷爲戶部侍郎知青州

曹瑋罷簽書樞密院事

自宣徽北院使領國庫節度使觀察留後罷爲宣徽南院使遷慶路馬步軍都

署部

起自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遷樞

密副使是年九月罷在樞府三年丁謂用事逐去寇準而

編年

錄

卷三

四十九

敬鄉樓書

第二

以周起爲黨罷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謂得罪復

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卒贈禮部尚書諡安惠

起責授太常少卿知光州制曰嶠節砥名人彛所尙舉直錯枉

邦禁斯明苟跡涉於比周而履虧於端謹宜申懲誼以肅羣倫

戶部侍郎知早契昌辰荐升華貫擢贊樞衡之務冀申帷幄之

青州周起謀屬當國之臣怙權檢惡締連逆豎震撓先朝朋附之蹤責緣

斯見尙全至體止罷近司朕祇荷不圖治聞輿議爰稽典憲用

屏兇邪從坐之科汝將安免降居列牧尙洩方州咸示寬恩聊

行薄責苟能改節當復棄瑕庶念自新無或貳過

瑋自天禧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在樞

府幾一年寇準謫道州丁謂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出

之未幾復降爲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自知

宿將爲謂所忌恐益爲所中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

以弓帳矢箠自隨謂敗乃復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治

平中配饗仁宗廟庭瑋好讀書通左氏春秋爲將幾四十

年未嘗敗衄威震西鄙响斯曜每聞其名以手加額而東

轡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始

置弓箭手其所措置後皆爲法云弟琮之孫詩尙魯邪國

大長公主琮累官至馬軍副都揮使

瑋罷簽書樞密院入贊樞密院中宸之咨訪出臨邊部分外屏之

綰綬迭示倚毗載申褒寵其官地承華緒繼武經早參盾陛

之班荐奉牙璋之寄控于西鄙遏其外虞克彰撫衆之才屢奮

拘原之力威聲聳著眷注彌隆擢登近密之司僉議幾微之政

踐脩世職實濟美以攸推勸粹公家且服勞而匪懈爰旌誠効

編年

錄

卷三

五十

敬鄉樓書

第二

特需恩章進上列於宣徽仍兼榮於留後復以塞垣之要俾膺

總統之權允籍宿名撫茲舊地勉思重委無替前功

降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制曰下之北上在刑賞

以無私君之馭臣蓋進退而有禮苟涉比周之迹復懷覬望之

情尙舉寬科用全大體宣徽南院使領國庫節度使觀察留後曹瑋因緣舊族際會先

朝膺恩顧以有殊踐官榮而不次出奉守方之寄入陪帷幄之

謀屬兇人之擅權構逆豎而干紀遽因敗露旋就竄投顯彰朋

附之端曲示含容之德止解重柄仍進崇資以警總於戎昭遂

復委於邊要而乃爲國生事輒擾於平民微時有功罔念於前

訓朕以疊承遺旨恭紹洪基將肅具寮用申丕律降居環衛之

列遙分兼閫之權任以方州茲爲薄責苟能省過姑務改圖當

再進以示甄豈一眚而斯棄服我寬假汝往欽哉可落職宣徽

南院使乾元二年戊辰

十一月戊辰丁謂李迪罷相授戶部尚書知河南府

謂罷相制曰朕慎重名器眷侍鈞衡矧首預於謨明固常加於

體貌黜陟之際典章繫焉具官丁謂自儒流夙逢嘉會備更重職

爵有能名參宰府之告猷陟齊壇而授律來朝丹陛再列近司

重正樞庭遂冠台衮朝夕納誨方深於倚毗寵辱若驚宜循於

軌範違致同列面與忿辭實駭予聞有傷國體俾解調元之任

尙居顯列之崇汝惟欽哉荷此申警

迪罷相制曰衡軸之司棟幹攸寄所以朝夕延見動靜諮詢苟

爽民瞻必仰朝憲具官李迪策名殊等奮迹亨途亟擢雋於深嚴極

爲儒之榮遇未踰一紀參預近廷勤力自強能名亦著采其懿

望賓于東朝載陟台階是司大柄宜遵禮範用鎮時風當旅對

編年錄卷三五十一敬鄉樓書第二輯

之揚庭忽抗言而興憤駭予聞聽厥有辭章爰罷宰司式存寬

典爾惟循省無益悔尤

迪自是年七月拜相至是與丁謂同罷爲相纔五月謂

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

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謂欲

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爭之因語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

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奸邪願同下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

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

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時上怒甚欲付御史

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

之意乃各降職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先是

上久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

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不治之后適在屏

間聞其言由是惡迪迪至鄆半歲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乾

興元年二月貶迪衡州團練副使

迪貶制曰附下之私法常必罰濟惡之釁理難獨矜屬茲繼紹

之初大判忠邪之路其有嘗居重任每務詭隨爰究驗於事端

宜申嚴於朝憲具官李迪幸由上第亟踐清塗纔踰星紀之齡遽貳

鼎司之政超擢之速倫輩絕倖驟正宰衡尤爲非次伊醜徒之

構亂萌巨孽而有初漬撓先朝震驚羣聽自翦夷於首惡見傳

會之有因特示含容貴全終始逮于罷免尙洩藩宣基命維新

政體尤愼稽諸公論難掩宿愆豈可未正彝章猶居崇秩謫于

退服處以貳車茲實自招無忘深省

謂惡迪必欲置之死地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始至

編年錄卷三五十一敬鄉樓書第二輯

鄆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

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或餽之食棄捐不與迪客鄆餘怒

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

至衡州仲宣頗憚之迪由是獲全或謂謂曰迪若貶死公

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惜之

而已長迪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章獻太后上僊迪時以

尙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爲相

己巳丁謂復相庚午進左僕射太子少師

制曰蒼震承基允隆乎丕業黃扉敷政實總於羣司屬躋德之

有聞思任賢而爲助授受之際詢謀允諧具官丁謂抱器挺生含章

秀發學洞聖門之奧辭銷天津之和自佐大鈞罄宣忠力翊勵

精之治責實攸先參同德之倫專徽斯稱外臨藩翰益樹風聲

因秉瑞之來廷復登樞而贊治存掌機要乃升公台斟酌于一
氣之和繼熙于百度之政良肱斯賴崇棟在茲俾其首輔儲聞
兼登接路峻鸞臺之茂級冠鼎席之至榮翊宣令猷庶協食議
時罷相制書未出謂入對乞留上遣入內都知張景宗副
都知鄧守通傳詔送謂赴中書依舊視事仍詔追即時赴
鄆州謂始傳詔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
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

庚午馮拯拜相

自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權密使通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充景

監宮使兼賢
殿大學士

制曰祇若盛猷詔膺洪業乃眷儲貳實鍾善祥任以政經俾其
練習眷言協贊允屬輔臣具官沉厚秉彝粹溫凝識蘊藏深之
雅度抱穎達之宏材凡所踐更必揚休問亟居兩府翊贊九功

編年錄

卷三

五十三

一教鄉校兼書

勵操方嚴秉心勤肅乃者政成西邑歲觀紫庭渴見風規荐加
圖任總樞機之宥密竭心營以變調屬我震闡漸親時政賴股
肱之明略助星日之重暉是用擢正台司列于揆路兼榮內史
傳德承華煥此編章允矣登屬勉伸贊謚務罄忠勞

宋宰輔編年錄卷三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四

仁宗乾興元年 壬戌

徐自明

六月癸亥丁謂罷相

自司徒兼侍中降授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制曰上幸之司財成於百度大臣之舉規正於四方其或履道有虧脩身寡愼比周非類玷辱具瞻當我至公之朝難居禮假之任具官夙承委遇遂極顯榮而罔念圖猷密交孽寺致山園之擅易會靡敷陳形簡札以潛通備彰款昵私營器用竊役工徒證左甚明違辟斯顯宜從黜免用肅羣倫俾降秩於春坊仍分曹於洛邑猶存進退之禮且示含容之懷噫戚實自貽咎不慮遠未爲竄逐無忘省循

謂自天禧四年七月拜相十一月戊辰同李迪罷次日復

編年錄

卷四

一

秋鄉樓表書

第二編

相至是年六月罷相真宗踰年相仁宗繼四月是歲二月戊午仁宗即位以皇帝尚幼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初丁謂與內侍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上臥起晚令內侍傳旨欲獨受羣臣朝謂力陳其不可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併去謂而未得間一日朝退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少解令拯等即殿隅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何議邪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

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勝朝堂

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

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

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通也臣章獻太后權處分軍國

事謂潛結中官雷允恭俾傳達中外之議既而允恭擅移

皇堂事發謂規庇允恭依違不決仁宗與章獻坐承明殿

召馮拯等臣曰丁謂身爲宰相與允恭交結併出文字一

紙乃謂託允恭於後苑作酒器及出允恭款于謂求皇城

司簡札往還遂亟命黜謂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詐作降神

眩惑禁中謂使詐爲神言譽已又嘗授德妙頌題混元皇

帝賜德妙他日奏之盡得其狀貶崖州司戶

謂貶崖州司戶勅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

編年錄

卷四

二

秋鄉樓表書

第二編

苟露挾邪之迹宜申去惡之文具官早踐台司備隆朝眷曾靡圖於爲報乃公肆於非心叱比妖巫館于私舍潛通詭計假託神靈與孽寺以連謀幸先皇之違豫將逞姦回之志妄談禍福之端屬朕繼臨親專威柄僻違之狀滋見於反常毀謗之言更彰於無上比從罷免猶示矜寬既蒐惡之旋聞且閱實而具在背恩棄德一至于斯竄逐還方實乃自取可貶授將仕郎守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乾興元年七月辛卯謂因教女道士劉德妙語涉妖誕事再貶謂崖州司戶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仍以謂罪狀播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

道之幸常刑罔赦朝論快焉 謂初逐準京師爲之語曰
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
歲謂亦貶人皆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謂竄崖州道出
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準
聞家僅欲報讐亟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詔臣僚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時遣御史方謹言
籍謂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
其長者 謂家寓洛陽在朱崖凡五年嘗爲書自克責敘
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且述其受遺冊立之功有云臣
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遣人致于西京留守劉燁祈
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
聞上見之感惻遂自崖州司戶徙雷州司戶謂雅多智是
猶出於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
赦宥未可內徙上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遺嶺表爾
天聖八年以雷州司戶丁謂爲道州司戶始南郊肆大赦
中外疑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隨
言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君親只合取彼頭顱置諸郊
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
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
州明道二年皇太后不豫大赦謫者皆內徙丁謂特許致
仕 景祐四年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
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南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
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
幸其死也

同日任中正罷參知政事 自兵部尚書遷爲太子賓客知鄆州
中正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樞密副使天禧元年九月
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樞密副使四年八月除
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爲執政凡六年事仁宗繼數月中
正之貶坐營救丁謂故也後復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諡
康懿弟中師仁宗時爲樞密副使
七月辛未王曾拜相 自行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會靈觀使
制曰舜績方茂選衆而舉舉陶周邦既隆降神而得山甫良弼
之任羣黎式瞻必惟其人同底于道今朕博采輿議用符棟求
擢茲調護之勛列于衡宰之重載涓今日誕舉徵章 具官簡亮忠純直清粹厚學窮師法文擅國華登俊選於昌辰冠時名於多士 拜當大任遂翊洪鈞達胡廣之朝章究房喬之吏事出臨
都會克樹於風聲來復近司愈隆於望實開綠冲眇始洩政經
實賴師賓以資訪問方紹隆平之業豈忘輔翼之勞是用旌一
德之贊商舉三篇而命說九功將叙資乃緝熙衆志未融賴于
訓道契風雲之交感叶夢卜之不違乃眷眞庭夙隆使任俾其
總領庶極寅恭於戲上法乾台方崇於體貌下和民則益峻於
表儀懋宣令猷往踐于位
天聖三年十二月癸丑授行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
史
制曰朕紹休三聖躬覽萬幾眷乃股肱之臣方居鼎軸之重進
圖實業擢冠宰廷適涓剛辰誕告明命 具官同寅一德入贊兩朝懿學洪文通天人之極摯沉識厚望疎中外之具瞻綱紀羣

倫綱熙百度是用總祠真館正位黃扉加命地卿兼榮史觀秉
我魁柄穆于政途於戲天之三台以上幹於元緯國有四輔以
下經於大謨其懋乃功往弼予治

五年二月除提舉脩真宗皇帝國史故事宰臣自領監脩
國史至是以曾提舉猶別降下勅以命之曾嘗請用孫奭
馮元勸講殿中又荐參知政事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夷
簡遂拜相

同日呂夷簡魯宗道並參知政事

夷簡自開封府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開封府遷給事中
中除宗道自開封府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開封府遷給事中

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大理寺丞蒙亨之子宰相蒙正之猶
子也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夷簡擢進士又舉制科嘗通
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于時田器有算還奏請除

編年

手

卷四

五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之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算時王曾為知制誥
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曰君識呂夷簡乎曾曰不識也旦曰
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當與君對秉鈞軸曾曰公何
以知之旦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
器是也後以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辦有聲上識其姓
名于屏風意將大用之也會雷允恭擅移山陵詔夷簡與
魯宗道按視還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仁宗嘗問輔臣曰四
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夷簡曰凡奏獄或出於疑則
從輕可也仁宗深以為然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天聖元年詔曰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
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等及三司副使較
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

張士遜參政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總長編
總計置司
參編
二年合祭

天地于園丘王欽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文武

百官並加恩故事輔臣例遷官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

為式南郊輔臣豫辭遷宗道為人剛正嫉惡少容遇事

敢言不為小謹為諫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

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果自酒肆來使者先約曰

即上惟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對使者曰然則

公當得罪曰飲者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

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

里來臣家貧無杯酌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

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併夷簡皆首蒙擢任

丙子錢惟演樞密使

自樞密副使除前兵部
尚書充樞密使前源州使

編年

錄

卷四

六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制曰樞密之任軍國是經獻納詢謀用弼臣而更踐等威廉級
與宰司而比崇其於簡求必及才望今朕舉朝輟之英彥得儲
閣之舊勳陟以使名允孚公議褒賢昭德其在子茲具官錢生
王侯之慶門稟星象之嘉瑞忠為代法行本天資以山濤之清
淳傳丙吉之寬裕學總經邦之奧辭探復雅之微佐佑先朝徊
翔近列沃心造膝居多審正之言守位直躬靜有端莊之操暫
予眇質始預政經爰以嘉謨入參賓席日講溫文之範彌彰護
翼之勤迄今纂承豈忘甄擢用是載消良吉胥協羣倫囑其贊
務之勞峻此即真之拜雷風之令允賴於翊宣飭餼之和良增
於倚屬於戲后非賢而罔又民率德而具瞻方資棟榦之隆以
承詒燕之業往服休命毗于大邦

國朝樞密使帶檢校官今惟
止以尚書充使非例也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樞密使

為保大軍節
度使知河陽

制曰任以中權總兵符之雄重倡予九牧寄民政之惠和適均
佐佑之勤固無出處之異爰稽穀旦誕告羣倫具官錄敏學本
於宗師懿文恢乎事典挺生勳閥之後允作柄臣之良乃登樞
庭實掌邦要處崇高而是畏務冲挹以載懷頃露由衷懇祈遜
職宅予憂之尙默從乃欲之未遑雖帷幄本兵方資於策慮而
殷萃聯戚緣避於嫌疑是用解機務之繁陟齊壇之貴殿彼鄺
時以控西陲守茲盟津以壯右輔褒功賦邑併示寵徽於戲持
盈守成朕方欽于治本敦詩說禮汝無墜於家聲惟明哲可以
保厥身惟靖共可以綏厥位嘉乃達識豈煩訓辭

惟演自天禧四年八月除樞密副使乾興元年七月除樞
密使是年十一月罷在樞府凡三年 初惟演見丁謂權
盛附之與爲婚姻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院
編年錄 卷四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
演慮併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
妹妻劉美實皇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爲
鎮國留後即日改今命長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
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奏惟演儉人嘗與丁謂爲婚姻緣
此大用後揣知謂姦邪禍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謂今
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
猶願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
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天聖九年改判陳州判河南府始惟
演託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開
待制范諷諫曰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
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勣亦請督惟

演上道惟演自言先寵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
南促其行景祐元年惟演卒特贈侍中惟演始以父歸國
故亟顯然自以才能進文詞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
家聚書多於秘府在館閣與楊億同脩策府元龜凡千篇
喜獎勵後進歐陽脩尹洙皆出幕下雖官兼將相階勳品
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不足者惟
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

同日張知白樞密副使

自翰林侍講學士尙書右丞知南京召除兼詳源觀使

知白前爲參知政事是時王欽若爲相與知白議論多不
合知白以疾辭位罷爲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徙南京
至是欽若分司南京衆謂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
論者多之仁宗即位召入爲樞密副使知白在樞府三年
編年錄 卷四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至天聖三年十二月拜相

天聖元年 癸亥

九月丙寅馮拯罷相可從兼侍中罷爲發投太尉兼侍中武勝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制曰崇德報功本皇王之首務出藩入輔申賢傑之壯猷乃眷
元臣久當大任勉徇懷於素守庸謚告於羣倫具官秉節剛方
處心忠亮體和能斷好謀而成往事先朝浸膺重委屬文考之
末命奉冲人而繼明宣力居多積功甚茂比嬰疾疢繼露封章
願解事權備形悃愾屢申於教雖然固執於謙冲是用付南
陽之節麾寄西宅之符鑰衍之多戶益以真封併舉徽章式尊
舊德於戲君臣之分要篤於始終出處之宜用均於勞逸其祗
休命以保令圖

拯以天禧四年十一月拜相是年九月罷入相贈二年

先是二府議以天書葬永定陵尋爲應天禪院奉安真宗御容禮儀使疾作賜白金五千兩以亮陰不克問疾叩頭謝五上表願罷相於是遣使即臥內以告命旌靈賜之拯病不能赴河南而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拯爲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尙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

同日王欽若拜相自刑部尙書知江甯府召拜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玉府昭應宮使昭文館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朕猥以眇質獲紹丕圖言念爲君之難實惟任賢之重輔茲不逮眷於老成聿采民瞻用符帝資具官王連事先帝嘗升近司彌綸萬幾夷險一節向均勞逸出落藩垣政晉穆于民風編年錄卷四九敬鄉樓叢書

心雅存于王室屬廟堂虛位總策協謀疾置召還嘉猷入告俾復升於台路仍併贈於徽章於戲三公無官以帥百僚之治一人有慶以遺兆民之休坐恢國猷永作賢弼
欽若前以天禧元年八月拜相至三年六月罷相是年自知江甯召復拜相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力攻之惟演聞乃亟去馮拯病太后有復相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尙書知江甯府上嘗爲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欽若至國門始命中書徙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欽若始入見馮拯罷相判河南府欽若遂有是命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爲敘遷圖以獻冀使省覽然亦

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得不伏

祭天地于圓丘以宰臣王欽若爲南郊大禮使進司徒封翼國公時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爲禮儀使翰林學士晏殊爲儀仗使權御史中丞薛奎爲鹵簿使權知開封府王臻爲橋道頓遞使故事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尙書爲鹵簿使開封府爲橋道頓遞使國初循用此制其後太常卿御史中丞兵部尙書或闕乃以學士及他尙書丞郎領之其職掌仍用禮院御史臺兵部吏如故儀衛名物皆鹵簿所領儀仗使惟督促諸司而已又使領次第則大禮禮儀儀仗鹵簿而橋道頓遞編年錄卷四十敬鄉樓叢書

最居其下真宗封禪五使皆以輔臣爲之及上玉皇尊號宰相向敏中當爲禮儀使以年老不任贊道更命樞密使王欽若而敏中乃領儀仗使蓋失之矣今有中丞而換使名非故也長爲大禮儀仗三年以宰相王欽若爲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爲使議者非之上

天聖三年乙丑
十月辛酉晏殊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開封府時年三十七
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號神童仁宗封昇王以殊爲記室及爲皇太子爲左庶子是歲遂有是命十一月戊申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翼國公王欽若卒

欽若以天聖元年九月拜相是年十一月薨于位再入相二年 欽若感疾車駕幸其宅臨問賜白金五千兩後三日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婿大理評事張瓌除秘閣校理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呼爲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知邵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事敗乃王欽若所荐舉太后頗解體同列稍侵之欽若悒悒以沒後有詔塑其像茅山列于仙官左正言劉隨言欽若賊汚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邪宜察其妄不報 欽若與楊億等同撰策府元龜有褒詔則自爲表謝譴問則戒吏云第言億等故馬知

十二月癸丑張知白拜相

自樞密副使行尚書丞充祥源院使授工部侍郎平章事充會靈使

集賢殿大學士同知

制曰朕以四海至廣萬幾至繁惟時惟幾實賴良輔

具官張恭

允篤實清直惠和頃從禁塗入贊樞極忠嘉有守方毅不同是

用擢進宰司升華省座進兼書殿之職仍總靈宮之祠於戲代

天之工上列三階之象秉國之務下遂萬物之宜益宣令猷式

副予倚

是日宰相王曾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

樞密副使尚書右丞張知白加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樞密使曹利用加司空 國朝故事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閣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江德明趣閣門閣門惶惑不知所出曾抗聲曰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時樞密副使張士遜亦加左丞帝使士遜慰曉之詔宰相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尙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

張晏于河陽爲樞密使疑代已始悔懼焉

乙丑張晏樞密使

自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

張耆鎮河陽太后召耆爲樞密使晏殊言樞密與中書兩

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賢亦不宜使中才處之耆無他

勳勞徒以恩倖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奈何

復用爲樞密使也太上不悅 耆既拜樞密使封岐國公

耆初名晏至是改焉七年二月除會靈觀使兼羣牧制置

使十年八月除尚書右僕射明道元年十一月除昭德軍

節度使兼侍中

天聖五年 丁卯

正月己未晏殊罷樞密副使

自刑部侍郎能知宣州

殊自天聖三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是年正月罷在樞府踰

年 先是殊言張蒼不可爲樞密使太后不悅至是從幸
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
史曹修古等劾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忽躁無大臣
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
正典刑以允公議殊坐是免出知宣州尋改知應天府殊
至應天乃大興學范仲淹方居母喪殊延以教諸生自五
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始編長
戊辰夏殊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起復尚書左司郎中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

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中制舉爲直集賢院仁宗封慶國
公宰相王旦荐竦才遂命教慶國公書是時君臣爭言符
瑞竦獨抗疏以爲不可及大臣領玉清昭應宮使以竦爲
判官由是附會神怪僥倖進取以至累遷是年遂有此除
年 錄 卷四 十三 敬鄉樓藏書

二月兼脩國史六年三月兼權發遣宣徽院公事
天聖六年 戊辰

二月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以天聖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二月薨于位入相踰
二年 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憂
畏日侵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至是在中書忽感風眩輿
歸第而卒贈太傅中書令家貧太后諭王曾等令共恤其
家禮官謝絳諡議文節御史王嘉言以謂絳止述車駕臨
問觀其寢處儉素爲之動容乃引好謙自克爲諡似略其
大而錄其小以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諡
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諡矣遂不改知白不喜魯宗道嘗語

人曰銓曹中取一最不材選人軍巡獄中求一最無行者
亦當優於此人矣編長

三月壬子張士遜拜相

自樞密副使行尚書左丞充詳議大夫使

制曰鈞宰之司總裁萬化故道存兼濟若舟楫之乘巨川義在
相須若股肱之衛元首自非邦雋曷慰民瞻爰擇剛辰式頒顯
冊具官張材膺敏達德昭中和先皇帝簡自聖心實之清貫早
輔學於儲禁遂密謀於有廷而能謹密自持將明有裕屬予纂
序爾所仰成適從選衆之求粵有登庸之拜既兼榮於書殿仍
加秩於禮卿益以邑封副之眞食斯爲異渥以寵舊勞於戲開
德宣符其本泰階之象參坐議政莫如公哀之尊惟正色可以
弼違惟純誠可以亮采無使房魏姚宋專美於有唐也

編 年 錄 卷四 十四 敬鄉樓藏書

張知白既卒上謀所以代之者宰臣王曾荐呂夷簡樞密

使曹利用荐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曾

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其位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事

言士遜事上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懿之德請先用之太

后嘉其有議遂相士遜從利用之言也編長

同日范雍奏遣並樞密副使

兼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永興軍除

雍字伯純河南人遵字從式淄州人 七年二月范雍權

發遣宣徽院事累遷禮部侍郎 遵在永興章獻太后遣

內侍魯繼莘於永興營浮圖遵希太后旨躬自督治既成

乃得召用遵長於吏事其治尙嚴猛所誅殘者甚衆時人

號爲姜獠子天聖八年九月卒贈吏部侍郎遵在樞府除

二年疾且革車駕臨視賜白金三千兩卒又臨奠輓朝
天聖七年己巳

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樞密使

依前保平軍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鄆州

制曰朕謹經國之方厚御史之禮顧倚謀於舊德久嬰務於繁
機式均爾勞庸告在位具官曹才推應物資適逢時往使交兵
之間遂成繼好之利逮受遺於先帝委輔政於冲人時無金革
之虞自決廟堂之勝間露言於累牘祈出守於近符特徇由衷
以聽避寵於戲識進退之分則臣節達全始終之恩則君義明
宜體眷懷勿忘欽率

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
用以勳舊自居不卹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太
后亦嚴憚利用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

編年錄

卷四

十五

敬聖

第二

編

擊帶程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
后領之利用奏抑內降恩或屢卻而復下則有黽勉從之
者久之人頗知其然或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卻於
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媼陰諸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
太后始疑其私頗愠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
崇勳戒勅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從
子洸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有詣闕告洸不法事奏上
崇勳方侍自請往按治洸洸于真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
長崇勳等窮按曹洸獄具洸坐被酒衣黃衣令軍民呼
萬歲且傳致洸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執政皆願望未
有對者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
狀太后大怒將併逐士遜而王曾徐亦爲利用解太后曰

卿嘗言利用橫肆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每以

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解貶利用

爲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詔杖殺洸同曹利用嘗私貸

官錢再貶爲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內侍楊懷敏

護送之時朝廷以利用嘗所荐擢者多領兵守邊欲悉罷

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安反側詔從詠言

宦者多惡曹利用必欲致之死地楊懷敏逼之利用素剛

遂自經于襄陽驛同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第憂

和不就故於聘賂無所愛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

力斬其數於國有勞既富貴負恃以爲己功性又悍觔少

通力裁僂倖而其親舊亦有因緣而進者故及於禍然其

在朝廷忠肅有守始終不爲柔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後

編年錄

卷四

十六

敬聖

第二

編

其家請居鄧州上惻然從之同利用後追復開府儀同三
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保平軍節度使上柱國鄆國
公贈太師康定元年九月諡襄悼皇祐二年立碑以旌功
爲額

利用追復制曰夫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哲王令典朕每慕之追

惟輔臣且權深憲肆頒禮命用資營魄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早

蕃壯圖遂階顯仕使殊鄰而交聘克著勤庸侍近幄以矢謨歷

居顯位爰從吏議再削官封言念謫居久淪幽壤屢申恩而賜

宥宜追遠以軫懷旌徽紹蟬公槐峻秩密章告第式示寵榮

諡襄悼詔曰居寵保終爲臣或闕其全社念勞恤往有國所務

於至恩贈太師頃事先朝密宣忠力嘗講和戎之利寢階秉軸

之榮位不期驕禍生所忽終緣族子之累遂謫房陵之行齎恨

奄刃撫情加悼嚮從昭洗並復寵名而於節惠之文不及有司之議宜推褒典用飾前庸諡法有因事有功曰襄恐懼徒處曰悼宜賜諡襄悼仍詔立碑以旌功爲額

並大詔令

二月庚申朔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宗道自乾興元年七月除參知政事天聖六年三月除禮部侍郎祥源觀使是年二月卒執政凡七年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后尊前帝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太后命尊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袴子弟得以

編年錄

宋四

十七

敬鄉樓叢書

恩澤處邪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帝前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時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及被疾浸劇仁宗幸其第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太后又臨奠輟朝贈禮部尚書初太常議諡曰剛簡後改爲簡肅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也

編長

丙寅張士遜罷相

授刑部尚書知江寧府

制曰入幹萬幾以總代天之職出倡九牧以宣美俗之風維時輔弼之賢迭爲朝廷之重其頒明制以告治廷具官張士遜識用冲深器懷沉遠早從朝路既陪東學之游肆翼天飛遂正中階之列秉節在位宣勞有年念經邦務之煩庸寄藩符之佚天臺之

峻司寇帥於五刑澤國之饒秣陵都于一會載更顯序往布寬條於戲君之遇臣要始終而盡禮下之報上無出處而或渝允迪乃休以服朕命

士遜自天聖六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爲相僅一年士遜得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長樞密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心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營救之利用既斥士遜隨亦罷上以士遜東宮舊臣故加秩而遣之辭日又解通犀帶賜焉長九年以刑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爲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遜朝京師冀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鞠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荐以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議趣使之落士遜乃赴許州

編年錄

宋四

十八

敬鄉樓叢書

同日呂夷簡拜相自參知政事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制曰王者之建宰職也上法台象以代天工下裁物宜以統萬類熙衆志而叙彝倫調四時而竭元化允資名器必契僉同疇其貳政之能寵以登庸之拜具官呂學探與曠器蘊宏深夙推經世之才動著首公之節以懿文而潤謨訓以精力而剴劇繁譽滿朝端績成官下朕初臨邦統尤渴時賢擢佐鼎司嘉聞國論勵匪躬之道而無失守節叶成務之宜而弗忘稽古方今遵祖宗之憲度致中外之治平懷於永圖繄乃良輔已試之効既彰於時爰立之恩素定于志俾對司於衡輔用正位於鈞台總職眞宮兼榮書殿仍增命數載峻寵章於戲自昔哲王注懷重任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曷若閱于臣鄰得此棟幹既稔彌綸之業更資翼亮之功贊列辟之具瞻繼宗門之茂勳勳宣休

問式荷至榮

始王曾荐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耒上爾耒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卒相夷簡以代士遜七月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張耒夏竦之請也龍輔臣宮觀使名八月己丑除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統和庶工運理羣物維時元弼之重以承上天之休咨合僉謀誕告列位具官呂夷簡道通元本學富經綸勤勞兩朝終始一節惟寬厚足以鎮俗惟忠嘉足以熙朝文昌上相之司以進恢於乾緯天官冢卿之貳以均治於邦彝儒館秘局爰田多戶併加異數用示注懷於戲外鎮撫四夷蓋自近始內親附百姓必編年錄卷四十九敬鄉樓叢書第二輯

以身先汝惟欽哉罔假多訓

明道元年二月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固辭兵部尚書乃令學士院貼麻仍遣內侍都知藍繼宗就閣門賜之八月兼脩葺大內使十一月上以脩內成宰臣呂夷簡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夷簡固辭所加官乃令翰林貼麻改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同日夏竦薛奎並參知政事竦自樞密副使兼樞密院公事除奎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樞密三司使除

陳堯佐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除

奎字宿莪絳州正平人堯佐字希元樞密使陳堯叟之弟奎拜參知政事入謝太后曰先帝嘗以卿為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累除禮部侍郎

六月甲寅王曾罷相依前吏部尚書知開封府制曰朕紹膺丕緒臨撫羣元內咨輔弼之良外倚蕃宣之重君臣之遇出處攸同具官王曾學洞聖機識窮物表早冠倫於多士荐宣力於先朝逮予繼承尤所倚屬爰定謀於枚卜遂擢實於冢司眷言靈宮總在宰職追惟文考之奉具有列聖之祠妖焰挺災一夕而既俾紆勞於鼎路且賦政於師垣矧惟累膺之陳時乃素懷之遂於戲事君盡禮惟舊德之靡違親過知仁亦至公之難廢勉膺明命往惟欽哉

曾自真宗乾興元年七月拜相至仁宗天聖七年六月罷入相凡七年始章獻太后受尊號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即改御文德及長寧節上壽曾執不可如前皆供張別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正太后滋不悅會編年錄卷四二十敬鄉樓叢書第二輯

玉清昭應宮災曾以使領不嚴累表待罪乃罷相出守尋改青州長八年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為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肅車徒而後過無敢大聲疾呼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寶元元年鄆州言左僕射王曾卒贈侍中諡文正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諧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皇祐中上為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大臣碑王曾始曾處天下事審而中禮居家人多見其喜愠之色在上前開陳許可辨博其餘治平中以曾配享仁宗廟庭

八月辛卯夏竦復爲樞密副使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刑部侍郎除

陳堯佐改參知政事自左議大夫樞密副使遷給事中除

王曙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工部郎中除

時宰臣呂夷簡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政事夏

竦加刑部侍郎復爲樞密副使陳堯佐加給事中改參知

政事竦與夷簡不相悅故以堯佐易之竦自天聖五年

正月除樞密副使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復爲樞密

副使累遷尙書左丞曙字晦叔河南人隋文中子弟續稱亦名曉曙舉進士及舉賢良方正入等後爲給事中

太子賓客寇準被罪晦叔即其婿也落職知汝州責鄆州

團練副使後入爲御史中丞是年遂有是除

天聖八年庚午

編年錄卷四 二十一 敬鄉樓書

九月己巳趙樞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除

樞字表微宣州宣城人劉美人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

樞厚結之樞樞爲樞密副使命未出人馳告樞樞問東頭

西頭蓋意在中書世傳以爲笑

明道元年壬申天聖十年十一月始改元明道

二月庚戌張士遜拜相自左議大夫知許州召授度使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知許州召授度使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

集賢殿大學士再拜相

制曰國家登用邦傑繼熙政途出則假息而爲藩入則從容而

論道聿圖舊望再陟近司具官張直諒兼容純和秉粹文學資

其器用忠厚本於誠明蚤自宰庭出臨方面尋分將鉞作鎮陪

京眷彌歲時宜有聲績雖均勞逸之任靡忘寤寐之懷是用還

秩秋卿參調鼎鈞特疏多邑之賦仍加眞食之封誕舉徽章式

諸僉論於戲奉天惟聖用憲于聰明代工其人允歸於變理勉興盛治以昌宏圖

士遜前以天聖六年二月拜相七年二月罷知江寧府呂

夷簡遂代士遜居二年朝京師除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是年二月復召入相明道元年十一月上以樞內成加中

書侍郎兼兵部尙書二年四月呂夷簡罷相己未加門下

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制曰代天工者在乎庶官總邦治者繫乎冢宰苟非嚴廊宿望

棟幹奇才何以副區夏之具瞻荷朝廷之大任我有良弼僉曰

其人方隆眷注之懷宜被甄升之命聿申誕告式協至公具官張士

遜明允凝心粹和誠實懿行循于憲度嘉言本乎典常朱邸効

官有諒直之益青宮分職存輔導之規連進位于樞庭復聯榮

編年錄卷四 二十一 敬鄉樓書

於相府罄弼諧之素志存將順之深忠既而假息藩垣撫綏黎

庶大布中和之治每懷翼戴之誠因出建於節旄遂入居於台

鉉益顯和羹之譽彌彰補袞之能協贊萬幾見百工之咸秩周

旋一德俾庶政之克諧是用登左省之崇資兼文館之重任既

加采邑仍錫眞封用是褒嘉式符毗倚於戲萬方砥厲允賴於

謨猷四氣均和方資於變理宜循古訓以佐眇躬俾協大中無

忝休命

七月乙酉王曙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陳州

曙自天聖七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以疾自請執政凡

二年

八月庚子朔晏殊樞密副使自三司使兵部侍郎除丙午改參知政事

天聖六年晏殊之出也上意初不謂然復欲用之會李及

卒召殊於南京命爲御史中丞仍命班翰林學士上是年
遂有此除未幾改參知政事十一月除尙書左丞

甲辰楊崇勳樞密副使自殿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遷武定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除十二月壬

寅拜樞密使

崇勳其先荊州人父全美仕太宗爲指揮使眞宗卽位崇

勳累遷至四方館使寇準罷相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奉眞

宗爲太上皇傳位于仁宗而復相準崇勳告其事遂誅懷

政仁宗立遂有是除十二月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樞密使

明道二年癸酉是年三月皇太后崩仁宗始親政

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相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判荊州

制曰我國家欽崇寶命撫育縣區必求絕俗之才以副經邦之

寄其有久居政府夙冠台司著績用以滋多執謙冲而愈甚俾

編年錄卷四 二十三 敬聖皇帝

遂舊宣之志用均勞逸之宜具官夷簡道本中和行存端厚早負

經綸之業每彰優裕之聲尹正邦畿繼聞善治參裨宰府屢進

忠言速膺命相之求彌顯致君之略動遵舊典靜守常規山甫

保躬不遺明哲弱翁行事罔失便宜歲月逾深謀猷益著以至

刊修詔令裁成國書營繕宸居弼諧縉紳事光簡策名播華戎

何寵利之不居惟恬和之是務斯用升節旄於近鎮視帶傳之

崇資併增采邑之封仍改褒功之號俾臨巨屏用示優恩於戲

入輔出藩盡賢人之美事進禮退義協聖典之格言服我徽章

無忘勳翼

夷簡自天聖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入相凡四年

三月甲午皇太后崩帝始親覽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

悅時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肅邪徑禁賄賂辨姦壬

絕女謁疎近營能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

謀以張耒夏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

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併罷夷簡

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

厚內侍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

初王曾爲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宰相王旦且謂曾

曰呂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異日當與君對秉鈞軸

及夷簡拜集賢相時王曾爲首相與夷簡同列果如王旦

之言曾嘗從容與夷簡具道且語皆嗟嘆以爲不可及夷

簡當章獻臨御輯睦二宮卒無間言

同日張耒罷樞密使自昭德軍節度使台僕射罷爲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護國軍節度使判許州等

州改陳

編年錄卷四 二十四 敬聖皇帝

夏竦范雍趙鼎樞密副使竦自尙書左丞罷爲樞密副使知

郎知荆南府尋知揚州又改陳州

陳堯佐晏殊罷參知政事堯佐自禮部侍郎罷爲戶部侍郎知

書知江陵府

耒自天聖三年十二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

凡七年竦自天聖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七年二月除參

知政事八月復爲樞密副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政府凡六

年雍自天聖六年三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

府凡五年竦自天聖八年九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踰二年堯佐自天聖七年二月除樞密副使七

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凡四年殊自天

聖十年八月除樞密副使尋改參知政事再執政纔數月

時章獻太后上仙仁宗始親萬幾一時輔臣皆以優罷云

同日李迪再入相自資政殿大學士判樞密院事兼知樞密院印

制曰舜命夔龍用熙於庶績周褒申甫以採於萬邦惟公論之

攸歸在良臣之是任分持政柄共代天工苟非出類之英曷稱

登庸之選李迪官樞密院平粹字量閣深榮名夙冠于俊賢蒞事素

聞于敏幹典機衡于相府頗見深忠備輔翼于儲宮尤爲舊德

俄出臨于外郡繼改領於雄藩星瑄屢遷聲猷益著德諸民庶

式昭撫育之功道濟邦家宜荷彌綸之寄是用斷自朕志擢於

書林爰資熙載之能復正調元之任不離起部遂陟臺階加駁

貴之榮資改仙殿之重秩爰申美號併示恩章於戲宰弼之司

治亂是繫內則變和庶事俾協大中外則鎮撫四方用裨至化

豈非任重允謂才難副我倚毗勉爾寅亮同日張士通

編年錄卷四 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迪初以天禧四年七月拜相至十一月罷入相繼四月章

獻崩自工部尚書知河陽召爲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

省是年四月遂拜集賢相

同日王隨參知政事自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除

李諮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除

隨字子正河陽人諮字仲詢臨江軍新喻人

同日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自步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遷檢校太保除

德用字元輔父超爲懷州防禦使補德用官仁宗即位積

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始太后臨朝有

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

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衛

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上閱

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故擢任

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驅馳自効賴陛下威靈待

罪行閒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長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相南府兼左僕射判河

楊崇勳罷樞密使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

士遜罷相判河南府制曰輔相之官蓋專國柄播宣之寄以穆

民彝惟逸勞之是均豈出處之爲異具官張學貫通變行篤忠

忱傳羽翼於初潛契股肱之一德秉節據正允蹈忠臣之風經

事造微能成天下之務寵至而心益戒望高而氣愈冲宜升揆

路之華聽守留都之重於戲文昌百僚之長既屬於老成洛邑

四方之中實資於保治往綏厥位以服于恩

崇勳罷樞密授使相判許州制曰內樞之職基命是司爲股肱

編年錄卷四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心膂之臣在左右弼諧之地納忠宣力久竭於誠明作翰均勞

式頒於命數具官楊忠純夙稟直亮兼資克懷經世之才茂著

首公之節加以該通義府習練戎經早造會於昌辰亟升榮於

顯仕出分邊任入總禁兵泊登將帥之壇愈重爪牙之寄貫霜

雪而挺操乘金石以存心尋居宥密之司益罄將明之効既增

隆於體貌復首總于樞機宜推優逸之恩用全進退之禮換節

旄之重地兼槐鼎之資崇載錫美名仍加多賦鑲于近輔允謂

報功於戲保明哲之躬在始終而無替眷中外之任用倚注以

攸同勉服寵章勿忘不訓

士遜自明道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十月罷復相凡二年

先是天下旱蝗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不有所發明上

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章獻太后諡冊退而

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
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詞猶以均勞逸
爲言也是年士遜罷平章事除左僕射判河南府楊崇
勳罷樞密使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時呂
夷簡自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爲門下侍郎兼
吏部尚書平章事遂以士遜爲山南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許州楊崇勳改判陝州初士遜與崇勳俱入造謝士遜
乃位崇勳下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勳爲使
相上因以使相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
盛度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
制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上同

同日呂夷簡再入相自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陳州授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昭文大學士
監修國史

制曰王者澄清化元陶甄庶品必求茂宰以付大鈞其有碩望
鎮時雄才傑世處阿衡之重任久籍告猷殿陪京之巨邦彌深
注意再陟三階之上庶符四海之瞻允協至公爰伸誕告呂夷簡
道包經濟學富典彝兼惠和肅哲之資蘊輔相彌綸之業被
遇先聖亟歷榮途弼贊冲人早登柄用自預聞於機政泊首冠
於槐庭敘舉陶之九功總魏相之衆職宣明國體茂遂物宜荷
寵祿而屢辭蹈謙光而不伐萬事皆理實賴胡公之賢四國于
蕃暫勞申伯之政思儀刑而是渴在寤寐以寧忘是用特舉徽
章入司魁軸天官正秩文館崇資史職勳名並遷舊貫仍益爰
田之賦載加眞食之封蓋示優褒式彰異數於戲任能圖舊既
獲於正人垂衣仰成行臻於大治繫乃耆德豈煩訓辭

夷簡自天聖七年二月拜相至明道二年四月罷爲相凡
四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期以半歲召
還是歲上復思呂夷簡遂復入相景祐二年二月除右僕
射十一月進封申國公

同日王曙樞密使自資政殿學士行吏部侍郎知河南府加檢校太傅充

王德用蔡齊並樞密副使德用自檢校太保兼樞密院事除

宋綬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除

曙樞密使制曰王者御世執契所以爲域中之尊圖舊任能所
以成天下之務其有英才傑衆清德服人早參論道之司方重
居留之寄宜申渥典入總內樞誕告治廷式頒明命具官虛研
物表識造幾先秉金石以存誠際天人而爲學先朝之獎遇斯
編年錄卷四二十八

厚冲人之眷倚特降貳政黃扉夙彰忠節作藩外屏益振風猷
既荐易於星霜固不忘於體貌是用特推寵數擢冠樞庭庶資
帷幄之籌以副股肱之任錫功臣之美號視師傅之崇資仍益
戶封併彰優異於戲總萬機之密勿實賴謨明罄一德以贊襄
勉思報効祇佩丕訓允升大猷

曙以景祐元年七月除依前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月薨于位在樞密踰年車駕臨
奠輟朝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雖
貴顯常深自抑損云 齊字子思萊州膠水人舉進士冠
甲科眞宗親齊舉止端雅顧輔臣冠準曰得人矣仁宗卽
位累遷翰林學士章獻后出金帛修景德寺命齊爲記內
侍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齊曰趣爲記當參知政事

編年錄

卷四

二十九

敬鄉樓書

矣齊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故遲之崇勳怒譏於章獻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後除御史中丞章獻遺詰以楊太妃爲太后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班賀齊毅然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可太后卒不與政止稱太后于宮中是年遂拜樞密副使時魯宗道沮立廟之謀薛奎爭服冕之議王晦叔寢脩宮之役蔡齊却臨朝之謀真可謂剛毅不同之士也

十一月癸亥朔薛奎罷參知政事

士承

奎自天聖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二年始章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帝且倚以爲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詔免朝謁視事如故又數賜告還第久之乃罷初明道二年章獻謁太廟欲被天子赦免臣下依違不決奎不可且曰太后必被赦免見祖宗不知

作男子拜邪女子拜邪乃章及章獻崩仁宗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赦免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歛

景祐元年甲戌

八月庚午王曾樞相

自天平軍節度使判河南府授刑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

曾拜樞相制曰王者臨御萬邦統寧庶政必資宿艾之德同底承平之休乃涓剛辰誕告有位

王具官稟粹厚之氣挺方嚴之資

參護儲宮蚤繫道德之助延登宰路尤寄賞刑之中宜有休庸載于羣論自均逸於藩輔實留想於刑儀益進天官之聯總謀樞機之務民瞻攸屬邦倚是崇於戲君之股肱實重柄臣之寄天之喉舌莫如省坐之榮繁乃同寅庸底于治

初王曾罷相知青州徙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使魏民愛其政生祠之改鎮天平軍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嘆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度量誠不及也是年復召爲樞相曾入樞府數月二年二月再相

景祐二年乙亥

二月戊辰李迪罷相

授刑部尚書知亳州

制曰朕統臨寰區審求輔相倘或招於物議難久處於台司宜告在廷俾從罷秩具書李迪登昌會式展嘉猷嘗參護於儲宮遂延登於政路而乃姻聯之內險詐相朋靡先事而正言頗爲臣而有隱豈可更居宸職以肅朝章且出守於便藩猶加榮於憲部仍陪多賦以禮舊臣於戲其代天工當經近私之蔽乃心王室毋懷去位之嫌往而省思尙克祇服

迪自明道二年四月再入相是年二月罷爲相僅二年

明道二年宰相李迪除二入爲臺官張渾爲侍御史韓渚爲殿中侍御史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廢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遂出渚濱並知州詔自今臺官有闕非中丞知雜保荐者毋

編年錄

卷四

三十一

敬鄉樓書

第二輯

得除授長景祐元年中書言太常博士李東之先於學士院試賜同進士出身館閣校勘詔除集賢院知邢州東之迪之子也天禧末迪罷相斥逐東之落職迪復相東之自陳於政府奏乞檢會乃有是命議者非之或曰迪與呂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常有所規畫夷簡覺非迪所能乃問迪所親曰復古門下誰適與謀對以李無門客獨東之慮事過其父遠甚夷簡因謂迪曰東之才可用當付以事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自夷簡事幸勿預知卽具奏得請迪父子皆喜不悟夷簡陰奪其謀主也東之既受命居半歲迪果罷相上同是年二月迪罷爲刑部尙書知亳州先是上御延和殿召宰相呂夷簡參政宋綬決范諷獄以宰相李迪雅善諷素黨諷不召迪皇恐還

第翼日遂罷相制詞略曰姻聯之內險詐相朋靡先事而

正言頗爲臣而有隱然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未

幾改知相州復改授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留

京師仍班三司使上同迪罷相後三日除資學兼侍讀留

京師後十日降爲太常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不

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及呂夷簡繼入中書頗專制

心忌迪潛短之于上迪性直而疎不悟也既坐范諷姻黨

罷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

清爲守闕察義夷簡請辨上遣知制誥胥偁卽訊乃迪在

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齊祠不預迪慚懼待罪故貶然補惠

清實夷簡意迪但行文書願謂夷簡前獨私荆王蓋迪偶

忘之它日語人曰吾自以爲宋璟而以夷簡爲姚崇不知

編年錄

卷四

三十一

敬鄉樓書

第二輯

其待我乃如是也長康定元年資政殿學士戶部尙書李迪爲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任迪欲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卽命代之後以太子太傅致仕慶歷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諡文定帝篆其墓曰遺直之碑先是知制誥李淑上十議其四議大臣曰太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三相十年實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盧多遜又六年而用趙普自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五人當是時進者競於納忠退則懼而脩省蓋進退宰相皆出睿斷也眞宗景德以前三次遷改惟李沆向敏中王旦畢士安寇準而已其

王旦十二年次則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無疑似之說以大度并容推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

且權太重則臣下難於久居言易入則小入得以交關

景祐元年今附

同日王曾右僕射自樞密使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再入相

制曰樞密靖密所以制乎邊兵鼎餼變和所以均乎國政惟是

文武之柄屬在股肱之良爰擇剛辰以敷大號具官王曾性資端亮

器識淵冲蔚為英材克對休運蹈夷險之一致屬夙宵之素勤

泰階六符重昭於天象尙書百揆式總於民常進書殿之美名

益爰田之多賦茲為異寵實副僉言於戲萬微之繁非腹心而

固寄四隣之近蓋體貌之所加維乃協恭副予圖舊

曾自真宗乾興元年七月拜相至仁宗天聖七年六月罷

編年錄卷四三十三敬鄉樓叢書第二輯

是年復自樞密使再入相南郊畢封沂國公

同日王隨李諮並樞密院事隨自樞密副使遷戶部侍郎除

王德用韓億並同知樞密院事德用自樞密副使遷戶部侍郎除

戶部侍郎除

蔡齊盛度並參知政事齊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遷禮部侍郎除

禮部侍郎除

億字宗魏開封雍丘人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隨執政

三年至四年四月拜相諮在樞府除三年至景祐三年

二月卒仁宗幸其第臨宴輟視朝贈尙書右僕射諡獻成

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常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

專務革濫賞以過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上前號

為稱職

景祐三年 丙子

十二月王德用知樞密院事自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

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得象為人莊重度量恢廓初為楊

億所稱以為有公輔器或問之答曰閩士多輕狹而得象

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莊獻太

后臨朝宦官熾橫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

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位樞府三年至五年

三月拜相

景祐四年 丁丑

四月甲子呂夷簡王曾並罷相夷簡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

樞密使左僕射充資政殿大學士始

編年錄卷四三十四敬鄉樓叢書第二輯

宋綬蔡齊並罷參知政事綬自吏部侍郎罷為尚書左丞資政學士

夷簡罷相判許州制曰持衡宰路以裁萬化之宜授節齋壇以

總元戎之略豈出入之有異蓋勞逸之是均爰擇剛辰誕告列

位具官呂黃中通理明允篤誠克肩一心以廣庶績佐時論道

十有六年頃從价藩還冠台席方茲倚賴同底治平而歲期之

間襄封十上願解要劇以圖安便宜加將鉞之崇兼視師垣之

貴褒功益賦叢示寵休於戲中外迭居莫如將相之重終始一

節實契君臣之知勉率訓詞益宣令聞

曾罷相判鄆州制曰朕紹膺丕構統御庶邦周覽萬幾之繁並

建四輔之職其有久任國事屢奏囊封宜解近司用昭美志具

王誠存方恪識蘊藉微感遇先朝踐揚膺仕逮繼承於天緒尋

擢正於台衡實賴嘉謀共熙庶績願勞於政路宜均逸於藩

符進長中臺之班兼榮秘殿之職褒功易號疏邑陪封式是茂恩以復優顧於戲儀刑百辟協宣左右之勞體貌大同務全進退之禮往祇明命姑徇私懷

夷簡自明道二年十月復相至是年四月罷入相踰三年曾自景祐二年二月復相至是年罷入相凡二年 天聖中曾爲首相夷簡參政事曾甚諱曾力荐夷簡爲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爲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爲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迪乃援曾入使樞密不半歲迪罷曾卽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宋綬實爲曾達意於夷簡夷簡卽奏召曾及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孝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於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

編年錄 卷四 三十五 一 敬鄉樓叢書

害遂請用曾可首相帝不可乃爲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議論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累丐罷帝疑焉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泰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對帝前夷簡請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二人各有所比故併綬齊皆罷初命曾以左僕射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學士丁度失之也 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作多忌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

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仲淹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與仲淹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孝引朋黨遂貶仲淹落職知饒州至是夷簡亦罷上同

綬自明道二年十月除參知政事是月同罷執政踰二年仍留侍講筵權尙書都省齊亦自明道二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景祐二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月同罷執政踰二年綬坐與夷簡善齊坐與曾善曾既罷齊亦歸班云

同日王隨陳堯佐並拜相 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堯佐自知鄆州授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編年錄 卷四 三十六 一 敬鄉樓叢書

隨昭文相制曰朕惟萬微之務屬乎三事之臣必疇咨于老成可變輔於元化誕揚丕制敷告明廷 具官素履含章純誠格物受知先帝早踐禁途輔德冲人實勞儲邸旋參政論復總樞謀屢詢黃髮之言彌見素絲之節是用擢司邦柄進代天工兼榮史觀之華加食爰田之賦維時寵數蓋協師僉於戲周以申伯揀萬邦漢以魏相總衆職著于載籍屬在良臣爾其變調陰陽鎮撫夷夏作我良弼不其偉歟

堯佐集賢相制曰朕纂紹丕圖謚寧中夏審求時宰付畀國鈞惟是老成之才允茲枚卜之吉誕揚明命敷告羣倫 具官陳望重朝端遠猷經世出入中外勤勞夙宵二府告猷居稔忱恂之德大邦賦政固多懍懍之風是用擢正階符參調鼎味兼榮書殿之職重錫雲臺之名采地眞封併加異數於戲師尹之重式

副民之具瞻股肱之良允謂國之同體祇服厥位勿替乃誠

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嘗密荐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同日盛度知樞密院事

韓億程琳石中立並參知政事

中立自翰林學士承旨兼

王隨同知樞密院事

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中立字表臣樞密使石熙載之子

侍郎知樞密院事加武寧節度使檢校太傅度位本居章

得象上而得象超為宰相故度亦特進秩琳舉服勤詞

編年錄卷四 三十七 第二 續

學科中選召試除直集賢院是年除參知政事

寶元元年戊寅 五年十一月政元

三月戊戌王隨陳堯佐並罷相

韓億石中立並罷參知政事

隨罷相建節制曰秉鈞之府既諮上宰之謀經武之方亦仗元

戎之略式頒明制誕告外廷

於哀職旋總領於星樞簡于朕懷付以魁柄絲屬精而宣力久

結疾以愆和璧上奏函懇辭政路謙微滋至夷退可嘉靡容機

務之煩重勞耆舊之德是用擇于近屏建以高牙兼榮台鉉之

司仍視師臣之秩於戲辭隆釋重聊遂於素懷味道養恬勉綏

於吉履祇服渥命益宣令猷

堯佐罷相建節制鄭州制曰亮采奮庸方委持衡之重避榮遜寵宜推從欲之私誕舉徽章孚告列位

脩身視履存乎時中力學探乎古始內外更踐滯榮相參間自

近司出臨巨屏載圖舊德權正中情協調台鼎之和對掌神機

之務遽因災異繼有奏陳援漢家賜策之文狗申伯于蕃之志

屢形詔諭固執確衷仍疏寵於齊壇俾兼榮於將綬陪京右地

姑以優賢於戲君子得進退之宜用符於終吉大臣無出處之

間要盡於一心往阜吾民實均予倚

隨自景祐四年四月拜相是年二月罷陳堯佐與隨同時

拜相是歲俱罷人相僅二年億自景祐二年二月除同知

樞密院事四年四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同罷執政不及一

年 初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為相其意引援非才

居己下者用之觀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

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日一

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

為養病坊之語會災異仍見韓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

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俱罷

王隨陳堯佐為相以疾五日一朝數忿爭參政韓億多私

石中立好戲謔右司諫韓琦連疏論其過曰陛下用輔臣

加此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望天災之消恐不可

得於是四人者同日罷

章事王隨卒贈中書令諡文惠始隨參知政事請與同列

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以廣聞聽議者謂非輔弼之職

其事遂寢及至居相位多屬疾益無所建明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編長中立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二年中立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諡文定中立性疎曠好諧謔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爲笑談練習臺閣故事不及汲汲近名云

同日張士遜章得象拜相士遜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授行門下侍郎得象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依前行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士遜昭文相制曰鼎寶調元蓋專國政台星著象式煥天光矧予碩臣時乃舊德宜入持於魁柄用大副於羣瞻具官張夷粹含章中庸體道懋昭一德之美協贊萬幾之微頃自冢司往釐太室澄清俗化敦厚時風若歲之和汝惟霖雨之潤如堂之庇
編年錄卷四三十九敬鄉樓藏書

汝惟棟幹之良是用還司上台進位左省兼領夏卿之峻仍專史觀之華褒功賦田並贖葬數於戲代天之化以布氣於四時秉國之鈞以主宰於萬事勉勤猷念庸庸副瞻求

得象集賢相制曰朕躬履邦圖屬精治本參贊萬微之務遠求四近之賢矧對掌於大鈞必允符於枚卜登我碩輔告於明廷具官章冲簡直溫懿厚和粹高文見于典冊茂行涵于珪璋頃由禁林進筦樞極謹重之望可以表儀朝倫經綸之才可以緝熙皇化爰立作相永孚于休於戲斷自朕心固僉謀之罔間協于一德豈盛業之難圖若時老成奚俟深訓

士遜自明道元年二月拜相二年十月罷再入相凡二年除山南道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判陳州徙河南呂夷簡罷相仁宗用王隨陳堯佐爲相明年隨堯佐罷士遜復拜

相封鄆國公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偁宋郊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置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士遜入謝猶以東宮舊恩或又言夷簡密荐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編長

同日王隨李若谷並參知政事事自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知開封府除

王博文陳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博文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執中自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除

編年錄卷四四十敬鄉樓藏書

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執中字昭譽恕之子王博文與陳執中並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卒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吏部侍郎子瞻英宗時樞密副使在位五十五日而卒

四月乙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觀字思正絳州人中用勸詞學科擢爲第一觀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舉文彥博爲御史時以爲得人博文卒遂有是除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上曰張觀先朝狀元會用觀也時上遇庠厚翰林學士李淑實中之

寶元二年己卯

五月壬子王德用罷知樞密院事自宜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赴本

德用自明道二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樞密副使景祐二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五月罷相樞府六年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其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崗貌類藝祖帝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罷爲武寧軍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編長初德用既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轉運使王汾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是歲德用自武寧節度使降爲右千牛衛上將軍

知隨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家人皆皇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客而已上同康定元年徙知隨州右千牛衛上將軍王德用知曹州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豈害德用者朝廷亡忠臣可惜也

同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守贊并州榆次人自鎮海軍節度使除班陳執中上李若谷下守贊時爲眞定府部署召用之

十一月丁酉盛度罷知樞密院事自武寧軍節度使罷爲尙書右丞知揚州程琳罷參知政事自尙書左丞罷爲光祿卿知穎州

度自景祐二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四年四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踰四年琳自景祐四年四月除參

知政事至是同罷執政踰二年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將併逐二人蔡希有不悅琳意卽紿道輔上願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宜見上爲辨之時度乘高勢以侵占民居琳嘗尹京邑以巧譎市第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希果怒以道輔朋附大臣特貶爲給事中知鄆州道輔後知士遜賣已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道直許之編長嘉祐元年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卒琳既歸本鎮遽卒贈中書令諡文簡琳爲人敏厲數深長於政事章獻時嘗上武后臨朝圖外人莫知希後千選英講讀謂近臣曰琳心行不佳蓋指此也然琳卒蒙大用出入將相幾二十年議者謂上性寬厚無宿怨云上同

壬寅王繼知樞密院事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工部侍郎除

同日宋庠參知政事自刑部員外郎參知政事遷諫議大夫除

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舉進士開封禮部俱第一與弟祁同時有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初名郊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上欲以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知制誥爲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學士左右知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因言郊姓名不祥上以諭郊因改名庠初諱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庠中書以庠名進上乃先用張觀蓋諱者之說已行然希遇庠厚卒用之至是遂拜參知政事長編政事必先知制誥除翰林

康定元年庚辰三年二月改元

二月丙午夏守贊罷同知樞密院事除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略使遷知開封府

制曰宣猷之地蓋倚舊勞之臣制閫之權是圖雄使之帥念保邦之惟憲方講事以治戎宜峻使名外恢王略具官夏精剛不撓沉毅有謀早會先朝寢聯禁籍入則董材官之旅以衛殿廡出則建上將之牙以臨方社自擢陪於密務彌進勳於深忠屬興夷落之虞日奏邊烽之急再思平殄須賴鎮安肅改秩於內微易褒功之美號往臨關輔式遏寇戎於戲職在樞機稔聞於碩畫賜之斧鉞特仗於專征惟嚴明可以統師惟威武可以懾敵欽予訓命遲乃庸功

守贊自寶元二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在樞府不及一年會西邊用兵守贊自請討賊故有是命仍命御藥張德明等掌御劍隨之時以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三司使晏殊各請罷內臣監兵云

編年錄

卷四

四十三

敬鄉樓藏書

三月戊寅王繼能知樞密院事

自工部侍郎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陳執中張觀並罷同知樞密院事

執中自右諫議大夫罷知青州觀自給事中罷知相州

繼自景祐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除參知政事寶元二年十一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三月罷在政

府僅三年執中自景祐五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

同罷在樞府凡二年觀自景祐五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

事是月同罷在樞府僅二年 天聖中繼嘗使河北過真

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繼曰何以

教之瑋曰吾聞趙元昊頗傑悍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

繼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

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

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繼及執中觀

三人同日罷職乃思瑋言

同日晏殊宋綬並知樞密院事

殊自三司使判部尚書除綬自資政殿大學士判部尚書知河

南府

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

自保寧軍節度使除

詔參知政事同議邊事仍書檢從知樞密院事晏殊之請

也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議邊事遂置廳於樞密院之南

帝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

策以獻于是復召之與殊及貽永同筭樞密 貽永字

秀長宰相王溥之子

五月壬戌宰相張士遜拜太傅鄧國公致仕

自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

事要太傅致仕進封鄧國公

制曰秉鈞當國進以儀於官師告老于朝退以厚於風俗去就

編年錄

卷四

四十四

敬鄉樓藏書

以禮古今所難宜推高懷誕布列位

具官張志尚恬約器涵冲深遠事

朝參輔朱邸忠嘉一節夙夜無渝導命樞庭詳翊萬

微之要調元宰路翕宣庶政之和乃懇上於印章願退休於田

里載旌茂節以修寵光用正師臣之班仍恢國土之祚歲時之

會朔望以朝恩數便蕃實出朕意於戲功成身退蓋本道家之

常憲老乞言尚希悼史之益往綏德履俾介壽祺

士遜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凡三人相僅

三年 時二邊用兵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

遜章得象參議之即不須簽檢國朝舊例以中書制民樞

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翰林學士丁度嘗建

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

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府得通議之知

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參取其言而降是詔士遜等以詔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爾非畏奪權也時西蕃酋領各稱僞將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也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士遜乃不敢辭長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優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出入施繖及與一子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

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 時議欲揀筆官爲禁軍於是筆官自訴待漏

院士遜上馬將朝諛諛益甚遮道不進馬驚墜地士遜乃七上章請老故優禮之

皇祐元年 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士遜就第十年卒年八十六車駕臨奠翼日謂輔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議陛下過之遠矣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 士遜惡參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遂以計去之仁宗疑其朋黨琳及道輔俱被黜然士遜爲人實厚亦有過人者一日仁宗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爾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爲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爲辨其不然仁宗意乃解

同日呂夷簡右僕射

自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制曰王者設丞疑之臣同股肱之體出宣風化以儆人之藩入總德猷以儀朝宰之位載符枚卜誕告明廷

其官呂體涵中和性尚敦一器更大用助著一時內外必平有魏絳之風烈夙夜匪懈維山甫之將明國之老臣世所標準是宜解庭臺之權于外專鼎鼐之職于中榮還右揆之崇峻兼左輔之重屬我舊德合于衆謀於戲代天之工注意于相善詳屢見則消復之是圖疆場未寧則攻守之是計爾其變陰陽以導善氣成威懷以鎮西夷勉而忠勞紆我宵旰

六月乙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南院使兼海節度使除

八月戊午罷爲天平節度使判澶州再入樞府僅兩月

初守贊爲招討使性本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附尋詔駐軍河中府居數月又徙屯鄆州乃以其子隨爲陝西緣邊招討使復授守贊同知樞密院隨既道卒守贊遂請罷去

拜罷 初直集賢院富弼言守贊庸人平時猶不能用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用之爲天下笑侍御史趙及等亦言守贊經略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府踰七旬而罷尋卒贈太尉諡忠禧

八月戊申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自龍圖直學士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參知政事

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官監御史

若谷自景祐五年三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踰

二年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故有是命明年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

同日宋綬見宗慤並參知政事綬自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宗慤自起居復翰林學士兼

龍圖閣學士左司郎中知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除

綬既拜參政病不視事遂卒仁宗幸其第臨奠輟朝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 綬自康定元年三月除知樞密院

事是年九月除參知政事十二月卒再執政不及一年綬性孝謹清介博通經史百家之書爲一時所尙朝廷有大議論多所裁定楊億嘗稱其文沉壯淳麗尤善鋪賦吾不及也

長宗慤字世良澶州清豐人翰林學士承旨迥之子也

同日鄭戩同知樞密院事自起居舍人遷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除

編年錄 卷四 四十七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

戊辰晏殊樞密院使自依前樞密院事遷檢校大

王貽永杜衍鄭戩並樞密副使貽永自同知樞密院事遷同知樞密院事除

樞密院事除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殊除樞密使制曰上樞之地皇武是經本喉舌之司爲股肱之體願簽諸於朝論特寵建於使名乃揆良辰誕頒明制

誠端固敏識沉通詞接人文之華道資天爵之富被知先帝輔學冲人入贊二司啓敷邦畫出臨方面治著民聲再持憲綱更

總利柄乃眷舊臣之望眷膺右府之資帷幄賴於嘉謀摯紳服其全德宜正本兵之府且昭與國之忠衍邑加封併蕃異數於

戲佐時展用經國須材匪肩忠瘁之誠曷濟機微之務往服休命無忘欽哉

貽永慶歷三年三月除宣徽南院使 衍慶歷二年三月爲河東宣撫使

慶歷元年 辛巳 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

五月辛未宋庠罷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守本官出知揚州

鄭戩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除

庠自寶元二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除一年戩自康定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尋改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在樞府不及一年 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唯詔書紙尾而已獨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

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語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河

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他日於上前議其事庠

編年錄 卷四 四十八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

遽請斬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己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

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雖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於是用朋黨事與戩俱罷時西北

數賊上憂之欲遣輔臣戩請行不許樞密院事除 樞三司使葉清

臣權知開封府吳遵路二人雅相厚面宋庠鄭戩皆同年進士也二人並據要地銳於作事宰相以爲朋黨請俱出

之於是四人皆與郡庠知揚州戩知杭州

同日王舉正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除

舉正字伯中參政王化基之子也舉正累遷翰林學士前一夕更有報除參知政事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傳者必妄不然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上曰卿恬於進取未

嘗于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又顧謂王舉正曰卿世爲參知政事可謂榮矣長

同日任中師任布並樞密使中師自樞密直學士右議大夫知益州召遷給事中除布自龍

中知河南府除

中師字祖聖參知政事中立之弟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圓四世孫先是布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

荐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俱擢任或曰中師罷廣嘗納賂於

夷簡於是樞密副使闕上謂夷簡曰用諫議大夫任姓者

蓋指布也夷簡遽進中師名上徐曰今在西川夷簡因言

中師可用仍併用兩人三年七月中師除河東宣諭使

慶歷二年壬午

編年錄

卷四

四十九

敬鄉樓書

三月辛酉晁宗慤罷參知政事自右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給事中

宗慤康定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從祠南郊感疾數

求罷故有是命執政踰二年未幾而卒贈工部尚書諡文

莊宗慤性篤厚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

七月丙午任布罷樞密副使自給事中除工部侍郎知河陽

布自慶歷元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七月罷在樞府

一年作三月任布在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

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遂罷去

戊午宰相呂夷簡判樞密院事自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判樞密院事

章得象兼樞密使自行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前行樞密使授檢校太尉依前行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夷簡判樞密院事制曰王者崇建上宰統理萬微以燮調於陰陽以鎮撫於夷狄近世兵事一委樞庭分設攸司不統公府屬邊烽之尚警思妙略之協宜宜委老成使之兼領官呂中庸載德沉密體和夙以英才列於政路諸求賢濟治之要知尊主馭下之方自正元台實釐庶績今倚睿哲兼司武經以專二府之謀以靖三陲之警爰田加食併示徽章於戲歷考前王統御諸夏或簫勺以清羣應或干羽而來遠人匪狃兵威務恢王度維乃碩輔博通舊文當有遠圖以副朕意

得象兼樞密制曰朕祗紹丕圖勤求至治永惟上皇之道爰立輔相之官鎮撫四夷宰制羣類而茲疆場之事乃專樞宥之司非通筦於冢卿曷統一于機務具官章懿文華國深識造神寬裕表於性情誠明彰于術業矧夫密勿之地本總綏於四夷弼

編年錄

卷四

五十

敬鄉樓書

諧之臣固倚平於萬事宜正使名之重以符邦棟之隆實賦爰田併伸褒異於戲政有未允資黃髮之謀知無不爲更勵素絲之節往服休命勿忘欽哉

殊拜樞相制曰帝王之業非一士之所成兵農之方豈異途而

可治故總合二府之制參寄羣賢之謀式旌舊臣以告列位具

器懷端裕業履純深學探聖人之原文經天下之化朕昔在

藩邸早聞政幾嘗延賓友之良獲親道義之益肆纂宏緒俾服

大僚顧樞筦之本兵方帷幄之計事且慮衆則勢必審任重則

責亦深宜親秩於上司特進班於時宰爰田眞食惟寵之將於

戲邦化未孚虜情弗諱阜民經物既濟以舉夔之功制勝伐謀

又申以良平之畫終佇成績用恢遠圖

初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

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
軍民爲二體列文武爲兩途爲政多門自古所患乞廢樞
密院或重於改作則請併本院職事于中書亦足以一政
事之本通賞罰之權不報編長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
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
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
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同平章
事爲使如故 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
霧四塞風霾終日朝論甚喧參政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
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復以爲言夷簡不敢當
改兼樞密使九月制罷判樞密院除兼樞密使上並同殊自
康定元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九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
除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再執政凡三年至三年三月拜相

編

年

錄

卷四

五十一

一 歐陽修奏正

第二

宋宰輔編年錄卷五

徐自明 諱甫

仁宗慶曆三年 癸未

三月戊子呂夷簡罷相

功臣正

除守司徒監修國史兼樞密院事文使仍改賜推誠保德翊戴亮節宣忠崇仁協

制曰朕覽前史之載見大臣之爲進而盡忠靡不流利澤之益老而謝事亦足厲廉恥之風維時上宰之賢式符高誼之舉具呂夷簡器識沉雅風猷雋明一登治朝三冠台席間屬疆場之用武兼總樞機而制謀勞於夙宵應此疹疾遣上醫而加親賜優告以就寧封章繼來誠請彌確雖閔勞以官職之務且不敢忘故舊之臣俾命上公以憲百辟於戲委遠時柄即遂冲高之懷贊襄國鈞尙圖忠益之補勉綏福履庸副寵光

編年錄

卷五

一

敬鄉樓書

第二

錄

夷簡自康定元年五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凡三入相至是居位僅三年 初諫官歐陽脩等數言夷簡招權收恩夷簡案求罷上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亦言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爲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才庸負重即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乏遠識致隳國事還自大名又秉朝政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知且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報今以西賊款塞意謂四方已寧欲因病默而去仁宗遣沔自持書詣夷簡第示之夷簡見沔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亦服其量云 長編二年冬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

手詔曰古謂發可療疾今勇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府

若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

尺寸一日見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譏言呂相失儀後旬

餘遂感風眩云是年夷簡再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勅乘

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机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

毋拜罷相爲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

議上風 四月甲子司徒呂夷簡罷與議軍國大事夷簡雖

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上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

蔡襄上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詣夷簡家諮事

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自夷簡執政屢貶言者如曹脩古

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等或

謫千里或抑數年假托人主威權以逐忠賢欲人附已一

編年錄

卷五

二

敬鄉樓書

第二

錄

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算安在西師敗沒之後北虜乘隙遠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竟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不納字凌脅中國大爲恥辱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萬事臨墮如此今以疾歸尙食權勢不能力辭或聞只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從之 長編同日章得象拜昭文相 自集賢院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昭文館大學士九月監修國史制曰朕覽萬機維御羣品詢謀輔弼和同天人矧登冠於百寮方審圖於一德爰諏剛日以告治廷 具官章 學洞精微性資沉

密居然廊廟之器職在鈞衡之司勵精力以緝綱綱稽猷訓以經世務清濁不可以澄澆重輕不可以低昂向以戎羯犯邊王師在野爰兼樞筭以會兵機旋陳宏濟之詞居多暗合之論茲用擢首台鉉進都多卿文館之華爰田之賦併茲命數式是注懷於戲若涉川爾惟舟楫之濟若作室汝惟垣墉之美勉恆盛猷勿替前烈

同日晏殊拜集賢相

自樞密使檢校太尉授廣南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大學士

制曰古之有天下者曷嘗不嗜吝庶工審求良弼劇斯時柄協宣風化朕承三聖之休總萬幾之要爰立作相必惟其人

具書奏文經朝猷器適時用夙事聖考見知冲人向以儲禁之師臣委之樞密之武事忠勞形於夙夜謀略制於邊陲宜正台鉉之司

尙參兵樞之議益升華於書殿更行食於真封雖倚大謀且旌

編年錄卷五三

舊德於戲百官各稱其位萬物各得其宜是謂天子之毗非曰宰相之任勉圖不績式副羣瞻

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殊數建言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宮中無用之物以佐邊費

同日夏竦樞密使

自宣徽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判樞密院行戶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僕充

賈昌朝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富弼樞密副使

自資政殿學士除

制曰出殿藩垣是謀長帥入經王務實賴近臣矧夫帷幄之嚴

蓋均衡弼之選宜乎廷告庸告朝僉

具官業茂經綸學通精授

早事聖考嘗更要途肆朕纂承愈益親近向分推轂之寄且著撫邊之勳偃息便藩倏忽深歲嘗首右府思任舊人庶資經國之謀以務戢兵之要地官還秩并賦敦封賜號褒功併推異數於戲勞師用武未免於邊虞務德懷戎日快於廟略勉圖忠藎庸答華恩

昌朝字子明真定人弼字彥國河南人先是以樞密使召

夏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

元昊嘗勝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卒於

敗喪師徒略無成功且言竦挾詐任數邪傾險賊與呂夷

簡不協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與同列既退而復薦之以

釋夙憾御史沈遯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內濟險譎竦

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

編年錄卷五四

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

及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卽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

泣復有左右爲之解釋則貽聖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

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榻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

八疏上乃罷竦而用衍代之竦遂罷樞密使後以宣徽南

院使忠武節度使赴本鎮未幾徙竦判亳州竦又自請納

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陟吏部尚書知亳州

賈昌朝初獻文召試除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一見許以公輔富

弼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

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契丹聚重

兵境上遣其臣蕭英等求關南地兵既壓境而使命非時

中外忿之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

不敢行宰相呂夷簡不悅弼時爲右正言知制誥夷簡舉弼使契丹仁宗命御史中丞賈昌朝接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遂假弼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使契丹增歲幣二十萬而契丹平是年弼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不受改爲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上察其意堅定特爲改命焉

四月甲辰韓琦范仲淹並樞密副使

琦自陝西緣邊馬步軍都總管除仲淹自陝西緣邊馬步軍都總管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蘇州人琦字稚圭相州安陽

人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時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

雲見左右侍從皆賀於殿上元昊圍延州以琦使陝西至

編年錄

卷五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則賊引去矣尋充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軍中服其威名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既請和遂並除樞密副使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爲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奇之勸晏殊薦之遂召用焉趙元昊反仁宗知仲淹才兼文武命知延州仲淹析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爲法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

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雍也後分陝西爲四路以仲淹爲環慶路

經略安撫招討使長初康定元年以知制誥韓琦爲樞密

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范仲淹爲龍圖閣直

學士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仲淹

嘗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

爲長者既而仲淹人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

臣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是年上令內侍宣諭韓琦

范仲淹等候邊事稍寧當用卿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

特出朕意非臣僚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

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

爲代是月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琦仲淹凡五讓不

編年錄

卷五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許乃就道富弼言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爲例是欲惑君聽况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有武臣挾此爲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無善於此臣不勝懇切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受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

公論也時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以弼仲淹比之夔契並長八月丁未仲淹拜參知政事癸丑以

韓琦代仲淹為陝西宣撫使十一月韓琦使還

乙巳杜衍樞密使自樞密副使檢校太傅依前行吏部侍郎充

制曰國家右列神樞上通帝紀崇建使號總緝治綱瞻庸匪私

唯德之舉杜具忠純迪志方厚秉彝深識自乎誠明直道貫乎

夷險歷更煩使休有善稱間自神畿擢裨右府屬封疆之多事

有夙夜之素勞宜陟冠於舊聯益進圖於密畫寵文階之高品

視帝傳之崇資茂對陞華實維公議於戲欽四鄰之輔蓋體貌

之與均贊萬務之機固命令之攸出勉思勤盡庸濟事為

衍自康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除樞密副使

是年四月除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至慶曆四年九月拜相

編年錄卷五七敬鄉樓叢書

七月丙子王舉正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授禮部侍郎

舉正自慶曆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七月罷執政踰

三年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樞

密副使范仲淹有宰相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

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

八月丁未范仲淹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

富弼樞密副使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初諫官歐陽脩等咸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相才遂除

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攜

樞副詣命於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

嘗膽不忘脩政上許焉乃復以詔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

累章不許七月甲戌以樞密副使任中師為河東宣撫

使仲淹為陝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

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

當守并州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是

月丁未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復為樞密副使猶欲固辭

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

且使宰臣章得象謂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弼

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乃其女婿引嫌求罷相上不許又

求解樞密使又不許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

月皆未行韓琦言於上曰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遙領宣撫

事足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虛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

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乃詔樞密副

使韓琦代仲淹為陝西宣撫使而中師卒不行上既擢任

編年錄卷五八敬鄉樓叢書

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

世之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

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

不次用卿等令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

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

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

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

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

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臣敢探其可行者條奏

願陛下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紀綱再振一日明黜陟

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

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

令上方信嚮仲淹等當著於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諸臣共以爲不可而止長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內有脩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云云願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二策竟不果行同諫官歐陽脩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自古帝王致治須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在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是効陛下不宜不力主張而行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教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協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當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上同以鹽鐵副使張昌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遯爲京東都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內置公卿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使方伯觀察採訪使之職也欲守

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云云上既納其言於是昌之等首被茲選以度支判官李絢爲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正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脩起居注四年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奏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祈等合奏云云故爲設立學舍保舉薦送之法又爲先策論過落間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其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之類皆苛細而無益一切罷之詔州若縣皆立學置教授官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會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

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志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輒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後兩人不交於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發兵爲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略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爲忤也

上並同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作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述進賢退姦之不易蓋

九月乙亥任中師罷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

中師自慶曆元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九月罷在樞府踰二年中師求知鄧乃有是命後請老以太子少傅致

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安惠

戊辰司徒呂夷簡授太尉致仕

自開禧同三司監修國史守司徒許國公除仍朝朔望及大

朝會並綴中書門下

制曰同寅協恭和衷則帝謀茲遠功成名遂身退乃天道之常嘗言耆哲之臣屢形高尚之請特推異數以示羣倫

具官呂當

世傑才爲國重器速事聖考服在邇聯肆予冲人延登上宰出入中外勤勞夙宵間以機務之煩浸嬰疾恙之劇懇陳封奏願解鈞衡拒之再三確然不已姑循靖退之節以厲恬淡之風於戲臣子全名得進退之道君明大義貴終始之恩益保至和以終遐壽

諫官歐陽脩言呂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實愚倒置紀綱大壞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禮數乞因求讓便與寢罷初呂夷簡罷相爲司徒猶帶兼脩國史宰相章得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及夷簡固請老授太尉致仕乃以還得象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居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綰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於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

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嘗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所言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卒配食廟庭爲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因郊禮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大宗正以總之又嘗薦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龐籍曾公亮等可大用宜者監兵主帥失利議者請罷監軍夷簡願詔押班保舉而押班叩首乞罷監軍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備而夷簡獨以爲不可示弱請建北京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王稱曰夷簡相仁宗策功立名有益於世方其主治喪之禮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深矣請

建都之議則其謀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歟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然而功最大者乃在於處仁

九月庚午晏殊罷相行工部尚書知開封府

制曰夫乾台之任弼足承君時謨明均國休戚朕既不敏委

政輔臣冀成斷金之情以濟涉淵之懼苟味茲道疇爲協忠其夙有雅才被遇文考實參儲衆之選因附天麟之華程其器能與我朝柄或間守屏翰或主領劇繁比緣樞省之勞遂至冢司之總屬邊場駭調懷繁與老師留屯吁食焦慮而罔念艱

疾頗圖晏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致乃公論達於予聞永惟宰輔之方思全進退之禮俾上機政改秩多官仍委州邦且邇京邑於戲承弼未驗罷免所宜眷舊人之弗忘匪至公之獲已當體恩遇毋怠省循

殊自慶曆三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入相踰年殊初入相擢歐陽脩等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而折之及脩出爲河北轉運使諫官奏留脩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儲舍以規利坐是糾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以爲非殊之罪云

制曰朕紹膺聖圖迄茲二紀惟賢是擇閱相尤難曷嘗不審其材猷察其識望其責任也重其注意也深庶幾得人輔予不逮具官道大而正德簡而廉感會亨辰便蕃騰仕昌言可以贊道清節可以服人久在內樞實濟不務宜參謀於鼎路乃總畫於機庭夫外恢經武之方內擅富民之術倚乃元老輯於顯庸既兼書殿之榮追疏公爵之貴參之功効增以戶封並爲孚號之華式副禮賢之舉於戲法天之象以正位於三階秉國之均以財宜於萬物往體厚遇益宣盛猷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對見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同日賈昌朝進樞密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

陳執中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

制曰國家上侔紫極右列鴻樞顧常武之所經實密謀之是賴惟首膺於德舉必稽合於師會具官賀器資宏深表誠篤厚名臣之裔雅望自將以經術侍路門以文章居禁掖尹京劇有疆濟之力掌邦憲有蹇諤之風與列政塗參知國論靖共不撓淵博有謀宜進貳於多卿特升冠於宥府褒功視秩併俾便蕃於戲日有萬微莫匪安危之倚邦之長懋亦繫左右之良勉恢令猷益贊丕業

執中自慶曆初以工部侍郎復知青州沂州卒王倫叛入青州境執中遣巡檢使傅永吉擒殺之傅永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上面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

編年錄卷五

十五

敬鄉樓叢書

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矣未幾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復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乃命中使齎勅詰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長昌朝執政凡二年至五年

慶曆五年乙酉

正月乙酉范仲淹罷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開封府

富弼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兼知鄆州

仲淹自慶曆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八月除參知政事是

年正月罷執政僅二年弼自慶曆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在樞府纔踰年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思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思薄磨勸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同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慶曆四年遂命參知政事范仲淹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欲典河朔一要郡上命樞密副使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其實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諺謗也長自仲淹等出使議者益深而集賢校理王益柔亦仲淹所薦御史中丞王拱辰既刻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等語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議進韓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

編年錄卷五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編

年

錄

卷五

十七

第一二

韓

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范仲淹亦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上同仲淹既出使議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逾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弼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明逸章奏甫入即降詔罷仲淹弼仲淹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弼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是日并鎖學士院罷衍而衍不知也康定中監察御史劉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置左右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也仲淹既黜故元瑜奏罷之慶曆五年賈昌朝陳執中爲相乞罷宰相兼樞密使詔從之又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弼仲淹遂俱罷安撫使其實說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遂任是日改知鄆州杜衍范仲淹等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

編

年

錄

卷五

十八

第一二

韓

丹領大兵壓境致慢書於朝廷倉皇之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綱紀綱其意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爾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嚴又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不及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乞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疏入不報皇祐四年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仲淹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帝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泛愛樂善天下想聞其風采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爲恥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莫不嗟嘆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爲舉哀於佛寺號之如父齋三日而去並長丙戌杜衍罷相授行尚書左丞知開州制曰天子不正責之輔三公無備惟其人其有師表百僚踐更二府雖夙夜之匪懈眷春秋之已高以至公而升以至而退宜作明命以告大廷杜衍官夙以盛名歷以顯仕孤風足以鎮浮俗遠識足以造幾微若時奮庸亦既滋久頃以蕃宣之績入參帷幄之籌嘉爾奉職之勤助予厲精之治而自居鼎輔靡協嚴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謨之治願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

私文昌綱轄之資曲阜麾符之寄俾特膺於出守仍改賜於褒
功當體素懷尙祇優數於戲公台之位本上代於天工岳牧之
臣亦下及於民澤往帥乃職厥惟欽哉

學士承旨
丁度之筆

衍以慶曆四年九月拜相至是年正月罷入相纔數月初
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進用至是相繼罷去會集賢校
理蘇舜欽監都進奏院數與諫官孫甫蔡襄輩往還甫素
出衍門下而舜欽衍之壻也凡有論事多爲人指目值邸
中舊例作養神會舜欽鬻故官紙爲費用於是臺官劾奏
具獄而坐舜欽自盜賊自王拱辰劾蘇舜欽等斥逐衍迹
危矣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
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
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上頷之衍退歸即召使出劄子令
甫等供職去後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
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候奏何得遽爾更還白衍衍取
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語衍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欺罔
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
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

長正月前

宰相杜衍爲太子少師致仕衍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
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
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衍退寓南都凡十年性不殖產第室庫陋數十櫓居之裕
如也嘉祐二年卒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衍臨終戒其子
努力忠孝自作遺疏其略云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
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衍爲相

編年錄

卷五

十九

敬鄉樓金書
第二

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革弊事以脩綱紀而衍尤抑絕僥

倖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由是僥倖浸不說衍多知本

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韓琦亦以

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

夏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

兵從衍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

壻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爲御史劾奏又集賢

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史按罪衍謂羅織

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又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進用請

屬吏衍不爲置對又范仲淹富弼皆出宣撫言者隨攻之

仁宗欲罷二人而衍又執以爲不可遂疑其朋黨以尙書

左丞出知兗州衍爲相凡百餘日而罷明年上章願上印

編年錄

卷五

二十一

敬鄉樓金書
第二

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太師封祁

國公卒年八十

事

同日賈昌朝拜相

自樞密使檢校太傅授前王都侍郎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國家致理興化欲侔三代之隆選衆舉賢審求四輔之望

適登庸於駿德宜誼告於治廷

具官賈

學際幾微行歸純直路

門勸講每陳道義之言紫掖下書多摹訓誥之體乃尹神圻之

劇乃專憲府之嚴會未累年復更二府別定謀於枚卜特正命

於中階進兼書殿之華尙筦樞庭之務用人之速近歲罕階於

戲仰法乾台以運四時之化坐司宰席以裁萬物之宜無使丙

魏姚宋專美於前世也

四月戊申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兼譯經潤文

使

同日王貽永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軍節度使使檢校太傅充

制曰朕以丞疑之地均於政塗密勿之司本之兵柄其有浚明乃德勵翼居懷適登冠於近聯宜孚聞於列位具官王德承慶

閱學洞秘鈐識局濟於精微材用本於閱博擢領帥麾之重入裨機政之嚴忠愿表於羣倫謙和守於一節參稽時論就正使名於戲內贊神謀益務秉樞之謹外經邊鎮庶幾假革之安其懋乃猷往踐厥位

慶曆五年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羣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羣牧制置使及是乃復之樞密院制置使之任

六年正月除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八月除兼侍中四年五月除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同日宋庠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鄆州除

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祁希雅意屬庠乃復召用之遂有是除七年三月降授右諫議大夫以旱自請也八月復爲給事中

同日吳育龐籍並樞密副使育自翰林院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大夫知延州召除

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育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

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元昊既納款稱臣籍自安撫陝西知延州召拜爲樞密副使併省官屬從兵就食於是邊費什省七八

編年錄 卷五 二十一 第一 第二 第三

三月辛酉韓琦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

琦自慶曆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罷在樞府纔二年 先是琦在涇州既召還而鄭戢代之戢遣所部劉

運與其屬董士廉築永洛城役作而戢罷尹洙以爲非便止之不可械繫運士廉戢爭於朝琦以爲永洛未可城而部將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卒城永洛而士廉又詣闕訟永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罷琦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能之罪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猶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仲淹初以忠言議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尤難辨明近日自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則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平日開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

權也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欲其作事大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弼但舉祖宗故事使陛下擇而行之小人巧譖以專權豈不誣哉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脩爲朋黨者益惡焉

四月戊申章得象罷相

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制曰朕稽載籍之明訓見君臣之大方進惟盡忠既勤夙夜之力退必由禮將篤始終之恩矧茲師尹之臣久處巖廊之地屢

編年

錄

卷五

二十三

敬鄉樓

陳懇素所解鈞衡爰以剛辰告於列位具官章器懷中裕風度外高偏歷仕途之華雅治道之要自登進於宰席仍總決於樞庭有經遠之術可以懷異俗有厚生之功可以阜齊民方隆嘉靖之風益賴耆明之德而乃謹持謙節確避寵名既諒由衷之言莫留僉往之命俾將牙之分闔仍相載之儀朝雖循雅懷豈忘厚遇於戲義形許國固出處之一心材足濟時自文武之兼用勉綏賢履茂對邦休

得象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入相凡七年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上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爲言而得象亦十上章請罷

上不得已乃許之長得象嘗與張士遜呂夷簡晏殊杜衍數入先後同在相位依違衆議未嘗別白至是畏言者將許其私事乃自表引年從優禮罷之後遂致仕云拜罷慶曆七年南郊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封郇國公後守司空致仕八年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諡文憲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諡同周公按宋史王洙傳改諡文簡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

同日陳執中拜相

自參知政事授使前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御幅員靖綏生齒眷言調燮之任實賴謨明之良爰擇雋髦用登衡弼具官陳材資鯁亮德範純深推忠先帝之朝進服冲人之御清規表乎八辟厚望鎮於一時總臨邊鎖之衡參貳政塗之訪有金石之爲操無毫釐之近私宜陞四輔之班式

編年

錄

卷五

二十四

敬鄉樓

應具瞻之望况樞庭之懋威武書殿之萃藝文雖屬兼才蓋昭殊渥於戲如堂遠地亦既隆人主之尊若舟涉川豈不賴丞相之濟往服茲訓茂經邁成

七年二月乙未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制曰朕若古先王旁求碩輔以託四海之重以寄萬幾之繁眷倚授受匪易具官陳器懷沉特材用敏長紹名臣之世家爲先帝之策士一言詒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風肆朕纂臨

遂參顯用如國寶玉能庇患災如時元龜坐判凝結固朝廷之風采實方夏之表儀嚮者擢自近司進聯宰席萬事不理繁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寧藉陳平之多知宜冠階符之貴且仍卿貳之崇陪賦褒功並隆徵數於戲王業之重非賢士無以共成國論之難非獨見之所能盡朕用丞相不在茲乎

初宰相賈昌朝以久旱上表援東漢策免三公故事及昌朝執中等申前請於是宰臣陳執中參知政事宋庠丁度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時執中自工部侍郎降授給事中未幾皆復所降官十月賈昌朝陳執中言民軍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降詔許之長編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營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庚戌吳育參知政事自議大夫樞密副使除

編年錄

卷五

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丁度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遷工部侍郎除

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登服勤詞學科仁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自求柄用也仁宗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豈有是哉遂有是命度在樞密因上慶曆兵錄五卷贈邊錄五卷

慶曆六年 丙戌

八月癸酉吳育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改爲樞密副使

丁度參知政事

自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改爲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育自參知政事改爲樞密副使度自樞

密副使改爲參知政事度爲樞密副使時龐籍女嫁參政宋庠之子庠因言於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己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實爲昌朝地也長編

慶曆七年 丁亥

三月己未賈昌朝罷相

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吳育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

制曰丞相之任方域是毗入以贊國之萬幾出以倡邦之九牧中外更處靡有間然具言敏識造幾冲器貫道自參華於朝路頗宣力於王家以至講道路門代言西省正尹畿甸執法臺

編年錄

卷五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端綽有諍臣之風居稔良肱之賴鄉預謀於柄府旋進幹於斗樞遂旌乃庸聯陟上袞夙夜一志勤勞百爲覽刻奏之累陳嘉抗懷之莫抑其領元帥之節仍兼丞相之章出殿留都且邇宸服易上公之美號陪舊食之真封褒是寵光副我瞻賴於戲公槐鼎鉉既極巖廊之崇齊鉞露車更分方嶽之寄恩禮之重其有擬乎

昌朝自慶曆五年正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凡二年育

自慶曆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八

月復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執政凡二年先是賈昌朝與

參政吳育數爭事不協昌朝諷臺官唐詢上言請罷制科

及至上前昌朝引漢唐故事遇災乃詔直言若朝廷無事

不當降策問而育極陳漢唐取士之制不可廢直言昌朝

意在排己又會河南有知軍向綬不法逼通判江中自縊而死昌朝頗營助之欲輕比育廷爭不奪以謂不殺綬是天下無法也卒減死一等錄昌朝與育數爭論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兩昌朝引漢災異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長嘉祐三年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育自罷樞密副使以給事中出知許州復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後復以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南卒贈吏部尚書諡正肅弟充相神宗

同日夏竦樞相自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知大名府依前官充

編年錄

卷五

二十七

第一二

制曰朕夙設右府以制武師考諸典刑蓋六卿司馬之任本之輔相爲三事大夫之崇谷選惟勤尊顯策極具官學貫文武識通天人明足以斷大疑智足以任大事被遇先聖首中懔慨名卿之言雍容近輔之秀連朕紹服歷踐柄司出於諸臣議論有補於當世進退一節勤勞百爲經略平夏之交則裔夷執玉靖大河之北則邊境戢戈威名懾聞民譽允洽是用斷自朕志召登機衡退流議於風波定成契於金石仍中軍之旄鉞兼上宰之印章褒進寵名加陪賦邑寵光渥繹恩意敦隆於戲爲君之難知臣匪易任惟勿貳初必有終圖用舊人朕既稽於前憲肇謀王體爾當究於治功俞往欽哉祗服休命故事大臣自使相樞相必納節還舊官惟竦獨依前官初降制召竦爲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

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十一月南郊加恩百官樞密使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初王旦爲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封是歲南郊中外將相惟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其後遂以封邑合萬戶者徹國時竦食邑一萬四千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

同日文彥博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戶部郎中知益州除右樞密副使丁酉改參知政事

彥博字寬夫潞州人若訥字敏之衛州人貝州王則反命明鑑爲河北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八年正月命彥

編年錄

卷五

二十八

第一二

博爲河北宣撫使以鑄副之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執政不及一年是月拜相賈昌朝與吳育數爭事不協明年春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公議非之累遷戶部侍郎

慶曆八年 戊子

閏正月戊申文彥博拜相自樞密直學士戶部郎中知益州除右樞密副使丁酉改參知政事

制曰膺重任者必勵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之賞其有蚤毗大政夙負偉才奮自臨戎之行遂成盪寇之略宜揚顯命以告大廷具官器業異倫智謀適用有強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溫裕有周通敏洽之識而輔之以端方自班政塗漫發賢薈向以與政之地深念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陪左右之幾

論屬兇徒構孽孤學偷生巢幕之勢雖危拒轍之狂尙肆始定
恢於聖策往即殄於妖氛賞而緩功庸何以勸宜升台席之貴
更陟中臺之榮兼書殿之美資衍爰田之真賦褒功駁責併示
優崇於戲舍爵策勳已奉謀於太室代天理化終濟治於王家
其茂遠猷用祇攸訓

四月壬申丁度罷參知政事

丁度自慶曆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六年八月除參知政
事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三年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
何郊又言度由近侍之班預顯用之柄列在三事於茲累
年素被輕嫉之名殊非沉遠之量遂置紫宸殿學士以授
丁度從度之請也置紫宸殿學士自丁度始紫宸代文明在資政殿學
士上議者以紫宸非人臣所宜稱改觀文殿學士判尙書

編年錄 卷五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都省積官至尙書右丞皇祐五年度卒贈吏部尙書
文簡度性純質不爲威儀嘗語諸子曰王旦爲宰相十五
年卒之日子尙爲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喜論
時事在經筵仁宗呼爲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龜占應事
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著龜也仁宗出欵器以示之曰
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

同日明鑄參知政事自編明殿學士給事中樞密三司使除

鑄字化基密州安丘人王則反於貝州以鑄爲安撫使城
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鑄副之貝州平彥
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鑄功故丁度罷而鑄代之遂有是命
鑄執政纔兩月疽發背仁宗謂輔臣曰鑄忠亮有勞欲及
其未亂一往見之既見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而遽有此

疾鑄猶能頓首稱謝翌日卒贈禮部尙書諡文烈鑄端挺
寡言所至安靜有禮而遇事不苟爲世所推重

五月辛酉夏竦罷樞密使夏竦校太師依前同平章事河陽三
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兼東京留守司
制曰若時名器之重惟兼將相之隆雖中外之勢殊而股肱之
體合以爾者德誕揚大廷具官學通古今材憲文武造形之識
符養策以前知決慮之精若利兵之必斷蚤經謀於二府嘗宣
績於四方事勞實多夷險同致比付樞機之務載勤夙夜之心
願備罄於猷爲抑久煩於志力宜從休佚庸厚老成往分留鑰
之都進視師垣之秩褒功衍食並峻等威於戲進而屬之鈞衡
以爾才且舊退則極於寵祿俾爾壽而昌遇臣之恩在予無媿
言者既數論竦茲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
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茲邪以

編年錄 卷五

三十

敬鄉樓叢書

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上意遽解且以
均勞逸命之長皇祐三年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
太師中書令諡文獻以與僖祖同諡改曰文正同知禮院
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
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陛下諡之以正不應法
且侵臣官詔更諡爲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
大典策屢以屬之

同日宋庠樞密使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

龐籍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左

制曰朕惟昔哲王晉賴賢佐矧茲寡昧嗣守盈成慨御世之所
先寬擇才而自輔有若時采得於周咨具官識照事幾學精道
蘊文涵三代之粹體備四時之和粵予纂御之初擢爾賓興之

626

疆器資夷達蹈危機而不顧臨大事而有謀比與翊於政塗旋對司於時柄百姓遂耕桑之樂二邊無兵革之虞惟時謨明實朕倚屬若起居得股肱之助若聽視緊耳目之明若鹽梅施於太羹若霖雨沃於旱歲宜以天官之秩首爲邦輔之資於戲君有求賢之心孰若得皋夔之佐士有致主之略亦欲臻堯舜之風其勉交脩庶興盛治

同日宋庠拜集賢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授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國家崇建宰府並持鈞衡外以鎮撫四夷內以綏寧百姓必得賢傑以副眷毗具官綽有雅才對於嘉運營策浸階

顯途文章盛于一時事業服於衆志樞謀之謹既折侮於戎心鼎飪之和宜調元於政路爰進夏官之秩兼隆書殿之華功號

邑封併推異數於戲丞弼之任忠賢是圖國體係乎重輕政化

編年錄 卷五 三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從而厚薄勉思所職以稱朕懷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程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

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

正美何文縝亦以廷魁

同日龐籍樞密使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授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

高若訥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

梁適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更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制曰朝廷崇建樞筦總司內則寅亮天工以陪帷幄之議外則申嚴師律以靖邊鄙之虞博詢衆言疇若予采具官器函

方毅識造精深居蹈君子之方進合大臣之舉頃折謀於西夏旋更柄於近司贊決神機措二邊於無事預調元化格庶物於

太和宜推予國之忠往正本兵之府於戲聖如黃帝猶興涿鹿

之師功若漢高終藉留侯之策益恢遠御庸濟不寧

適字仲賢翰林學士顯之子二年明堂禮成樞密使龐籍

參政高若訥並加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梁適加給事中初

議覃恩宰相文彥博以下當遷官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

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啓之何也彥博不聽若訥卒以

恩遷官籍自慶曆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八年正月除

參知政事是年八月充樞密使執政七年至三年十月拜

相

皇祐三年 辛卯

三月庚申宋庠罷相授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君臣謀國本同體以協心朝廷遇賢豈重內而輕外雖在

倚毗之重且均勞逸之宜具官性稟雄明行抗沉厚溫如清廟

之器挺然大廈之材達於在邦敏而好古而自參綜大務屢聞

編年錄 卷五 三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旨言進領樞衡之司旋升鼎軸之路百度脩舉三辰昭華間廷

對而瀝衷累抗章而引謝再加敦諭固守靖夷宜保治於洛師

主留司於宮輪仍峻中臺之秩兼榮秘殿之班衍食褒功允爲

異數於戲麟符分寵一節之寄其雄天邑居中四方之瞻是則

當勤恤隱益勵奮庸

庠自皇祐元年八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踰一年先是

弟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門人接宋史庠傳張彥方者

遊後彥方坐僞造勅牒爲人補官抵法諫官包拯等彈奏

不戢子弟并言庠在政府但務依違無所建明及聞人言

即奏求退至再再上表不待批答復入視事故罷免之罷

庠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

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特明

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

同日劉沆參知政事自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彥方獄貴

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帝不聽

十月庚子文彥博罷相授行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許州

制曰堯之四嶽出總諸侯周有三公外倡九牧蓋資丞弼之重

以分方鎮之憂具官文彥博器識宏深風德高邵才足以經世務謨

足以嚮帝猷夙夜勞於百爲夷險蹈乎一節薦申奏述遐邇寵

榮其臨解於近司且往臨於輔郡載嘉勤瘁俾遂假休於戲居

則諸鼎味之和行則寄國藩之憲股肱心膂惟體貌之所均社

稷人民匪忠良而安屬勉祗厥服用茂乃功

彥博自慶曆八年正月拜相是年十月罷入相僅四年先

編年錄卷五三十五一敬鄉樓叢書

是張堯佐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唐介爭之上諭介除擬

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於是劾宰

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爲黨知益州日作問金奇錦因

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爲執政及恩州按即貝州平賊幸會明

鑄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

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請罷彥博以

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

視且言將加貶竄上于坐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

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斥彥博彥

博拜謝不已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拜言臺

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時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

中丞王舉正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始介責授春州

別駕改介英州別駕長彥博罷相出知許州或言彥博

堯佐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

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

所織也彥博與妻父有舊然妻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

上悅自是屬意彥博及爲執政弼鑄討王則未克上甚憂

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

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

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鑄以成

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

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上同唐介既貶又明日知諫院

吳奎出知密州知諫院包拯言介彈奏大臣事相連及况

介狂妄之詞誣罔天聽欲留奎在職仁宗曰介言吳奎包

編年錄卷五三十六一敬鄉樓叢書

拯陰結彥博今覽此奏介非誣也錄拜罷

同日龐籍昭文相自權密使檢校太傅授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兼詳經使

制曰懋建宰職謹付國均仰代天工俯熙庶績推同體之誼則

處之股肱極濟時之勤則况之舟楫非得人傑孰副朕求具官

器識宏通材猷凝正蚤承亨會歷踐禁班入儀臺閣之華出宣

屏翰之憲向屬羌人賓款邊候晏寧胥協師僉預參戎柄遂對

毗於機政旋升峻於斗樞勵翼一心精明萬務宜正中階之象

越升上衮之崇總領史闕增榮功號衍封眞食併示優隆於戲

履衡軸之機冠柱石之任循至公以授受懋同德而倚毗褒和

四方表靈百辟恩服休寵邵宣行勞

籍初相且獨員面違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此殊拜

非故事也

同日高若訥樞密使自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遷檢校太傅除

梁適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除

王堯臣樞密副使自給事中翰林學士承旨除

適自皇祐元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除參知政事執政近四年至五年閏七月拜相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都員外郎漬之子而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舉進士第一至是除樞密副使持法守正裁抑僥倖至有錢璫名書傳之京城者仁宗信之益不疑而堯臣益奮勵

皇祐四年 壬辰

六月丁亥秋青樞密副使自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遷檢校司空除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青勇於臨敵常爲先鋒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

編年錄 卷五 三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問其方略會虜寇正獫仁宗命圖形以進至是遂有是除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右司諫賈黯御史韓贊亦以爲言皆不聽時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閱閱臣所以有今日由涅爾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旨長廣源州蠻僮智高反九月命秋青討智高乃罷樞密副使授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辛未詔宣撫同日依舊樞密副使皇祐五年 癸巳

五月乙巳秋青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授依前官

制曰攬洪樞之重尤賴於時材底率土之康用資於人傑矧有

自毗基命茂集元勳迭參貴近之華不顯猷爲之美敷求博議用猷輿情宜對掌於密嚴期啓迪於淵藎具夙懷沉鷲素厲公忠樸厚有古人之風義烈挺純臣之操周知兵略蔚有將才久著效於轅門能統率於戎旅驟膺方面之寄亟更宿衛之勞遽登齊壇入贊樞府頃屬邊烽有警藉魏尙於雲中近以荒服不甯勞文淵於徼外既受專征之鉞遽成殄寇之勳式是圖庸復瞻進律僉事 舊剛日是稽命數載加邦榮益顯俾有勞之

以正名於戲謹帷幄之謀聿求決勝總幾微之務當竭而誠無忘戮力之勤以成選衆之善終始一節光昭令猷

是年正月秋青敗儂智高智高遁二月青還以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復爲樞密副使護國節度使青既平嶺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功也遂

編年錄 卷五 三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欲擢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不過遷官加爵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若遽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以何官賞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足以酬青功矣參政梁適曰儂智高擾廣南西路青討而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爾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是時適密爲奏事言秋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於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秋青爲樞密使孫洵爲副高若訥

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聲色俱厲籍乃與同列議於殿門內具奏皆如聖旨

同日高若訥罷樞密使

自戶部侍郎罷爲尚書左丞
觀文殿學士兼奉直學士

若訥自慶曆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皇祐元年八月除參

知政事三年十月除樞密使是年五月罷在樞府凡六年

故事樞密使罷令學士院降麻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

後遂爲例

樞密使罷止命舍人草詞學士院不降制自高若訥始

莊王僞曰觀若訥爲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辯仲淹之

無罪而繳進脩書終也擠吳育去位而驟取政柄遂爲清

議所薄使若訥砥礪廉隅不判名節未必無可取云

略事

丁未孫沔樞密副使

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
知杭州召除

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沔嘗副狄青宣撫賊平遂有是除

編年錄

卷五

三十九

一 敬鄉樓書

閏七月壬申龐籍罷相

授依前戶部侍郎京東
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制曰圖治之世宜本至公預政之文合防嫌迹矧居四輔之首

允在百僚之先苟在干請之名殊失仰成之意兼公章削俾

具官 龐籍 志度淵深業宇明邵端才謀而敏達

典以兼通

且冀望於本朝薦服勞於近職雅有

用兵延安近寇屬輕裘而謀

來附乃眷西顧予嘉乃勳始爲置於樞庭旋擢參於宰府闔外

無事頗見於匪躬天

安允 於注意遂正斗樞之號端升

邦鉉之名固宜厲以正方繩於羣下而乃親聯交構私謁彰聞

逮有司之訊詞合杜門而待罪及行蔽斷仍失重輕致公議之

弗容在人言之莫遏尙矜舊德兼覽奏函聽避位於台司俾均

勞於藩服委東平之安輯使樂土之康嘉於戲罷免之科蓋拘

於典制進退之禮用正於臣鄰勉賦寬條弗忘成績

籍自皇祐三年十月拜相是年閏七月罷入相僅二年初

齊人皇甫湜獲賊於法賞錢淵上書請易官乃路道士趙

清貺及堂吏而清貺籍甥也給爲白籍既而淵數詣待漏

院自陳籍乃勒歸齊州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即捕

下開封府而清貺及堂吏皆以贓配南方清貺未至配所

死上以籍陰諷開封府杖殺清貺以減口然謂籍陰諷開

封府失實也

籍罷 嘉祐五年前宰相觀文殿大學士戶部

侍郎龐籍爲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

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注意方厚奈

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默棄然後去斯

不得已耳豈止足之謂哉遂歸臥於家前後凡七上表其

編年錄

卷五

四十

一 敬鄉樓書

劉子不可勝數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卒諡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敬

相爲言者所詆聲望減於治郡時

同日陳執中進昭文相

再入相自集賢軍節度使判大名府授
行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制曰置相之重資變正於辰階脩補之先在緝熙於王道用人

嘉於求舊注意厚於既安爰稽考謹之文茲得老成之望使纂

舊服入冠冢司允穆僉言式敷大號

具官陳 神機峻茂道致閎

深蔚生梁棟之材紹迪前人之哲奮由直道厲王臣之匪躬倡

發忠謀出人倫之先覺名惟時重才則汝賢比總治於藩條旋

參司於樞筦服勞匪懈宣哲居多間亦分東夏之符書委西州

之節度出處一致望實兼優圖前後已試之功因內外具瞻之

美迺擢參於宰路端升冠於台司協比庶工將明衆職調羹鼎而既久宰社肉以惟均底於治平繁乃寅亮嘗懇辭於機政比控敘於奏函自右輔之假休實朝家之瞻賴薦委北門之重且邇大河之防綏緝有勞眷毗 厚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而僉同爰擇剛辰再付 天卿之舊秩衍井牧之眞封舉治至恩益昭 庶 我成萬福乘至公以宰朝抑惟其

輔朕尙克有終益竭乃心同底於道

執中自慶曆五年四月拜相皇祐元年八月罷爲兵部尙書知陳州久之爲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是年閏七月再入相

同日梁適拜集賢相 自給事中參知政事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兼資政殿大學士

制曰取法台文崇建 上以正三光之序下以暢萬物之

編 年 錄 卷五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人居 注意之重用又厥辟濟垂拱 之 傑

才囑允巖望參圖已試之效昭示爰立之 夫楊休

命 具官 風鑒明亮器采方嚴學 九流 通於衆志臨

機敏斷韞干莫之雄鋒任重偉才 梗楠之厚幹肖於世德翼

我朝猷繼升禁職之崇仍護強藩之要濟師以肅撫戎惟和還

合虎符延登武帳訪猷爲而宏遠嘉策識之周通擢實機庭實

本兵柄端參宰路陪翼政綱毅然體國之誠宣於兩府卓爾端

朝之表贊厥庶工乃眷宸階久虛鉉席宜囑衆績參詢師言進

春官之貳卿正西垣之次相益加榮號仍駁貴階陪輔朕躬用

治予采於戲昔武丁以若金作礪命於其臣傳說以如木從繩

詔於厥后予違汝弼可不勉哉

至和元年 甲午六年 三月改元

三月己巳王貽永罷樞密使 授依前檢校太師行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鄧國公充景靈宮使

度使

制曰朝之賦祿所以寵賢能士之保名莫如勵風節乃眷耆明之德久勞有密之機勉狗素懷式孚顯命 具官王 志懷明邵識寓冲深眷逮事於先朝得尙榮於舊館用絳侯宿賢之譽薦繼於世功以安世老臣之風進典於機事周旋一紀密勿萬微比於不務益升右揆之重仍兼常伯之榮置使靈宮庶優舊德於戲知進退之分其爲君子之能篤始終之恩以率天下之厚往綏遐福尙佇嘉謀

貽永自康定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除樞密副

使慶曆五年除樞密使是年三月罷在樞府十四年初封

編 年 錄 卷五 四十二 敬鄉樓叢書

遂國公進封鄧國公先是皇祐中嘗以疾求退自言寵過

盛願罷樞密使侍中還第仁宗冀其愈也乃罷侍中而領

使如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賜五日

一朝遇朝參起居許休於殿側至是復以疾求解遂罷爲

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

公使錢五千緡貽永清謹寡言頗通書本朝外姻未有輔

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

客人服其謙靜

同日孫沔罷樞密副使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制曰休機筦之勤既遂於賢者參宸宇之秘宜東於傑才矧惟

冲約之懷 明退遜之節允嘉洵直申集寵光 具官 性直公忠

深宏遠發揚贊翊見之莫猷踐履疏通休有功業自昔諫諍

之任漕帥之臨弗 而行所至皆治龍荒傲擾瑞節徂征連舍
爵策勳之辰圖運籌決勝之効登貳樞柄內本國兵 處議
精明持論堅正冠以今古言在又從方倚老成益隆寄任迺上
章屢請引疾爲辭至於再三斯見誠懇爰均勞逸釋煩劬眷
內閣之嚴廷允述古而開館先朝建職以待俊龐優加儒學之
名式壯藩垣之鎮控帶吳會密邇鄉粉匪直莊朱之榮實兼方
召之事東南莫重咨爾殿焉

沔自皇祐五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三月罷在樞府
不及一年會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諡恭德妃小忌用宰
相護葬沔極陳其不可頃之求罷職故有是命

同日王德用樞密使 自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河陽三
城節度使

編年錄

卷五

四十三

敬鄉樓書

田况樞密副使 自三司使禮部侍郎除

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土範於斗宮前箸之籌參寄於人
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曷總予務乃眷元
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物 具官王 志懷果烈
風槩沉雄通於奇正之謀居然間傑之氣春秋說禮蠲義府以
惟深甲令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薦歷干城先十乘以
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外夷沉機
隱於敵國咨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忠力孚乃誠而
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宣之治蹈險夷而
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論是用升鳳池之寵秩
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邑屬右樞之關職咨羣岳以
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褒內

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彙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纂舊
服仍峻雲臺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
機發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讓乃位益
思其忠

况樞密副使制曰天王三階中躔紫極之輔國事二柄右列鴻
樞之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嘗登進時傑贊襄大
猷以遠萬微之中以合九德之會匪至公之進曷羣驥之歸
器識宏深業履端厚明達國家表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祲之
交而自膺寶冊於大廷儀俊遊於清路西垣詰命之粹內閣論
思之勤擁帥節於邊而天聲振於殊俗筭財柄於內而國用豐
於歷年茲庸倚爾忠力之良置諸有弼之地熙我大業垂之無
窮噫本天下之兵莫重安危之寄在帝右之陟有若臣鄰之榮

編年錄

卷五

四十四

敬鄉樓書

蓋德懋者寵所隆任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永克承休

初皇祐四年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姓王者數人而閭閻婦女小兒
皆號德用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庭中
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希聞之遂更付以
方鎮是年除樞密使况字元均信都人舉進士又舉賢良
方正

七月丁卯程戡參知政事 自權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除

制曰朕承事祖宗大業思底於治若夫與籌天下之事則唯予
一二股肱之臣今朕所以圖任者非賢俊之才未易茲擇
識略幾深器質端厚擢儀禁路嘉猷稔於辰告總寄邊鎮王靈
馳於陸渚向陸秘殿之侍薦煩井絡之行而城壘繕完區宇綏

靖方念勤於遠撫宜召參於中弼蔽自朕意孚於羣倫噫國家治亂之繫重臣子安危之分難爾其終力一心永孚休命

戲字勝之許州陽翟人

戊辰梁適罷相

依前官禮部侍郎知鄭州

制曰機政之煩均屏翰之逸左右脩補素嘉爾之久勞內外肆勤在眷毗之一體爰乎廷號用告朝倫具官梁適局致夷通性業開爽入我穀英之選參於彙從之華召自北門侍於通閣預贊書於明命備進讀於丘墳嘉謨納於論思敏用彰於強濟嚮圖制閫之效擢貳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參聞於正道還敷變於辰階出入五年周旋二府苛恩比作變異重仍噴有煩言達於予聽曾淑聲之莫建在清議之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全進退之體務崇始卒之恩參錄舊勳尚仍前秩以

編年

錄

卷五

四十五

敬鄉樓書

春官亞旅之重洩黃圖右壤之雄臨長鄒入班錄漢詔於戲台宰之職任國綱維實輔之邦陪京襟帶往服茲命尙體至恩

適以皇祐五年閏七月拜相是年七月罷入相僅一年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中丞孫抃言適爲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篤子弟遂罷適以禮部侍郎知鄭州

八月丙午劉沆拜相

自參知政事依前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幾而日謹舉盛典以交脩期與輔臣底寧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變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茂宰秉于大鈞矧茲選才久管著効爰登中鉉數

告外廷具官劉沆雅性內融敏識先覺以冲約而率禮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奧樂名教以爲己任轄以翊帝謨迺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

換圭符實宣精

力屬中邦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

周風績爾著式圖寅

亮用贊謨明俾任股肱之良參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戲贊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

初宰臣劉沆建言中丞不用例而議者皆以爲非便左司

諫賈黯奏罷之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宗故事施行

二年六月除兵部侍郎監脩國史

至和二年乙未

編年

錄

卷五

四十六

敬鄉樓書

六月戊戌陳執中罷相

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使判亳州

制曰代天之任入則宣寅亮之謨分陝以居出則膺蕃翰之寄矧予宿艾久冠臣鄰宜均休逸之恩用昭進退之遇具官陳執中猷端粹材識敏明蚤事先朝實開忠益之路屬於下武歷更機近之繁彌綸之效固多直清之望無玷向自上還玉節再陟宸司畫一之規動遵于彝憲難進之獎居亮其素懷矧茲年德之高閔勞機軸之任宜授符於齊閫乃均寵於宰衡近委价藩增陪邑賦於戲君臣之分當徇於至公中外迭居實同歸於大任推乃於壽祺往哉汝諸思對朕命

執中自皇祐五年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相僅二年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外雖強項內實姦邪朝廷故多事不諳練除改官序當至差錯平居不接士入

編年

卷五

四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惟陰陽卜祝之流延入臥內干預政事上還其疏初爲御史所劾卽家居待罪不敢出未幾復入中書視事殿中侍御史趙抃劾之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言執中少不讀書壯不稽古及其浸老遂暗而荒事之十端顛倒七八物議以爲不可更當大任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改除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孫抃等旣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之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爲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執中遂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長陳

年錄 卷五 四十七 一 敬鄉樓 二 敬鄉樓 三 敬鄉樓

執中當國時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三司使陳執中主橫壠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翰林學士歐陽脩上疏曰陛下用相非其人以天下之事奈何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執中初罷相除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後改司徒岐國公致仕嘉祐四年司徒致仕陳執中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諡曰恭禮官韓維議其諡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議曰執中在先朝時爲小官以大本未立獨先羣論

論章聖覽疏稱歎擢置諫列今上聽政之始始待以卿輔其制則曰一言爲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而行又曰納忠先帝有功朕躬自進陟宰相兼將鉞其勁正方重有大臣之風執中常以公自處少私于人請易名爲恭詔諡曰恭篆其墓碑曰褒忠

同日文彦博富弼並相

彥博自忠武部尙書同平檢校太尉兼知
永興軍禮部尙書同平檢校太尉兼知

太保判并州教授
大學生同入相弼事
學士檢校

彥博拜昭文相制曰朕若稽古訓考謹柄臣萬幾百揆之微九
功三德之事熙朕之載時能奮庸若予黃髮之英嘗居鼎弼之

任誠貫金石功書旂常還來相予實允公議

明識敏材學究九流之微身兼數器之用自參華於近侍卽陞

編年

卷五

四十八

敬鄉樓藏書

金玉王度威賞惟敘紀律授間均逸於師垣居納忠於王室

良匪賢而曷寄宜還齋鉞入正袞司仍更

益轅田之賦用昭體貌以佇賢庸於戲
仲父爾當

體於仰成往舒勵翼之誠以膺倚之重遂底嘉績豈不美歟

弼拜集賢相制曰朕歷選賢亮成天功必得非常之材以輔

有爲之主矧予思治之際敢忘注意之求上以揚祖宗之休下

以酬士民之望若時髦彥宜正鈞衡

學貫文武識通天人蚤參清問之求絕出諸臣之右薦揚近序

協贊治廷心勞王家已任大事間分符於外屏居聞問於中朝

金石之誠不移於燥溼秋陽之惠實濟於疲羸宣力四方蹈道

一節天下淺聞於風采朝家實賴於謨明是用斷自朕心召升

宰席增陪食邑褒錫勳名用圖賢勞以贊大治於戲三階之任

非庸父無以奮庸萬事之微非幾深無以成務勉惟皇極之訓以佇王功之成遂登丕平無忝休命

彥博自慶曆八年正月拜相至皇祐三年十月罷是年六月再召入相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於庭聞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脩奏事殿上帝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拜賀長上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龐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如富弼萬口一辭皆曰實相也籍曰文彥博臣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以樞密副

編年錄

卷五

四十九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

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榮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人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同翰林學士歐陽脩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又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知諫院范鎮言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爲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

編年錄

卷五

五十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

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郊迎而令兩制百官復得就第間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以達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初慶曆三年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之言也而議者以爲唐元和用兵時裴度爲相請私第延見四方賢俊以廣謀慮今一切禁絕賓客非諫官所宜言也至是侍御史梁滂言近制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初御史唐介奏彈文彥博唐介被責而彥博亦罷相至是殿中侍御史吳中復乞召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語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遂自江南東路轉運使召爲戶部員外郎初除富弼監脩國史時工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劉沆正遷兵部侍郎乃處弼下論者以爲咸平四年故事呂蒙正領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脩國史向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除非故事由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尋貼麻改沆監脩國史而弼爲集賢殿大學士并長嘉祐元年丙申至和三年九月改元閏三月癸未王堯臣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遷戶部侍郎除程戡樞密副使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戶部侍郎除堯臣參知政事制曰中階之變元化鴻樞之幹萬幾雖股肱之勢然帷幄之體圖俊德曠易近司具官王堯臣藝文醇深器識賢級之冠遂服禁途之游訓辭壘於希謨心計表於邦賦望久而愈美德邵而益冲延密之庭居重安危之

倚而廟筭多勝邊炸靡比進秩於地官尙同寅於宰路况智略可以斷國論經術可以綜皇猷往圖厥庸以底於治

猷樞密副使制曰朕承祖宗不命託兆人之上而永惟置器之難建文武之機而必畀同德之輔蓋治美則君道尊任隆則賢業著今雖更職而處莫匪授能之公程具官秉德忱明執心夷雅中則儀臺觀之望出則穆翰垣之風竄聞嘉猷寢懋王體自與毗於大政維永肩於一誠適緣近黨之嫌顧匪邇謀之便雖忠力協相以濟迺懇言綏載以陳是用易領樞密之司加進地官之秩噫君臣之知朕靡有間廟堂之論爾亦不私毋廢納忠之勤有嘉慮微之識欽服徵命往經永圖

堯臣自樞密副使除參知政事猷自參知政事除樞密副使以猷與宰臣文彥博爲姻家故也堯臣自至和元年七

編年

錄

卷五

五十一

第一二

月除樞密副使是年閏三月除參知政事在政府凡七年八月卒仁宗嘗欲以堯臣爲樞密使嘗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未幾卒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尙書左僕射諡文安錄拜能堯臣將終有遺表勸仁宗以蚤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嗣元豐三年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內外寒心者累月先臣參預朝政宰相文彥博富弼等數於上前陳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啓先臣之心知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遂與彥博弼等於仁宗前忠心爲國不顧忌諱求立爲嗣盡忠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間又與同列各求罷免避位以冀開納仁宗感悟遂許立英宗爲嗣神宗以問彥博與同老合神宗嘉之乃加贈堯臣太師改諡曰文忠以同老爲秘閣脩理

八月癸亥狄青罷樞密使

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護國軍節度使判涼州

制曰股肱之良是惟同體中外之寄蓋以均勞非有大勛曷膺異數具官忠純異稟英銳挺生奮武力以絕倫蘊沉機而邁衆

舉以夏廷叛渙海嶠嶺既成渴寇之勞亟舉懋功之賞自參

兵柄旋總機庭薦更華箭之隆居稔勝籌之助是用聯輝哀路

殿守輔藩併加食采之田別賜表功之號於戲禦侮者元戎之

任論道者三公之司并而授之榮且至矣勉推忠盡永享崇高

青自皇祐四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五月除樞密使至

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四年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

士卒多屬目青頗有自得色樞密副使王堯臣與青言古

將帥起微賤而富貴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

喪青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在西府四年京城

編年

錄

卷五

五十二

第一二

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墮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諸軍訛言籍籍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嘉祐二年陳州言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諡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其計慮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饑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年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爲人自以爲

莫及也尹沐以貶死青悉力贖其家事長神宗熙寧元年
五月遣入內押班張若水齋中牢祭故護國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狄青上親自爲文先是青子閤門使諮奏事延和
殿上問諮卿父青征南嘗有遺書存乎宜悉以聞諮上平
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以青出身行伍而名勳華夷
深沉有智略用於急難則有成功能以畏謹保全始終慨
然思之取青畫像入觀禁中因卽青家致祭其文乃御史
中丞滕甫代作也同上

同日韓琦樞密使自三司使遷檢校少

制曰惟幾成務聖人所以體至神以爵舉賢羣士所以濟大業
矧夫樞筦之任均於廊廟之謀必詢僉言審用材傑通揚顯號
以示至公具官琦器識精深機神爽邁蚤緣俊造之選擢升高妙

編年錄

卷五

五十三

第一

之科列於爭臣真諸禁掖不汲汲於榮寵能審鑒於誠心嚮以
羌人弗賓西疆謀帥往護諸將以甯一方入經帷幄之猷出領
輪垣之寄歲月洊易事勞居多宜輟司於計文且來尊於密命
優以秩崇以褒功加地益封並隆華勳於戲萬機論政實圖
朝夕之咨右府本兵尤重安危之計毗予治者維爾力之

初琦以爭永洛城事朝廷卒城永洛故罷琦以資政殿學
士知揚州徙鄆鎮定三州琦脩明軍政教習士卒由是定
兵冠河朔遷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
相州入爲工部尚書三司使除樞密使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樞密使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
制曰事君之節在宣力以盡誠任賢之宜必均勞而從欲其有
久參密議固辭劇權錫以徽章遂其美志具官王名聞殊域望

重本朝襲世德之善祥賦戎昭之義勇踐揚巨屏左右神樞頃
嘗解組而辭榮亦以安車而佚老適茲圖任入贊機微復移疾
以抗章願避煩而上印洊加敦諭確執搢冲重念耆英實勞國
事宜更近鎮鎮治靈宮併茲多邑之封仍賜褒功之號於戲進
退合禮蓋得君子之宜安靜延年茲極仁者之樂故茲寵渥宜
爾壽域

德用自至和元年四月除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再入樞

府除二年初封祁國公後封冀國公徙封魯國公時仁宗

以富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仁宗聞之賜德用

弓一矢五十初德用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爲河陽三城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鄆州遂召拜樞密使是年復請老爲

編年錄

卷五

五十四

第一

景靈宮使徙忠武節度使

同日賈昌朝樞密使自京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

州觀察使

制曰授執政之司者惟圖於舊德筦本兵之任者惟濟於嘉謀
乃旌素勞庸告羣位具官昌朝學適今古識際天人以道化輔邦

常以經術爲己任階符之煥嘗正台司宮鑰之嚴久煩留事屬
前署之虛席宜介圭之奉朝改鎮襄陽兼榮常伯褒功賦戶式
示嘉休於戲王事至微自運神樞之化兵家尙密宜深禁幄之
思益懋遠猷當服徽寵

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昌朝稟性同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
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忠良小入朋附者衆皆樂
爲其用前在政府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臣

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

十二月壬子劉沆罷相行工部尚書充樞密院大學士知樞密院事

制曰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予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猷慰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硬資材敏明蚤以藝文策雋科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嚴嚴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同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何遽思於退讓燕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卻而必至察所其守蓋亦重違惟茲秘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爲異數雖如爾志尙簡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編年錄

卷五

五十五

歐陽修書

沆自至和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十二月罷入相凡三年御史趙抃范師道以管論列陳執中與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管攻其短陰上書出之抃師道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柰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俱出沆亦力詆臺官朋黨昇等益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沆遇大朝會綴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長先是沆與陳執中阿旨追冊貴妃張氏爲溫成后沆爲宰相專與內臣典護喪葬御史中丞等數斥其短沆在中書檢用舊制歲滿御史趙抃范師道並出補外官拜罷五年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帝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

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

科任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謂緣結附至宰相焉長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仁宗不豫之時嘗與沆文彥博富弼定議乞立皇子神宗以訪彥博彥

博具奏所以乃贈沆太師充國公諡文安

同日曾公亮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給事中除

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

嘉祐三年戊戌

六月丙午文彥博罷相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兼東京留守

制曰四輔居中用輯熙於邦采二伯治外亦藩屏於王家雖易

地而略殊在殿邦而迭重眷言茂宰求解家司有嘉靖退之風

特舉褒優之典兼徵台鉞誕告臣工具官文彥博格量冲深體用安

編年錄

卷五

五十六

歐陽修書

重資疎通之明識蘊強濟之敏猷卓爾偉才本克生於王國居然奇璞蚤見器於聖朝拔自時髦經我世務歷樹風於方面亟聞政於宰司屬以盜發甘陵氛生朔壘義能首奮師以凱還名繫民瞻功惟朕念爰立作相遂正三階之文用又於朝乃總萬樞之務追分垣翰遙授旌旌開幕府於長安委節制於全雍眷求奇弼圖任茂勳式序上司復光舊務居百度將明之重比懋喧涼在三事弼諧之先猶彰夙夜方篤仰承之眷遽陳謝去之章謙言且勤誠意頗固興化致治雖資秉哲之良均逸偃藩亦廣養恩之義姑從所欲仍示寵章榮以鳳池輔之虎節析孟津之芳瑞委宅中之符書加衍圭田申榮功號悉舉瞻庸之數誕昭懋賞之文於戲出處之方並揚於休命進止之度有美於庶言往惟欽哉無忘夾輔

彥博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相凡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訟河北轉運使李參遣小吏齎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推劾而皆不實申錫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遂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河南府

同日富弼拜昭文相自集賢相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諫議大夫

弼拜昭文相制曰中樞治本裁教化之宜上相台元長官師之任用輯熙於百度資變正於三階乃眷右垣時惟哲匠委政事而已試考名實以相符誕揚大廷付畀魁柄具官任重道遠性

正德全閔敏推於上才博洽通於衆志撓之不濁偉量表於彌

編年錄 卷五 五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冲簡而易從盛業彰乎可太首膺魁壘之舉歷踐禁嚴之塗鑒謬發於爾躬啓沃盈於朕聽雖卸樞省出殿藩方名聲聳於遠夷風采繫於諸夏遂膺枚卜實契具瞻朝有偉人物無異論持重守正參濟以和告猷納忠一本於治屬以家卿謝政首鉉停能諷俊父之大臣嚆若予采冠丞疑之上席僉曰汝賢是用升自政塗處以師尹仍進秩宗之重復兼史觀之名衍以優封昭茲異數用旌茂績允穆師言於戲播化鈞而理陰陽操國柄而撫辰象惟無心故能感物惟虛已所以受人格於太和繫我貞宰往踐乃位永孚於休

琦拜集賢相制曰亮成天功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材矧久服於機庭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求既考師言復涓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具官志度純深才

議高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以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獲者曠俗擾邊勤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過升基命之階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師之拜持中山之帥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居重召言還國申命極樞總繁機儀茲舊物謀而鮮過度不及私備竭誠爲罄宣忠力文武參議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井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爲體彙簡有道以虛而爲宗懋宣乃猷同底於治

同日賈昌朝罷樞密使中元景監宮使鎮安軍節度使

制曰崇器大名必歸俊父之德繁機劇任重累元耆之賢特推進律之恩俾解持樞之任仍伸舊典用舉殊章涓乃剛辰告於

編年錄 卷五 五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列位具官賈道志明遠德範冲深蔚爲儒宗達於治道隤然公輔之量夙表大成卓爾廊廟之材蚤彰厚質自膺枚卜遂正阿衡盛業著於規隨嘉話盈於啓沃異辭魁柄之重再司留籥之嚴撫全魏之都畿領北方之節度左右脩輔抑惟舊學之臣內外倚毗重著老成之望仍屢辭於尊秩且表抑於謙風邇者渴見儀刑召還樞宥彌罄同寅之節逾昭秉義之忠惟機務之煩然且神明之勞止本兵經武雖深賴於老成均逸代勞姑寵綏於碩德眷言舊物申舉前恩兼東閣臺伯之名正文昌右相之重陪我京室書社淮陽仍總治於靈宮益衍封於采地用優俊老式示寵章於戲羣務幾微有嘉於匪懈上卿進退實美於無猜惟我師臣往體朕命

昌朝自嘉祐元年十一月除樞密使是年六月罷再入樞

府諭一年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

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爲客位以待宦官昌朝由此罷

初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

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同日宋庠樞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田况樞密使

自樞密院副使充

張昇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充

庠拜樞相制曰仰法斗宮崇建樞省翼萬微而置使必取傑才

聯三階以爲司用優俊老抑惟舊物申告治廷

休有道德方重而不倚直清而無徒蒼璧方琮追琢成於秘寶

黃鍾大呂考擊見於正聲往在朕初得之首舉典策光於施命

臺閣練其舊章啓沃善言進必依於義理束脩雅行靜有補於

編年

錄

卷五

五十九

敬鄉樓書

風華嘗升號於幾庭適正名於中敘性資慎重問溫樹而不言

志在將明恥衰職之有闕謀謨日告靜退可嘉偃薄歲深素履

彌邵屬以內樞閣職前借籌圖舊是先選衆攸舉登我碩德

議茲煩機論道本兵在二司而均重秉文經武亦一德之參圖

俾司台宰之名仍衍土田之賦崇茲穹職昭厥殊章於戲戎事

惟艱人謀匪易吉之先見蓋韞於幾深擬如後言以成其變化

然我舊德豈煩訓辭往體朕懷以全聖道

昇字杲卿韓城人仁宗嘉其忠直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時富弼爲相歐陽脩爲翰林學士士大夫以爲得人是

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四年 己亥

五月丙辰田况罷樞密使

自樞密院副使充

事

况自至和元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嘉祐三年六月充樞密

使是年五月罷在樞府凡六年况多病十上章求去位故

有是命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高若訥罷

止舍人院降制今復失之八年太子少傅致仕田况卒贈

太子太保諡宣簡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可

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力至併樞密

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顧問

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

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

許歲幣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

嘉祐五年 庚子

編年

錄

卷五

六十

敬鄉樓書

四月癸未程戡罷樞密副使

自樞密院副使充

戡自至和元年七月除參知政事三年閏三月除樞密副

使是年四月罷執政凡六年戡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

兩非之遂有是命未幾拜宣徽南院知延州

同日孫抃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

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中進士甲第抃久居侍從泊如也

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

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欲用舊人即以命抃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樞密使

自樞密院副使充

制曰古者諫諍必本乎詩書雅言憲邦寶繫於文武魯茲俊老

平章事判樞密院

同

久典煩機比陳控避之章宜舉閔勞之典有嘉舊德蚤正中階
宜陞節度之榮仍寵台司之重誕揚孚號頒告治朝具官為時
耆英秉德純粹通乎道術之韞濟以文采之華歸自樞庭之嚴
入正嚴廊之拜輔相厥辟協泰象財成之宜偃休於藩得大雅
進止之度頃從列屏召置首樞咨帷幄之籌賴樽俎之算直清
行已粹密存誠溫樹不言奏章隨削參萬機之務均三品之更
夙夜惟寅耆艾久出兢畏之性比形挹損之言表解洪樞
請行輟從前署寵以命圭崇移建於盟津便均於於
師干之試蓋寵於元猷台鉞之崇用褒於哲輔真食
加田茲示便蕃以疇密勿於戲左右於內外
屏毗義則均於一體往服朕命 王家

編年

錄

卷五

六十一

敬鄉樓書

庫自嘉祐三年六月拜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再入樞府

凡二年庫在樞府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殿中侍御史
呂誨等論庫老疾昏惰加外寬內忌且交結內臣陰求助
援徇私固公章凡四上詔從優禮罷之編長

同日曾公亮樞密使

自參知政事授檢校太

張昇孫抃並參知政事

自樞密使右諫議大夫除

歐陽脩陳旭趙鼎並樞密副使

自樞密使右諫議大夫除

自樞密使直學士諫議大夫除

公亮樞密使制曰經遠慮微必謹制兵之術折衝厭難亦資畫

策之臣是憲樞機聿崇使號蓋政謨之攸寄匪耆哲而莫居適
得其人誕敷厥命具官風猷碩茂志慮深純學多貫於前言
性頗脩於中道有方重之德可以提操而鎮浮有明達之材可
以造幾而成務嘗講勸於左右亦召至於禁嚴博我訓言代于

詞命間請臨於輿輔通擢典於京司咸有治功遂聞政本通明
練於百物參和穆於羣言貳公之司久陪於論道內密之任宜
正於筭樞仍加傳道之名更益陪敦之數崇階貶貴真食衍封
並視寵章式旌殊禮於戲典機之任莫謹乎微擊析之言蓋取
於豫勿謂承平之久益思禦備之深祗服斯言往踐厥位

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旭一名升之字暘叔建陽人熒字
叔平應天府虞城人公亮自嘉祐元年十一月除參知政
事是年十月充樞密使執政五年至六年閏八月拜相歐
陽脩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脩拜翰林
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是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 辛丑

三月己亥富弼罷相

以母喪去位

編年

錄

卷五

六十二

敬鄉樓書

弼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是年三月丁母憂入相踰五年
初仁宗聞弼喪母為罷春宴及遣使存撫因備禮厚贈春
宴之罷從同知禮晏成裕之請成裕殊子弼妻之弟議者
或以為過云七月以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監脩國史不拜

制曰禮有變而從宜君子謂之義經有反而合道聖人謂之權
故制所重者不可顧其輕志於遠者不可懷其近若漢舊制方
進弗敢有渝於唐盛時房喬起而視事歷覽前載茲為至
具官博大有容直方無撓勤勞一節感慨有為向緣親喪遽解國
政三月而變亦既歷時萬機之繁豈可久曠矧今治平之勢實
繫協輔之良雖前規後隨具有較畫而始謀終事當見成功惟
俯就奪情之文庶益昭移孝之美於戲朝廷專於制治以義斷

恩閨門主於私情以恩掩義與其致毀有憂於終身孰若顯親揚名於後世勉思體國之道用副急賢之心其聽朕言復於爾位

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懇祈終喪從之或言弼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管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

編年錄 卷五 六十三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冊

間云

四月庚辰陳升之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知定州

包拯樞密副使自三司使給事中除

升之自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府纔半年升之始除樞密副使或言升之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知諫院唐介等遂交章論列上以其章示升之升之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閤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問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介知洪州趙抃范師道呂誨皆補外郡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初嘉祐四年上始用包拯議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惡非朕意也舊制兩制臣

僚不許詣執政私第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爲御史其悉除之至是擢樞密副使在樞府纔一年至七年五月卒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必推以忠恕不爲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

閏八月庚子韓琦拜昭文相自集賢相除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翰林學士

曾公亮拜集賢相自樞密副使同平章事兼樞密院學士

琦昭文相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

蓋地隆者付畀甚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曷副具瞻

琦有賁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器而守之以和左右歷

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

編年錄 卷五 六十四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冊

紆茲太平之本原實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

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載惟毗倚之重不亦授受之難於戲

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祗率朕命

弼自六年三月己亥以母喪去位七月以富弼爲起復禮

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弼辭不拜上

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

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耶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

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

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

恩琦封儀國公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進封衛國公治平元年提舉脩撰仁宗實錄閏五月

除尚書右僕射二年正月除守司空兼侍中

公亮集賢相制曰朕惟宰相之任外鎮撫四夷內親睦百姓使二氣協和於上而羣生茂遂於下授受之際豈輕也哉具官會體被中和性資夷雅知略足以經遠德望足以鎮浮若時登庸基命有密樞機之務日有萬微夙夜惟勤居然一意邊鄙不聳師徒以寧時乃之功朕用嘉止進秩天官之貳對司魁柄之隆式是民瞻相我天事於戲君以任臣爲重在付畀之所專臣以得君爲難惟極竭而後已往其欽服副朕命焉

公亮自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治平四年五月除行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國公九月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竟國公神宗熙寧元年正月提舉脩撰英宗實錄

同日張昇樞密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檢校太僕行工部侍郎充

六十五

歐陽脩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除

胡宿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除

昇樞密使制曰樞密之職式憲天工帷幄之司蓋陪國論苟非忠碩之望加以肅明之資庸副眷毗疇克允具官朝之雋又時之老成敦潔廉以表其躬執亮直以固其節踐揚二府裁敘庶工歷歲于今秉心不懈眷言宥密之地重寄經綸之才進秩冬官參華帝傳衍戶真食崇階茂勳併擁嘉休以獎賢輔於戲兵帥之本惟嚴明乃能申威命令所基非恪慎不足成務時乃舊服無煩訓辭

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張昇除檢校太尉累遷吏部侍郎治平元年九月歐陽脩除尚書左丞韓琦曾公亮嘗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脩脩覺其意謂兩人曰今

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張昇去位上欲用脩脩又力辭不拜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性既謙靜及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言利害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默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累遷禮部侍郎

嘉祐七年 壬寅

三月乙卯孫抃罷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除

抃自嘉祐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抃居兩府年益侵頽情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論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進見因言抃不才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言抃望實俱輕徒以高科久居清列洊更二府無一毫之助宜賜罷免抃遂移疾求免上許之

編年錄

卷五

六十六

同日趙鼎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除

吳奎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

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年十七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初至和三年大水奎時爲知制誥上疏曰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警陛下臣願蚤建儲嗣以繫天下之心英宗即位加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於是奎辭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

宋宰輔編年錄卷五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六

徐自明 諫甫

英宗嘉祐八年 癸卯

五月戊午富弼拜樞相弼既除授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制曰兵布於天下而至衆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而無窮故資之於明哲是以基於靜密式暢遠猷始乎幾微能成大務若時畀付茲謂劇艱其富弼文武相資剛柔並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先朝嘗爲上宰至言無隱精慮有開方國計之是毗以親喪而遽去况夫西漢而下距唐以還訖於本朝凡厥公相率就起復以爲權宜而卿固執禮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文兼崇樞極之任重陪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重始從紹正賴經綸幸元老之聿來偕衆編年錄卷六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 錄

賢而同濟庶幾涼德罔累慶圖

英宗自嘉祐七年立爲皇子八年三月辛未卽帝位丙子皇帝不豫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五月弼拜樞密使同平章事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歸政嘉祐初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自是怨琦益深長編太后還政弼遷戶部尚書以不預定策懇辭治平元年 甲辰

閏五月戊辰宰相韓琦加尚書右僕射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文館事

學士監修國史魏國公除

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具官韓琦天資淳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予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出駕復爲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於幾務而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庶工之允脩逮茲平康實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眞賦於戲書美伊尹勳格於天史稱靈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媿焉

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爲東西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編年錄卷六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 錄

四年正月神宗卽位除守司空兼侍中

十二月戊子吳奎罷樞密副使以父憂罷

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累遷禮部侍郎是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在樞府凡三年明年起復仍召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而奎固辭從之

是月丙午王疇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除

疇字景彝同知樞密院事讓之子也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爾一日晚上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上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晚須疇入乃歸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資輕望淺在臺素

餐不可大用又頗薦近臣可爲輔弼者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知諫院呂誨言公輔責降太重士論紛紜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

治平初王景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公輔爲知制誥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奏請以爲是而不敢及後諫者以爲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宰相使恩命於詔上不行之前而責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權是與刑不均矣行之後而不爲罪

二年二月癸卯晦卒英宗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

贈兵部尚書諡忠簡他日謂輔臣曰王疇可惜朕於西府

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國之不幸耶疇好治容服坐立

巋然言必以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可喜其執

編年錄 卷六 三 教鄉樓臺書 第二 輯

法以言事然於時不能無顧望執政纔五十日終於位及所享壽類其父驥云

治平二年乙巳

五月癸亥陳升之樞密副使

呂誨言當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

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

官引援韓琦極力爲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陳旭

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

第成先帝之一失近崇政殿奏對奉承德音謂旭有才人

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

知而復用也

七月癸亥富弼罷樞密

自戶部尚書罷授檢校河陽

制曰入筦天樞以導萬微之命出蕃王室以倡九牧之風惟時左右之良固無內外之間宜頒渙命式告治廷

涵德粹茂有幾聖之學窮天人精禮之原有經世之材洞國家

表裏之體方先帝之在御擢貳於冢司肆冲人之守圖召謀於

密府百姓有衣食之遂四方無兵革之虞迺去冬以來屬疾在

告雖懷憂國之慮每上退身之文眷舊德之不忘終高情之靡

已聽解神機之劇仍聯宰鉉之榮建海岱之高牙鎮河橋之巨

屏加以爰田之戶衍以真食之封併舉徽章式優賢輔於戲進

而合諸道得君子光亨之時退以遂其私保大雅明哲之誼往

加冲翬用翼丕成

弼以嘉祐八年五月拜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再入樞府凡

三年初富弼久在告五月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

編年錄 卷六 四 教鄉樓臺書 第二 輯

院公事弼以足疾臥家累上章求罷至二十餘上乞補外

郡上固欲留之不可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

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凡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且言僕射

是正二品官師長百僚使相者文武中並是第一等俸祿

真宗以前借此官祿未嘗輕有除拜仁宗幼冲卽位不曾

檢詳祖宗故事兼當時執政者徇私亦欲自爲地遂開此

例終仁宗一朝罷相罷樞密使者皆除使相其間最爲不

可者數人並以不稱職過惡彰露臺諫官互有抨彈本合

得罪黜削而亦皆除使相領大藩使相以上有三師三公

其品秩雖崇而俸祿甚少比使相絕然不侔也願立法自

臣始不從弼止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詔許罷僕射而改

制焉

長編

庚辰張昇罷樞密使自檢校行吏部侍郎兼羣牧制置使能授州許

制曰夫達進退之分則臣節高篤始終之恩則君道大粵予耆艾之德久顯機密之司寵至而色愈兢年踰而志彌劬匪推殊獎曷表羣倫具官敦簡廉之風賦莊厚之體蚤陞華於政路遂長議於樞庭從容樽俎之間存收奇策密勿廟堂之上預定大謀自先帝之升遐方冲人之在疚顧家多難有若涉川之危繫國大臣遂成奠枕之泰嚮屢嬰於疾苦每願解於機繁朕雖眷春秋之高不忘忠義之至俞音未下素尚益堅宜膺台鉞之榮用寄藩符之秩陪始荒之奉邑衍新食之真封舉示褒章式旌美績於戲安世且老豈不有夙夜之勞申伯於行是亦具文武之憲載惟令聞奚媿前脩

編年

錄

卷六

五

敬鄉樓書

第二

輯

昇自嘉祐三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十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八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在樞府凡六年英宗即位未幾請老英宗曰太尉勤勞王家未當遽去詔五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受賜勿跪昇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昇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

同日文彥博樞密使

自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

呂公弼樞密副使

自工部侍郎權三司使

彥博樞密使制曰天極環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構不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髦傑資以輔予具官文器閱而深材敏以濟蚤資賢人之業實膺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彰國家之盛節以文武之略輯將相之太猷肆纂命於皇圖

通權憂於喪紀追終哀戚甫見儀形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旌之載舉折衝境外方將出憺於王靈收畫幄中曷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庭之務實符巖石之瞻於戲過師北戎未厭貪驕之志再盟西夏猶包狂忽之圖終佇奇勳用恢遠馭

初彥博自河南入見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聖意臣何與焉上曰備聞始議公於朕蓋有恩者彥博遜避不敢當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宰臣曾公亮奏先朝樞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之上今文彥博至乞班序如故事閣門奏天聖中兩府領宮觀樞密使兼侍中曹利用領景靈宮使宰臣王曾領會靈宮使故利用在會上其後樞密使兼侍中不領宮觀則宰臣在其上從之長四年九月自行尚書左僕射

編年

錄

卷六

六

敬鄉樓書

第二

輯

除守司空公弼字寶臣宰相呂夷簡之次子初夷簡薨仁宗思之一日公弼自知開封府奏事仁宗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拜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爲不善求易之公弼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英宗曰朕往在宮中卿不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逾月拜樞密副使

治平三年 丙午

四月庚戌胡宿罷樞密副使

授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杭州

宿自嘉祐六年閏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府凡六年宿累乞致仕故有是命後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文恭

同日郭遵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遷檢校太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遷

始

達字仲通本邢州人少隸范仲淹麾下至是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達始達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琦琦曰吾非不知達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達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長十月達出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達懇辭簽書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達始以同簽書樞密院

編年錄

卷六

七

敬宗皇帝
第二編

事出鎮
同上

宋宰輔編年錄卷七

徐自明 誠甫

神宗治平四年 丁未

正月丙寅吳奎樞密副使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丙寅奎以父喪服闋復以禮部侍郎除

三月壬申歐陽脩罷參知政事

自尚書右丞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脩自仁宗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六年閏八月除參

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在政府凡八年彭思永等既以論

脩貶而言者猶不已脩亦三上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

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

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不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

編年錄 卷七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政事堂論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

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嫌阿不明白

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

誹者益多英宗嘗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誦故相

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上六表乞

致仕不從脩年纔六十也

長初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

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

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官

吏財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

初朝廷議加漢王典禮臺臣以脩主此事專以誣脩脩著

漢議四卷脩在臺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六年復請乃以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居穎一年而卒時五年八月

也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脩以論政不合固求去

位年未及卽告老天下高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

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壽年五十八歐陽脩年

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

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脩善薦士一時名卿賢

士出脩門下者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

君子非之脩自以爲失庶終不出脩自以爲得也由是益

辭宣徽之命語頗侵安石其略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

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

奏從其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脩表中戒小人

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有在矣

丁未

脩在青州上復欲用脩執政問王安石以脩何如邵亢安

編年錄 卷七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初石曰脩非亢比也又問何如趙抃安石以爲勝抃他日

又問何如呂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謂勝公弼又

問何如司馬光安石亦謂勝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

宜且召對與論時事更審察其在政府有補與否上乃遣

內侍馮宗道賜以太原誥勅諭令入覲於是安石知脩決

不附已益毀之曰臣固嘗論脩在政府必無補時事但使

爲異論者附之轉更紛紜耳他日上論文章以爲華辭無

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辭誠無用如歐陽脩文章於

今誠爲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繫辭時脩方

力辭新命上未許也遂聽辭宣徽太原改知蔡州先是脩

以病辭宣徽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

石不答而奏從其請

長

李處云：韓琦不污所以得為君子也。熙寧元年八月，自知亳州移知青州。三年四月，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七月，罷宣徽南院使，知蔡州。

癸酉吳奎參知政事，自禮部侍郎遷樞密副使，除。

上初欲用奎宰相，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

九月辛丑，韓琦罷相。自守司空兼侍中、樞密、同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判太師、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制曰：朕光宅萬邦，肇膺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予宗臣，特崇異數。韓琦官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兼數器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惟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情懇之堅，辭誠莫奪，增寵上階之峻，特開兩鎮之崇，蔽自朕心事，非舊典於戲，臣行其志，茲為自得之全，君篤於恩，深編年錄卷七三敬鄉樓叢書

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衰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遺謂矣。

琦自仁宗嘉祐三年六月拜相，是年九月罷相。仁宗五年，相英宗四年，先是琦於嘉祐治平年間已累章請罷，上即位又請至三上表謝。此有太陷入矣，琦即連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王陶又言琦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文德殿立班，臣豈可更處風憲，遂歸臥。明日上諭翰林學士司馬光曰：已除卿御史中丞，光曰：王陶言宰相不押班，宰相竟不押班而罷陶憲職，此則言職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是時韓琦猶在告，參政吳奎聞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乃上疏論陶復疏奎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而奎亦出知青州會。

曾公亮言奎不可出，仍使復位。上既出王陶而韓琦曾公亮乃請下禮官詳定押班典故。司馬光以為宰相當押班不須詳定，上遂令自今宰臣春分秋分後並以辰正為垂拱殿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一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永為定制。至是山陵復土，韓琦使事已因稱疾乞上相印避賢者路上以詔書慰撫不許，又琦自疏有四當去復不許，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於是上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授琦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是時河北數地震，知梓州何郯因是上書以為陰盛臣，強譏切韓琦乞召還王陶以中上意。上薄之後陶入為三司使，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呂公

編年錄卷七四敬鄉樓叢書

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自以營預官僚欲立至公輔及為中丞，挾私懷忿，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復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丁未初陶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等事為喻。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任，新輔嗣君，忽于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闔，雖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沮格臺文侮傲風憲，宜加明憲，用肅具僚。琦公亮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及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專詆毀執政，其略曰：預知孤忠必犯衆忌，方權臣之久盛，復衆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件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聞手詔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為大惡，以專心附己者為

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凌豈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臥而有要次輔效尤而愈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力言之陶遂得免長琦既得判相州入對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稱謝詔琦出入如二府儀大勅繫銜曹份上又詔賜宅一區擢琦子秘書丞忠彥爲秘閣校理端彥亦遷官英宗及上皆每以官呼琦其後上對忠彥語及琦亦止呼侍中云上嘗與司馬光論及諸大臣上曰韓琦敢當事實于富弼但木彊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琦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先是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於是以琦判大名府會王安石作相行新法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且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上親袖琦奏出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上既感悟欲罷其法安石怒甚取琦之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謂呂公著有言藩鎮大臣將與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公著責詞昭著其事因以搖琦琦遂辭河北安撫使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琦數日乃得去魏人德琦乃相與立祠塑琦像而事之上至是琦薨前一日大星殞後園樞馬俱驚薨時年六十八熙寧八年六月戊午也贈尙書令諡忠獻神宗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配享英宗廟庭政和中追論琦定策之勳贈魏郡王長子忠彥徽宗時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四子嘉彥尙神宗女齊國公主終瀛海軍承宣使

同日呂公弼樞密使自開禧副使判節制制曰本朝之制並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庶邦之重文武承式兵民是圖屬在賢明總司使職誕敷明制布告大廷呂公弼器蘊誠明機靈精遠環材任重中廣廈之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機之密治聞議論之長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深明王體有東朕心宜陞帝傳之崇以正本兵之重爰田增賦眞食衍封名器益隆典章允穆於戲信而能用常思明哲之難知無不爲期盡臣鄰之益祇若休命以贊大猷同日吳奎罷參知政事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奎自治平四年正月復爲樞密副使三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月初中丞王陶劾宰臣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押班琦卽連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面王陶以言不行辭職遂歸上乃除陶翰林學士而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是時韓琦猶在告曾公亮侍祠獨吳奎同參政趙鼎具定王陶爲密直章收使翌日進呈已得旨退續奉手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奎乃歸上疏論陶上封奎疏以示陶陶復疏奎數千言言奎阿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王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上又面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以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動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方平既退上尋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司馬光亦上奏言奎名重不宜爲陶罷奏入上不悅及曾公亮祠事已入言於上亦以吳奎不

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因私于安石曰安
道入必于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後方平請老
除東太乙宮使元豐二年七月除太子少師宣徽南院使
致仕官制行罷宣徽使獨命領使如舊以太子太傅致仕
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諡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嘗知貢
舉有薦王安石文學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來凡
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檄以出自是與之絕其
守蜀日蘇洵携其二子京師方平一見待以國士蘇
氏父子云王稱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讚吳育
與也然方平志大氣高有宏毅開濟
姦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
者矣

編年錄

卷七

九

除能時以經義啓沃苟
趙抃嘗有密奏上

非博達治

此藥非眩厥疾弗瘳宜不憚

煩

面議政事有一盡者輒密啓

編長

同日陳升之罷樞密副使

自禮部侍郎爲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知越州

升之自治平二年五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九月罷再入樞

府凡二年上始擢任楊定升之屢諫不宜生邊事自是忤

旨以母老請便郡有是命

同日韓絳即元並樞密副使

絳自三司使吏部侍郎除元自樞密副使學士兵部員外郎知開封府

遷右諫議大夫除

絳字子華億第二子也元字興宗潤州丹陽人絳舉進士

甲科元舉茂材異等先是韓琦言絳忠直有公輔之器既

擢任或毀絳上曰韓琦引去惟薦此人安可違也熙寧二

年十一月陳升之既拜相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王安

石深交韓絳兄弟絳嘗薦安石爲翰林學士絳間與安石
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皆至當之言
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之三年二月安石既入
見又累奏辭位上諭韓絳令趣安石嘗與絳
奏事絳不宜如此如此無一人同

癸卯郭達罷同簽書樞密院

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

達自治平三年四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在

樞府幾二年達

未

簽書出爲陝西西路沿邊

宣撫使判渭州嘗有軍功而驟躋政地言者交論之不聽

神宗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赴闕陶力

上以劄諭陶等曰先朝

雖士論

然在位已踰

數月後因西賊寇邊

遣宣撫逮至

中處事平允今還

編年錄

卷七

十

教鄉校並書

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

爲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寧

負暗於知人之責耳其後御史張紀唐淑問言達自進用

以來人言至今不息况聞王陶親奉德音中外側耳以俟

聖斷若用范仲淹兩府出使例落簽書且在陝西任使於

達亦未爲損趙抃爲諫官又言達簽書誠不允公議到闕

未旬星變地震深秋雷電白晝氣霾不可不罷而達亦屢

乞補郡故有是命

長編拜罷

達至鄆州纔七月徙帥延州

達攻交趾以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後復知

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贈雄武軍節度使

熙寧元年 戊申

正月丙申趙鼎罷參知政事

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徐州

癸自仁宗嘉祐五年除樞密副使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

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凡九年榮數以老求去位明年四月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故事再請則許榮三請乃元豐五年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諡康靖榮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于至誠歐陽脩坐累對獄榮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仁宗大感悟以故得全人以榮爲長者榮既老脩亦退居汝南榮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其相得如此

同日唐介參知政事

自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樞密三司使除

介字子方荆南人先是外人多傳三司使唐介參預寶文閣直學士邵必主計諫官楊繪具以白上既而介果除參知政事必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司馬光登對上問光唐介參預何如光曰介素有剛勁之名外人甚喜執政坐待

編年錄

卷七

十一

第 二 輯

漏舍故事惟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預聞者介謂宰相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介同閱視後遂以爲常上始王安石之論奏謀殺爲從者自首奏裁參政唐介力爭以爲不可唐介之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也介曰此法天下俱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懼朋黨爾安石強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懣疽發背而死安石又方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天下之人俱目爲生事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出尋俱引去趙抃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稱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

丁未介簡伉以政言見憚神宗以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熙寧二年四月丁未卒介疾亟上親臨問爲之出涕於其卒也親往奠贈禮部尚書諡賢肅

七月己卯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自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新知大名府除

初升之自樞密院出知越州呂公著因對言升之練邊事有才能陛下何不置陳許近郡可備緩急謀帥上然之遂自越州遷許州尋又改大名府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先是陳升之登對上面許擢置中樞右正言孫覺相繼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邵充知永興升之爲樞密使上以覺爲希旨取恩責爲太子中允

編年錄

卷七

十二

第 二 輯

者皆改同知院若置使則同知院復改爲副使于是文彥博呂公弼爲使韓絳邵充爲副使上以升之三至西府欲稍異其體乃以爲知院事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十二月辛酉邵充罷樞密副使

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

充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二月罷在樞府凡三年充資長者然在樞府不能有所建明諫官孫覺嘗劾充引疾辭位上容之於是諫官吳充又劾充云滑稽無丞弼之才沉非廊廟之器充亦固請遂罷政出守四年九月充遷禮部侍郎上幸東宮念藩邸舊僚特恩也七年十二月亳州言邵充卒上遣使致祭手詔曰充藩邸之舊可優贈以官并賜諡乃贈吏部尚書官其親屬五人所推

恩各陞二等即其鄉造宅五十間賜之太常諡曰安簡

熙寧二年己酉

二月己亥富弼再入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制曰秉籙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之元臣

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羣材之表爰立作相

宜莫如公具官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由賢

科之得雋推遠業以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一德

之美在英考時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庶績咸熙太平

將治屬留侯之多病容裴度之休宜神明自復是用

召從方守進拜台仍揆之舊兼東臺之茂秩爰田衍賦

盟府易勳茲實異恩庸昭

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

編年錄

卷七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

編

以之順下遂乎物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

流遠則四夷傾風而待命凡予欲治維爾責成

先是治平中弼以病足以使相判河陽上即位歲餘請移

汝海以避濕兩許之俄召入觀且詔肩輿至殿門賜坐從

容博訪當世之務弼以誠對上甚鄉納之又問邊事對曰

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

宜重賞邊功又問爲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上留弼

爲集禧觀使弼力辭赴郡至是復以觀使召既對上宣諭

曰君臣須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因言陛下好

用人伺察中外之事人君御下猶當明白賞善罰惡令人

心服又言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

準此乃致亂之道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人獻

說于陛下願深賜省察無致後悔上改容聽納又曰今日

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遂除守司

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加賜第一區弼固辭上不許至

章十一上始貼麻命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鄭國公弼再入相既至未見有於上前

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

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

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

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諫即上書數千

言難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

者上以久旱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

答詔書曰義忠理苟非意在愛君忠在王室何以

臻此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

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弼太平可立致也

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若人懷私意各執己見互相疑

間則事無由濟弼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害事壞

風俗爲甚須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

分邪正邪正分用天下自治四月甲辰上令中書樞密院

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初上委任政府

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

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知諫院陳公輔對曰所爲是耶

天下誰敢不同非邪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意蓋謂安

石也

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兼

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韓琦爲相請立英宗爲皇嗣

石糾察在京刑獄爭刑名

服除英宗異召

時猶在相位又不起於

頗爲不恭宰臣曾公亮

令德宜膺大用真輔相之才

臣嘗與安石

同領羣牧備

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

安石再詔召知江甯府其

林

學士安石聞琦既罷相

欲用王安石爲參知政

事曾公亮因之

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

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

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

詣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

編年錄

卷七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當自知之耳韓琦罷相出守相州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

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

弼之地則不可神宗頷之上嘗與司馬光論諸大臣上曰

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

執拗此其實也是歲二月安石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知制誥李大臨草制有曰與其明察爲公莫若嚴重而有

制與其將順爲美莫若規正而有守循紀綱本教化

寧之久其在茲乎無甚褒異優借之辭安石乃

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可爲朕推行朕須以政事

煩卿安石對曰臣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

一切頹壞庸人則安於習故而無所知姦人則惡直醜正

而有所忌恐未及功效而爲異論所勝爾上曰朕知卿久

非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

務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非知經術無可以經世務

者上曰宜有以助朕至是遂除參知政事安石入謝上復

問今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

凡欲變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上納其言自此安石取相

宗法度變更之天下騷然不安咸指安石矣初治平中邵

雍與客偕行聞杜鵑而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不二三

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丁未安石有口辯上常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多所變更

遂薦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先是向爲陝西轉運副使

兼制置解鹽向既兼領乃請以制置解鹽買馬自向壞法

置馬邊用漸虛安石又論修均輸之政因言向可使遂以

向爲發運使請委向行其法於六路范純仁奏論之且言

薛向小人不可安石愈益向尋召爲三司使頒農田水

利遺劉彝等八人使行天下相度農田水利諸

農田水利官於是其後言水利者自後朝廷更遣

使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

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

之青苗農田水利之法下

使者旁午於道人情

宮觀以

者於是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集賢殿脩

撰何刻以病故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文彥博論置宮觀差

遣非是曰如何鄭兩制乃令提舉玉局安石以爲鄭病不

能治事鄭遂請老以尙書右丞致仕初安石以學行負時

望上方勵精求治引參大政御史中丞呂誨將論之司馬

編年錄

卷七

十六

敬鄉樓叢書

光雅善誨相遇殿庭光問誨曰今日所論何事誨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光又謂誨曰今日之論似傷及遽更加籌慮可乎誨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及願可緩耶疏論安石十事且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是安石不事上奏求去位上詔諭還日以經綸天下爲已任

編年錄 卷七

十七

日頒於四方州縣 黜隨之所用俱 敬鄉樓臺書

儉薄少年天下騷然 誨爲過者始愧仰嘆服以誨爲不 誨之先見亦自以爲不及也上謂安石

言卿每事好爲異多作橫議或要以詳 希會朕

意此必是中書人與 說朕 相知如高宗傳說

亦豈須他人爲助 遂出知 自安石變法以來

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安石求去位神宗爲出誨御史

劉琦錢顗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殿中侍

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

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罷職呂公著代呂誨爲中丞亦力

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李常孫覺胡宗愈御史張

戡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 事安

石既用事日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輔弼異議不能同臺

諫侍從力爭不能得於是富弼罷相判亳州曾公亮罷相爲集禧觀使司馬光極辭樞密副使不拜知永興軍呂公著罷御史中丞知穎州程顥罷監察御史爲澶州簽判韓維罷開封府知河陽初安石與韓呂二家兄弟韓絳韓維與呂公著友三人皆游揚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 皆厚善富弼曾公亮咸喜之至 揚

安石 當流俗毀謗亦何由能安職 相

如此雖殺身報陛下自其 聖知

已上曰伊 天 重自以爲天民之先覺其

志蓋如此 故與安石善安石得政多所更張人心

編年錄 卷七

十八

敬鄉樓臺書

不寧范純仁召自陝西即言於上曰願陛下圖不見之怨

上曰何謂也純仁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者即不見之怨也及居諫職數言事大抵皆忤安石意劉

琦等罷御史純仁又力爭請速解安石機務以慰天下之

望并言曾公亮趙抃等不能救正詞氣甚厲遂罷同知諫

院爲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純仁因辭遂錄所上章申中

書其略曰王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己能不曉

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

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衆公

論爲流俗之語加以曾相公一切依隨 參 能

見之怒以自上純仁遂出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

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

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令不足守作

指此三事此是何理 下氣事唯恐傷民此即

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 世守之則祖宗何故

屢變 開學士司馬光所草也初眉山蘇洵

來遊京師歐陽脩一見之大稱嘆由是名動天下時王安

石名亦盛脩亦善之脩勸洵與安石遊安石亦願交於洵

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辯姦

論以刺之此論既出安石始銜洵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

獨斷上專信任之洵子直使館蘇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

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霸燕

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

編年錄

卷七

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

用軾安石必沮毀之劉放劉恕皆與安石有舊安石既得政恨放恕不肯同己乃交惡安石嘗欲引恕為條例司屬官恕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政事不應以利為先呂誨罷中丞恕見安石條陳所更法令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遂與之 廣坐恕對安石之黨公言安石過失無所避聞者或掩耳放尋通判蔡州恕監南康軍酒皆不得留京師初李定從學於王安石故安石使右正言孫覺薦之定至京師因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何如定曰民俱便之無不喜色者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勿為此言也定即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謂曰君今被旨上殿當具為上道之因密薦召對稱旨遂除太子中允權監察

御史裏行丁未又有寧州倅鄧紹者上書言陛下得伊呂

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

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百世

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

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又累詔趣之既召對

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

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紹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

累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紹安石嘗欲置其黨一

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得

腹心所託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布巧黠善迎合安

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人侍經筵遂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以資序淺後改集賢校理遷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

編年錄

卷七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

白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敕出令押字耳上初常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見所下令獨以為是被召遂起對垂拱殿 臣才不適用願得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然後有去就可爾遂除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監李常與呂惠卿同檢詳三司條例常本安石所引用者後除諫官言常平取息非便呂惠卿謂常曰君何得負介甫上嘗謂司馬光曰李常非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實以為朝廷不可一日無也以臣異議青苗之故寧可逐臣不可罷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賣恩光曰若爾誠罪人也安石之求分司也當雖言安石不

當去又言青苗不當取息二分且乞罷之安石既出而責
常曰君本出條例司未嘗預青苗議今又見攻何以異於
將之奇也初淮南轉運判官蔣之奇嘗與安石書言百姓
列狀乞蚤行助役新法曰上推不費之惠下受固極之恩
安石具以白上曰百姓如此或稱人情不安者妄也之奇
遂除副使後之奇乃反攻安石初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
司上命樞密院陳升之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及升之拜
相遂言制置三司條例難以簽書欲與安石白上併歸中
書而安石以爲恐不須併之爲併之無御史中丞呂
公著奏言罷條例司書爲是已而亦無條例司之不
當時安石文彥博曰俟羣言稍息歸中
書於是條例司言常新命呂惠卿同判司農寺

編年

錄

卷七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後五年冬詔中書有置局取文字煩擾官司無補事實者
悉罷之於是司農條例司始罷時熙寧三年五月也
先是安石既執政首取三司條例司別一局聚文章之
士數人與相謀議遂議行青苗之法併置諸路提舉官上
從之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天下使者冠蓋相望遇事風生
於是范鎮呂公著李常等俱奏以爲青苗法當罷所遣使
者當追還而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牢不可
解宰相曾公亮陳升之皆爭以爲不便廷論方洶洶而判
大名府韓琦亦自外數條青苗害天下之狀來上於是上
感悟始欲罷之安石惶遽自失家居累表乞分司呂惠卿
懼失勢亟上表請對既對自往傳宣起安石安石既起
以琦疏送條例司疏駁之於是上欲稍脩改其以合衆論

安石曰陛下方欲以道勝流俗無以方戰自却卽坐
爲敵所勝矣以故范鎮呂公著相繼罷逐而翰林學
士司馬光亦辭樞密使而安石意猶未快又以判亳州富
弼諫新法落使相判汝州久之吏有不奉益欲深
罪之上不可安石固爭之曰不行矣上曰聞民

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無足顧也上
曰豈若併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居
家數日上遣使慰之乃出是歲熙寧七年也自新法行常
平錢散之略盡旱災日廣流民無以周給之上大憂諭中
書令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其見倚閣戶給之安石雖
甚不樂然上意不可回矣先是青苗法行民病之雖一

時臺諫之臣并侍從臣爭言不可而安石愈益主之力韓

編年

錄

卷七

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琦時鎮北京於是自外奏封事言青苗實爲天下害奏至
上始疑焉安石心知上意疑乃移病固請分司翰林學士
司馬光草批答乃以大義責安石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
之語安石大憤立奏書訴於上於是上復爲手詔諭安石
又令呂惠卿諭旨遂謝復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
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
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爲疑安石出視事持之益堅
人言不能入矣安石遂取韓琦所奏下制置三司條例司
疏駁之頒於天下疏駁既下韓琦不勝憤懣復上疏力言
之於是御史中丞呂公著等咸言條例司疏駁韓琦非是
上心知琦之精忠而又內重安石故青苗遂不罷當是時
有唐垌者爲北京監當小有才辨韓琦甚愛之上書言青

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大喜薦之召試賜出身驟用爲同知諫院時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青苗不便上曰吾令中使二人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對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閹乎安石每有中使宣召及賜與所贈之物必倍舊例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用能固上之寵二人潛察府界儀錢事還言民間皆情願無抑配者故上行其法益堅

長二年十月龍圖閣學士陳薦言大臣建退軍之議捐禁兵月廩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其來已久人情居處安習一旦輦從去國客食卒伍衆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上從之卒罷退軍議

長

三年十二月初行保甲之法用五百家爲一大保人極勞弊未幾慶卒因之爲亂其

後上亦浸知保甲之策爲民患至有質衫襖而買弓箭者又有自殘而避團結者

上深念

之以責執政久之河平安石因說以爲功又自謂青苗之令已行獨保甲市免役者在得其人而行之乃復

陳又年上詔中書曰京城門外草市保甲居民逐利求之排之亦無所用可速罷既而以自冬及春旱曠爲

災欲悉保甲以爲水旱常不足貽聖憂上曰此

豈事卒罷司農言今歲秋成請復編排保甲

錄丁未

王安石弟安國自西京國子教授召對帝因

問安國卿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所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安國嘗力諫安石天下洶洶不樂新法俱歸咎兄恐爲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家廟曰吾家門滅矣又

嘗責曾布以惑誤丞相更變法令布答以朝廷變法子弟何與安國怒切責之安國後遷崇文院校書以非毀其兄卒爲呂惠卿所陷云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誦琢磨子雋從旁劄聞習熟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蔡州卒言洮河事欬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後雋舉進士授旌德尉不赴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者尋召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弟安禮先掌河東機宜呂公弼薦於朝謂材堪大用代還召對稱旨遷著作佐郎崇文館校書後除尙書左丞元城先生語錄曰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治未嘗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覺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施器用少精巧僕妾僕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變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之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

制下六日而乞改亳州於是令貼麻改正從弼請也弼之
久在告也知諫院范純仁嘗上章引義責弼一日上從容
與輔臣論天下事上曰觀弼意亦欲有所爲但須人俱無
言乃肯爲耳安石進曰如今要立事何能免人紛紜弼既
力請去上將許之問曰卿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
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亳州司馬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
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
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爲朕不從
而去可也自爲相一無施爲惟知求去他日王安石見上
言事因力詆弼曰陛下以爲富弼何如人臣但見其能一
切合流俗以爲聲名而已富弼若用其智略無以過人所

以有名譽爲世所宗者能養流俗之交而已天下無事人
主一切仰成故富弼得以此時收人譽若天下有事用如
此智略欲扶危救必誤天下事如

爾弼在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謂如是則
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欲請願 不可復
得故得之不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
行自貴近者始章下本 劾之連逮愈衆於是弼

上疏自言主 獨坐臣又願賜告歸洛養疾詔許
之有司承望風旨獄又不決會除劉摯爲監察御史裏行

摯卽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疏奏上 開 至是獄
具通判令佐各衙替而弼亦落使相判汝州時四年六月

也富弼之出也楊繪草詞云天付忠純安石大恨之安石

也富弼之出也楊繪草詞云天付忠純安石大恨之安石

曰御史劉摯彈擊奉法之趙子幾以爲詔刻今營職奉公
卽謂之詔刻欺罔萬端卽爲忠純何以正朝廷其後因繪
爭役法上語執政曰繪作弼制乃更譽弼殊不體朝廷意
弼辭汝州之命詔不許弼既不得請乃止乞更不簽書新
法不報弼於是言新法臣不曉不可以復治郡請復還京
洛養疾卒得以歸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後因故參政王堯臣之子同老上
言至和二年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弼乞立英宗爲儲嗣神
宗嘉之以弼爲司徒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弼薨年八十
弼雖致仕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弼已病猶上
章言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且言上左右多小
人是日大星殞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至

夢司馬光范純仁哭之子紹廷紹 泣曰 押

章疏一通殆遺表也光純仁曰當不 世莫知其所言

者贈太尉諡曰文忠元祐六年贈太師配享神宗廟庭篆

其碑曰顯忠尚德紹聖中章惇用事謂弼得罪先帝罷配

享至靖康而復 廟弼好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宰相及

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

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

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

義之性老而彌篤云

同日曾公亮拜昭文相 自集賢館除昭文館大學士監

陳升之拜集賢相 自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除行禮

公毫昭文相制曰王者攬髦傑以盡天下之謀總神機以濟天

下之務故君臣同力相得益彰陰陽並和以致大治通登碩輔
庸告羣倫具官仲德應中孚道經皇極躬清慎之一守歷險夷
之百爲巫咸之父商家雖載六臣之列留侯之安漢祚未膺上
宰之榮朕拂龜而見祥端辰而定志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袞
之元若股肱之輔予躬若垣墉之保予室顧於倚用維以蒙成
於戲覽前載之文考名臣之事蓋勦業之佐其迹易而守成之
相其功難宜勉輯於微猷庶共恢於遠御

升之集賢相制曰 三 則風雨不失其序聖如二帝然股
肱亦繫其人士 之明下譚國鈞之寄方審求於賢輔

參 於政 若時登庸蓋出定命具官陳識幾聖蘊謀合皇猷

學積 原而心彌 智酬千變而力彌裕早膺仁祖之擢以遺

文考之知肆予冲人克即大任問甲兵則有鎮撫四夷之略問

編 年 錄 卷七 二十九 敬鄉樓書

衣食則有運理羣物之心朕稽百王之謨經一世之績宜進職

於賢序以延登於宰 知歷選之既難體委用之既重則義莫

得以憂己道維專於澤民豈特無疆之休亦有無窮之問於戲

論金穀之計宜歸內史之司作霖雨之滋是應高宗之命往熙

帝載庸代天工

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爲之而無左右丞爲之者學士王珪

當制以故事言故升之職遷尙書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

曰卿即去誰當代卿者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

石何如弼默然升之資歷高於安石而素與安石相表裏

故安石勸上先用之上曰文彥博朝廷之宗臣朕方倚以

疆陲之事雖用陳升之爲宰相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

朕遇賢之意彥博言國朝樞密使無位於宰相之右者獨

曹利用嘗位於王曾張知白上臣忝文臣不敢亂朝廷尊

卑之序詔不許彥博再辭遂命升之班彥博上長上既相

升之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徐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

今二相俱閩人二參政俱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

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

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

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

論相以爲王陵少意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

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

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大法也上曰然升

之朕固已戒之矣錄初陳升之與王安石同制置三司

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安石

提舉安石欲如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

事豈可稱司上曰乃者陳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書併歸

中書如何安石曰升之恐以制辭云金穀之計宜歸內史

之司故以任此職爲恥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

一人今若差韓絳共事甚便上曰善十一月乃命樞密副

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升之深被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

爲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務

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升之共

事凡所欲爲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

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

石不覺其詐甚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爲相其制詞學

士王珪所草也 登相位於條例司遂不復肯闕預安

石 事盡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己任也安

石 二人於是乎始判 三年三月壬辰朔

陳升之皆稱疾在告與安石爭青苗錢不 也甲午升

之與安石議論不合以母老乞 上固望之升之既與安

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百日求解

政事不許九月辛卯復求入見有旨再拜而已令扶至殿

門

熙寧三年 庚戌

二月壬申司馬光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

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舉進士甲科王安石既變更祖宗

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光時爲翰林學士

力爭之因屢請去上曰君子小人盡知卿方正呂公著使

編 年 錄

卷七

三十一

第一 敬鄉樓叢書

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爲何官卿名爲夷

狄所知奈何出外光固求補外不許頃之上用安石爲參

知政事用光爲樞密副使光以言不從辭不拜上章力辭

至六七日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

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

宗遣人謂光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

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遂復上疏極

諫疏奏上優容之光愈益請乃收還告勅詔依所乞先是

上欲置光西府安石曰今陛下置光於人上是爲異論之

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切磨者乃劉放劉恕蘇軾蘇轍之

徒而已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

罷之曾公亮以爲不可上曰青苗事何與於樞密副使光

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時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神宗感

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不許既起視事青苗卒不罷

光亦卒不受命卒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

石之改也安石卒不聽光由是與安石怨矣神宗猶欲用

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三年七月樞密使

呂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韓絳極稱司馬

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馮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

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議論尙紛紛用光

卽異議有宗主事無可爲者絳徐以安石所言爲然公亮

言不當以此廢光固請用之上弗許乃獨用馮京爲樞密

副使明日又謂執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爲當安

石曰比京差強然流俗必以爲宗主愈不可勝公亮又論

編 年 錄

卷七

三十二

第一 敬鄉樓叢書

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嘗見從若用光光復如前日不就

職欲陛下行其言朝廷何以處之上遂不用光光在永興

奏乞倚閣災傷地分所欠青苗錢奏人不報光之官踰月

乃上疏曰臣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

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

信云云疏奏上猶有意用光四年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

上殿上曰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矣光乞辭許

州固請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脩資治通鑑久之乃從

其請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西年五月呂誨病亟光往省

之問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

之遂卒七年三月乙丑以久旱詔求直言初光自許州乞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卽絕口不論事至是讀詔泣下

光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且言執政之臣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閏四月光復上疏論當今之弊言臣衰疾浸增是以冒萬死一生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吳充充代安石爲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等又薦孫登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遣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其後執政缺上有無人才之嘆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逼之使去亦不去矣

編年錄

卷七

三十三

徽宗 二 錄

上之眷禮於光不衰如此元豐三年三月光奏提舉嵩山崇福宮已經兩任難更除授止乞專修資治通鑑詔特許再任資治通鑑成除資政殿學士降詔褒諭五年將行官制上謂輔臣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卽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光與公著上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以長編與丁未錄參修元城先生語錄曰神考之信任金陵是其次第而老先生號爲黨魁故金陵以兩府昭之欲絕其辭然老光生是豈可以官職昭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遽造一件大事點

汗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曰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爲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汗蠅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令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自壞也又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此荀子但後來爲政與老先生議論不合爾老先生嘗

編年錄

卷七

三十四

徽宗 二 錄

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別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四月己卯趙抃罷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抃自治平四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罷在政府凡四年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因爭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畢陶樸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耶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協安石

更張政事并屢言其不便及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不拜一時正人相繼引去并乃上言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不許時安石家居求去上諭執政罷青苗法并獨欲俟安石參政由是新法不罷并大悔復上言極論因累章乞罷遂命出守杭州後自知青州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前此無政府復知成都者并請行上甚悅後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清獻

同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知雜事陳襄言竊聞已有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兼參知政事陛下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

編年錄

卷七

三十五

第二編

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行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爲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臣欲乞罷絳參知政事今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絳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兼參知政事執政凡四年夏人寇慶州九月除陝西路宣撫使十二月即軍中拜相

七月壬辰呂公弼罷樞密使

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知太原府

公弼自治平二年七月除樞密副使四年九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在樞府凡六年王安石變法公弼屢勸上宜務安靜又與韓絳爭肉刑議不協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附安石竊公弼論奏草以示之安石輒先白上上始

不樂公弼及胡宗愈攻絳上疑公弼使之於是謂執政曰公弼屢反覆今并州閩人宜即使公弼往曾公亮言公弼先朝兩府欲以轉兩官上曰陳升之出乃不曾轉官然卒從公亮言

執政罷改樞密使除宣徽使韓絳一兩官判樞府其去除觀文殿學士皆宜麻恩間呂惠卿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除呂之只舍人院命詞先公弼外制繼嗣領學典故論之安石勸上內批今後樞密使能更不官麻此體數遂廢制舊典

五年正月上議除公弼代郭達遂以知鄭州呂公弼爲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達判渭州始用王安石之言也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當五路師倉卒綏御有方故使代達恐王韶生事則委之鎮撫公弼聞命即戒行上喜復召對而加慰勞而遣之六年三月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西太

編年錄

卷七

三十六

第二編

乙宮使呂公弼卒贈太尉諡惠穆

同日馮京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授戶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遷右諫議大夫除

京字當世鄆州江夏人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上嘗謂王安石曰京似平穩安石曰京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蓋京嘗爲御史中丞上疏論時政因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誑之上曰京作中丞恐失職令作樞密副使何如安石曰亦可也於是呂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沮之乃獨用京

九月庚子曾公亮罷相

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賢殿學士

制曰朕賴尋前載之文樂見名臣之節蓋位至者予國心有加

於澤民功成者本天道惟在於抑已誣揚贊冊以告治廷具官
懷器通時潔身絕類豈遙熙於神運發蘊於賢謨膺二后
之顧言奉冲人於大統自初輔政十有五年而四夷守於封疆
百姓遂其衣食匪圖近歲繼託一誠深據禮經之陳欲還君務
而去雖終食而屢歎卒高情之莫回况留侯未衰何遽遺於人
事且周公雖老顧猶在於京師其保宏文之居兼管納言之任
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津開館珍臺獨把浮丘之袂於戲以退
爲進蹈天下難假之風不德其功應君子有終之吉往祗茂寵
更穆英猷

公亮自仁宗嘉祐六年閏八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在相
位凡十年神宗初即位公亮自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英國公除尚書左僕射依前兼集賢
編年錄 卷七 三十七 敬鄉樓叢書

進封亮國公不以監修國史及昭文館大學士授公亮爲
韓琦故也至熙寧元年正月以旱甚公亮援宰相以災異
罷免故事乞罷政手詔答以書雖百上朕亦不聽也二年
二月富弼始爲首相十月弼罷公亮乃遷首相初漢議之
起御史呂誨率臺屬劾奏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宰
相韓琦曾公亮附會依違不報及新法之行劉琦錢顗等
奏劾王安石併及其它大臣其奏曰曾公亮位居丞弼反
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
敗壞中書故事曾公亮之罪也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
違疏奏琦等遂罷御史知諫院范純仁亦露奏乞解王安
石機務并言曾公亮趙抃等不能救且曰曾公亮年高不
退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不能力救亦不報時右正言

李常言青苗不便上閱常奏願曾公亮陳升之曰常平事
經中書行遣今人言紛紛如此乃因執政論議不一故也
公亮曰陳升之乃元勑法之人李常亦同論議今尙俱以
爲言則其不便可知公亮因請罷提舉官收執法付提刑
司行之若併新法悉廢之尤善於是上問李常疏如何措
置安石令常分析公亮升之力爭安石亦力辨之公亮曰
安石但欲已論勝耳上正色曰豈有此邪公亮曰此言若
誣天實臨之上卒令常分析公亮升之與安石爭青苗久
不勝皆稱疾在告三年二月先是詔諸路提刑體量覺察
提舉常平官抑配人戶青苗錢并州縣抑遏不散及韓琦
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
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面責曾
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面責曾

公亮等曰爲宰相當有執守何得安降劄子令體量抑配
青苗又輒刪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五月戊戌上問
王安石條例司可併入中書否安石曰待修中書條例有
端及已置屬自可併爲一今尙 合與韓絳請間奏事未
可上曰豈防曾公亮異議乎及問陳升之何如安石曰升
之猶可共事公亮多用機巧又專欲守其故態自呂公著
齟齬以來及得升之協助益難與議事上曰公亮老亦且
去矣初公亮久在政府王安石之入也公亮力薦引之故
安石初參大政上召謂曰曾公亮必更與卿協力及同執
政公亮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
司更張衆事一切聽之每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上
前無所異於是上益專信任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故推

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厲聲與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爲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年已七十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黨友猶疾之其後安石益自用公亮數爭上前不能奪屢請致仕至是始得罷以集禧親使五日一奉朝請大勅繫銜在曹份上出入如二府儀仍詔公亮諸子依韓琦例推恩遂以比部員外郎孝寬爲祕閣校理孝宗孝純並遷官熙寧四年四月判永興軍慶卒已伏誅公亮一以鎮靜待之人情遂安飛語亦息上聞謂王安石曰大臣肯奉法如公亮極不可得也遂詔赴闕爲集禧觀使五年六月遷守太傅致仕特許告謝故事致仕官不入謝上以公亮三朝故老特加禮仍給見在支賜未幾子孝寬簽書樞密院事迎公亮就養西府元豐元年閏正月太傅兼侍中致仕魯國公曾公亮卒年八十八上奠哭之輟視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庭諡宣靖及葬恩禮視韓琦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前一日車駕又臨之特恩非故事也上嘗論輔臣曰公亮謹重周密內外無間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公亮善薦士多得人然持祿固寵爲世所譏初詔遺表外增推恩二人子孝宗遷一官孝純賜同進士出身後孝純辭出身乞將所得恩官其族人之未仕者許之紹聖元年七月曾布因言曾公亮先帝以爲亞勳而其家殊不爲朝廷所旌寵自孝寬卒今獨孝純一子二十四年不改官先帝嘗賜出身辭不受權太常丞爲執政所梗遂闔門不仕上矍然曰殊不知其有子

卒今獨孝純一子二十四年不改官先帝嘗賜出身辭不受權太常丞爲執政所梗遂闔門不仕上矍然曰殊不知其有子

辛丑馮京參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右

吳充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右司郎中樞

充字冲卿尚書左丞育之弟也上初欲用充爲參知政事

王安石曰充與臣有親嫌乃徙京而充代之

十月戊寅陳升之罷相

以母

升之自熙寧二年十月拜相是月丁母憂爲相一年升之

母卒上爲輟視朝明年詔起復升之請終喪許之元豐二

年四月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秀國公陳升之致仕時

直學士院安燾草辭有云尹躬一德共嘉同體之和說命

編年錄

卷七

四十

敬鄉樓書

三篇獨先注意之任卒有成績基於始謀御史舒亶指此六句以爲悖禮失實詔盡改之乃盡去六句止曰蚤從士論擢與冢司後二日升之卒贈太保中書令輟視朝二日成服於苑中諡成肅

十二月丁卯韓絳王安石並拜相

絳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除

石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除

絳昭文相制曰三王臣主俱賢不能止詰誓之事二帝揆獄在

內其唯協天人之和蓋近迹狹而易循至化默而難運朕欲馳

寥廓之見舍攀拘之文大超不世之君須謀非常之輔具官

先聖之學躬上賢之資思功名爲已圖慕忠義之前躅而復正

色自時綽有大臣之風臨機不同多適庶事之要文武兼備其

器股肱實繫其人朕登延閣材既偕羣策之慮度軼往制何愛

隆名之私顧金節之未還將衰衣之已屬其位百寮之冠以司大政之元且唐相之願爲良臣終授君以顯號秦穆之尙詢賢老猶躋俗於 豈伊英猷不至上治於戲形範正金錫美則爲國利器之彊陰陽和風雨時則爲天泰階之應往宣一德庸底不平

安石拜相制曰夫天地至神也非統氣運物則功不足見於時聖賢一道也非經世俗民則名不足見於後故士莫不待辰而欲奮志莫如得位而遂行矧夫居三公之官而有臨四海之勢豈不能究利澤躬義榮以事施於一時而譽動於後世者哉王安石良心不外德性攸尊至學窮於聖人貴名薄於天下不以榮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辭其難方予訪落之初勞乎用賢之務昭發猷念與裁政機衆皆所傷曾靡相身之憚孤忠

編年錄

卷七

四十一

敬鄉樓遺書

自許唯知報國之圖朕取其知道者深倚以爲相者久益合至公之首肆敷大命之休若作室用汝爲垣墉若濟川用汝爲舟楫予有違而汝弼汝有爲而予從於時大亨蓋出絕會於戲自成湯至于帝乙靡不懷畏相之心若孟子學於仲尼其唯達事君之道尙所交勅卒俾蒙成

安石自參知政事爲史館相辭不許又辭又不許乃受四年二月丁巳朔頒學校貢舉新制先是安石奏請更學校貢舉之法詔兩制三館議之上得翰林學士司馬光與直史館蘇軾議雖釋其疑然至是卒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更新制如安石請 其後又命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安石子雋兼同修撰八年訓釋詩書周官成乃拜安石左僕射門下侍郎丁未時率錢助役官

編

年錄

卷七

四十二

敬鄉樓遺書

自雇人監察御史劉摯陳其十害安石使張琥爲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曾布自請爲之有旨令摯分析摯復上疏歷數時政之失其疏曰安石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淤田也則費大而不力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民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勢附佐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僂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蠹民者謂之通變除用進退獨任一屬緣會布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剷除廢亂存者無幾云云摯遂被貶先是詔建東西二府各四位東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間餘各一百五十二間東府命宰臣參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樞密使副居之九月府成上臨幸復賜宴于王安石位始遷也三司副使知雜御史以上皆預編國朝沿五代後唐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預焉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戶部位亞執政目爲計相凡國家工役之費其所用皆蠹耗

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爲相自著周禮義以符合新法故持家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遂以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權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關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官制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數皆籍於三司其總數在使得知之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沈終不肯令供恐其知數而廣用也乃深得神宗置三司之微意矣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富盈至崇寧後蔡京勸上皇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

又宦官各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戎器備河患凡此之類皆不先關戶部但請於朝廷或兼取於戶部者非若三司府專案以關防也上同五年五月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言久勞又病恐職事有隳致累陛下知人之明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宣所懷有不盡當爲朕盡言之朕何嘗違卿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卿於朕豈他人能間六月辛未王安石入見上怪安石求去曰朕於卿斷無疑心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卿安得不爲朕少屈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丙子王安石又辭位上引劉備託後主於諸葛亮事曰卿所存豈媿諸葛亮朕與卿君臣之分寧有纖毫疑貳乎

同日王珪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昭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以守本官除

珪字禹玉開封人廷試第三除參知政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珪入上御小殿得旨草制相安石上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翌日命果下珪辭不許乃受珪在政府凡六年至九年十月拜相

熙寧四年 辛亥

三月丁未韓絳罷相自陝西宜德使罷相以本官吏部侍郎知鄆州

制曰丞輔之任非端良而莫居典刑之行雖貴近而無間我有明命屬於大廷其官歷事三朝浸更衆職比嚆勁正之器晉服弼諧之司屬者羌渠陸梁戎候騷動輟自貳公之列往定安邊之圖而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丁黃馳驅重被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朕以其推忠之勤誠爲盡瘁執虜之績亦已

居多方公論之騰喧覽奏封之引咎其仲憲法以解機衡仍舊秩於天官殿近藩於京輔於戲奉使失指雖生事之靡容原誠無他亦注懷之素厚往服成命無忘省循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與王安石同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凡四閱月先是熙寧二年以尙書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復圭專殺喜功輕敵致寇西人至傾國大入郭慶等俱死之於是朝廷遣重臣爲宣撫使絳時爲參知政事請行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絳曰不可朝廷方賴安石安石曰朝廷所賴乃韓絳爾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乃拜韓絳爲昭文相初絳之行也文彥博恐絳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爲畫一以付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西討方略一以付絳絳用種諤謀欲取橫

山遂城囉兀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人不堪命賊
出兵爭撫寧堡陷之急攻囉兀城慶州兵遂大亂朝廷憂
之乃罷兵棄囉兀撫寧學士院元絳草責絳制初云擅興
征師上以爲非擅興命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
置乖方故貶錄八月除觀文殿學士五年四月改知許
州絳十上章乞歸田里守墳壟王安石亦爲之言故有是
命

徐自明 誠甫

神宗熙寧五年 壬子

二月丙寅蔡挺樞密副使

自知開州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挺在平涼凡五年自以有勞久留邊庭憤鬱爲歌詞因中使至使優伶歌之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傳達禁中上亦憫焉遂召用之

十二月壬午陳升之拜樞密相

除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制曰弼亮天工繁朝堂之碩輔紀綱師律實帷幄之宗工維予左右之良豈有重輕之異時咨舊德敷告大廷具官陳升之受天偉才爲國重器逮事仁祖進登要樞肆朕宅師興言訪落與圖大政擢冠庶工方側席於舊庸遽執喪而去位屢頒優詔難奪至

編年錄

卷八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情比徙月之告期即治朝而申命視官帝傳增食爰田兼元宰之隆名服本兵之寵寄安危注意知股肱一體之相須中外具瞻誠文武萬邦之爲憲永惟經濟屬在老成勉迪前人之休共新當世之務於戲明明常德朕有志於宣王翼翼壯猷爾毋慚於方叔靖共厥位協濟朕心

升之自熙寧二年十月拜相三年十月自相位以母喪免明年正月詔起復拜相請終喪許之至是喪除乃有此拜仍大勅繫銜文彥博下遺內侍齋詔往賜仍趣令赴闕五月兼羣牧制置使八年二月詔樞密院陳升之提舉馬軍司以知審刑院崔台符等言緣軍政事重仁宗時命樞密使田况提舉乞依故事以樞臣總領故也

熙寧六年 癸丑

四月己亥文彥博罷樞密使

自劍南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龍圖閣直學士

河陽

制曰秉國大均絕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惟吾老成多所更踐懇辭機務往殿近藩敷告在廷進嚙厥位具官文彥博器質宏偉智謀靖深逮事祖宗蚤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實萬邦之爲憲肆予繼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狗均勞之請眷言耆舊宜有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賦光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旄假息名城壯陪京之屏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嘉猷於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惟往欽哉尙多受祉

彥博自治平二年七月爲樞密使是年四月罷判河陽仍

改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協恭贊治純誠亮節守正佐運

編年錄

卷八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翊戴功臣在樞府凡八年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五代因之國初三祖並冠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本朝遵用舊制三年二月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期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內不平遂引期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彥博輒歸臥或閉門不出後上又面諭之彥博乃復視事如故上嘗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爲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議也及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彥博退上語及西院事安石曰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非治法也五月遂降詔置審官西院議者謂絳及安石協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次時

人亦頗患其不平也是月彥博罷樞密使判河陽從所乞也仍詔大勅繫街曹份上出入如二府儀又詔彥博嘗受先朝顧命今罷樞府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長後加檢校太師徙判大名府元豐三年九月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王堯臣子同老言仁宗不豫先臣與文彥博劉沆富弼等請立英宗爲嗣神宗感悟開納會彥博入覲神宗以問彥博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議論於至和時發端爲難卿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彥博乃奏其事於是手詔褒顯遂加彥博河東永興節度使彥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輔臣皆與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

編年錄 卷八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熙寧七年 甲寅

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相自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罷爲吏部尚書制曰入則冠宰路之重百辟之所儀刑出則寄制垣之尊萬邦之所憲法苟非令德奚稱異恩粵予端揆之臣久托機衡之任錫之寵渥均厥賢勞具官王稟明哲之資蹈柔嘉之則學問淵博爲時儒者之宗議論堅明有古直臣之烈間瞻偉望升冠近司憂勤百爲夷險一節方藉壯猷之助且觀盛化之流遽上封章願還政事確誠莫奪茂典載加正位天官之聯升華殿幄之侍仍加賦邑以重藩維於戲納忠告猷卿所素尚尊德樂道朕豈或忘毋忘乃心而不予輔

安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居相位凡五年先是安石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望舊人屏逐殆盡所

用俱新進少年天下不與之上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不遠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上不釋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至是久旱上以百姓流離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始深疾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能免也但當脩人事以應天災爾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安石以常數爲言上終不以常數爲是安石乃求去位上固留之請益堅故有江寧之命上因出手詔諭之麻既出呂嘉問張璪持安石而泣安石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丁未初監門鄭俠獻流民圖朝廷以爲狂笑而

編年錄 卷八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不問第令開封府劾其擅發馬遞入奏之罪而俠又上書言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安石出知江寧是日雨安石屢求去位上不許至是以手詔諭安石曰前日會令呂惠卿及朕以手札諭卿欲以師傅之官處卿於京師而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且欲得便郡求息朕深體卿意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拜罷安石既罷相知江寧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上又以安石子雱爲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脩撰經義又詔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脩撰經義是年三月詔開鎮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

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上又批問安石百姓爲貨
市易抵當所錢多沒產及枷綱者又問安石納免行錢何
如或云提湯瓶人亦令出錢者又批問安石取免行錢太
重人情吝怨至出不遜之言見稅匹帛行有手下抱纏角
人今亦盡收入行者安石隨事辨析皆謂有利無害士大
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故多言不便爾
上曰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不便何也兩宮至泣下憂京
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如此安石又歸咎於妄言者
之過時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
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
之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安石既罷相遂詔中書自熙寧以
來創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

編年錄

卷八

五

敬鄉樓叢書

同日韓絳再入相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制曰王者臨四海之廣總萬機之繁仍欲措世於治安其在求

賢而補助我圖元弼茲得諸臣錫以茂恩告於列位具官受材

宏博涉道深醇智略足以經遠猷忠嘉足以任大事而自與謀

帷幄正位鈞衡抗論在前義無曲學宣力於外勞不辭難質於

僉言屬乃舊德冠宰司之重實賴於謨明總史觀之華更資於

良直賦之多邑衍以真封併示褒章尤爲異數於戲百姓尙困

惟在厚厥生四夷未賓當使服吾化勉輔丕丕之業以成晏晏

之風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爲相凡四越

月是年四月再入相上遣御藥院齋詔召絳赴闕上賜王

安石手詔曰韓絳懇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爲

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己仍
以惠卿佐之庶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爲傳法
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七年十月詔三司置會計司以
宰絳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財賦出入之數無考校盈
虛之法仍乞臣絳提舉而校其增虧以黜陟官吏之能否
而三司使章惇亦乞天下財賦刪脩爲法故有是命

同日呂惠卿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石正言兼

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初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

固請以著作佐郎編脩集賢書籍呂惠卿爲檢詳安石對

上曰願陛下於近臣中擇其能上副陛下所欲爲與臣所

學不異者與之共政因極稱呂惠卿上許之惠卿最爲安

石所賢初至自江寧即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方

編年錄

卷八

六

敬鄉樓叢書

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

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

乞選通經術臨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

藝者爲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

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以次推行於是王安石

乞罷制舉馮京以爲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

理之學制科遂罷初爲條例司檢詳官尋又命看詳中書

編脩條例上嘗歷問羣臣於司馬光至呂惠卿光曰惠卿

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俱惠卿所爲也近日

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

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

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嘗於邇英進讀蕭何

曹參事因言曹參以無事鎮撫海內故天下晏然居數日
呂惠卿進講乃遂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
者有五歲及一世一變者有百世不變者前日司馬光言
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光之意必以國家近日多
更張舊政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
此論也光與惠卿更相辨難惠卿至排光令去既退於是
御史張戢言惠卿姦邪不可留之左右後光既辭樞密副
使連章極諫青苗之病民又移書安石且言詔詠之人欲
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於介甫當路之時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書三往
安石卒不聽光在經筵讀資治通鑑上嘗謂光曰安石不
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矣但不當信
任呂惠卿惠卿姦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
天下并指安石爲姦邪也上笑光又曰今條例司所爲獨
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俱以爲非陛下豈獨與三
人共爲天下邪乃退 上欲脩起居注安石薦呂惠卿遂
除天章閣待制同脩起居注後又薦爲翰林學士安石嘗
與惠卿論新法安石弟安國吹笛於內安石遣人喻曰請
學士放鄭聲安國立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
竟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安石將罷相遂薦惠卿爲參知
政事初惠卿諂安石如子事父安石當國不可一日而無
惠卿也安石將罷去念能善吾後者莫有如惠卿故力引
惠卿輔政惠卿既輔政富弼時退居於洛聞之有憂色邵
雍以問弼弼曰度弼之憂安在雍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

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然雍曰公無憂
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
人也未幾惠卿得志怙權果叛安石惟慮安石之復來也
因郊乃薦安石爲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狀上察見其情
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慚甚無以
對既而遽起鄭俠李逢獄苟可以傾安石者無所不爲如
雍之言也丁未惠卿處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
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白上降七年閏
四月己丑詔申明之詔曰朕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輒爲
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之間有未安者
令脩完期底至當遂命惠卿提舉編脩司農條例又詔五
日一赴經筵時曾布呂惠卿同根究市易事凡三五日一
對王安石懇求去位惠卿憂沮形於色安石引惠卿執政
上既許之布後與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詬罵行人及胥
吏以語侵布布不敢校也八年五月御史蔡承禧言惠卿
弟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進呈安石時與惠
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蓋爲惠卿發也明日惠卿
求去安石獨奏事上曰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忌能好
勝不公又曰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過己便忌嫉安石曰臣
嘗屢勸彼令勿如此又爲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
纖芥見於辭色使其不安如對惠卿數稱臣無適莫獨無
私使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令安
石敦勉惠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
敦勉何補也六月王安石得疾上固留之諭以呂惠卿甚

敬鄉樓藏書

鎂丁
未

自熙寧以來
文士殿前
學士侍兼
知明熙州
餘士龍

敬鄉樓叢書

制曰乾健坤順二氣合而萬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

眷予元老時乃真儒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哀及縑人久
佇於公歸越升冢宰之崇播告路朝之聽具官王信厚而簡重
敦大而高明潛於神心馳天人之極摯尊厥德性派道義之深
源延登傑才毗參魁柄傳經以謀王體考古而起治功訓齊多
方新美萬事爾則許國予爲知人識波稽天孰斧斨之敢缺忠
氣貫日雖金石而自開向厥機衡之煩出宣屏翰之寄遽周歲
曆殊拂師瞻宜還冠於宰司以大釐於邦采兼華上館衍食本
封載更功號之隆用修台符之峻於戲制天下之動爾惟樞木
通天下之志爾惟著龜繫國重輕於迺身毆民仁壽於當代往
服朕命圖成厥終

安石前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七年四月罷爲相凡五
年是年二月再入相始安石薦韓絳及呂惠卿代己惠卿

編年錄 卷八 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 錄

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
不用其至又數與絳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
惠卿聞命愕然翼日上遣御藥齎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
不辭倍道赴闕時呂惠卿正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獄甚
急士寧與安石厚意欲併中安石也會上召安石急自金
陵派流七日至闕遂拜昭文相安石表辭詔不許再辭不
允斷來章即受安石既相士寧之獄遽解而惠卿罷丁未
三月上謂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爲又曰自卿去
後小人極紛紛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安石曰臣父子向
蒙陛下之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小人紛紛不敢
安職今陛下復召用臣臣所不敢固辭者誠欲及時粗有
所効以報知遇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

之間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安石又薦呂嘉問及張安
國可爲宰屬上皆以爲可編長

四月戊寅吳充樞密使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檢校太僕行工部侍郎充

制曰職在樞衡必藉幾深之識地居宥密尤資周慎之才云爲
繫於四方崇重稱於二府素難厭選今得其良升正使名數聞
朝列具官吳充器賢通敏風猷靜淵學洞究於古今術該詳於經濟
自專計省之劇擢副本兵之嚴內鑒嘉謀已咸和於庶務外裨
遠略亦薦著於成功宜超拜於貳卿俾榮兼於帝傳爰田增秩
眞食衍封併爲寵章就正官號於戲知人則哲朕既任卿之匪
輕事君以忠卿其報朕之益至往册新命無忘訓辭

上批吳充久參機政悉力職事故有是命尋兼羣牧制置
使提舉脩軍馬勅初羣牧使李師中上言養馬費重請罷

編年錄 卷八 十二 敬鄉樓遺書 第二 錄

所置使而養馬於民不報既而吳充爲樞密副使亦上書
請以牧地賦民文彥博爲樞密使以爲不可王安石主充
議五年遂廢太原監七月又廢東平監而樞密副使請舉
諸監盡廢之是年四月詔河南北兩監牧司並罷然自是
國馬盡矣充在樞密凡六年至九年十月拜相

閏四月乙未陳升之罷樞相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罷爲檢校太尉江寧節度使同平

制曰執政於中總領樞筦之重殿邦於外榮加衰鉞之崇非屬
老成之賢曷當先大之寵詎是穀旦告於治朝具官陳升之識度淵
弘材資公正博達古今之務精通文武之權歷事三朝借聯二
府內堅持於忠赤外協濟於猷爲自居宥密之司彌展經綸之
術方隆柄任屢引疾辭宜推從欲之私俾遂均勞之請既增封

於勳邑仍兼秩於公台擁京口之節旄司廣陵之藩翰宅大江之衝要望本鎮之封疆於戲注意輔臣禮有優於進退傾心魏闕德無怠於始終益茂政聲對子休命

升之自熙寧五年十一月拜樞相是年四月以足疾得請判揚州大勅列銜曹僭下出入如二府儀再入樞府凡三年

八月庚戌韓絳罷相

禮部尚書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制曰國家延登弼疑內以起功於庶事分畀藩翰外以發政於四方閔勞申恩倚重均體肆敷不號庸諡廟朝具官韓絳躬莊厚之資涵良忱之度濟世美以特立告辰猷而具威屢陪國均實輔台德嚮自保釐之寄再膺翼亮之咨高平師帥總脩衆職之采公孫斤斤參聽百官之成久宣於勤間想以疾確辭幾務之劇

編年錄

卷八

十三

敬鄉樓叢書第二輯

祈即燕申之休感于朕聽姑爾欲宜還宰職往建州麾陟春官常伯之尊兼禁殿隆儒之冠載更功號增井井封於戲乃眷臣鄰雖爾身之在外不忘壽考豈茲心之謂遐其服寵章以將福履

絳自熙寧七年四月再入相至是年八月罷再相繼踰年絳既罷相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故求罷而有是命

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罷守本官知陳州

制曰輔弼之臣與圖政事任人賢否繫國重輕朕於黜陟非有私意具官呂惠卿藝文治術久踐要途摧貳鈞衡是稽羣望謂宜夙夜左右謨明爲謀弗臧卒陷吏議撓例成於京邑懷請託於私

家刻奏自明尤爲欺誣行治如此朕何望焉罷守故官出臨郡寄非惟責邇臣之守於以台衆論之公祇迪訓詞服我寬宥

惠卿自熙寧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月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御史蔡承禧劾惠卿弟崇政殿說書直集賢院升卿之罪惠卿乃謁告上遣馮宗道撫問召赴中書安石又親詣惠卿道上意惠卿於是上表求外者三上皆遣中使封還又有劄子上復令安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入見上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安石欲用新進卿不欲之耶卿欲用曾咄而安石不欲耶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安石之來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前此安石爲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反如此不知欲以遣之何人上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安石不安其位

編年錄

卷八

十四

敬鄉樓叢書第二輯

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之去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上曰終不令卿去且俱至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上復遣中使諭惠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先是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於是留身白上曰安石以臣改其詩義怒臣上復留惠卿然議益不合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子力求去位初惠卿既進劄子與安石辨改經義乞去位因出前後與安石議論不合者十餘事且力乞在告惠卿既在告繼下御史中丞鄧綰章不旬日惠卿罷政升卿初爲御史所攻安石雖數爲解釋然其實不樂升卿也升卿復於上前訴安石之短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十月己丑朔升卿摧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初惠卿於安石交至深時人謂安

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獨司馬光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
小人本以勢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及安石罷相去惠
卿果叛之凡可以傾安石者靡不爲也至是安石再入相
怨惠卿未有以發會張若濟者前知秀之華亭坐受所監
臨衡州編管御史中丞鄧綰素附安石因疏惠卿居父喪
日與若濟交通狀中書請差官究實而惠卿亦上章自辨
上遣檢正徐禧等雜治之惠卿於是先罷政事以本官知
陳州已而又用鄧綰蔡承禧言罷惠卿之弟溫卿河東運
判鄧綰又劾徐禧黨惠卿乞改付吏乃遣淮東運使蹇周
輔同鞠已而練亨甫輩又以綰所言惠卿事交關其間反
爲惠卿所中語及安石子雋忿恚而卒安石悲傷益不堪
固求去綰懼安石去屢留於上上怒出綰周輔治獄方急

編年錄

卷八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會綰敗輔因是不肯爲王氏盡力遂止其獄溫卿止坐衙
替上又惡新管當福建常平等事曾改交關安石惠卿遂
絀岐潭州州學教授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
事呂惠卿姦邪不法請陳其姦狀之尤著者其罔上反覆
任意自專弄權自恣朋比欺國數項惠卿之所爲有滔天
之惡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爲己出不善則使其黨
與言爲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死黨曾改劉涇
葉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爲奔走此又姦惡之尤大者也
是日手詔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機政而乃
不能以公滅私爲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
深駭朕聽可本官知陳州先是豫章有進士黃雍者著書
於家徐禧得之因竊其語爲書褒美新法以獻王安石安

石大賞其言而呂惠卿欲修撰經義遂牒禧以布衣充檢
討已而欲官之安石遂白上除禧中書習學行檢正事布
衣爲中書習學行檢正事自禧始及安石罷相去惠卿復
薦禧上遂擢監察御史裏行安石再相中丞鄧綰論禧黨
惠卿曰縱華亭之獄禧坐出爲湖北運使及禧拜中丞故
首論禧又薦孔武仲邢恕可以爲御史上曰徐禧論事大
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與論之人蓋惠卿之叛王安石
故多結異論之人欲以爲黨唐垌乃上書薦惠卿天下奇
才垌惠卿黨也上曰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
遂罷禧中丞先是王安石退居鍾山切切以惠卿爲恨惠
卿除母喪初安石之弟安禮時爲右丞惠卿心憚之乃過
金陵以啓與安石和安石以異言謝之既而朝廷已除惠

編年錄

卷八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卿知太原會徐禧沈括新敗改授鄆延且令總四路守備
惠卿懇辭不行乃手疏以謂陝西之師不可攻亦不可守
因請對上令與一閑郡遂自新知延州資政殿大學士落
職知單州元豐八年五月自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除資
政殿大學士元祐三年三月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引疾從
其請也六月落職自正議大夫降爲中散大夫光祿卿分
司南京蘇州居住以右司諫蘇轍等言惠卿姦惡故有是
命轍言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詭變多端見利忘義王
安石初任執政以爲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彊狠傲誕其於
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摘教道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
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然感悟欲退
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

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遂至河北人戶流移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番漢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人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恣行欺罔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協贊遂付邊政敗聲始聞宸動宸極馴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復相噬化爲仇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

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錢置田產等事會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姦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惠卿用事於朝廷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饒所及甚於安石辛亥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不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二省云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糾不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百祿草制詞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滋弊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爲厲階右僕射呂公著以手簡諭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百祿如公著所諭但以人言孔多爲說及是中書舍人蘇軾草制制曰凶人在位民不甦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未爲垂世之規具官呂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

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
錫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
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
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
始倡西戎之隙妄生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
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
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
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靈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先是惠卿自太原徙揚州請宮祠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正
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至是右司諫蘇轍侍御史劉摯
右正言王觀劾其罪惡摯之奏曰惠卿知太原輒於彼受
登極赦勅之後得時赦文或不連遣部將西討未幾西人報

編年錄

卷八

十九

第二

仇以盛夏犯塞疆臣戰沒士卒陷亡其違詔擅發之罪不
可不治蓋惠卿自罷執政日夜規圖再用謂非造奇功不
可以復得兩府故逢迎朝廷專意邊事望賜誅竇觀之奏
曰自熙寧以來所爲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
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實惠
卿發其端伏望蚤賜審斷於是降惠卿爲光祿卿分司南
京蘇州居住而朝論未以爲快司諫王巖叟等復連名論
之遂有是命元祐元年六月右司諫蘇轍奏曰呂和卿本
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嘗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
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產不
遺毫髮爲本以獎用儉險許令告訐爲要估計家財下至
椽瓦抄割產不遺雞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然其爲術

迂疎卒不能得其要領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伏乞重
行黜責和卿遂自金部員外郎出知台州三年七月惠卿
自建州安置徙宣州居住紹聖元年七月與復元官并資
政殿學士十月自知江寧府改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
呈惠卿除目曾布與韓忠彥皆曰若遇惠卿在朝善人君
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在北京豈可留也紹聖二年正
月除資政殿大學士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
觀時將上殿忠彥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
而易退其人可知矣上哂之忠彥布皆曰睿明洞照邪正
中外稱頌聖德惠卿不留無不欣快同日張商英罷左司
諫爲右司員外郎上語韓忠彥曰商英言大臣中有在元
祐與政者有先帝已不用者意以爲皆可逐唯章惇及呂

編年錄

卷八

二十

第二

惠卿可用爾曾布又嘗爲上言陛下若聽惇言則惠卿見
在政府豈不誤國事上曰直欲令作相十月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延安府惠卿入對曾布因言惠卿性喜大言裨閭
昨先帝令往延州是時方永樂失利之後渠曰陝西民力
已困兵已疲不唯不可征戰殆亦難守意以爲非已不可
遂請首相王珪爲宣撫而已副之意欲遂作相爾光帝赫
然諭執政云惠卿言陝西不可戰不可守是陝西當棄也
遂落職知單州以此告命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躁輕矯
誣出於爲利今命以帥邊恐其必有裨闔之言願加察之
上深嘉納後會布入對上曰惠卿堅不肯行又只是要宮
觀意只要在京布又曰惠卿天下公論之所不與士大夫
議與不識皆望風畏之如何可用上又曰惠卿只要在京

須要作執政布曰豈獨執政不相不已上笑之元符元年五月惠卿自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延安府換保寧軍節度使令再任鄜延凡進築九城寨已畢惠卿將任滿合推恩特除章惇久有擢惠卿意衆頗難之既而惇議以拓地及再任一併推恩上遂許之文臣以節度使爲重非常恩也時吏部郎中編修都官條例方澤本惠卿親黨故惇主張之上問布布曰惠卿作執政時惇乃門下士鄧綰曾攻之云爲刎頸之交半夜之客昨既復用許力引惠卿爲右相既於此不諧故於惠卿建節及其兄弟親黨凡可用力者無不盡力惠卿兄弟亦凶橫責望惇不細昨力引惠卿不諸其家皆大驚惇不得已答之云若朝論中有九人以爲不可一人以爲可惇猶可着力今十人則十

編年錄

卷八

二十一

敬鄉樓臺書

人以爲不可惇無如之何亦少解二年八月保寧軍節度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呂惠卿特授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以進築暖泉寨金湯城畢工也徽宗卽位以尙書及從官闕批付三省令具前執政十人及其餘姓名進入章惇曾布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而奏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崇寧四年三月呂惠卿特令致仕是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敏

十二月壬寅元絳參知政事

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絳參知政事制曰總萬事之微並登邦輔釐百工之廣參寄國

均爰圖舊人以共大政蔽自朕志審唯其賢

中資深厚而用遠周旋四紀更中外之要官出入三朝久禁嚴

之近職乃治煩總計乃承學侍言勤勞孔多謀議惟允用疇衆績詢協師謨進陪帷幄之司均任股肱之重且經德秉哲所以濟天下之幾惟同寅協恭所以成天下之治咨爾不懋底於治平

孝寬簽書樞密院制曰朕總四海之重機務日叢于前其與之參斷國論圖回安危者惟是一二樞機之臣則選用之際其可不重乎具官曾明智而不流莊重以有守學足以通古今之要材足以撥中外之煩向繇記言入承密旨而能以協恭爲節以濟敏爲功經營一方則惠澤有及於物朝夕便坐則獻納有補於時將疇爾庸宜茂寵數進參密直之地登贊鴻樞之司噫邦之榮懷得人惟重武之張弛以謀則安往圖忠嘉以答揚朕之光顯休命

編年錄

卷八

二十二

敬鄉樓臺書

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孝寬字公綽宰相公亮之子也絳立朝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孝寬初遷樞密院都承旨文臣自孝寬始

熙寧九年丙辰

十二月丙午王安石罷左相

制曰入居丞弼用表儀於百官出總翰藩將師帥於九牧地雖

中外之異體亦重輕之均

方深於台輔志彌茂於政經挈持綱維糾正法度俄屬伯魚之

逝遽興王導之悲引疾自陳丐閑斯確宜仍宰路之秩載加哀

鉞之榮於戲大官大邑以庇身建節雖臨於鄉郡嘉謀嘉猷而

告后乃心猶在於朝廷納忠不忘懷德甚邇

安石自熙寧八年二月再入相是年十月罷再相凡二年

安石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初呂惠卿既叛安石安石亦起華亭獄以酬之遣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即華亭按治不得惠卿罪安石子雱以咎中書官練亨甫及檢正呂嘉問二人畫計以中丞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上以惠卿書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告雱乃得其情於是嘉問等及堂後官皆得罪雱時已病疽彌年坐是益忿患疽潰死惠卿訴安石之章曰綰等入奏中書出勅如出一口又曰夕出於之口朝書於言者之奏又曰安石盡變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至於此而不稍裁抑尤恐非長久之道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入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及雱死安石悲傷益不安於位告罷甚切鄧綰大懼安石去而已失勢乃見上力勸留安石其辭甚無顧忌上再三詰綰乃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爲臣言上令宰臣吳充使自以己意問安石充見安石如上旨安石大駭卽上奏乞并亨甫劾治之於是綰與亨甫俱罷至是而安石亦罷安石既罷去卽堅請奉祠退居鍾山盡元豐不復召用晚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爲惠卿所陷恨爲惠卿所誤也雱死時年三十三其後安石悼雱不已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雱比孔

子也雱作安石畫像贊則云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蓋又以安石爲過於孔子也一夕安石見雱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汚呻吟良久而滅安石不勝父子之情遂以所居半山園宅爲寺又割田爲常住以薦冥福云長記可見安石晚益謬也安石尋被疾又明年而安石亦死丁未呂惠卿在陳州奏鄧綰乃蹇周輔鄉人乞別選官置院推鞠張若濟事遂詔新秦州路提刑李竦等同推鞠初以惠卿奏進呈安石力爲綰辨上曰惠卿言觀宰臣氣色必欲置臣於死安石既與惠卿交惡會練亨甫呂嘉問二人所議事敗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數上章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王呂由是絕交矣雱亦病增劇而死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爲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爲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罷逐及與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雱發之安石之再入也多謝病求去是時子雱死猶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爲故安石罷相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仍詔安石大勅繫銜在陳升之上出入內廷並依中書樞密院臣條例十年六月安石爲集禧觀使居金陵從其請也始安石罷政判江寧懇辭使相請宮觀上遣梁從政齋詔敦諭須其視事乃還從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至是許以使相領宮使上以安石方居閒特詔弟安禮自江東提點刑獄徙治於江寧安石既以使相爲集禧

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拜特進改封荆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每嘆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甚自媿也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少哀云哲宗卽位拜司空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薨安石之薨也司馬光於病告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贈卹之典宜厚光之不修怨如此初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啓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不與上疑之慈聖光獻宣仁聖烈后間見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

編年錄

卷八

二十五

敬鄉樓叢書

王安石亂天下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熙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於色每輔臣進見嘆嗟懇惻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愈堅遂出知江寧府卒年六十八紹聖初諡文配享神宗廟庭崇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初用祭酒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於從祀建炎二年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紹聖以來學術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其源實出於安石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紹興四年吏部員外郎呂頤問請奪安石諡有詔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頌之學者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小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

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靖康初始詔有司取士擇經術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蚤有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苟况韓愈不足道也性疆伎遇事無可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嘉祐末韓琦爲相安石糾察在京刑獄爭刑名不當後累召終琦在相位不至神宗初除安石爲翰林學士命下數日琦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進除日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益彊卒從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臣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以人言是非一歸之流俗故二年間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弗恤也久之上聞兩宮言意感悟安石因旱引去

編年錄

卷八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朝不復召者凡八年云元祐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范祖禹言熙寧之初王安石惠卿等造立新法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中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夷狄天下愁苦百姓流移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口呂惠卿沈括俞允李稷神譔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痛自悔悼又言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諸路之民

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內晏安外至夷狄無不咸賴元豐八年五月司馬光上疏曰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宮毋得習以爲業王謬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水部員外郎王諤乞太學增置春秋博士詔罰銅三十斤故光以爲言紹聖元年五月禮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元祐貢舉勅令進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五月修國史曾布言奉詔重行修纂神宗實錄所載事迹於去取之義誠有所偏聞王安石秉政日凡奏對論議日有記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咨諏反復之語請降旨行下本

編年錄

卷八

二十七

一 敬鄉樓遺書

家取索投進即降付本院參合照對編修庶一代信書不失事實從之十月國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從之

同日吳充王珪並相

充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依前官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珪自禮部侍郎

參知政事除依前官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充拜相制曰變理陰陽蓋贊輔弼之任運動樞極當藉經綸之材必惟其人可付以政具官秉心平直成性中深沉幾洞究於典常卓識該通於權變總司有密灼著猷爲宜從樞筦之嚴擢處鈞衡之重仍陪封邑昭示寵私於戲君義臣行既著將明之效予違汝弼亦期獻替之忠務殫乃心協贊於治

珪拜相制曰天尊地卑交泰而四時合序君倡臣和相須而庶績咸熙矧唯魁柄之司茲實官師之長將新寵命爰告治朝以辭章甲賢科以行誼階仕籍學窮經史之奧識洞天人之交自參貳於台衡已薦更於歲律茂宣忠力協贊治功宜陞調鼎之聯庶盡秉鈞之效於戲善事者先利其器朕既庸於材能言古者必驗之今卿當勉於事業輔成美化無忘訓辭

編年錄

卷八

二十八

一 敬鄉樓遺書

陳述臣等何功乞於銜位之下悉減罷詔答曰唐之中世時屬多虞制爲功臣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稱謂實繁溢美過情空名眩實施之近世或適權宜襲於來今固非通制卿等率先臣鄰乞罷功號朕用嘉歎宜如所請於是知樞密院馮京等繼請從之遂詔管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衙內帶功臣者並罷見充性謹密在西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充充代安石爲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管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顯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遣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安石再罷政事吳充代之權三司使沈括乃密條役法之不便政事者獻於充充得之袖以呈上詔司農相度以聞蔡確

時爲御史知雜乃上疏謂括挾邪害政不可置之侍從括遂出知宣州

同日馮京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選給事中除

初王安石既罷相呂惠卿執政監門鄭俠言安石作新法

爲民害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與安石

校請黜惠卿用京爲相且言京及元絳孫永王存四人者

皆仁義人也惠卿大怒遂白上重責之勒停編管汀州長

先是京與王安石同在中書多異議安石頗疑憚之故嘗

因事移私書於呂惠卿曰無使齊年知京安石俱生辛酉

故謂之齊年及安石罷相力薦挽惠卿而去惠卿遂與京

同參知政事惠卿每有所爲京雖不抑而心不以爲善至

於議事亦多矛盾惠卿亦忌之會鄭俠獄起乃謂俠嘗遊

編年錄

卷八

二十九

歐陽修著書

京之門推劾百端京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

士移守滑舍人錢藻當制有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

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中丞鄧綰懼京再入又將希合惠

卿遽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

狗俗懷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讒中外而藻

竟罷直院未幾安石再相王呂交惡出惠卿于陳惠卿乃

發安石前所謂無使齊年知之書上覽之猶薄其罪惠卿

復發其無使上知之書由是上以安石爲欺矣至是安石

罷政復用京云丁未

熙寧十年丁巳

二月己亥王韶罷樞密副使爲戶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制曰入而輔大政繼衣所以美武公之爲司徒出則奠大邦嵩

高所以歌申伯之有南國雖中外勞逸之異亦臣鄰出處之常

眷吾帷幄之臣屢上蕃宣之請誠不可奪卿既以親爲言義當

勉從朕欲成爾之志王具官慷慨自負忠勤不渝聞選壞於笑談

起大功於跬步名震戎狄勳高鼎彝頃嘗嘉於始謀得入陪於

近弼進斷國論有大臣蹇蹇之風參持兵樞增古武桓桓之氣

朕方內倚將共致於治平人亦具瞻忽懇辭於密宥章屢却而

益進誠愈久而彌堅南昌名都最雄於江左祕殿崇職莫顯於

朝中併示優恩以爲盛觀書勞定國足以高一世之英養志奉

親又可爲白髮之壽人臣至此可謂榮乎體予寵休無忘獻納

詔自熙寧七年十二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二月罷在西

府踰二年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

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

編年錄

卷八

三十

歐陽修著書

北虜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可取始議取交趾交趾

之國邕州也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不可破上以爲然

既而城陷安石憂沮形於辭色詔曰公居此尙爾况居邊

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詔

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始有隙丁未

九年五月上謂安石曰王韶疑卿逼之力求去恐復如呂

惠卿韶幸無他冀後尙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又言韶論

事時不燭理然不忌能平直安石曰韶緩急足用誠亦豪

傑之士臣與韶無他陛下所知是年二月韶以母老乞外

因抗疏言臣昨屢與王安石爭熙河劾獄今重以決里廣

源明之事與執政異論乞求退韶鑒空開邊以軍功至執

政乃專以勦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悅故出之長十年

十月詔詔落職移知鄂州詔謝到任表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諭雖有少差臣言未嘗曲徇御史蔡確言詔表皆怨憤欲歸過主上而妄爲自潔之辭乞行黜責故有是命詔知鄂州久之還舊職復知洪州元豐四年六月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襄敏官其子六人詔好兵喜殺有方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率以首級爲功既罷樞密言動頗不常獻所著書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唐之語人以爲病狂

元豐元年 戊午

閏正月壬辰孫固同知樞密院事自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固初爲右諫議大夫神宗問固曰

編年錄 卷八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王安石朕欲以爲宰相可乎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爲人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遂出補外是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己亥曾孝寬罷簽書樞密院事以父憂罷

詔孝寬遭父喪令依舊簽書又詔孝寬俟卒哭令起復五月孝寬起復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本院事孝寬乞終喪許之給半俸又辭從之三年三月孝寬免喪除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尋入見留判司農寺九月出知陳州

九月乙酉呂公著辭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自端明殿學士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除

公著制曰夫侍帷幄以贊密命非令問碩望豈易授哉具官呂

邦家名儒臺閣耆老先後三世輔翊累朝肆惟爾躬克秉純德獨立不撓行己有方出處之間罔替古人之節議論之際益見良臣之風斷自朕心擢陪樞筦非體國不能濟成務非應變不能中事機勉汝之才副朕所望

向制曰夫居中當軸總握樞要以應天下幾微之會非練達通變孰可以任此哉具官才周面智明器遠而用博出入中外知無不爲踐更要繁有顯於世大農佐國食貨多流衍之稱絕塞保過兵民歌顯允之德稔聞廷論蔽自朕心爰擢贊於邦樞俾翼宣於神務惟至明可以立常武惟至正可以成美功往乎乃誠以稱朕意

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初公

著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安石雖高科有文學然未爲中朝

編年錄 卷八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編

士夫所服於是深交韓呂二家兄弟公著與韓氏兄弟絳維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公著初列館舍與安石甚相友善安石辨博有文同舍莫敢與之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以書寓公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矣安石始期公著甚遠嘗字公著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又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故安石薦公著爲御史中丞時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冀公著之能爲己助也既而公著以天下公議乞罷條例司奏入不聽又爭之又不得遂求解職奏三上言愈切至又不聽即臥家待罪上以公著爲翰林學士賈文開學士知審官院公著聞之上疏固求降責安石怒方思所以逐公著者會上

語執政公著嘗言朝廷壞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之惡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安石聞上語心默喜即請用此爲逐公著罪遂落公著兩學士知穎州公著素謹密實無此言蓋孫覺嘗爲神宗言神宗因誤以爲公著也至是拜同知樞密院事丁未公著既就職與同列奏事畢獨留謝因言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議論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排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此非國家之利也願加意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薛向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遷工部侍郎入見論兵於上前遂拜同知樞密事初薛向與呂公著並命入樞府向事公著甚恭既久公著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右二年正月西上閤門使韓存寶除四方館使忠州團練使存寶將陝西兵平

編年錄

卷八

三十三

教習樓觀書

元豐二年 己未

五月甲申元絳罷參知政事

以工部侍郎本官知亳州

制曰朕於成均爲進補之法以待通經博聞之士所以勸學首善而有不能奉承朕志乃倚緣爲私自干吏議以按治厥罪而輔臣有預於此朕於至公之託顧何望焉具官元絳初絳學術行誼擢貳大政於族孫骨肉之愛遂行請謁及奏求深辨異於誠心殆非所以率勵士大夫也其罷位出守示不屈天下之憲往念咎咎服予訓言

絳自熙寧八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在政府

凡四年初王安石作爲新法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所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謂凡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陞擢一時輕薄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卿之門於是太學生虞蕃伐登聞鼓訟學官去取不公事下御史府語連絳之子耆寧常囑其從孫伯虎於直講孫諤葉唐懿得陞補爲太學內舍生又囑諤請求於判監黃履以伯虎爲小學教職臺司捕耆寧下獄絳上疏願納平生職祿乞許耆寧即訊於外許之於是御史至絳府第并効絳絳故貶而耆寧罰金絳入辭上猶眷絳謂曰朕自知卿一歲即召卿矣諤等坐聽請皆得罪絳願得穎州上許之三年六月絳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闕因留提舉中太乙宮四年二月絳累乞歸老力疾造朝於是上令絳赴經筵遂以

編年錄

卷八

三十四

教習樓觀書

致仕特恩也

戊子蔡確參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判司農寺

制曰卿輔之任爲朕股肱唯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允謂才難具官蔡確學足以造微智足以適變嚮繇禁近遂長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佞彈邪而無所回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民爲心排沮異端以陳紀立經爲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參大政夫惟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祗服訓辭

往欽朕命

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確爲御史中丞太學生虞
蕃訟學官確與舒宣治其獄確遂効參知政事元絳爲其
族孫伯虎私禱學官絳罷政確遂代絳爲參知政事人謂
其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
位元絳罷上意欲用翰林學士孫洙洙會沐暴得風緩不能
朝乃用蔡確確既除參知政事時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
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相漢一遵何約束且法 陛下所
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
充屢屈法遂不變云三年九月以階易官爲太中大夫在
政府四年至五年四月拜相

編年錄

卷八

三十五

第 二 編

元豐三年 庚申

二月丙午章惇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審
官東院選右諫議大夫除

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宰相得象其叔父也舉進士甲科

王安石用事李承之薦惇可用安石曰聞惇大無行承之

曰承之所薦者才也願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

公試與語自當愛之安石召見之惇素辨又善迎合安石

大喜恨得之晚命修三司條例進擢數年遂至侍從三司

使上嘗譽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以告惠卿惠卿

明且與方平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故御

史蔡承禧彈惇云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家爲此也

由是上惡惇安石亦嘗惠卿黜之陳州凡惠卿之黨俱悉

力攻之以故中丞鄧綰言惇人物僂薄行跡醜穢與呂惠

卿協濟爲姦宜早罷黜遂自權三司使出知湖州上嘗謂

安石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退而屬疾居家數日上

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

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

既出即奏擢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章惇爲起居舍人知制

誥上不喜勉彊從之由是權益重是歲熙寧七年也

是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九月以階易官換太中大夫

三月乙丑吳充罷相

爲吏部尚書觀文殿
大學士西太乙宮使

制曰進惟嚮德式圖亮采之功退則均休益厚優賢之禮眷予

耆哲比爽節宣屢抗 詞力還幾務誕揚乎號布告治廷

體道精深秉義莊直朝之碩輔民所具瞻常武有經雅重國兵

編年錄

卷八

三十六

第 二 編

之寄遠猷克濟迄成帝載之熙庶事用康羣工作又茲新美於

法度方倚任於謀謨夙夜協恭左右盡瘁至感晦明之虞未臻

藥石之痊新即便安務加攝理雖撫循之愈厚顧懇款之彌堅

朕亮矜迺誠閱勞以事進位天官之峻陞華禁殿之嚴衍食爰

田服休真館實藉寵數併示眷恩於戲注意有加朕已篤股肱

之義專神致養汝毋忘金玉之音尙惟迪終副乃虛佇

充自熙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四年先

是充在西府數乘間言王安石政事不便及充爲相欲有

所變更稍引進安石所斥過之人於是王珪忌之知諫院

蔡確以擊搏選充素惡其爲人會充謁告王珪奏用確上

從珪所請也元豐元年六月殿中丞陳安民嘗言相州坐

失入死罪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言於充事發獄成充上表乞罷相及閤門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觀事蔡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罪安民太輕上曰此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已先是神宗怒安南師出無功會光祿寺丞周沃謝表言充與郭達書止其進兵乃置獄劄達事聞者皆爲充懼然充但勸達以經久省便非止其進兵也後沃亦坐所言不實獲罪充數爲同列所危積憂畏病加劇力辭位不許章七上遂從其請充爲相務安靜不遺使不滋長法令所言於上人無知者拜罷錢長是年四月充卒贈司空兼侍中諡正憲上輟朝三日幸其第奠之充臨死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上聞而悲之對輔臣言充孤立無與先是御史臺鞠周沃言安南宣撫招討司事未竟後數月詔充諸子有干涉細故並免根治當時言者蓋欲借是以傾充也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

九月癸未薛向孫固並樞密副使向自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換正議大夫除固自右樞密院換太中大夫除

先是八月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敘分職率屬而萬事條理國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尙愧前聞參酌損益惟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中書具奏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尙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

編年錄 卷八 三十七 第二

曹尙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議政大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

祕書丞爲中大夫初行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元豐寄祿之制蓋以三省長官不與政而尙書至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爲空官持以寓祿秩序位品官失其實於是

下詔罷正之其後官制雖省寺監之官實與職事此更制之大旨也其後官制雖省寺監之官實與職事此更

以判院品之重當時初不辨明及之故寄祿之階修

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

止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

對擬定並從之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不繫大勅

銜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食邑及

萬戶並封國公從之又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師外

餘檢校官並階數並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等各有所見

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並除去從之是日尙書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換正議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章惇蔡確並換太中大夫向換正議大夫固換太中大

夫並除樞密副使

丙戌馮京樞密使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換正議大夫除

京既拜樞密使仍加食邑實封故事大禮宰臣以下唯加

恩至是因改官制故珪彥博京特遷官以寵之皆加食邑

實封時正議大夫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王珪爲銀青光

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河東節度使太師

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瀋國公文彥博守太尉開府儀

同三司依前河東節度使判河南府武寧軍節度使檢校

編年錄 卷八 三十八 第二

太師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薛向罷同知樞密院授正議大夫知樞密院

制曰左右近密之臣朕所與謀國機務不相持論而自反覆贊襄之體朕何望哉具官薛向頃緣朕知拔侍帷幄本兵之政皆所參決且賦民馬以待國用而彊宗豪室橫議動搖此宜爲政者所嫉從而幸惑妄沮有司亦何以率勵衆民哉言者及茲審覈得信其罷乃位出守方州往其省循毋重前悔

向自元豐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月罷在樞府凡三年先是知諫院舒亶言開封府界提舉官陳向近於樞密院議養馬事知樞密院薛向等議論喧悖中外傳播然大臣謀國如是其意必有所在乞令陳向等詰辨究治施行詔陳向具析及具析聞神宗

編年

錄

卷八

三十九

敬鄉樓叢書

批向論事反覆無大臣體故貶未行改知隨州初向

在外時策邊事精密饋餉治辦其入見論兵皆上所欲聞故任以執政且欲與計西北事而向在政府專以持重養威無先開端爲言非上所望於向者最後向極知民不便畜馬會議欲改爲士大夫皆言向論不繆及其與提舉官忿爭上乃獨察知向資不忠實故黜之長向之改知隨州也以御史滿中行又言向備位浸久嘉謀不聞令出於口而心非之法成於手而自毀之要譽於己歸怨於上故有是命四年三月隨州言知州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丁亥呂公著改樞密副使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改正議大夫除

元豐四年 辛酉

正月辛亥馮京罷樞密使自正議大夫兼學士知樞密院

制曰樞機制勝實經武之謀藩屏均休式厚優賢之禮眷惟相輔懇解近司播告在廷褒進厥位具官馮京敦大簡直舉淵惠和周才足以濟治功明謨足以定國是蚤瞻雋望參乘大鈞體盡瘁而不懈於行心協恭而既底乃續申嚴師律豫殄邊虞方一體之相須共成幾務願累章之來上欲遂便麾勉狗勤誠併蕃異數宜陟文階之峻仍陞祕殿之華陪食爰田衍封眞食始終眷遇出入顯榮於戲論道於朝久嘉常德之助承流於外更緊美化之孚尙惟圖忱以克永譽

京自熙寧九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九月除樞密使是年正月罷在樞府凡五年京數以疾求解機務自請守藩而有是命

編年

錄

卷八

四十

敬鄉樓叢書

同日孫固知樞密院事自樞密副使太中大夫

呂公著韓縝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自樞密副使正議大夫除樞密院事韓縝自樞密副使太中大夫除樞密院事

縝字玉汝億第四子也

二月癸卯章惇罷知政事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

先是御史朱服奏惇命袁默周之道傳意市恩於服詔大理鞠之遂命御史豐稷雜治獄具默之道並勒惇惇坐報上不實故有是責

甲辰張璪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遷太中大夫除

璪字遠明洎之孫也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熙寧間爲諫官御史劾璪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是年拜參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

賢陛下未嘗用以爲不賢議也臣恐士不得進矣臣爲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卿德不回朕復何慮五年五月官制行改中書侍郎十二月除正議大夫是歲十一月癸卯罷宣徽使見任宣徽使依舊自今更不除人是月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罷於是大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事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上久以樞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大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其各雖多要之均爲一等執政官唯知院爲長恩數差別武臣提議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五年罷新官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樞密之名

編年

錄

卷八

四十一

敬鄉樓遺書

元豐五年壬戌官制成以左右僕射爲宰相

四月癸酉王珪左僕射自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蔡確右僕射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珪進左僕射制曰臨政願治不因時而損益則心雖勞而莫成膠柱調瑟不解絃而更張則力愈多而益紊朕大修廢職不正百工以道揆任廟堂之大謀以法守聽官府之小治作起萬事紹隆三王嚮庸渥命之頒我有弼諧之長宜敷廷號以警民瞻王珪秉義竭忠率身厲下見聞彈治多識前載之傳論議雍容尤達當今之務一德是履十年不渝比講廢官肇更不典興滯補弊實宣是正之勤據舊鑒新皆出將明之助爰正名於左揆俾分侍於東臺邑衍真租食陪多賦名雖考古事悉因今鼎鉉

不移益峻台衡之望衰衣載錫更增宰路之華於戲欲法之經遠持久者在濟之以有終欲吏之嚮方宿業者在董之以無倦爵名初易衆人尙狃於故常法度已完羣下未知於循守往率在位共脩厥官

確拜右僕射制曰朕量材授位常歧商周之哲王稱事任人猶愧漢唐之盛主法壞既久官墮莫與後先奪倫小大無當循名核實方新萬化之原考古驗今大正百年之弊將仰成於宰弼爰妙簡於俊良乃先渙號之頒以竦治朝之聽具官靖密無貳裕和有容自其初時由朕所識泊歷近選靡勞弗宣嘗總中司肅紀綱之類廢人陪大政整夙夜之贊襄朕方分職以馭羣臣因能而裁庶位圖事謹始非專心致思不能起天下之功立政惟人非聚精會神不能成天下之務噲若予采莫如汝賢宜陞編年錄卷八四十一敬鄉樓遺書

揆席之崇兼列侍班之峻仍增勳秩陪衍戶封榮絕一時望隆百辟於戲惟厚德可以儀刑風俗惟小心可以勸相邦家變調陰陽四時乖錯則汝之責典正法度庶工囑囑則汝之羞往堅乃誠以永終譽

上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五年將行官制上於禁中自爲圖帖定未出先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二月癸酉詔知樞密院門下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尙書左右丞爲定班班次以是爲差五月辛巳朔詔尙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初議左右分治及進呈始命合治同日又詔自今宰臣上馬樞密院次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下馬處並同兩省侍郎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

內外大小諸司凡有申稟公事日皆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衆皆有不辦事之憂可速根研裁議蚤令快便大率止似舊中書發遣可也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俸錢三萬餘貫上意遽止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尙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大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尙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爲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三省並建政事日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尙書皆以黃牒付外衆以爲當然王安石禮初不預官制事乃爲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特所經歷異耳今也別爲三則本末不相見臣以謂事無巨細宣於中書奉於門下至尙書行之則盡矣詔從之癸亥詔尙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尙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尙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尙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尙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珪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爲然已而

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以尙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臣同議上許之蔡確既爲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尙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同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爲輕重是法緣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爲宰相豈以才術卓異有絕人者抑亦以敘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自大如此六年五月癸未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覆正吏治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迄今頒行尙爽條理若向去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啓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體二三執政可不究心其詳定官須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以此意著爲式令蓋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爲六曹體統如一今先自京師候推行有序卽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十二月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尙書二十四司職事初作新省其規摹區處詳密曲折皆出旨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爲門下中書省都臺爲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爲中書門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儀煥然一新矣是月癸酉官制行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

神宗嘉祐六年一日詔王珪等朕欲改官制之

無踰卿者安得自暇自逸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無功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爲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上曰朕待卿不止此卿其少安章再上乃有是命及李舜舉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元豐四年十一月甲辰樞密院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或曰上欲以禮退公著自是踰五月公著始請補外云

元豐六年 癸亥

七月丙辰孫固罷知樞密院事

爲通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固以元豐元年閏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月除樞密副使四年正月遷知樞密院是年七月固引疾去位遂

編年錄

卷八

四十七

歐陽修書

罷知河陽後提舉崇福宮神宗崇崩固等皆集闕下哲宗卽位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執政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孫固寬衣金帶銀帛有差

同日韓縝知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除

安燾同知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試戶部尚書除

燾字原卿開封人縝自元豐四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是年七月遷知樞密院在樞府五年至八年五月拜相燾初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爲高或迎合求進而燾平心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風天下如免役增寬剩造簿供手實散膏苗等事天下爭趨之燾數有陳論暨見神宗復極論之爲立法禁是年拜同知樞密院事累遷正議大夫

八月辛卯蒲宗孟罷尙書左丞

自中大夫守本官知汝州

制曰中臺綱轄總於輔臣儼典憲不遵則何以處位緣登擢領職踰年未聞勤盡之誠顧多惰慢之過奉情肆欲靡畏簡書以致人言尙莫知省追令案治左驗甚明反覆不承對吏無恥舉錯如此豈朕望哉絀守郡章勉思厥咎

宗孟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尙書左丞是年八月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宰執因對上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對以人才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正色詰宗孟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言揚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它日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人恐不預上爲之笑罷朝安禮戲

編年錄

卷八

四十八

歐陽修書

宗孟曰揚雄爲公累至是宗孟坐違法繕治西府故有是責

同日王安禮尙書左丞

自尙書右丞除

李清臣尙書右丞

自吏部尙書遷中大夫除

清臣字邦直大名府臨清人少力學問韓琦以其兄之子妻之皇祐間朝廷方行制舉轉運使何鄭卽以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謬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公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

元豐七年 甲子

八年十二月累遷至通議大夫

七月甲寅王安禮罷尙書左丞

安禮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尙書右丞六年八月遷尙書左丞是年七月罷在政府三年先是侍御史張汝賢彈奏王珪與安禮陳乞子姪差遣以謂引用都省批狀例外起例實害大政神宗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賢章格不下安禮聞之面奏乞治汝賢罪上令分析汝賢奏安禮不能修身治家等事力詆其惡上以其章付三省謂安禮曰汝賢奏彈不當固有罪其言卿姦汚事卿果如此何以復臨百官安禮猶辯析上既黜汝賢安禮因奏往以安石疾病嘗乞知江寧府願申前請故有是命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移知蔡州元祐六年正月以言官彈奏青州任內不法事事得實復以資政殿學士移知舒州劉摯謂安禮非純

編年錄

卷八

四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

正之士然慷慨有大節在神宗朝爲左丞數數敢論事不少屈於三蔡一時翕然推重但其人治己不肅性淫侈又喜寵小人此其不者其才高甚世之悠悠者不可輕議也或云傅堯俞惑於范純禮輩所教銳欲痛紬之蘇頌韓忠彥不知又佐其說賴呂大防無他處心稍平故止降小郡不置劾後竟坐諫官劉唐老楊康國言再落職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姿貌魁偉有口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綱謹云

宋宰輔編年錄卷八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九

哲宗元豐八年乙丑

徐自明

誠甫

五月庚戌左僕射王珪卒

珪自熙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五月以金紫光祿大夫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薨于位相神宗九年相
哲宗繼兩月 初元豐五年哲宗封延安郡王七年神宗
宴百官于集英殿哲宗初侍立于朝天表粹溫進止中度
宰臣王珪稱賀神宗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令皇子與
珪等相見珪等再拜稱謝八年春神宗寢疾彌留二月癸
未王珪奏言去冬嘗奉聖訓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
早建東宮又奏請皇太后權聽政神宗首肯越明日三月
編年錄 卷九 一 敬鄉樓藏書

甲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是日立哲宗爲皇太子戊
戌神宗崩奉遺制即帝位五月庚戌王珪卒 初贈太尉
諡文恭墓碑賜懿文爲額上輟視朝五日禮部言當舉哀
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
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
故也 長 六月丁卯賜故左僕射王珪壽昌坊官第遺表恩
澤十人詔給事中陸佃監護葬事葬並依韓琦例

戊午蔡確左僕射

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韓縝右僕射

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確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思康濟于艱難位冢宰正百工
盡瞻圖于耆舊時否碩輔擢冠上台 具官 敏識造微訃謨經遠

任重不撓凜凜棟梁之材含章于中渾渾廊廟之器蚤周旋於
要路多啓迪於嘉猷遂膺夢卜之求更處承疑之重佑我烈考
時維弼諧肆予冲人實在願託定策社稷救寧邦家永言訪落
之初是謂持盈之際矧衆言之師錫抑天意之賚予若舟楫之
濟巨川若股肱之成一體茲惟哲父屬在倚毗於戲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予方祈於訓告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衆有賴於儀刑
尙率勵乎前修共圖安於洪業克相朕志永孚于休

縝右僕射制曰訪于落止以陟降厥家秉心宣猷以考慎其相
瞻言舊德久執事樞道于冲人繄我昭考登延宰席播告治朝
具官 天資剛明世載忠諒服勤小大之務居有中外之勞被遇
先朝周旋近列遂參圖於宥密彌協贊於謀謨蹇蹇王臣之風
嚴嚴師尹之望遺家不造降割自天永惟憑几之辰實奉綴衣
編年錄 卷九 二 敬鄉樓藏書

之訓定策社稷書勳旂常鞏固泰山之安扶維神器之重進疇
異數擢秉大鈞以師長於百工以弼諧於一德願茲毗倚屬在
老成於戲繼序不忘無疆惟恤若康王之率大卞而高宗之求
多聞匪予耆明孰克勸相宜旁招於俊乂共宏濟於艱難底于
康功綏我緒業

是月庚申左僕射蔡確爲山陵使元祐元年正月確提舉
修神宗實祿縝拜守右僕射殿中侍御史黃履言縝不堪
大用乞罷之不報十二月以祠廟恩確縝並除正議大夫

同日章惇知樞密院事

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司馬光守門下侍郎

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光門下侍郎制曰國家革正治官循名責實以三省預聞政事
而出納王命時維東臺非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彊毅有守詳

明不撓者豈足以任此其官司方重敦實有德有言貫穿千古
著爲新書雖乃身在外而乃心無不在王室聞望之隆師言惟
穆非止政有批牒得以塗歸是惟朝夕納誨以輔不逮亦所以
彰先帝知人之明往惟欽哉無或敦避

光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初公
患歷代史繁難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
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
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
年而成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
於苟悅親爲製序錫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書書成拜資
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蓋有意復用公也丁未元豐八年
四月以太中大夫知陳州是月戊午召爲門下侍郎先是

編年錄

卷九

三

敬鄉樓

第二

輯

三月丁酉神宗崩司馬光赴闕臨衛士見光俱以手加額
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留相天子活百姓
所在數百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
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宜下詔首開
言路有詔起光知陳州光復奏疏再申前請太皇太后於
是從光請下詔勝朝堂又促光過闕令入見至京之日太
皇太后降中使封所勝朝堂詔書以示光光視詔六事曰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請改詔書頒之天下光之奏曰今詔
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言則皆
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
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
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

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
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閱則可以謂
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
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
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勝朝堂所詢者狹望刪去
中間一節頒告天下奏入尋除光門下侍郎光辭又并以
二章繳進其一曰先帝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
人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莫
能奪天下莫能移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
尙以苛刻相驅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
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
以供軍須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臣蒙陛下特

編年錄

卷九

四

敬鄉樓

第二

輯

降中使訪以得失願天下事務至多但乞下詔使吏民得
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病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
役夫散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
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
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場及所養戶馬又寬保甲年限四
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今
新法之弊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
近皆相賀也然尙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
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別狀奏聞伏
望早賜施行是時方遣御藥吳靖召光受告光復辭於是
賜以手詔中使梁惟簡且宣旨曰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
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光由是不敢復辭遂再下求

言之詔時六月丁亥也丁未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尋准御前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令具姓名奏入臣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朝請郎傅堯俞清立守恬滯淹歲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強禦朝請郎唐淑問行己有恥難進易退祕書省正字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餘如新翰林學士呂大防兵部尚書王存禮部侍郎李常祕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宗愈戶部郎中韓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推官趙君錫新監察御史王巖叟朝議大夫知澤州晏知止朝請大夫范純禮新知登州蘇軾知欽州續溪縣蘇轍承議郎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爲衆所推伏望陛下紀其姓名各隨器能臨時任使如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逸長編此奏得之韓維不著姓名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七月甲辰司馬光言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欲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爲仍各置提舉官權任北監司行之數年先帝浸知其弊伏乞盡罷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差役行於治平之前法久而弊編戶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神宗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

取錢過多民以爲病久之上卽位司馬光入爲門下侍郎始議以差役代免役卽日上疏論免役之害民者五乞罷免役行差役詔從之當是時劉摯王巖叟等亦前獻言以爲差役便其後蘇轍王覲孫升是光說而頗加損之光亦慮朝廷爲異議所搖疏再上而章惇果極言詆光于是呂公著請差官置局令精加考究以成萬世良法宜差韓維等四人詳定聞奏元祐元年二月乙丑遂從光言初行差役之法然其後獻議者或差或募卒無從一之論也初光已病歎曰免役之害未除吾死且不瞑乃力疾上疏改差役限五日欲速行臨終床簀蕭然唯枕間有役書一卷而已丁未十二月司馬光言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震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爲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利邊功白面書生競獻奇策聚斂之臣利析秋毫相與譟惑先帝於是置提舉官彊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刀又置都作院調飭皮角木以造爲器甲又奏置保馬使賣耕牛市駟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間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押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胡法效胡服機械陣圖競爲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彊市攫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除貨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乃能備償又增茶鹽之

額賤買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材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懦卒備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盡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宜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乘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前此置提舉官等事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而羣臣猶憚於更張

雖頗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尙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 光又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二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 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 今皇帝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機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 初

王安石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眞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 上卽位光請下詔首開言路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至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規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後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法及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

取息而民所欠錢皆放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尙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尙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光始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司及提舉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運使提刑於通判中舉運判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陸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丁未哲宗以幼冲嗣位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罷免行錢并市易理財京東西保馬等又詔京西及泗州所置物貨等場並罷又詔放元豐六年以前夏秋稅租市易錢等太皇太后宣諭三省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爲便當狗至公豈可不改五月戊午司馬光除門下侍郎六月癸未詔戶部拘催市易息錢準赦除放外其本錢特與展限三年丁亥詔中外臣寮及民庶許實封言朝政闕失民間

疾苦七月甲午詔罷諸縣鎮市易抵當三路保甲丙辰詔罷河北糧本禁茶八月丁亥詔罷府界牧馬監又詔罷在京免行吏祿食料錢等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甲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遂令具保馬見行法以聞己卯詔罷內外造軍器丙戌詔書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保正保甲承帖人並罷又詔罷三路提舉保甲官十二月辛未詔罷太學保任法元祐元年三月乙丑詔三省元豐以後增置職級並罷司馬光言免役五害乞行下諸路限勅五日縣具利害申州本州類申轉運司轉運司類申朝廷候到委執政看詳修改丁卯朱光庭薦引范純仁以輔司馬光共圖政事辛巳司馬光言抱病家居恐先朝露無以上報力疾奏陳所見乞罷免役等錢復行祖宗之法丙戌詔諸路將兵並依元豐令差使符本末始司馬光奏乞復行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媚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爲言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司馬光素親厚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治道唯去太甚者耳乃言于光以爲此法但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後折簡遣之光亦弗聽先是熙寧中王安石勸帝用兵以威四夷其後帝以用兵爲悔是時熙寧既平帝乃遣內侍李舜舉往收瘞遺骸吊祭之帝又以城堡役兵死亡多顧

輔臣惻然久之曰此何異以政殺人其後又謂執政曰用兵大事極須審重向者郭遠安南與昨來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未幾夏人又以大兵破永樂自徐禧而下死者又十餘萬人報至帝涕泣悲憤爲之不食後語執政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夏人自此亦深意於和明年西人遂奉表乞修貢職還所侵地帝許之居無何復寇蘭州遂罷疆土之議未幾帝崩上卽位夏人復遣使詣闕陳慰當是時朝廷追原先帝本意思所以息兵養民而門下侍郎司馬光等俱勸上以棄地和戎爲是上詔問范純仁呂大防純仁以爲棄地便大防以爲勿與便二人之議既不同朝廷唯司馬光力持和議頃之西人果遣泛使以疆土爲請於是司馬光王巖

叟蘇轍具奏論以爲不可不許時執政類俱持議二三人無從一之論獨司馬光文彥博趙瞻持棄之之議堅甚衆莫能奪遂定議盡歸永樂陷歿之人卽計日賞帛仍以霞蘆等四寨給賜之是歲元祐二年也五年二月夏人遂以永樂陷歿人晉州進士邢逢原而下一百四十有九人歸于朝廷詔賜本州文學餘各推恩有差

丁未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詔開門司馬光呂公著自今前後殿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光在政府九月至閏二月拜相

七月戊戌呂公著尙書左丞自資政殿大學士錄神宗與司馬光及公著議論雖不合而數稱其賢神宗將建儲謙執政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哲宗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政元豐八年四月丁丑詔

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經筵遵先帝意也五月除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著始至太皇太后遣中使迎問其所欲言遂建言修德爲治之要凡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曰無逸公著所言十事皆據經直言隨事解釋當時謂爲君之道無出此十事者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備見忠亮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爲先公著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爲念如罷導洛堆垛等局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鹽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躍臣伏思先帝初卽位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民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當須有術如青苗免役保甲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保甲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西等路配賣茶鹽過多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然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使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天下不難爲矣公著又上奏薦祕書少監孫覺方正有學識直龍圖閣范純

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戶部右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吏部郎中劉摯資性端厚承議郎蘇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氣皆可充諫官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輒有論薦更乞詳擇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所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

編年錄 卷八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 輯

之

元祐元年 丙寅

閏二月庚寅蔡確罷相

原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

制曰入則處機衡之崇以佐萬機之務出則膺屏翰之寄以維四國之安粵予同德之臣久託贊元之任均勞申典孚號詔廷具官材猷靖深德宇方重躬夷險之一守歷勤勞之百爲越升從橐之班特被先朝之遇秉鈞黃閣二令中臺遽冲人踐極之初膺翼室受遺之託方倚舊德協致升平屢上封章願還機政誠忱甚確鑄論莫回宜陞殿幄之嚴往正帥垣之重以宣惠澤以答賢勞於戲廟堂歷年素亮始終之節股肱一體固無內外之殊往壯茂猷以輔予治

確自元豐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閏二月罷相神宗四年

相哲宗數月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轍呂大防劉摯王巖叟之徒相繼進用確遂連表乞解機務故有是命

錄 先是

確爲神宗山陵使故事靈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幕次確獨不入宿於是侍御史劉摯劾其不恭山陵使事已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與監察御史王巖叟右諫議大夫孫覺右司諫蘇轍右正言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覺之疏曰臣竊見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也或以典治獄事或以分畫疆界而至執政者也蔡確按洛河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領宮觀確即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按御史中丞鄧潤甫相州獄潤甫罷知撫州確即遷御史中丞按參知政事元絳太學獄絳罷知亳州確即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爲冤確皆批其亢

編年錄 卷九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 輯

拊其背而奪之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即爲左僕射矣永裕陵禮畢宜即避位以去今已五月矣而又遲遲不決雖請不堅尙冀聖恩之復留也韓縝不學無術先朝嘗以北界爭地事付之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以謂奪我父祖之地棄之虜人非獨惜其地又歸怨於朝廷虜人得地之後日以桀傲今縝爲右僕射虜必笑以爲中國無人也轍之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及鹽茶錢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傳笑以爲口實而朝廷輕矣光庭之奏曰今蔡確徒於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爲辨

說力行醜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爲尊賢陰爲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欲默默爲自安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別進忠賢以輔聖治奏俱不報摯等懷不能已並論之確浸不自安乃表求避位而其表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謂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以杜二虜之窺覷走軺傳以察遠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屬公平之一道以合衆志之異同其言高自矜伐孫覺蘇轍愈不平復上疏論之轍之奏曰自法行已來民方困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

編年錄

卷九

十五

敬鄉樓叢書

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鉄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今朝廷卽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臣竊惑矣確所上表雖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爲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孰能行此確既不自引咎反以爲功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遂有是命丁未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劉摯言若不早罷確職事則善人終

不可立邪黨終不可辨弊法終不可改善政終不可行疲民終不可安士夫終懷畏貳不得盡心於朝廷摯又言確自京官不十年至宰輔特以累治大獄鍛鍊誣陷緣此以進身又以朝廷政權私之於己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書門下同共進擬所以合同衆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確爲右僕射兼中書既已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尙書省審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陛下與太皇太后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閤門同定垂簾儀制其時衆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確之意乃言舊制不可輒改遂且如故無何適遇王珪薨謝執政遞遷確以左僕射

編年錄

卷九

十六

敬鄉樓叢書

兼門下侍郎以謂去中書之位則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卽時陰令御史中丞黃履上言以爲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歸三省合班取旨矣夫三省合班差除乃所謂公道然以確在中書貪權之故使朝廷之公道不得行者凡三年設使王珪不死確不遷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正非止三年而已朋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爲言也臣願陛下誠察此一事足以見確之存心常要大權歸己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如趙普范質寇準李沆王曾王旦韓琦富弼張知白魯宗道薛奎皆中原人張洎丁謂章得象王安石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皆炎人小則爲身謀大則害國由是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時以爲

恨云長閏二月辛卯詔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陳州蔡確如前宰相儀元豐八年二月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爲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確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徑去已而恕謬謂確王顯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樸共造誣謗云云確惇京恕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恕發之恕雅善司馬光及呂公著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然

徙知安州以給事中顧臨言確凶險姦貪因緣治獄致位宰相與弟碩論議國事進退人物因納賄賂理無不知落職移郡不足示懲右司諫王覲言陛下務以禮遇大臣不欲深譴確亦當與一遠小郡彼陳毫皆輔藩故確有是命三年正月正議大夫知安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知鄧州既而給事中趙君錫論確仍罷所復四年正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餘如故確落職甫及一暮故有是命五月辛巳詔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丁亥詔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落職知安州制曰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蕃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避諱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擬舊職往自循省尙體至恩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制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誅上具官姦回無憚險設不疑以舞文巧詆爲身謀以附下罔上爲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大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功陰結朋黨之助顯爲衆正之仇日者寵榮充滿於家司賊賄賁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叨之所從陽若不知陰與爲地朕既屈邦憲以貸碩萬死又抑人言而置卿兩全曾不反思尙茲歸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謠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臧水之章知樂逢于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蓋皆快快之餘言雖朕欲容

顧注不可 楊惲南山之句彼若無情方孔融北海之談汝爲有實致之于理誰曰不然猶以股肱曲全體貌徐爲進退之理獲保終始之私尙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爲臣之戒用嚴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貽尤悔

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王巖叟所作也

確責授英州

別駕新州安置制曰聖人察言以觀行要在去凶春秋原意而定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

具官

象恭滔天懷謏迷國

同林父之深阻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己求之禍大而

莫解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欺惑衆人邀求後福而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驚於

羣聽醜詞明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顧母慈之何負昨奉慈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予心慘怛未喪朋邪之氣祇傷崇孝

編年

錄

卷九

十九

敬鄉樓遺事

第二輯

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樂雖兇黨惡尙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蓋將窮國家無窮之計往服於貸無忘省循

先是確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頃之弟軍器少監

碩貨用官錢論法抵死詔特貸命除名勒停送韶州編管

於是御史中丞傅堯俞給事中顧臨相繼論確確坐是落

職知安州滿歲徙鄧州至是復觀文殿學士會知漢陽軍

吳處厚箋確安州車蓋亭詩表上皆涉譏訕上及君親非

所宜言其詩曰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

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

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甌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

遜位武后處俊對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

下奈何欲身傳位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

蓋用仁宗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

非盡極孝道太母保祐聖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

亂之政而蔡確謫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

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於佗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

詩言喧騰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

道沉沉滄海會揚塵意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非佳

語奏至右司諫吳安詩首問其事卽彈論之自後右諫議

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章疏交上三省進呈有旨令蔡

確開具聞奏及令知安州錢景陽取索元題詩本繳連實

封以聞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解大槩以處厚開告訐

之路此風不可長爲言侍御史盛陶亦騰章意與汝礪合

編年

錄

卷九

二十一

敬鄉樓遺事

第二輯

已而安州所申至具言確已刮洗詩牌明日確之分析亦

至且言詩意謂處俊上元間有敢言之直氣非止諫傳位

皇太后一事神仙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

麻姑王方平之語也李賀詩亦曾用此故事有天上謠云

海塵新生石山下蓋亦述仙人壽長能見海生塵之意臣

寮言臣是譏謗君親其誣罔亦不難曉奏至汝礪復救解

之當是時罪確之論未決於是梁燾劉安世連章論之益

苦至是詔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汝礪

復封還之奏入卽謁告會王巖叟當制遂草詞行下其略

曰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

權宜覽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確雖分司而安世攻之

不已諫議大夫范祖禹亦助之於是簾中宣諭梁燾等令

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等奉旨即條上之以丁謂孫沔呂惠卿責降故事密奏已而執政對廉中忽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執政愕立相視因悉力開陳久之劉摯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大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議移一近裏州郡廉中曰山可移此州不可改於是執政不敢復言盡可先退范純仁獨留身指王存論之意不解純仁曰臣奉詔只乞免內臣押去廉中曰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廉中曰決不殺它遂退而行其責命忽夜批出差入內侍省供奉官裴彥臣等押送諫垣與中司俱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復不敢發初摯等之排論確也又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黨姓名以進其奏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

編年錄

卷九

二十一

敬鄉樓書

秉政垂二十年姦邪羣小交結趨附深根固蒂牢不可破議以王安石蔡確兩人親黨開具于後蔡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觀那恕等四十七人王安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溫黃履呂嘉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於是廉中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之黨甚盛純仁之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退又上奏其奏曰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亦嫉其黨類被黨遂起大謗誣先臣與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斷棺其時朋黨之

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

自消此事至今以爲美談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在於此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黨勿問可也祖禹之奏曰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時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皇帝即下詔曰內外臣寮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初確之議貶新州也純仁語大防曰此路自丁晉公後已荆棘七八十年公若開之吾輩將不免矣其後果然善乎邵伯溫之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惜然

編年錄

卷九

二十一

敬鄉樓書

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謫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與人同過之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貶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天下之理疑若可行者聖人猶不許季康子蓋其意以謂殺一小人衆小人必起酬復豈非疾之已甚亂也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爲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

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爲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至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及忠良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悲夫

丁未 吳處厚

者從蔡確爲山陵司掌議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已而確不薦用此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不直處厚云初蔡確坐詩語謗訕而諫官御史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之宰執侍從咸以爲當然獨范純仁以爲不可遂於簾前力開陳以謂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又引尙書所謂人有怨汝言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以解上意簾中意不解卒貶確新州純仁退復上疏諫不報疏再上於是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謂與王存黨確也純仁亦引疾請外遂以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是日王存亦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七年五月確卒先是元祐四年中丞傅堯俞御史朱光庭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正言劉安世交章劾確與章惇邢恕黃履爲死黨敢謂先皇與子爲己功不早辨白釋天下之疑心其歲月浸深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以故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死于貶所及宣仁上賓改元紹聖三省乃爲上言確之子渭狀稱吳處厚繳進安州所作小詩並無譏斥之意處厚誣解俱梁燾等陰使之到新州五年兩經大需呂大防必期死亡更不量移舉族銜冤莫甚於此時

章惇爲相黃履邢恕皆用事追復確觀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明氏挾權臣訟粉昆事將族滅劉摯梁燾王巖叟以僨舊怨既窮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黃履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劉極等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確太師諡忠懷賜第一區又封成衛二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元年詔確配饗哲宗廟庭五年請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末京爲太師王珪增鄭居中爲宰相議論每不相下居中將除母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渭使論其父定策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深詆宣仁京爲之助以熒惑上聽未幾渭更名懋拜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今上卽位首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撫實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散官安置嶺南凡惇京所與濫恩並行追奪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未 初元祐六年八月三省進呈確母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爲渠吟詩謗謠只爲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便當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掛意八年三月太皇太后曰蔡確已死此人姦邪朋黨爲害得它死是國家福大防曰此是天誅前一日新州以確死聞故有此宣諭

同日司馬光左僕射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除依前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帥羣臣宿道而嚮方在慎取相佐王者修政而美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忘六聖之休注意賢賢將以總萬方之治褒進上宰敷告外廷

具官司馬光 賦材高明履

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逮事厚陵備儀侍從之列被遇文考推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機必先教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僉言褒加異數越升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遂字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息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爲之基杖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

時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上遣閤門副使齎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觀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尙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命無拜光皇

編年錄

卷九

二十五

一 敬鄉樓並書

恐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對餘依前條指揮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光之初相也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做相矣悵然久之蓋安石以行新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辭樞密副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上即位宣仁后同政遂起光而用之也然當是時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光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俱天下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

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爲不便者獨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當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得光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丁未公拜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專行當平糶法以歲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光既拜左僕射詔役法利害許人戶實封自陳章惇言三省同進

編年錄

卷九

二十六

一 敬鄉樓並書

呈司馬光乞罷免役劄子其間甚多疎略臣光忠直誠於此首尾講求未熟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恐未盡善若一切變革欲速行之其爲利害相遠萬萬呂公著言司馬光建明役法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若博采衆論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必爲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雖其言有可取大率出於不平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望詳酌選差一二近臣詳定聞奏遂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以聞壬辰詔行司馬光役法役錢並免役人揭簿定差丙子詔諸路市易息錢並除之庚戌詔罷陝西權茶辛亥劉摯乞罷水磨茶場從之六月庚子司馬光言諸路將兵乞各委本州縣長史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管轄七月辛酉司馬光乞以十科取士符勳八月辛卯詔常平糶

惇自元豐元年五月守門下侍郎八年五月除知樞密院

以慰天下之望又言嘗於簾前爭役法辭氣不遜凌上侮

下敗羣亂衆真小人之傑也蓋見陛下用司馬光作宰相
躁忍忌嫉益有不樂朝廷之心所以如此上曰深知卿言
惇遂罷知汝州元豐八年十月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
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知慶
州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知虜州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
庭爲左正言校書郎蘇轍爲右司諫正字范祖禹爲右正
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
對協衆望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
政奏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
所爲此門不可浸啓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
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
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
編年錄卷九二十九 敬宗錄卷九
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者
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
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
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
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引親戚及所舉者居臺諫
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
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祖禹
皆改它官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
無所預於密院而惇乃越職肆言惇爲大臣既不能薦賢
以助國是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是不欲威權
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慢上瀆尊乞行顯黜元祐
元年二月惇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

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
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
益甚矣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
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目疎略差誤而不
推公心卽加詳議待修完成然後施行而雷同衆人連
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爭
殿上無復君臣之禮今惇乃不使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
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
奏惇不過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
得光言無効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乞早賜罷免 九月
惇自汝州除知揚州時執政以惇父老且病乃因明堂霽
恩自汝徙揚意以便其親也命已下而左司諫朱光庭論
惇遷陟無名乞罷揚州新除詔惇揚州指揮勿行依舊知
汝州十一月知汝州章惇提舉杭州洞霄宮惇既除宮祠
自便而諫官猶疏惇罪惡復留汝州三年正月正議大夫
提舉洞霄宮章惇充資政殿學士既而給事中趙鼎論
歐仍罷所復職知越州四月徙知蘇州先是罷惇資政殿
學士知越州惇自言緣父齒老期乞依舊提舉洞霄宮呂
公著言於上曰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汝上方以孝治
天下豈可使舊臣失晨昏之養其所請宜聽故以蘇州命
之惇復辭乃依所乞而父已卒四年十二月丁酉朔正議
大夫章惇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於是舉行八月己
未詔書惇始除喪故也初左諫議大夫梁燾等言昨劾奏
章惇濫用賤價奪民之產詔章惇候服闋與宮觀差遣故

有此授八年俸復除資政殿學士十二月權給事中吳安詩封還詔章倬依累降指揮

乙卯安肅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尋仍舊院侍講選中大夫除

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也先是上以安肅受遺舊人乃自

同知遷知院而以純仁補同知之闕命既下而給事中王

巖更封還之以肅爲不當遷侍御史劉摯右諫議大夫孫

覺左司諫蘇轍亦言之奏俱不聽命再下而給舍又封還

遂不送門下書讀由是合臺連章爭之益苦西省亦抗章

同上又不聽劉摯又極言之純仁亦累章固辭於是安肅

告更不降出純仁告乃送門下省書讀行下

安肅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仍

編年錄

卷九

三十一

敬鄉樓書

令班左丞李清臣上神宗勵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所變

更時純仁同知諫院上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財

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檢

佞所乘不可不察復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光

入相首改差役法純仁聞知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後行

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爲光

言之純仁在樞府凡二年至三年四月拜相

四月己丑韓縝罷右僕射

爲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樞密院事

制曰元首之於股肱始終貴乎一體本朝之視郡國內外均乎

爲民眷吾柄臣久執機務屬有賢勞之懇可無體貌之優若稽

故常昭異寵數

之以小心出將明於蕃宣以綏方而入告嘉猷於帷幄以長

中樞簡自光朝遺予眇德事業之會端揆以居左右朕躬夙宵大政方倚謨明之効庶臻康濟之期而至誠屢抗於封章自訟恐妨於賢路異乎矜功要名而去者尤得難進易退之體焉是用遷秩崇階陞華禁殿陪敦邑賦增衍戶封而况鄭壁近邦子門故里爲國藩輔曾是燕閒之餘乃心王家勿忘啓沃之志於戲咸有一德永孚于休往其欽哉母戮朕命

續自元豐八年五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爲相不及一年

先是御史中丞黃履言臣伏聞朝旨以韓宗道宗古是右

僕射韓縝之姪故宗道自戶部郎中爲太常少卿宗古自

司門郎中爲光祿少卿又以呂希績是左丞呂公著之子

故自吏部員外郎爲少卿少卿皆爲未允又言竊見韓縝

自領中書以來曾未數月朝廷差除及續姻戚者屢矣若

編年錄

卷九

三十二

敬鄉樓書

使執政自此皆援續例以幸子姪則是朝廷爲官擇入之

清職止爲大臣子姪避親階寵之地於是太皇太后親臨

執政元豐八年八月遂以韓宗道爲太僕少卿韓宗古爲

少府少監縝亦出知穎州自是遂詔三省合取旨事及臺

諫章奏並用進擬不專屬中書

覺蘇轍劉摯朱光庭王觀崇章請罷之確既罷去上以司

馬光爲左僕射覺等以爲賢不肖不當並用益請罷縝併

言章惇雖小有材而爲性強愎操心不公廟堂之上以惡

言相加張璪閻繆荒疏尤非所處可並罷去轍亦奏縝昔

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

中華之俗陷沒戎狄虜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雖有勁兵

良將無所復施其後推爲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讐

用兵深入至使諸將敗衄前後喪師數十萬衆天下疲弊
帑藏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屬階一生
至今爲梗存之則耗盡中國爲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講
無緣強與遂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續曾無
計以救前失據續二罪雖伏斧鑕以謝天下不爲過也
中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大臣當存國體續雖不協人望
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已而續亦揚言於人過寒食當
求罷政劉摯等交章攻之益急遂有是命丁未元祐元年
閏二月左司諫王巖叟言蔡確章惇之大姦臣先已論之
其次如韓縝之鄙俗不學張璪之陰邪不正李清臣之柔
佞不立安燾之闕冗不才此四人者自執政以來有益國
家者何事伏望別圖賢才任以大柄臺諫前後論續過惡
甚衆皆留中不出內批續自以爲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
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續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
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紹聖
三年十一月秦寧軍節度使知穎昌府韓縝爲西太一宮
使續乞致仕三省議除開府儀同三司許將曰開府使相
豈可用致仕而得章惇曰帶節鉞加特進如何衆皆曰如
此可也已而上令且與中太一宮使尋以中太一在都城
中又改西太一四年正月以縝爲右銀青光祿大夫觀文
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從其請也五月甲子特授太子太
保致仕尋卒年七十九上爲輟朝成服於後苑贈司空縝
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然厚自奉
養清議非之

四月壬寅呂公著右僕射自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
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隆蓋以嚚咨而熙
載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割于我家予未堪於多難
思用耆德交秉政機其敷寵章以詔羣辟具官呂行應儀表學
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
庭監予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傳經意以謀國體推上澤以紓民
心斂收僞賢補苴法度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遂
通當世之務是用升之右揆委以繁機申衍爰田陪敦實賦爾
則代天而理物予則差焉以惟君於戲丞相之位未嘗無其人
儒者之効久不白於世孟軻言無有者數百載揚雄稱自得者
二三臣蓋迪遠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
不平
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臥疾及韓縝去位公著嘗攝宰
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
諸廳白之故爲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
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
都堂遂爲故事元祐元年六月甲寅下詔曰朕惟先帝臨
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而縉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
廷本意希功指尅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此羣言所以
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
蕩滌隱疵闊略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應今日以前有
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
俾自新同歸美俗給事中胡宗愈奏中書省敕黃內有言
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臣愚竊以謂此二句於

體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則盡善矣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范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既而中轍及呂公著救賈種民太皇太后復欲下詔公著以爲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他日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不可編長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右司諫賈易獨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而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耳太皇太后必欲責易呂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不可行爭久

編年錄

卷九

三十五

第 二 輯

之乃止罷諫職易遂自右司諫出知懷州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諸公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是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二年正月詔以公著爲景靈安奉神宗御容禮儀使

同日文彥博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自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路國公著致仕

制曰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於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迺隆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頒贊冊播告治朝具官文彥博懋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旌鉞入則持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險夷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父爵隆無富溢之累

名還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于極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宜一德用格多盤

先是司馬光入爲門下侍郎首薦彥博而太皇太后降中使宣諭光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光於是不敢復言及蔡確罷相以光爲左僕射光乃復言彥博沈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太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効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尙強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僕射有何不可儻不

編年錄

卷九

三十六

第 二 輯

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在陛下臨時優禮爾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奏入不許而給事中范純仁亦以彥博老臣勸上召致之且言天下人心皆望陛下復仁宗之政今彥博仁祖舊相又北京韓絳南京張方平亦皆仁廟近臣同時而召所補尤大老成難得歲月易失未幾韓絳求避位皇太后始賜光密詔欲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光自以爲名禮未正不敢居彥博上詔光再議之光執奏如初遂命入內侍省押班梁從吉齎詔召彥博肩輿赴院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觀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左正言朱光庭亦三上章以爲彥博師臣不宜煩以吏事

編年錄

卷九

三十七

第一 第二 第三

若右相則呂公著韓維范純仁俱可爲之上問司馬光光對若令彥博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對以宜爲右相者莫如公著上以光言俱是而聽焉命遂下又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朝廷有大政令卽與輔臣共議是日呂公著遂自門下侍郎爲尚書右僕射丁未御史中丞劉摯言彥博雖老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強悍其威望足以鎮服夷狄欲望聖慈詔彥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策不須以官政嬰之陛下所以尊禮舊德者至矣四月辛亥河東節度使文彥博入對命其子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五月壬午詔太師平章軍國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

奏事並序官位在宰臣上二年四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並長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自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彥博公著力辭公著步履艱難詔特許令男一人入殿扶掖彥博上章再辭免拜恩命詔允所請

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維字持國億第四子也維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維初與王安石相友善治平間神宗開穎邸維爲記室參軍每講論經義上稱善維必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上由此大賢安石神宗遇維甚厚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

編年錄

卷九

三十八

第一 第二 第三

宗拱手稱善先是蔡確韓維爲左右相章惇知密院左正言朱光庭請退之而進三賢三賢謂司馬光范純仁及維也其奏曰昨自朝廷召門下侍郎司馬光天下翕然知所向矣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獻爲范純仁近已召爲侍講願直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務侍讀韓維宜置之宥密臣願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內以贊萬務則天下之風自茲始矣又曰臣嘗論姦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維爲之先論忠實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維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闕蓋此乃天下大任惟天下大賢可以當之若蔡確之進本以滋章獄事韓維之進本以附會地界宜早行黜降以幸天下既而蔡確請去詔未許而光庭又力勸上許之確尋罷相遂以司馬光爲左僕射維又繼罷上乃出光庭三疏付光省詳光對以呂公著宜爲右相維可門下侍郎上從光言遂有是命丁未元豐八年六月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云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七月資政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太一宮兼集禧觀使十月加資政殿大學士仍依尚書例給廩俸以維先帝宮臣也是年拜門下侍郎王稱曰韓億不悅攝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此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維適於嚴鳴呼維其賢哉

九月丙辰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光自元祐元年閏二月拜相至是年九月薨于位爲相纔半年光任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薨時年六十八諡文正贈太師溫國公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明堂禮畢皆臨奠致哀賜一品禮服以斂賻贈異常等輟視朝三日官其親族十人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先是元豐五年秋光得澀語疾

編年錄

卷九

三十九

敬鄉樓正書

因預作遺表極論新法之害親書緘封置臥內曰死當以授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表論青苗免役錢保甲市易及種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輕動干戈妄擾蠻夷既而疾愈元祐初遂身任天下之責至是病甚尙諄諄所言俱朝廷天下之事既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飯食必祝焉四方俱遣人求之京師於是監察御史王巖叟以謂光既薨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以慰天下之心既日上疏論初光與范鎮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又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是以光之殯蘇軾狀光之行事以授鎮鎮即取以爲誌系之銘及鎮卒蘇軾誌其墓其誌曰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

以榮辱天下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丁未光在相位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又嘗載光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史臣曰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光實有焉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乎不遺此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今光云亡下至指紳閭巷之人罔不爲之哀歎而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挾

編年錄

卷九

四十

敬鄉樓正書

鞅不快於新政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搖此其所以喜今大本已定惟陛下益加之意終始如一而已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私憂也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伏望陛下謹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厭公議

己卯張璪罷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鄆州

制曰昔我神考收摧俊良直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總萬幾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庭時惟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

私勉狗所請張其官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轅白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秘殿之隆名兼進秩之畢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尙有賴

堦自元豐四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五月官制行除中書侍郎是年九月罷知鄭州從其請也執政四年餘先是諫官王觀孫升王巖叟蘇轍劉摯崇章疏堦姦邪請出之上欲退之以禮章疏不肯下觀等論之不肯已左司諫王巖叟之言曰按堦奴事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佞唱和章惇以倚其內彊陰結誠一以資其外援云云初堦中宣諭巖叟曰明堂大禮後堦必退至是明堂禮成引疾請外遂有是命時臺諫彈章交上凡十數堦乃請外竟從優

編年錄

四十一

第二

禮罷云十月詔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張堦不許辭免明堂大禮支賜堦爲中書侍郎以疾在告禮畢執政官例有賜不與祭者當罷故特給之

十一月戊午劉摯尙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

呂大防中書侍郎自中大夫

摯尙書右丞制曰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奏謬之聲庶幾前烈具官蚤以御史祗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固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

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効

大防中書侍郎制曰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遺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勳舊崇尙寬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先三朝髦雋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其官呂器宇博深才智強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諫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翔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愚其末流之墮始追復賦役而惡乎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爾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

編年錄

四十二

第二

摯字莘老渤海人禮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自張堦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退而上奏曰檢會官制以前中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臣多病早衰難以獨當繁務伏望早賜選差中書一員庶不致瘵曠上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作執政緣未曾作尙書恐無此體例欲且除尙書公著奏曰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昇趙鼎馮京等例甚多近年蔡確不曾歷直學士以上職自權中丞除參知政事又章獻垂簾初聞姜遵勳直自諫議大夫權樞密副使當時謂之姜摯子兼新定官制御史中丞在樞密直學士諸行侍郎之上摯遂自中丞入輔公著又因奏言此後有孫覺李常胡宗愈皆可用上深以爲然覺常竟不至執政而卒

元祐二年 丁卯

四月戊申李清臣罷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制曰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嘗奉橋山之禮助我

致孝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抗章自乞誠意確然

屢却不同執志莫奪止足之懼匪勉而從具官李博學洽聞蚤

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弼之司益著忠

勤之効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

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祕殿隆名益旌舊

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

清臣自元豐六年八月除尚書右丞元祐元年閏二月除

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二年餘 時御史中丞傅堯

俞等言清臣資材闕茸性行儉邪聞每至都堂會議但飽

編 年 錄 卷九 四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

食危坐若醉若夢是時朝廷更用大臣清臣亦累表乞補

外遂有是命元祐六年閏八月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

摯欲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曰必有議論摯曰前

執政爲尚書有何議論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除命曰臣觀

清臣所爲韓琦生則附之死則背之韓絳成則隨之敗則

毀之進退反覆無非爲利既召而使之將有復用之勢失

天下之望清臣除吏書之命卒罷八年四月資政殿學士

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五月新除吏部尚書李清

臣知真定府以權給事中姚勔論清臣不當召用故也六

月知真定府李清臣復爲吏部尚書

五月丁卯劉摯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

王存尚書右丞自中大夫守

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左右

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聽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

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許直

前奏事自存始也至是拜尚書右丞

六月辛丑安撫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除

七月壬戌韓維罷門下侍郎自正議大夫初罷守本官分司南

制曰朕承祖宗之不業訪求耆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

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

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爲樂進退之際禮義存焉具官韓維頃以耆

艾恬於燕閒召實邇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黃閣付以議論之

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臥治之

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乃還舊職以示洪恩尚俾中

編 年 錄 卷九 四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厥心

維自元祐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七月罷執政踰一

年先是維與刑部侍郎范百祿爭議刑名因指陳百祿所

爲不正而諫官呂陶復論維專權用事類多除用親戚遂

有是命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上奏願留之疏入不報而中

書舍人曾肇亦繳還詞頭詔曾肇令依前降指揮肇奏如

初於是遂以次舍人行下其後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請

復召維於經筵不報丁未八月新知鄧州韓維改知汝州

維解機政出守而其兄絳言其病悴請汝州以便醫故有

是命 初維嘗面奏范百祿非理十餘事上以爲讒罷守

本官分司南京右僕射呂公著即上疏極論五六十年來

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

可保遂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詞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因言維公忠篤實稟於天性議論賞
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可謂股肱之良若以小
過去之是使姦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不報一日公著於
便殿復論責韓維事乞改詞頭乃詔中書省韓維告詞宜
作均勞佚意舍人蘇軾實爲之韓維告老以太子少傅致
仕加太子少師

元祐三年 戊辰

四月辛巳右僕射呂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選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
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智仁在焉宜告治朝
編年錄 卷九 四十五 敬聖皇帝

以孚大號具官呂計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讓昔聞其語
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
陵蓋清淨以臨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
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列作召公考固無異於象賢而乃屢
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
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
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
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仍令所司擇日冊命

公著以年老數辭位太皇太后實封御札付呂大防曰今
皇帝冲幼正要宿德大臣輔佐公著乃有平章之命詔一
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赴都堂議軍國事出省毋拘時
常行文書免簽書別建府第許執政往議事公著進拜三

公平章軍國及月赴經筵位亞次太師文彥博仍與呂大
防范純仁並命公著大防純仁制詞蘇軾所草也草制之
夕上謂翰林學士蘇軾曰呂僕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
故以三公留之軾奉詔退而草制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
事者四人而二人出公著家議者榮之父與公著乞免冊
禮詔從之舊制將相皆以階官守三師或三公元豐改官
制文彥博嘗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王安石以觀文殿大
學士守司空元祐初彥博罷節度使入爲平章軍國事即
去守字及公著爲司空學士院草制誤存守字是日三省
彼旨帖麻改正詔公著俸賜依丞相例唐故事三公亦
曰守司空之類本朝世之元豐官制三公三師與蘇
大夫均爲寄祿官不復有階然猶存守字去守字自彥博
始

編年錄 卷九

四十六

敬聖皇帝

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目當聞呂公著者定爲令凡與三
省同行者一曰應差除并責降敘復等其目十有二其與
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寺監所上事其目十有二其與
樞密院同施行者一曰降授差移管軍三路副都總管以
下其目十有四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其所預
事目曰除前執政尙書節度使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曰除
邊帥開封留都知府曰大典禮曰赦宥曰要切邊事曰軍
馬河防措置事及公著平章乃去重事前此所未有也詔
軍國重事及非常程事并臨時合與三省同議取旨並關
預簽書

同日呂大防左僕射

自中書侍郎兼門下侍郎
夫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范純仁右僕射

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大防左僕射制曰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太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具官呂造道醇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總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興時眷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垕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純仁右僕射制曰朕唯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舊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

編年錄

卷九

四十七

敬鄉樓遺書

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自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具官范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彊諫不忘嘉祿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安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大防純仁既並命大防辭不敢當三上表俱不許純仁亦曰樞筦之任已不勝責今復位宰弼實無以堪堅辭至六七亦不許然後就職初神宗崩詔至洛時程顥責汝州酒稅偶以檄來舉哀於府治既罷韓宗師曰今日之事何

如顯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二公今作相當何如顯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顯曰元豐大臣俱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既而光公著並相純仁所見與顯同故蔡確貶新州純仁獨以爲不可至謂大防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純仁竟罷去使純仁不罷顯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丁未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臻于富庶哲宗御選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對仁宗言祖宗家法大防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編年錄

卷九

四十八

敬鄉樓遺書

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閭闔有昭儀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尙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輒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尙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

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
敗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
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
哲宗甚然之五年六月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
建言欲引用元豐舊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頗
惑之御史中丞蘇轍言竊以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
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經今五年中外帖
然莫以爲非者唯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
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
邪說難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
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退復上
疏言之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
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以
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轍復上疏言之長六年三月庚申
朔御邇英閣宰相呂大防奏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
有否上曰有大防請令圖寫置座隅以備觀覽從之八年
十二月左僕射呂大防言乞倣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
制一書以爲國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領從之四年
二月大防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六年三月實錄成除右
通議大夫七年兼修神宗皇帝正史

壬午孫固門下侍郎

自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劉摯中書侍郎

自中書大夫除

王存尙書左丞

自中書大夫除

胡宗愈尙書右丞

自中書大夫除

宗愈字完夫宿弟之子也舉進士甲科世父宿罷樞密副
使出守杭州陸辭之日眞宗問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
對除集賢校理先是胡宗愈初除尙書右丞左司諫韓川
右正言劉安世同對延和殿上問近日差除如何川等對
以朝廷用人俱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論以爲不當上宣
諭且令試其所高安世曰宗愈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
爲中丞以後夙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
咸驚愕蓋執政之臣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豈是
試人之地土雖以安世言爲然而重廢已行之命於是諫
官御史彈疏交上唯有諫議大夫王覲指切大臣尤甚上
怒於是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左僕射范純仁同救解
之純仁雖力救解而罪說之意堅不可回於是胡宗愈亦
密疏乞上優容之又不得觀卒有知潤州之命觀既貶宗
愈亦臥家求罷有詔不許

同日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自中書大夫試戶部侍郎遷樞密直學士除

瞻字大觀鳳翔整屋人初御批以知延州趙高爲樞密直
學士同知樞密院公著大防純仁因告免對罷別批云延
和進呈遂以瞻代高卒莫詳其故云

元祐四年己巳

正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公著自元祐元年四月拜相三年四月除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是年四月卒于位在相位三年公著浸以病告不能
朝遂卒其家以遺表聞明日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
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薨司空復逝痛憫久之上亦悲感

堯時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上轅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喪事御書神道純誠厚德之碑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從祖蒙正相太宗諡曰文穆父夷簡相仁宗諡曰文靖一族之中爲宰相者三人而公父子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公著識慮深敏量閔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致誠不事表襮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編年

錄

卷九

五十一

敬鄉樓叢書

二月己卯胡宗愈罷尙書右丞

爲黃政殿學士知陳州

宗愈以元祐三年四月除尙書右丞是年三月罷執政僅一年先是諫議大夫王觀疏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爲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結其同於己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爲執政大臣觀雖守潤州而言者不止右正言劉安世前後二十次論奏乞行罷免於是尙書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罷政詔答曰朕開獎言路通求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御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祗服乃事毋自爲疑蘇軾之詞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右僕射

自太中大夫依前官知樞密院事

王存罷尙書左丞自中大夫爲樞密副知樞密院事純仁罷右相制曰百揆居中所以和庶政九牧在外所以阜兆民雖出入之勢有殊而始終之恩無間式孚厥命其告諸朝具仁純仁總天常道濟民極顯真朝廷之上並收文武之長越進陪於萬樞遂升正於三事趙公入相歎先父之遺忠章氏繼侯嗟後人之愈畏方倚成而熙績遽引疾以退身言雖重違禮實增厚加殿中之近職界寰內之大州斯崇寵名益懋恩數於戲九德咸事無曠官而代天工四國于蕃有良翰而周邦喜位尊者報亦重志深者用彌堅勉迪爾猷往宣于治

編年

錄

卷九

五十二

敬鄉樓叢書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在相位僅踰一年存自元祐二年五月除尙書左丞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二年蔡確以詩得罪存與宰相范純仁留身廉前合力固爭以爲不可貶確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皆罷去拜罷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上前宰相蔡確知安州日所爲詩以爲有謗訕語言者交疏其罪執政頗是其說純仁與左丞王存獨以爲不可固爭之六月庚子朔范純仁王存並出居于外上章乞罷皆留中不出亦不批答亦不封還亦不遣使宣押甲辰宣制范純仁知穎昌府王存知蔡州朝廷既貶蔡確或勸純仁引去獨明己之力盡純仁曰我方慕古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安能楚楚自見邪言者果劾奏純仁及存遂俱罷存在熙寧中論事純仁固已推之及同執政意趣又多合然純仁嘗建議罷教畿內保甲存獨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

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論者亦稱其不苟相比云
純仁及存既罷劉摯為王巖叟道微前奏對語曰太皇太
后謂純仁差錯久矣初以其有大名又司馬光甚重之遂
用之不意其如此也蓋止得虛名耳太皇太后又曰諫官
言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謬耳又曰王存殊無執
守前日為范純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確大防等曰王存
在省中諷臣臣不敢聽其言而純仁納之太后曰純仁用
過其量故至此六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
河南府范純仁言昨以禦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罷帥移
知河南府竊恐未厭公議望再行黜責詔范純仁降中大
夫初議落職嫌太重欲止降官又以故事宰相必帶諫議
大夫官制為太中大夫今降中大夫或疑之既而以純仁
外任遂有是詔八年正月詔自降授中大夫復太中大夫
六年閏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存為吏部尚書元祐
七年八月除知大名府存自揚州召入為吏部尚書纔幾
歲時在廷朋黨之論浸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
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由是復與任事者不
合求補外除大名辭之改杭州存累請老皆不許復連章
告歸尚不許存請益堅得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請不已而
言者論存於元祐初嘗附會請歸西戎故地紹聖四年二
月遂許存以正議大夫依前職致仕其蔭補恩止與一名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降授通議大夫致仕王存卒上輟視
朝贈存左銀青光祿大夫

丙午韓忠彥尚書左丞
自樞密直學士戶部
尚書遷中大夫除

許將尚書右丞
自樞密直學士
遷中大夫除

趙鼎同知樞密院事
自樞密直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七月庚辰安燾罷知樞密院事
以母喪去位

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舉進士第一忠彥字師朴琦之長
子也
無自元豐六年閏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六月丁
母憂在樞府凡七年九月有詔起復正議大夫知樞密院
事燾固請終喪許之燾既除喪執政檢舉進呂大防曰據
理當還舊職又緣有趙鼎錫賈易兩章論列太皇太后難
之王巖叟曰若還舊職必致人言大防因請除鄆州詔可
六年閏八月遂除燾為右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鄆州
燾尋以父老辭改知鄆州大觀二年六月己丑太中大夫

提舉南京鴻慶宮安燾卒

十一月癸未孫固知樞密院事
自門下侍郎遷
光祿大夫除

劉摯門下侍郎
自中大夫守
中書侍郎除

傅堯俞中書侍郎
自試吏部尚書
遷中大夫除

五年八月丙申詔門下侍郎劉摯累奏乞外任已降詔不
允殿中侍御史楊康國奏摯高材遠識公正不倚有以大
過人者自侍御史再遷為執政三四年間徧歷三省公望
益隆不可輕聽其去戊戌門下侍郎劉摯復位視事如故
摯之任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左僕射呂大防議稍
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
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由被減者鼓怨言路
風聞過實不足深罪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

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關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它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欲少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七月庚寅奏事畢摯獨留奏願賜骸骨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人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長六年正月甲申呂大防移疾太皇太后遣陳衍至尙書省問劉摯人材可進用者摯具以六人對蘇轍王巖叟在焉四月戶部員外郎楊畏爲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鼎錫舉也王巖叟移簡詰劉摯摯不從

編年錄

卷九

五十五

敬鄉錄卷九
第二

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攻摯云云畏字欽之鄆州項城人十歲能爲文未冠舉進士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

徐自明 誠甫

哲宗元祐五年 庚午

二月庚戌文彥博罷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致仕

與元尹充護國軍山西南道節度使致仕

爲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中

制曰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強殯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者舊體事祖宗繼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邱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具官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以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環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始終全編年錄卷十

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願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特畀二節宜從近比之優仍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尙有就問之簪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

彥博自元祐元年正月自守太師致仕除中書門下平章軍國重事至是年二月罷復致仕在位五年彥博凡三入相再入樞府既老復以重事居位至是懇辭解政而有是命從優禮也又詔學士院彥博麻制內特不用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彥博自言自在嘉祐中封魯國公經今

三十餘年爲是鄉國乞不改封從之彥博乞免冊禮詔允所請再乞免兩鎮節度使祇帶河東一鎮致仕從之詔即玉津園宴餞太師彥博宰臣呂大防三省樞密院暨從官皆赴

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

瞻自元祐三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三月卒在樞府二年哲宗爲轍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祿大夫遣表常數外特官二人諡懿簡

壬申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

忠彥弟純彥妻知樞密院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

同日蘇頌尙書左丞

頌字子容學士紳之子也神宗時知制誥前秀州判官李

定改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復下頌當制奏定本原御史薦未敢具草次至李太師臨亦封還頌大臨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御史中丞梁燾言伏見近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蘇頌尙書左丞續有指揮令忠彥立班在頌之下臣竊惑之以官制言則同知樞密院在左右丞之下近例言之則同知樞密院先入者在左右丞之上忠彥自合在左右丞上今既不依官制又不循近例仰惟聖意必以頌爲舊故特示此優禮忠彥雖是晚輩然進之在前頌雖是舊人然用之在後竊以朝廷尙爵宜正先後之次今既不以先後次之則是陛下特形輕重之意乞依近例以先後爲序况聞頌已曾辭遜亦足以成頌之美

詳

四月甲辰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固自元祐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四月以知樞密院

事卒再執政凡二年車駕幸其第臨宴輟朝贈開府儀同

三司賜樹神道碑額曰純亮遺表恩澤例外更特與三人

差遣大觀二年三月初申孫固等四十五人欲與出黨籍

奉聖旨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陸佃等四十二人並出籍

四月赦孫固係神宗寵人特與出籍

十二月辛卯朔許將罷尙書右丞為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將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尙書右丞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

踰一年先是將累表乞外御史中丞蘇轍累言將過失而

將亦累表陳乞外任哲宗批司特除資政殿學士轉一官

編年錄

卷十

三

蘇轍表

知定州所命詞作自請均勞逸之意將乞赴興龍節

上壽仍乞綴寄祿官班更不赴坐詔立班在六部尙書上

餘依

元祐六年 辛未

二月辛卯劉摯右僕射自守門下侍郎兼太中大夫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王者以得人輔政為功宰相以代天理物為任故三階色

齊則風雨莫不次序百姓內附則陰陽以之協和朕雖其才久

虛右揆登進賢輔手告外廷劉摯受才清明涉道純粹知足以

經天下之務學足以究先王之言勤勞可為論議一致被遇先

帝備儀臺閣之華陪輔朕躬參預鈞衡之任而能彌縫以藏其

用變調不失其中故諒訪于師言俾秉持于大政坐論西省進

貳文昌增衍爰田陪敦賦嗚呼朕積前載之迹考名臣之心

房杜以能斷善謀治効幾乎三代姚宋以應變持正功業盛于
一時勉舒爾猷允蹈前美

同日蘇轍尙書右丞自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自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九樞密直學士除

轍字子由眉州眉山入父洵轍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策

制舉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神宗立二年轍以書言事

會王安石初用以執政領三司神宗以轍為屬安石欲行

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

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筆必用

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極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

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哲宗立為御

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

編年錄 卷十

四

蘇轍表

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轍

奏疏極論謂此人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

舊事以快私憤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

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

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是年二月除尙書右丞

轍尙書右丞命既下而右司諫兼權給事中楊康國不書

讀詔范祖禹讀行下其後康國屢請罷轍康國之奏曰轍

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非也其學乃學為儀

秦者也其文學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故亦

類其為人也比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上下

其所為文華麗浮侈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

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

異矣不報丁未韓琦留守北京辟嚴叟爲屬韓絳代琦復留嚴叟嚴叟謝曰嚴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是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宣仁后諡曰知聖獻太后不次進用嚴叟遜謝而進曰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小人既進則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不可察

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右僕射韓琦文獻學士知鄆州

制曰用其言而顯其身所以崇君子之正直進以禮而退以義所以敦大臣之始終在國體之宜然實朕心之致慎惟吾宰弼薦貢囊封根于至誠躬乃自厚肆乎明命播告外廷具官淵源閱博而持之以易良廉隅靜方而迪之以柔則術足以熙千載

編年錄卷十

五

敬鄉樓藏書

之統謀足以詔萬世之微越予求助之初嘉乃盡規之節衆正是賴爾猷居多謂樊侯無吐茹之嫌資之補哀而傳說有朝夕之誨倚以濟川方垂拱以仰成亦幾康而相敕施德云茂歷年未著亟辭揆敘之繁深服謙光之益抗章勿已陳義甚高易退之風勉從厥志是用疏秘殿之華職付東維之巨藩式均賢勞茲示體貌於戲民人社稷無容中外之殊元首股肱固匪明良之異若斧藻其德毋金玉爾音乃心王家用底于治

摯自元祐六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不及一年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爲臣不忠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爲子不孝摯于是抗章辭位而有是命其後摯自作家廟記以辨當時之寃而劉安世爲其集序云韓琦劉摯摯罷相麻制以從所乞爲辭初麻制過門下給事中朱光

庭封還言摯忠孝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逐不辭御史中丞鄭雍言光庭朋黨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楊畏又言摯多朋黨必相救援願一切勿聽于是光庭與摯相編俱罷光庭之封還麻制也呂大防嘗召光庭諭旨光庭不至故但以本官出知亳州八年三月光庭爲集賢殿修撰知滁州初劉摯罷相光庭充給事中封還詔書坐是以本官出守至是復職長先是御史中丞鄭雍言摯之子卽王鞏壻方鞏之不檢事體量未到遽堂除密州體量得實不加銜替綬罷其密州而已左正言虞策亦論摯操心不公屈撓大法陰結黨與共圖其私乞付其章於外帝不肯會章惇諸子故與摯善答書有自愛以俟休復之

編年錄卷十

六

敬鄉樓藏書

語鄭雍及御史楊畏得之卽釋其語上之曰休復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摯預交章惇子弟爲黨以冀後福疏奏上始有逐摯意矣是時王鞏既得罪摯方以家自劾右丞蘇轍以嘗薦摯亦待罪簽書王嚴叟以爲摯轍俱正人不可去上書留之時臺諫論摯與邪怨別簡及接見章惇子弟牢籠爲後日之計于是上以邪怨章惇之事語嚴叟嚴叟論其不然退又上奏摯亦上奏自辨上終不悅摯又求外不已遂罷政云丁未

辛丑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傳堯俞卒堯俞自元祐四年十一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一月卒執政凡二年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對曰堯俞自仁宗時至今始終一節有

德望真可爲朝廷惜上轅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
獻簡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
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猛尤爲難
矣時以雍之言爲然

元祐七年 壬申

五月丙午王巖叟罷簽書樞密院事

樞密直學士知開州

巖叟自元祐六年二月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五月罷在樞

府踰一年先是有御史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險強復徇情

父子預政貨賂公行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巖叟黷法徇私

強狠自用父苟龍子擴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巖叟遂稱

疾章再上故有是命

拜罷

八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

編年

錄

卷十

七

敬鄉樓書

上曰巖叟用心極可罪當時貶蔡確意不在確蓋有傾搖
之意布曰此必有人言蔡確定策有功逐確則有廢立之
意上又曰梁燾亦然十一月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
事曰王巖叟朱光庭輩兇惡日肆無所忌憚如光庭盡散
河北斛斗先帝經營儲蓄一日而更尤兇肆所言皆可怪
至謂曾鞏爲姦臣之弟輔臣因應數元祐言者議論過當
而上怒程頤爲甚遂有涪州編管之命

六月辛酉蘇頌右僕射

自守尚書左丞爲左光祿大夫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荷天地之貺繼祖宗之成上承文母之慈萬幾俾乂下
賴輔臣之正一德交修眷俊老之精忠合外庭之公議延登相
位敷告治朝具官粹資中和休養英特學富經邦之道文高華
國之章泱萬事之周材宿四朝之偉望逮予初政歸爾近班進

服天官抑人才之阿黨優游翰苑還帝制之坦明贊權實于近
司頗接聞于密論雍容雅正多援古以開陳練達精明亦宜今
而裁制惟是深識居然遠猷是用職陞右弼之崇兼總西臺之
重秩階增峻勳爵並隆申衍爰田陪敦眞食并見允文之慶尤
爲稽古之榮於戲惟聖賢相遇之難以君臣得時爲盛矧惟成
德協我至公如房喬之善建嘉謀遠啓唐風之競如魏相之好
親故事終扶漢道之尊勉鼓前修用孚美業

同日蘇轍門下侍郎

自守尚書右丞
遷中大夫除

韓忠彥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
事遷中大夫除

范百祿中書侍郎

自翰林學士
太中大夫除

梁燾尚書左丞

自翰林學士
遷中大夫除

鄭雍尚書右丞

自太中大夫
御史中丞除

編年

錄

八

敬鄉樓書

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

自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戶部尚書遷樞密直學士除

百祿字子功鎮之驄子也父錯爲衛尉寺丞中進士第又
中制科燾字况之鄆州人父舊兵部員外郎雍字公肅襄
邑人舉進士甲科奉世字仲馮袁州臨江人中書舍人放
之子 燾辭尚書左丞願于舊臣者德疎遠之地圖任老
成揀拔雋良庶使輔佐得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中書
趣拜燾內謝曰太皇太后曰盡出官家意燾再三辭謝太
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卿等輔佐燾對曰臣不敢
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太
皇太后曰比來朝廷有何闕政燾對曰今聖政日新天下
安靜如邊防河患內外講究須博詢通習其事者較利害
爲之如邊事須問西人河事須問河北人參酌又上疏言

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又言安
繫許將皆舊人可倚任者一日議兩制差除執政異同不
決呂大防顧燾問誰可燾曰相公久居朝廷收養人材宜
自有人惟是不以愛憎牽于偏聽以朝廷得人爲己任此
所望于相公也大防曰苦乏材燾曰天下何嘗乏材但好
人不肯自向前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
不思無人也大防曰須在識別分明燾曰公生明則識別
自然明矣編長

元祐八年 癸酉

三月癸未蘇頌罷右僕射依前左光祿大夫觀文
殿大學士集賢殿學士

制曰朕登賢輔弼所以圖幾康之功均逸燕閒所以盡始終之
遇誕揚成命敷告治庭官蹈德中和博聞通貫樂處厚以敦
編 年 錄 九 敬鄉樓叢書

薄善援古以證今法從宗工儒林祭酒踐更衆職夷險一心先
朝訓官居獨當于清問邇英進讀滋有益于多聞實應王人之
求式觀賢業之効擢從政路進執宰衡曾未養年屢求歸老嘉
能遷而安退足戒得以興廉禮雖及于傳家忠未輕于去國是
用躋華秘殿休養眞宮腴厥茂恩適其高志於戲優游自裕即
解秉鈞之勞闕失有聞毋忘衮衮之素勉修茲義允篤于衷

頌自元祐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爲相不及一年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
以謂非允論于廉前同列有曰賈易姦邪頌曰易爲御史
不避權要號爲敢言且嘗論今執政之臣未見其姦邪之
迹今自監司爲州則是更赦反下遷衆欲加貼職頌亦以
爲未可有旨再議會左相呂大防在告議未決而御史楊

畏來之邵卽言頌稽留詔命頌乃上章待罪固辭老疾故
有是命拜罷三月壬午詔右僕射蘇頌累上表引年乞解

機政可依所請特除觀文殿學士充集禧觀使初進呈臺
章論頌稽留制書尙書左丞梁燾曰頌爲宰相宰相理會
差除可謂稱任矣况論差除執政皆得可否爲相復不得
論本省事乎臺章又以頌子爲太常博士同舍多有遷擢
燾曰差除皆宰執合議方敢將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
罷議非頌敢專也至如父子家庭間語外人豈得知之若
臆度猜疑卽誣告巧飾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頌既罷相
以觀文殿大學士宮祠便居燾又爭曰頌罷之非宜願兩
宮察言者之妄留頌以遏傾搖之風朝廷輒罷宰相事體
極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頌不肯住燾曰若用自請卽職名

編 年 錄 十 敬鄉樓叢書

十

第 二 輯

非故事不可降職處外以示疎遠頌得以大學士留京師
乙未蘇頌稱感寒望許上封章俾還閭里詔不允除
大朝會外仍特允朝會七月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
頌再表乞致仕詔不允其後又力請老乃以頌知揚州又
乞致仕又不允紹聖四年九月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
夫太一宮使蘇頌上表乞致仕詔頌爲太子少師依舊觀
文殿大學士致仕建中靖國元年太子太保致仕蘇頌卒
鄒浩狀其行

辛卯范百祿罷中書侍郎爲太中大夫充資政
殿學士知河東府

百祿自元祐七年五月除中書侍郎是年三月罷執政凡
一年先是右僕射蘇頌以稽留詔書罷政御史黃慶基三
疏論百祿實位中書豈有同罪異罰之理百祿援引親黨

與蘇軾蘇轍結爲朋比牢不可破以呂陶爲右史岑象求爲諸王府說書皆川人也以至久待闕而奪與他人方勃治而遽加進用徇私害政望賜罷絕遂有是命神他先是蘇頌既以爭論牽復賈易罷相而百祿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其時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黃慶基來之邵亦攻百祿時百祿已再請外又不許乃即露章自言奏入遂罷初罷百祿不除職尙書左丞梁燾爭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紹聖元年閏四月壬申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河南府范百祿卒上爲輟朝賜錢五十萬贈銀青光祿大夫

六月戊午梁燾罷尙書左丞罷同德

燾以元祐七年六月除尙書左丞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一

編年錄卷十十一敬鄉樓叢書

年燾力求罷免而有是命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燾以特置使名恩禮優重官制以來未有前比所不敢當願得便郡以就安養章四上改知穎昌府云罷拜先是燾以疾求醫有詔與在京宮觀使以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之名以寵之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卽屬疾求罷章屢上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於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既授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穎昌臨行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長

七月丙子朔范純仁右僕射自以文臣中書侍郎大制曰朕嗣宅丕后者若大猷勞于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德還位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秉心直諫履道坦夷寬閑出于天資忠義本于家學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久臨藩屏介圭修觀喜見儀刑公哀言歸益隆禮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台寵正文階增陪非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傳說以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唯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內拊百姓非至公不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不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與呂大防並相四年六月罷在相位不及一年至是再入相先是劉摯罷相上復欲用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宰臣呂大防大防對以進退大臣非臣所

編年錄卷十十二敬鄉樓叢書

敢僭預如所宣示實允羣議遂遣御藥院李倬齎詔書賜茶藥召純仁赴闕既至入對延和殿遂降是命純仁乞收還新命上遣御藥張士良賜詔書不許純仁又辭又不許純仁辭至六七次遂就位丁未純仁既相遂入謝太皇太后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觀彭汝礪如何純仁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純仁曰公父仲淹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勵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長初詔知穎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侍御史楊畏聞將以純仁爲右僕射言純仁去歲歸太原府守邊無狀上下失備西賊乘之犯麟州蹂躪千里死者數萬人方能帥降官名在

謫籍而陛下遵命以爲相是賞罰不正而功罪未判也自是連疏不聽或曰良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爲轍道地太皇太后覺意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十二月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爲職所困竊位已將五月輔政迄無寸長上幸揀求又况受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

紹聖元年 甲戌 元祐九年四月癸丑改元

二月丁未李清臣中書侍郎 自資政殿學士守戶部尚書遷正議大夫除

鄧溫伯尚書左丞 自端明殿學士守兵部尚書遷右光祿大夫除

清臣中書侍郎制曰朕荷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不遑寧康顧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大臣數人而已自非明哲俊德

編年錄 卷十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望隆一時者孰膺此選哉 長官李 有疏通之才兼茂碩之質高文大冊既已傑出於儒林崇議閣言固嘗著聞于國論尙處丞轄屢辭政機朕難重違其情既去思之益至而出臨方面入摠計權皆有顯庸達于朕聽是用加位一等進秩西臺忠言嘉謨爾之素有酬我知遇于茲發揚往維欽哉毋替朕命

溫伯尚書左丞制曰朕丕承先猷祗守鴻業永惟四輔之職實參萬務之機宜得老成以資弼亮 具官鄧 業履純裕學術淵通久躋侍從之華夙掌翰林之任出更藩牧入位夏卿渴聞猷爲副于名實是用擢升左轄進貳揆臣外正德于百官內協謨于三事仍遷階秩彌示眷恩爲國以賢良佇贊襄之益事君盡道無忘密勿之誠祗服訓言期底于治

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呂大防時奉使永厚陵下范純

仁奏乞除執政上卽用清臣及溫伯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 編時二人並爲大行太皇太后山陵禮儀使 自眞定召入未至清臣已除中書侍郎權知貢舉溫伯已除尚書左丞權同知貢舉上令入內侍省差使臣宣問三月乙酉廷試多士策題清臣所進也門下侍郎蘇轍論之轍之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變者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庸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

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免雜役之困其微至于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于前而子救之於後後先相濟此則聖人之孝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彰先帝之失爲詞則大事去矣上以蘇轍奏中引漢武以比先帝之聖失當李清臣因而中之上怒甚轍竟出知汝州呂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卽位宣仁后垂簾之初臣兄弟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

嘗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而徹由此罷黜既去位外
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尙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
獨富國頌變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
既不得作相遂與惇爲敵略事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
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字聖求紹聖初復舊名王安石當國
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戶房事累遷翰林學
士兼掌皇子開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哲宗時
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學士知
亳州後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除端明殿學士紹聖元年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
尙書左丞

三月乙亥呂大防罷相文獻大居士石光祿大
編年錄知縣昌府改知永興軍

十五

敬鄉樓藏書
第二輯

制曰登賢入輔儼師長于天工均逸出藩密股肱于王室視內
外之用雖異要始終之遇無殊否爾在廷聽予施命具官呂凝
方重之質富將明之才修責難之恭以致君恢包荒之度以安
衆任可大乎賢人之業期永底乎烝民之生夙夜百爲憂勞一
致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入之久慎
乃經德撫我嘉師興言揔覽之初實倚遠猷之助懇祈避寵難
抑能遷是宜躋秘殿隆儒之華兼開府陪京之寄崇階進秩衍
食增田膺乃茂恩欽其舊服於戲毋忘君憂不同畎畝之人自
亮臣忠益厲廟堂之日惟既乃義永臻厥休

大防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四年二月提舉修神宗皇帝
實錄七年兼修神宗皇帝正史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凡
七年初元祐六年五月甲子延和奏事罷呂大防留身乞

退引李德裕論云姚崇宋璟作相亦不過三年本朝呂夷
簡雖三入然亦不過三年遂出居報恩院後三日宣押供
職如故非雙日特爲垂簾未嘗有此恩禮也七年十二月
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宣諭曰主上富于春秋相
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請
復起視事八年七月丁卯太皇太后有疾謂大防等曰公
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
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出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
思量老身也是年三月乙亥大防罷相初制下知穎昌府
後二年改知永興軍宣仁上僊充山陵使回乃有是命大
防當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以上春秋既長
大防但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聖烈有復辟之

編年錄卷十

十六

敬鄉樓藏書
第二輯

志卒不得伸當國日久羣怨交歸焉及宣仁聖烈始祐廟
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
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
求去位上亟從之長左正言上官均言大防善操國柄不
畏公議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掩沒先帝盛美
以李之純爲御史中丞楊畏叟策來之邵皆任諫官御史
所彈擊者皆受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舍人主書誥
命給事主行封駁范祖禹喬執中吳安詩呂希純皆附會
好惡隨意上下所繳駁者皆大防所惡所掩蔽者皆大防
所愛至墮壞先帝役法官制學校科舉之制士民失業棄
神考經畫塞微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之患雖出守藩郡
典刑未正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

誣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監察御史周秩言以大母之謙恭盡下以陛下之天縱生知既逾冠婚之年又已郊見天地大防估權作姦不能建議復辟而乃盛引王府官爲執政謀爲附益力按黨與以爲臺諫不避親嫌邀用事中人與同書局令妻室入內希求恩寵未正典刑可特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左正議大夫知隨州八月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蕃數及赦恩敘復先是曾布獨對言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上應聲曰莫不可奉復歲月未久亦不可遷徙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安厚等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至元符元年八月權殿中侍御史鄧綰言呂大防有子景山見任宣義郎乞依范祖禹等諸子勒停例施行詔大防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紹聖四年四月乙亥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先是大防以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會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邊事既對上語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樸實爲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相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惇召詰其對上語大忠盡告之潘适歎曰失言矣必爲深悔未幾章惇果建言大防與司馬光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大防既南行至虔州瑞金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尙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既卒上猶問執政曰大

防因何至虔州其後家人請歸葬獨得旨歸上之念大防深矣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本意也

丁酉蘇轍罷門下侍郎

自太中大夫依前官知汝州

制曰朕以藐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祗飭懼無以丕揚休功實賴左右輔弼之臣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爲姦言佛於衆聞朕不敢赦具官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義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則宣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之經德秉哲之主言而及此心其謂何其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尙爲寬典姑務省循

轍自元祐六年二月除尙書右丞七年五月守門下侍郎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先是轍言御試策題歷詆近歲

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率于父子之恩不復深究遠慮故勸陛下復行此事小人取快一時云云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于是修鹽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卽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願陛下勿輕改奏入不報轍又復言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以漢武事上比先帝引喻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言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移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轍果如此稱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劾謝

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乞賜屏逐詔以轍爲
端明殿學士知汝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
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出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
言或過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自亦難安原誠
終是愛君薄責尙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
先帝事體失宜所進入詞語不着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
易也豈義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長四月侍
御史虞策等言蘇轍近以論事失當責守汝州而吳安詩
命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本於愛君之語命詞乖刺
如此質之公議難追典刑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吳安詩
行蘇轍語重輕尙拘于私情褒貶不歸于公議不加黜責
何以懲戒詔安詩罷起居郎乙巳侍御史虞策言轍引漢

編年錄

卷十

十九

敬鄉樓叢書

武帝比先朝今止守近郡請遠謫以懲其咎上曰已謫矣
可止也轍既至汝乃以表謝上同

四月壬戌章惇左僕射

自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

制曰爲政之道無競惟人思得骨鯁挺特之純臣適修彌綸康
濟之緒業圖我舊德冠于宗工孚號大廷播告多士具官器博
以大志剛而明才之所施則酬酢萬變而無窮學之所造則貫
通百家而不惑蚤席華省浸登近班自結聖神之知薦躋承弼
之地佑我昭考格于丕平肆予縉服之初身任受遺之托定策
社稷底寧邦家方政令出于衆惟權柄歸於廊廟善政良法多
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強禦十年去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
于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朕親攬機務緝熙事功憚創業垂

統之艱難念繼體守文之忱惕典刑具在績効可稽究觀民情

以知利害之實斟酌時變以適增損之宜克昭前人之光實繁

良弼之助矧封疆無以懲外侮田里無以安常生四方之休戚

墮于上聞羣臣之忠邪愆于公議眷求真宰秉我國成是用起

爾燕閒之中位諸公輔之上超進祿秩寵陪戶封南山巖巖久

隆師尹之望赤鳥几几行俟衰衣之歸於戲實能相推而庶官

和號令必威而下民若如治梓材汝惟丹雘若作和羹汝惟鹽

梅朕方注意以佇壯猷爾其奮庸以協朕志修明百度率厲庶

工期共恢于遠圖尙無替于先烈亟共爾位終底厥成會布

是歲四月癸丑改元壬戌章惇拜相先是呂大防欲用侍

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

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

編年錄

卷十

二十

敬鄉樓叢書

先密約畏助己純仁遂固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爲禮部

侍郎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

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

者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安燾

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

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詔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

之初呂大防既超遷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惇必復

用時惇居蘇州畏先託惇之妻姪張擴者致意云畏度事

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

及轍而二人覺之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

首爲相公開路者及惇趨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狼自陳

述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

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六月又遷畏吏部侍郎畏既叛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勢相侵敵復陰附安李而惇徐覺其險詐曾布蔡卞又盡以平生所爲告惇二年正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畏反覆遂出畏成德軍章惇拜相制詞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上諭布惇有定策之功不比他人故特除左僕射惇方降官布因言惇嘗爲正大夫而此時未分左右今轉一官卽止遷右似未安上令遷左遂以左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閏四月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丙申詔惇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國史編長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與陳瓘適相遇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答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爲先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惇復矜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于此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軸母后獨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日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

以救弊若又以熙寧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辭辯淵源議論勁正惇意雖逆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此據丁未錄自宣仁上賓改元紹聖三省首爲上言蔡確新州之冤累經恩赦遂追復右正議大夫尋再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上以章惇定策有功召除尙書左僕射范純仁遂自右僕射出知穎昌府時呂惠卿亦自建州安置復資政殿學士于是詔黃履爲御史中丞蔡卞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林希爲中書舍入履等交章論呂大防劉摯蘇轍于是大防等皆降授而蘇軾亦責知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履等又論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皆落職降授七月詔司馬光呂公著追所贈并所賜諡諡及神道碑額仍下逐處倒碑磨毀王巖叟所賜官亦行追奪呂大防劉摯蘇轍各分司與梁燾劉安世並居住而范純仁亦追一官以章惇指純仁等爲司馬光黨人故也十月又以中書舍人林希兼侍讀十二月責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並以散官安置先是祖禹等于元祐中同修神宗實錄上卽位命蔡卞曾布林希同修正史于是蔡卞首謂祖禹等所載多無據依請重加參訂章惇因言其欺誕遂有此責二年正月又詔呂大防追還兩官趙彥若范祖禹陸佃曾肇黃庭堅各降一官八月詔呂大防等永不以恩數敘復九月皇后孟氏廢后之廢實惇迎合于外而內侍郝隨擠之于內以故無敢異議者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

遺意而行之也四年二月司馬光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
呂公著建武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駕趙鼎傳堯俞等
所贈官并韓維盡追致仕遺表恩澤范百祿胡宗愈止與
二人餘亦追之又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各降斥有差
河東節度使太師致仕文彥博亦降爲太子太保元符元
年五月詔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又詔范祖禹劉安世并
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勒停永不收敘二年十月吳安詩而
下凡三十人責降有差以回河罰也王回而下二十一入
追貶各有差俱坐以銀絹遺鄒浩時右正言鄒浩送新州
羈管回等且致簡敘別故也二年九月監察御史常安民
論章惇以大臣爲紹述之說實假此名以復私怨一時朋
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托
編年錄 卷十 第二十三 敬鄉樓叢書

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惑聖慮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
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意至引王鳳凰
漢林甫亂唐以比惇擅作威福又併論蔡京林希惇等積
怨合力排陷遂責監澠州酒稅

同日范純仁罷相

爲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

制曰謨謀廟堂入則股肱于大政優息藩翰出則師帥于一方

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敷告在廷具官范端良稟于世

資樂易成于天性有砥名礪行之志有面折廷爭之風越自累

朝寢更華選賢冲人之嗣服適文母之仰成咨于臣鄰付以有

密一踐樞要再持國鈞朕恭己紹庭嚮明圖治緝熙緒業追遙

先猷方有望于弼諧遽因辭于機務重違爾志姑卽厭安增視

秩之華名進陪封之寵數式隆禮貌何吝眷私於戲論道經邦

嘗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勵翼之心祇服朕言往恭爾位
純仁自元祐八年七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再相不及一
年先是純仁自穎昌召還復爲右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
列或病之會左僕射呂大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
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門下
侍郎蘇轍從旁誦其彈文純仁曰不知也純仁由是乞罷
政上遣中使諭純仁曰方用宿德大臣更不須入文字必
不從所乞又以詔書賜之奏又上上又遣內侍宣諭又賜
以詔純仁請益堅於是上面諭呂大防曰范純仁求去甚
堅卿須爲朕留之不可使去又賜詔書不許純仁復連章
固請上不得已遂除純仁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
知穎昌府事降辭日命坐賜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耆德碩
編年錄 卷十 第二十四 敬鄉樓叢書

望朝廷所倚賴然堅不肯爲朕少留卿雖在外兩爲宰相
凡有所見于時政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來無事形迹
純仁頓首受命遂之任丁未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時
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錄詔以進且言近聞
狂人傳播擬策自云嘗經御覽又臺官章疏或已取用其
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伏乞
特降明詔以信萬方今妄爲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
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訖不從純
仁固求罷而有是命長編范純仁在穎昌時或是紹聖元年七月三
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先帝變亂
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乃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
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爲通議大夫差遣如故初章惇請責

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詔勉從請徙知河南府又改陳州二年九月知陳州范純仁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先是純仁當政時上嘗問貶竄之人殆難終廢純仁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至是明堂肆赦章惇蔡卞先疏呂大防以下數十人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上奏奏入大忤惇等意詔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故有是責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故遂責之純仁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言瓘可以獨當天

編年錄

卷十

二十五

丁未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閏四月甲申安燾門下侍郎自顯文殿學士右正議大夫除

五月辛亥劉奉世罷簽書樞密院事爲顯明殿學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奉世自元祐七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五月罷執政凡二年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三年九月曾布對上曰元祐中王巖叟凶焰最甚幸死而漏網今存而漏網者莫如劉奉世元祐政事皆以奉世爲謀主此漏網之尤者上笑然之

乙丑尙書左丞鄧潤甫卒

潤甫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尙書左丞是年五月薨于位執政凡三月官至右光祿大夫車駕臨奠輟視朝三日以在職日亡歿及曾掌藩邸賤表特贈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癸未曾布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送中大夫除

編年錄

卷十

二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也哲宗親政擢拜同知樞密院事七月布既正謝上面諭以不可雷同布曰臣惟知以赤心不欺事上庶可塞責

紹聖二年 乙亥

十月甲子鄧雍罷尙書右丞自太中大夫除

雍以元祐七年五月除尙書右丞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三年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爲官寮交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繼明年憲序辰言雍在元祐間

與棄地之謀落資政殿學士元符二年七月辛酉太中大
夫提舉崇福宮鄭雍卒

甲戌許將尚書左丞自守吏部尚書兼侍
讀通議大夫除

蔡卞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兼侍讀修
國史遷太中大夫除

卞字元度興化軍仙遊人與兄京同舉進士王安石以子
妻之卞有辭辯貌柔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

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
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門下侍郎自右正議大夫除
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燾以紹聖元年五月除守門下侍郎至是年十二月罷再
執政踰一年燾舊與章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意燾必助

己而燾浸多駭議惇憚且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
編年錄卷十 第二十七 敬德樓藏書

上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爲儀仗使後宮有絕馳道穿仗而
過者燾即具彈奏已而常安民諫劉美人侍祠語尤訐上

大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爲職雖過當願少寬假惇因
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素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

爲救解其意可見也安民既責燾不自安又與惇爭陳厚
獄厚亦坐責燾遂求去位上從之是年十月燾以親年

老乞罷政除宮觀差遣留京師時王衆獄將決章惇益肆
無知不敵故求去也上謂韓忠彥曾布曰安燾再三乞宮

觀留京師舊無此例布曰此不惟於朝廷事體未安於燾
自處似無廉恥既罷政事何顏尚安步列中京師士人大

抵不知義理少廉恥上曰燾乃京師人遂降詔諭燾奏
乞知鄭州以便養親詔從所請明年癸序辰言燾元祐

中嘗與棄地之謀落觀文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再繳曾
布曰陛下嘗言燾在元祐中非丁憂不去位上曰何止此
不然幾作相渠附會元祐衆所知濤何以再繳布曰燾
在樞密院所更改先朝百餘事皆不當若以此譴之豈敢
不奉行

紹聖三年 丙子

正月丙子韓忠彥罷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除觀文
殿學士知興定府

忠彥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守尚書左丞七年五月除知樞
密院事至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七年初紹聖元年七月庚

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乞罷不許後六日復故上諭執政
曰忠彥無他不須爾布曰其爲人頗近厚在元祐中無過

無可去之理又言琦勳業後世罕有其比是年正月樞密
編年錄卷十 第二十八 敬德樓藏書

院奏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徑上馬仍面諭曾布以欲得河
陽又白章惇得一善地遂遷出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

布入對上遽問忠彥已遷出又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姦
險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可笑上甚駭之

忠彥請不已乃有是命四年二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
韓忠彥降充資政殿學士依舊知定州先是忠彥自定州

改知成都府中書舍人蹇序辰繳還詞頭言者又論忠彥
在西府時主棄地之議詔忠彥可特依前太中大夫降充

資政殿學士差遣如故丁未

正月庚戌李清臣罷中書侍郎自正議大夫除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清臣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守中書侍郎至是年正月罷再
執政凡三年先是婦人岳氏遮道叫呼誣告清臣謀反岳

氏乃澶州娼營爲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婦三年十一月
清臣言近爲一婦人唐突車駕輒及臣姓名事出非意獄
將具言者論清臣當罷清臣懼始求去或曰清臣數與章
惇議不合嗣宗獄所由興意本在清臣也初議罷清臣不
除職惇謂清臣受遺前紹聖初首復政事當加恩禮上
從之嗣宗既伏誅後六日而清臣有是命長八月先是蔡
碩女婿文康世嘗與碩言劉唐老謂文及甫曰時事中變
上台當赤族其他執政奉行當梟首從官當竄嶺南又
言蘇轍范祖禹劉安世等當還爲執政蓋五月辛未詔榜
有幸時事中變之語故唐老云云碩既聞康世言遽令康
世錄之特示蔡京京具以白上或又告唐老與文甫共謀
爲變欲誅章惇蔡下等仍密結嶺南賁降元祐人事連河
南府李清臣等上疑其事時淮南轉運副使周秩嘗攻文
彥博不入元祐黨三省因請委體量得實即付獄十二月
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成都府始朝廷命周
秩密察河南變事秩入對上謂曰彼欲盡誅大臣則將置
朕何地乎蓋疑其不然也時復召呂升卿于河北令待命
國門俟體量果有實狀即遣如嶺南族元祐賁降諸人秩
尋至河南捕劉唐老等置別屋仍辟程公孫專體訪于外
公孫素名能刺人事者也于是更徙清臣入蜀秩徐考驗
唐老等實未嘗謀變而欲誅大臣之語則有之乃具奏語
初不及乘輿上亟詔勿治唐老等皆釋去升卿亦還河北
清臣知河南如故元符元年七月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
氏嘗進狀言劉摯有司馬昭之謀又有副封上三省而中

書寢不行至是同文獄作蔡京深探其獄以爲前受明氏
告言隱而不治者悉當罪之遂詔清臣落資政殿大學士
依舊知河南然明氏狀頃不進呈章惇安燾鄭雍俱與黃
履乃白上謂惇燾雍俱爲有罪之人于是上令放罪丁未
二月乙未故左僕射司馬光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故正議大夫贈太師
故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故贈太師
先是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
公著爲師保及公著薨呂大防奉勅爲公著神道一碑乃
首載神宗聖語上又親題其額曰純誠厚德之碑其碑曰
公著始與司馬光同輔政于是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策
四夷以強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
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
記言具在可考者如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錢穀以禦水
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利而民之責
償被笞筆者衆責與利之敝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他
事類此者亦與指揮戒用兵之失則曰安南西師兵夫死
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故輒置
四十萬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教官制之敝則曰
更新官制以嚴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侮四方貽
譏後世可速裁議無致稽延令如舊日中書之比於是二
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
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
令寬茶鹽之禁賜邊若贖亡民以和四戎于是民呼歡鼓

舞以爲便而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小吏蓋不可勝數司馬光既臥病于家公與數人同極其弊太皇太后爲去其異議者而後定自此先帝之善政施于無窮其爲下所誤以病民者刪革之而有緒矣公初與王安石友善後安石秉政爲中丞安石冀其助己公極論其過失由此怨公至以險語中傷而公不屈也至章惇欲起史禍先于日歷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聖語又欲發光公著墓取碑銘毀之上曰何益于國議累日不決是時御史中丞黃履右正言張商英監察御史周秩交章論之十數且請重責大防等至是章惇乃以履等章疏進呈且曰前後臣僚論列司馬光等罪惡未正典刑及呂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事可考據者凡十九疏遂詔司

編年錄

卷十

三十一

第一

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追所賜神道碑仍下陝府鄂州各差官許會本縣于逐官墳所拆去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文訖奏時紹聖元年五月也且詔今日以前已行遣責降斥外應其餘一切不問餘者亦勿復言仍具錄前項臣僚章疏降下朝堂出榜曉諭初章惇力請發光公著墓上不許惇退上顧許將曰卿獨無言何也將對曰臣以爲發人之墓非盛德事上曰朕意正如此然至是猶毀碑樓磨神道碑追賜額俱勉從惇也曾布密啓請罷毀碑事疏入不報

丁未

四年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

公著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肆造邪誣偶緣已死未正典刑尚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使後世亂臣賊子何以懲艾光遂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公著追貶建武

軍節度副使光與公著制詞皆葉適所草也三月奉聖旨司馬光呂公著所得恩例並行追奪監察御史周秩言公著除司空平章軍國事竊緣朝廷先以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既召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輔政而朝廷乃以平章軍國重事處之止于重事稍奪其權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得平章名雖亞于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普王旦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而公著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呂大防劉摯蘇轍皆公著所引爲國大姦遂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官謚及所賜神道碑始曾布在翰林章惇爲布言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等付兩制議用盧多遜例又令史院檢多遜及丁謂李迪故事既

編年錄

卷十

三十二

第二

進呈而上不許乃已惇又請令發冢斷棺上堅不許及是竟從惇請追贈官謚并所賜神道碑額蓋惇從之時光與公著既追貶趙瞻傅堯俞等所贈官并韓維盡追致仕遣表恩澤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止與二人餘亦追之初章惇議追光等恩數曾布曰惡惡止其身不若更追削之惇曰何益削其恩乃實事布曰雖快意第恐例不可開其後那恕又謂章惇曰司馬光亦疑太后有廢立事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宴駕是月二十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光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宣訓北齊妻太后宮名也妻太后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恕爲此語觀以實宣仁徐邸之謗先有是說使天下必信之方祖禹赴召時神宗猶在御光安得有主少國疑之語也然惇

得恕語即爲奇貨遂又追貶光祿司戶參軍公著昌化軍司戶參軍惇謂退黜元豐大臣改變熙寧法度光不解此公著素有家風教之也錄丁未元符三年五月光追復太子少保徽宗崇寧元年正月勅司馬光肆爲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度靡不變更所進之人才靡不斥逐追降右正議大夫二年四月御史中丞言景靈西宮二殿繪像臣僚有元祐之臣嘗得罪于二聖者欲望令有司刪削詔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並除去欽宗即位靖康元年正月追贈光太師三月臣僚言光之後再絕乞奏其見有曾孫使之世祿不絕有姪華州鄭縣丞司馬朴亦乞改除以稱朝廷褒顯之意奉聖旨除同判西京國子監五月請別差官刊修神宗實錄司馬光配饗

哲宗廟廷二年三月詔司馬光孤遺月賜錢米紹興八年正月詔曾孫俛特授右承務郎徽宗皇子生公著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朝復降左光祿大夫指公著爲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及尙書省又頒其書天下立石於監司郡守廳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除黨禁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建炎四年追復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贈太師晉國公諡正獻

同日故端明殿學士王巖叟追貶雷州別駕初贈左正議大夫

初紹聖元年五月三省言同司馬光奉勅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是年二月勅左朝奉郎王巖叟資險狹之資而濟以敢爲狹凶邪之權而爲之死黨厚誣先烈愚弄朕躬變法度于已乎僨勤勞于必死可追貶雷州別駕追遺表

恩例元符元年七月蔡京奏文及甫獄具劉摯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子孫並勒停三年五月降寧遠軍節度行軍司馬王巖叟追復朝奉郎崇寧元年正月繳納元追復告紹興元年賜諡恭簡錄丁未

癸未前宰相呂大防范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自降授中安州居住資授

初紹聖元年十二月三省進呈前後實錄院取會到詆誣漏落意欲掩覆先烈應提舉以下官各行貶責故大防自降授左正議大夫行秘書監分司南京鄧州居住特降授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是年二月章惇言司馬光等已追貶而呂大防范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加罰凡三十七人皆貶大防遂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

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初呂大忠既以所得于上大防可復相見之語告章惇因爲通判潘适具言之适歎曰公失言矣必爲深悔大忠尋辭加職請納職名量移大防不許於是大防再責循州或曰循州責上語實激之蓋章惇等疑上意復欲進用元祐人故也四月虔州申大防卒元符三年五月追復光祿大夫崇寧元年復降授太中大夫建炎四年詔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奠安四夷順服而遭羅貶斥未獲昭雪可速行褒贈詔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贈太師追封宣國公呂大防特追復左光祿大夫贈諡正獻錄丁未

前宰相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自降授左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分司

編年錄 卷十 第三十五 敬鄉樓藏書

初紹聖元年五月臣僚言劉摯昨爲言官引王巖叟朱光庭劉安世等論變法干下司馬光呂公著行之于上摯爲罪首合正典刑摯遂自觀文殿學士左太中大夫知青州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未幾三省言臣寮前後論列劉摯姦惡罪大責輕乞正典刑遂罷知黃州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是年二月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四月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先是蔡京安惇共置文及甫并尙洙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會星變上怒稍怠然京惇極力煨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卒于化州後七日摯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于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元符元年二月詔差河北運副呂升卿河南提舉董必共爲廣西路察訪蔡京等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升卿及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後因曾布奏事言升卿必皆不可遣詔呂升卿差充察訪指揮更不施行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元符元年七月蔡京奏文及甫獄具勅劉摯王巖叟等子孫並勒停三年五月追復中大夫十二月京東諸司奏伏見故宰相劉摯自嶺外亡歿近得朝旨歸葬乞朝廷追卹勅特依宰相恩例崇寧元年正月復降朝請大夫建炎三年正月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贈通議大夫紹興元年八月特贈少師十月賜諡忠肅六年正月特贈太師克國公

前門下侍郎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南京蘇州居住責授

編年錄 卷十 三十六 敬鄉樓藏書

初紹聖元年三月轍以引漢武上方先朝遂自門下侍郎出知汝州四月勅知汝州蘇轍如汝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術託于文學驚愚惑衆轍昔以賢良方正對策于廷專斥上躬有司言轍懷姦不忠如漢谷永宜從罷斥我仁祖優容特命以官在神考時獻書縱言時事召見諷訪更預討論與軾大倡醜言未嘗加罪仰惟三聖厚恩宜何以報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見朝反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至於大防中分國柄罔上則合謀取勝徇私則立黨相傾云云可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五月以御史諫官列章交上再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是年二月勅蘇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共爲詆欺晚同相光協比險惡造無根之詞以欺世衆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爲讜言指善政爲苛法云云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元符三年正月移永州安置四月收殺士大夫失職者授濠州團練使岳州居住九月詔還故秩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任便居住崇寧元年正月勅蘇轍更不復職名大觀二年五月降授朝請大夫罷宮觀政和二年九月復太中大夫致仕十二月追復端明殿學士特贈宣奉大夫淳熙元年七月禮部尙書趙鼎請賜諡勅特諡文定前資政殿學士梁燾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

司南京蘇州居住責授

蘇自紹聖元年六月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鄆州落職

降中散大夫知鄂州三年八月三省同奉聖旨兼等緣爲
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是年二月
勅左中散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梁燕賓
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四年十一月燕卒于化州諸子援
呂大防例乞歸葬不許家屬尋徙昭州元符三年五月追
復左中散大夫崇寧元年正月復降朝奉大夫紹興二年
七月追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前宰相范純仁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自降授通議大夫知隨州

純仁自紹聖元年三月罷相授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
學士知穎昌府六月以純仁首建棄地之議特降授通議
大夫差遣如故二年九月自知陳州落職依前官知隨州

編年錄 卷十 三十七 第一 二 三

是年二月勅純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始議稱親則
造誣于英祖晚言變法則歸過于先朝欺君以助邪謀棄
地以開邊釁遂尸宰輔乃復朋姦忘未正之典刑沮已行
之命令云云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
年正月收敘士大夫失職者復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
南京鄧州居住六月復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許歸穎昌府七月特授充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仍詔疾速赴闕崇寧元年十二月三省同奉聖旨范純仁
不應諡忠宣定議覆議官罰銅十斤其范純仁神道碑令
磨毀建炎四年十二月詔褒贈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故
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范純仁特贈太師追封許國
公各給還元諡應合得恩例並各依元任官職給還紹興

二年七月廣東運判范正國言乞給還父純仁御書世濟
忠直之碑爲神道碑額詔依

前端明殿學士劉奉世落職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自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

奉世自紹聖元年五月自簽書樞密院事除端明殿學士
知真定府是年二月自知成都府落職依前中大夫行光
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十一月臣寮言奉世當元祐間
先合劉摯陰爲謀主傾害策立顧命大臣有不利宗社之
意摯既去即附呂大防蘇轍內交陳衍相爲表裏遂登政
府宣仁寢疾之際姦謀逆計皆奉世與大防蘇轍通同其
惡不在二人之下奉世遂責授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
元符三年正月復左朝議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光州

編年錄 卷十 三十八 第一 二 三

居住四月收敘士大夫失職者復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許歸陳州五月復端明殿學士依前官知定州尋知大
名府崇寧元年正月勅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蘇
轍等五十四人令三省籍記姓名內劉奉世永不與在京
差遣五月臣寮言今元祐得罪之大者惟奉世以前執政
恩禮自處甚失天下之望奉勅端明殿學士知鄆州劉奉
世落職依前中大夫知徐州十月臣寮上言元祐之初共
成黨與變壞法度等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
成黨與變更法度復爲元祐之人伏望詳酌施行奉勅知
徐州劉奉世提舉西京崇福宮沂州安置其餘呂希純龔
原等二十七人各與官觀隨州居住政和三年九月除端
明殿學士致仕

前資政殿學士致仕韓維落職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

致仕以少師

初紹聖元年六月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比司馬光變亂

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首建棄地之議已特降授

韓維致仕特置不問是年四月勅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

師致仕韓維首贊邪謀厚誣先烈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

致仕四年五月勅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先帝東

宮舊臣在元豐末朋附司馬光最爲盡力比觀舊奏益見

姦心密陳邪說則專達權曲致謝章則顯遺君上遂責

授崇信軍節度副使依舊致仕均州居住其子韓宗儒等

奏臣父維元祐之初雖蒙朝廷擢用至論國事與司馬光

數有異同及奏論梁雍簡選授不當備位政府纔及一年

編年錄卷十 第三十九 敬鄉樓遺書

兩月蒙賜罷歸自後不復預朝廷議論以致仕歸老臣父

維見年八十一歲素多疾病各願納在身官爵乞不去田

里許之元符元年五月上幸睿成宮詔韓維特復左朝議

大夫致仕維尋卒年八十二年五月追復資政大學士

太子太傅崇寧元年正月勅韓維係神宗潛邸人所復職

名及贈官免追奪

甲申前太師致仕文彥博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開府儀同三司

初紹聖元年六月臣寮言彥博受國厚恩不思報効詆毀

政事怨疾先朝又言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

是非詔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帝待遇恩禮至厚宜

加闕略以優老臣特置不問四年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

公著倡爲姦謀詆毀先帝偶緣已死未正典刑至於耆老

之人亦宜稍示懲沮奉勅文彥博備公卿于三朝更將相

者四紀起於閭里退居之中付以軍國平章之重以理財

裕民之政爲暴刻箕斂之科以經武斥地之勳爲寇攘草

竊之計遂自太師致仕落河東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原

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其子文當昨緣彥博致仕授五

臺主簿可追奪閏二月勅彥博諸子並令解官侍養四年

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韓國公致仕文彥博卒上特轅

朝一日後數日樞密院奏事上顧曾布曰彥博已死布對

曰老而不死終被謫命乃即世上曰此人極不佳布曰臣

常以爲背負先帝莫如此人元祐中年已八十一此時但

能不來足以保富貴既不免來又附會如此上曰非止附

編年錄卷十 第四十 敬鄉樓遺書

會語斥先朝甚不遜布曰如悔過還生之類殆非臣子之

所宜言元符三年五月勅嗣位五月三下恩書放流竄逐

係踵生還尙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或隕命

貶中沛澤之行豈限存沒時彥博已卒遂追復河東節度

管内觀察處制等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

崇寧元年二月復追降太子太保餘如故政和四年四月

御筆比覽神考元豐中訓語及得故臣之子韓粹彥文及

甫所奏明其父功審問至和嘉祐按立定策之勳文彥博

可除罪籍復舊官與所得恩澤仍與付國史院記載其實

以爲盡忠任職之勸可追贈太子太保五月又追復太師

五年七月彥博之子維申以彥博嘉祐中定策之功與神

宗褒詔來上特賜諡恭烈六年正月上以文彥博被遇四

朝定儲首議其子維申可除直秘閣知陝州八年正月改
論忠烈

故左僕射王珪追貶萬安軍司戶

改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四月丁未附見

初上之嗣位那恕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其後恕帥中山會高遵裕子士京爲西京第七副將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誘士京以官爵謂王珪爲相時欲立徐王遣其兄士充傳道語言于禁中士充時已亡恕因令王械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士京遂轉皇城副使而械亦得供備庫使士京後亦恨章惇不肯進用屢欲自陳其實元符末遵裕幼子士育始上書明其事之非錄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奏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議皇子就傳建儲

編年錄 卷十 四十一 敬鄉樓書

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預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宣言于衆其事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陛下以槐位處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疾而珪已懷二心是年二月給事中葉祖洽論珪遲疑願望乞正珪之罪詔珪遣表恩例並行追奪其子孫次遠監當差遣仍永不住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曾布又嘗自敘云三省先論司馬光等陰謀廢立故不逾兩旬再行追貶相繼竄呂大防等于是又發揚王珪觀望以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其意初不在蔡確特借此以感動上耳林希亦語布曰貶竄者未足道但設此言以離間宣仁使上于宣仁不能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蒂此尤爲可恨

閏二月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遷太中大夫除

林希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太中大夫

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章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于是又遷布知樞密院樞密院故事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

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布說請辟致名士如陳瓘黃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獻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遂繼惇爲相

紹聖三年正月先是上諭曾布三省欲降旨行北郊禮布曰陛下繼志述事此乃所以伸先帝之志厭天下

編年錄 卷十 四十二 敬鄉樓書

之異議有識之士聞之必相與慶翌日同進呈布因言臣累奏云前日衆說不同臣嘗奏以爲廢先王之典禮屈先帝之正論徇流俗之常情仲元祐之邪說惇曰此四句可謂盡矣四年十一月曾布言敕榜中有幸時事中變之語那恕亦以爲緣此語引惹劉唐老等訕謗陛下在上朝廷清明時事安得中變此非詔令之語也希亦曰如紹聖之變元祐乃爲變安得有此上又曰只恐元祐人復用布曰陛下在上則元祐之人安有復用之理元符二年十二月先是上諭曾布曰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高遵惠再檢見元祐有疏論罷吏祿以爲先帝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欲改之此大臣有私意于其間不可不察又規切太母曰不可致怨天下此極不可得布曰當時敢出此語誠衆人

所難陛下累欲召還惠若爾尤不可不召未幾惠卒希
字子中福州人先是元祐中除希中書舍人爲孫升劉摯
諸御史所論出知蘇州至是章惇入相思甘心於元祐故
臣命詞掖當求以爲元祐敵者乃進希寶文閣直學士自
毫社易知成都希卽過闕惇首卜其所向果怨元祐者卽
白留希爲中書舍人遂就職十月中書舍人林希兼侍讀
初章惇請以林希除侍讀上不許惇力請之以爲希命詞
宣力爲多上雖勉從惇然意殊不樂丁未希又修神宗國
史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目呂大防劉摯蘇軾蘇
轍等書命皆希爲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
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
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惇仍許以爲同執政一日希草制
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拜同
知樞密院事希怨惇不引爲同省執政遂背惇上又云林
且元祐中有詆毀先朝文字獨不曾行遣以希故也希
曰近日程頤編管恕以爲謀出於希蓋恕本頤門人忌其
來因以傾之上曰此是衆論非獨出于希然希亦曾云編
管却不妨布曰臣在史院見蔡卞云有文字擊鄧綰云綰
事王安石互薦其心病子雱舍居壻蔡卞卞失色云乃以
此見目此亦是及先朝事然其所陳乃與先帝所批論事
庸人不循分守之語無異但語侵卞太惡卞亦不得不怒
蔡氏兄弟與希相失亦以此也蔡道王時門下
同日許將中書侍郎自守尚書左丞
蔡卞尙書左丞自守中大夫

黃履尙書右丞自試吏部尙書
將等既拜內見任執政官並依舊在職以待新命上諭曾
布及將卞曰此敘遷而已元祐以來須三人劄子故事無
此更不須再入布等皆奉詔紹聖三年九月曾布因言
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媚悅故多爲其所誤凡惇
所主張人物多出于卞至議論之際惇遽然如自己出而
卞噤不啓口此亦陛下所見也上笑曰多爲其所使十二
月曾布又言章惇聰明臨事不敢固執易以理屈許將心
亦向正臣有見聞皆可與之論辨唯蔡卞陰險險邪不易
爲善但知營私立黨而已四年四月初太學博士林自用
蔡卞之意倡言于太學曰神考知王荊公不盡尙不及滕
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于是校書郎陳瓘謁
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
不成陳瓘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
黨也競推尊安石而擠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
卞方議毀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
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
言其非也又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于天
性有始有終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
乃密令學中置版高閣不敢復議毀矣瓘又嘗爲別試主
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
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吾荊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將因
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瓘所取士求疵立
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

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此據丁未錄入九月壻嘗曰當時若無矯譎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月御札權吏部尙書兼侍讀邢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

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

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蔡卞乞用安惇上不許時

惇與卞已不成恕卽上疏論朋黨便欲威福予奪皆自己

出云云元符元年三月曾布言蔡京與章惇相失亦因京

卞有兄弟並進之讐而惇昌言于人云自三代以來無此

故事故京深怨之二年二月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

人衆論皆過當然此豈爲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

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及與卞相失則卞多持其

所短故惇畏之不敢不從但陪笑而已衆莫不笑之今朝

廷政事一出于卞惇無敢違違者上曰蔡京尤與惇不足

布曰惇于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

京不爲之屈衆尤哂之宰相每以義理處事何畏之有惇

短處多故不能彈壓衆人人皆不畏之而未免畏人也五

月曾布言大約今日士人皆分隸惇卞門下奔競好進之

士不趨惇則趨卞然惇性疎率多爲卞所窺雖與卞相失

然極畏卞臣嘗問惇諸處闕官不除人惇曰縱除一人又

云是元祐黨或有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卞也

然惇卞各有所偏故是非無以相勝八月曾布因言近歲

姦險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爲不可改一有議論及此

則指以爲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此以遂其私意近

編

年

錄

卷十

四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編

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額許開封府舉人就

試衆皆以爲未便獨蔡卞堅執元豐七年先朝已罷不可

改同列自章惇而下論議數四終不能奪惇歎曰此豈先

帝所爲此時正是卞及舒賈朱服輩力主此議耳聞者莫

不然之既而諫官鄒浩三章極論上亦以元豐已罷拒之

蓋先入之言也卞自此專政意甚于前矣十月上又曰蔡

京與卞果不相得布曰此衆所共知方天若與京甚密而

卞不甚與之劉拯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拯此可見大略

大抵因姊姪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彌不足上曰

兄弟間乃如此惇卞面相毀訾甚峻惇多以言語傷人布

曰惇性暴率多輕發卞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

惇多屈必無所逃聖鑒布曰卞與惇皆有黨而卞之黨爲

多惇之黨衰卞之黨盛故衆皆畏卞而惇亦畏之謂卞爲

不立黨尤不可也三年三月樞密院奏事曾布獨留布因

言陛下知章惇蔡卞近來相失每更相猜貳議論之際互

相觀望以至差除不能僉諧往往列二三人取決聖斷上

曰何爲若此相失布曰大約皆謀身而已昔相朋比今相

疑忌莫非爲私計未嘗志于國事大抵積小事遂成釁隙

而惇尤疑蔡京以其在經筵時時造膝陰有所中傷上曰

惇深不樂京布曰京兄弟氣燄人無不畏之者惇以引蔡

肇安師文爲京等所指目深恐中其讒間蔡京在經筵卞

在政府兩人窺伺而交攻之惇不得不懼故議事但容默

而已上曰京與惇何以相失布因言其故上曰惇性輕率

布曰惇雖輕率議論亦多平直卞之巧難測願陛下更加

編

年

錄

卷十

四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二編

審詳上微笑而已上又問兩人曲直如何布曰引常立鄭居中則曲在卞引劉正夫則失在惇然卞之黨與甚盛氣盛可畏那怨安惇輩皆重足一迹惇以此尤畏之也初惇與卞相悅每事聽信凡所引上殿人多卞門下士外議極以爲不平上曰須是易卞于西府勿令預其事乃可布曰惇以先朝定策受遺陛下初親政事即擢作相然臣自初秉政即曾開陳以謂惇初相便逐彭汝礪用朱服蹇序辰以此失天下人心然皆爲卞所誤又卞之薦常立立蹤跡敗露如此陛下若早賜移易不唯有補政事亦可以保全章惇上深欣納布因言常立事衆怒益深其後卞等果作訴理之事仇布而惇訴理之禍者七百餘人訖於布之家流離破散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

丁未 履字安中
錄 四十七
敬鄉樓藏書
第二

即武軍人元符二年五月以進築西安城除通議大夫

元符元年 戊寅 五年六月戊寅朔改元

四月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

知范

希自紹聖四年閏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一年希與御史中丞邢恕同責希坐私積怨憤密較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傷而恕陰懷怨憤揚言排擊妄意希進故並黜之或曰恕爲中丞實薦之布亦有力焉而布與惇異數毀短惇每上殿移時不下惇固疑之矣始惇置希西府蓋疑布間已故使希察布而希卒爲布所誘遂叛惇惇乃因蘇軾事并逐希恕布雖數爲希解然訖不免御史蔡蹈凡四章論林希曰臣伏見希天資傾邪詭譎偏急競利爭進無大臣體諂事王珪最爲親密往前後薦

論凡累數十先帝知其姦邪終不信用先帝棄天下未久黨附韓縝浸有超擢縝出復事呂大防蘇轍及交通梁燾燾亦傾心結納嘗引希以自代知潤州日因籍河渠事獻書大防尋除天章閣待制由此巧計得行遂積顯要以至今日三年十一月右正言陳祐言竊聞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詞命陷害元祐臣寮呂大防等希天資險躁挾文章小技以濟姦惡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過闕朝見留爲中書舍人衆謂下遷非希本意而希志在附會得之欣然所草呂大防責詞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至有老姦擅國之語蘇轍嘉祐中廷試賢良仁祖嘉納而希言轍對策之時已有異志文及甫造爲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啓之

編 年 錄 卷十

四十八

敬鄉樓藏書
第二

具載制詞可以考見小臣乘時射利無復公心其後歲餘果躋樞要侍御史中丞豐稷亦奏希助惇爲惡布在王言掩宣仁德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鑑詔希降充端明殿學士以太中大夫知揚州建中元年二月右司諫陳祐言知揚州林希到任謝表猶復云云乞正其罪時三省言希表文飾已過歸咎于君當與一小郡遂詔希知舒州尋卒追贈資政殿大學士諡曰文節

元符二年 己卯

閏九月辛巳黃履罷尙書右丞

自通議大夫授
本官知亳州

履坐議論迂闊朋俗懷姦動搖國本命令已出退有後言而有是責 鄒浩之竄新州履言浩以陛下所自拔擢平昔優獎之故遂敢犯逆鱗而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孰敢

爲陛下論得失乎上愕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
履退遂降責命履是日留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上曾
布再對上語笑如常晚歸西府聞履罷政然未知其詳履
亦未之知也履既貶上諭布曰履有四劄子救鄒浩當時
不言既已奉行乃如此必爲人所使是年二月甲戌朔尙
書右丞黃履乞罷政上封還表章及宣押翌日曾布曰履
立朝不爲無補同列初以不曉事忽之既發明章惇放罪
等事遂頗知敬畏上曰履忠實可謂君子布曰陛下旌別
人才如此乃士大夫之福也若履者真善人君子也再遣
使宣押履復位如故至是始罷是歲三月先是管勾刺員
所蕭世京在元祐中嘗上書言先朝青苗免役法便民可
以久行疏奏留中不報至是上出其疏乃擢爲吏部員外

編

年

錄

卷十

四十九

第 二 編

郎權提舉秦鳳路常平張行亦元祐中奏疏乞復行免役
凡四十餘章前已擢使一路至是又遷爲戶部員外郎初
權禮部尙書蹇序辰請將六曹諸司元豐八年以來應更
改法度言涉附會議訕文書盡數檢閱隨事編類並著所
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宣德郎李積中請選官應先帝
法度政事遭元祐變毀者取會其事因何人申請乞廢因
何人勸當而罷各開當職官姓名及譏訕之語若情不可
恕卽重加貶責序辰及積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踰半年
矣蹇序辰既貶四年七月又復檢舉降詔申明序辰之言
如有盜匿棄毀增減隱落及漏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
曾布爲三省意欲有所羅織故也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

徐自明 誠甫

徽宗元符三年 庚辰

二月庚申韓忠彥門下侍郎 自通議大夫守度

黃履尚書左丞 自資政殿學士右通議大夫兼侍讀依前官除

忠彥門下侍郎制曰朕初繼序未堪多艱嘉與忠賢共國政治納言之任允屬乎人 忠彥韓忠彥 篤實不欺莊重有體優藩于外想見儀刑天官召還未厭士論其預大政入居東臺內外之舉害于公巨細之務戾于法于奪失當弛張乖方不惟正之期底于理朕以望爾爾其欽哉

履尚書右丞制曰朝廷之命下乎四方所以嚴法守也四方之事上乎朝廷所以尊道接也上接下守庶政乃修統于中臺惟

編年錄 卷十一 一 敬鄉樓書

以二轄地峻任重厥選惟艱 具官天資朴忠學術醇粹樂善惟恐弗及疾惡不爲己甚自毫末歸清議所屬朕欲敦澆淳之俗振淹滯之才杜羣枉之門開至公之路辨是非之實要利害之原其還舊班朝夕啓迪罄乃嘉畫副此虛懷

徽宗自正月己卯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初上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關令與樞密院參議具前執政十人餘可充從官者二十人名姓進入丁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次至韓忠彥上曰此當召又次至李清臣上問清臣以何事罷布曰以婦人狂言故罷政以不進呈明氏狀故削職本無事次及黃履先是上問輔臣黃履以何事出對以教鄒浩上曰浩以何貶所言何事曰所論者止元符

皇后事兩上頌之至是上曰三人皆可召次覆奏于簾前

所陳如上皇太后謂上所取捨皆合公議是月乙未韓忠

彥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除吏部尚書李清臣以資政

殿大學士知真定府除禮部尚書黃履以右正議大夫知

亳州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惇嘗言執

政有例作經筵故履有是除上語輔臣以尚書從官關人

曾布曰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彥李清臣及黃履三

人安燕不堪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布又言陛下昨除忠

彥八人市彫印出賣謂之快活差除以此觀之則士論與

人情可見矣上悅二月曾布以弟彥召還曲謝因言陛下

踐祚之初號令政事無不深合人望及韓忠彥等除命一

出中外翕然稱頌聖德凡此等人皆久當收召但以三省

編年錄 卷十一 二 敬鄉樓書

所不悅故未得召還若非陛下特降詔旨令密院參議則

忠彥等姓名亦無由上達上問韓忠彥等布曰忠彥等皆

神宗所擢雖在元祐秉政未免隨衆變亂邊事然亦無它

上曰無事因言執政太闕人布曰陛下視在廷之有可進

擢者否捨三人誰過之者又皆已試用之人必勝于輕進

未用者上亦首肯 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

嘉彥之兄元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致人言遂除樞密府

今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彥非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

援以爲例詔韓琦定策元勛忠彥純厚舊德豈可以嘉彥

之故妨任勛賢宜依已得指揮遂書讀行下忠彥及履初

入對忠彥陳四事以裨新政一廣仁恩二開言路三去疑

似四謹用兵 上同 忠彥再入三月而四月拜相

四月甲辰韓忠彥右僕射自四下侍郎授右正議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紹膺大位蒙賴母儀召自戚藩延入雲室遂嗣服于大

曆首圖任于舊人齊爾在廷明聽予告忠彥植性純懿秉德

裕和粹矣老成之委渾然大中之度素出相門之青藜爲勳閔

之光朕永惟仁祖之朝實繁先正之助建定大策書功宗彝惟

爾克承厥家世濟其美召由北道入總東臺謀謨益嘉操守彌

固屬丕基之肇受眷右相之久虛敦時繹思訪予落止將繼猷

于泮渙以大濟于艱難其登右揆之崇遂兼西省之峻惟帝養

予良弼惟天祚我有邦陞其文階衍以封邑於戲夷狄以衰弱

僅存之勢猶存桀驚之謀黎庶當安平無事之時尚有流亡之

患罔慮內以事外毋傷財而害民予欲綏定四方汝爲予欲救

寧百姓汝翼予欲作功成之樂汝聽予欲制治定之禮汝明汝

言予從予違汝弼王政有闕以汝爲補哀之樊侯民澤未加用

汝爲作霖之傳說尙奮熙于帝載共寅亮于天工永孚于休同

底于道

曾布嘗言于上曰陛下踐祚以來收用人才以至號令政

事深合人望然今日先務莫如言路得人則耳目浸廣可

以垂拱無爲而治三年三月上令曾布與忠彥履同具可

爲臺諫姓名進入遂以奉議郎權發遣洛州龔夫爲殿中

侍御史承議郎集賢校理發遣衛州陳瓚爲左正言宣德

郎添監袁州酒稅鄒浩爲右正言用曾布韓忠彥黃履所

薦也布因言言路得人政事之首中外莫不鼓舞皇太后

諭忠彥等亦以夬璫浩差除爲得人也上用忠彥言數下

敕令願天下通負盡還還流人而甄叙之其嘗爲御史諫

編年錄卷十一 第三 敬鄉樓書

官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建言哲宗卽位嘗詔

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爲相乃置局編類

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

下又詔中外直言朝廷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

懷疑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盡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詔

取以入且而諫曰已焚之矣丁未

癸丑李清臣門下侍郎自左正議大夫

制曰朕初嗣服永惟天下之重若涉淵冰未知攸濟實賴左右

輔弼之臣交修不逮以共濟于艱難肆求其人圖任惟舊李具官

臣身兼數器識造萬微奮由賢科亟階臚仕夙富高明之學發

爲經緯之文逮事元豐擢躋右轄被遇紹聖進陟西臺蔚爲社

稷之臣式展股肱之力肆予訪落思見其人召自帥垣典司宗

伯無私黨游談之助有大臣獨立之風蔽于朕心登貳左省夫

維時維幾所以成天下之務惟和惟一所以底烝民之生益懋

猷爲對茲眷倚往祗明命尙既乃心

初清臣既不得作相遂與左丞相章惇爲敵尋補外復奪

職徽宗卽位召拜門下侍郎章惇罷相清臣奏論之遂責

散官安置徽宗欲息朋黨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

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協謀以輔上意盡還還徙舊臣復

其恩數品秩略

同日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除

制曰乾象三階中躔紫極之輔國政二府右列鴻樞之司雖文

武之交修實弼諧之一德我圖雋德粵在禁林具官字量粹

冲才猷膺敏踐揚滋久風績著聞被遇先朝躋榮法從核之以

編年錄卷十一 第四 敬鄉樓書

政事入則司京劇出寄邊瑣有肅清之譽考之以學術則進讀金華退草玉堂有經緯之文屬予訪落之初眷爾謨明之舊召從西屏還直北門雖考僉言蔽于朕志是用擢登右府參預政機衍增爰田併昭異數昔張子房輔漢而制勝帷幄之內晏平仲相齊而折衝樽俎之間益懋遠圖無俾專美五兵不試四夷咸賓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五月乙酉蔡卞罷尙書左丞

黃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制曰左右執政之臣朕所禮遇其有以疾來諗懇求便安猶示固留章至輒却至于三四然後從之體貌之優朕無慊矣

具官蔡卞

頃以文學被遇先帝擢自詞禁與謀政幾歷年滋多宣力惟舊屬予訪落待爾爾諸適以私言辭勤就佚情有可察詎所重違書殿崇儒之班江國牧民之寄中外雖異任屬惟均服我異恩

編年錄

卷十一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母輕報禮

卞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尙書右丞四年閏二月除尙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凡六年初左正言陳瓘欲上章擊卞先白上曰臣欲擊蔡卞然未敢上曰何故瓘曰外議懼恐卞去則京進以是未敢然用京則不若存卞也上搖首曰無此意瓘乃上奏其奏曰神考之於王安石猶成湯之於伊尹也自紹聖以來自任以安石之道而願爲天下學者之師者蔡卞一人而已矣痛斥流俗堅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爲高節以不習詩賦爲賢才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云云自是瓘與殿中侍御史龔夬交章攻卞且十數瓘又奏曰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帝皆託于繼述之說而倡此說者尙書左丞蔡卞也傳會經義變亂

編年錄

卷十一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名實以繼述神考爲名以纂述安石爲主宣仁聖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下哲宗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崇報之心豈有極乎然以失職之臣不加將順凡元祐之所行必掃蕩而後已則宣仁所厚如瑤華者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雖在惇等尋考根源則深嫉元祐本出于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臣竊惟痛斥流俗而至于誅絕言路深嫉元祐而至於讎毀宣仁卞倡此說立爲國是脅持上下逆天違人于是上讒輔臣令卞自圖去就卞三上表遂有是命卞既補外心快快有悲憤語復爲陳瓘所論遂以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而侍御史陳次升右正言張庭堅尙交疏攻之不已遂降授中大夫移池州居住初曾布韓忠彥黃履薦龔夬陳瓘鄒浩共爲臺諫布因言言路得人中外莫不鼓舞惟章惇蔡卞不樂爾上曰卞今日殊無人色布曰卞無他但見好人不附己者便深惡之上曰所謂妬賢嫉能也上又言安惇上殿欲率臺中擊章惇且云俟祠廟後朕答云當擊何稟之有亦白太后以先逐蔡卞之議太后深然之先是一日上讒曾布將之奇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何得卞知令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退以白惇惇乃召起居郎吳伯舉往諭之卞遂草表乞宮觀初賜詔不允卞尋入第二章許之九月甲申知江寧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龔夬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于民謠云二蔡二惇必定滅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加採訪以

辨忠邪明年又以少府監分司南京云

九月辛未章惇罷左僕射

依前特進知越州

制曰奉先者事亡如存追遠者送終爲大朕祗若先后率循舊章考卜因山之陵夙命秉鈞之使慮愆有素職墮弗虔其孚大廷以詔多士具官早以時望揚于庶工出逢聖作之時參陪國是之論比以宰衡之任總護容車之行稽留半塗暴露通夕惟爾不任慨然永懷累上封章自陳誠懇乞還相印出守州符深務矜容俯從勤請於戲君臣之分禮欲曲全朝野之言咎將誰執往祗成命服我寬恩

惇自紹聖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相哲宗六年相徽宗繼九月初哲宗升遐皇太后召南府泣諭之曰邦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子諸王誰當立者惇厲聲曰在禮律當

編年

錄

卷十一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編

立同母弟皇太后曰當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目疾次即端王當立皇太后又曰神宗嘗有聖語曰端王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不得已承命皇太后遣中使召端王王乃即皇帝位以惇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惇尋求去上不許左正言陳瓘以爲不許非也上疏諫又連章疏惇罪惡其奏曰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于薄神考矜伐已功則至于累宣仁樂于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斥公論爲流俗以獻忠爲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雖陰謀密計發于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然則卞爲謀主惇乃罪魁理不可赦又况哲宗本

意不爲已甚故惇之所謀多不見從乃者宣訓之說究治

之事喧播中外上于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

力沮其說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

誅滅及其流竄尙欲勦除然而臣下之議竟不得行梅嶺

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今

事出哲宗者則託于密贊而掠爲已功己之所行則託于

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既而大行鑒至成事陷于泥

淪陷宿而行復奏之詔落惇左僕射知越州以惇扈從

靈駕不職故也惇之制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有參

陪國是之論之語陳瓘益不平并論之其奏曰京與章惇

初無異意自蔡卞爲執政而京有缺望于是與惇睽矣自

林希爲執政而京始大怨于是與惇絕矣睽絕之後京豈

編年

錄

卷十一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編

以惇之所行爲是乎今于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說京之設詞豈特爲惇而已哉假託制書之言含藏自便之計以已好惡達于天下巍巍乎蔡氏之門國是之所出也敢有以爲非者則禍必及之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後瓘攻擊京不已京亦竟補永興云丁未初元符三年正月章惇對皇太后曰神宗留意政事更張法度爲萬世之利蔡卞曰臣等皆神宗拔擢唯謹守神宗法度所以報德皇太后必盡知神宗政事本末惇又曰神宗政事如此中間遭變亂可爲切齒太后亦歎息曾布曰上曰陛下踐祚之初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人材不可不審及至簾前又以此奏章惇曰第恐有人援引詆毀先帝之人望皇太后主張照察二月詔令陝西河東依熙河路歲支錢作

水陸追薦舊漢陣亡人其元祐減錢指揮勿行從三省密院請也章惇蔡京因言司馬光聚集不樂神宗之人毀壞法度此事僅存其他廢壞者不一皇太后曰神宗政事豈可專欲毀廢三月曾布至簾前因言朝廷之上唯是邪正是非分明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太后咨嗟久之曰惇等誤先帝處多布曰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頗搖廢立之意以激怒先帝恐無以取證遂云神宗非宣仁所生太后曰如此教先帝怎生不惡布曰先帝所以切齒元祐之人正爲此爾此事莫如皇太后知其虛實太后曰無此事七月御史中丞豐稷等言神宗爲法于天下新于熙寧成于元豐元祐上封事者言法度于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刪修法度務從民便所以垂簾九年朝廷無事夷夏又安哲宗親政召章惇爲宰相用羣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宗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爲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指斥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爲大惡又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爲不軌無狀可案無迹可尋無證佐可明惇一切以意爲之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于害賢敢于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已藏陰謀發爲異議陛下尙優容之乎侍御史龔夬言惇昨在元祐間廢棄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乃陰懷私忿專報仇怨及其甚也誣人以惇逆之罪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天下忠臣誼士憤悶而不敢言曾布曰惇卞

誤朝廷舉措非一如貶竄元祐人過當雖以詆訾政事爲言其實多報私怨以致王珪于定策之際云上自有子無不正之語但以遲疑爲懷異意自宰相師臣降爲司戶參軍豈不太過曾布因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議至今狼狽了當不得及請征隴拶出降王瞻入據青唐惇更不與三省密院共議卽具劄子乞率百官稱賀御批依奏遂建鄯州哲宗亦深以此舉爲悔徽宗嘗與曾布言狂婦罵惇白爾是宰相莫是司馬相公否哲宗皇帝大行璽至鞏縣陷泥淖中不能出次日方至幄殿陳璘言乞依唐李珣故事先次行遣山陵使章惇其略曰今惇等遇兩四散曾無令狐楚驀駕之心陷瀟不前尙稽李珣之罰九月甲子朔庚辰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又徑出曾布曰唐李珣事政與惇相似初罷爲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坐之韓忠彥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必爾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忠彥曰宰相罷例張蓋繫笏頭帶禁中擊杖子若只令庭下辭謝其辱甚矣左司諫陳瓘言按惇初倡異議欲搖大策久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爲言而陛下謂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百姓爲心豈欲以已事責人乎今惇奉使無狀但奪相印安可已乎九月新知越州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曰依勢作威法所不赦懷護迷國罪何可逃用爲去惡之刑以謹爲臣之戒具官處心伎忍賦性陰邪凡陳開導之言無非

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
擯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縉紳棄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
殺戮無辜道路以目氣乖致異連年靡寧自古姦臣未有爾比
初惇既罷相以本官知越州而右司諫陳璘論其責輕攻
之不已門下侍郎李清臣亦抗章論之遂有是命清臣之
奏曰章惇爲相朝廷屬以政事爲之不置次輔而惇不念
體國其所以開導上聽者莫非忤忍殺伐之事以己之平
日仇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
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爲囚徒又因編
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古姦臣少惇比者
今既罷去尙以特進守藩人心鬱抑盡加誅殛以慰民望
惇遂責散官安置

編年錄

卷十一

十一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國元年二月詔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
州司戶參軍員外置

惇貶雷州司戶制曰宰輔之政當以安社稷爲心屬時艱難而
包藏姦謀規撓大計公肆橫議無所忌憚冤惡殄行作孽自己
雖務矜貨義何可容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天資險虐果于凶德
紹聖之初擢登宰輔不能以義自克酬稱恩遇依勢作威竊弄
權柄擠仇報德潰亂典刑人神怨恫達于夷裔方先帝奄棄天
下中外震驚迺復于定策之際陰懷異志獨倡姦言賴母
后聖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歸肆朕纂服之初言章沆
至含容掩覆仰而不揚輿論沸騰囊封繼上僉以彰善癉惡出
于公義上承天心非朕可私處以常刑宜在顯戮投置南嶠實
爲寬恩

編年錄

卷十一

十二

敬鄉樓遺書
第二編

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歷疏惇罪惡并及蔡卞其奏曰竊以
惇卞姦凶前古未有公然誣罔欲迫廢宣仁聖烈皇后又
因哲宗之疑使非辜廢元祐皇后夫以太皇太后及皇后
可廢則何所不至犯上不道死有餘責又更誣告元祐大
臣并編排看詳理訴塗炭衣冠毒流天下死黨五人共成
其事迷誤哲宗枉受惡名今若不正惇卞等罪名無以明
哲宗之心雪哲宗之謗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
章惇卞紹聖初蔡卞還朝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
爲庶人哲宗親政六年未嘗有他過失獨此數事結怨天
下皆卞爲之今若不正典刑使哲宗有欲黜太后之謗廢
皇后之惡殺直言之恥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之譏皆
卞謀之惇行之至是三省進呈遂有是命先是紹聖中安
惇爲中書舍人建議與憲序辰編排元祐臣寮章疏一時
搢紳罹其禍者千餘人元符初惇爲御史中丞又請看詳
訴理詔惇與序辰看詳內元祐陳衍及訴理所看詳語言
于先朝不順者具名以聞于是罹其禍者又七百餘人蔡
渭又援證文及甫書欲以族誅劉摯梁燾等左正言陳瑾
嘗奏論之安惇憲序辰文及甫蔡渭並追貶皆章惇蔡卞
初嘗相與成之故伯雨以爲言曾布進曰惇罪狀不可不
明又不可指名乞召中書舍人上官均至政事堂命以草
詞之意務令微而顯恐蔡卞不安從之伯雨又言臣又風
聞庸使言庸主去年喫食以聞中國貶黜章惇庸主不覺
放筋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庸使又曰何故如
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姦凶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

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爲可殺也至是三省取旨上亦諭三省曰當日簾前厲聲橫議太母以理折之云范純禮進曰惇如聖諭不爲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先是中書舍人曾鞏勸上求言三月辛卯遂下求直言之詔子是李深上疏極論章惇姦邪願暴其惡而流竄之未幾惇罷相出知越州未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謂安惇其爲人所嫉如此崇寧初黨禍再作三省檢會嘗言元符后事者悉加竄逐而深於此疏有章惇內謀廢置固結陰助之語詔深除名勒停送復州編管同貶者鄒浩住伯雨陳瓘龔夬等合十有三人云丁未崇寧四年十一月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居住章惇卒夫人張氏甚賢惇在蘇州時將赴召曾夫人病且死謂惇曰公行作相唯不可報怨惇既拜相薦蔡卞爲右丞林希爲中書舍人張商英爲諫官蔡卞爲王荊公復讎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爲置之於死地林希在元祐間以修撰出知蘇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爲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蘇內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偶館職孫抃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曰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爲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若故惇爲蔡卞所劫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諸公過海張商英力詆元祐諸公尤詆申公及文靖公林希行元祐諸公謫詞遂至毀罵其追貶司馬溫公制曰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者蓋以詆宣仁后

也惇本出文穆公門下卞叔之貶惇公呂相微仲與惇爲甥舅卞劫之貶微仲惇與蘇子瞻故相善卞劫之貶子瞻如誣謗宣仁與廢立皇后皆得罪天下後世者惇至遷謫方悔用卞亦無及矣惇追貶司馬溫公爲崖州司戶呂申公爲昌化軍司戶王珪爲崖州司戶皆誣罔惇後于欽聖后廢前廢立上皇實有異意亦貶雷州司戶以死蓋天之道也惇既作相屬張夫人小祥謂太學博士陳瑩中曰惇亡不堪奈何瑩中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臨終之言蓋謾其報怨也瑩中本用惇薦自此疎之惇之議論不與時輩同雖爲王荊公門下士見蔡卞以荊公爲聖人乃曰某不敢以王介甫作聖人元祐司馬溫公秉政惇猶在二府溫公復差役舊法于天下限五日施行雖范丞相韓少師蘇端明亦與公論不同蔡確在相位不出一言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內行差役子諸邑惇言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還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施行還改恐後亦有弊議者以惇言爲有理惇聰明過人若不用蔡卞等小人不誣罔宣仁不廢立皇后不與元祐黨役不起兵禍亦有可稱者矣王荊公既行新法凡有德行老成之人皆指爲流俗下才專用呂惠卿曾布及惇三人布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與荆公論市易不合出之惠卿爲參知政事荆公罷相發荆公無使上知私書荆公復相絕之惟惇不肯背荆公爲三司使參知政事門下侍郎以至拜相惇與惠卿外相善呼之爲兄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入朝帥延安累年止於

建節也初神宗用王荊公之言始有熙河之役蓋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失神宗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自此思呂申公之言乃厭用兵而帝亦因此感疾故元祐宰輔推本聖意不賞邊功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環慶延安府非要害城寨還之至惇作相以爲盛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寨收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上皇登極初棄湟鄯等州曾布蔡京爲相復取之貶熙河帥臣前日議棄者樞密安公燾主棄河外地亦貶蔡京又取東西川夔峽唐之地故三路之民亦困蔡京王黼又結女真以攻遼卒致天下大亂推其禍端自王安石與章惇始以此爲罪其大者悲夫用兵之禍可勝諱哉大觀四年六月追復通議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子孫

卞爲單州團練副使

十月丁酉韓忠彥左僕射

自尙書右僕射除遣封儀國公

壬寅曾布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忠彥左僕射制曰朕仰惟前代訓迪厥猷數求哲人考慎其相噲若予采是資世德之良屢省乃成俾陟冢司之任咨爾有衆明聽朕言具官韓忠彥敏識造微令猷經遠智足以任四海之重才足以應萬事之機屬予訪落之初權總代工之右百辟承式萬邦作孚旌其世庸進是位序正名左揆分侍東臺增衍爰田陪敦真賦於戲在昔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二心之臣用保斯民以登乃辟子帥正則孰敢不正民罔中而惟爾之中其允迪于前

人以有聞于永世

布右僕射制曰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時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乃登次輔以告大庭具官曾布敏識造微懿文貫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被神考特達之知亟躋禁從膺先朝倚注之重久執事樞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迪上諠不辭難憂勳百爲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大嘉翼戴之勞參稽師言圖任舊德文昌端揆之列紫微陪侍之班合茲寵名作我近弼仍遷階秩增衍戶封於戲朕有休息百姓之心汝則觀文而匪武朕有總覈庶工之志汝則勝實而去華以至甄序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職也尙往欽哉

編年錄

卷十一

十六

一 欽聖獻皇帝

時中使召蔡京瑣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刺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翌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布拜右僕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云事忠彥既爲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于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十一月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雖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人情豈無嫌畏陳次升亦言伏見右僕射曾布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進拔親

故羅列京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實之臺諫以爲腹心不以人材爲國用惟以爵賞爲私恩况布之登用方且彌月凶忒氣餘薰炙中外若更遷延日久根盤基固必貽固患又言曾布近薦引門人王觀爲中丞賈易爲右諫議大夫若陰相結納肆爲朋黨陛下孤立誰與爲助若有不公誰敢擬議

十一月戊寅安燾知樞密院事自開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賢殿學士

制曰朕祇紹天命率時昭考人惟求舊政貴有常蓋典刑不若老成而高才必有厚德與之圖事揆策庶務協謀計安矧鈞樞輔弼之臣皆帷幄股肱之寄虛而不補非賢罔居具官惇大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識足以任天下之重氣足以潛君子之剛權

年 錄 卷十一 十七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冊

自裕陵進陪機筵受知先帝復贊宰司獨立而無朋援袂而正議挺特有不奪之志遂巡多易退之風歲寒松柏之後凋鑑明塵垢之不止累年去國注想儀刑俾領真祠入侍經幄逮茲燕見允協師虞其還近班復冠西府惟正人之用捨繫國步之汗隆朕方居安而慮危爾其以靜而制動俾威靈懍乎殊俗而帝命式于九圍永肩一心同底于道

上初卽位批付三省以尙書及從官闕令具姓名進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等面奏布指安燾曰陛下知此人否元豐末舊人皆去唯燾至元祐四年丁憂乃罷上頷之及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彥李清臣及黃履三人安燾不堪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至是始除知樞密院事

庚辰黃履罷尙書左丞除資政殿大學士依前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賢殿學士

履自元符三年正月除尙書左丞是年十一月罷在執政僅一年尋卒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事後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後事追貶彬州團練副使

辛卯范純禮守尙書右丞自禮部尙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纂服之初永惟繼志之艱虛心揆道考慎輔弼之臣左右手翼一德協心以底于治夙夜以思乃得良佐具官范純禮沉深世服忠義學通體要能蹈其所知端靜寡欲不移于寵利真更要劇爵有休望揆諸師言蔽以朕志進承中臺翊亮庶政夫惟忠可以革朋比之枉惟明可以審是非之辨惟剛可以濟機務之要尙據乃志以紹前人之休往其欽哉無替朕命

年 錄 卷十一 十八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 冊

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仲淹之子

建中靖國元年 辛巳

正月癸亥前宰相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官使范純仁卒先是純仁以論教呂大防責守隨州至隨以失明上章請老章上章惇令邸吏不得進再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之日純仁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純仁之諸子國少師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列論事不合卽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卽止上初卽

位欽聖太皇太后同聽政純仁自永州先以朝議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純仁矣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純仁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純仁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純仁曰敢不奉詔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純仁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府至是還次南京復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時元符三年七月辛未也又賜詔書召純仁赴闕供職純仁已病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即馳表謝上行次雍邱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趣純仁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純仁辭以久抱羸疾不可勉強中使曰聖上甚欲一見相公亦自有優待老臣禮數公遂上章力辭乞賜骸骨歸田里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仍戒諭候純仁疾愈乃得歸純仁上章謝上以純仁堅乞歸潁川養疾不得已許之上每對輔臣宣諭曰范純仁得一識其面足矣純仁歸詔數問起居安否狀上批其奏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純仁表謝疾益甚請老詔不許比詔至純仁逝矣先是純仁疾革精識不亂戒諸子曰國恩至重殊乏補報吾歿之後葬當從約不可妄以私事干朝廷

又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表曰伏望陛下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披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赦尙使存沒猶汗瑕疵表聞上與太皇太后震悼賜白金三千兩仍宣諭慰撫諸孤遵守治命一切不敢干祈但上表稱謝而已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蓋純仁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俱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純仁口占畫一繳申潁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純仁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純仁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純仁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其後所驗皆實獄遂解正平之儀猶各編管正平之家死于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爲選人初純仁既卒有司考行證之曰忠宣鄧忠臣覆議是之崇寧初黨禍既作乃追純仁諡告其元定覆議官各罰銅十斤及正平得罪議者并論鄧忠臣可黜忠臣由是罷知汝州純仁性夷寬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曾璽嘗曰使純仁之言行于熙寧元豐時後必無紛更盡用于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仇復之禍云丁未王稱曰純仁忠厚仁恕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

274 冊 804 頁 1005 號 48A

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用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矣

六月戊午范純禮罷尚書右丞

自中大夫罷後
前官知樞密府

制曰朕簡授俊良擢居丞弼與之協圖機政而鎮撫夷裔或忘敬謹遽致人言考事探情初由繆誤承流宣澤蓋致寬慈

范其賢

世濟忠嘉天資簡厚似續榮問延登近司忤告遠猷共熙庶績而乃失致思于出話自程奏以引愆罷居網轄之嚴往服藩維之寄念紹先正翊戴我家廣土衆民亦足觀政

純禮自元符三年十二月除尚書右丞至是年六月罷執

政除半年因言章論列遂上章乞罷故有是命崇寧元年

十二月降授朝請大夫試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

五年八月左朝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范純禮卒

編年錄

卷十一

二十一

教鄉校

七月丙寅安肅罷知樞密院事

自左正議大夫罷後授文殿學士依前官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制曰入冠樞庭之重出司留鑰之嚴朕所褒優罔間內外

其官

以深忠直道受知于裕陵以厚德豐功被遇于哲廟周旋二府

儀表四方逮予躬政之初起自復常之後還居宥密正賴謀謨

而乃亟上封章力陳病瘁既惻誠之莫奪在勞逸以宜均加祕

殿之隆名進文階之峻秩往臨舊治式便爾私書不云乎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尚體茲意勿忘告猷

肅凡三執政八月而罷其將請去也肅奏曰自紹聖元符

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

寵位以快恩仇下則欲希進用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

可破自爲謀則善矣然未嘗以毫髮爲朝廷計者也坐棄

湟州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

既而復湟州降祁州團練副使後復太中大夫卒年七十

五肅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

云云

丁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

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陸佃尚書右丞

自試中大夫除

佃尚書右丞制曰二三執政之臣所以委聽共圖幾務者也休

戚所繫夷夏同之苟非其人曷敢輕用

其官蚤由道學被遇神

宗擢直從班休有善譽雖數更於事變益足信其誠心逮予繼

服之初入冠列卿之重而能銓衡勿索獻納居多眷惟右轄之

求式副登庸之意仍遷峻秩併示殊恩噫朕方建用皇極而世

或執偏以自是朕方懲昭大德而世或懷利以相傾推原厥由

宜必有在爾既見而知之矣勉思所以同寅協恭救此之弊者

編年錄

卷十一

二十二

教鄉校

毋使衆賢和于朝則萬民和于野專美于前載

同日章濤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賢觀事除

制曰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

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密

其官受知哲廟擢付帥權既生

致于國豪且廣恢于境土屢形捷奏數被褒嘉眷宥密之須才

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志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

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慎惜邦財事在變逸

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濟民仁壽之意

十月乙未李清臣罷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依前官兼御史中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制曰朕纂承大業屬濟艱難圖惟舊人作我輔弼孜孜夙夜惟

二三執政是賴庶幾相與有爲發明朕心以昭前人之功

其官

頃在元豐嘗登貳政聰敏明達夙爲神考知遇肆朕初服亟

命召還旋陟東臺共圖機務方期報稱遽請閑官顧惟股肱之臣朕所禮貌弗違爾志特厚寵光錫密殿之崇名爲北門之巨屏毋分內外勉靖兵民服我休恩尙收來效

清臣自元符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十月罷執政踰一年清臣與時浸不合移疾甚懇故有是命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李清臣卒晁補之狀其行卒時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閏六月壬午李清臣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先是元符中李清臣爲門下侍郎嘗上疏力數章惇罪至是有詔謂臣寮所論章惇多誕謾無實狀三省乃檢會論惇之疏進呈遂有是命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黃履執政自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王儒曰人臣以公正爲忠朝廷以安靜爲福紹聖之初清臣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矣

十一月丙子陸佃尙書左丞

溫益尙書右丞

制曰朕惟繼志守成任大責重夙夜祗愼務求一德一心之人相與輔佐庶幾協濟有爲同底于道溫益素守忠嘉秉志明達謀謨則不失正議論則無隱情事朕潛邸熟觀所爲擢置經幄沃聞謠言式當京尹之繁仍處天官之長總覈吏治譽望日休進登右轄之崇允協在廷之論眷惟宿德舊人實朕股肱心膂宜悉聰明之慮往裨政務之機一正是非毋率毀譽

編年錄 卷十一 二十三年 第一二

益字禹弼泉州人

崇寧元年 壬午

正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僕射

制曰入則經體贊元允釐庶績出則承流宣化以迄外庸若時

元臣往殿近服用猷告于多士其孚命於大廷

材世載令問被遇神考冠于儀曹受知泰陵長茲樞府爰始嗣

服延登宰司斯奉若于先王以克紹于乃辟然士有覆出之惡

而人無事上之忠靡大猷之是經孰執其咎賴朕志之先定不

潰于成封奏繼來人言洊至其解鈞衡之重俾司留籥之嚴仍

寵其行用加厥職於戲進退以禮無用舍之殊出處惟均何內

外之異無替朕命往哉惟休

忠彥自元符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入相凡二年

編年錄 卷十一 二十四 第一二

餘忠彥進左僕射而曾布爲右相不協諫官吳材王能甫

助布排忠彥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初忠彥爲相

稍復元祐之政天下翕然望治至是論者稱元祐之初哲

宗踐祚之始大臣變亂神考之法度斥神考之人材者忠

彥李清臣爲之首願示懲戒乃有是命未幾言者復論其

變亂紹述之政復還皇辰之黨比之元祐抑又甚焉乞罷

職名以厭士論遂罷觀文殿大學士是月庚午司馬光而

下四十有四人追奪黜降有差司馬光降授右正議大夫

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劉摯等皆追奪外韓維孫固係神

宗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乙亥詔三省籍記蘇

轍而下五十有四人不得與在京差遣仍勅勝朝堂應元

祐并元符末今來實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依前

任執政官王觀豐稷見在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劉安世等令三省籍記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詔曰昔在元祐權臣詆誣先烈肆爲紛更紹聖親覽政機灼見羣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纂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實諸朝廷而締交彌固唯以阻壞事功報復仇怨爲事必欲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爲元祐之法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遷敘不次無復舊章乃擇其尤者第加裁削餘一切釋而不問丁未大觀三年二月韓忠彥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仕八月己亥卒年七十二初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曾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俱居門下欲以傾惇上卽位召忠彥爲相惇以異議既逐布以定策功拜右僕射忠彥柔懦天下事皆決于布

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爲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爲崇寧蔡京于是召用而布亦得罪崇寧元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己卯陸佃罷尙書左丞依前太中大夫知亳州

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親信而是非去就宜厭服中外苟異于是公議難逃具官頃爲史官以朋黨得罪名在責籍元符之末遷敘過優朝廷以近嘗降詔置而不問再爲執政始未奉行處之安然殊不引避豈止昧于廉隅亦無悔過戴恩之意其罷網轄尙假州陸佃服訓詞毋忘循省

佃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尙書右丞十一月除尙書左丞至是年五月罷執政幾一年

庚辰許將門下侍郎自右丞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除

溫益中書侍郎自中書右丞除

蔡京尙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右丞知制誥除

趙挺之尙書右丞自試學士承旨中書右丞知制誥除

將門下侍郎制曰咸一德以格天求賢是重釐百工而熙載服采其難魯維邦國之基實賴鈞衡之力宜遷峻列懋稱庸功其許學造天人之微識該古今之變其守也審不可撓之淵澄而代有終無不載之坤厚踐歷所爲之多矣始終自得之裕如久執政機載隆德望奉獻謀而入告辯邪正以中行好惡既同議論惟一朕志雖定爾功爲多擢貳黃門式符輿論正直是與益崇輔弼之權仁義已明更俟贊襄之効克成丕績永孚于休

益中書侍郎制曰君臣一德則好惡不約而同上下協心則垂拱無爲而治况右轄惟幾之任乃甘盤舊學之臣我圖爾功懋遷峻列具官清規亮節直道純誠動而必徐應事爲之不苟宿之彌壯慎業履之攸勤久歷從班旋躋政府論議悉歸于中道是非不惑于異端仁義既明俗風遂一斷自朕志擢貳西臺非道不陳克繼隆平之運見賢而用實資翊亮之功往哉汝諧尙格予訓

京尙書左丞制曰非常之才必遇聖明之主可大之業是資豪傑之臣涉我俊良爲時輔弼具官先朝碩德當世名儒其自得之富矣經綸之術不可尙也居然博厚之稱屬神考之有爲繼泰陵之克紹更張述作蓋嘗廷議而躬行沮格廢興又且目覩而心憤力變難回之俗必行已試之言肆朕明父子兄弟之恩而爾難上下君臣之義中臺綱轄宜以命之不約而同已明好

惡之一無爲而治更宜翊亮之勤往哉惟欽毋煩多訓

挺之尙書右丞制曰得人謂之仁雖聖王之難事見賢而後用乃天下之至公眷我駿良宜登輔弼具官趙仁義重而名節著志意修而富貴輕不磷不緇盛矣難汗之行彌明彌壯超然特立之心更是非之最多終理義之自得屢周歲律綿歷從班明君臣父子之恩辨好惡是非之黨善人是賴公議是修總轡中臺故以命爾正直是與克諸夢卜之求道德一同益懋贊襄之力往祗厥位永孚于休

編年

錄

卷十一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崇寧二年七月將以收復涇州除金紫光祿大夫五年五月以收復鄆廓除特進益執政僅半年二年正月壬寅卒于位益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爲物議所貶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它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欲逞私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改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瓘瓘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不得已也于是攻之愈力章四章將上會聞隔對不得見乃悉繳而奏之其奏曰紹聖之初哲宗之意本無適莫章惇雖挾功自恣然其初尤有兼取元祐之意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說自役法始從大改役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墳簞相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不以所聞神考聖訓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錄以爲證驗唱爲不經之論而欲遷神考于西宮其爲矯誣

編年

錄

卷十一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錄之事以矯誣之舌僞造神考之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信矯誣之說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矣今朝廷大事又皆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公議洵洵人不敢言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于紹述一于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于此時假紹述之說以主私史惇于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于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實之言路浩能忘身殉國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陛下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宗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于朝廷者用此術耳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

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若京去朝廷則私門之士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矣京在朝廷則皆蔡氏之黨也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年亦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璫又論哲宗實錄不當止以蔡京兼修疏奏上甚感其言密賜璫黃金百兩上謂輔臣曰璫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以金百兩賜璫受賜泣下布對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元符三年十月京遂以翰林學士承旨出知永興軍至是除尙書左丞京執政凡二月而相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

閏六月壬戌會布罷右僕射

文獻大學士右僕射光祿大夫知開州

制曰審去就之分者大臣所以盡道優進退之禮者人君所以

編年錄

卷十一

二十九

秋鄉校書

觀忠載嘉次輔之賢申錫偃藩之命顧內外之或異在體貌以維均誕布策書式孚羣聽具官布器識閎博性資聰明早發越千猷爲久踐更于事任從容應物有王佐之才慷慨立朝得仁者之勇被遇神考翔翔侍從之華見知秦陵密勿樞機之任肆予續承之始登諸弼亮之司不揚繼述之功尤賴將明之助遽露誠惓祈解政機雖眷倚之彌加覽封章之屢至眷其有守實亦重違是用峻秘殿之隆名鎮丹陽之便郡遂其休逸寵厥勤勞於戲論道經邦居則儀刑于百辟承流宣化出則師帥于一方往服渥恩乃心王室

布至元符三年十月拜相是年六月罷入相僅踰一年錢通言會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鈎致齊人之疑言欲破紹聖之信史于是布連抗章乞罷遂有是命初布

于元祐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矣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蔡京爲左丞大與布乖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之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之曰會布上前安得失禮上不悅而罷翌日交攻布布由是得罪二年十月臣僚言郭知章掌制命會布罷乃託爲王言過爲溢美有從容應物有王佐之才慷慨立朝得仁者之勇知章遂罷七月布落觀文殿大學士提舉亳州太清宮太平州居住時侍御史錢通言會布初與韓忠彥李清臣結爲死黨既登相位析交離黨日夜爭勝不及半月首罷市易變法之論相因而至于是范純粹乞差衙校以害神

編年錄

卷十一

三十

秋鄉校書

宗之免役李夷行復乞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力引王古爲戶書以掌開閣斂散之權王觀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之論又奏布與宦官閹守勲等相交結使門人李士京通道言語及諷金山寺獻地以應讞記等事遂有是命是月丁酉布降中大夫守司農少卿分司南京錢通言陛下入繼大統太母垂簾會布乞獨班奏事力引韓忠彥李清臣豐稷會肇之徒鱗集於朝忠彥引陳瓘龔夫會布引陳次升李清臣豐稷合黨締交造端設計睥睨宮禁莫敢誰何欲變亂當時事實以誣毀哲廟李勣乃布壻姻家率兩上書乞廢元符皇后伏望重行寬宥布遂責降忠彥崇寧宮清臣豐稷等皆貶責崇寧元年十一月布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十二月以棄

潼州責授賀州別駕二年五月貶廉州司戶依舊衡州安置大觀元年八月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布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文肅

七月戊子蔡京右僕射

自守尚書左丞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文昌萬化之源源清而流潔僕射百僚之表表正而景端若昔保邦敷求俊德肆予共政厥有舊人咸造于庭明聽朕訓其官才高而識遠氣粹而行方早逢聖旦之有爲偏歷儒林之妙選循翔滋久趣操益醇出殿侯藩入居翰苑適常元符之末命預聞翼室之多艱去就甚明忠嘉具在人之艱矣動以浮言天寶臨之資予良弼是用延登右揆總領西臺超進文階增陪井賦慨念熙寧之盛際開端揆之宏基弛役休農專經造士明親疎之制定郊廟之儀修義利之和聯比閭之政國馬蕃于編年錄卷十一三十一一教鄉樓臺書

汧渭洛舟尾乎江淮周卿率屬以阜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威德無邊而曲士陋儒罔知本末強宗巨黨相與變更凡情狙于尋常美意從而蠹壞賴遺俗故家之未遠有孝思公議之尙存慎圖厥終正在今日於戲武王繼志昭哉文考之功曹參守規矧若蕭何之迹其輔台德永孚于休

先是元符末哲宗升遐上即位欽聖太后垂簾同聽政召范純仁于永州虛宰席以待純仁純仁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曾布爲右僕射明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僊布爲山陵使乃密議中丞趙挺之建議紹述還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怨布於是曰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起居鄧綬武又爲

愛莫助之圖以獻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

之者其圖如司馬遷年表例爲旁行分爲左右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而爲七左曰元豐右曰元

祐左序助紹述者以溫益爲首其餘不過三四人如趙挺

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道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

在焉多至百餘人又于左序別書一人姓名于宰相下面

掩之徽宗親之則京也徽宗謂曾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

不可與卿不同奈何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

不當與議遂以其圖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

人于是上遂決意用京矣至是遂以京右僕射丁未錄徽

宗初即位二月以登極赦恩遷徙竄謫之人范純仁而下

十有八人恩敘有差四月范純仁等十有九人復官有差

編年錄卷十一

三十一

一教鄉樓臺書

五月文彥博而下三十三人追復有差先是上復政議者

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敘官爲所當先陳瓘時爲左正言

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列名以行非細故也方

今計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

號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然必遺後悔無益也朝

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心遽遽施行之詞命既出陳

瓘益堅前說乃上疏言司馬光等復官朝廷昭雪冤枉之

惠不可不發于訓詞三省進呈瓘疏韓忠彥請改撰司馬

光呂公著告命上曰但貶邢恕于恕訓詞中具載此意則

天下皆知之矣告命遂不改其後崇寧間蔡京用事盡改

建中之政黨禍再作人始服瓘之先見也丁未自京爲相

卽召知揚州蔡卞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徙雷州司戶章

惇爲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九月乙未勅中書省開具元符三年臣寮章疏姓名分爲邪正上中下三等在邪等尤甚者丁酉貶責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曾張璪楊奐夫等合二十一人以嘗議元符皇后故也己亥勅中書省應係元祐謫籍并元符末敘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不得與在京差遣中書開具姓名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先安肅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韓忠彥王珪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曾任待制已上官蘇軾范祖禹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張耒等四十八人十月丙子廢黜周常等三十有七人臣寮上言以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復爲元祐等人故也十一月壬辰詔黨人子孫不許擅到闕下甲辰上書人范柔中等停降有差詔元符末所上章疏其間言當于理又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外附會姦惡毀誣先帝政事者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謗指斥邪等中尤甚者三十人係范柔中等並逐處羈管十二月癸丑責韓忠彥安肅等各居住安置其罪有差以棄遼州也二年正月乙酉鄒浩王觀等並居住任伯雨陳瓘等並編管以前上書言涉邪罔故也先是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王安石主雇役司馬光主差役范純仁蘇軾俱光門下士亦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尙以雇役爲未盡純仁軾惇雖賢否不同然悉聰明曉吏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

其所主元祐初光復差役改雇役惇議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爲然惇爭辯竟以罪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愚法之不行紹聖初惇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以李深爲編勅所看詳利害文字專一看詳役法除蔡京爲戶部尙書兼提舉于是京欲掩塗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爾尙何講爲惇信之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李深持不可爭之不能得出通判通遠軍建中靖國初復召深爲司農寺丞專領戶部役法于是取出錢之重者悉申明蠲減之至是蔡京復用事黨禍再作李深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庚子章惇罷同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制曰陳力不能義所常止知足不辱道莫與京維時弼臣乃國俊老深明出處之大致用示終始之至恩具官直亮而剛明忠勳而壯毅能守正而不膠于變善畫策而不詭于經頃者節制一方威名萬里生擒點虜坐解重圍非徒月三捷之來抑亦日百里之關屬元祐朋姦之復作嗟熙寧成算之至危大肆邦誣幾開邊隙連延登于樞筦因助振于國威方資經制之良遽奏節宣之適章屢却而復上志愈堅而不同祈即便安務從和理陸華秘殿授節嗣宮亦既完難進易退之風行且致勿藥有喜之慶將安將樂永介壽康言旋言歸尙副虛佇

案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七月罷執政僅一年案以疾乞罷故有是命未幾卒諡莊簡

八月己卯趙挺之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張商英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撰中大夫除

商英尚書右丞制曰左右大臣朕所與謀謀庶政計安天下自

非智識開明趣操純正則焉足以居輔弼之任哉其官張德度

寬和才猷敏學博而知要志大而敢爲經術光于本朝言詞

妙于天下蚤被先朝之識擢爵有當時之盛名逮予臨御之初

召從遠服密助揚功之志肆厥有成凜然儒英實我國器是用

延登右轄參贊萬幾夫后德惟臣允賴贊襄之助身帥以正乃

清風化之原永肩一心同底于道

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

十月癸亥蔣之奇罷知樞密院事自右正議大夫授依前官充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制曰朝廷之上輔弼之臣入則總樞機之繁以承廟略出則制

編年錄卷十一三十五一敬鄉樓臺

兵民之重以壯藩維內外之任匪輕體貌之隆惟一具官蔣材

猷博大器識閎深貫穿百家之書該通六藝之意學爲勸講文

以代言威名著于廟中教治行于筆下踐更應仕被遇累朝進

掌樞衡遂制兵武維時塞垣徹警羌戎咸賓方有賴於論思乃

屢形于冲退勉從均逸之義用舉優賢之章加殿之隆名

往鎮餘杭之巨屏雖乃身在外獲遂解于政機而雅意本朝宜

無煩于辰告茂爾告履體予眷懷

之奇自元符三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建中靖國元年

七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罷執政踰二年俄奪職

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復觀文殿學士

同日蔡卞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正議大夫充太一宮使兼侍讀除

制曰樞密右府實本兵柄內參維樞之議外以鎮撫四夷綏護

元戎贊成廟略惟茲重任實賴世臣可圖其人誕頒命告具官

學際天人才兼文武議論達國家之大體謀謨紹典誥之遺風

而乃秉德高明植志剛大擢自神考進陟從班受知泰陵遂參

大政專予嗣服遺家多難不能保臣鄰之親慨然失股肱之助

儀刑注想亦既彌年亟茲召還深沃朕志雖論道帷幄固可聞

於忠嘉而進位樞衡又將降于弼亮朕方待爾以甚盛之舉爾

其爲朕圖非常之功並奏墳衍之和益觀華萼之美惟兄弟之

義相與翼軍國之政交修爲卿一門自我作古於戲精兵略以

料敵決勝嚴武事以保大定功惟裕陵有違藝祖遺業之心願

眇躬有承神考戎捷之志宜卒前人之圖事庶揚丕績于無疆

永孚于休尙有嘉寵

二年七月以收復漳州除左光祿大夫三年五月以收復

編年錄卷十一三十六一敬鄉樓臺

鄒廓除金紫光祿大夫

崇寧二年癸未

正月丁亥蔡京左僕射自右僕射授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制曰綏四方復大業屬在於眇躬佑乃辟康兆民允資于元輔

進陟時傑秉操國鈞粵惟先正之臣克任天下之重爰旌丕烈

誕告朝倫具官蔡京器博而用周名高而實茂學際天人而不貳材

兼文武而具宜被遇裕陵早預睿神之制作發聞紹聖久勤禁

密之論思逮予訪落之初首建紹休之議孤忠自許惟堅體國

之誠經德不回曾靡合時之術暨延登于政府肆擢實于宰司

謀猷益嘉夙夜匪懈攷古而修紀律設屬而講事功庶官惟和

百度以正適遠戎之弗率繁多算之是圖師不逾時慮無遺策

四夷偃兵革之氣百姓厚衣食之源時若顯庸升華左揆分侍

東臺之峻躡躋文階之崇增衍爰田陪敦食萃茲寵渥併示
眷懷於戲位冠羣臣孰越蕭何之畫爵隆五等蓋先裴度之功
維乃殊勳無愧前哲永協于治往孚于休

七月收復遼州除左銀青光祿大夫三年五月以收復鄆
廓等四州除守司空五月己卯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爲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封嘉國公以撫定鄆廓推賞也尋詔去守字改行字
作兼字制詞云特三年正月甲午通直郎鴻臚寺丞蔡攸
賜進士出身爲校書郎仍賜金紫攸左僕射京子也以趙
存誠許份例召對除館職京言攸未始登科非存誠份之
比再辭不許自京遷左相黨禍益酷四月通直郎致仕程
頤近以入山著書竊慮妄及朝政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編年錄卷十一 三十七 一教部彙纂

除名五月停降上書詆訕人梁安國等二十有二人八月
詔遼州近已收復其元行廢棄及迎合議論沮壞先烈之
人責降龔夫等十一人有差又責上書進士應元符末上
書者類多詆訕可具姓名下太學並罷三舍遣歸本貫各
入自訟齋聽讀九月籍記黨人子弟令吏部告示應責降
人子弟候參選及射闕日並于家狀內供父親兄弟係與
不係籍記之人應上書邪等人知縣已上資序並與宮觀
獄廟選人不得改官及不得注縣令又頒降御書黨人姓
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
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八人執政梁燾王巖叟王存
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
劉奉世范純仁安燾陸佃一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范祖

禹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以下三十九人十月黨人領祠
並罷又罷黨人子弟不許以功賞遷改又詔不許黨人擅
到闕下又詔與黨人子弟外路官觀差遣三年正月降責
修改役法人王古而下又章惇王珪以爲臣不忠別爲一
籍仍依元祐黨黨指揮施行四月勅會黨人子弟不問有
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仍令具逐路責降
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下項六月詔元符黨人通入元祐
黨黨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司馬光而下已故者二十人
見存者曾布蘇轍李清臣劉奉世范純仁安燾張商英七
人爲臣不忠曾任宰相已故者王珪見存者章惇上于是
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下詔暴白之又命右僕射
蔡京書之仍頒其所書下諸州監司及州軍長吏廳立石
編年錄卷十一 三十八 一教部彙纂

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得三百九十人四年八月詔黨人
羈管編管安置居住者各與量移十二月詔上書羈管編
管人放還鄉里其誣謗最重除范柔中鄧耆甫不放外餘
並放五年正月詔毀黨碑仍一再下戒諭之詔詔曰符祐
邪臣乘間擅權變亂政事朕竄斥累年不忍終棄是用差
以敘復畀之祿秩又曰朕以星文謹告是用敷澤寬宥已
降指揮除毀元祐黨黨石刻及與係籍人敘復注擬差遣
又詔除上書邪等尤甚外罷上書邪等三指揮又令劉摯
而下敘復有差曾任宰相執政官重第一等劉摯李清臣
王巖叟輕第二等韓忠彥曾布范純仁安燾並提宮觀劉
奉世章惇及輕第三等黃履並敘復管勾宮觀其餘罪戾
之人並次第與出籍

四月戊寅趙挺之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張商英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吳居厚尚書右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安惇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侍

居厚尚書右丞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考慎庶資諸弼底于熙平

肆頒渙恩以褒茂德具官吳才周器博通達治綱服勤官術衍

溢邦賦瞻言嘉績簡在朕心庶言其同命汝予翼欲觀經邦之

効進承綱轄之司瞻陟崇階式昭優眷同心同德尚思繼于古

人有猷有爲益勉據于遠業往祗明命永孚于休

惇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機政之地有密是司非謀猷克壯

不足以倚毗非議論所歸不足以圖任灼知滋久褒陟爲宜具官

學博才高出膺世用踐更要劇休有顯稱義難益光確

編年錄卷十一三十九一敬鄉樓書

操進掌武部協濟典常彌簡朕心兼采輿誦庶獲嚴廊之議擢

陪機軸之司瞻錫尊階併昭異數爾其迪慮深遠益謀疆圉之

救寧秉心宣通思竭股肱之佐佑往祗厥服毋替朕恩

居厚字敦老豫章人惇字處厚廣安軍人惇以收復湟州

鄯廓累官右光祿大夫在樞府凡二年三年十二月戊午

卒于位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授

制曰朕瞻禮通臣康保庶政當竭忠誠以副倚毗而用意回邪

不循義分言章繼上公論弗容具官張神考擢置言路永泰寵

陞從班在元祐之初託文詞以毀訾先烈迨元符之末因訓誥

以褒譽朋黨原其操心出于爲利而內多詭秘外若坦夷朕初

不疑待以丞轄徐察言動遽復躁輕貪冒希求自于榮進潛結

近密覲位相臣以道事君何望于汝尙期改過姑務含容臺論

具陳言皆有實聊申邦典出守州符服我寬恩往惟省咎

商英自崇寧元年九月除尙書右丞二年四月除尙書左

丞是年八月罷執政僅一年先是李昭鉞守定贊得嘉禾

商英作嘉禾篇以頌美之至是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

史朱諤余深論商英前作嘉禾篇不當以司馬光文彥博

等比周公又并疏其他事又聞嘗作宣仁聖德頌其言紛

紜上及宗廟者無所不至言者又取商英爲開封府推官

日爲本府撰祭司馬光文綴以進呈詔商英秉國政機議

論反覆可落職知亳州長初張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爲

檢正雅有契好及是京爲相商英爲左丞在堂議事不合

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爲國相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

編年錄卷十一四十一敬鄉樓書

所宜言謫知亳州尋令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五年

正月通議大夫張商英知鄂州未幾言者論商英謝表誣

謾得罪其表曰不圖堯舜之治復見于今遂令昇鍾之謀

罔知攸措又曰莫非帝臣咸削黨籍又曰豈使清時陷爲

牛李之黨庶幾黃壤尙預夔龍之游大觀元年十月京復

相商英遂自提舉嵩山崇福宮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

州安置丁未四年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賜

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一

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

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略

崇寧三年甲申八月丙午許將罷門下侍郎自特進除依前官充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輔弼之臣進退之際乃朝廷之用舍繫天下之聽觀必稽
庶言朕何敢忽許官侍從丞轄出入云舊東西臺貳亦既累年
朕方躬秉一德卒圖考功詆異紛紛籍黜無赦庶無愧于繼志
述事之孝遵制揚功之休而言者論汝得罪先朝獲貸元祐抗
章引謝言涉謗譏絲毫無過父子爲因憤戾若此刑政謂何屢
更時變莫見一心括囊不言殊無特操朕察中憲懇款之言矜
大臣左右之久分之洛郊俾司留鑰仍隆秘殿學士之名用循
舊弼均勞之禮體予恩數往其協祗

將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尙書左丞四年閏二月除中書侍
郎崇寧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至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九
年將在位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
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
編年錄卷十一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
元祐間之所爲逮至建中尙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
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
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穎
昌府移大名拜觀文殿學士除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
年召爲佑神觀使未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定

九月乙亥趙挺之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

吳居厚中書侍郎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

張康國尙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鄧洵武尙書右丞自刑部尙書遷中大夫除

挺之執政凡三年至四年三月拜相自序云三年十二月

挺之爲門下侍郎以疾在告因上章求解政事上惻然遣

使勞問宣醫看視再三諫蔡京等曰挺之今病在朝寧復
更有人如挺之者京等皆側目已而疾間朝參曲謝京輩
皆皇恐意以上眷既厚必有以密詢之者四年正月乙亥
北使辭上詰且御紫宸殿纔升坐顧左右內臣馮鐸曰班
中不見趙挺之朕思之爲朕撫問安否鐸至具宣詔旨挺
之感泣及疾間既見禮當留身曲謝京每防人言己之姦
惡于上而同列莫敢留身者今上恩于挺之厚又當獨出
身奏事深疑其必有所獻乃連二日先次留翌日挺之獨
留奏上曰今內外皆已爲大臣之黨若有忠告于陛下者
乃指云此懷異意沮壞法度之人也臣以爲不誠不忠于
君父者可謂懷異意之人若獻忠誠于陛下者豈可謂之
異意哉此乃大臣恐人言己之私凡有獻言于陛下者皆

編年錄卷十一 四十二 敬鄉樓叢書

謂之異意欲以絕人之言爾若此則事有大于此者孰敢
啓口以告人主上下之情隔矣踰兩月挺之拜右相康國
字賓老維揚人洵武字子常成都雙流人御史丞鄧綰之
子綰子洵仁洵武洵仁徽宗朝爲尙書右丞初洵武爲起
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
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
非今忠彥爲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韓琦子能
繼父志陛下爲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
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圖以獻于是徽宗決意
用京矣至是遂拜右丞

崇寧四年乙酉

正月丙申蔡卞罷知樞密院事自金紫光祿大夫改前官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朕體貌大臣始終顧遇矧惟樞庭之長夙推舊德之良所
解政機用蕃寵數具官窮淵奧識造精微擢自裕陵揚于禁
從被眷哲廟延登左綱海歷險夷克全操履昨瞻重望俾總鴻
樞方賴告猷遠求避位自官幾要之地方陳弟兄之嫌重違其
情勉遂所請付別都之留鑰加秘殿之隆名併示寵光式均勞
逸往迪朕命永孚于休

卞自崇寧元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月罷再執
政凡三年時兄京爲相至是始引嫌求罷而有是命五年
三月詔資政殿學士新知江陵府蔡卞深得王安石道義
淵源之學宜詳延邇英以備訪問可除醴泉觀使兼侍讀
政和六年六月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
使兼侍讀蔡卞爲檢校少保鎮東軍節度使以史事實也

編年錄 卷十一 四十三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二月甲寅張康國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依前官除

劉達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修撰中大夫除

何執中尚書左丞自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兼侍讀除

康國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右府實本廟謀必求股肱之良俾
專帷幄之任疇咨碩輔擢冠鴻樞具官謀謨忠嘉器宇淳大
早膺殊遇薦歷禁途直道足以致君高文可以華國職陞右轄
翊贊中臺夙夜同寅左右一德蔽自朕志協于師言庸昭注意
之隆亟與本兵之重爾其丕承先烈益邁遠猷格茲弗率之戎
助我有爲之志同底于治永孚于休
遼同知樞密院詔曰朕登用輔臣預聞國政乃眷樞機之地實
資帷幄之謀必惟其人用新厥命具官風猷高邁器宇靖深學
冠儒林望隆國器早膺獎拔薦歷禁嚴出使三韓能仗忠信入

更八座克著事功敝自朕心命汝予翼擢參四輔進貳元樞爾
其永懷永圖俾紹光烈協成廟算宣暢王靈使朕無愧于知人
則汝有辭于永世

遼字公達隨州隨縣人執中宇伯通處州龍泉人康國大
觀元年十二月以詳刑夜郎諸郡納土効順除右正議大
夫二年正月以受八寶除左正議大夫五月以收復臨洮
除右光祿大夫拜罷初康國附蔡京以進遂除左丞徽宗
基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卒諡文簡贈開府儀
同三司上書公忠亮直四字令刻于墓碑先是西北邊帥
多取佳闕辟官或任非所長康國歎曰邊塞尤當擇才奈
何欲私所厚善乎于是隨闕量才且爲選格使人人皆得
自効云並長

編年錄 卷十一 四十四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三月甲辰趙挺之右僕射自門下侍郎授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若昔大猷考慎其相眷求一德協贊萬幾顧難其人久
虛右揆肆登賢輔誕告大廷具官趙受質清和涉道純粹智足
以周天下之務學足以究先王之微方時紛更獨陳謨論逮予
總攬首建忠言秉心不回持議甚確自參裨于邦政彌弼成于
治功同寅協恭奉公履正是用進貳中臺之柄坐論西省之謨
超陟文階增陪井賦以昭注倚以厚寵光於戲惟聖賢相遇之
隆以君臣咸德爲盛丙魏推同心而輔于政聲顯漢廷房杜持
衆美而効之君望重唐室益祗遠業克紹前休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右僕射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制曰接路疇庸方懋弼諧之德琳宮置使用隆均逸之恩乃眷
股肱之良宜倬體貌之厚肆頒明命敷告治庭具官篤實冲

深剛明博達懿文華國早躋禁掖之聯直道事君浸歷憲臺之
長諫言屢進正色不同辨國是於羣邪復熾之秋昭先烈于衆
訕愈盈之日雖朕志之素定在汝言之實難既擢預于政機益
輔承于台德履信思順同寅協恭任賢去邪而罔有二心興滯
起廢而克諧一德載嘉乃績深簡予衷俾同秉于國鈞遂對持
于政柄式賴耆舊永佑隆平乃引疾以力陳復投誠而備至念
遠猷尙資於辰告難去朝廷而大臣不可以替行勉留神館加
隆名于祕殿增峻秩于文階衍邑爰田益封眞食併推寵數特
示眷懷於戲辭機務之煩閱勞以事卽祠庭之佚尙嗇乃神往
服褒嘉益綏福履

編年錄 卷十一 四十五 第一 二 三
三行原作大字是後校添出劉遠一行因改小字增注此
能相上以相累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十月乙丑朔挺之既
三行原作大字是後校添出劉遠一行因改小字增注此

崇寧五年 丙戌

正月甲辰吳居厚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

劉達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同知

二月丙寅蔡京罷左僕射 授守司空安遠軍節度使開

制曰爵祿所以礪世義莫重於尊賢明哲所以保身道惟存于

挹己眷予元老久秉鈞衡積勸我家願上相絀匪推異數曷表

羣倫具官字量恢闊智識淵敏蘊大儒之學窮天人精稷之微

負經世之才洞國家表裏之體早膺文考之睚夙被泰陵之知

中外薦更險夷一致肆朕繼圖之始首陳繼志之謨嘉其有守

正之忠察其有剛邪之節擢自江湖之遠延登槐鼎之崇力復

熙豐之大猷深排符祐之羣慝盡瘁于國利無知而不爲任重

于時事雖難而必濟名聲登于戎狄風采繫於搢紳四年于茲

百度咸若屬倚贊元之助遠陳避位之誠詔雖屢而莫回章甫
却而復至勉從勸請聽釋煩機是用降開府之盛儀付秉旄之
重柄處以琳宮之逸寵茲全魏之封增衍爰田陪敦眞食式從
良弼併示茂恩於戲姬旦居豐不替保周之志留侯謝事靡忘
傳漢之心顧出處之雖殊尙安危之是倚往欽注意毋怠告猷

京自崇寧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四年至是

星文變異上章乞罷故有是命蔡京之罷相也太廟齋郎

方軫奏疏論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爲司空

效曹操自立爲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爲無物玩陛下不啻

若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劫持

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嚇天下威震人主禍移生靈風聲

氣餒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保寵祿不敢言

編年錄 卷十一 四十六 第一 二 三

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古爲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爲甚

爰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託宮禁蠹國用則若糞土輕

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

門人親戚政事不合于天心法令徒結於民怨若設九鼎

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于國門外祭天地于兩郊

若此之類非徒無益又且于禮文經意無補其意安在京

凡妄作必持兩說劫持人主一日此三代之法也一日熙

豐遺意未及施行惟恃飾詞以逞其欲神考十九年間典

物文章燦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之事蔡京不得馳騁于

當年必欲妄以姦心誣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

御筆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

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告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

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元豐三年廢殿前廊宇三千四百六十間造尙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墻窗壁輒增修改易者徒二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拆收入禁中是欲移害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爲四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密詔袁州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羣動不知宗社何所依倚陛下將置聖躬於何地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邇日聞奏建議立方田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况數年間行鹽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塗謂朝廷令信如寒暑行未旬浹又報鈔法變矣鈔爲故紙雖爲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燔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生靈怨嘆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也元符末

水邊壺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亭星見西方日蝕正陰之月天意所以啓陛下可謂極矣陛下略不省悟止于肆恩赦避殿減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上以星文變見中外並許直言二月十三日京遂罷相及京復相上以軫奏示京奏乞付有司推究事實軫竟付詔獄坐此編管嶺南先是何執中留身京對衆言三省若有妄言者京來日即知也京每言臣寮有奏事于陛下者次日即宣讞執中自此不敢復留身自昔置臺諫官及兩省給舍三省執政欲令互相譏察京欲合而爲一京意可知矣同日趙挺之右僕射自觀文殿學士太一宮使提舉進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曰朕內體道微以執萬幾之要外圖王佐以熙庶績之詳所以幹旋化樞寅亮天緯迺審求于舊弼俾參穆於政途維時登庸蓋出定命具官趙挺之器博而有材全而至深學足以知聖人之言行足以安賢者之守正色率下直道事君越予訪落之初嘉迺忠言之助國是以定爾猷居多遂膺夢卜之求進處鈞衡之寄適就廣聲之志輔成復古之謨勤勞百爲論議一致自燕閒于真館殊憐憫于民瞻是用更升右揆之崇兼總西臺之峻乃遷階品增衍戶封以茂爾庸以蕃爾寵於戲慮以動惟厥時道不同歸于治傳說之詔乃辟以繼先王之功宋璟之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挺之初爲門下侍郎時蔡京爲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僕射居數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會慧見南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恐謂挺之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爲右僕射京復相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

觀使趙挺之行狀先是蔡京變亂法度傾府庫錢以市私恩上銳意更革議戶部裁減浮費都下月省二十萬挺之自記云四年六月挺之乞罷相上既許之詔曰願俟重來以熙庶績聞卿未有第已令就賜已而慧見上震動深

照蔡京之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爲者一切罷之詔賜挺之曰可於二十一日來是日入對上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天旱不雨今京且求去位而天乃雨可喜上又曰京以將仕郎便爲郎官又曰京令其子脩作親衛郎欲日伺朕動作今已罷挺之曰陛下照知其姦天下幸甚于是京罷相即日復相挺之挺之因進對願陛下不失百姓心中不失士大夫心外交兵于夷狄惟此三者最爲急務科場一事臣爲教官一十三年兩任國子司業推行元豐

編年錄 卷十一 四十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之法備至未聞有廢科場之議若科場廢則請託交至惟糊名考校最爲至公五年三月趙挺之自記其事云初北虜遣泛使入朝上既許還西人元符三年已復所侵西戎之地又許西人納款而知樞密院事張康國與蔡京潛謀交關西北之兵不使西人納款上從挺之言乃同有州牒及邊臣不得妄有生事由是牒本赴延州令保安軍回報西人以款塞矣是月初挺之對奏上曰自古亂臣下必結怨百姓外必起兵四夷令中國擾亂即姦謀乃行今陛下更改時事殆盡頃時用事者頗得罪尤欲交兵生事以據己憤時蔡卞爲館伴或奏上下譎詐多端陰與其兄爲不合其實相爲表裏不可信用上曰今令副使王薦監察之

后之叔 張康國與京密相關通門下侍郎吳居厚左丞何

執中右丞鄧洵武陰助之力于上前開陳虜人所求無厭不可以從挺之面折康國康國等無以對要之止欲激怒虜人而興兵爾賴神祇保佑上心堅固終不爲姦臣邪議所奪

十二月己未劉遵罷中書侍郎 依前中大夫知亳州

遼自崇寧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正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二月罷執政二年時蔡京罷相國柄遼主之于是言者論遼謂其乘間抵讎盡取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遼乃腹非竊議稽留旬浹不即奉行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遼取爲元祐學術者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遼進係黨人之子者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遼擢

編年錄 卷十一 五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上書邪等者陛下勤繼述以紹先烈而遼用改更熙豐法令者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間致位輔弼遼乃若此豈不負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又責鎮江軍節度使安州居住其後除資政殿學士體泉觀使卒王儼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孽京由是用事小人之勢遂熾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先烈爲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遵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然者哉 自星變上罷蔡京復相趙挺之遼先以同知樞密院擢中書侍郎上時憂甚委政二人挺之多智而遼銳甚凡崇寧所行之事盡罷之事既不出于上挺之慮有後患每陰啓其端而使遼終其說遼欲取以爲功因不悟挺之計直前不避上覺其專後數日星沒稍悔更張之暴外未有知者翰林學士鄭居

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
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上大
以爲然居中退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如居中言上遂
外挺之遠而復向京于是遠罷除百日挺之亦罷

長

編年錄

卷十一

五十一

敬鄉樓書
第二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二

徐自明

諫甫

徽宗大觀元年 丁亥

正月甲午蔡京左僕射自安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

公再入

制曰天子之置三公與之論道丞相之總百揆維以佐王朕親
事法宮宅師區夏朝廢食而思務夜振衣而慮微顧非真儒孰
翼丕治通曉求於舊弼俾還秉於大鈞播告治廷誕敷羣議
以識推先覺德懋碩儒智造物之未形學窮神而獨至擢自文
考渡遇秦陵更險夷之百爲持忠正之一節逮予躬攬冠位宰
司密謀謨之贊襄緝紀綱之盡壞佐周王之辟國無如召公佑
商后之格天有若伊尹力復先烈輔成遠圖庶績已熙太平將

編年錄

卷十二

一

徽宗大觀元年

治屬緣災而引咎既避位以踰年顧茲衰緒之聯殊失股肱之
助矧今符瑞游至講禮樂以文頌聲賢能並興恢庠序而善風
俗有懷制作多所建明是用載登左揆之崇兼峻東臺之秩陪
敦爰賦彌晉具瞻斯爲異恩庸示注意於戲舉舉陶而不仁者
遠朕則克難於任人賢周公而大治至今爾其永休于前政往
服定命勉成厥功

十二月以廣南西路夜郎康居之屬納土除太尉二年正
月以受八寶除太師魏國公六月甲午賜蔡京玉帶金魚
二年正月壬子朔御製宣和殿記其略曰在昔神考體
道稽古乃作燕息之殿於正寢之側欲致一凝神以成惟
睿之聖命之曰睿思哲宗以先帝所御避不敢居乃作宣
和其屋三楹朕奉若先緒爰居爰處思其所以紹復之道

編年錄

卷十二

二

一

徽宗大觀元年

竊惟神考之聖作新斯民興起治道立政造事以飾千載
之盛陳經立制以追三代之隆訓飾經義興建庠序以迪
士出泉弛役增賦吏祿以興廉平均輸之令以抑末作而
理財修常平之法以摧兼并而邵農聯萬民之什伍而教
之武技以備軍旅以除寇攘正百官之名實而明其分守
以經邦治以亮天工復丘乘之制講戰守之律綏懷款附
征誅暴亂中國強而蒸民又邊鄙闢而狄戎威至於修曆
紀以協天時平水土以盡地利議禮文以興制度考鍾律
以審音樂以取羣吏則爲之則法令以振百工則爲之謹
度程盛德大業著於上下十有九年薄海內外莫不承德
而士狃於積習溺於淺淺駭非常之見內懷憤悱初未有
發也元祐之初垂簾聽政羣姦汲引相援而起列置高位
乘便投隙無所忌憚以訓迪經義爲泥古以興隆學校爲
失士以祿庶人之在官者爲傷財害民以省耕斂之法爲
放債取利以什伍丁壯爲聚盜以重正治官爲亂常開疆
闢國謂之好大喜功建法明刑謂之慘刻苛暴儲倉廩謂
之鉅構之粟富邦用謂之鹿臺之財莫不以是爲非指無
爲有而忠臣誼士與顧命大臣相繼斥逐其所上章至敘
幽王厲王之不道引秦皇漢武之窮蹙未嘗不掩卷憤懣
顧哲宗皇帝照知姦罔灼見邪心不言九年一日臨政奮
武斷發德音凡背公死黨之人與肆不根之言者放廢竄
逐之刑加焉然後神考豐功茂烈得以講明紹復於搶攘
委頓之後天下方翹首跂踵向熙寧元豐之盛矣逮元符
末朕卽位之初懼弗克任恭請母后臨朝總攬克篤先烈

朕方寅畏嚴恭以承慈訓而羣慝薦興復列庶位覆出爲惡變亂事實益務更張先希之所興哲宗之所繼述動搖變革日月未幾掃蕩殆盡章交公車肆爲誣詆謂法弊則當革無事於遵制謂世移則當變何在於揚功謂作淫巧之技以蕩心謂收無用之地以傷財指黜惡懲姦爲濫刑論從父之失爲非孝至乃方喬紂之拒忠諫比二世之殺直言剪伐後殿之樛木斥逐供御之幕士毀奉祀之冠冕御殿之朝服大至於衣章微至於草木賤至於卒役莫不廢革外則懷異害政之臣欺罔以肆其志內則陰險左右之人協贊以濟其謀故得事無巨細物無微賤極意紛更固有遺逸內外交攻忘君臣分義以快私忿幾同報怨皆先朝簡拔之舊臣何忘義不忠之若是故自親政以來悼

惕焦思欲以丕承厥志一命令一制作惟神考典章是倣
申三舍之法頒之郡國興其賢能罷黜科舉而復里選弛
在公之役推之州縣黜其姦猾以編戶而惠善良操貴賤
輕重之權而市無異估收閭闔斂散之柄而物無低昂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綜核六聯分守明辨吏習於律工善於
事凡此皆政之已見於事可得述而有成效也若夫律度
鈞鍾協比中聲成一代之樂貢金九牧包括天地鑄八方
之鼎屬疎而無祿則爲田廬俸賜教養成就而官使之四
民無告則爲廩鎮布絮還定安集而居養之爲園以收貧
而無不葬之枯骨爲坊以治病而無不醫之窮獨廣山海
之利而商賈通立虞衡之禁而地產闢建京師輔翊之郡
置殿省供奉之官凡此皆志之所在未見於事可得繼而

有成功也至於放黜鬼瑣罷斥浮僞討論禮制崇尚經術
新美人材絃歌達于萬里繼其文也聲教暨乎遐荒威武
暢乎無外不頓一戟而遑中積石列爲郡縣不下尺紙而
夜郎牂牁莫不冠帶殊鄉異域諸命下吏繼其武也凡此
之類舉陳而備舉爰詔有司凡興復之事集類比次以書
來上得一千四百五條與訛造訕之氓與附下罔上之姦
屏之遠方黜不復用一時朋附之黨考其言之輕重列其
差等分爲三級親書于籍布告中外於休德大勳晦而復
明朕心庶幾焉宋有天下百五十年垂簾者三小人乘之
易制改度斷而復續非天所復命則安能于遙廢其聲通
觀厥成乎其文實蔡京爲之

蘇軾言本朝垂簾者四魯公
謂蔡京光憲曹后甚盛之儔

是以綱目
蓋書三而已

壬寅吳居厚罷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授賢政殿學士依前官充太一宮使

制曰朕體貌大臣恩紀惟稱任均佚勤之異禮全進退之宜具

吳居厚早服寵榮寢踐華要再尹京甸兩冠民曹自擢近司初持

右轄薦由西掖進直東臺參贊政幾屢更歲籥茲舉引年之義

數形避位之言封奏繼來悃誠莫奪宜從爾請昭示朕恩增加

祕殿之名仍領真祠之秩是爲優遇無忘欽承

居厚自崇寧二年四月除尙書右丞三年九月除中書侍郎五年正月除門下侍郎是年正月罷執政凡四年上章告老故有是命

錄拜罷 門下侍郎吳居厚數請老故事罷政當易所賜方團帶特恩許仍舊服因著爲令

紹興

壬子何執中中書侍郎自太中丞除

鄧洵武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右丞除

梁子美尙書右丞自中大夫天祚

洵武尙書左丞制曰朕數一德之臣與之共政惟中外萬物

總于文昌而左右二丞實司筭轄更踐厥次實惟其人

識度高明謀謨忠亮夙以儒學啟願要途棄履之優簡在朕志

擬自憲部擢與機衡居多建明國是允賴宜膺寵命進服左綱

於戲惟虛其心乃能振舉樞機惟正厥事乃能糾率官聯往服

朕言勿替素守

子美尙書右丞制曰昔在神考若稽周唐正名百工以熙庶繼

惟中臺二轄分總六官參贊機衡實聯近弼

蘊識高明夙絲儒學之華歷試事任之劇望實俱峻朕有簡知

比自民曹領職天府寬猛交濟治狀顯聞是用酌于師言擢與

大政俾據遠業格輔朕躬於戲惟虛厥心乃不惑於是非之正

惟常厥德乃不率於好惡之公往服訓言毋易素守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右僕射授侍選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

制曰國有輔弼義均股肱顧雖屬任之殊悉隆待遇之體惟時

右揆俾解近司爰即治廷誕揚乎號

通論惟當世之宜知識一時之變始薦升於文館俄擢贊於臺

綱逮予訪落之初力排符祐之邪說方朕有爲之日協成制作

之事功泊再登於宰司復不昭於國論閱時未久諗疾亟聞屢

頒賜告之恩行佇勿藥之喜而願還政柄祈卽燕閒繼上封章

莫同誠請宜陞華於祕殿往均逸於祠宮申衍爰田式昭異數

於戲進而輔于世既觀已試之能退以遂其私克懋有終之吉

祇膺寵渥永介壽祺

挺之自崇寧五年二月入相至是年三月罷再入相凡一

年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劉遵既結挺之亦以病求免上意

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日卒年六十八贈司徒官給葬

事證清憲七月故觀文殿學士特進贈司徒趙挺之

追所贈司徒落觀文殿大學士始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

會蔡京之黨有爲京東監司者廉挺之私事其從子爲御

史承旨意旨挺之交結富人挺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

命京東路都轉運使王夷等置獄于青州鞠治俾開封府

捕親戚使臣之在京師送制獄窮究皆無實事抑令供析

但坐政府日有俸餘錢止有剩利至微具獄進呈兩省臺

諫交章論列挺之身爲元祐大臣所薦故力庇元祐黨

蓋指挺之嘗爲故相劉摯所援引也遂追贈官落職制詞

有力沮紹述陰唱險謔繆繇真祠復備次輔獲逞忿恚敢

肆紛更之語云祠部員外郎葉夢得久不遷蔡京既復

相京向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用趙挺之劉遵相繼得

罪士論紛紛然夢得召對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于陛下

乎出于大臣乎及其罷之又從而復之亦出陛下乎出于

大臣乎夫事不過可作與不可作二者而已審以爲可作

出于陛下則前不應廢以爲不可作而不出于陛下則今

不可復惟察之於心者審然後斷於事者當今徒見一大

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退以爲不可作則

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己者乎

陛下但虛其心參考異同而斷之以理度其可復者復之

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

夢得言獨無所觀望遂除起居郎

政和元年五月丁亥

詔除落觀文殿大學士特進贈太師趙挺之責降指揮從其妻秦國太夫人郭氏奏乞也

同日何執中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鄧洵武中書侍郎自左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梁子美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朱諤尚書右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諤尚書右丞制曰朕仰承天休中外康乂嘉與黎獻守茲太平

肆求一德之臣俾與萬幾之政具官氣節剛毅才猷清深道學

貫於淵微明識該於倫類夙以文采擢寅甲科夷險備更趨向

堅正曩司風憲進長儀曹忠議屢聞國是允賴宜膺柄任備輔

朕躬於戲網轄之地庶尹所瞻其尚體朕用汝之意命令之出

於中臺者罔有不咸職業之隸於六官者罔有不處是為克稱

編年錄卷十二七

尚欽念哉

執中以牂牁夜郎諸郡納土及受八寶收復臨洮累遷金

紫光祿大夫執政踰四年至三年六月拜相諤字聖與

秀州華亭人執政凡三月是年六月卒於位贈光祿大夫

諡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欽以

黨籍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五月庚寅鄧洵武罷中書侍郎依前中大夫知福州

洵武自崇寧三年九月除尚書右丞大觀元年正月除尚

書左丞三月除中書侍郎是月罷執政踰二年

六月己未梁子美中書侍郎自尚書左丞遷太中大夫除

二年七月自右光祿大夫特授正奉大夫

八月庚申徐處仁尚書右丞自試戶部尚書除

處仁是年十月丁母憂執政凡兩月十二月起復力辭不起優詔許之

同日林樸同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實錄修撰依前官除

樸同知樞密院制曰朕國任近弼彌綸至和眷茲帷幄之臣實

總機衡之要折衝千里率服四夷惟時公才俾貳兵柄具官剛

毅足以致遠肅括足以裨身學際天人之交智周事物之與不

次而舉無施不宜西掖北門雅著代言之美省曹京邑稔聞治

劇之能惟中外之備更顧險夷之一節參以時望蔽自朕心輟

銓綜於天官俾幹旋於樞極保乂王室輔翊朕躬衍食賜勳併

推異數豐財和衆期益講於武經居安慮危宜坐收於勝算永

肩一德同底大寧

據字彥福福州長樂人

編年錄卷十二八

閏十月丙戌林樸尚書左丞自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樸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中太一

居中同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右府是為本兵之地折衝樽俎料

勝廟堂自匪名德足以服華戎才智足以斷國論者烏能居此

位哉我圖其人以稱任屬具官鄧興邦雋哲儒學宗師望臨一

時士心咸嚮頃絲簡注權貳樞庭向使真祠久鬱公願肆頒尹

命用慰師言於戲其難其謹而增重於樞機斯謀斯猷而參輔

於台德往祇明訓時乃之休

二年五月據與居中以牂牁諸郡納土及受八寶收復臨

洮並累遷右光祿大夫

大觀二年戊子

八月丙申梁子美罷中書侍郎授資政殿學士依前正奉大夫知福州

子美自大觀元年正月除尚書右丞二月除尚書左丞六月除中書侍郎是年罷執政僅二年

九月辛亥林據中書侍郎自右光祿大夫
尚書左丞除

余深尚書左丞自試吏部尚書
遷中大夫除

是歲五月庚申增公師三省長官俸祿戶部尚書左廣等奏言元豐官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三省長官皆正一品職任既重當稱是以制祿元豐中止除左右僕射而公師三省長官地皆虛位未除以故未曾修立俸祿至是謂皆當增重其祿以述神考之意竝依 六月丙午增置光祿大夫等官易右銀青光祿大夫等官中書省會大觀二年三月十五日釐正寄祿官指揮乞增置光祿大夫以易右銀青光祿大夫宣奉大夫易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易右光祿大夫正議大夫通奉大夫易右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易左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朝議大夫奉直大夫易右朝議大夫內有有出身人及帶職人更不轉中散奉直大夫從之

大觀三年 己丑

四月戊寅林據罷中書侍郎依前正奉大夫
知滁州

據自大觀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尚書左丞二年九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二年 中丞石公弼言林據狼狽專恣於唱名之時字多不識詔據不學無術倨傲弗恭可罷中書侍郎謹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後進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

罷與嗣卒贈特進靖康元年以據蔡京死黨追貶爲節度副使

癸巳鄭居中知樞密院事自右光祿大夫同
知樞密院事除

管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試
吏部尚書除

師仁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致治之原實自本兵之地折衝萬里制勝四夷我圖其人肆敢顯命具官管
師仁智周事物學洞古今有猷有爲允文允武頃者朕始親於機政爾薦歷於清華速分定式之符克著元戎之績甲兵不試邊境以甯入掌天官益隆時譽蔽自朕志進貳樞庭朕命惟休往其祇服

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

癸卯余深中書侍郎自中大夫
尚書左丞除

薛昂尚書左丞自試兵部尚書
遷中大夫除

編年錄 第十二 十

劉正夫尚書右丞自試工部尚書兼侍讀
除

昂尚書左丞制曰朕躬覽萬幾圖回四海思得忠良之士式居輔拂之聯具官薛昂直諫多聞柔嘉維則學古聖人之道爲時儒者之宗西掖東臺辟雍泮水踐揚滋偏聞譽惟休擢長五兵益多嘉績宜進司於綱轄庸典領於機衡往其欽哉服我休命

六月甲戌朔管師仁罷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
依前官充佑神觀

執政僅兩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尋卒

丁丑蔡京罷左僕射自太師
太一宮使

制曰進而經體久專秉於國均退以辭榮豈遽去於王室眷時元老懇解繁機其疏褒典之隆以副具瞻之舊誨揚丕號敷告治廷具官蔡京業慶而器宏智通而用博造微之學貫道蘊以無遺

致遠之才應事倫而有裕蚤受知於先帝繼被遇於泰陵肆予
總攬之初方切紹承之助首延登於丞轄再入冠於台衡八載
於茲庶績用乂顧方隅之綏靜加年數之順成思共享於太平
乃力陳於疾疚章屢却而復上詔亟譴而莫回重違乃誠憫勞
以事宜席師垣之峻俾司真館之優仍衍爰田併敦采食以厚
股肱之重以昭體貌之殊於戲明哲保身雖弗居於寵利忠嘉
告后當無廢於燕閒尙懋遠圖以膺多福

京自大觀元年正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相凡三年
引疾乞罷故有是命仍詔請給恩數並依見任宰相例未
幾上章乞骸骨遂以太師致仕仍舊提舉編修哲宗皇帝
實錄進封楚國公仍朝朔望大朝會許立相班 先是石
公弼言自京任用外則生事於四夷內則殫竭於民力託

編年錄

卷十二

十一

徽宗皇帝

爵祿以廣私恩濫錫予以盡經費京處人臣富貴之極尙
懷不滿微福不已至於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議水託祝聖
而飾臨平之山勢毛注言蔡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
威福震動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趣宰相之門而不知君
父之尊文昌舊省一毀而盡遠傷元豐之偉蹟近累陛下
之述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
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
於君可乎公弼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錄於
京計則得也爲朝廷之謀則未焉京誤國蠹民而盤據羣
毅無有去志餘威震於羣臣人情防於後患又言陛下既
已灼見姦蔽斥去邪黨皆是京援引表裏相濟之人京宜
恐懼修省即日引去今乃驚然無所畏憚朝會班宰相之

上議論爲彈壓之說甚無恥也按京當國日久威權日深

親戚朋黨盤據中外宋喬年父子止是子婦之父兄耳假
借任用遂從常選擢至從官引林樵於中書差除論議惟
京是聽而已其輕朝廷罔君上如此等事何可悉數 太
學生陳朝老上書曰蔡京姦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
大器自處務於鎮壓天下於是出而銳然張更以謂天下
後世無以復加以蔡京之所爲求其所欲其爲害蓋將徧
四方之廣覃萬世之遠而未艾也厥今官爵冗而非才雜
進財用竭而妄費無已恩澤濫而僥倖成風科配苛而農
民重困釋老盛而寺觀 興修造多而土木耗官堅縱橫
而權移小人學校紛更而士失所業諛佞成俗而上不聞
知恩寵上分而人多侮法錢與法俱重而無術以平之推
其弊之所在良由士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而不知
國家之公議幾成風俗且爵祿名位天下之公器權臣盜
之以植私黨最國家之大患况蔡京尤能深結陛下左右
近習之人故此曹爲之隱蔽是以公肆譏謾莫敢誰何京
既謝事尙猶安處上都門闕如市交結內貴其意猶欲觀
它日復用也平時出入門下之人恐其去國失所倚恃旁
爲之助陛下何不察歟願廣之遠方庶以杜絕其望 是
年十一月詔蔡京合得致仕恩澤外長子顯謨開直學士
承議郎提舉醴泉觀收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宣議郎脩除
直祕閣餘依故事四年五月甲子詔太師致仕楚國公蔡
京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制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

編年錄

卷十二

十二

徽宗皇帝

卷一百一十五

常憲揚於大廷具官頃以肯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哀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機務出入八年事廢棄於將來謀悉遠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與事功輕爵祿以示私恩濫錫予以蠶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兇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微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雖帝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以屈法宜禡師臣之秩俾參官保之官聊慰羣情倘為寬典於戲天事恒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字文粹中承訓錄云蔡京實居杭州則以此實詞乃內翰張闕所作恐勝非誤

編年錄 卷十二 十三 敬鄉樓叢書

遂有是命給事中何昌言請以臣僚章奏報行之遂檢會如昌言請焉臣僚上言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傾中外輕錫予以蠶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俱出誕謾務誇大以興事肆為騷擾援引小人結為死黨假借姻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舡漕運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若乃名為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致僥倖之告變而謬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大成竊議其姦惡駭動遠邇聞者寒心始者京再罷相士民稱慶以謂京去朝廷必矣既寵以祠宮又許其致仕賜以蘇州南園尚無去意非天有以警悟陛下

則人力何能為哉詔曰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在外任便居住尋又下寬大之詔曰比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屢致人言概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懲戒尙慮怨仇乘時騁志下石傾擠彈擊不已遂至矯枉過中疾惡已甚宜伸寬宥由全始終十月丙申朔詔禁捕偽詔偽詔曰前宰相蔡京公行狡詐行迹詭譎所以起天下之議今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朋黨之輩悉具貶抑詔姦人乘間輒撰詔書鼓惑羣民可立賞典購捕臣書京之所為合而言之其事止於十有四語上帝問君父結與彼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善導誤詔臺諫燒親之其事數十萬言不能盡其絲粟長編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太子少保致仕蔡京為太子太師依舊致仕二年

編年錄 卷十二 十四 敬鄉樓叢書

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勞百為降秩居外薦歷歲時可特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四月甲午燕宰執親王於太清樓上親為之記蔡京上記曰云云四月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言二子攸脩蒙恩判登聞鼓檢院攸脩見任直祕閣自奉行官制以來應帶館職者不領在京職事昨大觀中嘗蒙除授曾具懇辭遂改差在京宮觀伏乞依例改差詔攸脩提點萬壽觀提點醴泉觀老姦猶知守故事不可不著也長辛巳何執中左僕射自行中書門下侍郎授特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曰惟前代之迪官孰先輔相兼舊人而共政尤屬老成眷言腹心之臣久貳機衡之任肆加考謹宜在褒延其誕布於綸恩

以式孚於朝聽具官何高明而守正純厚而履常才兼文武之

優學貫天人之蹟自出陪於昌運首被遇於先朝爲世名儒事

朕潛邸方繼承之始已召賓於從班逮躬覽之初遂擢參於近

弼謀有嘉而必告事靡勤而勿宣備嘗夷險之更克茂始終之

節朕念持盈者保太平之盛勅命者謹時幾之微矧祗紹於成

模敢怠荒於既治噲若予采以共濟於康功式選爾勞蓋莫踰

於壽俊其登庸於左揆兼總務於東臺進序勳階衍封采食併

厚寵章之峻用昭眷意之隆於戲罔不同心傳說所以迪高后

咸有一德伊尹所以格皇天尙繼美於前人以孚休於永世

政和二年四月以哲廟實錄奏書除司空十二月受元圭

除少傅三年四月改太宰兼門下侍郎八月燕樂成除少

師封榮國公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於茲凡

編年錄卷十二 十五

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賊汗趙挺之之蠢

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也

大觀四年庚寅

二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自中大夫中書侍郎

張商英中書侍郎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書侍郎

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試戶部尚書

蒙同知樞密院制曰朕惟若古有訓無競惟人眷言樞庭實本

兵柄內以協謀於三事外以制服於四夷輔成道德之威繫賴

魁閣之任具官方嚴敦大明允惠和智周事物之宜學貫天人

之際蚤由雋望浸歷要塗擢實中司憲綱以振進長民部邦用

乃豐表著朝廷名重天下宜參帷幄之畫以收疆場之虞於戲

顯忠遂良朕克祗於前憲安民和衆爾尙懋於遠圖其服贊書

以永終譽

商英再入政府四月至是年六月拜相蒙字元功高密

人

五月戊午余深罷門下侍郎除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青州

深自大觀二年九月除尙書左丞三年四月除中書侍郎

四年二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五月罷執政凡二年上章乞

罷故有是命

六月乙亥張商英右僕射自守中書侍郎經通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獲承至尊嗣有令緒永思萬事之統執共濟於始終亦

惟一德之臣以克相於左右眷言近輔夙著殊庸宜申倚注之

誠俾正弼諸之次誕揚顯號孚告明廷具官張商英敦大而裕和直

方而通敏學貫聖言之蘊爲時儒宗才周世務之微實古王佐

編年錄卷十二 十六

蚤受知於神考繼被遇於泰陵薦更中外之榮居有賢勞之助

肆予總覽首預褒延粵由從班擢陪政路八年去國雖備歷於

險夷一節還朝曾無移於忠亮自再膺於圖任方允賴於將明

謀惟具臧言期有補朕憂勤既治戒懼無虞上焉思先烈之承

下則懷民隱之卹法度修矣而尙資於總核夷狄服矣而尤切

於撫綏人材既衆而待原省之方邦國雖豐而急均節之度欲

輔台德噲可享於天心莫如汝諸庶幾熙於帝載其進登於右

揆仍蔽自於予衷適求厥寧勉成爾績於戲惟守正可以式百

辟惟同寅可以經大猷往服訓辭以對休命

蔡京再罷相遂以張商英爲右僕射商英乃辭而後受初

蔡京既貶人心大悅是時方久旱羣出奎婁間及商英視

事之明日大雨霽不見上亦喜甚書商霖二字賜之於是

唐庚作內前行以紀其事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迴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曜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時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丁未先是呂惠卿既反目於王安石乃進安石二手簡又進日錄四卷四卷之內俱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故當時安石所著八十說不復見信於神宗而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四卷爲之也陳瓘謂安石此書詆誣宗廟誣薄神考蓋著撰日錄在退居鍾山之時讀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熙寧中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於蔡卞而不忍以安石爲非其後蒙宥北歸

編年錄 卷十二 十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大悔前言之過復著四明尊堯之書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捨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書藏之於家尊堯者蓋以神考爲堯而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也會右僕射張商英請以熙寧元豐政事類而編之目曰宋皇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以章紹述之實如宗廟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導洛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之類臣所定篇目大綱如此每篇如尙書之有序序其所以某法緣此事此意爲此設當時詔旨看詳申明等類撮其機要而載集之庶使天下知其本原罔敢懷異詔從之於是商英即尙書省令聽置局典領之又畫旨下瓘取索尊堯集瓘乃具表以黃帕封題繳申典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拆或謂瓘當徑申局中而通書丞相瓘曰瓘所恨在此不能直達乙

夜之覽耳豈可通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矣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邪繼而悉如瓘言商英既罷黜左僕射何執中乃上奏請正尊堯之罪詔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安所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蓋辟雍初成之日而執中時爲吏部尙書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安石坐像而瓘於尊堯集序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銜瓘也

丁未 丙申薛昂罷尙書左丞授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江寧府

昂自大觀三年四月除尙書左丞是年七月罷執政踰一年罷從所請也

編年錄 卷十二 十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八月乙亥劉正夫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尙書左丞除

侯蒙尙書左丞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鄧洵仁尙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大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除

正夫執政凡七年至政和六年五月拜相 洵仁緒之子

洵武之兄

庚辰吳居厚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除

十月丁酉鄭居中罷知樞密院事自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罷授依前官觀文殿學士中太

使一宮

居中自大觀元年閏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三月知樞密院事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三年至是皇后鄭氏上表以與居中爲同族不欲使之預政事故有是命 大觀二年二月御史中丞吳執中言祖宗以來戚屬不得預政故

概之其所以愛深慮遠至矣比下明詔追述先志俾中外勿復援引韓忠彥例戚屬爲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爲甲令崇寧二年七月繼嘗以鄧居中知樞密院事而後宮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懇請罷免曾未幾年復申前命中外未免於疑矣上封還疏手詔批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執中乃已

庚申吳居厚知樞密院事自宣奉大夫門下侍郎除

政和元年 辛卯

三月癸酉王襄同知樞密院事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丕承前烈率籲衆賢矧樞機有密之司參輔弼疑丞之地延登俊傑協濟事功王襄官剛方而肅恭敦厚而敏達學造六

經之奧智周萬事之幾著忠勤薦更委任分符外闔夙推鎮

編年錄

卷十二

十九

一 敬鄉樓遺書

撫之能持橐從班備諮論思之益比從起部進長天官銓衡盡公望實兼美宜陟本兵之武俾據經遠之猷方今異域梯航邊民耕稼及此承平而無事所宜思患而預防益堅乃心以稱休命

八月丁巳張商英罷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知河

制曰當軸處中義蓋先於體國承流宣化政必在於宜民雖用捨之有殊實內外之無間式孚大號周告多方具官張擢於廢

棄之餘付以經綸之重庶幾動績克濟事功謂險夷之備嘗宜

年德之彌邵越陪宰路既閱歲時而乃密引羣邪陰搖先烈誕

謾自恣寢虧奉上之忠狼戾弗恭殊失爲臣之體涵容滋久教

戒罔悛非徒有拂於師瞻固已大喧於公論繼披爾奏良動予

懷儻端揆之是居豈謀謨之可託載念弼諧之舊特優進退之

恩峻祕殿之崇班莅陪京之近服以昭舊眷以示私恩於戲秉我國鈞固欲曲全於體貌留子京鑰斯爲致厚於股肱戚乃自貽咎將誰執勉服成命往其欽哉

商英自大觀四年六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踰年臣僚論其昔嘗交通中貴求爲右僕射今又結近臣郭天信使之借譽爲固寵之計又引上書邪等及懷姦害正之輩使爲肘腋濟其邪謀凡十呈而罷拜罷商英既罷相知

河南府已而言者以其意欲動搖國是有害紹述於是落職改知鄧州未幾自通奉大夫降授太中大夫十月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二年正月戒諭士子勿傾搖國是其言曰商英昨以頗諱之學膚險之論鼓惑衆聽呼吸羣邪天下之士汨於流俗者咸仰之爲宗近來敕榜戒

編年錄

卷十二

二十

一 敬鄉樓遺書

告庶幾士知所嚮矣今則深慮士人舊習不除尙敢詆誣先烈肆毀新政傾搖國是有害紹述及學術不正特立議論見於程文者並於真卷詳加簽貼具析姓名當議痛與懲戒仍劄下知舉蔡薤四月詔衡州安置張商英放令逐便初商英既貶太學士有訟商英冤者上以語蔡京京乃上奏乞放許商英自便詔從之三年六月復責授汝州團練副使以泰州李彪作殿試策題及答語言指斥乘輿及嘲訕大臣等罪張商英時以爲李彪事在赦前故有是責宣和元年十二月壬午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卒時陳瓘寓山陽方與賓舊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爲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

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璫亦寢疾浸至大故熙寧初王荆公薦章惇召爲中書檢正被命爲夔峽湖北路察訪相度蠻事變之監司知州被其凌辱俱不堪相與謀曰有知渝州南川縣事張商英者其才辨可與章公敵一日召於未坐商英著道士服來長揖就坐惇好大言商英又爲大言以勝之惇喜歸朝薦商英於荆公以中書檢正官召商英自此進熙寧五年加監察御史裏行事神宗厲精政事商英言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數十百事而最大者有三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之卽爲利非其人急之卽爲害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則太平可以立致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民者商英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議更變乎紹興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言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呂大防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川皆坐貶言司馬光文彥博負國呂公著不當諡正獻云云及商英爲相務更蔡京所行事省六路上供錢鈔改當十錢爲當三罷內藏出剩鹽鈔歸之有司天下翕然推重時內侍楊戩提舉後苑興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奏曰祖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勳勞則別立昭宣宣政宣慶等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銜之會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狠傲弗恭等罪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商英慨慷敢言事然詭譎不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至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作

祭司馬光文極其稱美已乃追論其罪始也排擊元祐諸人甚力迨爲相則從而引用之蔡京置之黨籍中其實蘇熙豐進也大觀之政矯革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號無盡居士卒年七十八丁未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商英贈太保九月戊寅王襄罷同知樞密院事以中大夫知亳州制曰樞要之臣朕所信任苟虧忠節理不可容宜正刑以警在位王襄挾詭譎之智竊縱橫之謀中以罪辜屢貶斥比加杖拭復賜甄收粵錄典選之崇遂貳本兵之重寵私厚矣報効蔑然而密交近侍之臣妄肆薦延之論朋姦罔上黜罰何逃其罷政機往分符竹宜務循省體予寬於襄自政和元年三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執政僅半年以薦引近侍故有是命政和二年壬辰五月己巳蔡京以太師楚國公三日至部堂議事自太師致仕除制曰論道經邦莫大維師之任貪賢貴士斯爲有國之光朕紹祖考以宅尊攬英豪而制治存茲舊弼擢自先朝夙諸勇退之高殊轡具瞻之素肆涓穀且誕告明廷具官器博而行孚道全而德備學貫六經之奧智周萬務之微允藉宏材宜居上宰致主以迪前烈博古而緝庶工知無不爲言皆可績粵從任用以迄登庸首陳繼志之謨灼見治安之効始終一節磨不磷而涅不緇勤勞八年進以禮而退以義勳標竹帛名光鼎彝向厭元衡之煩祈遂安車之適久茲謝事孰與贊元矧今法度彰而克底於美成好惡明而舉協於公議念守文而忱惕思垂統之艱

難蓋將嚴分義以弭奔競之風振紀綱以肅煥情之習正人心而邪說泯究國是而衆惡消俾懷惠敵怨者舉滅其非謀而壞植散羣者率由於直道必有作興之術豈無丕變之方雖予表正於萬邦資爾儀刑於四海庶共熙於大政宜還冠於公朝俾囑爰賦之多庸示寵章之渥內隆聖眷外協輿情於戲同德同心斯契太公之望惟和惟一爰存伊尹之書尙小物之克勤庶猷訓之時式茂服休命往其欽哉

編年錄

卷十二

二十三

第一二

是年二月戊午朔詔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蔡京復太師在京居住先是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貶太子少保居杭州上用張商英爲右相商英藐視同列間言竝與上不樂罷之京密結納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京何在上信之遂召京復太師仍舊楚國公致仕又賜詔書開諭之丁未五月己卯詔賜蔡京曰臨平置塔初因錢氏尊相名寺起於治平匪緣近年創有增建蔡京忠貫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羣邪醜正意在中傷肆爲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比從閱實灼見厚誣惟大臣立朝誼當自任而哲王圖任何畏巧言顧予心之宜孚豈衆言之足慮聿加開諭毋或介懷長十二月以受元圭進封魯國公六年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仍赴朝堂及輪往逐省治事七年九月明堂告成進陳魯國公辭不拜十一月詔蔡京告老乞休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

治事

六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

再入政府五年至七年十一月拜相

政和三年 癸巳

五月辛巳何執中改太宰

執中以二年十二月受元圭除少傅是年正月改太宰兼門下侍郎癸巳八月燕樂成除少師 政和二年九月癸

未詔改三公三孤左輔右弼太宰少宰官名太尉改爲武選一品詔曰前代以僕臣充宰相之任六卿爲三公之官

昔我神考有志改爲或未遑暇朕適追來孝若昔大猷稽三代公孤之名攷左輔右弼之號是正名實惟古之師官

不必備而惟其人施於新書克祗厥服以成烈考之志宜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以左輔

編年錄

卷十二

二十四

第一二

司徒司空爲三公及尙書置令竝罷又詔太尉古官舊掌武事雖循秦漢爲三公之任名稱已久可改爲武選一品之任在節度使之上其儀物班序居執政之次見通鑑十月乙酉朔詔檢校官除太尉依舊外司徒爲少傅司空爲少保左輔右弼太宰爲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爲從一品中書省尙書省言契勘太尉在第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在從一品執政在正二品節度使在從二品欲太尉入從二品在執政官之下節度使之上執政官俸錢二百貫欲太尉減半月給一百貫詔從之餘竝依執政官仍立兩班十二月己亥改檢校太尉爲檢校少師十月二日少傅少保俱不改改太尉今方改之 蔡條國史後補曰國朝沿唐故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尙書令侍中中書令

編年錄

卷十二

二十五

敬鄉樓書

爲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中官制行
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爲尙書左右僕射至政和初創追周
官之制遂以太師太保爲三公易少師少傅少保是
爲三少蓋古謂之三孤孤之名不雅馴因以爲三少焉尙
書令則國初太宗皇帝嘗爲之後不敢拜以爲故事則如
故若侍中中書令因易爲左輔右弼左輔右弼雖亦舊名
然亦未始除授者至左右僕射則改爲太宰少宰又復存
太尉乃倣秦漢以爲掌兵官其恩禮儀衛咸視執政蓋特
命武臣焉而三公者當時謂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前日之
制爲官稱而已乃職任也故以三公則兼領三省事宰相
未嘗不兼領但不若今制以三公則總三省爲官長時魯
公既爲太師乃號公相蓋以三公而下兼相任者然魯公

權權重固辭此禮丐免書門下省所以丐免書門下省者

以樞密院事皆過門下不欲任兵柄故也上始不聽魯國

公曰今獨臣免書而已是其制固存乃從之行之久矣宣

和七年伯氏李邦彥力攻魯公既罷而致仕乃改太師直

以尙書令代爲三公蓋塞復相之路使不敢拜焉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爲尙書令

宗也當時有失

稽考但存本文

丁丑吳居厚罷知樞密院事

自宜奉大夫授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

制曰運籌帷幄同一體以致君作屏藩垣長萬夫而觀政倚重

蓋均乎中外申恩宜厚於始終迺曉諭英懇辭機務渙發褒嘉

之命用昭冲退之風明告治廷宜孚衆聽具官吳器涵方重學

造淵微篤周畏之小心韜經綸之大略逮事神考亟陞持橐之

嚴被知秦陵管冠司元之重爰暨續臨之始擢居丞輔之聯參

四近以陳謨歷百爲而盡瘁自載登於黃閣旋登掌於洪樞議
論發必有稽風力晚而彌邵規恢遠馭靡煩折筆而威懷啓率
精忠方在虛心而毗倚遽閱囊封之上願從閭里之安章屢却
而復來誠有加而莫奪永念元豐之侍從久陪嚴廟之豐養是
用錫武定之旌旄泣南昌之民社兼敦井賦併衍真租爲摺紳
晚節之光遂錦繡故鄉之樂式隆體貌允懇賢勞於戲十乘啓
行尙賴壯猷之助萬邦爲憲豈惟黃髮之詢毋豐爾音乃心王
室

居厚自大觀四年八月除門下侍郎十二月除知樞密院
事是年正月罷再入政府踰二年至是又上章告老故有
是命從優禮也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自特選文獻學士中

編年錄

卷十二

二十六

敬鄉樓書

居中再入政府踰三年至六年五月拜相

四月癸巳鄧洵仁罷尙書右丞

自通議大夫授依前官

制曰身任大臣義當體國苟懷讓而罔上倡晉勳之浮言公議

謂何典刑斯在宜申明罰以警官邪

具官鄧蚤被束求踐揚禁

密締交近習藉以游談陰舉儉人結爲死黨冀搖國是以逞己

私頃以久資從班擢陪政路顧渠魁之既逐猶居位之自如進

則面從初無享上之意退惟腹誹益圖附下之謀言章繼勝朕

難獨已尙以舊侍帷幄務全始終加祕殿之隆名付近畿之便

郡往加循省毋重悔尤

洵仁自大觀四年八月除尙書左丞至四年四月罷執政

凡三年以臣僚論列洵仁締交黃經臣故有是命

己酉薛昂尙書右丞

自資政殿學士

四年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學士樞密直學士
爲述古殿直學士恩數品秩並如舊

政和六年 丙申

二月童貫簽書樞密院事

自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除

制曰安疆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之寄經綸者文武之用式隆
取遠之圖乃眷勳臣久宣廟略爰正樞機之任仍蕃命數之加
肆輯朝紳宜孚詔綽具官端莊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鍾海嶽
之英材擅邦家之傑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洞毫
釐於千里匪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功首崇
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弗近克奔坐襲
氏羌之域裔俗聞風而面內殊鄰慕義而納交比參穆於台驤
兼奮庸於籌幄增峻撫邊之舊載遄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
編年錄 卷十二 一 二十七 一 敬鄉樓叢書

號令嗶嘰王旅惟所馳驅摧堅城於障塞之衝俘醜虜於軒墀
之下實庸實壑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攸
司之軍務嘉底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旄極三公之位敘進專
密席併衍真租予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之勸於戲申伯言邁
既四國之於蕃吉甫來歸宜萬邦之爲憲其益資於協濟庶克
迪於丕平諒肩乃心奚俟多訓

貫開封人五月除檢校少傅充威武軍節度使權領樞密
院事七年十二月庚子除檢校少師寧江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 元符末徽宗置局於錢塘且訪
求古法書圖畫之屬貫以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
游京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階貫以進踰年入爲尙書
左丞京德其輔已既相始開邊議收復青唐命貫爲監軍

積功累徙奉寧軍節度使貫恃功稍自尊軍政選置將吏

官屬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浸忤京意徽宗欲除貫開

府儀同三司京曰貫以宣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

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 政和初貫奉使契丹還益用

事關護兵柄皆屬焉遂領六路邊事以太尉爲陝西河南

河北宣撫使遷開府儀同三司樞密院官置知院同知院

兩房事於是徽宗曰元豐官制樞密院官置知院同知院

事其簽書院事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元祐

差除今童貫宣撫陝西等路帶行簽書與官制有礙貫見

係儀同即宰相之任也可改爲權領樞密院事拜太保河

中節度遷太傅封益國公 祖宗法屬羌不授漢官有功

則於蕃官轉遷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箭手有分

編年錄 卷十二 一 二十八 一 敬鄉樓叢書

地得以保其鄉里墳墓至是則使居新邊禁軍逃亡者罪

至死不貸至是則許改刺別軍邊備軍政自貫壞矣 初

童貫附蔡京以進既顯浸與京異久則抗衡弗肯下京京

嫉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北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

上平燕策謂當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上遣承

宣童師敏持貫策示京京第留之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

有虛名爾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

何以付貫上意頗沮京即劾貫前後壞邊事今又欲開邊

釁小人必亂國章凡四上上迺下議除司空令致仕而罷

所領時置三少無司空蓋欲別異之也貫大懼遂邀京等

出城置酒厚甚以二犀帶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遂格

於是京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貫時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

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不復朝他日則如故時上眷京亦稍衰矣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北事只我了得及與貫爭權弗勝遂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或曰京未始有此言於上特其子條假託以欺世云 貫之使遼也信燕人趙良嗣之言卽條上平燕之策選使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攻遼取燕雲十四州地會方臘叛命貫南討以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徽宗以賊熾爲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盡以付汝不得已者徑以御筆行之臘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復宣撫陝西河東河北路 宣和四年女真報遼主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統諸將兵十五萬屯近邊虜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故城南而還遂詔班師時蔡攸亦以副使至河間宰

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悉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詔貫
攸毋歸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藩乞損歲幣以復舊好貫
怒其不納土麾而去之虜追我師至涿州我師復大敗自
熙寧以來累世所積掃地盡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下金人
已取燕志益驕使往返邀索不已卒以遼人舊歲幣爲數
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代稅緡百萬奉誓書以往方命交地
五年貫與攸以兵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力悉爲金
人席卷而去蓋殫國力以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貫
上表告功落節鉞爲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越兩月命貫
致仕

四月辛未何執中以太傅致仕自少師兼門下侍郎授太傅榮國公致仕罷相

名節之全實乃初終之美其誕揚於渙號用褒顯於崇功何執
敦重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蘊濟務之圖而將以遠識迪匪躬
之操而持以忠心蔚爲儒宗達不聞於離道時推王佐進必務
於輸忠粵祗事於潛藩旋登庸於揆路宣王之倚方叔克賴壯
猷高宗之式甘盤亦惟舊學時著格天之業蔚然奠枕之勲丞
弼八年勤勞百度比已諸於勿藥方虛佇於贊元有懷知足之
規遽起告歸之志露章來上引諫莫回祈盡解於政機遂獲休
於家食閱勞以事思亶乃誠特蕃命數之隆惇爾老成之厚咸
有一德念克底於成功茲惟三公用載光於得謝拓封賦邑加
食爰田推紹冠赤舄之華從鳴杖安車之適眷言碩望垂訓無
窮於戲下膏澤於民予敢忘於丕績告嘉謀於后爾毋有於遐
心祗服殊榮永綏備福

執中自大觀三年六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入相八年至是累上章乞致仕上以潛藩舊恩故優禮之國朝自張士遜以宰相致仕七十年間繼之者惟執中焉七年十一月太傅榮國公致仕何執中薨年七十四上臨奠極哀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謚正獻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無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爲徽宗言之自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

五月庚子鄭居中太宰自特進知樞密院事授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

居中太宰制曰格於皇天實繫贊元之任渙其大號罔非同德
之求若時樞筦之臣久儻鈞衡之望用熙帝載俾正台司式涓
剛日之良誕告治朝之聽具官鄭居中高明而篤厚直諒而純和識

探道奧之微謀合皇猷之蘊馳顏閔之極摯蚤擅儒宗非堯舜則不陳是爲國器粵絲簡識薦被褒揚徧躋禁路之華再陟本兵之峻直道之行弗撓辰猷之告允臧進則盡忠義不阿世退而載采言可底行眷名實之竝孚歷險夷而一節肆念繼承之重莫先圖任之能有能奮庸既灼知於弼道乃立作相期遂顯於謨明載崇爲國之九經以又建邦之六典陰陽和而萬物得變茲一氣之元上下交而其志同惠在四隣之睦尤迪朕志畢協師虞就升亞保之崇資克佇貳公之美化疇封井戶加食租田併隆體貌之恩增重股肱之寄於戲帝賚予弼茲用亶於延登民具爾瞻益毋忘於夙夜若古有訓無兢惟人惟說命之暨乃僚如尹躬之佑厥后從欲以治罔不同心尙克邁於遠圖以對揚於休命

編年錄

卷十二

三十一

敬鄉樓書

正夫少宰制曰灼於四方蓋本明良之會式是百辟莫先丞弼之圖乃眷宗臣蚤陪幾務具協民瞻之素俾居宰揆之崇消選剛辰亶孚列辟具官劉直清而惇裕閱博而醇深行高儒席之珍識探聖文之奧迪九德之美蔚然善蔡之資挺三俊之休允矣嚴廊之望歷更中外綽著猷爲頃入輔於文昌旋進參於政本夙勤致君之節動昭享上之誠入告辰猷其克從先王之烈肆疇嘉績惟簡在上帝之心言輒契於朕謀人莫渝於汝守若昔交修之助維時共政之求將用釋於天工知人則哲宜使熙於帝載秉國之鈞位班袞職之隆名亞鼎司之重克灼知厥若久堅勵翼之懷率惟茲有陳用底經綸之蘊誕揚休命式副宸俞載超錫位之聯增進舊庸之任剖封爰賦衍食加田疏恩渥之便蕃示延登之簡注於戲爰立作相永言考慎之艱罔不同

心益邁謨明之協仰惟前代圖任舊人曰成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迄於閔天時乃格天之業具存經體之勳尙懋遠圖以期予治

壬寅鄧洵武知樞密院事自保大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讀選正奉大夫除

宣和元年四月除少保封莘國公二年正月卒洵武再入政府四年至是卒於位贈太傅贈卹甚厚諡文簡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洵武以爲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後契丹衰王黼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沒矣

八月己巳侯蒙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尙書左丞除

薛昂尙書左丞自銀青光祿大夫尙書右丞除

十一月庚子白時中尙書右丞自試兵部尙書通中大夫除

編年錄

卷十二

三十二

敬鄉樓書

十二月乙酉少宰劉正夫致仕

正夫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少宰是月以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入相僅踰年疾病乞骸骨故有是命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賜詩寵之疾作卒於道贈太傅諡曰文獻自正夫去位王黼爲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相繼竊位皆鄙夫愚失之徒云

政和七年丁酉

八月鄭居中罷太宰以母憂

居中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太宰是月以母憂罷自張商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爲徽宗言之至是爲相四方欣然望治丁母憂十一月卽詔起復八年

七月罷起復以西邊奏捷除少傅是月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九月罷起復居中入相起復前後僅三年至是懇祈去位遂以夢制自終云

十月戊寅侯蒙罷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知亳州

蒙自大觀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八月除尚書左丞政和六年十一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月罷執政除七年以目疾乞罷而有是命尋除資政殿學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余深少宰自門下侍郎授特選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丞天子以贊助萬幾時乃代工之任熙帝載而使宅百揆莫先同德之求眷我宗臣久於政路爰繹師虞之素俾升宰席之崇涓擇剛辰誕賜顯冊具官直方而敦裕肅父而純明學參

編年錄卷十二三十三一敬聖樓藏書

聖域之優識達道原之大威儀是力凜然廊廟之材文武兼資允矣邦家之望夙延登於近輔實具紹於先猷明哲自將忠忱一致載執黃扉之柄益隆巖石之瞻臯陶之陳帝謨既懋弼諧之義山甫之將王命有嘉出納之勤具昭成憲之休未究大儒之蘊朕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罔父若四方之是訓則九敘之可歌視君如腹心矧務同於一體用汝作舟楫庶克迪於多懼其進秉於國均仍兼釐於政本特超賜位併衍真租聿彰倚注之殊式示寵光之渥於戲時則有若伊尹惟斯道而覺民王曰惟爾君陳以嘉猷而告后允蹈昔人之美迄臻庶事之康三階平則風雨得其時衆賢和而天地爲之應宜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八年四月以西邊奏捷除少保是月兼神霄玉清萬壽宮

使以鎮江府金山爲之

同日白時中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十二月丁巳薛昂門下侍郎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遷特進除

重和元年戊戌八年十一月改元

正月庚戌王黼尚書左丞自起復宣和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上清宮監除

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

九月庚寅薛昂罷門下侍郎自特選遷彰德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讀

制曰輔巖廊而斷國論允圖庶績之熙秉齊鉞以在王廷式示萬邦之憲茲極人臣之美尤爲儒者之榮乃瞻耆英固辭機務特褒徽數用渙明綸具官德粹而行孚量閱而識遠學通聖奧會歸六籍之醇文揆道華度越百家之小駕說早宗於士類輸忠深簡於朕知頃自禁嚴進膺柄任再陟貳丞之峻肆居左省

編年錄卷十二三十四一敬聖樓藏書

之崇有合於稷契之言所陳必堯舜之道俾予從欲以治既迪大猷厥其永孚于休具紹先烈方賴協恭之助沓披巧罷之章載惟前後之十年盡歷險夷而一節重違雅志爰錫異恩豹尾神旗壯軍容於要闔瓊臺雲闕便燕息於清都仍陪經幄之親併衍租田之後於戲克左右厥辟敢忘大政之咨毋金玉爾音尙罄嘉謀之告其祗朕命益勵乃誠

同日白時中門下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王黼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馮熙載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范致虛尚書右丞遷中大夫除

熙載尚書左丞制曰文昌總理治官承轄綱紀臺事用助宰揆實班輔臣圖任惟艱時咨在列式序厥位我得其人官才

高而行醉器博而用大自得淵源之學發爲體要之文踐歷禁塗旋以憂而去職僅終禮制比趨召而還朝草再視於北門旨密承於東閣眷惟爾德匪特翰苑之才蔽自朕心擢處肅機之地入則陪三省以論大政出則糾六官而董庶工惟修舉元豐憲章率由羣后俾紹述神考政事允升大猷適觀厥成同底於道

致虛尙書右丞制曰仰惟神考肇建文昌外設六官內度百揆惟是二丞總治實爲執政大臣肆朕紹休尤謹厥典惟時迪哲乃得其人具官范致虛問學淵深操行醇固有經邦之議論發於文辭有遵道之誠心見之事業比從居里召領嚴祠載循士論之公權寅刑官之長謀猷屢罄聞望益隆進糾正於中臺俾紀綱於右轄入與機務協成雋功惟陰陽之機方以政而輔相天人

編年錄

卷十二

三十五

一 敬鄉樓藏書

之際實有道以和同勉懋爾庸以弼予治

時中執政凡八年拜相輔重和二年正月拜相 熙載字

彥爲衢州西安人

宣和元年 己亥 二年二月改元

正月丁巳余深太宰

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王黼少宰

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授少宰兼中書侍郎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深拜太宰制曰太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北斗者人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俯眷經邦之重敘登元宰亮翼衆功誕揚綸綍之言孚告紳紱之聽具官深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清通學足以探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經世之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徧儀三省殆閱十年頃進秉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不應僊志御事厥榮

有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務協太平守成之規養年於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陽寒暑得其序下之則紀綱法度適於中德音不瑕已諗周公之美哀職有闕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嚴瞻授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仍陪多戶之封受任既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蓋自擬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曹爲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之房杜居前姚宋亦並稱於後顧曾何比予於是矧時則勿有間之勉快大猷追紹隆古

編年錄

卷十二

三十六

一 敬鄉樓藏書

合於理義之方譚論明謨允矣佐王之略高文大冊傑然冠古之英國之光輝予有疏附頃自左綱之峻頃陞右省之崇勅天之命惟時幾益罄同寅之助役志於享無爽侮聿多載采之勳豈惟衆賢和而物和茲乃百姓足而君足三台之階兩兩瞻當齊色之占南山之石巖巖爰屬秉鈞之望惟希資弼若時登庸其遂相予無以易汝俾陟宰司之重兼釐政本之繁懋官超彝典之常賜位職文階之冠申加多邑併衍真租於戲尹躬賢湯而克享天心高宗得說而咸仰朕德相與之妙於今可師矧書垂告戒之言有嘉謀則順於外而史述彌綸之用持衆美以效之君故四方其訓以無兢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往資予翼式副民瞻

初黼爲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

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黻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德其助已也累遷至翰林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為叛已怒甚徙為戶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為黼罪及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為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為奏罷方田汰堂吏毀辟雍及醫算學減橫行遙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為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坊樂又宴其家以落之遂以少保為太宰稍襲京故跡專以燕享為事五

年十一月丙寅幸王黼賜第觀芝草黼專結梁師成既為相再賜大第於城西開徑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幸觀黼之室閤張設寶玩山石侔擬宮禁喟然而嘆其富樂時上留黼家駐蹕因大醉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上深悔之長睦州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破陷六州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又拜少師 遼人李良嗣不得志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真與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為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并所得支郡即率百僚詣文德

殿稱賀徽宗解玉帶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 初黼既得秉國念無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副焉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相名其居閣為得賢治定後徽宗幸黼第始悟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由是黼眷稍熄乃拔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以太傅致仕而猶領應奉司初王黼為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黼本以何執中所汲引及居言責即疏執中罪以白徽宗請罷之欲使蔡京專當國政徽宗不可而止適時得君承京之後其為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泊童貫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罪也欽宗即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籍其家

三月己未馮熙載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除

范致虛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張邦昌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除

致虛執政僅一年九月以母憂去位靖康末資政殿學士范致虛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統兵復西京未幾兵敗退潼關建炎元年五月復命為京兆經略安撫使小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

十一月戊辰張邦昌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王安中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邦昌尚書左丞制曰朕纂承祖考保父家邦永惟萬事之微實賴四鄰之助久惟登用茲有次陞具官張履信而守謙蹈中而迪吉學足以貫天人之奧識足以通今昔之宜擢自演綸古訓

載揚於鳳閣試之專對王靈遠暢於鷄林旋假道於北門肆參
華於右轄試觀體國備見濟時惟允協於一心遂克和於庶政
宜進厥序俾孚於休朕心朕德惟乃知嘉謀嘉猷其入告

安中尚書右丞制曰朕體貌衆賢紀綱萬事終始慎厥典俾罄
竭於謀猷左右惟其賢庶緝熙於政治具官王敏明而通博端
亮而靖共册府養才久負致遠之器職禁林華國益高爾雅之
文章有鋪張揚厲之能多獻納論思之益人望尤屬朕心不移
宜參輔於中臺以服休於右轄爾惟外協股肱之力內殫心腹
之誠謹微罔失於時幾守正率循於法度期予於治時乃之休

宣和二年 庚子

六月戊寅蔡京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初封嘉寧公

制曰人主之職論相動繫四海安危之幾大臣以道事君不失

編年錄 卷十二 三十九 敬鄉樓書

終身進退之節眷惟元老懇解國均雖貪得天下之善明與圖
厥政然閔勞軍國之機務勉徇乃情有如待遇之始終增光老
成之去就敦勵風俗簪光臣鄰式寵其歸用告爾衆具官京道大
而用果器博而才周學探聖王之淵源智該事物之變化善斷
大事被遇三朝祖宗留以輔予士夫視其行事粵惟紹述之始
起於流落之中朕心乃知予倡汝和興事造業以熙於庶績制
禮作樂以文於太平學校還三代之風疆土率寧人之指邊隅
不聳久恬鎮撫之威年穀屢登時顯慶調之助房元齡之居宰
相積十五年郭子儀之校中書二十四考方便咨詢之計問資
啓沃之謀連上囊封堅辭衰職便亟召而不起詔親諭而莫回
深惟耆舊之臣豈以筋力爲禮往緣告老已酌權宜止造五日
之朝稍便其燕處不治三省之事欲紓其賢勞肅相老而素恭

留侯晚而棄事壽雋在服精神折衝安事引年殊佛素望然功
成身退者天道之持滿居寵思危者君子之見幾歷觀自古之
名臣鮮或自全於晚節與其留以自輔固資論道經邦之遠圖
豈若聽其退休俾遂既明保身之雅志是用仍上公之故秩衍
賜邑之新封許上印章榮居賜第往逐鄰里之父老共盡養榮
之賜金士皆聞風而激昂人或垂涕而太息於戲西伯善養呂
望忘東海之故居成王既封周公老京師而自近雖已歸而謝
事猶勿忘於告猷寢食以時藥石自輔

京自政和元年五月自太師致仕除依前太師楚國公三
日一至都堂視事至是年六月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三入
相凡九年 先是政和六年上章告老詔特許三日一造
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通治三省事謂之公相事畢從

編年錄 卷十二 四十 敬鄉樓書

便居第宣和元年復自陳乞免三省文書繁銜從之至是
再乞骸骨以聯姻國戚子尚王姬賜予寵賚略無虛日輕
車小輦鳴鑾七幸命坐賜酒用家人之禮君臣際遇曠無
前比眷禮若此安敢言去緣疾病浸深不能自已詔依所
乞守本官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
恩禮俸給之屬並依舊仍朝朔望從優禮云御筆
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章數十上陳乞致仕自夏祭
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章批諭諄諄再四遣官宣押堅
臥不起其詞激切確然不按照依所乞守本官致仕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太宰授少傅知福州
制曰熙帝載而宅百揆內嚴論道之崇倡九牧以阜兆民外倚
承流之寄願本末之一致期左右以同寅眷予壽俊之良久處

政機之務問高年而寬委責茲爲貴老之先欽大臣而備禮儀式示優賢之厚誕敷不律播在治朝具官剛大而粹夷高明而敏達才周繁劇蘊多識以濟時學抄淵源貫羣言而博古蚤深王佐之略衆推儒術之規揚禁近之清班躋鈞衡之要路正色臨下諒鎮服於未形直道事君嘉啓沃而入獻載登左闥進官冢司赫赫具瞻維邦基於柱石願頤令望定國是於善龜三年有成百度惟正賴彌縫之善訓贊紹述之休功方須帷幄之誠遠幕林泉之適露章踵至瀝懇殊堅俯諄諭之甚勤抗忱辭而益固惟尊德樂道之義宜罔拂於朕懷念難進易退之風且重違於雅志是用解上相之印綬畀中權之節旄亞傳華資仍賁衰衣之寵閩山奧壤允光書錦之榮拓乃邑疆衍之租食於戲曹參遵職嗣與寧一之歌伊尹告歸遠思寵利之戒尙仰承於

編年錄 卷十二 四十一 一 敬鄉樓書

注意母專狗於一心緊我宗工奚俟多訓

深自政和七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凡四年至是數上章乞解政而有是命從優禮也拜罷趙子

樞舊事云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傅威武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

十二月戊辰余深奏福州私第建御書閣蒙賜名賢弼亮功乞依白時中例差破使臣詔余深數差破使臣等在京

依鄭居中例在外依使相例施行

庚戌王輔太宰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宣和三年 辛丑

五月戊戌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居中服除拜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崇國公二年十

二月除權領樞密院事是年五月落權字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真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重貫主其事居中力陳不可又謂京曰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公何以遽與此舉京曰上意已決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此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犯遼國遼國之兵屢敗國勢危蹙王輔爲相力主其事欲舉兵以應之以重貫蔡攸爲宣撫使副總師以出居中復以爲不可王師既出撫定燕山居中進太師五年六月戊申鄭居中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曰文正王稱曰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與攸輔輩同受燕山之獎謂之具臣可也

編年錄 卷十二 四十二 一 敬鄉樓書

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中書侍郎授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亳州

熙載自政和八年九月除尙書左丞宣和元年四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一月罷執政踰二年時王輔爲相熙載與

之共事多不協臣寮論其鄉邦經盜賊侵蹂之後更不歸省墳墓故有是命尋領宮祠而卒

同日張邦昌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尙書左丞除

王安中尙書左丞自中大夫尙書右丞除

李邦彥尙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太中大夫知開封府兼侍讀修國史除

五年五月邦昌以收復燕雲除正奉大夫在政府凡七年

靖康元年正月拜相

宣和五年 癸卯

正月王安中罷尙書左丞自中大夫罷授遠軍節度使河

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兼知燕山府

制曰修政事而攘夷秋事恢辟國之謀說禮樂而敦詩書斯稱
總戎之命朕君臨六合子惠多方曉初附之遺黎倚同心之碩
輔容民畜衆實先保定之施任賢使能可後褒崇之勸誕揚恩
綽敷告治朝具官王識蘊雋明器疑閣博高文大冊宣居後學
之宗直道公言綽著弼臣之體自陟二丞之峻日隆四近之尊
推翰墨潤色之工劇繁無滯養河山深厚之氣簡重愈乎勳業
佐時忠嘉享上惟燕山之作屏應析木以奠方久淪胡虜之塵
未復衣冠之習屬戎酋之渝誓整虎旅以徂征名山大川悉載
廣輪之制流風舊俗喜還教化之淳念綏撫之惟新在阜成之
有術雲霓之蘇大旱爰契羣情文武之憲萬邦適符予欲特轍
政機之要出臨朔塞之雄上將鼓旂俾專威於雙節中堅號令
仍盡護於列城加衍爰田增陪眞戶用錫爾祉不昭物采之華
編年錄卷十二四十三一敬鄉樓書

安中自宣和元年十二月除尚書右丞三年十一月除尚
書左丞是年正月罷執政踰三年會收復燕山安中請行
故有是命

二月乙酉李邦彥尚書左丞自太中大夫
趙野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

野尚書右丞制曰人主勞於求賢將以濟天下之務君子樂於
行意蓋由蘊胸中之誠惟正邦之略在我而有餘故佐王之學
因時而自顯服持神器之重庶穆政塗之賢延登傑材用孚衆
聽具官高明而博達凝遠而裕和學擅儒宗據發六經之奧行

爲世範兼包九德之醇早踐歷於近班益懋揚於賢業蘭臺率
屬尤高憲部之能熱島擒文再入禁林之直追典章於三代孚
德意於四方望實兼隆操守彌固是用延登筵席贊機衡用
彰眷倚之隆克迪猷爲之美噫立政立事既先崇德之求惟幾
惟康勿替同寅之助往祗朕訓益肩乃心

五月邦彥以收復燕雲除通奉大夫六年四月丁父憂起
復執政凡三年至六年九月拜相 五月趙野以收復燕

雲除通議大夫

辛亥蔡攸領樞密院事自丁謂蔡攸領樞密院事自丁謂

制曰有常德以立事莫先保大之圖耀神武以折衝尤重本兵

之寄必文武兼資之佐負勳德並隆之名夙膺簡知乃稱眷倚

編年錄卷十二四十四一敬鄉樓書

具官高明而達敏敦大而粹溫學深六藝之淵源識洞萬微之
表裏蚤承寵遇徧歷清嚴非道不陳微言咸告久聯二府之秩
旋視三公之儀自撫定於燕雲悉混同於趙魏遠追吉甫薄伐
及乎太原近比晉公宣恩徧於淮蔡亟躋夏篆之冠益修緇衣
之榮頃者徂征行師班席之上茲焉密議運籌帷幄之中不移
左棘之峻班爰領鴻樞之鉅任屬爾象賢之美副予注意之深
素體至懷奚嫉多訓

九月落節鉞前官少師領樞密院事七年六月除太保進

封燕國公

七月己未領樞密院事童貫致仕自太師楚國公致仕

制曰觀天運者有寒暑之序萬物所以盈虛受國爵者陳禮義
之經大臣所以進退眷惟者哲久執鈞樞近悅遠來尤深補袞

之助功成名遂遠起浮雲之思姑狗冲懷具孚羣聽具官英資
敏識宏度明謨勤勞王家膺任邊寄文事武備之經緯其應不
窮乾端坤倪之混融成歸有截帷幄著前籌之畫旌旗極良將
之規百辟服其勳庸四夷望於風采方還定雲燕之俗庶同享
廟堂之休何嫌何疑而弗肯留於再於三以期得請昔秦穆詢
茲黃髮矧膂力之未愆抑孟軻謂無親臣取喬木以託興卿不
諒此朕難重違且知止足以安身慮固全矣况辭寵榮而礪世
時有助焉釋宥密之煩機以公師而就第內朝間至尙佇見於
儀刑異數並存蓋特降於體貌仍陪眞食用衍映封於戲元老
壯猷方叔素賤於荆狄盛名高節子儀遠過於威文惟壽豈之
彌康以忠嘉而入告

編年

錄

卷十二

四十五

敬鄉樓叢書

貫自政和六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領樞密院

事是年七月致仕在樞府踰六年而罷

宣和六年 甲辰

八月乙卯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

落劍南東川節度使除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兼充

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進封徐國公

金人以我之納張覺也欲敗盟故用貫七年六月進封廣

陽郡王 金人再取蔚州且絕交山後之議明年復起貫

領樞密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又明年封廣陽

郡王未幾邊遽至粘罕將南侵貫遣馬擴往聘窺之虜以

納張覺責我且馳使太原告相國已與兵貫厚禮之使者

欲貫速割河東地以河爲界貫聞之氣概搏手無他策亟

謀還貫甫至京師而胡騎已長驅向闕 貫握兵三十年

權傾四方奔走期會過於詔 初道路目語莫敢誰何貫頗

疎財後庭妃嬪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凡上左
右交口稱譽一詞寵煥赫然乃至陰謀搖東宮聲焰震天
下服食逼乘輿金寶充私室又招僉健少年萬人號勝捷
軍以爲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呵衛擬擬宮省一時昭利樂
禍之人趨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門斯臺賤隸自承宣
使而下凡數百人庖夫廐兵亦官至防團刺史惡稔豐盈
卒以起戎貽禍毒流四海

九月乙亥白時中太宰

自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授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

李邦彥少宰

自起復通奉大夫守尚書左丞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時中太宰制曰朕觀三極之道而驗天人之理無異致稽六藝

之文而知古今之治爲同歸故修人紀者可以懋格天之功而

式古訓者可以揆當今之務方丕宣於景命肆允迪於大猷用

編年

錄

卷十二

四十六

敬鄉樓叢書

簡民瞻共熙政績誕揚煥號敷告治朝具官白學貫經邦識探

道奧英辭麗藻兼討論潤色之能議議直言有獻替彌縫之益

周旋丞輔副貳機衡救事圖功謀合機深之蘊詮時翊化治臻

晏樂之期僉論汝嘉庶工無斁眷是中臺之政揆於冢宰之崇

總萬目之綱舉用違而計職受羣吏之會核名實以兼能勸相

邦家撫綏夷夏式佇經綸之業允諸夢卜之求用能進秉國成

特隆位敘錫公圭之顯爵兼東省之侍班鼎鉉均和參贊調元

之度泰階齊色益彰同德之符於戲器博者其用周志遠者其

功茂丙魏號同心輔政未聞臻漢道之隆姚宋善應變守文僅

能躋開元之盛方六合混同之日乘百年累洽之基保文祖之

愛民敢忘篤敘協先王之成德允賴交修毋俾商周之臣獨專

古昔之美勉祗重任永底太平

邦彥少宰制曰太微上符列宿次輔拱三光之庭文昌授政四方宰臣接六官之務予近郊時謂真儒履正奉公協濟休明之治贊元經體宜應考議之求敷告朝倫誕揚命渥具官李端方而肅又簡重而裕和偉望宏才夙擅摛紳之譽博聞強識兼通典籍之醇登翊化鈞薦更歲律協廊廟訏謨之議無有黨偏審政機綱目之繁備宣忠恪嘉言底績膏澤在民方國家閑暇之時席祖考隆昌之緒以內治則立經陳紀以外攘則保大定功政事集熙豐之成疆宇復燕雲之舊惟克紹先烈乃臻夷夏之安而聿懷永圖尤切淵冰之念惟志慮協於克一則功業底於丕平是用延登揆路之崇式貳西臺之要爽邦由哲載圖弼亮之勳立政惟人疇展經綸之蘊陪敦貞食超進文階以昭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納誨輔德式彰傳說之欽承以道

編年錄卷十二 四十七 一 敬鄉樓叢書

覺民罔俾阿衡之專美務恢遠業以副具瞻

七年十二月徽宗出居龍德宮以少宰李邦彥爲龍德宮使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副之

丁亥趙野尙書左丞自中大夫尙書右丞除

宇文粹中尙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宣奉大夫除

蔡懋同知樞密院事自樞密院大長子除

粹中尙書右丞制曰與治同道則興克謹先王之戒惟后非賢不父用先碩德之圖矧庶務之幾微紫四方之風化思得宏博之彥聿修康濟之功延登偉材以參近列具官宇文粹中剛明而博敏嚴重而粹夷與學勤乎天人達識周乎事物蚤膺簡在亟踐禁嚴大冊高文夙推於制作崇論宏議屢罄於忠嘉中立不倚而絕朋比之嫌應變無方而蘊經綸之素雖內相獨承密旨嘉陸

贊之善言而中臺總治庶官資戴胄之振職其自論思之列特進網轄之崇股肱良而庶事康期永臻於至治號令臧而下民若茲有賴於協心往茂爾猷以光朕訓

懋同知樞密院制曰保大定功誕奮威懷之略圖事揆策必資經濟之才國家列右府之庭重本兵之任謀猷啓沃密陪輔拂之聯政事咨詢實荷股肱之寄敷求雋彥參乘繁機爰得異人式孚羣聽具官器博而慮遠實茂而聲宏學業富於胸中智術高於當世惟爾先正實爲聞人明德茂勳著在王室遺芳流澤貽厥嗣賢傑然濟美之資挺爾致君之節越由天府擢任鴻樞往體殊眷之私益勵同寅之志夫文事必有武備身兼兩藝之全而聖主斯得賢臣適契千齡之會亟祇朕訓永肩爾心

十一月丙子太宰王輔致仕自太宰兼門下侍郎致仕

編年錄卷十二 四十八 一 敬鄉樓叢書

制曰明王立政惟人倚輔弼所以致格天之業大臣事君以道緊進退所以爲勵俗之方眷予魁柄之英久幹化鈞之重茲屢披於奏牘蘄遂卽於里居飾宣典冊之華誕告縉紳之聽具官王輔智周而氣粹量廓而才全與學明精授之原敏識達樞密之會道將興世聿臻熙治之期帝實資予出偶明良之運國有隆棟時之寶臣論大政則以揚功遵制爲善繼之能熙庶績則以責實循名爲修文之效獨力乎衆說浮沉之際屹然砥柱之安有爲於羣策幾微之先昭若大龜之決然燕朔告侵疆之復華戎恢共貫之圖陰陽時敘而應太階之平民物率而而迪頌聲之作六年於此一德惟純周公之思三王既兼穆穆之美山甫之式百辟靡忘翼翼之忠比深戒於滿盈乃力辭於疾恙朕念君臣廣載曾略無纖芥之嫌而海寓混同宜共享安平之福屢加

敦諭益厚倚毗繼觀造膝之陳備見投誠之確顧重違於雅志其暫解於繁機宅百揆而奮庸孰若勳名之邵以三公而就第式增體貌之崇紆使組於瓊宮衍戶租於爰賦於戲若皋陶之邁種德嘉謀已稔於舜庭如房喬之不吝權令名獨高於唐室司國論則有維石巖巖之望安家食則保赤烏凡几之榮示勞佚之惟均靡終始之或間其祗若於猷訓用光昭於前人

舖自宣和元年正月拜相是年十一月致仕入相凡六年至是八上章乞骸骨照依所乞守本官致仕應于恩禮朝謁人從等竝依蔡京例仍給節度使俸從優禮也舖當國之久專權稔惡中外畏之無敢言者及是上覺悟罷其政事天下稱快淵聖即位之初以其首建燕山之謀馴致虜禍誅之於輔固村云

編年錄卷十二 四十九 一 敬鄉樓叢書

十二月癸丑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自太師魯國公致仕依前太師領三省事

高壽宮使

先是上欲再起京詔置講議司命京兼領至是遂落致仕領三省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宣和七年乙巳

四月庚申蔡京復致仕罷領三省事復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制曰用人求舊惟治世之通規置相克終茲哲王之令典眷時元老方領繁機忽懷知止之風莫遂貪賢之意誕揚渙號敷告大廷具官道周而德全氣博而用遠學探天人之蘊才兼文武之優蚤逢休辰亟立要路謀謨王室殫獻納於三朝輔相朕躬閱勤勞於九閏迺者當初載旁求之日席四方全盛之資遵制揚功榮先猷之具舉制禮作樂凜太平之有文昨方就於燕閒

比再司於重劇念蒼生之計聊起謝安顧黃髮之咨遠同呂尚屬偶嬰於疾恙致稍闕於會朝正考父三命而茲恭莫違愆息衛武公百年而自敬薦貢忱辭朕素降體貌之恩增厚始終之義自任斯民之重宜無足辭閑勞三省之煩期於必請是用俾還公印歸即里居申衍爰田陪敦真賦衰衣赤舄尚聯使於神霄几杖安車庸留居於魏闕勉從雅志以副至懷於戲再圖揆路之勤永予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勉藥石以自持俾神明之益壯往承休命尚告嘉猷

京至是四入相累月而罷京自崇寧之後已居相位雖屢黜免然未幾而復自是執政者幾三十年始終紹述之說鈐制上下以聘其私天下不勝其弊及此既老矣先是以老疾目失明文書案牘不能省閱悉使其子條代之條因

編年錄卷十二 五十 一 敬鄉樓叢書

竊弄朝權進退人才皆出其手議者喧然不平京不自安遽復求罷故有是命臣僚論條略曰伏見龍圖閣直學士蔡條辟學邪見累挂謫籍陛下優禮元老條以京愛子之故得出入禁闥而復不循分守自任以國事之重竊弄權柄率意自專一時倖進苟得之徒罔集其門勢焰熏灼接見賓客逾於執政條假然居之不疑延閣華資非所宜據伏乞敕旨削奪以爲妄作之戒 初京再領三省以盲廢事事皆決於子條條時以龍圖閣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而條威福自任同列不能堪又與其兄相仇於是罷條侍讀提舉亳州明道宮條既罷京復致仕條尋又爲言者所論上從之遂罷條職詔曰蔡條比建議宣和庫令置式貢司掌凡四方式貢之餘以待天子之用撥元豐大

觀權貨務庫金銀並入宣和庫朕撫世隆平昭德崇儉而
條妄意建議請創置式貢司於宣和庫張官置吏又分六
庫以括四方錢幣萬民之貢又欲空府庫之所有以實之
違典式與徽徽繼國用啓私藏可特落職 言者又論不
當以三公領三省其奏曰尙書政事之本也神考遠稽周
官近取唐典乃建六聯以分邦治惟令居中與僕丞禮絕
以太宗皇帝爲尙書令而尙書令虛位百 年臣下無
敢當其任者元豐初詔曰三省各有體統實相維持元祐
初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已非故事繼而呂公著司空
平章軍國事紹聖臣僚論列以謂當時大臣陰與公著爲
地除去重事名曰下彥博一等而實兼三省之權事無輕
重無不與之侵紊先烈莫大於此然但增平章之名猶未
編年錄卷十二 五十一 一 敬鄉樓叢書
改官制也政和初蔡京自蘇州還朝何執中已任左僕射
難以去之遂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不避
其鈐制人主抑塞士大夫每以元豐爲言至自領三省則
不復以元豐爲法蓋蔡京唱之王黼因之元祐大臣所不
敢爲者而京安爲之且元豐五年始行官制曾未數年京
乃謂先帝欲改而未果豈不矯誣先帝乎使天下議之國
史紀之改元豐官制自政和始豈不害陛下述事之孝乎
三省者人主出令之地也故舊制宰相同平章事而已新
制則僕射兼侍郎而已示不敢專也今領三省則權倖人
主非所當也又况三公之官皆以功賞或積累而至非若
古者待以論道經邦也蔡京以八寶轉太師王黼以平燕
轉太傅三公爲太宰少宰何爲不可而必欲領三省乎特

出於大臣自營專權之私耳乞復尙書令之名今後三公
不許統領三省並依元豐法上是其言遂下詔更不以三
公領三省 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
中書撥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尙書承而行之至是復於
尙書承而行之至是復於尙書置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
以爲尙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
復以公相應爲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
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並依元豐成憲 拜詔
曰坐而論道於燕間者三公之事作而相與推行者宰輔
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領三省衆務使宰輔
丞弼反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可尙書省復置
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
編年錄卷十二 五十一 一 敬鄉樓叢書
道經緯國事則公其任焉三省並依元豐成憲毋復紊
尙書省復置令
三公止係階官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二終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74

作者=

页数=800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